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三五冊目次

六臣註文選六十卷（二一）（梁）蕭統輯（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呂向 李周翰註 宋刻本 〇〇一
文選顔鮑謝詩評四卷（元）方回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四五九
玉臺新詠十卷（陳）徐陵輯 明五雲溪館銅活字本 五一五
高氏三宴詩集三卷（唐）高正臣輯 香山九老會詩一卷（唐）白居易輯 清鈔本 六一二
國秀集三卷（唐）芮挺章輯 明刻本 六二三
中興間氣集二卷（唐）高仲武輯 明刻本 六五二

六臣註文選六十卷（二）

（梁）蕭統輯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呂向 李周翰註

宋刻本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令

宣德皇后令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父曄之齊世祖爲文惠太子納后鬱林即位尊爲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荊州立南康王爲帝進梁王爲相國封十郡爲梁公表讓不受詔勸表宣德皇后勸令受封也

任彥升 良曰太后欲禪位於梁王王固辭沈約等奏太后勸進令昉爲太后令梁王受禪秦法皇后太子稱令令命也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善曰言梁武故曰具也 濟曰具位謂在位百官也 夫功在不賞 五臣作不在賞 故庸勳之典蓋闕 善曰言功績既高在乎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弗賞讒臣日貴史記蒯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富辰曰庸勳親親昵近尊賢也 銑曰有功存時而不賞者則用功之常典是闕而不行也庸用勳功也 施侔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也 五臣無也字 善曰言恩施既侔於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而不著莊子曰夫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魏志曰劉廙上疏曰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也 翰曰梁王施功等造化之成於萬物答謝之道少者蓋爲功至大不可報謝也侔等途道也 要不得不 五臣無不字 強爲之名使荃宰有寄 善曰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之理要不強爲酬謝之名無使君主之情微有所寄也老子曰吾強爲之名曰大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閒宰匠萬物之形晉中興書孝昭曰哉存臣備合道有寄也 向曰雖不可荅然要不可強爲立名以主天下使君臣有所寄託也荃君也宰臣也 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 善曰班固漢書高祖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尚書曰乃祖成湯齊聖廣淵也 向曰公謂梁王也淵深也 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 善曰陸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興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毛詩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良曰不改參辰不易日月謂定天下不經又時也九星謂九州也仰止謂九州之長皆仰望而至止也二儀天地也貞正觀視也暴亂既除則正視於天下也 在昔晦明隱鱗戢翼 善曰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曹植矯志詩曰仁虎匿爪神龍隱鱗成公綏嘯賦曰惟潛龍之勿用戢鱗翼而匿景也 濟曰梁王在昔微時晦潛其明如龍鳳隱鱗翼也晦暗戢斂也 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延篤博通羣藝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揚子法言曰一卷之市不勝異價一卷之書不勝異意一巷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也 銑曰謂潛隱之時廣通經籍推尊師傅也博廣也讓齒謂推尊之也 劒氣陵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 善曰魏志段灼理鄧艾曰艾勇氣陵雲士衆乘勢六軍太公曰屈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唯聖人能焉 翰曰劒氣謂勇氣也此謂學之道劣致尊也 辯析 先歷 天口而似不能言 善曰七略曰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爲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其口若事天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向曰辯析謂分別事理也 文擅雕龍而成輒削 五臣有其字 藁 善曰說文曰擅專也七略曰鄒奭子齊人爲之語曰雕龍奭言鄒衍之術文飾之若彫鏤龍文漢書曰孔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如得曰所作起草爲藁 良曰言專擅於文若雕龍之彩飾成也則輒削除其藁草之本 爰在弱冠首應弓旌 善曰禮記二十曰弱冠漢書劉曰褒然爲舉首左氏傳曰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孟子曰夫招士以旃大夫以旌也 濟曰弱冠二十時也首初也凡天子招引賢良皆使使執弓旌以爲天子之信 客遊

梁朝則聲華籍甚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起家齊巴陵王法曹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游梁朝淮南子曰聲華嘔符之樂其性者仁也嘔紆武切符音撫漢書曰陸賈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音義或曰狼籍甚盛也 銑曰客游梁朝謂比漢朝司馬相如枚乘之徒游於梁孝王門聲名籍甚於天下謂梁王衍初爲巴陵王府法曹故以比也 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遷衛同王儉東閤祭酒王隱晉書曰周玘累薦名宰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也 翰曰薦進也梁王遷爲太尉王儉府祭酒宰相也道德深遠爲天下所譽而高者也 隆昌季年勤王始著 建武惟新綿構斯在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即位改元曰隆昌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曰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即位改元曰建武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魏都賦曰有魏開國之日綿構之初也 向曰隆昌建武並年號也勤於王室之事於此末年始爲著威結合謀策又在此年也季末也惟新謂初也綿結構合也 功隆賞薄嘉庸莫疇 善曰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膺也 良曰嘉善庸功莫無疇報也 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 善曰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讓祿之志逾厲居六百之秩以秉推功之誠管子曰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史記曰文公環緜上山中而封子推號曰介山廣雅曰厲高也 濟曰田十井爲通通十爲城一馬言少也介山介之推也謂介之推不受晉侯祿也言濟以梁王功多禪之帝位以報功猶如封一馬之田未爲多也然執志固辭益高於介推也愈益也 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 銑曰漢邴曼容位至六百石輒謝病而去亦比梁王辭爵祿也漢馮異每舍止處諸將並坐論功而馮異獨屏於樹下不共論功軍中號爲大樹將軍言梁王不受功號亦斯存也 善同銑注 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司州刺史蕭諒被殺高祖監司州班固涿邪山銘文曰杖節擁旄鉦人伐鼓沈約宋書曰明帝於南豫州之義陽郡立司州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也 翰曰擁執也旄旌旗之屬以氂衆也司部司州也代謂比胡也梁王鎮司州胡馬不敢南牧牧放也

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起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齊王拓跋宏既退高祖據樊城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鄒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鳥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也 向曰王者遣將必跪而推其車轂梁王將兵據樊鄧二城則胡兵之塵希能夕起也 惟彼狡童曷窮凶極虐 善曰五臣作窮極凶虐何之元梁典曰東昏即位媟近羣小誅高祖兄懿弟暢尚書大傳微子歌曰彼狡僮兮不我好兮鄭玄曰狡僮謂紂也 銑曰狡亂也童謂東昏侯即位行暴虐誅戮良善比之童僕也 衣冠泯絕禮樂崩喪 善曰袁子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謂之冠族之家劇秦美新曰弛禮崩樂塗民耳目也 濟曰泯滅也謂東昏侯無道 旣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密與呂僧珍謀爲內伐毛詩曰陳師鞠旅毛萇曰鞠告也尚書曰王明誓衆士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姚謀王室也 良曰言告其軍旅誓戒衆士 白羽一麾黃鳥底定 善曰呂氏春秋曰武王至殺係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免而自爲係出師頌曰素旄一揮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尚書曰震澤底定 翰曰白羽白旄也黃鳥地名底平也 甲既鱗下車亦瓦裂 善曰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如鱗下賀于武王也 向曰言凶徒既殞其兵甲若摧鱗而下之車破如瓦碎裂 致天之屆拱揖羣后 善曰毛詩曰致天之屆于牧之野典引曰欽若上下拱揖羣后 銑曰屆誅也言致天之誅但拱手以揖百官公卿而已羣后謂百官 豐功厚利無得而稱 善曰王命論曰帝王之祚必有豐功厚利積累之業論語孔子曰大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 濟曰豐大之功厚利於人無得而稱言功之多不可盡說 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 善曰尚書中候曰帝堯文明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鄭玄曰休美也四塞炫燿四方也 良曰祥光休氣並和平之端氣也塞滿也 五老游河飛星入昴 善曰論語比考讖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五老曰河圖將浮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瞳

黃姚視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注曰入昴宿則復為星 翰
曰堯見五老入于河一老人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一曰河
圖推龜告帝謀又一曰山川魚龍荷聖恩又一曰河圖推龍
銜玉繩歌說五老飛于天入于昴言梁王亦有此瑞蓋美言
之其實無也 **元功茂勳若斯之盛** 善曰馮衍集曰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劉琨
勸進表曰茂勳格乎皇天 濟曰元大茂盛勳功也 **而地狹乎** 五臣作于字 **四履勢卑**
乎九伯帝有惡焉輴軒莘止 善曰左氏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
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
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曰履所踐履也帝齎融也輴軒莘
止謂遣封梁公之使也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猶未孫朕甚
惡焉揚雄答劉歆書曰常聞先代輴軒之使毛詩曰有騶莘
止也 向曰周賜太公履東西南北方行之地狹謂地狹於 銑曰
太公也九伯九州之長言梁王勢卑於此也而惡懸也
輶軒輕車也莘衆也 **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
善曰致誠謂請無讓也毛詩曰百辟其刑之長笛賦曰致誠
致志也 良曰某官某甲者謂百官名不可具載於此故略

不言也百辟謂百官皆致其誠信也 **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善曰梁王固讓同乎匪席
之旨百辟固請庶乎不遠而復之義也毛詩云我心匪席不
可卷也周易曰不遠復無祇悔 良曰言梁王讓位不受有
不可卷動之義故率百官以勸之庶使此
志不為久遠而反復也謂帝位宜定也
教 善曰蔡邕獨斷曰諸侯言曰教
為宋公脩張良廟教 善曰裴子野宋略曰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大
軍次留城今脩張良廟
傅季友 善同翰注 翰曰沈約宋書云傅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博涉經史尤善文
辭官至散騎常侍後為太祖所誅宋公謂宋高祖劉裕也晉封宋公時北伐過彭城脩張
良廟乃下此教奏法諸公王稱教教者教示於人也
綱紀 善曰虞預晉書東平王主簿王豹白事齊王曰豹雖陋故大州之綱紀 濟曰綱紀謂主簿之司也教旨

主簿宣之故若先呼之亦猶今出教首言門下是也 **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 善曰
左氏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
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也毛
萇詩傳曰泯滅也 向曰祀典謂祭祀之常典 **微管之歎撫事彌深** 善同銑注 銑曰管仲
相齊而國理禮樂大興故孔子歎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矣微無也被髮左衽夷狄之服言無管仲為相則禮樂大壞
吾其夷狄也此孔子歎美其功也今宋公撫思此事彌深於情 **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
殆庶 善同良注 良曰易坤卦之六二文辭云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言子房之道亞次於此易
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子房之行與顏回照明以為鄰近也 **風雲玄感蔚為帝師**
善曰漢書曰張良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
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又良曰以三寸舌為王者師河圖曰黃
石公謂張良讀此為劉帝師也 翰曰易云雲從龍風從虎此深感應也玄深蔚盛也 **夷項定漢大**
拯橫流 善曰廣雅曰夷滅也漢書王追羽至陽夏諸侯不會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羽敗自刭說文曰

出為拯孟子曰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 向曰夷平也子房能平項羽定漢祖拯拔也橫流謂亂也 **固已**
參軌伊望冠德如仁 善曰典引曰以冠德卓蹤者莫崇乎陶唐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
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良曰固已辭也參
近軌跡也伊伊尹望呂望言子房近跡於此二賢臣也冠首
也仁德乃為管仲之首 **若乃交神** 五臣作神交 **圯上道契商洛** 善曰
吞寶鼎曰齊鄭邂逅於康衢漢書曰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
有一父老衣褐至良所曰孺子可教良受書於邳圯皆俟命
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袁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體分冥固道
契不墜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
當秦之世避而入商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漢書曰上竟不易
太子者良本召此四人之力也 翰曰子房受黃石兵法於
圯橋黃石公神也商洛山名四皓居其中也子房為呂后畫策迎之以得太子位遂定契合也 **顯默之際**
窅然難究 銑曰顯明默窅然深遠難以究探也 **淵流浩瀁莫測其端**
矣 善曰言其度量深大不可測度也孫綽桓玄城碑曰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莊子老聃曰而知夫道窅然難

言哉吳都賦曰㴔溶沆瀁莫測其深莫究其廣黃石公說序曰張良處若源泉深不可測也 濟曰言子房之德深廣浩瀁不測其涯也

途次舊沛佇駕留城 善曰漢書沛郡有留縣又曰張良爲留侯爾雅曰佇久也謂停久也 向曰宋公行途次沛國立駕留城留城子房所封留侯之地也

靈廟荒頓遺像陳昧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分田廬取其荒頓者杜預左氏傳注曰頓壞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曰徘徊寢廟見先生之遺像廣雅曰昧闇也 向曰像形也

撫跡懷人永歎寔深 善曰毛詩曰嗟我懷人又曰寤寐永歎也 翰曰寔實也

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京五臣作原者亦流連於隨會 善曰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太史公過見梁之虛求問其所謂夷門者夷門城之東門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游於九原文子曰死而可作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我則隨武子乎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爲原 銑曰言太史公佇思想侯嬴之迹也九原晉大夫葬所也文子留連下然以思於隨會

擬之若人亦足以云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哉若人毛萇詩傳曰云言也 向曰擬比也若人言此人謂侯嬴隨會亦足以言子房也

可以構棟宇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蘋蘩薀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也 濟曰蘋蘩水草也行潦雨水言守以忠信薄物之微可時薦祀也

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 善曰廣雅曰抒渫也西京賦曰徵長思而廣古左氏傳序曰經者不刊之書也 翰曰抒申刊削烈業也

主者施行

爲宋公脩楚元王墓教 善曰宋公其元王後故脩治其墓也 翰曰楚元王名交漢高祖異母弟也封於楚謚曰元墓在彭城宋公過見故脩之

傅季友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 善曰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褒有行鄭玄禮記注曰崇尊也 向曰彌益也

尊本敬始義隆自遠 善曰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孫卿子曰先祖者類之本也貴始德之本也 良曰本始謂先祖宋公漢之孫也

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藩斯境 善曰漢書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異母少弟也漢立交爲楚王王彭城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民積於財刑罰發矣國語太子晉曰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也 銑曰基本啓開也斯境謂彭城爲楚故也

素風道業作範後昆 善曰三國名臣贊曰素風愈鮮習鑿齒襄陽耆舊記龐統曰方欲興長道業郤正釋譏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昆也 銑曰素風儉約純素之風道業謂博通經學範法也後昆後嗣也

本支之祚實隆鄙宗 善曰毛詩曰本支百世楊脩牋曰述鄙宗之過言也 濟曰支體祚福宗盛也宗盛我鄙賤之宗鄙者謙也

遺芳餘烈奮乎百世 善曰抱朴子曰杜君道云郭有道没則遺芳永播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聞之餘烈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也 翰曰烈美奮發也

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 善曰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丞相墳塋翳然薄非所也 向曰封疆界也翳然荒蕪莫翦謂無人翦除灑掃

感逮存往慨然永懷 善曰李陵書曰能不慨然毛詩曰維以不永懷 良曰感傷遠化存思往事慨然爲歎而長懷者也

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 善曰毛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風俗通曰召公出爲二伯止甘棠樹之下聽訟决獄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也 銑曰愛其人懷其德者則召伯之植甘棠且猶不翦甘棠不名

追甄吉然墟墓信陵尚或不泯 善曰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禮記周豐曰墟墓之閒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漢書高紀詔曰秦始皇守冢三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也顯榮泯滅也漢詔魏信陵君守冢五家寔爲不滅 濟曰

況瓜瓞庭結所興開源自本者乎 善曰毛詩曰緜緜瓜瓞也 翰曰言召伯信陵尚且如此況我與元王如瓜瓞所起相連開源自彭城爲本也瓞蔓也

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使可施行 善曰郭璞方言注曰蠲除也 向曰蠲免復除也謂免除近墓五家謂長給灑掃使可常行也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善同良注 良曰蕭子顯齊書云王融字元長瑯琊人也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於獄中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 翰曰秀才者言其人如草木之發華秀見者愛之高第明經謂德行高遠明於經國之道第一者也

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 善曰史記曰黄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尚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也 良曰后君也比近古之聖君至治者也

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 善曰文子曰聖人體道反至動而無為老子曰聖人功成而弗居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濟曰體象大大道成而不居見其善者如望之不可及也

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 善曰莊子曰黄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之廣成南首而臥黄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來吾語女至道 向同善注

華封致乘雲之拜 善曰莊子曰堯觀乎華封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壽且富且多男子堯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之生人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無常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請問封人曰退然 良曰崆峒有拜乘雲為請今不同者蓋請者必拜故互文也 良同善注

或揚旌求士或設虡待賢 善曰求士待賢皆謂請其言也管子曰舜有告善之旌應劭漢書注曰旌幡也欲之五達之道鬻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也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筍虡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者揮鞀也 翰曰揚舉也求士謂求賢才也餘同善注

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 善曰謝承後漢書序曰陰脩敷化二郡威教克平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聞之餘烈 良曰敷布烈業也

朕纂奉天命恭惟永圖 善曰爾雅曰圖謀也尚書曰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也 銑曰惟思永長也言敬奉天命恭思經國之長圖

審聽高居載懷祇懼 善曰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徐視而審聽尚書曰予小子夙夜祇懼也 向曰審其聽受高居思危則懷敬懼也載則祇敬也

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 善曰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魏闕也范曄後漢書曰靈帝嘉平中有何人書朱雀門言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也 濟曰雖言事則左史書之而象魏之闕未有直言之戒象魏天子闕也所以命百官為箴戒之言懸之於上言未來者未有直言之士

寤寐嘉猷延佇忠實 善曰毛詩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也 翰曰寤寐之間思于善道延首佇立渴待忠實之臣嘉善猷道也

以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 善曰國語曰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也禮記曰鄉論秀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曰俊士鄭玄曰學大學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也 良曰言當選名之秀進於太學利於時用賓佐朱王道升進也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 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應劭曰國體人事直言也崔寔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 銑曰懋美也此三者何者為要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才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才任三輔劇縣令此四者何為道也

鹽梅之和屬有望焉 善曰尚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向曰以子大夫如鹽梅和羹實所屬焉

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虢公納諫 善曰國語曰周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也 濟曰千畝之禮以為農先

漢文缺三推士回之義賈生置言 善曰禮記曰躬耕帝籍天子三推漢書曰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也 翰同善注

良以食惟民天農為政本 善曰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尚書曰八政一曰食孔安國曰

勸農業也漢書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
恃以生也 良曰人以食為天若無人不生也 金湯非粟
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 善曰漢書蒯通說武信君
曰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氾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
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銑曰假如
以金為城以湯為池雖險固非粟不可守也
雖遭水旱之災有粟待之無遷流亡散者也 朕式照前經
寶茲稼穡 善曰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
也 向曰前經謂籍田也寶重也種曰稼斂曰
穡 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 善曰國語曰虢文公
曰太史順時覛土農祥晨正土乃脈發太史告稷曰土膏其
動韋昭曰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脈理
也膏土潤也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載青旂躬耕帝
籍又曰昔天子為籍田千畝冕而朱紘躬耕秉耒鄭玄周禮
注曰朱紘以朱組為紘一條屬兩端也 濟曰祥善也擇善
之日將行籍田之禮也青旗籍田之旗也肅敬也膏膏腴也
朱紘冠飾也戒敕典法也言敕正其常法 將使杏花菖葉耕穫不愆 善曰氾勝

之書曰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華落復耕之輒藺之
此謂一耕而五穫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
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高誘曰菖菖蒲水草也
翰曰月令云杏花生種百穀穫收苗也愆失也 清甽古犬泠
風述遵無廢 善曰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畝欲廣
以平甽欲小以深又曰正其行通其風夬
必中央帥為泠風高誘曰泠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夬決也必
於苗中央帥帥然蕭泠風以搖長也 良曰甽田中為壠廣
尺深尺所以停水以圍田故云清甽泠風所以
養苗明述其義使人法之農事無廢也遵法也 而釋耒盧對
佩牛相沿莫反 善曰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漢書曰龔遂為勃海太守民有帶
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何為帶牛佩犢杜預左氏
傳注曰沿緣也 向曰釋廢也耒耕具也漢書曰龔遂見人
佩刀劍者謂之曰何為佩牛春夏不趍田畝言刀劍可以
易牛而耕也此云有惰業之人廢耕而佩牛者相習而為如
水沿流不返也言惰業之人不復知改也 兼貧擅富浸以為俗 善曰漢書曰兼并之塗李
奇曰謂大家兼役小人富者兼役貧民說文曰擅專也風俗
通曰子不以從令為孝後主固宜是華侵以為俗豈不謬哉

銑曰富家兼并貧人常專其利以自專擅其事為時俗之
常然如水浸物日以毀壞言兼并之家可以壞國如此也 若
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 善曰漢書曰民爰上田夫一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
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
者為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賈逵國語注曰爰
易也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也 翰曰爰易
均田也言欲使人易田開其制度以上中下均易之懼驚
擾煩也 愚民也 五臣作舃 潟音昔 鹵 可腴恐時無史白 善曰史記曰史起引漳水
溉田鄴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舃鹵兮生稻粱又
曰秦中大夫白公復為秦穿涇水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
白渠也 濟曰舃鹵薄地也若使此地可致
膏腴恐則時無史起白公為渠引水溉之也 興發之術矣
陳厥謀 善曰尚書序曰咎繇矢厥謨孔安國曰矢陳也 向曰矢直也言易田引渠之術可發興者直陳其
謀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 良曰大易易也易
云君子以議獄緩死議其輕重之
情以緩赦刑人命深重也規則也 敬法恤刑虞書茂典
善同向注 向曰虞書舜典也舜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
恤哉欽敬恤憂茂盛也敬法憂刑恐其不中此為盛典 自
氓俗澆弛式氏 法令滋彰 善曰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澆醇散樸許慎淮南子注曰
澆薄也澆與澆同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 銑
曰氓民也弛發也言民俗澆薄發本逐末也滋多也 肺石
少不冤之人 五臣本作民 棘林多夜哭之鬼 善曰窮民天民之窮而無
告者漢書曰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冤周禮曰外朝之法
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楚辭曰鼎
棘聚而成林尚書璇璣鈐曰鬼哭山鳴鄭玄曰鬼哭誅無辜
也山鳴聽不聰之異也王隱晉書司直劉隗奏曰懷情抱恨
雖沒不亡故有殞霜之應夜哭之鬼 翰曰周禮大司寇以
肺石達窮民之冤肺石赤石也致之於闕有冤訟者立於傍
王司收之春秋元命苞云樹棘槐聽
訟於其下言冤人且多復有無辜者 朕所以明發動容
昃食興慮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 濟曰明發謂夜待明也昃

飭粥食也言日出而[illegible]未中早起晚食勤劬容貌[illegible]思慮言憂也 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殘威 善曰鹽鐵論曰秦法繁於秋荼網密於凝脂 左氏傳酆舒問於賈季曰趙盾趙衰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杜預曰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曰荼草也其葉繁密謂刑法繁[illegible]亦如之又如夏日[illegible] 嚴可畏也 網刑也 言如張網者也 永念畫冠緬追刑厝 善曰[illegible]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古用戮而民不犯 賈逵國語注曰緬思也 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 良曰畫其衣冠使異於常人之飾有犯罪者使服之人皆不犯故永念之 周成王康王三刑厝不用厝置也故遠追之緬遠也 徒以百鍰 輕科反行季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 善曰尚書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 孔安國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 張孟陽[illegible]衣詩曰[illegible]越王[illegible]自[illegible]四支[illegible]呂氏春秋曰五刑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民之罪墨[illegible]上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也 向曰[illegible]也百鍰金刑以金贖罪者 周穆王有此刑行季[illegible]周穆王[illegible]四支謂墨劓宮刖也爰於

[illegible]也 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 善曰韓子曰秦[illegible]於高堂上[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入[illegible]者[illegible]有入[illegible]者手[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入[illegible]以死[illegible]民[illegible]安之[illegible] 歌雞鳴於闕下稱仁漢牘 善曰[illegible]列女傳曰[illegible]父言[illegible] 風之詩[illegible]雞鳴[illegible]詩[illegible]夫人早起而視朝[illegible]君而心憂也 [illegible]女緹縈詣闕歌雞鳴之詩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雖欲改過自新亦無由也妾願入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文帝憐悲其意遂赦之

今天下[illegible]大吉為仁[illegible]於史[illegible] 安朕將親覽 善曰[illegible]董仲舒[illegible]尚書[illegible]親覽焉 二途如爽即用兼通昌言所 曰昌言[illegible]二途謂一用[illegible]一用[illegible] 若[illegible]也當明也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 [illegible]曰[illegible]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也 泉流表其不匱懋遷通其有亡 [illegible] 既龜貝積緩緡 專用 [illegible]以貫錢也 世代茲多銷漏參三倍 [illegible] 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游歲之貲 善曰[illegible] 惟爽 邮隱無捨矜歎 善曰[illegible] 上帝溥臨賜朕休寶命 [illegible]曰上帝溥臨不異下[illegible] 印斜之谷開而出銅 善曰[illegible]漢書曰[illegible]得銅[illegible]山中開而出銅也[illegible]上天廣臨下民賜我休美也[illegible]

山名且有後命事兹鎔範 善曰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將拜孔曰且有後命也與下拜漢書曰釋其夫鎔谷鎔故炎爐而曰鎔錢模也禮記孔子曰然后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翰曰謂此鎔範將命工人事此鎔法而用之爲錢以利於民鎔範法也 充都內之金紹圓府之職 善曰桓子新論曰漢宣以來百姓賦錢一歲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 良曰金錢也紹繼也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圜法錢也今府掌太公之職事 但赤仄深巧擧之患揄英難輕重之權 善曰言今欲爲錢若赤仄則患巧擧深而可畏揄英則輕重難平漢書曰民多盜鑄錢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漢書曰以赤銅爲其郭也董書曰莢錢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 向曰赤仄錢也以赤銅爲椁揄莢亦錢也言今欲鑄錢亦欲知其輕重之宜所當千二而母當一千則子二下十之也

翰曰揄英輕重難用何所宜也 開塞所宜悉心以對 善曰淮南子曰適乎動靜之機明乎開塞之節開塞猶取捨也尹文子曰美開塞之宜得得失之路注曰君子悉心研慮推變而事也 銑曰開塞謂用塞得失錢之輕重用者除其盡心以對之

又問治歷明時昭遷革之運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 毛詩曰天殷之其疑衆以 翰曰理亂之運 改憲勑法審刑德之原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平帝詔曰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歷改憲史官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踈闊不可以稽冬至之日已在斗二十二度而曆以爲牽牛中星元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迕用望平和隨時之義益以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宋均保乾圖注曰三百歲斗而曆當復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淮南子曰冬至爲德夏至爲刑 濟曰常王之與改其法也宜改憲審法也度者當法其刑德之本而行之 分命顯於唐官 文條炳

於鄭說 善曰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又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鄭說未詳 良曰唐堯之官炳明也鄭說謂鄭衍說天五勝星數之事 又嵎夷發職昧谷虧方 善曰嵎夷昧谷見上句 良曰嵎夷日出處也發職謂羲和掌職之官發謂日也昧谷日入處虧方謂失其方位言司曆之官發其職也嵎夷和酒淫發時亂日也昧谷日入處虧方謂失其方位

漢秉素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 善曰言五德之次已定也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前有大蛇當路高祖乃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魏志曰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眞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紹天下莫敵也 向曰漢高祖斬白蛇高祖常執此以自負故云秉素祇也秉執祇神徵應也魏氏得與乃有黃星見於楚宋閒驗亦應也 紛詩空軫疑論無歸 善曰方言曰軫戾也謂相乖戾也 銑曰謂律曆五行日月之理紛諍其事者甚多而疑論竟無所指歸 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 善曰說文曰纂繼也曹植魏德頌曰武創洪基 良曰纂繼也洪大弘亦大也至道謂妙道也 翰曰 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 善曰尚書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 濟曰言今日月光明相應風雨以時和順也 克明之盲弗遠欽若之義復還於子大夫何如哉 善曰尚書曰克明俊德 良曰克能盲美也堯能明俊德之美不遠而義和敬順天時復還於理何哉言可致此道乎子大夫秀才也 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 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聞所上數者不別白指不分明 濟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驪黑馬也建寅月爲正則今正月也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翰白馬也建丑月爲正則今十二月也言夏殷黑白改色寅丑殊建其何爲可分別明白書之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善曰：尚書琁璣鈐曰：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矩。籙與錄同也。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通卦驗曰：遂皇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皇，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指天以施政教也。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星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讖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臨八極。翰曰：秉，執也。籙，符也。天子受命執之以御制天下也。樞，北斗第一星，握此以臨八極者，以取萬物所布而知四時之柄也。

五辰寡撫，九序未歌。善曰：尚書曰：撫于五辰。孔安國曰：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眾功皆成也。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孔安國曰：五辰，五行之時也。九序謂六府三事也。六府謂水火金木土穀，三事謂正德利用厚生也。今未歌者，謂其未治也。

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善曰：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漢書曰：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狀。銑曰：明臺，明堂也。天子布政之宮。宣室，漢未央前正室也。賢良之處，賢者之處也。

若墜之惕，每勤如傷之念，恒軫。善曰：尚書曰：若墜深淵。孔安國曰：若墜，若將隕墜也。毛詩曰：憂心惸惸，念我無祿。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良曰：今懷恤也。翰曰：軫，痛也。

故恤貧緩賦，省徭慎獄。善曰：尚書曰：民惟邦本。孔安國曰：若保赤子。東觀漢記曰：寬賦省役。良曰：恤，憂也。賦，稅也。徭，役也。

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善曰：周禮曰：四方無虞。左氏傳曰：四境無虞。毛詩曰：式稔。毛萇曰：稔，熟也。孔安國曰：三秋，三年也。向曰：四境，四方也。虞，度也。

而多黍多稌，不興兩穗之謠；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善曰：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稌。東觀漢記曰：張堪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毛詩七月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言今必多此歎者，盈多也。翰曰：稌，稻也。

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五臣作疲。善曰：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周禮曰：以圜土聚罷民。銑曰：問豈由布政治之未優，今將罷弊之民難成產業也。

登爾於朝，是觀

宜議圖弗同心以匡厥辟。善曰：漢書詔策曰：登爾大夫，子朕嘉之。翰曰：朕以難，冀與爾同心以匡輔其辟。良曰：爾，汝也。言登汝於朝，是欲與大夫謀，以安治天下，無不同心正其君也。文曰：將崇論宏議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尚書曰：乃命。向曰：惟，辭也。建，立也。典，常也。言王者立國，常命賢良居其官也。

上叶星象，下符川嶽。善曰：春秋漢含孳曰：故三公象五嶽，九卿法河海。三台星主三公，九卿法北斗，下為川嶽。翰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九卿法北斗。又象五嶽也。三台星，上合星象者，上合河海三公也。

事然後以才授職，作位。五臣作位。授務分司。善曰：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孫弘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公孫弘對曰：天地人事之紀也。爵稱曰：天地之和，知逆之害，立此天文地理人事，以授其位，度事以分其司主也。翰曰：仁義忠信樂善，曰天爵；人紀，綱紀也。此六者具備，則為人紀綱，皆可從於王事。然後因才以授其位。

必待天爵，具惟人紀。咸是以五正置

於朱宣，下民不忒。善曰：左氏傳郯子曰：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賈逵曰：五雉，五工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曰：朱宣，少昊氏。鄭玄曰：朱宣，少昊氏也。翰曰：少昊之立，有鳳鳥至，故以鳥名官，以鳩鳥為五正。玄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啟，丹鳥司閉。此五正也。朱宣，則少昊之號也。言下人皆不差失。

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善曰：漢書音義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禹作司空，棄作后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凡九官。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舜始即眞，改正朔，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尚書咎繇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凝，成也。良曰：工，官也。黃帝將興，有瑞雲，故以雲為官名。有五又有同德者四人，以五合四為九官。土承火，色尚黃。黃序，則黃帝也。

周官三百，漢位兼倍，善曰：禮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漢書曰：秦立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今云兼倍，略言之耳。銑曰：周建官號有三百也。漢位兼而位之。

歷茲以降，游惰五臣作惰。實繁。

善曰孔叢子趙王曰仲尼太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禮記曰
垂緌五寸惰游之士鄭玄曰惰游罷人也尚書曰寔繁有徒
濟曰歷從茲此降下也謂從庸至靡 若閒冗畢 五臣本作舉 弁
游散之官惰之職者實繁多也
則橫議無已 善曰荀悅申鑒曰王食祿省閒冗與時
消息昭夏曲下文穎漢書注曰冗冗散也
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 翰曰冗散 冕笏
之宜言若閒散之官辜爲弃寢門死嗟嘖議無已
不溢則坐談彌積 善曰魏志郭嘉說太祖曰劉表坐談
客耳 向曰冕笏官之服飾也若官
不事賢者之道則坐爲談
識者益復多積也彌益也 何則可循善詳其對 善曰家語
孔子曰欲善其事注王肅曰欲善其事當詳慎之毛萇詩傳曰
詳審也 銑曰其法言用者一定向生可循而行之善爲詳
審以對
我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 善曰公羊傳曰自陝
以東周公主之自陝
以西召公主之袁漢宣曹書曰與二公共受分陝之
任漢書曰孝宣弱親萬機厲精爲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

文選卷三十六 十九

唯良二千石乎 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爲
績
至有且撫鳴琴日置醇酎
文而無害嚴而不
殘故能出人於阽危之域躋俗於仁壽
之地 善曰漢書曰蕭何以文毋害爲沛主吏掾音義曰文
無所枉害也漢書曰爲人不苛嚴而不殘也漢書
賈誼上書曰安有天下阽危者若是臣瓚曰臨危曰阽或曰
阽近邊欲墮之意也漢書王吉上疏曰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
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也 良曰賢吏雖
守文法不害於人也雖嚴肅而不殘暴於下故能濟出臨危

之人於仁義勸使人登壽 是以賈誼言天 五臣本作下
考也阽臨也域亦猶地也 天字
之有惡吏之罪也 善曰賈子曰吏無善則民無善是人人又何罪
也善也故人之不善也吏之罪也 銑
曰吏之不仁賢黎民不從吏之罪也
不自取民有惡則吏之罪也 項深汰 太 珪符 挑剛 銅墨
吏執文曰汰簡也大漢盡刎周禮曰上公之瓚
皆以史記昔褒壽漢書曰詔書以賜刺史二千石以爲符
符符使符符諸侯相解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爲銅虎
符竹使符漢書注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
書曰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
語曰汨滑向也大謂汰珪符銅墨言 而春
雉未馴秋螟不散 善曰續漢書曰宋均遷九江太守
者蝗東西散去
頗復苟效而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不實使仁恕掾
肥親往廉之親與恭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旁有兒童
親曰兒何不捕之兒曰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
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
今雖汰刺史所明守令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也

文選三十六 二十

以食良苗者 所 入在朕前後其智略出
無聞 善曰漢書曰子在朕前之時何也 銑曰
事茲甚不稱在前時智略輔宜及上汰
已今所選刺史縣令亦如此 豈薪槱之道未弘爲綱
羅之目尚簡 善曰毛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毛萇曰
與也曾子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吾王
於天網以該之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 翰曰
簡略也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
爲一目之羅無可得鳥言求賢不廣何由得賢者也目綱
也言今之求吏未得聞賢者 將 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積之未廣爲設網羅之目尚略
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之吾義或曰毋
爲有司枉撓 向曰悉盡也無侵執事謂無恐侵誤執事之
臣不盡意
正辭以對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彊國罔圖

惟舊善曰史記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
其故苟可以彊民不循其禮也杜摯曰上智之人且
利於民而不述於禮大賢之人彊於國興謀於
舊法皆取權宜以爲制度但利民彊國而已豈非療飢
不期於拯溺無待於規行善曰毛詩曰泌之洋
洋可以樂飢鄭玄曰
泌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樂音義與療同家語曰
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illegible]子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
拯溺也濟曰權宜應時之理豈非飢者不擇食
謗之沉溺者豈待爲堤宇之行步貴救之而已是以三
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烈善曰法言子曰
五帝異道而德
殊天下一王殊事而名後出左氏傳晏昭人曰五伯之霸
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
伯齊桓晉文戰國策趙王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
不同俗而政良曰三王謂夏殷周也五霸謂齊桓晉文秦穆
楚莊宋襄也言其道殊途也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
風謂其風化長於此也
善曰商君書曰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論曰上書
自言者文儒也天又曰文儒之力不必儒生況文吏也翰曰脩理

也今田疇不及於義之事並存本徇末厥弊滋多善曰漢書
不理文書人皆用說錢
謂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
不急事奇曰本農也末商賈也向曰徇衣服其也昔宋
臣以禮樂爲殘賊漢王比文章於鄭衛善曰宋玉
[illegible]子曰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孫
墨子非之然過乎也墨子毀禮樂而貴勇力貪財爲富則
爲駿治世反是長善曰宣帝欲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輒爲歌
頌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辯
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也濟曰善往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
道而權善曰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論語子曰可與共學
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
權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銑曰既
禮樂文章皆得非先聖之道而以爲無法乎以窮道而權時
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
之宜賦猶窮也
鉤命決曰耕桑得利究年受福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
騎射也良曰今欲專男士爲耕女士爲桑以貴衣食鄉閭善曰孝經

之間習於弓
騎以備戰也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
善曰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
都五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師又曰平帝立學官郡國曰學鄉曰庠聚
曰序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翰曰五都謂
臨淄宛洛邯鄲成都也于時此五都人叛故欲先農戰後庠
序待民富歸文學
之道庠序亦學其道奚若爾無面從善曰尚書曰予違汝弼汝
無面從也向曰奚何若如爾汝
也面謂對面順從而退有異言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秦人不綱網漏于楚王隱
晉書曰石季龍死朝廷欲遂蕩平關河尚書鬱慶曰今我民
用蕩析離居也翰曰不綱謂失其紀綱也關謂河州郡爲羯
賊分析以
僭竊之宋人失馭淮汴崩離善曰宋賀曰王塞其御應劭漢書
王同注曰水在梁陽西南晉子曰殆力崩離不不能守也
濟曰不久宋帝也失馭謂失也淮汴分崩人離散也淮汴二
水名朕思命舊民永言攸濟善曰毛詩曰永言孝
作念思尚書曰予惟小子

若出周永子喪往後攸濟銑曰舊民謂
晉宋舊之民永言其所念也以所也故選將開邊
勞來安集善曰毛詩序曰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
爲民難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良曰選軍將
開邊境勞百姓之勤苦撫其復存著使安集著使集
加以納款通和布德脩禮善曰納款誠之款也
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見王者公羊傳曰和親呂氏春秋曰孟
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孫炎曰子曰管仲爲政者也夫及脩禮
故脩禮者王爲政者禮也以
誠通其和親而我則布德以究之向曰款款之也
遣使賦膏雨而懷賓善曰國語曰二曰
皇者華君遣使臣也皇華美也言奉君命爲美也左傳曰季
武子如晉晉侯饗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再拜曰小國之仰
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也言今
有外蕃懷德來貢亦仰我如膏雨所以關洛動南望之
懷燋熱夷遠北歸之念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懷猶
濟曰關秦也洛洛陽南望謂

鼓巴乎齊郡工索故云南空讓表北秋也言其處北有歸化於國家之念**夫危葉畏風驚禽**
易落善曰漢書上曰單于侍命加長今欲攻之如何王恢曰單于不遺籍者不可以風過適方之士不可以文親
今聲之單于可禽淮南子曰使葉落皆風搖之也戰國策魏謂春申君曰日者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鴈
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下之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群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
去聞弦音而高飛故創隕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銑曰危葉謂秋木之葉落猶而易風鳥之驚擾聞弦乃
落此喻北齊殘賊也**無待干戈聊用辭辯**蓋用辭辯亦可定之良曰言其易為來伏
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善曰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尚書有十二州
宋得其五故云五州顏延之待遊曲阿詩云春方動宸駕望幸傾五州向曰三輔後疑卅鄰五州北鄰揚州曰五州
片言之辯說可求而定之嘗青兗徐究冀州曰五州**斯路何**
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善曰爾雅曰皆陛也言進嘉謀

富謂須陳志以沃帝心也周易曰人幸論王志道德之政事鄭玄曰以王之志與政事論議諸侯揮音探求進曰論言
也然彼言王志與此殊不以文害意也尚書曰啓乃心沃朕心翰曰斯路謂辯之路何階言斯路何以及之誰人或
堪為此事籌謀以沃朕心也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天監武帝年號也

任彦升銑曰天監梁帝年號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善曰商殷也此史銑曰長驅至國漢書曰宋買臣已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尚書曰武王朝至于商郊也濟曰樊鄧地名商郊紂都也而齊東昏侯無道比之於紂**因藉時來乘此歷運**善曰魏志劉廙上疏曰臣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也向曰謂東昏無道武帝伐之而齊禪位於帝故曰時來而乘此曆數運會也**當宁永念猶**

懷慙德善曰禮記曰天子當扆而立尚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向曰扆天子屏風也慙德謂謙
人君也**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敝李周翰曰季謂末年百王謂古來之王也
衣冠禮樂掃地無餘善曰衣冠制度禮樂皆見毀棄故無餘也班固漢書贊曰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濟曰言如掃地而淨一無餘者**雖**
五臣作刑方經綸草昧善曰漢書曰漢興破觚而為圓斲雕而為樸蘇林漢書注曰刑角之刑斷刑為圓斲刑為方也鄭玄注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鄭玄曰造成也草草創昧時造物之始如於冥昧也言經營理造禮樂也銑曰經綸理也草昧謂時
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善曰周禮曰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向曰三王夏殷周也經略也六代黃帝及堯舜三王也宮天子之懸樂判大夫也言上下禮樂略有分辨**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善曰尚書曰百度惟貞論語曰裨諶草創

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良曰百度法制也草創造始也言法制造始倉廩無儲**若終畝不稅則**
國用靡資善曰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毛萇詩傳曰資財也翰曰
曰為不稅賦百姓則國家所用無貲也靡無也**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善曰論語曰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仁也惻隱若仁之端銑曰惻隱內憂於心
每時入芻稾歲課田租善曰漢書儀曰民田租芻稾以給經用也尚書曰百里納
愀然疚懷善曰芻稾草也以供馬之食謂斂也毅曰愀小子然疚懷如傷赤子曰禮記曰哀公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周禮鄭注
曰疚病也言憂如病在懷尚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也向曰愀然憂色變也疚病也言憂如病在懷赤子嬰兒言憐下民如此**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
民有家給之饒善曰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之一堂上今有滿堂飲酒有一人獨索然向隅則一堂之
皆不樂也鄒析子曰聖人逍遥一世之間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也濟曰一人向隅則滿堂不樂言今

下民未安欲令其安使我無不棄之令人皆有貧給之足可得乎饒足也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善曰禮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周禮曰以九賦斂財賄七曰關市之賦鄭玄曰賦謂口出泉也關市謂占會百物也禮記曰九年耕有三年之蓄以少至多故云漸登蓄積也古者於關市譏出入而不征關市之門若稅錢今對去之可乎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善曰漢書晁錯對策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言賢王稱才可以利於時用為帝王之賓客斯理何從佇聞良說善曰[illegible]良曰此理何從而致佇立待也良善也發興之要徵俊良說家須用百姓不足此理何從而致佇立待也良善也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善曰[illegible]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良曰諸生謂諸書生少時有志於學也閉戶自精開卷獨得善曰[illegible]力過人太學謂閉戶生入市市人相語

閉戶主忝不忍[illegible]也閉門讀書子書曰開卷所然後食使[illegible]精專於學所以開卷而獲得其趣略頗群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善曰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論語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韓子曰百家諸子異說各有所言凡有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其大數近也翰曰百家謂諸子而無所見者言我好學近非此流也九流七略三餘靡失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墨子曰早朝晏罷政治也上林賦曰朕以覽聽餘閑魏略曰董遇字季直善左氏傳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聽覽之暇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

弗能動俗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蔡邕姜肱碑曰至德動俗邑中化之統曰言上之化下如草之[illegible]必從於風而教好學虛寡弗能行動於時俗惟此為自謂也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善曰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之時十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有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長纓鄙好且變鄒俗善曰韓子曰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之百姓亦多服是以貴鄒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亦不好也上之化下猶如此者也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善曰言以德慙於往賢而事優於前代也且夫搢紳道行祿利然也善曰漢書曰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齊曰搢紳官服也言此道之所行者蓋以祿利之使然也朕傾作佇心駭骨非懼葉龍善曰新序曰郭隗謂燕昭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謂之曰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首以五百金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人對曰死馬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況賢於隗者乎又曰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室屋雕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銑曰言君之好士如拾地芥善曰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illegible]曰[illegible]衣紫綬[illegible]車也軺軒漢書曰[illegible]紫綬軺軒青紫良曰青紫貴仕之服也如俯拾地草也言好學明於經術以取貴仕之服如以車載之易也如拾地芥言取之易也而惰遊廢業十室而九善曰禮記曰垂緌五寸惰遊之士鄭玄曰惰遊罷民也[illegible]翰曰言學者懶惰遊觀以廢道業者十家而九也

有九鳴鳥蔑聞子衿不作善曰言者收教不及於道者故天下太平而鳳皇至學校廢則作子衿以刺之而人感思學今則不然言不知古也尚書君奭公曰收罔勗弗及耇造德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萇詩傳曰蔑如也詩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兩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濟曰此頌教不自勗勉之人不及道義者化之恐不降意爲之則功不成也且天子聖明而功業成則鳳皇見不然則鳴鳥不至今人不自勗勵爲學故鳴鳥無聞鳴鳥鳳也蔑無也弘獎之路斯既然矣善曰小雅曰獎勸也向曰弘大路此也既然猶則如此猶其寂寞應有良規善曰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銑曰秀才猶如寂寞之中必有良善之規摹使致善道而來見於國也道生寂寞故言也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善曰鄧析子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其聖人也良曰立鼓於朝有欲諫者擊之設謗木於闕有誹謗使人擊之武帝立之已三年矣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日伏青蒲五臣作規罕能切

直善曰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晏曰如衆輻之集於轂也范曄後漢書曰詔問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也漢書曰史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桓子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汲黯之敢諫爭也翰曰言諫人多非政要日伏於庭希能切直青蒲天子內庭也以青色規之而諫者伏其上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善曰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淮南子曰晚世風流俗敗禮義廢上林賦曰遂往而不反矣向曰將謂齊末法人多所忌諱此風流而遠去乎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善曰漢書曰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周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向曰將謂我空有慕古之志而虛心受物不大乎此疑問之辭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五臣作人上善曰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方言曰介特也漢書宣帝詔曰朕承世業託于士民之上也翰曰萬寓介獨也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蔡邕上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程璜遂使人飛章言邕於是下邕洛陽獄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

朔方詔不得以赦令除也濟曰徙遷也睚五解眦仕解有違論輸左校善曰漢書曰原涉好睚眦於塵中觸論謂論其罪而輸作也漢書百官表篤年傳曰論輸府下吏譯傳後漢書曰李膺爲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臧罪狼藉膺表劾罰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漢書曰將作少府有左校令丞也翰曰睚眦不和貌輸役也言報役於左隊之中而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絕五臣本作絕路善曰漢書鄧公謂景帝曰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聲類曰讜善言也銑曰杜塞也讜謂正也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善曰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爲桓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弘長之風也向曰言恐雖不實有讒邪所爲而直臣忠正絕路恐太長之道有所不周悉意五臣作心以陳極言無隱善曰漢書曰哀帝策傳喜問李尋曰極言無有所諱周書曰慎問其故無隱乃情也良曰悉盡也言盡心以陳無有所隱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六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表上

善曰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為表總有四品一曰章謝恩二曰表陳事三曰奏劾驗政事四曰駮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駮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薦禰衡表

孔文舉 善曰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以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侍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操積嫌忌奏誅之下獄棄市 翰同善注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善曰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銑曰洪大也堯遭大水橫流天下不安使能治者而安定之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善曰尚書曰旁求俊彥 銑曰旁求四方也招引也言於四方招引賢能俊異之人 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 善曰世宗孝武號也漢書贊曰孝武帝世宗漢書曰武帝紹休聖緒尚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銑曰統緒也弘大也言武帝繼理大業亦咨嗟求賢廣舉能事者也 羣士響臻 善曰臻至也如響應聲而至也 良曰言武帝繼理大業求賢者天下賢士響應而至者也 陛下叡聖纂承基緒 善曰陛下謂獻帝也纂繼也緒業也言以聖德承繼大業 遭遇厄運勞謙日昃 善曰說文曰厄遭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 翰曰厄困也董卓破洛陽遷帝長安也日昃日晚也言勤勞謙恭日晚不食以求賢也 惟岳降神異人並出 善曰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銑曰岳山也言山岳降神生異人以謂禰衡也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 善曰孟子曰處士橫議 銑曰處士不仕者也 卓躒猶超絕也 明英美也卓躒高絕殊異也 初涉藝文升堂睹奧 善曰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 良曰涉歷也藝文謂六藝文章也言初學藝文之際已升堂觀奧 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 五臣作覽 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善曰淮南子曰所謂真人性合于道也 良曰性與天道合思慮若有神明也 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 善曰漢書曰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子孺為郎上行幸河東

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也 翰曰桑弘羊年十三能心計為尚書令 弘羊能以心計事也安世能以識記其事也言此二人雖俊比之於衡不足怪也 忠果正直志懷霜雪 翰曰霜雪言其潔也 見善若驚疾惡若讎 善曰國語曰楚藍尹亹謂子西曰吾聞君子見善若驚 銑曰果敢斷決也霜雪言潔白也見善若驚言善可慕若驚之恐不及惡不忠者憎之如仇讎也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諸大夫曰寡人何如主也群臣曰君仁君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不肖也文侯不說次及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 論語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向曰任座魏文侯臣也抗舉也史魚衛大夫也言此二人之直幾不過於衡也 鷙鳥累百不如一鶚 善曰史記趙簡子曰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鷙鳥累百不如一鶚 使衡立朝必有可觀 論語

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以有可觀者焉漢書武帝詔曰舉博士位卓然可觀王襃能有可觀 良曰言立衛於朝忠

飛辯騁辭溢氣坌涌（翰）**解疑釋結臨敵有餘** 善曰坌涌貌七略曰辯解紛釋結 坌聚也至於判疑解結臨敵必綽有餘 翰曰言辯論之辭溢滿之氣如坌涌也

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 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翰曰詭責也自責必係單于也漢書曰況自詭 銑曰屬國典夷狄官詭奇也單于匈奴號

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 善曰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綬小者爲冠纓也 向曰勁彊也餘同善注

弱冠慷慨前世（代善作）**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 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賈逵國語注曰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京兆嚴象擢拜尚書郎象以有文武出爲揚州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也 濟曰弱冠二十以上也嚴象路粹並美之一時之冠也壯氣也路粹嚴象漢末時人皆以高才擢拜尚書郎言衡之才可與此數子爲比用者也

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 善曰李陵詩曰… 天衢喻天子也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乘天衢毛詩曰倬彼雲漢 良曰天衢雲漢以喻自然也龍躍振翼喻任用得其才也

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尸子曰虹霓爲析翳雨濯陵郭璞曰近署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翰曰揚聲垂光言光儀喜也照明增益也四門四方之門也穆穆美也

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 善曰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應劭漢官儀曰帝室德古言王室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銑曰鈞天廣樂天帝之樂也奇麗之觀謂有奇麗異聲可觀也帝室皇居謂天子居也蓄蓄養也非常之寶謂賢人也言衡才有異能可謂爲寶不可多得言少有也

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五臣作技）**者之所貪** 善曰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淮南子曰足蹀陽阿之舞 翰曰激楚陽阿皆曲名言舞此曲妙爲容態者主技樂之人所以貪愛也

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騕褭古之駿馬也又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 濟曰飛兔騕褭皆駿馬名良王良樂伯樂古善御者急謂急於所求

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善曰尚書曰區區愛也 良曰區區之心勤勤懇懇也

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 善曰漢書劉歆曰臣衣褐 良曰篤厚慎重也褐衣賤者之衣也言天子厚重取士必以效試願令衡以褐衣見而問之材行無可觀采也

必（善無必字）**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善曰漢書曰上以張禹爲欺詐而罰 翰曰欺殺也面欺謂對面欺天子也

出師表

諸葛孔明

善曰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謂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及即位以亮爲丞相後主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銑同善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五臣作疲）**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善曰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以秋爲功收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 向曰先帝謂備也創制也崩殂死也三分吳魏蜀也益州蜀也言蜀小兵弱敵大國故云疲弊危急迫以言傾迫存亡在今時者也

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五臣作忘）**身於**

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善曰遇猶以恩相接也史記豫讓曰以國士遇我 濟曰懈惰也內宮中也志士節士也亡身謂以身許國於邊疆也言此人等皆追先帝顧遇欲申報於陛下 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善曰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聽莊子孟孫曰此父母之遺德方言曰菲薄也郭璞曰微薄也 良曰恢大也菲薄輕脫也誠須聽耳目容善道以光先帝之德廣大志士之氣不宜妄爲輕脫引喻於非義以拒忠言之路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善曰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 翰曰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陟升也臧否善惡也 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 善作理 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翰曰姦犯謂姦僞犯科條也昭明也偏私謂與情不均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於宜董允等 善曰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爲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俱爲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 銑曰向注 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 向曰良善也實不虛浮也純美遺與也言攸之等先帝選拔以與陛下 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 五臣無也字濟曰咨謀裨益也漏猶缺落也 也言宮中之事悉咨郭費等必能益補缺落也 將軍向寵 善曰蜀志曰向寵襄陽人也建興元年爲中部督典宿衛兵遷中領軍 性行淑均曉暢軍事 善曰廣雅曰暢達也 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 五臣有以字 爲督愚以 五臣無以字 爲營中

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 良曰向寵將也淑善均平曉明暢達穆和也言寵性善平曉達軍事先帝嘗經試用衆臣舉以爲率與衆營中之事必能使士卒和美優劣得其所宜也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 善本作穨字 也 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 善曰靜注後漢二帝用 翰曰穨家也知陵替所敗也 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 善曰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蔣琬遷參軍統留府事 銑曰侍中尚書謂陳震長史參軍謂蔣琬也此二人皆亮所進用出部後恐帝不能用故爲之貞正亮明也 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 善曰說苑

唐且謂秦王曰王嘗布衣之怒乎句亡布衣庶人服也南陽郡名 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善曰論語子張曰在邦必聞又孔子曰在邦必達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 善曰猥猶曲也言己由先帝自枉屈而來也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荊州圖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劉歆七略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 向曰卑鄙陋也 銑曰猥衆也言先帝自屈衆人枉屈其身三度顧問我於草廬之中以當代事謂陳匡復之義 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也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 濟曰三顧之重內激於心遂許與先帝經營匡復之事值遂傾覆者謂

公收先主也亮時使吳請周瑜等敕之敗曹公奉命危難之間也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也良曰寄委託也大事謂社稷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度五臣作渡瀘深入不毛善曰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衆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何休曰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句求俱切町徒令切翰曰受命謂顧託之命夙早也軍夜憂歎恐不稱所職損先帝聰明也瀘水名中有毒氣不毛謂不生草木也今南方已定兵甲五臣作甲兵已足當帥將善作率帥三軍北定中原善曰小雅曰弁勵也銑曰諸軍三陣也中原謂魏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善曰廣雅曰駑駘也駑馬遲鈍者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良曰竭盡也駑鈍馬亮自比也攘卻也姦凶謂曹丕也興復漢室

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良曰衛中山王後故云興復漢室也舊都謂雒陽二州兩漢所都相則謀存社稷事則謂拓竜士而亮棘之故云職分也至於斟酌規五臣作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五臣作彰五臣本作責攸之禕允等咎以彰其慢善曰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闕誤向曰言事得宜及盡忠節則郭攸之費禕董允甚比任也託委也效功也委我興功如無功則理我之罪以告先帝若攸之等有罪咎則亦責之以彰其慢使衆知之陛下亦宜自課五臣作謀以咨諏足俱善道察納雅言深追

先帝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諏謀也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毛萇曰訪問於善爲咨事爲諏論語曰子所雅言兩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也濟曰察視也言當謀咨政事視納正言深追先帝之意也臣不勝受恩感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良曰言不勝受恩之重內感於懷今當遠別悲傷失次故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

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翰曰魏用也植以抱器無所施上疏求自以己爲君用也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善曰論語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銑曰言內孝於家外忠於國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

畜無用之臣善曰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向曰榮親謂得好名譽顯其親興國謂服職成功也無如得者父君所不愛畜也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善曰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尸子曰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故也濟曰君授臣之官先觀其德使方量其能以授之是以能成功自度所能受君爵其若畢盡命之臣畢盡也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善曰王符潛夫論曰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也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良曰謬誤也尸祿謂善惡都不言而食祿也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此詩刺徒餐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

之封其功大也 善曰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盟府孫卿子曰德厚者流澤廣若起也史記曰武王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 翰曰二虢虢仲虢叔王季之親潤封於虢而不辭者以有厚德於周也周公旦封於魯召公奭封於燕而不辭讓者亦以有平殷之功也 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 善曰三世謂文武明也陛下明帝也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也史記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推本沐浴膏澤孝經曰德教加于百姓 銑曰升平太平也潛隱也言己無功於時蒙恩澤可謂幸甚矣 而位竊 五臣作竊位 東藩爵在上列 善曰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漢書中山靖王曰位雖卑也得為東藩 向曰竊偷也謂無德偷居其位植封鄄城王在國東藩 身被輕煖口厭百味 善曰孝經援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煖周身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崔駰七依曰濡人謂膳□□饌選百味 向曰輕煖謂衣服鮮厚也百味謂調和百種也 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向曰華靡絲竹謂聲樂也言得如此者得厚祿也 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 五臣作人 善曰爾雅曰濟益也 濟曰言古之爵祿者皆以功勤濟國也 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慚玄冕俯愧 五臣作□ 朱紱 善曰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紱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紱綬也 濟曰挂懸也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己之子不稱其服此譏無德而衣玄冕言我無功德以益國朝而空衣紱冕恐對此譏是以慚愧也 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 善曰尚書大傳曰周公一統天下合和四海然一統謂其統緒也 良曰方今魏朝也統理晏安也言天下一理九州之地皆晏然也 顧西尚有違

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 五臣本作脫 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 善曰爾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無山東之憂矣言已成院大和曰其在大二處成局也李奇曰天下大和 翰曰蜀吳未平故武士不得以脫甲謀士不暇安枕寢息大也大和則大同也 故啓滅有扈 善曰尚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曰啓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 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 尚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淮夷徐奄之屬史記曰成王東伐淮夷殘奄 銑曰啓夏王名也有扈夏之諸侯不供職貢而啓伐之昭明也成王時淮夷徐奄之君皆叛周公誅滅之著明也言二王皆伐叛誅亂而功德著明 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 善曰假周之今德以諭魏也先王也臣瓚漢書注曰統緒也毛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成於文武春秋歷序曰成康之隆醴泉涌 向曰言武帝文帝功成□□也言明帝必能平吳蜀成祖父之業故云繼成王康王之隆也 簡良 五臣作賢 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 善曰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曰江漢之滸王命邵虎又曰祈父予王之爪牙 濟曰方叔召虎宣王賢臣言明帝授任鎮將皆得爪牙之臣皆如方叔之賢 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鉤射之術或未盡也 善曰 高鳥謂劍賢吳蜀二王 良曰高鳥喻蜀也淵魚喻吳也繳繒射也鉤釣也射繳未盡謂吳蜀尚勞征伐也言我有異術可以擒之 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 五臣無也字 善同范注 翰曰耿弇光武臣也俟待也弇為張步所攻上聞自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虜盛可閒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且至臣子當以牛酒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遂出擊之及夜而破光武救始至也 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

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善曰：說苑曰：齊成王出獵，忽然車之左轂鳴，車右請死。王曰：工人之罪也。曰：臣見轂鳴，不見工人。遂伏劍而死。雍門狄請死，王曰：[illegible]越兵至齊境，雍門狄請死。王曰：金鼓未侵而死，何也？對曰：昔車右為先君衛，車轂鳴而右自殺，今越兵至境，甚於轂鳴也，安得不死乎？遂伏劍而死。齊軍聞有烈士，遂退。[illegible]）

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善曰：尸子曰：禹興利除害為萬民種也。向曰：寵謂厚其爵祿也。殺身謂見危致命以靜亂。）

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善曰：漢書[illegible]）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善曰：漢書曰：[illegible]）此二臣（五臣本有[illegible]字）豈好爲夸主而燿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良曰：[illegible]）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illegible]翰曰：霍去病[illegible]）固（五臣無固字）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善曰：[illegible]銑曰：捐棄軀身[illegible]）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五臣無伏字）以二方未剋爲念。（善曰：戰國策曰：秦王告[illegible]寢不安席，食不甘味[illegible]二方，吳蜀也。[illegible]）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

者有聞矣。（善曰：左氏傳[illegible]武臣，將也。宿兵[illegible]）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善曰：史記王翦宿將[illegible]）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善曰：[illegible]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illegible]）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illegible]）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illegible]）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illegible]）如微才不（五臣作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

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 善曰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鄭玄周禮注曰九鳥獸未孕曰禽說文曰圈養畜閑也鄭玄周禮注曰牢閑也 向曰虛盡忝辱也禽息謂如鳥獸之視息但求食長人而已無所志度白首謂老也言受爵祿無益於時亦何異爲牢圈以養畜也如此非我之本志 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 女六反 善曰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於石亭敗績衄挫折也 濟曰流傳衄縮也東軍卽伐吳之軍失守備也時曹休爲寇賊所敗故云此也 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輟却也 謂却斂衽也 良曰輟止也 奮扶舉袖也攘揎袂也撫按也按劍東顧手按劍也思報外也 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 善曰七發曰凌赤岸篲扶桑山濛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寺至東北激赤岸又史記曰漢書有燉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玄塞長城山北方色黑故曰玄塞 翰曰先武皇帝曹操也極遠也赤岸玉門西域關名玄塞謂北塞也 伏見所以行軍 五臣作師 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 五臣作也 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 善曰孫子曰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孫臏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 銑曰言先言用兵之要然兵事變出不可豫前說之言出有所事異名也 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 五臣作覽 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 五臣作徇 國家之難 善曰司馬遷書曰李陵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也 向曰一朝不久也以身從國曰徇言覽史書見古忠義之士不待久之命以徇國家之急也 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 五臣作偁 垂於竹帛未嘗不拊 五臣作撫 心而歎息也 善曰

國語晉悼公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吳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也 濟曰屠裂謂死也轘斬也景大也古無紙史書皆竹帛也言見古義士身雖爲斬裂而功勳銘於大鍾名記史典見拊心歎息思與之同撫拊也 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善曰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白乙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兵於殽虜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繆公復三人官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殽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卽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沫三戰所亡盡復予魯矣 良同善注 絕纓盜馬之臣赦 五臣有而字 楚趙以濟其難 善曰已見上文秦而謂之趙射先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秦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餘同翰注 翰曰楚莊王賜羣臣夜宴燭滅有引王美人衣者美人乃援絕其纓以告王王曰賜人以酒如何欲顯婦人之節乃令羣臣皆絕纓然後燭火舉後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力戰王以問之乃夜絕纓者穆公失馬岐下野人得而食之穆公見野人方食之公曰食駿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去後晉與穆公戰公爲晉所環野人三百餘人畢力爲穆公戰大敗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事而言趙者秦趙同祖也擢時濟其難爲秦故引之也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 善曰休代 謚曰威 銑曰先帝武帝也威王任城王彰也魏志曰任城威王彰薨于京也 丗謂 見 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 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列女傳齊寡婦曰妾之夫先大臣填溝壑漢書曰臣將軍墳土未乾李廣武功悲曰身非全名傾 向曰朝露不久也墳坑言不同久也溝坑言恐已不久而死未立名功勳也 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 善曰戰國策汗明說春申君曰昔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遇伯樂仰而長鳴今僕窮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

為君長鳴也　齊曰言騏驥駕鹽車上虞
坎壈遇伯樂仰而鳴知伯樂識其能也
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
善曰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
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兔也
韓子盧逐東郭俊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
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
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盧犬古之名
狗也如兆說之義未聞也　良曰盧黑也謂黑狗也齊人韓
國相狗於市遂有狗
號鳴而後知其善
是以效之齊楚五臣作秦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
善曰齊楚
古善也孫卿子曰夫驥一日而千里也 銑曰效致也逞見也
狡兔東郭之兔捷疾噬咬也言狡兔之疾盧狗能搏而咬之
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
善曰楚辭曰長吁以於邑王逸曰於悒
嗚貌也　銑曰惟思也於邑歎息也言己有志欲
立犬馬之功自思無知己舉用是以歎息而自傷也
夫臨

文三十七　十五

搏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
善曰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又曰企舉踵也竦猶立
說文曰抃拊也　向曰博棊也企竦驚立於樂節者識
棊之道知樂之音明
已識兵家之要行也
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
善曰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
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
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贊於
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三年于此
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
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
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日
中不決毛遂按劒歷階而上曰合從者為楚非
為趙也楚王曰唯唯謹奉社稷以從　濟同善注
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
玄
篇
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
善曰越絕書曰范蠡其始
居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

大夫不賢進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客辭止諸侯處而無因
自致殆不貞賢也　良曰媿媿盛貌衒露也媒達也士自露
其能女自達其
容皆可醜也
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
善曰莊子
翰曰
曰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
忌畏也晞不可進而求進者必有恥辱若有道者所畏也
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
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若精孜相救憂也
相感生則相驩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
銑曰分形同氣謂與文帝兄弟也憂戚患害也
冀以塵露五臣作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
善曰謝承後漢
書楊喬曰猶塵附泰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
敢嘿嘿也淮南子曰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　向曰言
己如塵霧之微螢燭之光也山海
日月喻國也言效未能增其國也
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
必知 善本作
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

文選三十七　十六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　濟曰冒覆也醜謂自
媒衒也笑謂笑其所謂也言聖人不以人輕而廢其言也
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良曰垂聽謂俯顧
翰自試之意

求通親親表
善曰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
求存問親戚自致其意也
銑
曰植以文帝不聽諸王入
朝故上表求存問親戚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
善曰禮記子夏曰
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
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
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
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
子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己也故能大
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善曰論語
文也 翰

曰人哉歎美之辭則法也 夫天德之五臣無之字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善曰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銑曰聖人與天地合德故曰天德克能俊濟也九族謂玄孫之親也疏親也 及周之五臣無之字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爲政治於家邦也向曰化謂和穆親族之化寡妻嫡妻也御理也言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以爲此政又能理於家邦 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善曰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天子穆穆濟曰雍和穆美也風人詩人也謂歌其和美也 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

文三十七　十七

以蕃屏王室善曰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室五臣作藩良曰管叔蔡叔周公之弟咸和也言周公以二弟不和故廣封親戚以爲王室之屏 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善曰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銑曰周之盟會以其先同姓居先異姓爲後言此以寵親親 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善曰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如淳曰粲以爲蔡爾雅曰爽差也銑曰骨肉謂兄弟也言雖有差錯不至離隔也 親親之義寔在敦固善曰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向曰親親謂親其親也言義在厚固 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善曰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濟曰言義士不後君至仁者不弃親戚未有遺此道而行仁義者也 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五臣作族善曰尚書曰

十八

放勳欽明毛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尚書曰皇后擢椒房詩椒聊之實蕃衍盈升美其繁興九親猶九族良曰帝唐堯也欽敬也明謂聰明之德也翼翼恭敬也親惠恩也皇后擢椒房者美其繁興也 羣臣百寮番休遞上善曰列子曰臣截宴爲三番休翰曰寮官遞迭也言羣臣百官宿衛當番以次休息更爲上下 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善曰論語子貢問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毛詩序曰三監叛周公誅之又曰推恩足以保四海翰曰言人施人言可謂推恕於己推惠於親也 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善曰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錮勿令仕也銑曰言禁固不通兄弟所親人之常道而今絕其端緒明時謂今朝也 不

文三十七

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敘人倫善曰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向曰氣類謂兄弟也人倫道也 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善曰蘇子卿詩曰胡越知何時毛詩曰誰謂宋遠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翰曰婚媾姻親也不得相見亦隔也恩紀謂恩情也言違離甚於路人隔閡之異若胡在北越在南方 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善曰漢書曰一切權時之法尚書曰建用皇極良曰一切謂一時也皇極謂天子之居紫闥亦天子所居也言我一心注於天子居所神明知我心也 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善曰毛詩國風文也濟曰言此實天子爲之也 退省五臣作惟諸王常有

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善曰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孟子曰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銑曰沛然恩澤也戚戚親也[illegible]四節謂四時之節得展禮於君也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善曰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 向曰怡怡兄弟和樂貌篤厚也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善曰毛詩曰豈無膏沐 翰曰膏沐所以[illegible]也 濟曰貴宗謂外戚及諸公也惠恩也百司百官也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良曰古人歎謂[illegible]風雅謂[illegible]詠宗族之詩也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善曰東觀漢記[illegible] 銑曰錐刀小器[illegible]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illegible]

若得辭遠遊戴武弁善曰[illegible]簡賢授事也料量尚登也言己之材器不後於朝士之後也 遠遊冠諸王所服 濟曰遠遊冠名王侯所服也武弁武士之冠也 解朱組佩青紱善曰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 漢書曰凡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 向曰組綬皆綬也言解諸侯朱紱佩將軍青紱也 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善曰漢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 說文曰附近也 濟曰駙馬謂駙馬都尉也奉車謂奉車都尉也言將立功績疾取一動號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善曰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范曄後漢書曰岑彭謂朱鮪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 漢書趙充國曰張安世持橐簪筆 張晏曰近臣負橐簪筆從也 良曰珥筆謂插筆也 出從華蓋入侍輦轂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 胡廣漢官解詁注曰轂下謂在輦轂之下京兆之中 良曰華蓋輦轂天子車飾也侍謂侍從承答聖問拾遺左右善曰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 又曰蕭望之劉更生拾遺左右 良曰答謂應答君命

拾遺謂拾其遺闕於君之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善曰毛詩序曰鹿鳴宴群臣嘉賓也又毛詩序曰常棣燕兄弟也 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翰曰鹿鳴詩篇名美君臣嘉宴也常棣詩篇名刺兄弟不睦也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善曰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詩曰[illegible]人矣不求友生 毛詩蓼莪篇曰[illegible]生我[illegible]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銑曰蓋詩名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善曰漢書曰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累歎思者不可為歎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 翰曰僕隸言非賢難與陳說故拊心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

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善曰[illegible]列女傳曰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 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 濟曰犬馬自謙也言人之誠不能動天若能動天天子應知我也杞梁妻其夫戰死於莒城妻哭之城為之崩鄒衍盡忠於君燕惠王以讒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降霜今我雖以誠歸於前人不見報應故曰徒虛語爾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爾善曰[illegible]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終向之者誠也五臣本作終然字 善曰傅子曰[illegible]聖人之於道猶葵藿之與日雖不能終始哉其鄉之者誠也 良曰葵藿草也傾葉於日日雖不為迴光終是向日之誠心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

福始不為禍先善曰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已子曰文子者姓辛故丘濮上人也稱曰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 翰曰三光日月星熒燿但向日此言三光文家連言以爲喻於君也福始禍先謂諸王皆不上表禎獨先表故云然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五臣無何也字 善曰爾雅曰否隔也尚書曰友于兄弟 銑曰否塞不通也獨唱謂先陳表也竊不願於聖代五臣作世使有不蒙施之物五臣無有字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善曰毛詩柏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萇曰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也又谷風曰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向曰慘毒之懷不蒙恩遇則哀怨也 濟曰只辭也餘同善注 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善曰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良曰伊尹殷臣也餘同善注 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五臣無也字 銑曰言有聖德不以事其君者是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尚書曰百姓昭明 翰曰虞舜伊尹欲其光大被時和之美雍和也緝熙光明也 銑曰蔽闇也言我固不如虞舜伊尹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善曰尚書曰慺慺謹敬也戰國策曰吳入郢鶴立企佇十日而薄秦庭 向曰慺慺敬也臨在不轉申也企舉踵也佇久也敢辭也言獨守本國不轉也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善曰尚書曰天聰明 銑曰天聰明謂陛下也 良曰自上聽下曰垂聽

讓開府表

羊叔子善曰臧榮緒晉書云羊祜字叔子太山人能屬文為中書郎陳留王立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焉 良同善注

臣祜言臣昨出五臣無出字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善曰昨出為休谷而出在外台司三公也 翰曰太祖引祜為從事中郎遷領軍事再內外台司儀同三司儀式與三公同也重謂尊稱厚也常以智力不可強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善曰莊子曰若夫人者 向曰言智力不可強進而有所乞也言榮寵不可久故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眾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眾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善曰管子曰德未為眾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眾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 銑曰良臣不進勞臣不勸也 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五臣作猥 善曰尚書曰猥見 濟曰發中謂自天子中出也 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善曰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 左氏傳呂相曰 良曰誤謂所失也

所授之職傾覆喪敗禍也復反也先人敢違曾祖父舊居違命誠忤天威由從即復若此善曰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違顏咫尺翰曰忤逆也曲從謂受開府也即復若此亡禍敗也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曰吾聞君子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銑曰古人屈於不知己而申於知己大臣之節不可則止善曰論語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小人銑曰小人五臣作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側猶特也善者跟其化也論語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夫人側席而坐所以求賢不遺幽隱也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

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善曰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翰曰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善曰文武謂車騎及開府等宰輔謂開府儀同三司銑曰兼文武謂為將而儀同於三公故云等宰輔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光祿大夫李憙秉節高亮正身在朝

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始終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

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也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善曰論語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

陳情表

李令伯善曰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遣人密見

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武帝勅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疏武帝覽其表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為河內溫令左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翰同善注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左氏傳楚公子曰寡君少遭閔凶 銑曰險釁猶罪累也閔憂也凶謂父喪也生孩六月慈父見背善曰孟子曰孩提之童孩笑可提抱 銑曰背死也行年四歲舅奪母志善曰鄭玄曰衞世子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 銑曰舅奪母志謂舅嫁其母不得守節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善曰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 銑曰愍哀痛也撫循撫也臣少五臣有少字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善曰李陵贈蘇武詩曰遠處天一隅苦困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氏冠趙武子成之謂成人論語曰三十而立 銑曰零丁危弱貌成立言二十成人也既無叔伯終鮮兄弟善曰毛詩曰終鮮兄弟 兄弟並無子孫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善曰字書曰祚福也 向曰衰微也外無朞功彊近之親善曰朞功謂大功小功也內無應門五尺之僮善曰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羞言五伯煢煢獨立五臣作煢煢子立形影相弔善曰曹植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赧 濟曰弔單也弔問也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善曰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淳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廣雅曰猥頓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齎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者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身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 良曰聖朝謂晉也逮及也史字也縣主謂與人主奉供養之事微賤自謙也隕落也言自落其首不能報此恩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五臣有以字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音貝善曰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 銑曰前除洗馬以有表辭 濟曰篤甚也 通謂逃也慢謂遲也狼狽困頓之貌也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善曰矜憐也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善曰偽朝謂蜀也 銑曰偽朝謂蜀也郎署謂尚書郎言我不以為官達以名節自矜也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善曰國語注曰俘取人曰俘 請蜀朝也 自矜也 俘囚獲曰俘故云也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善曰毛詩曰既優既渥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 楊雄反騷曰鷐鳩之羅何自貴也 恐日薄於西山 盤桓不進貌 有所希望言但為侍養非敢望高官也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日迫西山喻劉年老暮也奄奄將絕也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善曰左氏傳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其長 濟曰危易落淺易拔喻劉也言朝不謀至夕之生也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

文選三十七 二十五

文選三十七 二十六

陳情表

陳情表

終餘年 善曰鸚鵡賦曰卹餘年之足惜 良曰餘年殘年也 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 良曰區區猶勤勤也廢遠謂廢養而遠離祖母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 善本作養字 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善曰葛龔與[illegible]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illegible]稱傳之[illegible]手詩曰[illegible]孝子不得終養也 翰曰烏鳥反哺其母言我有此烏鳥之私情乞畢祖母之養也 臣之辛苦非獨 五臣作徒 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 善曰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 銑曰二州謂梁州益州也牧伯謂梁益也言非但人知我辛苦天地亦知也 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 善曰禮記曰子曰小人行險以徼倖僥與徼同古堯切 向曰庶冀僥倖保卒終也冀祖母終命

文三十七　二十七

年之恩[illegible]年也 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 善曰[illegible]書[illegible]上書王鳳曰[illegible]貢[illegible]公門以報恩施 濟曰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子顆曰吾死嫁之及困又曰殺以殉顆乃從初言嫁之後與秦將杜回戰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躓為顆所獲中夜夢結草老人曰子妾父也報君不殺之心 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善曰史記丞相[illegible]言曰臣不勝犬馬心

謝平原內史表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謝恩 良同善注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 善曰蔡邕獨斷曰諸侯言內自稱以下皆為陪臣 銑曰諸侯之臣於天子朝稱陪臣此及姓也機肖姓吳王郎中令故稱此 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齎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 善曰

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成都居故故稱板詔 拜受祗竦不知所裁 中謝 翰曰含太守下丞齎持也板冊文假言假借不久也祗敬懼貌裁制也 臣本 五臣作吳人 出自敵國 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敵國破謀臣亡也 銑曰敵國謂仇敵之國也 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 善曰尚書益曰予欲宣力四方 濟為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隱處丘園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 銑曰先臣謂父祖也宣用效勤也言非有功於國耿絜介獨也言質才德清絜獨居丘園不仕之人也 皇澤廣被惠濟無遠 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沛尚書曰無遠弗屆 擢自羣萃累蒙榮進 善曰國語曰羣萃而同處賈逵曰萃亦聚也 向曰萃聚也言拔於羣聚之中 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 善同向注 向曰入朝謂入登郎也歷官六為楊駿祭酒太子洗馬吳王郎中尚書郎殿中郎又為著作郎三閣謂秘書郎掌內外三閣經書也兩宮東宮及上臺也 服冕乘

文三十七　二十八

軒仰齒貴游 善曰左傳[illegible]太子[illegible]死無與[illegible]傳注曰[illegible]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良曰天子賜冕軒[illegible]曰冕冠也軒車也貴游謂與公子[illegible]游也 濟曰 振景拔迹顧邈同列 善曰臣瓚漢書注曰邈遠也 濟曰言振其光景拔其蹤迹超衆遠顧自遠於同列也 施重山岳義足灰沒 善曰[illegible]書[illegible]文曰恩重山岳 濟曰言君之義我身如灰之滅不足報也 蒙恩施之重我於事義足為灰沒以報恩德 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蕩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 中謝 善曰易曰夕惕若厲 良曰遭國顛沛謂趙王倫篡位晉室[illegible]致命[illegible]蒙寬宥何顏謂自[illegible]也頓膝謂拜跪也厲危也 謂不能見危致命也 而橫為故齊王冏 九永 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 善曰[illegible]晉書曰趙王倫篡位[illegible]陳軌之禪文倫多禪之文 翰曰[illegible]曲筵加[illegible]禪文謂禪位之文 幽執囹圄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

貫天地倉卒之際處有逼迫 善曰[illegible]之中[illegible] 乃與弟雲及
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
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 善曰[illegible]向曰言此六人初皆[illegible]
陰蒙避廻崎 善曰[illegible] 嶇自列 善曰[illegible] 片言隻字
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 善曰[illegible]
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蓋權之生尚不足恣 善[illegible]

文三十七　二十八

[illegible]區區
本懷實有可悲 善曰[illegible]
畏逼天威即罪惟謹 善曰[illegible]
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 善曰[illegible]
莫大之釁日經聖聽 [illegible]
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
能不恨恨 [illegible] 者唯此而已 銑曰肝血謂赤心誠實也[illegible]

[illegible]但悲而已 重蒙陛下愷悌之宥廻霜收電使不
隕越 善曰陛下謂成都也毛詩曰愷悌君子[illegible]
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
散輩 善曰[illegible]法言曰[illegible] 感恩惟咎五情震悼 [illegible]
跼天蹐地若無所容 [illegible]
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
雨之澤播及朽瘁 善曰[illegible]

文三十七　三十

志臣弱才身無足采哀 [illegible]
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 [illegible]
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 [illegible]
猥辱大命顯授符虎 [illegible] 使春
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
翼 善曰莊子曰孔子之楚[illegible]
起紆青組張徽云命坐致朱軒 善曰[illegible] 雖安國免徒

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亡命 餘同齊注 濟曰辟定國事梁孝王爲中大夫有罪在徒中尊使張羽拜安國爲內史張敞爲京兆尹殺人被罪遂逃走後冀州有賊天子思敞使者之敞隨詣拜爲冀州刺史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

方臣所荷未足爲泰豈臣蒙垢含恥所宜忝竊 善曰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夫之萌復存于心 方亡口貪而不施謂之蒼 良曰垢濁也恥恨也不辱言我含此汚濁豈能辱竊其位也

非臣毀[illegible]所能上報[illegible]并悲歎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告歸寧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也 良曰[illegible]內史瞿不勝任也參并言羈半也憲法也當時之法拘官者便之任也

不得東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善曰李奚時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紫龍附鳳並集天衢明察華官解法左曰轂下輦在輦轂之下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瞻行屏營 翰曰稽顙拜也言爲泰所劫不得奔走於城闕瞻也視天子從禮不得往故馳心也輦天子車轂屏營徨也

勸進表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劉琨中名勸進中宗熹之晉紀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劉越石 銑曰閩帝爲劉曜所殺琅邪王睿在江南時劉琨有并州段匹磾在冀州此表勸睿爲天子后爲元帝

建興五年 [illegible] 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 [illegible] 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磾

頓首死罪上 五臣有書字 書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 善作人 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 善曰左傳邾文公曰天生人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盼之義[illegible]黎元 向曰[illegible]樹立[illegible]對郡萬揚司主牧養也言衆人之鎮立君長覩揚天地以主養之 聖帝明王鑒其若此 善曰易緯曰聖帝明王所以致太平 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 善曰范曄後漢書袁紹上疏曰[illegible]鑒曰聖王屈己以奉天下之樂 濟曰饗食獻也天地神明依人而行故聖人屈身以奉祭祀 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 善曰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濟曰[illegible]莊子曰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也 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

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 善曰毛詩曰式固爾猶 良曰弘大遐遠風聲固萬代 翰曰難危也替廢也言社稷宗廟有危難廢滅則藩王之英哲以繼祀宗廟也 五臣作代 善曰秦秀[illegible]公謚曰[illegible]用與由從也言使宗子繼者於以大振遠風堅固萬代 三五以降靡不由之 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 善曰史記楚王[illegible] [illegible] 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 善曰世[illegible]號書曰[illegible] [illegible]四聖謂武帝[illegible]翰曰三葉謂宣景文四聖謂宣景文武帝惠澤侔於有虞卓爾過於

周氏（善曰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銑曰倖壽也周公卜年七百今晉過之）自元康以（五臣作已）來艱禍（五臣作禍難）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善曰晉書曰惠帝即位改元曰元康 善曰晉書曰惠帝年號永嘉懷帝年號 [illegible] 趙王倫作亂 [illegible] 氛惡氣也 [illegible] 亂王室也）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善曰 [illegible] 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 [illegible]）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善曰王 [illegible] 大司馬 [illegible] 太子 [illegible] 皇帝 [illegible]）誕

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善曰尚書曰欽明文思禮記曰服膺 [illegible]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 [illegible] 金聲而玉振之也 [illegible]）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善曰 [illegible] 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 [illegible] 毛詩曰 [illegible] 尚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illegible]）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逆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善曰 [illegible] 左傳鄭伯曰天其悔禍于許 [illegible] 向曰不圖不意也 [illegible] 善曰左傳富辰曰 [illegible] 晉書曰 [illegible] 劉曜 [illegible]）

臣奉表使還乃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廷（善曰 [illegible] 長安天邑也 [illegible] 良曰 [illegible] 臣琨等奉表 [illegible] 主上 [illegible] 見害 [illegible]）神器流離再辱荒逆（善曰 [illegible] 神器天子位也 [illegible]）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善曰 [illegible]）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善曰 [illegible] 左傳 [illegible]）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善曰 [illegible] 三公 [illegible]）承問震惶（五臣作遑）精爽飛越且悲且慨（善曰 [illegible]）五情無主（善曰 [illegible]）舉哀朔垂上下泣血（善曰 [illegible]）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善曰 [illegible] 翰曰 [illegible] 否泰 [illegible] 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否 [illegible]）

司夕昏寧當還明遲謂 天命未改歷數有歸 善曰左氏傳王孫滿對楚子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 濟曰言曆數未改晉當復歸 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 善曰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也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漢書路溫舒曰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 齊 新字上五臣向曰是以 字 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 善曰左傳曰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齊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良曰桓公齊僖公子五伯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公也餘同善注 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 五臣本無有字以字 善曰左傳曰初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天人譖太子太子縊公子皆知之重耳奔狄漢書路溫舒曰

之禍而桓公以霸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是以明聖人也良曰小白晉公以驪姬爲夫人乃譖公子重耳出奔狄公乃立奚齊重耳是爲文公以盟多難謂遭無知之難驪姬之譖也 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 善曰讖曰玄德所以定紀伏見史記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孝經鉤命決曰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翰曰陛下謂帝也玄德謂潛行之德也兩儀天地也言天地能扶持社稷之危繼黔首之命 應命代作世之期紹千載之運 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 五臣作世 銑曰大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五百年一出 夫五臣無夫字 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也實指曰命名也桓子新論曰天下所思而不可得見也 元帝繼此千載之數也

兆圖讖垂典自京徵隕 五臣作殞 喪九服崩離 善曰東觀漢記群臣上奏世祖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曹子建責躬詩曰侍會京邑周書曰乃辯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 向曰謂江左有符瑞而與讖文應之京都墜失也 天下嚻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海內嚻然喪其樂生之心左氏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收之杜預曰夷氏也史記曰幽王嬖褒姒竟廢后申后父申侯乃與犬戎共攻殺幽王驪山之下濟曰羿然夏后相而奪其位犬戎所殺遭禍罹難也言此二主遇難與能過於晉也蔑無也 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 善曰王隱晉書曰元帝諱叡字景文琅邪王之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加揚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左氏傳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曰伯者 向曰江東也奄有也地也

抗明威以攝不類 善曰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左氏傳曰王使詹伯辭於晉曰吾何以堪之蠻夷戎狄其無謂我無以教故也 良曰元帝居鎮邪時加揚州諸軍事故云奄有舊吳奄布也江左今揚州江南也故云撫寧又左傳善言服用刑蠻夷以安善服叛亂也 仗大順以肅宇內 善曰禮曰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翰曰抗舉攝服也不類謂不善也 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 善曰尚書曰四方宅心新論曰海外遐方信企踵而慕之 鉉曰純化謂至化也四海之外遐方之人皆企踵而慕化仁義之風也 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 善曰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銑曰百揆百事也四門四方之門也 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 善曰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以收夏眾使女艾諜澆

夏成國之戈復禹之績五叫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 向曰夏謂夏書也美哉美其成功故歌詠也 宣王

之興周詩以為休詠 善曰毛詩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故美之 翰曰萬方人詠之

況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 善曰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良曰動功格至也清輝謂天子之化

蒼生顒然莫不欣戴 善曰尹文子曰堯德化布於四海仁惠被於蒼生 濟曰顒顒然仰其德以和順 曰聖人學於陰陽之氣而群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 國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人不忍欣戴武王 也仰德銳曰欣戴尚戴也

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 善曰尚書曰聲教訖于四海 張良曰百姓莫不願為臣妾乎 銑曰聲教所加被者皆願臣於君也

且宣皇之胤唯有陛下 善曰王隱晉書曰元皇帝宣帝之曾孫 向曰元帝宣帝之曾孫左傳介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

億兆攸歸曾無與二 善曰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 晏子春秋晏子謂曲逆泉公曰若嬰兒之當作為一心君曾與二何暇有二 濟曰攸所也言萬姓歸心無二心也

文三十七　三十七

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 善曰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作之左傳介之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 良曰祚福也祀祭祀

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 善曰漢書曰霍光以內外無異言 左傳叔向曰我先君文公人從子卯之獻無異說民無異望矣 翰曰邇近也言遠近皆望於帝

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 善曰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 毛詩曰君子有徽猷 銑曰徽美猷道也言人皆吟詠其美道思聖德矣

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 善曰封禪書曰天人之際已交上下 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向曰裔遠也允信也言天地信合也又謂華夏遠夷皆與天地信合

一角之獸連理之木

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 善曰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 書有材 西都賓曰處乎同列者蓋以百數 濟曰一角獸謂麒麟也連理木異本同末王者之美瑞百數言多

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 善曰冠帶謂中國也 尚書曰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孔安國曰要束以文教荒服也言外內士人 老子曰 毛詩曰不謀同辭 良曰冠帶之倫謂中國 衣冠要荒之衆謂遠夷 言不謀而同辭者萬計矣

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 善曰漢書曰 五臣無考字 翰曰考度也函夏中國也尊號天子號也

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 善曰東觀漢記群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為計萬姓為心 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飾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耳 銑曰舜禹皆受禪以為時救謂存之巢父許由皆辭讓不仕願效小之行

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 善曰尚書曰允恭克讓 良曰黔首百姓克能也

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 善曰詩曰乃眷西顧 又曰溥天之下 漢書曰天下傾首服從莫能抗扞 國語也 向曰慰安也 言君當上安神祇之顧下赴天下之望

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 善曰易曰枯楊生荑 左傳遂子馬曰所謂生死而肉骨 尚書曰帝曰夔命汝典樂神人以和 漢書英布曰以韓信為大將軍蕭何曰幸甚 向曰英者楊之秀 萬人仰君猶枯木朽骨生其枝葉肌肉也 神明宗廟也獲得也

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以久虛萬機不可以久曠

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善曰史記李斯曰明主聖皇所能久處尊位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祖曰帝王不可以久曠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左氏傳君子曰莒恃陋不脩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濟曰曠空殆危也浹及辰時也自甲及癸爲一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善曰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左傳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漢書曰陽九之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翰曰季末也九者陽數之極則有災會謂與厄相會也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人五臣作民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善曰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爾雅毛萇詩傳曰竊伺也說文曰窺小視也又曰覦欲也銑曰伺候也瑕隙謂間隙也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如淳曰齊民也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平民也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谷永集

曰以家久無繫屬天下無所繫心良曰狡寇謂劉聰石勒也窺窬伺候其平也波蕩動散也言聰勒欲假我闕釁齊平人動散無所歸心恤憂也可漏而不恤也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善曰公羊傳曰齊侯逡巡而謝范曄後漢書馮衍謂世祖曰大王雖欲謙退柰宗廟社稷何銑曰逡巡退讓也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善曰左傳曰僖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呂甥之曰將若君何衆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我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銑曰駭驚也闔孺子圉名闔合也韓本也前事之不忘後代五臣作世之元龜也善曰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志魏文帝策命孫權曰前代之數事後王之元龜向曰元大也大龜可卜知

吉凶伯能不忘前事晉侯之事亦可爲今之大龜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胸懷善曰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並日月東都賦曰散皇明以燭幽過秦論曰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不及鄉時之士也翰曰燭照也言謀慮皆在陛下胸懷不假臣等不勝犬馬戀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善曰史記丞相綰言曰臣不勝犬馬心良曰遲久也開泰爲泰平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善曰左氏傳晉使呂相絕秦曰敢盡布之執事翰曰乃誠勸進之誠執事君之左右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銑曰盛禮謂尊號之禮踊躍喜也罔無也謹上臣琨謹遣兼五臣無左長史右司馬臣五臣無臣字溫嶠善曰王隱晉書曰溫嶠字泰真太原人也劉琨爲司空左長史以司空右司馬奉使詣江南也主簿臣辟五臣作薛閻訓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閻訓字且劉琨安人也及石勒爲幽州刺史臣磾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善曰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世北平人爲清河太守輕車將軍五臣有關內侯臣郭穆善曰百官名曰郭穆字遇胡中郎奉表臣琨臣匹磾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七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表下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謝詢東人也為吳令

張士然 善曰孫盛晉陽秋云張悛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冢人悛為文詔從之晉百官名曰悛為太子庶子 翰同善注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 善曰尚書曰乃爾先祖成湯革夏殷命漢書梅福上書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入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以 銑曰革改也易代殷封夏之後於杞杞國名周滅紂封微子於宋宋國名

春秋征伐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 善曰左氏傳曰晉滅虢遂襲虞滅之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燕昭王子以樂毅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置吏屬燕為郡而脩齊之宗廟也 向同善注

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廢 善曰成湯夏禹賢興國後桀紂無道而失國

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 五臣作代 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 善曰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左氏傳曰柔服德也 濟曰三代夏殷周敦厚也言湯武仁聖不忍絕國乃封杞宋是繼絕也傳云柔服所也

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 五臣作普祀 善曰漢書曰高祖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餘秦始皇帝守冢三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也 良曰諸絕祚謂諸公子絕祀者皆祀

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 善曰漢書曰漢王斬羽東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也 翰曰逮及也臨謂俯尸哭也

將以位嘗侔尊力脊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與疾顛禮之若舊 善曰班固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也 銑曰侔齊也言項羽昔與高祖齊尊而勢力均平功奪其成謂破之也恩與其敗謂哭之也暴興疾顛謂羽卒起卒亡若舊謂禮與六國同

殘戮之尸乃以公葬 善曰漢書曰初懷王封羽為魯公乃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 向曰殘戮謂分裂其身也

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隳 許規切善作墮 有後可冀 濟曰使項羽承前代有哲王力屈降漢全身歸命則楚廟不廢可冀望也

伏惟大晉應天順民 五臣作人 武成止戈 善曰禮記曰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左氏傳楚子曰夫文止戈為武 良曰言用文德不用干戈

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 善曰尚書曰織皮崐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洛陽故宮名曰馬市在洛東吳蜀二主館與相連 翰曰西戎遠國也序謂有朝聘之次序吳蜀歸降各築館京邑以館之

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乎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 善作義 五帝之行大道易咸之稱仁衆盛之美見比也 未足以喻 善曰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 銑曰言國家興滅繼絕雖二皇

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榮晉寵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 善曰揚子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漢書曰凡二千石以銀印青綬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 向曰臣伏念二千石典牧千里也 翰曰常東觀漢記曰孫氏謂皓子弟也祚福也金印也青綬也言孫氏子弟比肩為諸侯佩晉印綬也千里謂諸侯封疆

當時受恩多有過望 濟曰過望謂過其所望也

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 善曰

毛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毋毀我室 良曰自荣流根謂
吳子孫蒙晉官爵榮先祖也鴟鴞鳥也言比鳥憂毀其室子
喻皓也室喻吳國 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 善同翰注
翰曰詩云昊天罔極又云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言此恩惠厚也 追惟吳偽武烈皇帝 善曰
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也權既稱尊號追謚堅曰武烈皇帝 銑同善注 遭漢室之弱
值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先眾犯難破董卓於陽
人濟神器於甄井 善曰吳志曰堅屯梁東爲卓軍所攻
軍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也吳書曰初堅入洛軍
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汲堅命人浚
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圜四
寸上紐交五龍龍上一角缺 銑同善注 威震羣
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 善曰吳志曰孫策字伯符堅子
也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 向曰羣狡謂董卓之徒
也往朝謂漢朝也堅子策以才武定亂謚曰長沙桓王也承

業嗣承父堅業 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 善曰漢書曰故衡山王賜從百越之
兵以佐諸侯誅暴秦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翰曰招集
也百越蠻越之號也言集百越之士奮當時之勢如鷹鳥飛揚之
貌 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
著 善曰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
帝未發爲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 良曰時漢帝都許大
功雖則不終至極之忠亦從著明矣 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
業進爲徇漢之臣退爲開吳之王而烝嘗絕於
三葉園陵殘於薪采 翰曰義勇謂起義兵也扶危謂扶漢社稷也徇營也開吳謂爲吳主
也三葉謂堅策權也言陵
墓園邑爲采薪者殘毀也 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
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
銑曰破吳之時武帝有詔追錄先賢也愚謂
詢自稱也二君堅策也言應書其名白申也 故舉勞則力

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
坐則異世 五臣作代 已輕 向曰言論功勞則當勠力於漢在
漢魏之時征伐不爲晉寇也若德則輕存養江南百姓言正刑則
[illegible]孫皓之坐則是其祖應輕也 若列先賢之數蒙詔
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
曰宜 濟曰寵崇表明克能厭足也言凌加明異於 二君私
帝人寵貴亡者則百姓意望足皆云合宜也
奴多在墓側今爲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
四時修護 五臣作積 頹毀掃除塋壟永以爲常 良曰平民
百姓也蠲免也

讓中書令表 善曰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

庾元規 善曰何法盛晉中興書曰亮字元規
爲中書明虛担欲爭爲中書監
晉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
亮薨 諡曰[illegible] 擬也 銑同善注

臣亮言臣 五臣無亮言臣 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
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
求食而已 善曰中州謂洛陽喪亂寇難也故云中
州舊邦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琛爲會稽太守亮
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爲鎮東將軍鎮建鄴論語季康子以
就有道孔安國尚書序曰逃難解散 銑曰區區小也檢操
猶節操也庾氏所居處亂謂遭劉聰劉曜破亡也庇蔭 不悟
也有道謂元帝也爰於也言我客游逃難以求食而已
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 善曰
先帝謂中宗元帝也尚書序曰漢室龍興 向曰時福謂賞
授爵祿也運會也龍興謂先帝中興異常謂眷殊於平人也
既 五臣無既字 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亮名位
故申婚姻又曰中宗聘亮妹爲皇太子妃史記豫讓曰智伯
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左氏傳晉呂相絕秦曰昵好勠力

司[illegible]申之以婚姻　向曰國士謂分義之士申重也

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　善曰孟子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史記太史公曰成王作頌[illegible] 翰曰[illegible]任弱冠二十也濯纓入仕也言少登仕官[illegible]天子[illegible]

頻繁省闥出揔六軍　善曰[illegible]中領軍 [illegible]出揔六軍[illegible]中領軍也

十餘年間位超先達　[illegible]

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　善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　[illegible]

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　善曰[illegible]

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　善曰尚書曰[illegible]庶事康哉 五臣作[illegible]

實在至公　善曰[illegible] 良曰[illegible]庶寮官咸皆允信也至公無私也

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　善曰[illegible]中書[illegible]

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　善曰[illegible]氏字文君[illegible]第二女[illegible] 良曰臣如國[illegible]於臣不已今[illegible]領中書則非至公之[illegible]理是示天下私[illegible]也

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　[illegible]

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　善曰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 何上公曰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 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 [illegible]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翰曰[illegible]

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　善曰[illegible]

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　[illegible]

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　[illegible]

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　[illegible]

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　[illegible]

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闈之內矣此皆往代

成鑒可爲善作謂寒心者也銑曰疏外謂異姓用賢也昵近謂外戚用事也重關宮門也言外戚用則賢臣不進而禍亂之成由於內矣在故謂呂霍等也以此爲戒足爲寒心戰懼也夫萬
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
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善曰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也向曰言物有不通達者聖人因而任之陛下冒親戚嫌疑求一才之用不如防備疑慮以明公正之道今以臣之才
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善作處心膂善作旅外揔兵權向曰尚書曰今命汝作股肱心膂[illegible]國語[illegible]濟曰以臣之才言無才也統兆權[illegible]中也
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
禍可立待也善曰[illegible]良曰言用我以求理未聞其可致我以此招禍可立待也書今爲天子心膂總兵罪爲王敦中等事也
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善曰二相王敦王導也良曰[illegible]

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爲大將軍[illegible]曰王導字茂弘中宗時爲侍中肅祖即位敦爲[illegible]後爲丞相也[illegible]在左右丞相敦[illegible]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
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illegible]
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
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廣違命則苦
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耶[illegible]寶銑曰寶亮字五臣無也言我亦嘗知恭君命受職[illegible]君命[illegible]知何事違君命自貽患責邪
仰覽殷鑒量己知弊五臣作敝善曰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也言仰觀前代之戚屢已必戒誡不惜身恐爲國取悔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

悾悾貢曰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吾恐昔蒼霸王[illegible]屏營惶懼[illegible]屏營不知所厝善曰曹大家[illegible]以臣今地不
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
私門以待刑書善曰漢書曰[illegible]
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誠善無誠字則雖死之
日猶生之年矣向曰天地鑒照日月之明鑒臣愚誠欵也
薦譙元彥表善曰[illegible]

桓元子善曰[illegible]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
貞之義彰善曰[illegible]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善曰[illegible]亦有秉心矯跡以彰在
三之節善曰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我吾令子爲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

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illegible]靜一流競[illegible]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illegible]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illegible]兔罝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illegible]斯[illegible]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illegible]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illegible]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illegible]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illegible]於亡齊之境[illegible]

以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illegible]銑曰平蜀之後[illegible]人古賢[illegible]想此人於亡國之墟[illegible]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illegible]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illegible]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illegible]凶命屢招姦威仍逼[illegible]身寄虎吻危同朝露[illegible]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illegible]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illegible]

謝其言不强致之也 良曰偶庭李
雖朝也言秀進不至死退不矯辭

雖園（五臣作表）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善曰漢書曰四皓園公綺里季……管寧……遼東……）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銑曰方比也……）

夫旌德禮賢化道（五臣作遵）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喆（五臣作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善曰言禮賢德表異行是先聖上務康安也……）

遺黎偷薄義聲不聞（善曰漢書曰……偷薄之俗……）

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敝（良曰……）

若秀蒙蒲帛之徵（善曰……）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善曰……）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五臣作也 善曰……良曰幽遐遠也九服……）

解尚書表

殷仲文（善曰檀道鸞晉陽春秋云桓玄篡位以仲文爲侍中……）

（解 翰同善注）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善曰魏略王脩奏記曰…… 銑曰壑……也 言大波動於壑……）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向曰勢弱質微……）於臣寔所敢喻（銑曰……）昔桓玄之世（五臣作代）誠復驅迫（五臣作迫）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五臣作忘）身殉（五臣作徇）國（善曰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良曰……）遂乃宴（五臣作晏）安昏寵叨昧僞封（善曰……）錫文篡事曾無獨固（善曰……）

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善曰……）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銑曰……）匡復社稷大弘善貸（善曰……）佇（五臣作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善曰……）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縶維（善曰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 翰曰……）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

是視（善曰左氏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言所惡者唯力是求餘毋所顧也　銑曰言此時天子爲臣下閉塞天道人事未得大通故云進退之理爲尚書以力勤軍旅也）是以僶俛從事自同全（五臣作令）人（善曰毛詩曰何有何無僶俛求之呂氏春秋曰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高誘曰全人全德之人無窮［illegible］也　向曰僶俛俯仰也令善也言我將軍旅未從故俯仰從尚書之任自同令善之人也）今泰極反正惟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善曰公羊傳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周易曰品物咸亨　濟曰寢廟荒穢陵寢［illegible］天子反正更新［illegible］）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善曰毛詩曰胡不遄死又曰顏之厚矣　良曰胡何也言何以能厚顏［illegible］）乞解所職待罪私門（善曰尚書之史子［illegible］書之［illegible］）違謝闕庭乃心慨戀（善曰毛詩曰［illegible］尚書曰公［illegible］違而私門塞也　翰曰所謂私門私家之門）謹拜表以聞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傅季友（善曰晉書云義熙十二年高祖平姚泓修晉五陵置守衛也　銑曰善注）

臣稔言近振旅河湄揚旍西邁（善曰左氏傳曰八月［illegible］中國不振旅［illegible］）將屆舊京威懷司雍（善曰［illegible］）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善曰毛詩曰遡洄從之道阻且長　良曰泝洄從之道險且阻也）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善曰蜀志許靖與曹公書曰袁術方命圮族　良曰伊洛二水名榛蕪荒穢也徑道也淹留遲也）始以今月十二日

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宮廟隳頓（善曰毛詩曰［illegible］）鍾虡空列（五臣作虞）觀宇之餘鞠爲禾黍（善曰毛詩曰［illegible］　翰曰晉舊都故稱宮觀之餘盡爲田野也）廛里蕭條雞犬罕音（善曰［illegible］）感舊永懷痛心在目（善曰［illegible］　銑曰［illegible］）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善曰［illegible］　向曰謁拜也）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illegible］）

　

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善曰［illegible］宋書曰毛脩之字敬文滎陽人也［illegible］）既開翦荊棘繕脩毀垣職司既備蕃衞如舊（善曰［illegible］）伏惟聖懷遠慕兼慰（［illegible］）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善曰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和東莞人爲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如臣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

傅季友（同善注銑）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善作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 [illegible] 故司勳秉策在勳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 [illegible] 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 [illegible] 臣劉 [illegible] 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 [illegible] 密勿軍國心力俱盡 [illegible]

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贊百揆翼新大猷 [illegible] 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 [illegible] 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 善曰蜀志曰 [illegible]

榮哀既備寵靈已泰 善曰論語子貢曰 [illegible] 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 [illegible] 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 [illegible] 臣以寡乏忝荷國重賴穆之匡翼之勳豈唯讜言嘉謀溢于民聽 [illegible] 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

莫見其際 [illegible] 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 [illegible] 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 [illegible] 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 善曰左氏傳曰 [illegible] 履謙居寡守之彌固 善曰易曰九三 [illegible] 每議及封

爵輙深自抑絕所以勳高當年而茅土弗及善曰
三輔決錄曰茂陵馬氏代爵茅土　向曰抑絕謂拒封爵也
古者天子建諸侯以白茅封五色土賜以爲社不及言不封
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
善曰胡何也言撫此事何可昧而不言也翰曰若宋公
意也正司謂正爲三公也甄表也謂表其所居土宇
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善曰
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良曰俾使烈業泯滅
賚賜也秩祿也言使身沒而不朽長賜祿秩於善人
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
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善曰易曰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翰曰契闊勤苦
也屯難夷傷也觀猶睹也終始也金蘭謂宋公爲
父道其堅如金其臭如蘭言分義既深
與懷抱布之天聽如合上意即請付議

爲齊明皇帝作相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諱鸞字
安貞王道生子也太祖封西昌侯
侯鬱林王海陵
王封宣城郡公也
任彥升
銑曰齊明皇帝名鸞初立弟昭文
以帝爲尚書事封宣城郡公固讓不
受後發
帝自立
臣鸞五臣作公言被臺司五臣無同字召以臣爲侍中中書
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五臣作長史
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
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善曰毋丘儉表曰爲
之朝不庸才東觀漢
記李通上疏曰臣
術短淺智能空薄
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

人之慈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即
太祖之弟也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
之漢書曰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
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　向曰篤厚也猶子謂高祖兄子
也家人當家人之慈也
世祖武皇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太祖長子
帝情等布衣寄深同
氣善曰晉中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鑒鑑情同布衣曹植求自試
表曰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　濟曰世祖
高祖長子布衣猶平人也同氣兄氣親之也
武皇大漸實奉話言善曰尚書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毛詩曰其維
哲人告之話言　良曰大漸言病將死也話
善言也謂屬後事以輔政也
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
偶識量已善曰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臣患智之
如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睫故曰自見之明劉劭人
物志曰一至謂之偏材小雅之質也蔡邕曰偶愚也鄭
玄曰偶值也庾元規表曰位覽叡量已知弊言
自見者爲明庸人近暗此事愚夫自謂一至備識也言
叙偏識之材過量
已之分叡暗也
寵不及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
於玉几之側善曰尚書顧命曰出綴衣于庭又曰王
又曰后憑玉几言不銑曰綴衣王崩之時命
執劍於庭而王憑玉几言不
忍固違拒此時受託之言
尚書顧命曰后憑玉几道揚末命
荷負也導引揚明也不命終之命也
遂荷顧託導揚末命善
向曰
雖嗣君棄常
獲罪宣德善曰嗣君謂鬱林王也爲宣太后所廢左傳
申繻曰人棄常而妖興漢書曰太后爲昌邑王
賀責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濟曰君謂鬱
林王也棄常謂棄常道也得罪於宣德太后
王室不造職
臣之由善曰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鄭玄曰造成也
不造言家道未成也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
語漏泄則職汝之由也良曰職
輔佐天子不成功是我之罪也
何若親則東牟任惟
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
善曰翰曰漢東牟侯與居惠王子也諸呂有功封
博陸侯霍光字子孟武帝使輔昭帝帝崩後輔昌邑王賀賀

毀道以太后命寧賀賀曰天子有爭臣不失天下允曰臣寧負王不負社稷也自發問言何因由我正以我親任之徒斯與彼同命空禦此無救王畿之言 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 善曰曹植求自試表曰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左氏傳曰穆嬴頓首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銑曰言四海豐發王皆歸咎責於我陵土未乾言帝崩在近約束之言又猶於耳 家國之事一至於斯 善曰謂鬱林侶豐頭頭也孫盛晉陽秋曰紹毀累東昏文帝謂之曰我意望公家國之事遂至於先也 向曰言家皆喜其親古國有咄天下一至於斯咄咄怪鬱林王也 非臣之尤誰任其咎 善曰毛詩曰言無庭之訴敢勸其咎 向曰尤過任當也 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 善曰左太沖吳都賦曰起寢朝於武昌寢士伏表曰對藩日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尚書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翰曰肅虔皆敬也高寢高宗廟也武園陵也悼傷也言心之傷痛失所措也泣下曰泣血也 寧容復徽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 善曰晉中興書曰下詔袁曰五臣作晏 豈敢干祿位以徽時榮乎左氏傳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 良曰徽邀也家恥謂鬱林廢弑若弃常也宴亦安也國危謂鬱林被殺後也 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 善曰漢書曰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漠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漢書述曰長平桓桓上將之元吳都賦曰崑崙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鄭氏毛詩箋曰儀善也刑法也 銑曰驃騎上將軍置位在三司上神州謂天下儀刑表也列岳謂方岳諸侯 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 善曰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二人鄭玄曰司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曰方安書曰罝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為中書令今之中書古之尚書司會為王天下之大計也中書令掌出納王言且等官當謂具實言之不稱也 且虛飾寵章委成御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 善曰王隱晉書曰武帝詔曰宣飾也詩曰予曰有禦侮 濟曰寵章謂封侯也 翰曰勿復為子寧無謂為驃騎可也言自知不可誰以為得 但命輕

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 善曰戰國策唐雎謂秦王曰因據蚍蜉於鴻毛而積觸於山岳陽泉蔡性賦曰況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際輕毋亡念之於東詩曰憂責重山岳斯能為我擔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仲尼曰存亡一節焉易曰殊塗而同歸尚書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莊子老聃曰汝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也 良曰言命有可輕如鴻毛可重如山岳言我不能輔主其命如鴻毛矣憚也言今輕已故存亡毀譽皆歸一事爾 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 善曰七略曰任果我好費達國語注曰黷孔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大夫國體也何休曰君之股肱 翰曰累數也經常也紀步曰故特任使莫復辭讓與國親是同一體不宜為假飾而求讓名也 至於功均一匠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隕 善作殞 越為期不敢聞命 善曰論語曰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尚書序曰光宅天下漢書曰周防及于近甸嘉瑞未應毛詩曰奄有龜蒙漢書曰南王上書曰臣恐全國之時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也近甸謂宣城去都近言今使同管仲而為侯先其所居令大有全邦雖則沒墜而死亦不敢受也 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彌篤 善作懲 固丞昌之丹慊獲申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羊祜字叔子太山人也晚留王上封鉅平子子其祖受嘗後以壯州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以為任大將軍何法盛晉中興書曰亮字元規為都督使亮出鎮祜為征西將軍領荊州刺史封永昌公 向曰許公 信也誠 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 善曰孟子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

議酌已親物耆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illegible]也曰以我[illegible]）

（情[illegible]易[illegible]然[illegible]大酌[illegible]也[illegible]懼[illegible]也）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善[illegible]臣[illegible]僅以十六字）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善曰范[illegible]字彥[illegible]）

（[illegible]）

任彥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illegible]）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illegible]）臣素門凡流輪翻無取（[illegible]）

（[illegible]）進謝中庸退慚狂狷（[illegible]）

（[illegible]）

而一經不治篆刻爲文而三冬靡就（善曰漢書曰[illegible]）因寄鑽厲求學（[illegible]）

（[illegible]）

書無魏空彈叔巢躡屩（[illegible]）脚齊蒙徒知貧賤（善曰[illegible]）負

（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去秦而歸負書擔橐[illegible]）

（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illegible]）

既而分虎出

守以寠被見嗤持斧作牧以意（[illegible]）苡以與謗（[illegible]）

（[illegible]）

赭衣爲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爲民知井臼之逸（善曰漢書[illegible]）

（[illegible]）

以百年上壽既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illegible]）欲以安歸（善曰[illegible]）

（[illegible]）

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善曰司馬[illegible]）乘以東臯數畝（[illegible]）

（[illegible]）

撫帶朝夕闢外一區長望鍾阜（善曰[illegible]）

（[illegible]）

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善曰[illegible]）

會宗書曰惲超其也猶善鼓瑟漢書曰揚雄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也鄧曰起女聞舞世也好事謂相知者

禄微賜金而歡同娛老

善曰漢書曰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少好學爲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爲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爲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決而去道路觀者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鄭曰時廣得賜金歸與鄉人日同歡歸言我禄月微薄賜金歡娛同之

折芰燔枯此焉自足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釣魚大澤折芰而坐以葦爲肉以瓠盛酒琴書自娛又曰萬當與表公書曰所客蹋蹻乾魚飲水瓢在其中矣翰曰芰菱也可以藉坐也枯乾魚也

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

善曰孟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日暮遇之也漢書曰臣聞曰今天子接千

歲之統尚書曰湯放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大會然後即天子之位又曰武王伐殷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涘以祭不謀同辭不期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統曰暨丁謂眾武也此三千也晶應萬代千年之聖也武王有臣二千惟一心八百諸侯不謀而同會于孟津也武王大臣五

旨影也言人丁之人如影之附於身皆循武王矣

等離心功勲同德況首在頻與棓未毀締構

臣寔

草昧敢叨天功

善曰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爾雅曰棓謂之栭左氏傳曰臨去書日臣得死有命又曰鄭伯隸鄭子於武城又曰襄公臭楚子於穀陽書鄭人舍之吕寬夫也左氏傳曰楚子觀賦曰旬繾構之初也周易曰天造草昧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左氏文公命曰介之推曰爾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吕向曰同心同德言不離心也謂已爲齊臣武王有臣同心同德在晉謂在樒貫誠終未毀草莽老亦營事而以歸命也頫首也言屍脩在石樊未嬰則謂鼓啟勳終結構成也草昧謂初也叨貪也天功天子之功也

獄

訟謳歌示同民志而隆器大名一朝總集頓已

及躬何以臻此

善曰孟子曰訟獄者不歸堯之子而歸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翰曰訟獄謳歌之士也左傳仲尼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爾雅曰獄訟之事與歌謳皆歸於身武所執亦同一人之例器謂珪璋也總集謂集於身言見任用也躬身臻至也自歸其身不堪至此大官

故當以接閈白水列宅舊豐

五臣作鄰 善曰東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南陽人也爲人質厚少文上以其南陽人故親之漢書曰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鄉王吳與高祖同居豐沛良曰吳漢與光武同居白水鄉盧綰與高祖同居豐故近故云也

志捨讓

之尤存諸公之費

善曰東觀漢記曰初光武學長安時過朱祐宅祐留上行講竟乃共談笑及帝登位幸祐第問曰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也又曰初上學長安南陽人賢者往來長安負笈之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之費良曰善注

附拾青紫豈待明經

善曰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不待明經也吕向曰古人明經而取青紫

臣雲

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

善曰尚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孔安國曰哲智也鑿曰言吏部尚書才長銓衡拔人物也言吏部之任人要知人有若帝堯猶難之言知人為艱也

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

漢魏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許劭字子將汝南人也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又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人也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判官斷止仁分陳流稽數吏部是也雅謂雅道俗謂時俗言許郭有知人之鑒拔士人皆得其所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也

拔十得五尚曰比肩

善曰習鑿齒襄陽耆舊記曰龐統字士元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志曰顧劭好樂人倫策曰周瑜曰聖賢一日之事亦可得千里一士是此行而至也今天下一日不可無賢人才不求乎淵可養法

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

幼天機暫五臣作暫發韻無足算五臣作筭善曰魏志土
異王基於童幼莊子蚿曰今予動吾天機[illegible]曰王脩識高柔於弱冠擬句
外也論語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良曰其餘無所許取之外
未聞得失也偶有鑒識於童幼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
之異天分自知無足稱數也
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善曰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
民皆書美周與皇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拠正有牧已
山濤為選曹郎典選舉也世說[illegible]江山[illegible]為[illegible]有
萬里勢也翰曰毛玠魏尚書典選舉公方清正之士不在
壽與吏部尚書亦取正直之人以我比二賢一何遼遠若不
相及齊季陵遲官方淆亂莊子曰是非之塗樊然淆亂善曰毛詩序曰[illegible]
也上銑曰季末也陵遲衰落鴻都不綱西園成市善曰
亂也官方謂王政亦衰亂也
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勅州郡
公舉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
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東觀記曰靈帝則但太后臨朝
西園賣官自關內侯以下入錢各有差向曰鴻都學府也
人謂曲綴紀也於何善此金章有叙可之談華貂深不足之
數善曰金章紫綬[illegible]九十七人每朝小人黑貂蟬[illegible]時人[illegible]不足[illegible]
尾續[illegible]曰金章印也[illegible]不器華貂侍臣之服飾也貂
王偷為亂諺曰金章紫綬猶[illegible]可[illegible]人在位[illegible]故云
此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
矣論語子曰舜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善曰
南子曰人主之道[illegible]責成而不勞良曰善[illegible]豈宜妄加寵
私以之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
受交失善曰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大冠加
黃金璫附蟬為文翰曰言不可以私恩而加尊寵
之王事侍中之冠飾以黃金附蟬寵章也
也與封而家此者於公則失授於私則失受近世侯者
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善曰漢書曰蕭何以丞相
留收巴蜀使給軍食漢王與楚相距[illegible]關中後為酇侯寇恂[illegible]
漢書曰上拜寇恂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

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後封雍奴侯
翰曰緒業也參差不齊也蕭何留守關中常以食給漢王卽
位封酇侯也寇恂守河內收租四百萬石轉
給光武軍卽位封雍奴侯皆古有功而封或制勝帷幄
或門人加親之外吾不如子房可封萬戶侯善曰漢書高祖云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
武卽位拜節馬為大司徒曰孔子云自吾
有回門人益親可封為高密侯向曰善[illegible]或與時抑揚
或隱若敵國善曰[illegible]吳漢[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禮義[illegible]
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
東觀漢記曰[illegible]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車騎將軍鄧騭定策
[illegible]
功出[illegible]
列侯[illegible]
如桓榮善曰[illegible]或盛德如阜茂或師道
[illegible]
[illegible]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
[illegible]
外戚[illegible]或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
所附唯在恩澤善曰五侯王氏也漢書曰成帝昔封舅
王譚王立王根王商王逢時為列侯五
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漢書良曰漢元后弟王譚
皆以外戚之寵以列侯之爵
章漢有恩澤侯無功勳但以恩澤而封侯言我今封亦
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
心善曰[illegible]高祖功臣頌曰帝[illegible]翰曰疇
酬庸功也言我無功可酬又非儒德雖小人之性貪幸
祿豈獨無愧
於心者哉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

農而仕善曰東觀漢記曰桓老謂班超曰祭彤布衣諸生耳董仲舒仕不遇賦曰若不反身於素業莫隨世而轉輸東方朔戒子書曰飽食安步以仕易農銑曰諸生書生也素謂附業之業也仕謂得以代農故曰易農乃祖玄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凱任止牧伯善曰晉中興書曰范汪字玄平善言理為吏部郎後吏部尚書徐兗二州刺史也中興元帝也尚書即古元凱也刺史即古牧伯也左傳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元向曰玄平范雲高祖之父也道風謂妙達玄理秀出也中興謂東晉也刑法也多士衆士裁淺也元凱八元八凱皆堯之賢臣也言遠祖之任淺於元凱止又刺史而已牧伯謂刺史高祖少連夙秉高尚善曰王僧孺范氏譜曰汪生少連彥曰秉執也高尚不仕也所富者義所乏者五臣作非時善曰富義謂賤于東方朔魏都賦曰閑居蓄養室通心退富仁寵義鏡曰義謂言行合宜也翰曰時不逢諸侯為之止沒則千木之德自解紛也孝書人常曰

文三十八　三十七

惜李賢不逢時濟曰富不義謂富方道也所之非時言當太平之時善曰王僧孺范氏譜曰少連太子舍人餘杭令翰曰東朝謂經任宋太子舍人出宰為下邑所居也薄宦東朝謝病下邑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五臣作固善曰劉璠梁典曰齊永元初雲為廣州刺史因發家居久之為國子博士梁書曰天監元年雲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良曰先志謂先祖隱逸之志將庶幾不忘之亞次也今茲首夏將亞冢司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遠達善曰東觀漢記馬援與楊賓書曰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月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上書訟之然日當為月字之誤也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爽欲遁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翰曰連千秋白園寢郎論戾太子事一日超九級至大鴻臚荀爽從徵聘一歲登台司經九十五日言此二人之遠不足比於我也臣雖

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善曰尚書伊尹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銑曰言雖無識好利至於名實不當損國害身亦知不可故不敢欺冒而進達也陛下不棄菅蒯苦怪切愛同絲麻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向曰菅蒯草名可以為索雲自喻也言不以我下材而棄與絲麻同也絲麻喻賢良也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善曰孫東幽憤詩曰內負宿心王隱晉書曰戴逵表曰不宜違人之素志平生言謂與帝相知之時有隱逸之言聽覽猶耳目也無復貳辭謂不移平生之言也衿五臣作微臣所乞特迴寵命則彝章載穆微物知免表善作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善有臣雲誠惶以下六字良曰乞請也言哀我所請迴此榮寵之命言常法則和穆也微物雲自謂也免謂免咎責也

文三十八　二十八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劉璠梁典曰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銑曰蕭遙光為揚州史餘同善注

任彥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濟曰任昉為始安王作表故本集云王言撰集者因題舊文而錄之言求賢人雖暫勞得而任之則君上垂衣拱手永為逸樂方之疏壤取類導川善曰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掘地而注之海國語太子晉曰伯禹疏川導滯也向曰疏通導引也通壅引川則溺者安任賢用能則亂者理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善曰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河上公注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曰孔子曰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纊塞耳所以掩聰也纊古晃字纊古續字音義並

同莊子曰聖人合天下爲符璽以信之潘曰莊以觀纘
以籦聽言天子之道潛謂而信萬口外如符璽焉若也符
璽印**六飛同塵五讓高世**善曰漢書爰盎謂文帝曰陛
下有高世之行三陛下從代
也東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至代邸
西向讓天子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
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老
子曰和其光同其塵良曰言今塵迹與之同**白駒空**
谷振鷺在庭善曰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
束其人如玉又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
客戾止亦有斯容翰曰白駒賢者所乘空谷言賢人出仕
而谷空也振衆也鷺白鳥也以喻絜白之士在庭謂在王庭
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善曰司馬遷書曰僕之先
人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
閒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鶡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
屠牛皆海內荒亂立爲世師銑曰隱鱗謂君子如龍之隱
也卜祝謂嚴君平也藏器謂藏名國之器也屠
謂太公屠牛於朝歌保謂伊尹爲庖家之傭保也**物色關下**
善曰列仙傳曰關令尹喜內學老子西遊先見
委裘河上其氣知眞人當過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晏子

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實詹公聽管仲而趙襄子信
王登此之謂委裘然委裘謂用賢也神仙傳曰河上公莫知
其姓名也常讀老子道德
經漢孝文帝駕從而詣之**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
兼采善曰王褒講德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張璠易
莊序曰蜜蜂以兼采爲味也濟曰製裘非一狐之
皮求美以兼采衆味
論爲國者信賢衆賢**而**善曰而字**五聲倦響九工是詢**曰
鬻子曰昔者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漢書劉向上疏曰舜
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尚書曰禹作司空弃作后稷
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
樂龍作納言凡九官良曰大禹以五聲聽理三官也詢問
也九工謂九官謂六府工事之官
言天子倦以聲聽故問於九官**寢議廟堂借聽**
善曰說苑晉東郭氏曰肉食者失計於廟堂之上藿食得
不肝腦塗地班固漢書匈奴贊曰廣與忠謀
輿皁
臣相與議事於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左傳
藏僖伯曰若夫山林川澤之實皁隸之事翰曰廟堂謂肯
臣輿皁賤士也言寢息廟
相之議借聽微賤之言**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

欲使名實不違僥倖路絕善曰鄧析子曰循名責實
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
職也禮記曰子曰小人行險以徼幸徼古堯切銑曰任事
謂始安王揚州刺史義兼家邦理國爲國家也言欲所任
人皆取實材而絕徼
倖徼倖苟且也**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善曰說苑
晏子曰芳也之魚入於勢門謝靈運宋書序曰下品無高門
上品無賤族王隱晉書曰祖約素有清裁否而不俗向曰
勢門謂權勢之門格當也言
勢門之人有清談者猶當之**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
貌善曰左思詠史詩曰世冑躡高位英俊沈下僚
位官也言英俊之材居於下僚豈可以位年貌而不用
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
葉重光海內冠冕善曰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之元
梁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暕字思晦
大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寂文憲公太子也王
儉爲寶碑亦云寶字思晦據此及梁書則與及碑誤也暕
中興書曰王祥弟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曇首生約宋
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也尚書曰宣重光晉中

興書吏部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也良曰七葉謂自
王祥以下至暕父曇首凡七代冠冕不絕故云重光而謂海
內所仰**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善曰崔南子曰神清者昔
美也故不能亂其氣張揖注
銑資氣早茂才藝足任尚書曰允迪厥德禮曰以樂德教國
子中和祗庸孝友翰曰迪蹈也言神情俊茂允蹈中和之
氣**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善曰衛玠別傳
書曰衛玠字叔
寶好言玄理拜太子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
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也王隱晉書曰王平子胡毋彥
國諸人皆以放任爲達或去衣幘露醜惡同禽獸樂廣笑曰名
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故以暉映**
先達領袖後進善曰孫盛晉陽秋曰裴秀有風操十餘
歲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向曰暉映光明也領
袖可爲人之儀則**居無塵雜家有賜書**善曰
晏交遊門無雜賓漢書曰班斿與兄嗣共學家有賜書
好古之士自遠方至濟曰塵雜謂塵俗班彪家有賜書此
言陳家
亦有**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疏道**

親（善曰陸機…遇之藏…書曰…不拘禮數…發言自有…毛詩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尹文子曰…名位…不才…物不親己…在貧賤…不違物…不肆己…親疎…乎勢利…不才…侔乎不當…仁賢也…遠…道…物也）養素丘園（曰善…養素…有終）台階虛位（翰曰素樸也台三台星…三公也言此人守樸在丘園則應三公之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五臣作…善曰…孟子曰夏曰校…庠學則三代共之…殷曰序…植求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此人行…公朝則萬人皆…而…望焉）豈徒習今…

可稱孝公不二而已哉（善曰…晉書曰…頭…僧孺…大…人也…孝子…黃…中…高祖…見…表…曰…令君之子也…李固字子…見表…小…子也…學…方之…多…其…句曰言…以之…）

前晉安郡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善曰…）

〈文選三十八〉 三十五

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爲養亦傭書成學（善曰…王僧孺字…東海郯人也六歲…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爲官傭書以供養…投筆…曰大丈夫…封侯…傭書…久事筆耕…東觀記…耕…王…好學…以…爲人傭書以供…）

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善曰…續晉陽秋曰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漢書曰路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又曰…孫敬…入學編楊柳簡以爲經…在太學…）

先言往行人物雅俗（善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人物曰…雅俗曰…）

〈文選三十八〉

之雅俗矣（翰曰…右…言…不備知…）甘泉遺儀南宮故事（善曰…漢官…曰天子出…甘泉…長安…漢書曰…故事…南宮…）畫地成圖抵掌可述（善曰漢書…以爲故事…中郎…曰…畫地成圖…抵掌…）

豈直鼮鼠有必對之辯（善曰…）竹書無落簡之謬（善曰…爲郎…以…）

昧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善曰…）

〈文選三十八〉 三十二

並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善曰尚書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善曰…云云）

爲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善曰…字…五臣作…）

（…晉書曰…東郡…封…向曰…此表…兄賁…龍…蓁…天子許焉…）

任彥昇

臣蓁言五臣有一字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奔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勳蔭光錫土宇臣賁世載五臣作載世承五臣作以家允膺長德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褚淵長子賁字蔚先官至散騎常侍上表稱疾讓封與弟蓁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韋昭曰載成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也濟曰司徒官名掌國邦封也勳功錫賜也土宇謂南康郡也卿大夫稱家允信膺當也言兄賁信當年長而復有德所以可承家業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善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都賦曰躧脫屣於千乘良曰言兄賁知止足之鑒現所封視如脫屣棄擲也遂乃遠諮推恩近萃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貳善曰左氏傳公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翰曰諮謀也言推此恩致於所親近萃聚也重事臣謂以國讓也弘大也言大義有歸匹夫之言已執匹夫之志無二心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善曰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仁建武初先來詣闕封武始侯上書讓封丁鴻字孝公襲封陵陽侯上書讓國於弟盛不報鴻乃亡去與鮑駿遇於東海駿責之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武王其子當嗣侯以父遺勑違詔不受有詔書下候遂逃去後理門受也丁鴻卒子鴻當嗣上書讓於弟弟不受遂逃去後理門生鮑駿諫之鴻乃感悟因還就國此理屈也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稟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惟情事觸目崩隕善曰禮記曰繼別為宗鄭玄曰別子之嫡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天道無終而云終天永訣之辭也宗貫

 三十三

翰曰東騎靈(?)誄曰游(?)魂既掩泉(?)然天漢幽褒(?)帝命永存曰今奈何兮一舉與終天而(?)子不反也向曰先臣謂父也大宗謂伯父宗紀(?)絕謂無嗣也纂繼也承大宗之事父在昔之命則理絕終天之哀長思此情觸目則心搖墜矣若使賁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善曰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節吾弟同善注是廢德舉豈曰能賢善曰左氏傳曰宋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良同善注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爾善曰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以薪樵為生後漢書曰王丹免官投藝草澤以己宣不任善作謝承後漢書曰草澤以遂己志不見免當投竄草澤以遂已志不任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爾善曰東觀漢記曰丹款之未聞錐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善作以下二字

 三十四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善曰吳均齊春秋曰竟陵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太宰蕭子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贈太宰文宣王子良太宰丁書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銑同善注

任彥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善曰尚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孔安國曰言當立其善風揚其聲班固漢書贊曰傳序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向曰列西征賦曰非惟吾明邑號千人誠諸故老造臣帝郤社稷獻猷(?)徽美烈業刊削也言風猷美業既沒必資於不可刊削之書故老既沒以資於記不可削刊故云不刊也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緗落簡善曰司馬遷書曰藏諸名山毛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勑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故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

尚書積如山故曰府。延閣廣內祕書之府。又曰尚書有青絲
編目錄。廣曰蓋猶質易也。延閣書府也。言著書藏名山則
恐山名移易。置諸書府則傳於後。
猶懼殘毀言不如立碑之長久也。**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
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善曰虞書曰郊祀高祖以配天
酈善長水經注曰泗水南有泗水亭漢祖碑前有碑延熹
十年立。家語季孫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賢明易道以為素
王。或若天將欲素王之乎何其盛也。沂水南有孔子舊
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良曰善注。**由是崇**
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女
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
西河之人疑女於夫子。七略曰。良曰洙泗之間是崇師。退居西河。西河之人皆疑之以
為夫子是擬迹也。**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善曰尚書曰伊尹
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
愧恥若撻于市。良曰伊尹恥其君不
如堯舜是尊主。令言禹者變文也。**故精廬妄啟必窮鐫勒之盛君**

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
顏善曰東觀漢記曰王阜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
不見聽。私出。謝承後漢書曰(?)……為立碑頌……
一歲也。周公召公伊尹顏回也。典引曰。孕育甄陶……
向曰精廬。謂寺觀也。一城謂牧宰。言寺觀之闕牧宰之美猶
尚刊勒碑頌。況竟陵王有周公召公之化伊尹顏回之德
不立銘
紀也。**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
形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善曰漢書文帝謂
絳侯為丞相。袁盎曰
曰丞相如有驕主色。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
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
之事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也。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
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翰曰社稷之臣主在其
其事主亡則行其政令言義理形見是社稷臣也。嚴尊也。
尊王配天謂與
周公同功也。**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

道退無苟利之專善曰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
于內。公羊傳曰大夫出竟有可以安
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左氏傳曰子產曰苟利社稷死
生以之。良曰體國謂為政化之體以正朝廷。出藩謂為剌
史也。入守謂為司徒也。進思以告君
之美道。退不苟且於利以專擅其事。**五教以倫百揆**
時序善曰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納
于百揆百揆時序。銑曰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
恭子孝。倫理也。揆度也。百事皆有次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
業述作之茂善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
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易云日新
之謂盛德。鄭玄禮記注曰作
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一言一行之善者。藝道藝也。述
作謂著文章以述明聖之義。**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
無得而稱焉善曰論語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東觀漢記曰。上
曰在家何業最樂。對曰為善最樂。上嗟嘆之。論語曰齊
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向曰小才能之

人於大道非兼濟之事。且獨樂一**人之云亡忽移歲序**善曰
善者亦不得可稱而況大者乎。
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鴟鴞東徙松檟成行**善曰言成王未知周
公之意。故周公東居避亂。時之讒也。蒼猶以鴟鴞之詩
貽王。王亦未敢誚公。春秋曰。翰曰周公既有管蔡之讒不欲事而子良
又痛吳均之語。春秋曰。翰曰周公既有代宗之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詩
以遺王名之曰鴟鴞。鴟鴞惡鳥也。說苑曰梟與鳩遇鳩曰子安之梟
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能
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左傳伍
子胥曰樹吾墓檟。濟曰松檟木名。言成行者明年月深遠也。**六府臣僚三藩士女**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子良為會稽太
守南徐州刺史。又為南兗州刺史。謂之三藩也。良曰六府子良
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竟陵王
也。**人蓄油素家懷鉛筆**善曰揚雄書曰齎油素四尺
鉛槧行誦文書。翰曰蓄猶也。油素絹也。鉛粉筆也。所以理書也。**瞻彼景山徒然望慕**

昔晉氏初禁立碑善曰晉山謂東也毛詩曰吁彼景山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曰望慕結不解晉令曰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獸銑曰景慕行謂高山仰止也言諸府士女皆積德表贈望王之景行空谷宥墓願欲立碑魏舒之亡亦從班列五臣作例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爲之者竟免刑戮罪善作致之者反蒙嘉歎善曰陳留志曰阮略字德規爲齊國內史爲政表賢化風大行卒於郡隨人欲爲立碑時官制禁碑自后從娉舒以丁皆不得立碑郡人思咏不已遂共冒禁立碑狀後詔闕從罪朝廷聞之才歎美其東說曰晉時令嚴碑老人得作碑不可從輒舒死特賜之碑泯滅也爲寫作文者置立也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善曰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向曰被及也言人有大功如其仁者中者則可任爲常均之外故太宰淵丞相嶷親賢並軌即爲

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善曰褚淵碑王儉所作豫章文獻王嶷碑沈約所作翰曰太宰褚淵丞相豫章王嶷並有功於國親賢二公皆爲建碑乞依此例以求刊立也其於駐蹕長陵輔軒不知所適寧容使長想九原撫顏閏識善曰漢書曰上幸長陵還有司奏言長陵在渭北去長安三十五里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子乎翰曰人君出行必有所駐蹕言王陵墓存者車駕之所向顧望猶有嘆息之懷而無碑使無所聞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綱之弘然預賓客之禁奚名恭府累忽焉二紀善曰宛平陽建武中禁諸王賓客善曰宛平府策名委質左氏傳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翰曰臣里閭也孤賤無才人既長名自顯明以大德

也言我遂依碑之策策賓客游王門之法得委質事太宰已經二十四年慮先犬馬厚恩不答而弊五臣作斃惟毀盖未存螻蟻珠襦玉匣遽飾幽泉善曰列女傳曰梁寡高行曰妾之夫不幸早死先犬馬填溝壑也戰國策曰安陵君曰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先犬馬死矣禮記仲尼曰吾聞之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戰國策曰莊辛謂楚王曰大王先日黃泉蓐以螻蟻又曰蓋黃泉下三等諸侯王玉匣皆以金縷珠襦玉匣以爲飾也蒼頡篇曰東方朔傳王前先死不得報恩故云也銑曰言先死不得報恩以玉匣飾幽泉恐我未報太宰已在幽泉陸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善曰北陵塞也謂北陵之所也良曰南浦南郊也北陵王葬處既曲逢前施實仰觀後澤使杜預山頂

五臣作立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善曰晉陽秋曰杜預好爲身後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下一立峴山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向曰杜預字元凱其先京兆人也爲荊州刺史有遺愛於民也襄陽耆舊記曰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爲荊州刺史德化大行後遂有碑臨表悲懼言不自宣善有臣載以下五字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八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 善曰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拜斯為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以作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秦者紙為其主游間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後始皇帝以斯為丞相及二世信趙高之譛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也良注同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銑曰吏百官也昔者善本無昔字穆公求士向曰士謂賢才也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善曰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閒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史記曰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許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議國事大悅授之國政 翰曰戎宛小國名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善曰史記曰百里奚讓繆公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左氏傳曰晉殺丕鄭丕豹奔秦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杜預曰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善本無而字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善曰史記曰秦用由余計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翰曰產生也孝公用商鞅於兩之法向曰公孫鞅衛人也號為商君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善曰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又曰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脩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三年百姓便之天子致胙諸侯畢賀也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善曰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子卯封鞅為列侯號商君卯五剛切 翰曰舉拔也今秦之治國因此而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云孝公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又攻韓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史記云孝公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又曰武王立張儀死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之然遂三川是武王時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疑此誤也三川韓界也 良曰秦王惠王始稱王張儀魏人也 銑曰拔除也上郡地名漢中蜀地名包九夷制鄢音偃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子容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善曰九夷屬楚夷也鄢郢楚二都也蓋秦令人據之也成皋縣名居之東境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漢書音義文穎曰關東為從史記曰惠王卒韓魏齊楚皆賓從 銑曰包兼也九夷蠻夷通稱鄢郢楚都也成皋地名膏腴良地也壤亦地也關東為從關西為衡從者關西六國合而攻秦用張儀之計散之而不得合也施惠也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善曰史記曰武王卒立異母弟為昭襄王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羋戎為華陽君魏冉為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諸侯秦王乃免相國逐華陽君關外春秋保乾圖曰光盟害蠶食天下高誘淮南子注曰蠶食盡無餘也 向曰范雎魏人也穰侯魏冉秦相也華陽君羋戎也皆秦之用事者也杜塞也言如蠶之食桑此上善本無上字四君皆以客之功翰曰四君穆公孝公惠王昭王也以用也此數人者皆非秦人故云客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善曰負猶罪也向使四君却客而

上書

文選三十九 一

二

不善本作弗字納疎士而不善本作弗也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崐山之玉有和氏善本作隨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纖五臣本作纖纖息廉切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徒河之鼓善曰新序舟人固桑對晉平公曰夫劒產於越珠產江南玉產於昆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隨侯之珠越絕書曰楚王召歐冶子干將作鐵劒二枚二曰太阿[illegible]纖離蒲梢皆馬名郭璞注曰鼉皮可以冒鼓也濟曰和氏璧卞和之璧太阿劒名以翠羽為鳳形而飾旗也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五臣本無可字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駃決騠啼不實外廄善曰周書曰正北以駃騠為獻廣雅曰駃騠馬屬良曰犀角象牙也駿騠良馬名廄馬室江南金錫不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所五臣作可字以飾後宮充下陳善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也銑曰充滿陳列也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於元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古老切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善曰說文曰珥瑱也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者也此辭阿義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善以為之佗皆類此銑曰以宛珠飾簪傅璣飾珥珥瑱也縞繒帛也出阿縣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善曰隨俗雅化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向曰冶美也窈窕美貌美女出於趙也夫擊甕於貢扣善本作叩字缶甫友彈箏搏髀陛而歌嗚嗚快耳者眞秦之聲也善曰說文曰甕汲缾也缶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翰曰搏擊也髀股也嗚嗚歌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善曰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樂動聲儀曰舜樂曰簫韶又曰周樂伐時曰武象未均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也余廣曰韶一作招也銑曰桑間地名而有鄭衛桑間之樂皆淫樂也韶虞舜樂武象周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五臣本無者字何也快意之善本無之字當前適觀而已矣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非所五臣本作可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濟曰跨據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

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善曰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是以地無四方人善本作民字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向曰率土之內皆為王臣何四方異國之有乎四時交會充於內鬼神祐護降福於中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善曰鄭玄[illegible]注曰黔首之謂也銑曰黔首民也業事也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裹足不入秦良曰言雖裹足以徘徊秦而不得入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善曰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糧者也說文曰齎持遺也翰曰藉借也寇賊齎遺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

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五臣本作益內自虛而外以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 善曰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不欲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焉 濟注曰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 善曰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三輔黃圖曰未央有曲臺殿如淳曰縣衡銓之衡也言其法度於其上申子曰君必有司法正義若持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 良曰由秦所居宮名懸衡懸去聲也畫地不犯殺令也胡越秦之邊國也 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子容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 善曰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為王號為張楚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蘄以耳為校尉 據引也言相引以兵援也 銑曰晚節末路秦二世時也叩擊也函谷關名咸陽秦所都也 何則翼辭 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 翰曰言秦之攻也 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 善曰史記曰秦蒙恬北逐戎狄 翰曰言胡上射飛鳥下獵伏兔也言胡人馬盛多於此 鬬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屬猶連也言轉輸千里不絕於此 言諸國并力為吳拒漢 何則彊趙責於河間 善曰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辟彊為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之地 銑曰責求也趙大國故云彊也餘文同

六齊望於惠后 善曰張晏曰高后封齊悼惠王子為王言六者不并今呂台為呂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漢書曰文帝閔齊悼惠王子為列侯者皆為王於是分齊為六國 東王也 向曰惠帝時齊悼惠王入朝呂后欲殺之齊獻城陽郡為魯元公主湯沐邑 城陽顧於盧博 善曰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章王城陽興居王濟北與居謀反死盧博濟北所封濟北縣也 章為城陽王喜嗣故顧念而恨也 三淮南之心思墳墓 善曰張晏曰淮南王安衡山王勃廬江王賜三子皆淮南王長子也漢書曰淮南王長廢死文帝憐淮南王不軌失國乃立其三子為王 言三子皆思墳墓思其父見遷殺也 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 善曰孟康曰不專救吳也若吳與天子為敵不能為吳也 良曰言諸侯各有其意故云不能為吳也 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善曰蘇林曰邯鄲趙都也長沙名青陽也 銑曰言胡越共來攻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 善曰國語曰越人之兵以遏越人之糧 濟曰也陽假言吳恩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下而敗於趙終無益故

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為大王患也。[illegible]

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善本作底字）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illegible]

今臣盡智畢議，易（亦）精極慮，[illegible] 則無國而不可干（善本作奸字）；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illegible]

然臣所以（五臣本無所以字）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善本無也字），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illegible]

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illegible] 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沈患（善本作湛患）。[illegible]

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illegible] 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illegible]

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illegible] 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illegible] 深割嬰兒王之，[illegible] 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illegible] 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illegible] 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illegible]

或慎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善曰如淳曰新垣平言鼎在泗水中臣望氣汾陰有金寶氣鼎在其中鼎迎則不至若吳之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汝臣不可得也服虔曰過誤也 翰曰前言宜於象新垣平中言恐周鼎復起下言新垣過計失國亡由邪臣許詐故易引此爲諫言王爲此詐則吳嗣必不在於世矣過詐也

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善曰應劭曰章邯爲雍王高祖以下齊其城破之又曰燒棧道言高祖涉所燒之棧道也史記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也言攻之易故不留留也 濟曰高祖自漢中絕所燒之棧道至雍以灌章邯而破之兵不稽留收散善本作散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善曰如淳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 濟曰收秦兵倦之兵以北函谷關而破項羽西楚則項羽所稱也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善曰如淳曰荊亦楚國項王號也 良曰出擊上文荊則楚也此

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善曰孔安國曰言國家了可幾危得之也 銑曰言羽等爲強猶尚見破國家若不可不慎其幾微也事謂深也

於獄上書自明一首

鄒陽善曰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游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也 向曰陽齊人也欲不爲苟合介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嫉等疾陽讒同善注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善曰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爲君又曰畏畏其不成也列士傳曰荊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太子曰吾知其然也 翰曰燕太子丹使荊軻往刺秦王使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而畏其事不成衛

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善曰蘇林曰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食昴 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也 濟曰秦使白起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爲應侯所害事不成故云昭王疑也是時太白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蝕爲蝕于趙也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良曰變動諭明也兩主燕太子秦昭王也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善曰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訊考三日問之知窮詐謂不也 銑曰言左右不明不敢斥其王也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五臣本無而字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者善本無昔字玉人獻寶楚王誅之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曰不也王以和爲誑

是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則其右足也 向曰十和得王璞獻之楚武王武王以爲非玉刖其左足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善曰史記曰趙高案治李斯具五刑論腰斬咸陽市 向曰李斯忠諫秦二世而具五刑 胡亥二世名也是以箕子佯狂善本作陽字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爲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翰曰箕子見紂無道佯狂爲奴接輿避世之亂亦佯狂而避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善曰以其詐詐故令後之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善曰史記曰比干彊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爲鴟夷鴟夷榼形 翰曰比干彊諫紂剖其心而觀焉子胥諫吳王吳王賜之死取其屍以鴟夷之革沉之於江鴟夷以皮作鴟形臣始不信乃

今知之（良曰知忠而獲罪也）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善曰漢書音義曰或伸不相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文穎曰傾蓋交蓋駐車也又曰家語曰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 銑曰言人不相見自少至老其猶若新而情若相得傾蓋之間有同故舊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善本無之字）事（善注同 向曰樊於期為秦將得罪於秦而逃於燕荊軻見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何如於期曰為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於秦王王必喜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於期從之遂自刎藉借也丹即燕太子丹）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古頂切）以卻齊而存魏（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 翰注同）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

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善曰戰國策蘇秦謂燕王曰信如尾生又曰史記蘇秦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翰曰蘇秦於天下則反覆無信於燕則出有尾生之信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善曰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欲誅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 良注同）何則誠（善本作成）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決）騠（音蹄）（善曰駃騠駿馬也 銑曰王怒其讒者而轉重蘇秦而更以珍奇之味食之駃騠駿馬以食秦也駃騠駿馬）白圭顯於中山中山（善本少一中山字）人惡之於魏文侯（五臣本少一文侯字）文侯投以夜光之璧（善曰言白圭拔中山而尊顯而人讒相於）

文侯（向曰文侯不信讒者而更親白圭而贈以寶玉也）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詞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頻忍切）腳於宋卒相中山（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三相中山尚書刑曰臏者脫去人之臏 郭璞三蒼曰臏膝蓋也 翰曰司馬喜為宋所刖而說中山之君而王以為相也臏刖也）范雎摺（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善曰史記曰范雎嘗事魏中大夫須賈使於齊襄王賜范雎金十斤及牛酒須賈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魏齊使人笞擊范雎折脅摺齒范雎得出亡入秦為應侯 廣曰范雎為魏相魏齊之所笞擊折脅摺齒得出入亡秦說秦王王以為應侯也）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平）之河

徐衍負石入海（善曰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莊子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 應劭曰雍州之河也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 銑曰申徒狄雍州之人也負石自沈於河徐衍亦負石入海中）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人主（善本作上）之心（善曰新語曰窮澤之民身不容於世言皆義不苟取比周 翰曰朋黨在朝廷以移主上之心比周為權杖類曰比近也周密也）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善本無路字）繆公委之以政（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乞食於路而穆公委之以政 甯戚飯牛於（善本無於字）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而擊牛角疾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善本無者字）豈素宦於

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
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
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 善同
向注 向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去之魯君季氏故云聽其說 宋信子冉之
計囚墨翟 善曰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未詳 翰曰宋用子冉而囚墨翟 夫以孔墨
善本作墨字 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 翰曰宋魯[illegible]
故云危也 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善曰國語伶州鳩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 賈逵曰鑠消也衆口所惡金為之銷亡積毀 又曰讒毀之言骨肉之親謂之消滅 是
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
彊威宣 善曰言齊任子臧故威宣二王所以彊盛史記曰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 張
晏曰子臧越人也 良曰秦穆公取由余於戎而用之穆公為霸王齊用越人子臧而威王宣王所以彊盛 此

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
觀垂名 善本作明 當世 善曰公聽無私也並觀無偏也尸子曰論是非者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 銑曰奇偏也公聽並觀言無私也 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
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也 五臣本作矣字 善曰史記曰舜弟象傲常欲殺舜 尚書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 向曰丹朱堯子而不肖也象舜弟常欲殺舜管叔蔡叔皆周公弟也流惡言以誣周公則為骨肉而人於堯舜周公不干父兄之德故為讎敵也 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
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 善本作五霸 不足侔而 善本無而字 三
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

說田常之賢良 善本無良字善同 翰曰五伯齊桓秦穆晉文宋襄楚莊也作比也三王禹湯武也 齊曰捐棄也燕昭王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因伐燕燕國君噲死子之亡信可棄也齊田常殺簡公而立平公以常為相五年齊國政皆歸田常何足悅也 封比干之後脩孕婦
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 善曰應劭曰紂剖姙者觀其胎產 良曰紂剖比干剖懷孕之婦武王封其後而脩其墓 夫晉文公親其讎
而彊霸諸侯 善曰張晏曰寺人勃鞮也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鞮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寺人斬其袪及入寺人求見公辭焉見呂郤畏偪將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郤之謀告公章昭曰寺人宰內秩也勃鞮字伯楚 銑曰讎謂寺人勃鞮為晉獻公之逐文公斬其袪文公即位用其言而免呂郤之難 雖以 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 善曰左傳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此之謂也 銑曰仇謂管仲為公子糾射桓公中鉤 何

則慈仁殷勤誠加 善本作嘉字 於心此不可以虛辭
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
而卒車裂之 善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 良曰車裂之
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
其身 善曰史記曰越王句踐滅吳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種見書稱疾不朝人或讒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種自殺矣 是以孫叔敖三去相
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 善曰列女傳曰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乃為人灌園也 向曰孫叔敖楚人為令尹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罪也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使使往迎子仲子仲與其妻逃去為人灌園也 今

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五臣本作賜。見情素，善曰：戰國策曰：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王，竭心盡知，示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五臣本作愛於士，善曰：於士，所未與所愛惜也。則桀之犬善本作猶字可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由，善曰：雍門由，許由也。蹠，盜跖也。韋昭曰：[illegible] 非其主也。蹠音之石切。[illegible] 翰曰 [illegible] 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濟曰：人人與有 [illegible] 可使者。然則荊軻沈善本作湛字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善曰：[illegible] 七族 [illegible] 呂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 [illegible] 要離曰：臣請 [illegible] 吳王曰：諾。[illegible] 燔其妻子而揚其灰 [illegible] 要離 [illegible] 走見慶忌，因以劍刺之。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善本無路字。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帶輪囷去倫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善曰：[illegible] 丁大反也。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illegible] 蟠，曲 [illegible] 容謂 [illegible] 杜預左氏傳注曰：容，形容也。銑曰：柢，根也。蟠木 [illegible] 由本也。柢，本也。輪囷離奇，[illegible] 高下也。萬乘，天子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秖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善曰：[illegible] 向曰：[illegible] 重者人不以為德，故 [illegible] 也。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翰曰：蒙，被。術，法也。伊管，伊

尹、管仲也。龍逢、比干，皆忠臣也。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善本作治字。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善曰：[illegible] 小雅 [illegible] 曰：[illegible] 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善本無也字。翰曰：襲，[illegible] 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善曰：[illegible] 晏曰：陶家名 [illegible] 為鈞 [illegible] 引五子 [illegible] 能制器者大小比之於天 [illegible] 遠邪 [illegible] 良曰：陶鈞，造瓦器者，制方圓大小，任其所欲。[illegible] 莫不向風比之矣。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善曰：聖人 [illegible] 不為卑亂所牽，蘇秦曰：眾口 [illegible] 謝良 [illegible] 語 [illegible] 已衆心成城，衆口鑠金。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五臣本有以字。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善曰：

戰國策曰：荊軻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畏慕大王之威 [illegible] 又曰：荊軻 [illegible] 其七族 [illegible] 匕首 [illegible] 其事 [illegible] 故曰匕首。[illegible] 而使用文王 [illegible] 呂尚 [illegible] 伯 [illegible] 太公俱 [illegible] 為 [illegible] 秦王 [illegible] 見 [illegible] 先言於秦王 [illegible] 荊軻以匕首 [illegible] 公以歸 [illegible] 若烏鳥之聚 [illegible] 以共成王業也。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 [illegible] 卒遇其成王功，如烏鳥之聚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善本作義字。獨觀於昭曠之道也。向曰：拘攣，淺近。昭曠，大明也。今人主沈於善本無於字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善曰：漢書音義曰：[illegible] 為左右便辟侍帷幄，臣妾所見牽制。翰曰：沈，溺也。帷牆，妻妾所居也。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

也善曰不羈謂才行高卓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淳列士傳曰鮑焦怨世不用已采蔬於道子貢難之曰非其世而采其蔬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蔬即古蔬字 濟曰不羈賢才無所拘繫也驥良馬也皁飼牛馬櫪也餘文同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上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尚書注曰砥磨石也論語曰子罕言利 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廻車善曰晉灼曰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古古未詳 良曰惡有勝母之名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朝歌而歌與所用心故避之 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五臣本作巖穴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五臣本無者字 [illegible]曰恢廓大也[illegible]

進會進也

【選三九 十七】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向曰是時天子方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因上疏諫之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illegible]要離曰吾嘗以[illegible]王子慶忌追之江上而不能及[illegible]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兕虎[illegible]戰國策范雎曰夏育之勇焉而死 翰曰孟賁夏育也 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善曰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也[illegible]清尊之意也 濟曰軼才過於衆也駭驚也不存謂勢不可以存也屬車從車也言犯清塵不敢指斥之也 輿不

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善本無施字 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弧父以道傳羿羿傳逢蒙也 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良曰起轂接軫言夷狄不遠矣軫車後橫木 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善曰張揖曰銜馬勒也橛騑馬口長銜也家語子曰汎掃清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我善治馬前有銜橛而後鞭策之威 銑曰馳行[illegible]也 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善曰毛詩曰[illegible]春秋吳為丘墟也 向曰豐草[illegible]也 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善曰[illegible] 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銑曰萬乘天子也 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於未萌[illegible] 向曰萌始形見也 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銑曰忽輕也 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善曰[illegible]中之也 [illegible]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illegible]

【文選三十九 十八】

上書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 辛然乘之本在相[illegible]之前而今在後故獻此 流注同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子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
翰曰全謂安全之道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
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堯無置錐之地於
後世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立為天子誠
得其道者也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
王術也善曰不絕其明上合天心也高誘淮南子注曰三光日月星也濟曰不絕其明者舜禹湯武與天合
德日月不食五星不悖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善曰父子喻君臣也孝經曰父子之道天
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置五臣本無置字直諫則事無遺
策功流萬世良曰遺失也臣乘願披心腹善本作腹心而效
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銑曰

惻怛痛也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
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
將絕也向曰縷絲縷也三十斤曰鈞不測言至深不可得知也馬方駭鼓而驚
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
深淵難以復出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士也位卑謀大殆非子之任
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旁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
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其高墜入于深其危必矣亥曰吾已矣翰曰駭驚也鼓擊鼓也
鎮壓結續也其出不出間不容髮善曰蘇林曰言所以取福正在今日言其微切
其急曾子曰律歷遞相治也其間不容髮矣濟曰事之幾微切急其間不容一髮言改其過謀修其政道不可失於今
日也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善曰晉灼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是百舉不

陷也良曰言雖百度舉措不失善道無盡脫於禍也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
難於上天變所以善本無以字欲為易於反掌安於
泰山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卵其上公曰危哉論語曰丹
天之與階也反掌言易也孟子曰武丁有天下猶運之掌也春秋保乾圖曰安於泰山與日月合符銑曰欲為謂逆之計變
改也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善本作弊字無窮之
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
盡也向曰極窮究盡也而欲乘累卵之危走奏上天之難此
愚臣之所大惑也翰曰惑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
其迹者卻背而走迹逾多景逾疾不如就陰而止
景滅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景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迹逾多走愈疾而景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

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景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濟曰景喻身也欲人勿聞莫若勿
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濟曰湯其一人炊之
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善曰漢書音義曰
滄寒也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濟曰滄冷也不絕之於彼而救
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無以異於鑿渠而
止水抱薪而救火也良曰不絕於彼謂逆謀也救之於此謂以從求福也養由基楚之善
射者善本有也字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
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善本作乃字百
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善曰戰國策蘇厲謂
周君曰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銑曰言養由基所得百中者百步內耳言己為謀深遠與人相比

引衰中未解持弓夕擗持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善曰服虔曰基胎始也向曰基初胎然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哉（善本無哉字）泰山之霤（力救）穿石單極之統（五臣本作綆）斷幹（善曰自從也霤為韓曰泰曰統古綆字單盡也極之綆以汲井上曰又之幹當為汲者所契傷也山之水霤久而能穿其石也綆索也幹井上木也言盡於井索汲久而亦刻斷其木也）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鑽子亂切靡無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善曰說文曰黍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曰銖權分十黍之重也言自銖銖積之寸寸度之至石丈必有盈縮差過皆不中也）石稱丈量徑而寡失（略也善曰文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苛難行也多求難贍寸不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也大較易為智曲辨難為惠徑直也良曰任兵法尚少也若石稱丈量則無所失又少差言事）

夫十圍之木始生而櫱足可搔（大斷之則定以小智成之則難也）而絕手可擢而拔（善本作抓字善曰尸子曰千丈之木始若櫱足易去也莊子曰櫱生可搔而絕擢拔也三尺曰圍十圍言大也櫱小也擢拔也絕擢拔也）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善本無也字向曰言禍事在於未發）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礱磨也說文曰砥礪石也翰曰為事不已必見其效此所以諫王久為逆謀恐一朝見用矣磨礱砥礪皆磨石）臣願（五臣本無臣字）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濟曰晁錯為御史大夫定制度削諸王地吳王與諸國舉兵反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復上書說王使罷兵也）

枚叔（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鄉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奔吳復說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去）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音昨善本作笮字）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子容反善曰胡戎為難舉兵而卻之漢書曰金城郡有榆中縣漢書曰南夷自筰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筰都最大筰在各反六國韓趙魏燕齊楚也良曰言秦三面有敵而又能東向以當六國六國韓魏燕趙齊楚連兵相從距至也羌筰夷名）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善曰漢書音義曰籍狼藉也孟康曰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又曰漢書音義曰無忌以自報五國之兵卻秦至函谷關其後六國乘藉其力蘇秦又約六國連兵以拒秦燕復使荊軻以刺秦王銑曰信陵君無忌嘗率五國兵逐秦至函谷關其兵以拒秦）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善本作者字）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善曰台曰秦地為十秦地全有之故云全秦也今漢兼六國之眾又脩恩義以撫戎狄而十倍之於秦其地十倍其人百倍過之也）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如銳）之附群牛腐（輔）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善曰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蚋猶若也蠅蚋附牛也固不能害牛也以腐肉觸劍刃翰曰吳之抱漢者亦猶此事也向曰斷其吳之舉以比吳無成事也）天下聞吳率失職

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 銑曰失職謂削地也責求先帝約謂本封 今漢親
誅其三公以謝前過 善曰鼂錯御史大夫故曰三公也 良曰三公謂鼂錯也錯為御史大
夫而言三公者重其事也前過謂削地也 是大王之 善本無之字 威加於天下
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
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 銑曰隱匿謂辟在東海也居過中國
謂勝於京師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 去 錯出
軍行數千里不絶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
善曰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又曰此言貢獻之多方輸四方更輸錯雜而出也如淳曰山東吳王之府藏也又曰錯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興軍遠行也軍一為軍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之而行也 向曰方輸謂貢萬物也錯雜也珍怪寶玩也山東府吳府名也
轉粟西向陸行不絶水行滿河

文選三十九　廿三

不如海陵之倉 善曰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耳 濟曰海陵縣有吳太倉
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 奇 守禽獸不
如長洲之苑 善曰服虔曰吳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也 良曰上林天子苑長洲吳苑名 游
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 善曰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也蘇林曰以海水朝夕為池 銑曰曲臺漢宮臺名臨上路言臺下臨苑路矣朝夕池海也漢宮池小故不如也 深壁高
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 向曰壁壘軍城也副重也關城函谷嶢武等關淮南吳之所以為固也
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
疾歸尚得十半 善曰言王早還兵十分之中得半安全 翰曰十中有五得免禍 不
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
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 濟曰羽林黃頭皆水戰者也掩其不備曰襲都

上書

謂吳都淮陵也 魯東海絶吳之饟 式讓 道 善曰吳饟運自海入淮何故命魯國入東海郡以絶其道也地理志有魯國及東海兩郡也 良曰魯東海二郡也使之絶吳人饟饋之道 梁王飾車
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
雖欲反都亦不得已 銑曰梁王武也滎陽縣名 夫三淮南之計
不負其約 向曰三淮南謂淮南王安衡山王賜廬江王勃也及吳楚反皆守其約不從吳也 齊
王殺身以滅其迹 善曰晉灼曰齊孝王將閭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不從後欲布等聞初與三國有謀欲殺之王懼自殺今乘已言之漢書與此必有一誤也 漢書曰齊王閭吳楚平乃自殺 翰注同 四國
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
善曰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淄川也吳楚臨菑王也發兵應之其秦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四國無異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掩匿也 濟曰四國謂三淮南及齊也言不得出於郡也趙王遂發兵應吳此事以彰不可掩覆 今大王

文選三十九

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 善曰張晏曰吳地方千里梁下也兵方十里言王必見制於此地也 良注同 向 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
善曰如淳曰張羽韓安國也又曰將北地謂將兵在吳軍之北也服虔曰弓高侯韓頹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 銑注同
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 向曰言吳兵之多為壁軍城 臣竊哀
之願大王孰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善曰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兗州廣陵令郡吏告淹受賂淹之得罪下獄淹上書景素見書即出之 向曰詣謁也餘注同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 善曰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 鄒曰衍入公掾賢吏民含冤痛流涕叩心也 翰曰賤臣鄒衍也

上書

叩心言恨也

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

五臣本作堂 善曰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海水大出高誘曰庶女齊之少寡無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解故冤告天司馬彪莊子注曰襲入也 濟曰襲及也翰曰

下官每讀其書未

嘗不廢卷流涕

善曰沈約宋書曰郡縣爲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世祖孝建中始改此制爲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謝見蘇秦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揚雄見屈原作離騷未嘗不流涕也

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善曰淮南子曰上有一定之論下有不易之行 翰曰言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

顧者此也

善曰史記曰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汝言曰壯夫不爲左氏傳曰義士猶或非之又曰君子曰呂冶情志惑者也是以伏死不見貞曰伏死不顧竟之書曰見不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

文選三十九 廿三

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

今知之

善曰呂氏春秋曰仁不可恃善不可依尚書大傳曰口三日其言也 又曰子無以爲不可恃乃知之

伏願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

善曰戰國策蘇子曰願王少加憐察 又曰願王暫停左右 說曰停左右欲其靜察

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

衣韋帶之士

善曰淮南子曰貧窮之鄉蓬戶甕牖揉桑以爲樞此賢人所謂死植於草莽而不得志也 毛萇詩曰蓬蒿爲戶桑爲戶樞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 向曰言

賤

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

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及爲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於是博學以疑聖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

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

金華之殿

善曰漢書曰陽朔中書曰君欲承明之盧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

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

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謂嘗官於朝廷者謬得謙詞也升降出入於承明闕金華殿也

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

五臣本作也字 善曰詩序曰側身脩行班固好自傷賦曰痛門關兮禁門扃

翰曰局影側身皆戒懼也凝嚴敬也扃禁宮闕之門也

竊

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

豫三五賤伎之末

善曰史記曰孟嘗君入秦昭王乃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幸姬幸姬爲言昭王孟嘗君得出馳去至關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能爲雞鳴而雞盡鳴乃得出之如食頃追至關已後孟嘗君乃還也孫子軍法曰大將軍當明案九宮視年左宮常從三居五五爲死三爲生角知三五備行天下司馬遷書曰使得奉薄伎 良同善注

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荊卿黃金之賜

文選三十九 廿六

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

善曰鄭玄詩箋曰爲光言天子以光寵也 曹植述記曰荊軻之燕太子丹日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戰國策智伯曰趙襄子殺智伯豫讓爲之報讎襄子責之曰子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於智伯今智伯已死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分猶責也

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

善曰左氏傳曰孔悝之難子路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又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伏劍而死 又曰伏劍而死 莊子曰君子不有其身而況以加之乎其一毛之末猶不肯損 一向曰言欲以身之死報王也 萬一猶萬分之一也

剖心摩踵以報所天

善曰莊子曰比干剖心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劉琨曰天下所在也 左氏傳注尹克

黃曰君天也何休曰君者臣之天　翰曰比干不避殺身不
而忠諫於紂紂剖其心而觀焉跬足也所天謂建平王
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善曰揚惲書曰言固陋之愚也濟曰小人固陋掩自謂也貽取
也缺毀也迹墜昭憲身限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
善曰陸機謝內史表曰幽執囹圄當為誅始詩曰顧瞻周道
中心弔兮高唐賦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太子丹謂荊軻曰
今秦王反戾天心而每念之痛入骨髓　良
曰墜陷也昭憲明法也限隔幽圄謂獄也下官聞虧名
為辱虧形次之每以一念五臣作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
善曰尸子曰衆以虧形為辱君子以虧義為辱李陵答蘇武
書曰每一念至忽然忘生　銑曰虧損遺失也言如有所失
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色身非
木石與獄吏為伍善曰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今少卿
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呂氏春
秋曰行秋令則天多沉陰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沉
雲之重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

文選三十九　廿七

也　銑曰涉
歷也伍對也此少卿所以仰天搥直追心泣盡而繼
之以血者善本無者字也善曰韓子曰卞和乃抱其璞而哭於
楚山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　向
曰少卿李陵字也陵與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
此陵所以仰天搥心而泣血也言己之恨同於李陵下
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善曰臧丹
子夏扶曰
士無鄉曲之譽
則未可與論行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
之下善曰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君平卜筮
於成都市一日裁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
而授老子論曰谷口鄭子真耕於巖
石之下名震京師也　翰同善注次則結綬金馬之
庭高議雲臺之上善曰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故長安
語曰蕭朱結綬兩都賦曰承明金馬
著作之庭東觀漢記曰建初元年詔賈逵曰南宮雲臺使出
左氏大義　濟曰蕭朱結綬謂相薦達也金馬待詔處也高
議論政理也
漢宮有雲臺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善曰漢
書曰南

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
王而致闕下又賈誼曰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
命也　良
同善注俱啟丹冊並圖青史善曰漢書曰高祖論功
定封以丹書之信重以
白馬之盟　又有青史子音義曰古
史官記事　銑曰啟開也冊書也寧當爭分寸之末競
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善曰左氏
傳曰叔向詒子產書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鄒陽上書曰衆
口鑠金積毀銷骨　向曰言毀讒之深能銷鑠金石之堅
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
善曰漢書曰直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
持其同舍郎金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
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
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後從王朝京師得會
戲倫謂倫曰聞卿為吏篣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
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賓客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也
翰曰不義謂篣婦公不
過兄也餘文同善注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

文選三十九　廿八

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
史遷下室善曰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
室又曰而僕又佴之蠶室　良曰絳侯周勃將
兵北軍故曰上將後就國有誣告反而下廷尉是謂恥也太
史司馬遷為白李陵而下之蠶室故云名臣之羞蠶室刑人
之
所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善本無以字魯連之智
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善曰司馬遷
書曰如僕尚
何言哉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闕魯仲連責新垣衍秦軍
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連辭讓終不肯受也論語曰楚狂接輿
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銑曰魯仲連為趙
卻秦軍趙欲封之不受而去接輿佯狂避世而行歌也子
陵閉關於東越仲蔚尉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
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人也與世祖同學
及即位變名姓隱身不見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
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　向曰
嚴光餘姚人餘姚越也閉關謂不出也杜門與閉關義同扶

上書

風秦地也良可知言皆恐懼故去於代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善曰莊子曰鉗墨翟之口燕丹子荊軻曰田光向軻吞舌而死 翰曰鉗口吞舌不言也匕首劒也殞自殺也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善曰左氏傳子方曰事子我而有私於讎何以見魯衞之士漢書王先生謂鄒陽曰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齊楚多辯智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史記荊軻之燕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又曰趙大夫悲歌慷慨者也 濟曰齊魯燕趙義俠所出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善曰尚書曰放勳欽明管子曰天下有道人樂其業 良曰聖曆謂天子也曆曆數也欽敬也青雲浮洛善本作雜字榮光塞河善曰尚書中候曰成王觀于洛河沈璧禮畢王退俟西至于日昃榮光出幕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去也 銑曰青雲榮光皆河洛之瑞也洎臨洮洮土刀狄道北距飛狐陽原善曰淮南子曰秦之時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高誘曰臨洮隴西之縣也洮水出其狄道漢陽之縣也飛狐蓋在代郡飛狐山陽原蓋在太原 向曰皆邊名言皆至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善曰揚雄甘泉賦曰天王之苑起浸仁沐義會聖賢上古清論語讖像曰堯率群臣刈景宿曼星所應也 翰曰言帝及四夷皆受沐天子之仁義景星醴泉皆瑞也謂照景星之明飲醴泉之味照明也而下官抱痛圜門含憤獄戶善曰冨謂曰以蜀士數理冤民事可嘆曰圜土獄城也 濟曰圜門亦獄門抱痛含憤恨之深一物之微有足悲者善曰家語孔子謂哀公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此四夏憂可知矣 良曰凡一微物失其所足可以悲而況人乎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善本作鴻字亭之鬼無恨於灰骨善曰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梧丘夜坐睡夢見五丈夫倚徙稱無罪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畋有五丈夫來驚獸悉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之五頭共孔公令厚葬之乃恩及白骨故云不愧沈首也說苑曰景公致於梧丘謝求後冥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鵠奔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阯刺史周敞覺奔夜寐奏之殺壽列異傳云鵠奔亭 銑曰交州刺史周敞行部至鵠奔亭夜有婦人來告冤曰妾夫亡妾欲還郵行至此為亭長所殺埋井中敞掘之果然言冤得所服使來報亦不根也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啓

奉答勑示七夕詩啓

任彥升善曰梁武詔昉曰爲七夕詩五韻疾不近辭職卿雖勤於言而辯於才可即

制什使者向同善注

臣昉啓奉勑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記情風什希世罕工善曰言七夕獲合誠靈篇帝本述以賛功我法宋均曰迹行也謂功績也春秋保乾圖曰帝異緒毛詩頌曰調雖之什魯靈光殿賦曰雖希世而特出 翰曰緒事也俯下也不一言多也風什謂篇章也罕少也言遠代以來少有如帝善文如此也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善曰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明也魏志齊曰謂武帝雖當漢之四世魏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也高貴鄉公詔云昔在三祖故云言祖也此皆有文之主故以功比之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善曰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王肅曰薰風至窮也與動聲儀曰時元氣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露調和致甘露也使物茂長之樂也 良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克能諧和也四帝不相違謂之調露之樂皆謂帝文章音律若此漢魏之主不足以繼想耳性與天道事絕稱言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豈其多也 銑曰言帝之性合於天道不可得稱也

幸親逢旦暮善曰左氏傳辛吾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之遇也向曰自言多幸而親逢聖人也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善曰谷永曰君播天飛若龍之時也漢書曰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上召見乃拜樂安皆爲郎中又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也翰曰易云潛龍勿用謂帝在藩朝時明已得承奉也法言云以孔子之門論賈誼升堂相如入室明自言後時已有升堂入室之譽也又易曰飛龍在天謂帝建梁而登極也漢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明自云比時而生二人而待詔矣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善曰左氏傳君子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論語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者也左氏傳曰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曰唯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裴詠集有辯才論云[illegible]辯才也謹輒牽率庸賾式訓天獎良曰[illegible]撰達雖效蟲篆已

影善曰[illegible]臨歿甒惡六圖識所賓[illegible]謹啓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卞彬字士蔚[illegible]至孝建[illegible]著作郎蘇峻[illegible]兵爲[illegible]將軍[illegible]六軍敗績[illegible]二子[illegible]開府謚忠貞公[illegible]

任彥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敕當賜五臣本無賜字脩理臣七世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

壼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善曰王隱晉書曰[illegible]二子死[illegible]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illegible]樂[illegible]論曰天下[illegible]曰名教[illegible]士大夫[illegible]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illegible]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善曰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illegible]狐兔穴其中[illegible]感慨自哀日月纏迫[illegible]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illegible]壼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illegible]但加等之渥近關於晉典善曰[illegible]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illegible]臣亦何人敢謝斯幸向曰非分而得謂之幸言非身所敢謝也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illegible]

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盛工墓側亦明詐
祖乃起爲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再三固辭帝
見其辭切亦不
能奪 翰注同

任彥升

昉啓 濟曰昉家集諱其名但云君擬者因而錄之 近啓歸訴庶諒窮款
奉被還旨未垂哀察 良曰宣合也以款心也還旨謂不許其辭也 悼心失圖
泣血待旦 善曰左氏傳楚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毛詩曰鼠思泣血尚書曰坐以待旦 言憂感深悼傷也失圖荒速也 昉 善本作昉君字 於品庶示均鎔造 善曰鵩鳥賦曰品庶每生倉頡篇曰鎔所以行鎔鑄也 鎔鑄者也言我於衆類之中微細示同造化之一物耳 向曰鎔造造化所 干
祿祈榮更爲自拔虧教廢禮宜關視聽 善曰論語曰子張學干祿言己之所陳但正彰教而發禮宜敢關白於視聽 向曰干祿榮寵自致擢於衆其損禮教不堪關於視聽[illegible]

也 所不忍言具陳茲啓 善曰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啓公羊傳曰[illegible] 宮不忍言也 昉 善本作昉君字 往從末宦祿不代耕 善曰[illegible]中[illegible]書[illegible]閻文語曰祿不代耕行通之用也 然曰言行通也 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
昏之半 善曰禮記曰命士已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鄭玄曰旨甘愛旨進之也又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夏清昏定而晨省 良曰甘旨飲食晨昏定省由飢寒供役廢闕其半 膝下之歡已
同過隙 善曰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 以之善是無窮又毋此懼有如駟馬過隙之疾也 凡建之慕幾何
可憑 善曰謂如子孔子謂曾哀公曰君入廟而右登自阼皆仰視榱桷使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左氏傳曰人壽幾何 向曰言神靈依憑几筵三年之內能幾何時也 且奠酹不
親如在安寄晨昏寂寞閑 吉曰不見 若無主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夜所

薦 翰曰奠設尊爵曰酹以酒祭地也論語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又曰祭神如神在也埤蒼曰閑靜也喪親傳曰無主者其無祭主王隱晉書曰惟咸豐上書曰咸身無兄弟到官之日哀祭無主 翰曰奠酹祭祀也言不親祭祀自祭神如神在何所寄也晨昏無人哭臨則寂寞無祭主矣閑空也 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
多喻 善曰呂安答嵇康論曰易了之理不在多喻也 濟曰言爲服喪無別理也窮咽哀泣也多喻多比喻也
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 善曰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東京賦曰區宇又曰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良曰格至也區宇天地也塗道也 若霈然降臨賜綏
嚴命 善曰孟子曰沛然下雨 口言降臨恩澤霈然如雨 銑 是知孝治所被爰
至無心 善曰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韓詩外傳曰可谷之女謂子貢曰吾鄙野之人辭讓無心 錫類所及匪徒
也 向曰如此則是明王孝治天下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也爰於也
教義 善曰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以此及人非徒以教義爲化也 翰同善注 不任崩迫
之情謹以 善本作奉字 啓事陳聞 濟曰崩迫切急也 謹啓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九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并李善註

彈事

奏彈曹景宗

良曰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魏圍詔景宗督郢二州發兵往救景宗及軍次司州日逗留不能赴救遂失三州擁軍至三關莫敢入救景宗罪蠻從頭敵人故景宗罪去州既遠有言奏景宗罪帝一無所問號泥首待罪

任彥升

善曰昉為吏部郎遷中丞 翰曰昉為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步無却顧望避敵逗撓有刑

善曰司馬法曰將軍死綏 銑曰綏卻也軍敗則死之有刑法也

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魏王著令抵罪已輕

善曰史記趙括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如有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之 魏志曰太祖令曰古之將者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

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

善曰尚書曰予則孥戮汝 向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

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暫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

善曰獯獫匈奴也 毛詩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

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 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戎捷 尚書曰濟河惟兗州 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 濟曰東

曾無一戰之勞中罕千金之費

善曰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

善曰司州

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

善曰左氏傳曰憑陵我敝邑

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厲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且轉戰無窮亟摧醜虜

善曰司馬遷書曰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

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疏勒則耿存而蔡亡

善曰漢書曰李陵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 范曄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為戊己校尉屯疏勒城匈奴來攻之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也

若使郢部救兵微援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 [illegible] 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 [illegible] 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 [illegible] 不時言邁 [illegible] 故使蝟結蟻聚水草有依 [illegible] 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 [illegible]

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 [illegible] 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衂 [illegible] 疆埸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 [illegible]

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遭逢多幸 [illegible] 指蹤非擬獲獸何勤 [illegible] 賞茂通侯榮高列將 [illegible]

負擔裁弛 [illegible] 鐘鼎遂列 [illegible] 和戎莫敖二八已陳 [illegible] 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涂原豈獲自已 [illegible] 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 [illegible] 生曹死蔡優劣 [illegible] 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

善曰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毛萇曰靦姡也鄭玄曰彼姡然有面目也 翰曰人皆罔景宗也靦慚也 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 善曰東觀漢記曰八郡太守劉與將載百騎攻曹寵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接進兵恐失其頭首也召書到輿已爲賊所殺長史得檄以爲國家坐知千里也 銑注同 魏武置法案以從事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也 良注同 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爲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爲兩也 銑曰易云師出以律錙銖輕重也言不差也 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 善曰漢書蕭何薦韓信通數韓信 天下略不世出也 向曰挺拔也略智謂也不出出言非世人所能出也 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筭 善曰漢書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威謀靡亢征鄭曰拔路衆其爲用故取以爲廟筭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筭勝得筭多 翰曰出征者必祭廟筭吉凶而後行 惟此庸固理絕言提

善曰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臣寔庸闇 濟曰庸固謂昏昧也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提絕言提不可與言也 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 善曰逆胡劉淵縱逸 銑曰逆胡劉淵之屬放縱狄之爲患 良曰逆胡凌鑠也諸夏中國也 聖朝乃顧將一車書 善曰聖朝晉顧將右賓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 銑曰聖朝謂晉乃欲謂晉寵天下也一車書謂欲平天下使車同軌書同文 懲彼司珉致五臣本作界辱非所 善曰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曰靈凌辱於非所也 向曰懲傷也司珉司州之人也 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 濟曰載則矜憐惻惜也 宜正刑書肅明典憲 善曰左氏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刑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 良曰肅敬憲法也 臣謹以劾胡代反 翰曰劾發其罪 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脾將帥絓胡卦

諸應及坐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 銑曰僚官也偏裨皆小將也絓結也坐罪也攝追也隨違謂隨所犯之事 臣謹奉白簡以聞 向曰簡略狀也 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昉稽首以聞 翰曰稽首首至手謂拜表

奏彈劉整 善曰沈約齊紀曰劉正末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并荊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氾毓凡育字孤家無常子 善曰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閫內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隱晉書曰氾毓字稚春濟北人也奕世儒族齊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也五臣作究上 良注同 是以義五臣本義上無是以二字士節夫聞之有立 善曰左氏傳蒲宗伯

門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賦曰夫度孟軻書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有立志 銑曰有立謂立志也 千載美談斯爲稱首 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封禪書曰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也 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恒善本作常字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五臣本作百 濟曰當伯字司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溫仍留奴自使善本有伯字又奪寅息逡婢綠草私貸得錢並不分逡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善本

（與陽作諂字）擴拳大罵突進旁（五臣本作筌）中弃風上取車
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
牽范問失物（五臣本無物字）之意整便打息逡整及（五臣作與及字）
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善本無共字）至范屋中高聲大
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
（善本有亡字）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亡父與
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善本作賦字）以奴教
子乞大息寅寅亡（善本作亡寅）後第二弟整仍奪教
子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
千文不分逡其奴當伯（五臣作百）先是衆奴（善本有教整字）兄

弟未（善本無未字）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五臣作百）貼
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
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
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
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妄奪得當伯推
綠草與逡整規當伯行（善本無行字）還擬欲自取當
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
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
分逡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逡當
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

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
責整婢采音劉整（五臣本無整字）兄寅（五臣本無寅字）第二息師
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
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
進范所住弃風上取車帷為質范送米六斗整
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善本無云字）失車欄子
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逡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
仍打逡范喚（善本無喚字）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
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善本無婢字）采音及奴
教子楚玉法忠（善本作女忠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

（善本作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
進衷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
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善本無苟奴字）
列稱（善本無稱字）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
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逡往津陽門
糴米遇（善本作四遇字）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
苟奴登時（五臣本無時字）欲捉取逡語苟奴已爾不須復
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
奴仍隨逡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
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稱（善本作爍字）被

奪今在整𠈌使采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逡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縷（五臣本作繼）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善曰昭明刪此文大略故詳引之令與彈相應也）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闒（三合）茸（而勇）名教所絕（善曰史記大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 漢書曰闒茸尊顯讒諛得志 世說曰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任放爲達或有裸體者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也 向曰閭閻里巷也闒茸小人也名教謂上君子之教也絕垂也）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善曰漢書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 銑曰前代外戚謂是齊紈袴謂富貴之服也）惡積釁稔

親舊側目（善曰左氏傳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惡積猶積惡 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而視 疊眾也絕載也側目言畏之甚也）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善曰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 包咸論語注曰肆極意敢言也 毛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善曰醜大罵也 良曰醜謂婢叔不通問 故云理絕肆陳也醜辭謂罵言）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善曰謂打逡也 華嶠後漢書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事瞽瞍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 銑曰言整於其子則竟夕不寐其姪則妄加大杖 餘文同）薛包（善本作苞）分財取其老弱（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汝南薛苞字孟嘗好學篤行 弟子求分異苞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 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 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 後徵拜侍中 向曰生）高鳳自穢爭訟

寡嫂（善曰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老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 翰注同）未見王丹之深心唯做文通之僞迹（善曰顏延年誥 向曰深心謂薛包字文通高鳳字 伯名向曰孟嘗薛苞也 詐言之偽 日迹）昔人睦親衣無常主（善曰顏延年陶徵士誄曰睦親之行 王隱晉書曰汜毓字稚春濟北人奕世儒素九族睦青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 良曰衣無常主見儉也）整之撫姪食有故人（善曰謂責米也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良曰整之於姪其薄如此）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襜帷交質（善曰謂取車帷也 漢書曰馮唐折券棄責 左氏傳晏子曰陳氏以公量貸而以家量收之 杜預曰十六斗爲庾 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也 毛詩曰漸車帷裳 杜預左氏傳注曰質信也）

（善曰左氏傳曰周鄭交質 毛詩曰漸車帷裳 濟曰契券也鍾庾量名也 銑曰謂斗斛之多少也 古者十六斗爲庾十斛爲鍾 言整不能如古人折券棄責而以帷裳交質也）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善曰莊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 惠子曰人而無情何謂之人 翰曰 向曰紳冕衣冠也）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除官（善本無官字）輒勒外收（五臣本無外字）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五臣本作付）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闌（善本無闌字）請付獄測實其（五臣本無其字）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稽首以聞

奏彈王源

沈休文善曰吳均齊春秋曰永平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
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
垂稱往烈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理固不疑述曰不疑齊大非偶辭霍不婚避致仕良曰不疑畏其盛大而辭不肯詩書烈業也
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
苦浪合之義升降窊烏瓜切善本作窊字隆誠非一揆善曰禮記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傳施氏之婦見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尚書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吳都賦曰窊隆異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銑曰二族夫妻二姓也伉合相敵而合也窊下隆高揆度也固
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善曰尚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向曰使有倫理次第相
使秦晉有匹涇渭無雜呂甄反善曰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至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孫卿子曰或問雍俗曰涇渭以分流雅鄭異調翰曰懷嬴謂晉文公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涇水清渭水濁并濁雜也
自宋氏失御禮教彫
衰善曰吾貫戲曰居失其倚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善曰范曄後漢書贊曰衣冠子孫袁子正書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謂之冠族左氏傳鄭莊公曰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善曰宋光
姻婭淪雜罔計廝庶善曰毛詩曰瑣瑣姻婭毛萇曰兩壻相謂曰婭漢書音義曰斯養卒也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廝庶皆賤人也翰曰
販鬻祖曾以為賈道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居賣物曰賈良曰以祖曾之高門嫁子女而取財利有如商賈之道
明目腆

主典也毛詩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顏曾無愧畏善曰丁殄切禮記曰鄭玄曰腆厚也銑曰明目張目腆厚也
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善曰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向曰胤嗣也世業謂上代德業也
懷善曰左氏傳叔向曰違世業之可懷也
纓緌之家前徽未遠善曰左氏傳曰晉大夫簡公之孫也嗣晉大夫
既壯而室禮貴莫善曰禮記曰三十曰壯有室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皂又曰輿臣隸
非皁隸善曰鄭玄曰有室有妻也
呂隸者也言嫁娶之家賤雜偶以非類其賤也
結褵以善曰國語曰越王句踐行成於吳曰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也良曰女嫁母為結其縭縭帶也婦人之禮於人不敢
行其箕帚咸失其所善曰毛詩曰親結其縭
其帝也今員非其匹偶是以失所
志士聞而傷心耆老為之歎息

自宸極御寓弘革典憲善曰宗懷之寓尚書曰恭承典憲
天子歷數在爾躬也鄭玄曰大筆改易不法也
天下也
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善曰左氏傳曰彗星所以除舊布新也
善曰左氏傳曰彗星也天子大臣中須曰聖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陛下所以負扆興言思清澈俗者也善曰禮記曰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戶牖之間周禮曰斧依之上言宮尚書曰興言出納
戚也
負斧依南向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
與狀同詩曰興言出宿尚書曰咎繇曰
扆戶牖之間謂之扆良曰扆屏風天子所居後有屏風
故言負扆言敬俗謂雜為婚姻也
臣實懦品謬掌天
憲善曰謙也漢書曰劉隆上疏曰今捷臣自謂其言史主天子法
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文紀為侍御史順帝遣八使徇風俗綱受命之後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兄弟…韓子曰皇南甫嵩上書曰城狐不可灌社鼠不可熏晏子春秋曰城狐社鼠
雖

叔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亦有常患乎對曰有 依之人臣在君側徒仕鼠不焦也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書虞延謂馬成曰滿民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毛詩曰執訊大猷 良曰勢也右用事也賈誼曰城狐不掘社鼠不熏 敗也猷道也言已雖有振綱理轄之志未能盡服權勢用事者 而王事同狐鼠蔟有承譜一失網紀亦敢天道也 風聞

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善曰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 [illegible] 逵國語注曰風采也采獲商旅之言也 銑曰源東海人滿璋之富陽人 源雖人品庸陋胄

實參華向曰胄代也 華英華也 曾祖雅位登八命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王雅字茂達東海郯人為右僕射 周禮曰八命作牧 鄭司農曰一州之牧也王之三公亦八命也 翰同善注 祖

少卿內侍帷幄濟曰少卿爲侍中 帷幄謂在天子左右也 父璿升采

儲闈亦居清顯善曰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采事也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謝石以有大勳 亦居清顯 良曰璿爲東宮官采事也 儲闈東宮也 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

徹善曰應劭漢書注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也 銑曰諸府諸侯府也通徹通侯也源頻叨此官 而

託姻結五臣本作好 唯利是求善曰左氏傳曰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秦與晉出入秦唯利是視 玷辱流輩莫斯為甚善曰芬與鈞命決曰名蹤行穢玷辱先人 源

人身在遠向曰在遠謂在南郡丞 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

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

寵奮胤胄善曰魏志曰滿寵字伯寧 [illegible] 為太尉 子偉嗣 世說曰偉弟子奮元康中至司隸校尉 荀綽冀州記曰奮高平人也 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覓婚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家溫而食厚祿 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閥音伐 善曰漢書宋均傳曰王獵 [illegible] 閥閱 府漢書音義曰明其等曰閥積功曰閱也 見璋之任王國

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閤主簿善曰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伯

寶早有令譽 [illegible] 歷侍中吳郡太守 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為五臣本無爲字

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善曰娶妻及納徵皆曰聘 禮曰 [illegible] 以聘女

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

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

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善曰 [illegible] 劉 [illegible] 在 [illegible] 東 [illegible] 東晉 [illegible] 紀曰苗頭 [illegible] 羊傳曰 [illegible] 伯 [illegible] 何無聞焉爾 所殺故云殞身而胤嗣 [illegible] 滿奮字武秋言奮後 [illegible] 不聞子孫在東晉 其為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

姻寔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善曰 [illegible] 文王嚴 [illegible] 皆 [illegible] 也潘 [illegible] 楊仲武誄曰 [illegible] 吳曹子建求自試表曰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 翰曰駭

驚也言王滿與此異也 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

充牀笫善曰左氏傳曰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曰 [illegible] 施衿結帨 [illegible] 也言買妾 [illegible] 鄙情贅錢之

行造次以之糾慝繩違允茲簡裁善曰 [illegible] 表 [illegible] 曰臣知 [illegible] 功 [illegible] 駁曰 [illegible] 奏 [illegible] 源即罪罪字善本無 主臣謹案南郡丞

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善曰漢書音義曰無功受封 [illegible] 奏有 [illegible] 資也 向曰世資祖父之業也 [illegible] 謂入仕也 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

抱布善曰列子曰天下殷紂曾稻穆狀貌七竅皆同人而有禽獸之心也翰曰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言源以行媒之禮同抱布之事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不猶薰猶不善本作雜聞之前典善曰左氏傳曰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論語考比讖曰格言成法研馬督諫曰聞之前典翰曰哲智也性智即文子也格至也家語云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薰香草蕕臭草也前典即家語也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善曰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鄭玄曰管庫管建也良曰周禮有六卿言源祖父之貴也胄胤也管掌庫藏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善曰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又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左氏傳曰皁臣輿又曰僕臣臺銑曰子妻姓也言源如此等家之子孫而使其女嫁於輿臺之賤同穴為鬼也高門降衡雖自己作蔑祖辱親於事為甚善曰[illegible]答兄書曰高門等衡竹庭樹建說文曰撥輕易也蔑與撥古字同向曰衡橫木為門凡庶之家也言以己高門自降與凡庶連親乃是輕祖考辱親族也蔑無也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善曰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翰曰翦除源本塵污也聖明之代比屋可封恐此風被及也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污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善曰賈子曰家富公華心易行濟曰伍等也已污謂王氏也方媾謂滿氏也如此婚姻革改也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輙下禁止視事如故善曰言禁止其視事之外當如故事也良曰言禁止視事使如昔無官之時也源官品應黃紙臣輙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答臨淄侯

楊德祖善曰太尉彪子餘同冠注銑曰典略曰楊脩字德祖謙恭才博舉孝廉除郎中丞相府主簿是時軍國多事脩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爭與交好是時臨淄侯才捷愛幸數與脩書脩答書後曹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曹植時為臨淄侯

脩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耶善曰毛萇詩傳曰彌終也向曰言豈不由此隆重也損辱嘉命蔚矣其文善曰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illegible]已蔚盛也嘉命謂書也[illegible]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善曰說文曰諷誦也濟曰言禮記諷詩有大雅小雅頌聲頌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善曰仲宣沒劉表表寓荊楚襄故云漢表孔璋為袁紹[illegible]故云冀域偉長青也公幹[illegible]京故云豫[illegible]時居汝穎汝穎太祖食邑故云魏也良曰仲宣王粲字也[illegible]於荊州表[illegible]故云漢表陳[illegible]於袁氏故云冀域徐幹昌邑[illegible]故云青豫[illegible]許京故云魏於徐[illegible]時居汝穎此[illegible]書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善曰[illegible]四門[illegible]也[illegible]此答[illegible]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善曰毛詩曰[illegible]母氏聖善我無令人[illegible]名旦周公名資[illegible]也[illegible]帝也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善曰毛詩曰宣昭義問又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

翰曰□□□□□□□也 其□也□□父業也 善曰漢書桓譚曰揚子之書文義至深必度越諸子矣 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 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
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
至於此乎 善曰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 莫知所出故曰自然 濟曰竦耳傾聽 又嘗
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
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
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 善曰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良曰執事謂植也言植所作不待思而成也 牘書板也 筆吏也 丸猶文章不可及也 是以
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
歸憎其貌者也 善曰超也曾有□超王乃歸美女而□鄙 吳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 銑曰植□

文選四十　十七

□□□賦□□□□□命脩作暑賦□□□□□□□難 伏想執
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 善曰鄭玄論語注曰刊削也 向曰
春秋之成
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 善曰□□□ 然而弟子拑口
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 善曰史記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不韋著呂氏春秋淮南王□□□□□□篇章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微也 翰曰此皆聖賢用心高大以殊於凡庸之所由致也卓犖高大之貌 銑同善注 今
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 善曰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文雖出此而意殊 濟曰植書云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更經也脩言今植之賦頌乃

與古詩相類雖不經孔子刪定與詩之風雅無異焉 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
一書悔其少作 善曰植書云揚雄猶云壯夫不為也 法言曰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 是悔其少作也子雲揚雄字也與脩同姓故云脩家著一書即法言也 良同善注 若
比仲山周旦之儔為皆有諐耶 善曰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業之艱難然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吉父美仲山甫之德 □□何以言之 銑曰仲山甫作□頌周公作鴟鴞詩雄言則比二人皆有過也 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
竊以為未之思也 善曰揚雄解嘲曰吾聞作史以造□ 之過言論語曰未之思也 向曰鄙宗□□過言謂壯夫不為也 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
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
與文章相妨害哉 善曰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實錄□□一家之言東京□ 銑曰云經國之長□

文選四十　十八

禪書曰飛英聲騰茂實 □□□□公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 鄭以其身□□□于□□□□□□其勳銘于景鐘 韋昭曰景鐘景公鐘也墨子曰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 □也 翰曰魏顆□□□□□□□銘于景鐘 名竹帛謂史書也 植書云吾雖德薄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人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故備以此言答也 輒受所惠竊備矇
瞍誦詠而已 善曰詩曰矇瞍奏工 濟曰所惠謂□□文章也言已備誦詠之人而已 敢望惠施以忝莊氏 善曰植書云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 □□詞也 □已豈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於莊周之相知乎 周喻植也惠施莊周相知者也故引之 良同善注 季緒
璅璅何足以云 善曰魏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 銑曰植書云劉季緒好詆訶文章 □云何足以云 璅璅小器也 反答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

繁休伯 善曰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辭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病卒文章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囀與笳同音欽牋還與余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向曰繁步何反餘文同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 善曰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翰曰鼓吹音樂也妓能也都尉官名薛訪車子姓名 能喉囀引聲與笳同音 濟曰笳葭也 白上呈見果如其言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敢也 良曰上主上也文帝時未受禪 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 濟曰瓌翔也 潛氣內轉哀聲 善本作音字 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 善曰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六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長八尺施絃也 銑曰抗高也越過也幽散絕也笳舊曲也均宮也 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沉浮尋變入節 善曰漢書曰鼓聲尤悲黃門倡樂之所漢書音義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栢譯辭論曰漢之三主內置黃門工倡也 向曰黃門樂官名溫胡姓名也迭更也變曲會也 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 善曰左氏傳曰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介王欲傲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也 翰曰傲敵尚勝竭盡匱乏也言竟不能勝 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轉變 善本作轉字 化餘弄未盡 良曰化變餘弄曲也 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 善曰暨及也 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 善曰古詩曰胡馬依北風 濟曰北狄征胡馬思皆古歌曲皆能悽傷之慘傷也頑鈍豔美著皆感之 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谿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泣殞涕悲懷慷慨 善曰說文曰衽衣衿也 銑曰衽衣衿泫流殞墜也慷慨歎息貌 自左顛 都年 史妠 奴紺 謇姐名倡 善曰魏志曰文帝令杜夔與左顛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其史妠謇姐蓋亦當時之樂人說文曰妠字或作姻古字假借也姐子也切 向曰左顛史妠謇姐皆樂人名倡樂也 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 善曰李陵答蘇武書曰嗟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得者也說文曰詭變也 翰曰詭異奇也 竊惟聖體兼愛好奇 善曰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也 濟曰兼愛多好也 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 善曰左氏傳曰得臣寓目焉毛詩曰吉甫宴喜 銑曰侍進也寓寄也事謂西征也訖竟也光塵美之言之與及也 翰 調聲韻也 欽死罪死罪

答東阿王牋

陳孔璋 善曰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文章袁氏敗太祖辟為軍謀祭酒與記室病卒 向曰東阿王曹植也餘同善注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俗 李善本作世字 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 善曰漢書袁盎諫文帝曰丁高世之行三呂氏春秋曰趙襄子遊於園中至於梁孝為卻不肯進青萍為參乘青萍進視下豫讓卻寢佯為死人叱青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友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吾君而

我不言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之可也退而自投青溪豫讓之友也張叔及論曰青萍豁礪於鍔鍔而丁奇賤於用刀越絕書曰楚令歐冶子干將爲鐵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銘曰琴命謂得植書粲然明白貌也 濟曰干將莫邪[illegible]笑也故云君侯高俗言才高過一代青萍干將皆劍名也 **拂鐘無聲應機立斷** 善曰說苑曰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子何之遇曰欲說東諸侯船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說諸侯乎爲曰獨不聞干將莫邪拂鐘不錚試物不知然以之得髮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檝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然與異於未發尚也 又曰身手髡三稱焉思三知之髡等辭出而去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於立斷 良曰錚聲也夫所以貴於干將莫邪若貴於立斷也皆謂植之才藝同於此矣餘文同 **此乃天狀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 善曰言天性自然受於異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 銑曰顏回曰鑽之彌堅仰之彌高言植之文堅而且高鑽仰者終不可近而致之 **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 善曰說文曰焱火華也 向曰焱絕煥炳言文辭光明也

暐曄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 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要褭古之駿馬也流星言疾也李尤七歎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在野體騁鞭辭曰驥盤礙不前足 翰曰飛兔流星神駿也馬八尺以上爲龍驥良馬名可得言不可得也 **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 善曰宋玉諷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巴人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也 濟曰白雪綠水徒之上曲也比其文也東野巴人徒之下曲以自比其文見植文之美而鄙已文之醜矣 **載懽載笑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爲吟頌** 善曰詩曰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論語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也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吟頌謂吟詠歌詠 良曰載則也載言笑之也韞藏櫝匱玩珍耽好也爲吟頌者愛之深也 **琳死罪死罪**

荅魏太子牋 善曰魏略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 善曰魏志曰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爲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爲太子時重荅此牋也 銑曰善注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 五臣本作牒 **形於文墨** 向曰手命謂太子書也亡者謂徐陳應劉等也其書有[illegible]哀惜之語昭盡此追亡慮存者也形見也 **日月冉冉歲不與我** 善曰楚辭曰老冉冉其將至論語陽貨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翰曰冉冉行貌不與我言不留也 **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弦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 善曰漢書曰武帝微行始出與期門出入市里若微驗之所爲故曰微行漢書曰[illegible]曰武安君起爲壽如淳曰上酒爲壽壽也 良曰謂在太子所時也衆賢謂陳徐之流也微行謂微服而行也

自謂可終始相保 五臣本作報 **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 五臣本作誠 **可爲痛切** 銑曰陳琳徐幹劉楨應瑒也言不遂謂皆死不盡其才也 **如來命惜其不遂凡此數子於雅荅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 善曰[illegible]漢書[illegible] 翰曰[illegible]軍書交馳[illegible]羽檄[illegible]之書 **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 善曰漢書曰東方朔枚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 翰曰

孝武漢帝也孔璋陳琳也[illegible]

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 善曰漢書曰嚴助[illegible]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謀[illegible]助坐棄市[illegible]壽王後坐事誅[illegible]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也 濟同善注

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illegible]

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 善曰[illegible]

伏惟所天優遊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 [illegible]

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 [illegible]

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 善曰[illegible]

此眾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 [illegible]

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勑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 善曰莊子曰可以保身 孔安國尚書傳曰勑正

[illegible]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 善曰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illegible]

時邁齒臷猶欲觸冒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 [illegible]

不勝慺慺 [illegible]

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太子牋 向同善注

吳季重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耀靈匿景繼以華燈 [illegible]

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 善曰史記曰虞卿[illegible]

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 [illegible]

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 [illegible]

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 善曰左氏傳[illegible]

冋未王疆理大丁物土之宜漢書有常山郡張晏曰恒山在
西漢文帝代郡有平邑及代二縣

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向曰置山背也平代二郡善曰漢書曰上東擊韓信餘寇東垣還過趙祖貫高等壁上不禮貫等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夫不宿翰曰鄰近柏人邑名鮮

重以泜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謫亮成安之失策善曰漢書常山郡元氏縣有泜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入黃河又漢書成安君陳餘背貫之趙遣張耳與韓信擊趙陳餘軍泜水上翰曰泜水名也…韓信背水陳…成安君不用李左車之計…

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善同良注良曰廉頗藺相如趙國之賢將也故思其風邯鄲趙所都也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善曰漢書文帝謂馮唐曰吾居代時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善曰廣武君李左車…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善曰尚書曰暨人有遠德又曰樹之風聲…至於

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桀善本作傑字善曰爾雅曰科條也尚書曰臣無有作威作福故賓仰亦懍懍有庶幾之心善曰國語樊穆仲曰魯武公而皆於故實孔安國尚書傳曰懍懍危懼貌良曰賦布也威福擅作威福於人若懍懍敬貌庶幾近也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善曰漢書曰嚴助爲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出爲郡吏又不聞問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又曰吾丘壽王爲侍中中郎…爲東郡都尉後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今不然者質自言未得重入侍與彼異也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善曰漢書曰張敞…書曰…彼豈虛談夸論誑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顧左右之勤也翰曰彼謂張敞陳咸薄輕也輕居郡守願在左右亦質之心古今一揆先後不貿善本作貿字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善曰爾雅曰貿易也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濟曰揆度也…聊以當覲不敢多云良曰覲見也質死罪死罪

爲鄭沖勸晉王牋

阮嗣宗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鄭沖字文和滎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爲晉公太尉等十郡爲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

籍為其辭 良同善注

沖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 銑曰嘉命即禪冊命 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 善曰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左氏傳子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 向曰自從也 昔伊尹有莘氏之媵 音孕 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 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毛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 翰曰伊尹為有莘氏媵臣佐湯伐桀以為阿衡 周公籍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 善曰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毛萇曰龜山蒙山也 銑曰武王既成王業天下既安而封周公之子伯禽為魯侯治曲阜有龜蒙二山名光大宅居也 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 善曰尚書中候曰王至于磻溪之水呂尚釣于涯 …… 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 善曰東觀漢記 …… 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 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 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 善曰王隱晉書宣紀曰天子策命上為相國又景紀曰天子策 …… 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人 善本作民字 無謗言 善曰 …… 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良曰綏安也 前者明公

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 善曰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遣兵到靈州大破之諸羌皆服漢書北地郡有靈州縣又金城郡有榆中縣 …… 銑曰沙漠榆中皆邊地名震驚也東馳內向皆來歸服 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 善曰 …… 宇內康寧苛慝不作 善曰 …… 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 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 五臣本 …… 開國光宅顯茲太原 善曰毛詩曰 …… 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 善曰易曰受茲介福 …… 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 …… 內外協同靡愆靡違 …… 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

除吳會善曰國語曰齊鼓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揚為文事勝矣銑曰由從斯此也吳
會吳地名掃除謂成吳也西塞江源望祀岷山善曰漢書曰江水祀蜀塞持牲赤牛黃犢
謂致禱也禮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漢書曰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山瀆山蜀之岷山也向曰岷山江所在蜀也西
塞言滅蜀也望祀言祭此山善迴戈弭節以麾天下善曰長楊賦曰廻戈邪指擢旐
指麾郊西征東楚東鬯今以驂為弭誤也銑曰弭按也麾天下謂乎一也遠無不服邇無
不肅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也濟曰肅敬邇近也大魏之德光
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桓文良曰唐虞堯舜也桓文齊桓公晉文公皆輔翊
周室而公輔翊之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
由豈不盛乎善曰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支
伯之友曰呂氏春秋曰昔堯讓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逃之箕山之下也濟曰言公宜受封爵後立功如
【文選四十】 卅九
此然後退身豈不盛也翟嵩皆辭讓也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何以勸勤
小讓也哉善曰帝長子曰人主臨之以至公振子而日銑曰其讓絕遠而無人可與為鄰合司□
也以沖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濟曰不通謙辭也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
謝玄暉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謝朓為隨王府文學出祖勑朓可還都遷新安王中
軍記室咸辭子隆也祖武皇帝濟注同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
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上黃下烏之水
願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善曰左氏
傳曰潢汙行潦之水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班固王命論曰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沃言曰希
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李軌曰希望也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沃若調柔也良曰潢汙雨水也沃若良馬行貌言凡水
猶欲朝宗于海此馬欲希良馬之行必見竭涸疲𤸃無由致也自喻茅劣才褊小智頗事於王不由於己所以終莫遂也
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嗚善本
作歔字唈烏合反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皐壤使我欣欣而樂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楚辭曰草木
搖落而變衰又曰惆悵兮而私自憐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又曰雍門哭見於孟嘗君孟嘗君
為之嚶唈流涕欽與鳴同銑曰皐壤搖落謂秋也岐路東西謂別也嗚喉鳴咽皆悲傷也皐壤川原岐路行道也況
五臣本作從乃服義從擁歸志莫從善曰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沬鄭玄儀禮注
曰擁抱也孟子曰子告我有歸志曹植應詔詩曰朝覲莫從向曰言服習王之道義但以擁塞使我歸王之志莫從也
邈若墜雨翩似秋蔕音帝善曰潘岳楊氏七哀詩曰漠如葉落樹邈然雨絕天曰
雲散水嗟去成為雨矣聽曹子建仙詩曰在世但千月命如秋葉蔕翰曰墜雨於雲秋蔕於樹喻己別王也邈遠翩落
【文選四十】 四十
也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善曰鄭玄論語注曰算數也濟曰皆謙辭也言不足數
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善曰天地喻帝山川喻王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褒采一介抽
良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言屬休明之代容受我不肖之人同於山川之納藏也
揚小善善曰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大公曰好用小善不得真賢也蔡邕玄表賦曰采小善
之有益故捨耒場圃奉筆菟園善曰詩曰九月築場圃西京雜記曰
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兔園也銑曰捨耒耜也場圃田圃也奉筆兔園請事於王也梁孝王有兔園東
亂三江西浮五臣本作游七澤善曰言常從子隆也蕭子顯齊書曰隋王子隆孔安國尚
書傳曰正絕流曰亂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向曰王為東中郎
將會稽太守後還為荊州刺史三江會稽越境也七澤荊州楚地也越東楚西絕流曰亂浮游也契闊
戎旃從容讌語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周禮九旗通帛曰旃劉向七言曰讌處從容觀詩書毛

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翰曰**長裾日曳後乘**
謂從行也笑謂勸苦也戎兵也旃旌也
載脂乎善曰漢書注晉灼曰鄒陽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裾冠衣之裾也曰曳謂鄒久遊王門也魏文帝書
云丈夫學冠帝子於後車詩曰載脂載轄**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
未測涯涘善曰曹植鰕䱇篇曰長者賜顏色楚辭曰晞女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乎九陽良曰言今才王
之德深叔不測崖際也喻遠也**撫臆論報早誓**五臣本作趙**肌骨**善曰演連珠曰
抑臆論心陳思王責躬表曰抱釁歸藩刻肌刻骨銑曰言撫臆論報恩誓往銘鐫肌骨不已逝往也**不**
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善曰司馬彪曰運轉也又曰莊子曰監河侯曰周居鄙轍中
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向曰寤覺也滄溟海也莊子云鯤化為鵬海運將徙於南溟
滄溟未運王未遷轉也波臣自喻也蕩失也**渤澥方春旅翮先謝**善曰渤澥海名
翰曰王波臣求私皆自喻也翰曰解云若鷹鶚之鳥也渤海名乃春鳥鳴時也喻王左右居也旅翮先謝自喻失去也

于東方
也謝去也**清切藩房寂寥舊蓽**善曰藩房王邸也邸舍也蓽柴門也
清曰光清也林中清涼由宣左氏傳曰蓽門圭竇之人皆
美自上也孔言前居房在藩國也房謂王府也蓽柴門也謂歸
喜於居也清切秦茂也
鄙也凡在人也**輕舟反溯**善曰**弔影獨留**善曰曹子建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
臣曰輕舟反溯向而望之已駐於王左右
情喻彰也
望而形影相
出自留而已矣
滋深善曰鄭玄曰天子為天子諸
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
長首而一日不見龍門而不見王也東門也莊子徐
無鬼謂女商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
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而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
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銑同善注曰言已
想望於王猶白雲在天龍門不見
歐與王隔　**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
渚善曰艎舟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艅艎
翰曰言已不可得往唯待王還京都也青江方

春暖也艇舟名王東也**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善曰史記曰諸侯朝天子
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邸諸侯朱戶故曰朱邸莊子謂惠子曰
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韓詩外傳簡王曰夫
春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濟曰朱邸謂王在京之邸朱其
戶也蓬心非特達賤自謙也樹桃李秋取其實也賤願得
效此已同於此而報王**如其簪屨或存衽席無改**善同良注良曰言王施
或能存故情於我也少原之野有婦人刈蓍薪而失簪哭甚
哀言不忘於舊也楚昭王亡其蹤屨已行三十步而還取之左
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
者晉文公至河令席蓐捐之咎犯哭曰席蓐所臥也而君棄
之臣不勝哀衽席蓐席也**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
告辭悲來橫集善曰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堪謂朱暉
門發以妻子託朱生楚辭曰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又曰宮橫悖而成行漢書中山靖王曰不知涕泣之橫集銑曰悖
交也**不任犬馬之誠**善曰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心

芳守府

到大司馬記室牋

任彥升善曰劉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令曰以公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任昉為記室府舊也
向曰宣德皇后令以梁王高祖武帝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昉為司馬下記室箋到官而謝之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
肅膺五臣本作選**典冊**善曰劉歆甘泉賦曰擇吉日之令辰翰曰令善辰時肅敬膺當也典冊謂
受大司馬**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善曰東觀漢記明帝冊曰副符封侯或以德顯朱浮曰
與彭寵書曰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濟曰副稱也**含生之倫庇身有地**善曰
曹植封酒行曰含生蒙澤草木茂延左氏傳子反曰庇以守禮遭以庇身良曰含生有生之類庇託也**況昉**
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善曰魏文帝令曰況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君子哉銑曰君子

謂高祖與昉有舊也咳苦改唾為恩眄睞力代成飾善曰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幸聞咳唾之音古詩曰眄睞以適意向曰咳唾視也恩飾謂光益於己也小人懷惠顧知死所善曰論語子曰小人懷惠左氏傳其友謂狼瞫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翰曰言懷恩惠自顧知以身命報德也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五臣本作契苦結反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善本作其字不渝善曰梁史曰始高祖與昉遇於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高祖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廝養卒曰兩人左提右挈誠詩易矣詩曰善戲謔兮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詩曰寔命不猶毛萇曰渝變也濟曰嘉宴乃謂於竟陵王帝也緒末也提挈謂許以為記室也旨意也形見善戲也餘注同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善曰知幾式之以貴為澤先覺也錙仕顯邪是淪驕餌也論語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漢書曰[illegible]餌報曰不往室人之網不能驕君之餌也良曰言我謀不能先覺真但之以貴而仕寔是淪沒於驕君之餌餌食也湯沐具而非弔大廈搆而相賀善曰五臣本作搆字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蟣蝨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illegible]銑曰[illegible]昉免死非復相弔也為相既成大業不得相賀也餘注同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邃古善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向曰明公謂高祖也冠猶超也高也二儀天地也勳功也遂古往古也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善曰上林賦曰孫叔奉轡衛公參乘不足使扶轂翰曰伊尹周公輔佐殷周也桓文謂齊桓晉文翼戴周室也使之奉轡扶轂謂高祖之功過之神功無紀作物何稱善曰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而可紀亦何名而可稱莊子曰神人無功言滿自然不立功也聖人無名不立名也莊子曰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濟曰謂高祖如神妙之功無能紀述造化萬物何以稱之作造也府朝初建俊賢翹首善曰沈範奏記曰羣英翹首俊賢抗足良曰府謂司馬府也建立翹舉

也維此魚目唐突璵璠扶元反善曰魚目似珠璵璠魯之寶玉也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韓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孔融與[illegible]論陳羣曰頭有角著唐突人參也銑曰魚目似珠自喻也璵璠美玉也喻高祖唐突猶抵顧己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善曰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敢況千載而一遇者也易曰天造草昧言王者之恩同於上帝故云再造也向曰涯分寔是塵汚忝辱也翰曰言千載一逢聖人不訴己罪又與之官是再成於己其恩難以荅也答成也雖則殞越且知非報善曰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隕越于下毛詩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濟曰言雖致命非所以報也隕降越隊也不勝荷戴屏營之至善本作冊字善曰國語曰昔靈王獨行屏營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良曰今上謂梁高祖武皇帝也[illegible]

任彥升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中都里人也[illegible]帝即位以公為[illegible]公辭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尚讓未之許[illegible]等又請任昉之辭也帝謂寶融也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遷以武帝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善曰方言曰蘊崇也謂尊崇而加策命也蘊與蘊同銑曰朝命天子之命也蘊積策書奉進也丹誠赤心也冒進赤心以勸梁也奉被還命未蒙虛受善曰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向曰言高祖還讓前命不虛心而受之搢紳顒顒魚恭深所未達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李奇曰搢插也插笏於紳紳大帶薛君韓詩章句曰萬人顒顒仰天告也論語子曰丘未達也翰曰搢紳謂百官也顒顒敬仰貌未達言不知高祖之意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善曰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

讀之苦斂英[illegible]於行上賓贖魯人於諸侯而辭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鄭玄禮記注曰

言[illegible]可復讀從大也餘注同 翰曰皆正言之 **高蹈海隅匹夫之**

小節 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illegible]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也 [illegible]鋭書[illegible]曰[illegible]夫細行[illegible]等所大體 [illegible]曰[illegible]以為[illegible]行[illegible]也[illegible]讓[illegible] **是以**

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

為讓 善曰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假為天子七年尚書中候曰王至于磻溪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檢德合于今昌來提撰爾雒鈐報在齊尚出游見赤人自洛出授尚書命曰呂望[illegible]故之[illegible]作[illegible]服[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大公[illegible]左[illegible]不讓[illegible]既[illegible]天[illegible] **況世哲繼**

軌先德在民 善曰[illegible]左氏傳[illegible]數[illegible]王之[illegible]先[illegible]

〈文選四十〉　　卷五

輔曰[illegible]昔[illegible]高祖之家[illegible]有望[illegible]德在人[illegible]謂高祖父[illegible]之[illegible]見[illegible] **經綸草昧歎深微管** 善曰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 論語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illegible]言[illegible]經綸草昧之[illegible]孔子[illegible]歎深[illegible]也 翰曰綸理也 **加以朱方之**

役荊河是依 善曰[illegible]東[illegible]安[illegible]一萬於鍾山[illegible]追[illegible]之[illegible]中[illegible]書[illegible]左氏傳[illegible]戰於[illegible]以[illegible]方[illegible]尹[illegible]也[illegible]書[illegible]言[illegible]皆[illegible] **班師振旅大造王室** 善曰尚書曰班師振旅 孔安國曰[illegible]還也 [illegible]左氏傳[illegible]呂相曰我有大造于西也[illegible]曰[illegible]入曰[illegible]振旅[illegible]造[illegible]王室[illegible] **雖累繭**

救宋重胝存楚 善曰墨子[illegible]公輸般為楚造雲梯[illegible]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illegible]請無攻宋[illegible]曰公輸般[illegible]之[illegible]百舍一舍也重繭累胝也[illegible]弟子曰申

句踐畢蘭重[illegible]十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擊吳吳大敗之以善本同

以居宇 善本作 **今觀古曾何足云** 翰曰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在[illegible]不足云也 **而或**

甚盜鍾功疑不賞 善曰呂氏春秋曰范氏之亡有得其鍾[illegible]之[illegible]況[illegible]也[illegible]書[illegible]曰[illegible]曰[illegible]賞[illegible]者不賞[illegible]功歸[illegible]曰言[illegible]不[illegible]功高天下者不賞[illegible] **皇天后土**

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

地告龍逢之怨 善曰左氏傳[illegible]大夫[illegible]曰君[illegible]皇天[illegible]王[illegible]已[illegible]王[illegible]中[illegible]飲[illegible]論語[illegible]宋[illegible]曰[illegible]龍之[illegible]子[illegible]庭中[illegible]

〈文選四十〉　　卷六

姬[illegible]宋[illegible]宋[illegible]王[illegible]賢人歸於[illegible]曰[illegible]東[illegible]姓[illegible] **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

居掩涕激義士之心 善曰[illegible]孫策[illegible]未[illegible]乃扶上馬陳兵而出[illegible]後漢書曰[illegible]三國名臣頌曰[illegible]以[illegible]義士之心奉[illegible]正以[illegible]高許[illegible]所殺漢光武兄伯升[illegible]更始所害光武[illegible]酒肉[illegible]言高祖於兄[illegible]二[illegible]義[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故能使海若登祇罄圖效祉** 善曰[illegible]海若海神名也 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則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illegible]曰[illegible]楚辭[illegible]云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 海若海神也齊桓公北伐見一神曰俞兒霸王之君興則見也 [illegible]兒在馬前走管仲曰登山之神[illegible]

神也山海之神 盡而燄其福祉 山戎孤竹束馬縣從伐罪弔民

一匡靖亂 善曰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束馬懸車上辟耳之山西都賦曰天官縣從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氏傳箕孔謂晉侯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也 良曰景從天下如日景之從人也偁伐暴但殺其君弔其民一匡天下靖亂謂除逆也言高祖征伐之事而類於此

匪叨天功實勤濡足 善曰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韓詩外傳曰申屠狄非其世將投于河崔嘉聞而止之曰聖人仁人民之父母今爲濡足故不救人可乎狄曰 言高祖實同天功非竊叨而得爲天下父母濡足以救於人也

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嚴光與光武皇帝俱爲諸生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 向曰言高祖起自諸生取樂於名教之間

道風素論坐鎮雅俗 善曰王隱晉書劉毅表曰李衍以素論門學不可與權 柔同曰也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謂分流雅鄭異說 翰曰雅俗謂正風俗

不

【文選四十　廿七】

習孫吳遵玆神武 善曰曹植上疏曰不與孫吳而闇與之會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也 良曰孫子吳子皆兵法也遵成也

驅盡誅之氓 善曰古萌字 濟以封之俗 善曰史記留公曰後武王紂其民皆可誅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濟成也王充論衡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也 銑曰言變風俗若此

龜玉不毀誰之功歟 句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櫝中誰之過也今則不然誰之功歟言高祖之功也

獨 五臣本作兕 爲君子將 五臣本無將字 使伊周何地 善曰後漢書王承錫誅梁冀表曰選伯禹獨爲君子何地謂何地自處也 翰曰言爲君子將使伊尹周公何地而立也

某等不達通變有愚誠 善曰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不任悾 貢曰 款悉心重謁 善曰論語注曰悾悾誠也廣雅曰款誠也

伏願時曆典冊式副民望 善曰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天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奏記

奏記詣蔣公

阮嗣宗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蔣濟聞籍有才儁而辟之爲志高問掾王默然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吏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王默懼與籍書勸之於是鄉親共喻籍乃就吏後謝病歸 濟聞善注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 善曰泰階六符經曰中階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 良曰書云伊尹作咸有一德含咸也三台星三公位也齊爲太尉即三公言上台重之也

羣英翹首俊賢抗足 善曰易通驗甘曰萬人聞綈鳴皆翹首

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 翰以 屬辟書始下下走爲首 善曰辟猶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牛馬走應劭曰走僕也

子夏

【文選四十　廿八】

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 五臣本作彗 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曰王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篲爲恭也由今之持箒也 銑曰擁篲由其敬之禮是帝也

鄒子居 有於字五臣本 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 善曰劉向別錄曰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生黍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游諸侯長之皆郊迎擁篲曰陪乘東也 向曰燕昭王敬其德而陪乘也

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爲道存也 善曰鄒陽上書曰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以說乎呂氏春秋曰王公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也莊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焉 翰曰布衣韋帶皆賤服韋皮也

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 齊曰陋鄙也 良曰猥頻也大禮謂辟命

方將耕於東皐之陽輸黍稷之

稅以避當塗者之路 善曰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羇縻其世主者甚衆也 銑曰東皐籍之所居之東也澤畔曰皐稅閑稅也當塗謂事貴人也 負薪疲病足力不彊 善曰孟子曰孟子有疾王使人問疾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負薪之憂不能造朝列子曰非足力之所及也 向曰籍言力不可彊不勝王事 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翰曰克能也稱己無德則辭命為謬恩退捉以讓賢則榮光於所舉矣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書上

答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翰曰漢書云李陵字少卿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單于戰力屈乃降匈奴中與蘇武相見武得歸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書荅之

子卿足下 善曰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羣臣庶士相與言殿下閤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 良曰子卿蘇武字古人貴呼其字者字所以表德也

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 善曰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狐突對晉懷公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策名謂名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小雅曰非分而得謂之幸 向曰令善也 銑曰策立休美暢通也清時謂清平之時保守令問之德美通時君之前幸之甚也再言之者美之甚也幸還也

遠託異國昔人所悲 善曰桓子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心傷矣 濟同善註

望風懷想能不依依 翰曰望風謂達望也依依然思也

昔者不遺遠辱還荅 良曰不遺舊情也陵前與蘇武書武有報荅今陵又荅

慰誨勤勤有踰骨肉 向曰慰誨謂慰勞誨數也踰過也

陵雖不敏能不慨然 善曰孝經曰參不敏 濟曰敏達也言雖不達事理豈不慨然歎其情深於人致此耶

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 善曰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類 王肅曰異類四方夷狄也 翰曰異類不同類於己者

韋韝 古豆

毳幕 [illegible] 以禦風雨 善曰說文曰鞲臂衣也[illegible] 銑曰韋皮也鞲衣袖 [illegible] 毳毛也 [illegible] 以皮為袖以毳為幕也戎夷之服也 羶肉酪漿以充飢渴 善曰 [illegible] 肉為食酪為漿 舉目言笑誰與為歡 胡地玄冰邊土慘裂 善曰說文曰慘毒也 [illegible] 裂分也 良曰冰厚故色玄 [illegible] 之甚也 但聞悲風蕭條之聲 涼秋九月塞外草衰 夜不能寐側耳遠聽 胡笳互動牧馬悲鳴 善曰杜摯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 [illegible] 胡人吹 [illegible] 吟嘯成羣邊聲四起 [illegible] 鼓吹之聲 晨坐聽之不覺淚下 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 [illegible] 自嗟而遠呼子卿也 [illegible] 陵獨何以 [illegible] 不悲也 與子別後益復無聊 [illegible]

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 善曰左氏傳 [illegible] 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 [illegible] 漢書 [illegible] 武帝以陵降匈奴 [illegible] 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 [illegible] 身負國恩為世所悲 [illegible] 子歸受榮我留受辱 [illegible] 命也如何 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 [illegible] 禮義中國也 [illegible] 無知謂匈奴 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 [illegible] 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 善曰先君 [illegible] 謂其父當戶也 [illegible] 令乃成戎狄之族又成悲也 功大罪小不蒙明察 向曰陵有戰功甚大為罪小不蒙天子明察 孤負陵心區區之意 銑曰國家孤負其心 [illegible] 區區之意見誅母妻 每一念至忽然忘生 [illegible]

每念國家不明察陵心忽然不知生之有生 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 [illegible] 顧國家於我已矣 善曰 [illegible] 翰曰顧念已 [illegible] 雖 [illegible] 已矣絕望之辭也 殺身無益適足增羞 [illegible] 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 善曰 [illegible] 攘臂 [illegible] 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 [illegible] 異方之樂秖令人悲增忉怛耳 [illegible] 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 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 [illegible] 略言之 [illegible]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 善曰先帝謂武帝也 翰曰 [illegible] 先帝武帝也絕域遠 [illegible] 五將失道陵獨遇戰 善曰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 [illegible] 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 [illegible] 出天漢之外入彊胡之域 [illegible] 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 [illegible] 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 善曰 [illegible] 濟曰疲勞 [illegible] 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 [illegible] 善曰史記曰斬將搴旗 [illegible] 逐北 [illegible]

軍敗曰以戰敗走而陵軍逐之滅跡掃塵斬其梟帥善曰張晏漢書注曰驍勇也若
六博之梟良曰殺敵之易如滅行跡掃塵則無所矣梟帥謂賊沈勇將而陵軍逐之使三軍之
士視死如歸善曰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
死如歸臣不如王子成父向曰謂得人心陵也不才希當大任善曰呂氏春秋淳于
髡曰臣不肖不足以當大任銑曰希少也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善曰說文曰戡勝
嘗也此堪是地名今傳寫用濟曰堪勝也言此時功大難可勝此匈奴既敗舉國興師
善曰劉兆穀梁注曰畢盡也翰曰匈奴既爲陵所敗遂退盡其國中更起大軍以攻陵更練精兵
彊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
相如而去步馬之勢又甚懸絕良曰陵入匈奴之境則匈奴爲主陵爲客客且
不如主矣陵步卒匈奴馬騎步勢又相縣絕遠也疲兵再戰一以萬千然猶

扶乘創初良痛決命爭首善曰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
者將車一創者持兵向曰扶其創乘其痛以少敵衆見傷者多然士卒用命皆扶其創乘其痛爭爲先首而戰也死
傷積野餘不滿百銑曰餘兵不滿百人而皆扶病不任干戈
翰曰百人之中扶持疾痛不堪戰也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
指虜胡馬奔走翰曰虜謂匈奴奔走兵摧威也兵盡矢窮人無尺
鐵猶復徒首奮呼火故爭爲先登善曰徒空也言空首無鍪無復甲冑
良曰窮亦盡也尺鐵兵器向曰徒空也言頭無器空首奮以呼憤爭先登而戰也當此時也
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善曰血即淚也歃用子曰大子獻歃飲淚
翰曰飲血謂飲泣也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
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得善本無得字免耳善曰賊臣謂管敢也

李陵書云軍所智數爲軍材皆散校財答之五十乃三入匈奴于時匈奴與陵戰至塞也隣有伏兵欲引還敗曰漢無伏
兵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敗關于以漢軍敗弓矢並盡陵於是遂降濟曰單于將爲與陵戰不復可得欲引兵還銑同
善注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
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其新乃得
免善曰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秘計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
如雲又曰其從如雨何休公羊注曰僅纔也翰同善注如雲如雨言多況當陵者豈易爲
力哉而執事者云云善曰謂漢朝執事之人也良曰高祖尚如此況當陵者豈容易而
致力也向曰云云謂多言也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今曰
以不死謂不以死力爲國也濟曰言陵之不死亦是罪也亦有所以子卿視陵豈偷生
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

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善本有所字爲也故欲如前
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善曰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爲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
冀其驅醜虜南歸故且屈以求伸若於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翰曰陵前書云若將不
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明祖考此之是也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
不如報德也善曰鶡冠曰良將自投子曰申生虛死子復慎之昔范蠡不
殉會稽之恥曹沫亡貝不死三敗之辱卒子律復句
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善曰史記
曰吳王發精卒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句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赦越句踐因會稽七年謀吳
猶其士民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自殺
又曰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莊公懼乃以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

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逆蠡越之賢也吳王伐越越敗王走於會稽山後七年用蠡計遂破吳是復會稽之讎也蠡死也句踐封王之三戰三敗失地於是復會稽之讎曹沫與齊桓會以匕首劫桓公上曰反所侵地桓公許之於是遂得其地是報魯國之羞陵遠心慕之欲為漢報功

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善曰漢書曰公孫敖將兵得生口言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濟曰骨肉謂母與子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翰曰武勸陵歸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何得不云如此善實之也

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善曰史記曰相國蕭何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收藁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甚人惡樊噲黨於呂氏即一日上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又曰陳豨反上自將兵至邯鄲韓信稱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與通謀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呂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又曰彭越稱病不往上使人掩越越不覺捕越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呂后言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於是夷越宗族國除良曰葅醢謂殺之也

鼂五臣本作晁錯受戮周魏見辜善曰漢書曰鼂錯為御史大夫請削諸侯之地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乃使中尉召錯紿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又曰周勃為丞相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又曰魏其侯竇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灌夫罵坐相田蚡不敬嬰與灌夫同繫不得以同罪棄市

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善曰左氏傳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漢書曰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太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

甚幸愛後文帝召為博士為絳灌等毀之屈害之於是天子疏之以為長沙王傅善曰周亞夫諫上不用因稱病免相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吏簿責亞夫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急遂入廷尉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銑曰佐命謂佐王命也翰曰命世謂有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名也言才名流播於後代

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五臣本無得字展彼二子之遐舉善曰二子謂賈誼亞夫也遐舉謂死也誰不為之痛心哉銑曰二子謂賈誼亞夫也才能者被罔誣不得展其功也向曰文帝欲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之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天子疏之不用後出為長沙王太傅梁孝王傅孝王墮馬死常自傷其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亞夫事景帝帝欲封皇后兄王信亞夫曰高皇帝約非有功不得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後漢爲不軌免官下獄歐血而死是不展周賈二子遐舉之才以至於此誰不為之痛心哉

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古令身絕域之表善曰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漢書曰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青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乃自剄廣為前將軍大將軍出東道東道回遠而軍亦少乏水草行後大將軍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廣迷失道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吾義鄭德曰以刀割頸為剄良曰先將軍廣也功績謀略甚大可蓋於天地義勇冠出於三軍之上也翰曰同善注絕域遠國表外也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五臣本作嘆字者也銑曰功臣義士見有功者誅有才者死故負戟而長歎何謂不薄哉翰曰此國家於功臣才子甚薄何謂云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

野善曰漢書曰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侯武會緱王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使張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緱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 濟曰武奉使入匈奴[illegible]他處者匈奴號也 良曰同壽往錢近也

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善曰丁年謂丁壯之年也漢書曰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向曰同書詳 老母終堂生妻去帷五臣本作室字 善曰漢書陵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 濟曰武奉使匈奴母死妻嫁也去室謂嫁也堂謂母亡 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銑曰言匈奴善武志節陵得還漢況天子為天下之主而不知乎 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論語曰道千乘之國漢書曰六車千乘諸侯之大者 翰曰茅土諸侯之事也享受也薦進也 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善曰漢書曰元始六年武至京師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 向曰武自匈奴還錢二百萬今之二千貫典屬國今鴻臚卿 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良曰勤勞也 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illegible] 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五臣本無復字 且漢厚誅陵以不死銑曰厚謂誅母也不死謂不為國家盡死節 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illegible] 向曰[illegible] 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良曰每內顧雖身負其父而不為悔也

陵雖孤恩漢亦負德善曰言陵負功以命稱為恩漢[illegible] 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善曰言陵[illegible] 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illegible] 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五臣本無復字 稽顙還向北闕[illegible] 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illegible] 願足下勿復望陵[illegible] 嗟乎子卿夫復何言[illegible] 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illegible] 勉事聖君足下胤子[illegible] 無恙勿以為念[illegible] 努力自愛[illegible] 時因北風復惠德音[illegible] 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一首

司馬子長善曰漢書曰[illegible]

益州刺史 向曰漢書云司馬遷字子長[illegible]內人也有良史才武帝將誅李陵遷盛[illegible]

言李陵才氣不可誅之後有遷遂與陵善故為游說遂下獄受刑後為中書令修史時益州刺史任安字少卿與遷書責以非賢人之義遷以此書報也

太史公牛馬走 善曰太史公遷之父走猶僕也言己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 翰曰太史公遷之父走猶僕也言己為大史公牛馬之僕蓋自卑之辭 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善曰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 呂任安字也 曩者辱賜書 五臣本作 向曰辱賜 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善曰禮記曰儒有推賢而進達之 翰曰 教示接君人物推讓賢才以進用士子之務 意氣勤勤懇懇 五臣本作懃 善曰勤勤懇懇 良曰情切之辭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 善曰蘇林曰 而用也言以教 記曰不以流俗之人 銑曰流俗之人所言 書若怨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勸戒之言而更用流俗之人所言

我非敢如此 僕雖罷 五臣本作疲字 駑 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 善曰側聞謂聽也列子曰吾側聞之禮記曰與人若至亦異端 向曰罷拉也駑鈍馬也自以之駑馬 也戶子曰聞長者之遺風古賢人也 顧自以為身殘處穢 善曰身殘謂刑戮也 翰曰處穢謂腐刑 動而見尤 善曰言舉動見尤 人之所尤過也 欲益反損是以 五臣本作 字 獨鬱悒 邑 而誰與語 善本作誰與 善曰誰為而不可語也 翰曰言其誰與語 諺曰 銑曰諺言古今相傳之言 反損謂欲益而動見損不得志則與誰語此事 口身為殘刑動見損而為才以益而 誰為為之孰令聽之 善曰誰為 欲為善當為誰為之又令誰聽用我也孰誰也 諫聽之乎良曰以卿書勸遷推賢進士還云為誰為之乎不復欲 聖明動則有過為誰 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善曰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鼓琴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

賞音者 銑曰蓋辭也鍾子期古之知音者伯牙善鼓琴鍾期知其妙理期既死則無人知音故不復鼓琴矣今君不明 答是無知音 使我何為 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 善曰戰國策曰晉豫讓之孫豫讓事知伯知伯寵之及趙襄子殺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 吾其報智氏矣 向曰何則謂自發問上事何則如此也士為知於己心若必盡誠而為之用女子為愛於己貌必加飾 其容今人不知我心 不悅我道亦何所為 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 善曰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由許由也夷伯夷也 點辱也 翰曰大質身也虧缺謂被刑也雖有才如隨侯之珠卞和之玉行若許由伯夷之貞 何以為榮足以見天下所笑自取點辱 書辭宜答 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 善曰往前與我書書宜答之 用 才 但有事故不得答 曰從武帝還西康曰卑賤之事若須務也 如淳曰遷為中書令任職常知中書時偶有賊盜之事 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

也 善曰得少卿書詞官即當為東從天子 東游也上天子 良曰從天子東來目後答書又迫於職掌事 一各在 一方 相見日淺卒卒 七忽 無須臾之間 得竭志意 善曰以漢日卒卒促遽之意也 時方卒卒無暇不得竭書意也 向曰得相見 也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 無其字 五臣本 迫季冬 善曰如淳曰平居時不肯郵其書今安有不則之罪在獄故 曰書欲使其見以度已也 向曰安為戾太子事下獄將 刑謂生死不可知 日近季冬將刑也 僕又薄 傳 從上 丈 雍 市 恐卒然不可為諱 善曰李奇曰薄迫也 翰曰薄迫也 上天子也 言其死故云不可諱 言又迫從天子禱祠祭於雍雍祠神所 濟曰卒然言速也不可為諱謂死也 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 本門 以曉左右 善曰廣雅曰懣悶也 楚辭曰 惟 濟 答書是我終身不得申憤懣以盈胸 銑曰恐安死未 以披明少卿左右猶足下也 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

窮善曰謂任安恨不見報也良曰長逝者死也言不苦書而少卿死私心之恨無窮也請略陳
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向曰固陋猶鄙也言今以答書略陳固陋之志幸
勿以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五臣本作府字也善曰符信也翰曰
府聚也愛施者仁之端也銑曰端首也取與者義之表
也翰曰取謂受惠與謂行施也恥辱者勇之決也善曰勇上當於此而果決之
向曰受恥辱者是勇者之決性立名者行之極也善曰凡人能立志者行中之最極也士
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
矣五臣本作也字濟曰言君子之徒如林之茂盛故禍莫憯於欲利悲
莫痛於傷心善曰所可憯者惟欲之與利為禍之極也所可痛者唯傷心之事而可為悲也良曰多
欲而求利者禍必至憯痛也行莫醜於辱先詬火構莫大於宮刑

善曰醜猶恥也先謂祖也詬音垢應劭曰詬恥也說文詬或作訽火佰切禮記儒行曰妄常以儒相詬病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其詬尋此二書其訓頗同銑曰辱先代祖考謂遷被刑濟曰詬恥也害人之恥者宮刑為大也刑
餘之人無所比數濟曰蓋自謂也非一世也所從來遠
矣翰曰刑餘之人不足比數非此一代然所從來更乃遠言自古已來有之謂下文也昔五臣本有者字衛
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善曰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
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向
曰雍渠嬖人載謂同車而行靈公與此閹人同車孔子恥次車孔子恥之去衛之陳也商鞅因景
監見見音現趙良寒心善曰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五羖大夫荊
之鄙人也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又趙高謂李斯曰擇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也良曰同善注寒心謂懼恥也同子參乘袁絲變

色自古而恥之善曰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盎
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向曰
同善注絲盎之字也此則自古恥之也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
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銑曰中才謂常才也事有關於閹人皆負傷其
氣韓不同況慷慨高節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
餘薦天下之善本無之字豪俊哉善曰史記蒙恬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二心良
曰刀鋸宮刑用刀也餘謂餘生還歎與宦豎無異奈何得薦進賢士乎薦進也豪俊賢士也僕賴先
人緒業善曰廣雅曰緒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緒餘也濟曰先人祖考也得待罪輦
轂下二十餘年矣銑曰常懼不當先人之業若待罪譴也所以自惟
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

主翰曰惟思也效自盡也譽名也結謂託奉也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
進能顯巖穴之士向曰拾國家遺事補國家闕也巖藪之士謂顯達之也外之
善本有又字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音蹇旗
之功濟曰斬前敵之將拔前敵之旗搴取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
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向曰交游朋友也光美寵榮也四
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
矣善曰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無其所也史記蔡澤曰吳起言不苟合行不苟容銑曰言上所述四者
無一遂苟且合時取容執事於寵無損益之驗可見之志乃如此也言無所堪矣務驗也鄉許亮者僕
亦善本無亦字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善本無奉字外廷
末議善曰臣瓚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夫也外廷即今之射外朝也翰曰鄉者謂前者也謂未刑之時亦嘗

也遷爲太史則大夫也列決也羣官朝堂之餘議也外廷謂朝堂也末餘也濟曰陪奉不以此時

引綱維（善本作維綱）盡思慮良曰不以下大夫之時引舉綱維盡思慮以進賢士也

今已（善本作也）虧形爲埽除之隸在闒茸之（吐臘反 而勇反）

中善曰闒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以爲冗雜也沈字林曰闒茸不肖也向曰虧形爲被刑也埽除賤除道也隸僕也闒茸不肖小人不肖之稱也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

輕朝廷羞當代（善本作世字）之士邪翰曰伸舉也言我所遭刑戮在小人之中乃欲仰首舉眉論列是非意亦羞之當代之士謂天下之人嗟乎嗟乎如僕尚何

言哉尚何言哉銑曰痛恨之甚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向曰本末謂敗之始也言凡事始終之理甚難顯明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

之譽善曰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良曰遷自言性行

不羈不可繫也向曰時無知音故不知其才乃無與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

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善曰服虔曰薄伎才也孟康曰周衛宿衛也言在宿衛之官也周衛謂禁衛也翰曰先人謂遷父也故事奏進伎才也言天子以先人之故得爲太史出入朝廷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善曰言人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

事不可兼施言已方一心營職不假修人事也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

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善曰禮記曰某之子不肖不以不肖謂不才也銑曰竭盡也不肖謂不才也言欲盡不才之力以成先人之業也務一心營職

以求親媚於主上善曰毛詩曰媚于天子濟曰言務一心專營其職求親媚於天子也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善曰論語子曰夫子不助我也

僕與李陵俱居門良曰主上不知此心有信讒言卒見刑辱之如然難明不然者也

下翰曰謂同爲侍中官素非能相善也趣舍（捨）異路善曰大公六韜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向曰趣所向也舍所廢也未嘗

銜盃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曰言趣舍異所以不相善也

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良曰廉清也言其有節之士取與必有義也分別有讓恭儉下人翰曰下謂謙卑不爭常

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善曰言其意中懷所蓄積也濟曰以身從事曰徇素本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善曰一國之中推而爲士）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

之難斯以奇矣善曰新序曰臣出萬死不顧一生向曰奉天子命出邊不念計生萬一生言萬死爲此赴國家之患難此亦以奇節矣今舉事一不當（丁浪）

反銑曰謂陵事迫降匈奴一不當者也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

櫱（魚列反）善本作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善曰玄黃禮云以爲媒謂遷合會之孽謂生其罪禍也翰曰其身保妻子不能立節時之功而陵一失乃隨構結以生其短狂加誅戮私心所竊也媒猶構結也且李陵提步卒不滿

五千善曰有五千言不滿者舉其甚也良曰提執也深踐戎馬之地足歷

王庭垂餌（二音）虎口之善曰胡地出馬故言戎馬單于所居之處號曰王庭銑曰王庭匈奴廷也垂餌橫挑（徒了反）彊胡仰億萬之師善曰說文曰挑撓也李奇曰挑敵求戰也古謂之挑

也垂餌食也翰曰挑身獨戰不須衆兵挑茶而致師也比地高故曰仰濟曰橫行挑弄引之欲其戰也仰謂素望也

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去聲）善曰顏師古曰所殺過半當本有半字向曰言陵軍兵少所殺匈奴倍多故曰過當敵也

虜救死扶傷不給（善曰顏野王曰給供給也 翰曰言救死扶傷多故其救之扶之不能[illegible]）旃裘（善本作旃裘二字）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illegible]匈奴大單于左右賢王以其善射故曰引弓之人 [illegible]）一國共攻而圍之（良曰匈奴一國共攻陵而圍之）轉鬭千里（良曰轉鬭謂相[illegible]也）矢盡道窮救兵不至（銑曰救兵不至[illegible]五將失道也）士卒死傷如積（[illegible]）然李（善本無李字）陵一呼勞軍士（五臣本有卒字）無不起（[illegible]）躬自流涕沬（音妹）血飲泣（[illegible]）更（[illegible]本無更字）張空拳（[illegible]）

冒（[illegible]）白刃北嚮爭死敵者（翰曰北嚮謂向匈奴也爭死敵者謂爭勇死於前敵謂得於人心也）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illegible]）後數日陵敗書聞（[illegible]）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翰曰怡悅也）大臣憂懼不知所出（銑曰大臣[illegible]也）僕竊不自料其卑賤

見主上慘愴怛悼（翰曰[illegible]痛也）誠欲效其款款之愚（善曰款款[illegible]）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善曰[illegible] 銑曰[illegible]）能得人之死力（[illegible]）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翰曰[illegible]）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善曰[illegible] 良曰[illegible]）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善曰[illegible]）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illegible]）適會召問即

以此指推言陵之功（[illegible]）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illegible]）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illegible]）而爲李陵遊說（[illegible]）遂下於理（[illegible]）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illegible]）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善曰[illegible] 翰曰[illegible]）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illegible]）交遊莫救視（善本作[illegible]字）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

石獨與法吏為伍 銑曰伍對也 深幽囹圄之中誰可

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 濟曰

囹圄獄也 李陵既生降隤 善本作隤 其家聲而僕又佴 二

之蠶室 善曰蘇林曰家世為將有名陵降而隤之也顏師古曰佴次也如淳曰佴次也若人相次也人志协

今諸本作茸字蘇林注景紀曰作窨室廣大如蠶室故言下蠶室衛宏漢舊儀以為置蠶宮令丞諸法云請蠶室罪人

事至天下至若屬少府顏監云茸推也人勇功推罪蠶室之中銑曰頹壞也頹壞家聲謂陵祖考皆名將而乃降故也

佴次也蠶室謂行腐刑之室使其避風養創者言我又次之於此刑 重為天下觀笑悲

夫悲夫 良曰為天下所看而笑之 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 翰曰

言此二事難為俗人委曲而言者謂俗人不知也未易謂難也一二謂委曲也 僕之先 五臣本有人字 非

有 五臣本有所字 剖符丹書之功 善曰漢書曰漢興功臣剖符世爵又曰論功而定封誓於

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向曰先人謂遷父也剖符丹書皆謂之符契有功者執之遷言其父無此功也 文

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

畜 六 流俗之所輕也 善曰說文曰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之圉人為優杜預曰俳優也

曰遷父為太史掌知天文律曆卜筮祠祀之事為天子所戲弄如倡優女樂所畜以為調戲者故人俗之所輕也 假

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

善曰螻螘蛄也蟻蚍蜉也皆蟲之微者故以自喻 濟曰遷刑餘雖不死假令受誅死若九牛亡失一毛不裁其少命之

輕賤與螻蟻不殊蓋假俗所輕之也 而世俗 善本作俗字 又不能與 善本作與能

死節者次比 善本與次比二字 我之死又不如能死節者 善曰與如也言時人以言死無益也 良

曰言世人輕我見誅死亦不知君之不明枉見罪謗不與死節王事者相比以哀惜也 特以為智

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 翰曰特獨也免猶脫也卒終也

言衆之死代人不知獨以遷為智力窮盡罪重極不能自脫終就死耳何也若或疑以蔽下文也 素所自

樹立使然也 翰曰遷自恨之甚故假云皆自樹立使然也 人固有一死死

善曰下死字 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

也 善曰燕丹子荊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 銑曰人生必有一死若生不值明君不以義死及見命重於太山若遇明君臨之以義命則輕如鴻毛故死則一也用之所歸趣殊矣 太

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 濟曰大上謂第一也辱先謂不忠於君是辱先人辱身謂忠於君君不見明察以見刑罰也 其次不辱理色 良曰理義理也顏

色也 善曰理道理也 其次不辱辭令 翰曰辭文辭令善也 善曰辭謂言辭令謂教令 其次屈

善本作詘字 體受辱 善曰詘體謂被縛繫 其次易服受辱 善曰易服謂著赭衣 向曰易服謂衣蓋衣冠罪人服之是也 其次關木索 先各 被箠

楚受辱 善曰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曰捶以杖擊也箠與捶同以之若人同謂之箠楚箠楚皆杖木名也 銑曰關木扭械索繩也以拘縛之也箠杖也楚荊也

其次剔 毛髮嬰金鐵受

辱 善曰鬄髮也 濟曰剔毛髮嬰謂先以繞金鐵謂鉗也頸也以鉗束繞也 其次毀肌膚斷 短

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 善曰謂宮刑也蘇林曰宮刑腐臭故曰腐刑 良曰

腐刑遷之所刑也極重也 傳曰刑不上 大夫此言士節不可

不勉勵也 善曰禮記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大夫何如曰刑者所以止暴亂禁不義也大夫

若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以共承宗廟而安社稷也 翰曰傳謂禮也刑不上於大夫之任天子所擇習者使居之天下

儀表萬人法則刑所以禁小人故不上大夫也士君子不可以不勉勵 猛虎在深山百獸

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

也 善曰周禮注曰穽地為塹所以御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尚書曰杜乃擭斂乃穽言威約為人制約漸積至此 銑曰

檻圈也穽穿地為坑以取猛獸也搖尾求食謂求於人以自免也還曰猶士之節之士為刑所加漸力屈折也 **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 善本無士字 鮮聲平 善曰臣瓚曰以為惡吏則長辭以也文穎曰夫遇刑自殺為鮮明也 木為吏期於不對此疾苛吏之辭者謂形勢不可入也吏猶官也不可對者不可辭也 銑曰牢獄也勢不可入亥也鮮明也言人當自決定計度於未辱以免於身不可對於獄吏也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 獄也 [illegible] 土教 **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正惕息** 罷民 良曰具露也 善曰漢書 [illegible] 息而以 [illegible] 伐自免 **何者積威約之勢也** [illegible] 之窮 [illegible] 步也 **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 向曰言人拘繫至此言不辱者乃謂強為厚顏何足貴也 **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 善曰史記曰 [illegible] 西伯於羑里 [illegible] 九州之長曰伯 [illegible] 長也 **李斯相也具於五刑** 善本作具 善曰史記曰 [illegible] 五刑也從蒼頡學 [illegible] 二世 [illegible] 奏本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 [illegible] 中國為之誅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漢書刑法志曰漢興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也 良曰李斯相秦為趙高譖乃先具黥劓斬趾四刑而後大辟是具五刑也 **淮陰王也受械於陳** 善曰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信出入有上變告信欲反上用陳平計偽遊雲夢告諸侯會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為淮陰侯 [illegible] 陳縣也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曰同善注陳消備也言械械編於身也 **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 善曰史記曰高祖立彭越為梁王梁王稱疾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陽 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子敖嗣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婿之禮高祖箕踞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曰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而皇帝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 [illegible] 翰曰彭越梁王高祖疑其謀反捕繫之以兵於洛陽越病上捕之囚於洛陽張敖趙王人告其反捕繫之南面稱孤者皆言為諸侯也抵罪猶伏罪 **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 五臣本作請室 善曰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立孝文後勃被囚見李賢漢書音義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 [illegible] 如淳曰請室 [illegible] 后崩諸呂欲危劉氏勃書謀之士大帝五伯古之霸者 [illegible] 文公之 [illegible] 言絳侯權勢傾五伯也 [illegible] 者以絳侯請反者繫因於請室囚人所也 **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 五臣本無關下有字 善曰史記曰魏其侯竇嬰孝文皇后從兄子也吳楚反以嬰為大將軍破吳楚封為魏其侯後為灌夫罵坐事下獄 [illegible] 三木在頸及手足也 [illegible] 承拘曰 [illegible] 書 [illegible] 在手曰梏在足曰桎 [illegible] 曰梏兩手也 [illegible] 音告 [illegible] 也赭赤色也罪人之服 [illegible] 三大 [illegible] 枷也 **季布為朱家鉗奴** 善曰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於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迺髡鉗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許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布召見謝拜郎中 濟曰同善注 **灌夫受辱於居室** 善曰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為太僕時坐與魏其侯交與丞相田蚡不得從為仲孺相及魏其侯魏其侯會灌夫與田蚡有隙夫曰將軍乃肯臨之灌夫曰將軍 [illegible] 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魏其侯具將軍旦日蚤臨 [illegible] 蚡許諾

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洒掃張具自旦侯伺至日中蚡不來夫不懌夫乃自往迎之蚡尚臥駕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酒隙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為壽夫行酒至蚡蚡半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嘻言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迺效兒女曹呫囁耳語蚡謂夫曰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胷何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為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　瓚曰丞相田蚡娶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之灌夫為丞相所怒乃縛之以其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居室田蚡所居之室也此人

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向曰此人謂上自下至灌夫九人也及

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

體安在其不辱也翰曰罔猶法也言不能引志決列自裁免在於拘執之中此古今一以

哩人亦何在於外不辱也塵埃拘執繫此受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

也審矣何足怪乎善曰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彊弱形也　向曰勇怯強弱形勢於此

勇由勢遷弱由形弱則怯此亦人情共所知了何怪也夫人不能早善本有自字裁

繩墨之外銑曰言不能自裁早至亡以出獄吏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

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翰曰不能早自裁以此繩墨之所

錯至鞭箠欲引節死此不亦遠於知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五臣本無於字大

夫者殆為此也良曰重德難也言大夫明於道理故難加刑比為此污辱死節也夫人

情五臣本無情字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

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善曰言激於義理者則不念父母顧妻子也　翰曰至於感激義理若則不念父母妻子不得已也

今僕不幸早失父

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

如哉善曰言己輕妻子故反問之　向曰言父母兄弟已喪無可念矣視我於妻子如何哉言何足顧也且

勇者不必死節善曰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於名節也造次自裁耳　銑曰勇者不必知義理故不必為人死節

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善曰言怯夫慕義以自立名何處不勉於死哉言皆勉勵自殺　良曰慕分義者雖怯夫必勉力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

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縲六追紲五臣本作紲字思列切

之辱哉善曰孔安國曰縲黑索也紲攣也所以拘罪人　濟曰縲紲謂拘繫也言我亦識去就何至自沈此

辱乎臧獲失人之賤故未能死也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

不得已乎善曰晉灼曰臧獲敗敵所被虜獲為奴隸者韋昭曰善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荊揚海岱淮濟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稱也

翰曰刑楊性辱之罵呼奴為臧呼婢為獲言此卑賤之人猶或有志以自殺者況我不得已之事當自死而不死也

所以隱忍苟活幽五臣本作函於五臣本無於字糞土之中

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

辭讓於糞土之中者恨於私心有所不盡鄙陋謂拙陋也沒世而文采善本作彩不表於

後世也善曰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濟曰沒死也死於此代文采之士不得見於後世矣事表見也

古者富貴而名五臣本無名字磨從手善本作摩滅不可勝記唯

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善曰廣雅曰倜儻卓異也　翰曰蓋斯述史記云古之富貴名皆磨滅不可勝記而盡才之雄奇才高遠之人乃稱之也蓋文王五臣本作西伯二字拘而演周

易善曰周易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史記本紀曰崇侯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地理志曰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

伯所拘韋昭曰羑音酉晉書音繇 曰演引之也 良曰演廣也 仲尼厄而作春秋 善曰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約魯史而作春秋 銑曰孔子厄於陳蔡還作春秋 屈原 放逐乃賦離騷 善曰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爲楚懷王左司徒博文強志敏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能懷王使原爲憲令原草藳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爲令衆莫不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爲也王怒而疏之平疾王聽之不聰作離騷經 良曰原事懷王王遭讒放逐乃作離騷以諷諫之也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善曰漢書曰國語左丘明著 良曰左丘左丘明也失明無目也厥其也 孫子臏 鼻刑 脚兵法修列 善曰史記曰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王自以爲能不及臏乃陰使人召孫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田忌善而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威王欲將孫臏臏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魏軍 濟曰刖斷足曰臏也因以時皆呼爲孫臏焉作刖矣也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善曰史記曰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大羞不如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爲備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縣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及始皇帝壯太后淫道不止不韋恐禍及己私求嫪毐爲舍人詐令人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告嫪毐實非宦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欲誅其爲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不韋飲鴆而死 翰曰秦始皇遷呂不韋於蜀於是著書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名曰呂氏春秋而代傳讀之言覽者謂八覽 韓非囚秦 說難孤憤 善曰史記曰韓非者韓之公子也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王不能用於是非心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以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也 翰曰韓非入秦爲李斯毀之下獄而非先著孤憤說難十餘萬言秦王悅之此乃書奏秦王後李斯方毀之下獄非因而後作也遷但取比類以有才不見用而遭刑也 詩三百篇大底 音旨 賢聖 善本作聖賢 發憤之所爲 于僞 作也 善曰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也 爾雅曰底致也 向曰底致也言詩三百篇比大雅之致而賢聖發憤之所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 善本無所字 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善曰言故述往前行事思令將來人知己之志 翰曰述往古興亡賢愚之事思來者以作戒也 乃 五臣本作及字 如左丘無目孫子斷 丁管 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善曰空文謂文章也自見己志 銑曰此言身憤不能爲用且垂空文以自見其志也 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 善曰論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 良曰遜順也言我不順古人之辭也自託無能之辭無才也 網羅天下放失舊聞 向曰言網羅天下放失之事文籍舊文聞見賢所傳而聞之也 略考其行 五臣本無行字 事綜其終始 銑曰考量稽理也言所以史記略量古人行事理其終始也 稽其成敗興壞之紀 翰曰稽考壞毀紀記也 上計軒轅下至于茲 翰曰軒轅黃帝也茲漢武也 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 善本作人字 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濟曰史記凡一百三十卷 向曰究盡也謂人事成敗天文地理亦可以盡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也 草創

未就會遭此禍(良曰草創制作會逢也言作史記未成遭此刑戮)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銑曰當被刑時惜所述作未成故就此刑而無恨色不然亦自裁而死也)僕誠已(善本作以字)著此書藏之(善本作諸字)名山(良曰言當時無聖人可以示之故深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善曰其人謂與己同志者也濟曰其人謂若知音人者通邑大邑也言此業傳大邑都也)則僕償前辱之責(良曰償還也遷恥辱前刑負責於國今史且成以還其所負也)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向曰雖萬受被刑戮亦無悔恨矣)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銑曰俗人不知難爲言之)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善曰負累之下未易可居論語曰君子惡居下流而訕上者銑曰且負忠義之節而爲臣下者其地不易居下流至賤左右邪佞多生謗議君則信也)僕以口(五臣本作此字)語遇遭此禍(翰曰此語忠義之語謂論李陵功也)

重爲鄉里所戮(善本無戮字)笑(翰曰朝廷以辱笑是一也爲鄉黨辱笑是重也)(戮辱也)以汙(烏路切)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善本無之字)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銑曰垢辱也)是以腸一日而九迴(翰曰憂思煩結於心腸一日至九九數之極也)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善曰莊子魯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庚桑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不知所如往銑曰忽忽然亂貌亡失也不知所往憂而心迷也)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良曰斯恥謂被刑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寧得自引(善本有於字)深藏巖穴邪(濟曰閨閤臣宦官引出也)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善曰鬻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聖

人之戒也濟曰隨時吉凶高下以生也俾吉咒凶俯下仰高也任惑謂小人也言將順從與之通俯焉)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五臣本無與字)僕私心剌(力割)謬(五臣本從糸靡救切)乎(向曰剌戾也繆誤也與我心戾誤不同也)今雖欲自彫瑑(音篆)曼辭以自飾(善曰如淳曰曼美也戰國策蘇秦曰夫飾人飾辭曼辭高主之節行銑同善注)無益於俗不信(銑曰雖欲自飾其美恐益爲人俗所不信也)祇(善本作適字)足取辱耳(良曰耳辭也)要(一召)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翰曰樂人自言及死後名譽流於千載也要及也)書不能悉意(五臣本有故字)略陳固陋(翰曰固陋鄙也)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一首

楊子幼(善曰漢書曰惲字子幼華陰人也以才能稱爲常侍騎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爲庶人惲既已失爵位遂歸家閒居自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言大臣廢退當杜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乃作此書報之曰同善左惲見廢內懷不服其後有日蝕之變人告惲驕奢不悔過日蝕之咎此人所致下廷尉按驗又得與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遂斬之)

惲材朽行(五臣作行朽)穢文質無所底(音旨善曰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包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銑曰底致也)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翰曰先人餘業謂惲父敞爲丞相也常侍散騎宿衞官人也故此言之)遭遇時變以獲爵位(善曰漢書曰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氏伏誅惲封爲平通侯向曰霍山霍雲謀反惲覺之霍氏伏誅此曰時變也)(惲以此有功)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良曰非其任者謙也禍會謂見廢也卒亦終也)足

下哀其愚，曚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善曰：爾雅曰：督，正也。銑曰：曚，暗。督，正也。所不及，謂智所不能及。然竊恨足下不五臣本無不字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善曰：惟，思也。猥，猶曲也。言其深思事之終始，乃曲隨俗中相毀譽也。濟注同。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善曰：言逆會宗之指，自文飾己之過。論語子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實也。翰曰：謂會宗由隨毀譽有書見責，惲故言鄙陋愚心以辯答此理，又如逆會宗指意，以惲為文飾其過。默而息乎，善本作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善曰：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翰曰：若默息不言，則違孔子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向曰：君子，謂會宗。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善曰：二千石皆得乘朱輪。銑曰：謂父敞為丞相也。牙輪以丹漆塗車轂。十人，謂宗族十人乘之也。位在

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善曰：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故為通。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從，天子侍從官也。濟曰：總領群官之長，與聞國家政事。良曰：通侯，諸侯也。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翰曰：建，立也。言不能有所立明正之道，以宣布天子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向曰：僚，官。陪，助。輔，正也。言又不與群僚同心并力助朝廷貴宗所失之事。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善曰：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銑曰：竊，偷也。素，空也。言不能宣化補遺，是偷安官位，食天子之祿也。已負此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善曰：曾子曰：君子不安貴位，不懷厚祿。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善曰：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注曰：上章者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罰之。揚惲上書，遂幽北闕，公車門所在也。良曰：變故、口語，謂

見發也。惲禁在北闕，不在常禁，以之所嚮帝宮內。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善曰：史記曰：司馬欣謂章邯曰：趙高欲以法誅將軍塞責。豈意善本無意字得全其首領，善本有其字。善曰：夷，滅。塞上也。復奉先人之丘墓乎？善曰：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于地。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善曰：史記曰：陳平游道日廣。論語曰：樂以忘憂。音良注思也。向曰：游無欲之道。小人全軀，說以忘罪。善曰：楚辭曰：以全吾軀兮。銑曰：全軀身也。忘罪，謂說樂忘昔日之罪。竊自思念，善本無思字。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良曰：沒，終也。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善曰：國語曰：戮力一心。灌園治產，以給公上，善曰：蘇林漢書注曰：元帝以給公上之賦。濟曰：治，執作也。公上，君也。以給君上之賦稅，謂免為庶人故也。不意

當復用此為譏議也。五臣本無也字。翰曰：宮室以財自娛，為譏謗之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五臣作不禁。向曰：人之情好不可止者，故雖聖人弗可禁也。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五臣本無也字。善曰：終，謂終沒也。既，盡也。張晏漢書注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君三月復。銑曰：言君父至尊，臣子送其終，所以已掩壙其哀，有時而盡也。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善曰：漢書曰：秦德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俗通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蠟，漢改為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良曰：惲自謂也。上言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之作多所勤勞之苦，伏臘歲節以勞宴為樂焉。烹炰皆炙也。家本秦也，能為秦聲。翰曰：謂作勞也。秦聲，擊缶也。婦趙女也，雅善鼓瑟。五臣本作琴字。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

呼嗚嗚善曰應劭漢書注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上書曰擊甕扣缶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聲也濟曰缶樂器陶土爲之嗚嗚歌聲也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善曰張晏漢書注曰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臣瓚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爲萁雖盡忠勤節徒勞而無獲也向曰田作也南山陽地而爲蕪穢以喻其君良曰喻朝政亂也銑曰萁豆莖也言百官無才者互零落才實之者莖而無益於時用也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向曰須待也言既無道但當行樂發待富貴職位亦何時也言不可求之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五臣本作仰字頓足起舞誠淫荒無五臣本有二字度不知其不可也向曰奮舉也低仰高下也銑曰樂之極也不知此事不可爲但適性而已惲幸有餘祿五臣本作力方五臣本無方字

【文選四十】三十

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善曰什一謂十中之一也尚書大傳曰王者十一而稅良曰糴其賤之販其貴者乘貴而出之十分中取一分利以賤易也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向曰賈賣也豎小人也亦利則爲汙辱之處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善曰言處下流爲衆毀所聚翰曰我在下流之中衆人毀辭所歸集不寒而慄戰慄言懼也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善曰楚辭曰世從容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向曰雅知者謂會宗也言會宗猶復閉口如風之靡草亦何有稱善之譽也謂會宗書教其求與子之故乃答之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五臣本作人字者卿五臣本無卿字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之五臣本無之字困乏者庶人之事也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銑曰人

董仲舒對策文也求仁義之人以居位常恐不堪化理天下此大夫之意故道不同不相爲謀翰曰大夫服人道不同也我亦與子殊矣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善曰論語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言今我親行賈豎之事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乎濟曰謂僕爲魏人也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善曰史記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日西門豹鄴魏文侯所與段干木田子方皆賢者賢之人而會宗居此高尚其去就之分故言去就也頃者足下離舊土善曰謂去西河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五臣本作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善曰毛詩曰文王… 昆夷… 向曰昆夷戎也言會宗懷安貪鄙之俗而移人之性如子有節槩…於今乃睹五臣本作… 子之志矣… 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文選四十】三十一

論盛孝章書一首

孔文舉善曰…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爲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爲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翰曰孔融書與魏太祖曹操也會稽典錄云盛憲會稽人也漢末爲吳郡太守孫策定江東以憲名高東首望恐人歸之因禁殺之故融作書論之欲使曹公致書於吳以救之書未發已誅矣初盛憲爲臺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答曰魯國孔融時年

年十餘歲憲以為異乃載歸與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為兄弟升堂見親也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 善曰…不安傅毅詩曰徂年如流 翰曰日月不居人…

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 善曰公謂曹操言公年始滿五十融過又二歲也 向曰公謂曹公也始滿五十融過五十二

海內知識零落殆盡 銑曰零落死也殆近也

惟 善本有有字 有會稽盛孝章尚存 五臣本作在

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 …

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 善本無復字

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善曰公羊傳曰…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 五臣本作執字 命不期於旦夕 …

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 良曰吾祖謂孔子也 …

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 五臣本作也字 向曰可致可至弘大

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 皮柄切 善本…

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 善曰九牧謂九州也 …

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 善曰戰國策曰燕昭王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 … 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 … 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 …

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 …

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 善曰韓詩外傳曰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君主好之也 … 況賢人之有足者乎

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 善曰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翰曰同善注乃鍛哀

國威震諸侯鄕善本作向字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居蟹臨
弱善本作難字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以刃莫
有北首音數燕路者矣善曰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而歸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虐其人而王征之人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漢書廣武君曰牛酒以享士大夫北首燕路濟曰向若郭隗勸試斷如倒懸之急而王不爲解急臨在此弱又不拯濟則賢士亦將以遠去無有北向燕路者翰王賢明好賢之至乃得羣賢也引去首向也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五臣本無復字有
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今善本無也字銑曰稱引謂稱引古義自曹公所知而我復云者欲公崇尊招賢之義而篤厚也斯義招賢之義因表不悉良曰言因孝章以表見志不盡所懷也悉盡也

爲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文選四十二〉　六十四

朱叔元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從光武拜爲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乃爲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浮少有才能頗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王岑之屬以爲從事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贈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爲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貴軍資不從其令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翰曰向善注後爲大司空事賜死也

蓋聞智者順五臣本作愼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善曰左氏傳曰鄭武公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向曰同善注太叔出奔是自棄於鄭也京地名大叔號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五臣本作人字親職愛惜倉庫善曰名字謂聲譽遠聞也漢書曰陳遵劉疎俱著名字李陵與蘇武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銑曰伯通彭寵字名字謂聲譽也典郡謂太守也佐命佐天子命也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善曰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者此亦權時救急也翰曰秉執也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族滅善本作滅族之計乎良曰言疑浮以引置王莽故吏而有異心欲以此相譖於主上何不詣天子闕下自陳說所由起兵作逆爲審吏之事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

〈文選四十二〉　六十五

子孫之親善曰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敢指斥君故言朝又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爲國柱石翰曰朝廷天子也柱石如屋下柱石然受重寄之義匹夫媵證以毋尚能致命一飡善曰左氏傳曰初趙宣子田於首山見靈輒餓問其病對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既而與爲公介靈公比以鼓屬嗾伏甲將攻殺之靈輒乃倒戟以禦之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爲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賜食以食之臣父且死曰以死一曰中山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嘆曰以一囊而亡國以一食而獲二死士媵毋未詳向曰匹夫媵毋皆甲感與識之人言此無識之人有感一飡之惠尚能致死命以報惠也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善曰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范曄後漢書曰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歸

世祖世祖承制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　銑曰言寵身帶三官綬紱服飾也大邦漁陽也　良曰言匹夫之類向寫恩惠而寵受天子厚恩深義心生背叛也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
拜起何以為容濟曰言其不顧恩義而為背叛朝夕與人言節拜起豈不厚顏坐臥
念之何以為心翰曰言豈不內愧也引鏡窺影善本作景字何
以五臣本無以字施眉目向曰窺影照也言其引鏡見影豈不愧哉舉厝五臣本作措建
功何以為人銑曰舉措猶進退也建立也言進退自思受王厚恩乃欲下叛自建何以為人生於
天地間也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古堯鴟尺夷之逆謀
良曰休美令善嘉備也梟鴟不孝鳥也先食母而後飛以喻寵也捐傳葉之慶祚良曰
言先代封寵為建忠侯可傳後葉子孫慶善福祚也招破敗之重災翰曰明其未必見破敗也
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

愚鬼不亦哀乎向曰一言寵身叛逆當高論堯舜之美道而不棄桀紂之性故生死可哀伯
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皮義國恩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吳漢
說寵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上謁寵結謀共歸世祖又曰況字俠游　銑曰耿況與寵俱起業哉心防光武
之命俠游謙讓五臣本作讓字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
伐以為功高天下善曰蒼頡篇曰挹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自功曰伐　良曰降挹臣伏也
而伯通心懷不義自矜恃其功以為高於天下也自矜功曰伐往時遼東有豕生子
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
還若以子之功善本有高字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
也善曰白頭豕未詳　向曰遼東人以白頭豕為奇異獻之天子　翰曰言寵自矜伐其功以為天下第一朝廷之人
如寵功者不少亦如遼東之豕自以為異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善曰張晏漢書注曰

齊燕楚韓趙魏　向曰時伯通自號國為尚故自比於昔者六國之時六國之時其勢各
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銑曰廓開也勝彊也將猶近有也故
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良曰所數也今天下幾里列
郡幾城濟曰幾者假設問數言今天下屬於六國時而為一家奈何以區區漁
陽而結怨天子善曰區區小也公羊傳曰司馬子反謂莊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
翰曰區區小貌結怨天子謂光武不以故舊禮接之而以羣臣禮待故怨此而反此猶河濱之
人善本作民字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善曰
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向曰孟
津河津也以一捧之土塞之雖矣而人多見此人不知事宜不量其力亦如寵以一小郡欲結怨以敵天下之小也方
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五教立

名於世銑曰不肖愚也言勤難而立功人義欲名於時也世明時者也而伯通獨中
風狂走自捐盛時良曰言寵之叛走如狂者中風不失狂走欲所成盡欲自棄死亡之
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善曰東觀漢記曰寵
妻素剛寵上謁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曰今天下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由此遂反吏所親信吏皆
然浮勸寵止不應徵　濟曰寵常與妻度計軍國事妻諫也長為羣后惡法永為
功臣鑒善本作監字戒豈不誤哉善曰王歆太公云永為羣后惡法今檢范曄後漢書
有此一句然東觀漢記方載此書大意雖同辭旨全別蓋録事者取舍有異略矣　翰曰寵為叛逆人見誅殘身為時
元功之臣指之以為見惡而戒身也皆以為惡鑒戒也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
前事自疑向曰言光武不計私讎寵勿以前事有過懼其疑叛而不改徒歸順也願留意顧
老母少五臣本作幼弟銑曰若叛更見誅以害老母幼弟願留意改節以顧母弟凡舉

事無爲親厚者所痛 良曰不義而死以親厚故痛之 而爲見讎者所快 善曰漢書曰寵獨在便室蒼頭奴子密等三人因寵臥解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爲不義侯 濟曰後見誅斬爲讎者所快也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善曰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

陳孔璋 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敘爲也 向曰文帝從父洪爲之作書報文帝文帝觀其辭知琳所爲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 善本作奓字 意奢說事頗過 古 其實 翰曰破賊謂破張魯也後說事過其實謂破蜀將張魯白也 得九月二十日書 善曰得文帝書 讀之喜笑把玩無猒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 良曰言琳公事多 念欲遠以爲歡故自竭老夫之思 善曰左氏傳胡子曰老夫罪戾是懼 銑曰曹洪不才 辭多不可一二粗 古但 舉 工爲文公事多令人所歡弄故云自竭其思公之使文帝爲歡也 大綱以當談笑 向曰一一委曲也 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 善曰左氏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嶽岱西嶽華北嶽恒南嶽衡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 向曰四嶽四方之嶽三塗山名 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 善本作人字 揮戟萬人 善本作夫字 不得進 善曰漢書朱買臣曰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 翰曰彼謂蜀山 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 古 未足以喻其

易 善曰漢書韓安國曰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音義曰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爲輕細故以喻之爾雅曰繒之細者曰縞 銑曰駭驚也鯨大魚也長千里細網魚網也魯縞細繒也言我軍過彼險固若大魚之破密網奔兕之觸細縞其破甚易猶未足爲喻 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之敢校 濟曰天子之兵有征伐而衆者不敢拒戰也 不義而彊 良其 古人 五臣本作今 常有 善曰左氏傳叔向謂孟曰不義而彊其斃必速 良曰不義謂逆也言逆臣常有 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 善曰尚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翰曰猾亂也夏謂中也 周宣之盛亦讎大邦 善曰毛詩曰蠢爾蠻荊大邦爲讎 翰曰言宣王獵狄大國之讎敵也 詩書歎載言其難也 善曰 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爲中才處之殆難倉卒 向曰一旦奄卒 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 善曰文帝書曰 銑曰 艷 又曰好缺反 善曰尚書曰 克彼之所以敗也 以不敵哉 不然商周何以 魏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

昔鬼方聾昧崇虎

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脩之軍盟音孟津有再駕
之役善曰三科之中此等為下科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之左氏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
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脩德復伐之因壘而降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向曰鬼
方匈奴也聲昧言其自不分別是非也崇侯虎紂之臣好象夷也殷辛紂也此三者皆下等也武王伐紂至于孟津而還
歸是再駕殺辭也
然後殪音翳戎勝殷有此武功焉善本無焉字善曰尚書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銑曰殪一
也武王既退盟津之師然後一服戎衣而勝殷紂成此武功也
未善本作焉字
有星流景集飆奮善本作奪字霆擊長
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五臣本作焉字善曰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
兵長驅至齊良曰焉向也星流景集飆奪霆擊言疾速也古之聖賢皆積年歲以貢獻何有疾速長驅山河之間朝至
暮捷若今日之盛威也景日影飆風霆雷捷勝也

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
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善曰虞裘會也下愚指鬼方等翰曰逮及也有德則全無德則亂
戚亡此喻之愚張魯何不及之愚之人則又知中才之守猶也則喻矣不然情不如此也
在中才則
謂不然之則不可得也善曰中才守也
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
雖有孫田墨翟而力猶無所救窮又疑焉善曰文帝答曹洪書
曰今魯弱兼苗榮惡稔厲并蠟侔宋翟妙機械之巧因田單之奔牛之術孫吳勤八陣之變猶無益也向曰來示謂來書
也稔積也孫武田單墨翟翟巧之道禽滑釐言來書乃至此為兼曾自殺也積錄亦田單奔牛之智墨翟巧之道禽滑釐之
辯亦所疑之又將疑此理矣不然也
何者齊曰自發問上文所疑析其理
古之用兵
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
武王還師善曰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兵
於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
師歸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銑

曰三仁謂殷三人微子箕子比干是也武王欲伐紂聞此三人在朝武王乃罷兵也
宮奇在虞晉
不加戎善曰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
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矣在此行也不再舉矣銑曰宮之奇虞之賢臣晉欲伐虞
以宮之奇在朝而不加兵
季梁五臣本作良字
猶在彊楚挫謀善曰左氏傳曰楚王
侵隨隨使少師董成鬭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
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漢東之國
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請羸師以張之熊
季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曰季梁隨賢臣也銑曰楚將伐
隨知季良在而不為伐謀止也
暨至眾賢奔絀勑律三國為墟明其
無道有人猶可救也銑曰暨至也眾賢謂上三仁及宮之奇季良也三國謂殷虞隨也及
至此三國不用此眾賢之謀奔絀於外而三國已亡故無道有賢人可救也墟謂丘墟細人矣
且夫墨子
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

善曰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九設攻城之
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
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
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
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
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
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向曰公輸子為雲梯將以攻宋
墨翟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城以箸為械公輸之攻械已
盡矣而墨子之守不可入言其有道
而動也縈繞垣城也械戰軍器名
若乃距陽平據石
門善曰陽地圖記曰褒谷西有古陽平關曰石門在漢中之西向曰陽平古關名石門古鎮名
在蜀
據八陣之列善曰兵書曰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
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雁行陣
曰撻布驅馳也八陣謂孫吳兵法向
騁奔牛之權善曰史記曰田
單為將軍破燕城時以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
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燒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
千人隨其後牛尾熱然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
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燕

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歸田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向曰田單守即墨城為燕軍所攻單乃聚城中牛千餘頭畫以五色為龍文橫縛刃於角束葦草灌脂於尾火燒之鑿城為穴夜縱牛出牛驚痛而怒奔突燕軍燕人驚亂死傷無數

焉一乾肯土崩魚爛哉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魚爛而亡何休注曰魚爛自內發向曰言張魯若距關鎮復用孫吳之法以布行列又用田單之權智向肯潰敗也土崩魚爛謂潰敗也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巴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濟曰設令操守之人無有巧拙不由賢愚則其攻城者皆可攀附而上之則公輸巴上於宋城守穀已拔齊於即墨守即墨城名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善曰左氏傳翦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禮記檀弓曰我未之前聞向曰不敏猶不達也文帝言用賢智不救無遺之闕於前古也

六四十一

四十二

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一侯切善曰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按上文當為高唐者效綿駒之謳但文人用之誤翰曰高唐齊邑也善歌者名綿駒居是焉而齊右之人皆善為歌者言風俗染人王豹善歌者居淇今云過故高唐效王豹之謳誤也游睢息維渙者學藻績之綵善曰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傳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繡日月華蟲以奉于宗廟御服焉翰曰睢渙二水名其處人能織藻績錦綺有術於此者亦將學豈望上所為也閒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之善本無之字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善曰司馬相如揚雄王褒也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跂以為長隱以為廣不可久也論語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翰曰我近自入益部乃亦仰司馬長卿揚雄王褒之遺風將述文辭也閒猶近也子勝猶小子也斐然強進之貌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倩七人是何

言歟善曰邴原別傳曰原遊學詣孫崧崧曰君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丘也原曰君以鄭君為東家丘以僕為西家愚夫邪銑曰頻少書發也陀日謂舊日也乃汝也魯人不識孔丘聖人乃云我東家丘者吾知之矣言輕孔丘也言汝輕我如東家丘謂我文辭皆倩人所作是何言歟怪辭也夫縣綽驥垂耳於善本有林字坰牧善本無牧字鴻雀戢翼於汙音烏池善曰弔屈原賦曰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爾雅曰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禹貢有牧田鴻雀鳥之通稱也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列子楊朱謂梁王曰鴻鵠高飛不集汙池良曰驥良馬也垂耳謂未敢用其力故耳垂也坰牧野外也鴻雀大鳥也戢斂也汙池小水也褻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廄之下乘也善曰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借道乎公曰此晉國之寶也荀息曰取之中廄置之外廄也廄育馬所及其善本無其字整蘭筋揮勁翮善曰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蘭筋豎者千里向曰蘭筋馬筋節堅者千里足也陵厲清浮

四十三

顧眄善本作盻字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駁補角哉善曰爾雅曰晨風鸇也毛詩曰隰有六駁義曰駁如馬倨牙食虎豹向曰鷙鳥之捷者高翥鶉鵲顧眄千里馬也言此六可謂甚之捷速豈可借翰於六駁之駿乎晨風鷙鳥也六駁馬名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噱其略也洪白善曰孟康漢書注曰丘空也或號殺子丘而實以為戲也或無丘言二字漢書曰趙季諸侍中皆以笑大噱說文曰噱大笑也翰曰丘虛猶大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一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書中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善曰吳書曰孫權[illegible]東初與[illegible] 操[illegible]武須事實[illegible]瑜也 荊諫權曰操軍永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illegible] 權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拒[illegible]東吳遂 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 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 善曰魏志曰阮瑀字元瑜[illegible]才[illegible] 不羣於俗太祖為司空以為軍[illegible] 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 屬卒文章志曰陳留人也 良曰善[illegible]據江東稱吳王曹 與曹公集軍事後孫氏遂據江東稱吳王曹 公與此書欲以招懾令歸事漢孫權事[illegible]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 五臣本[illegible]公手

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 善曰[illegible]姻[illegible]曰婚[illegible]重[illegible] 吳志曰孫權[illegible]江東曹公力未能[illegible]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illegible] 弟匡又為子章取賁女禮記[illegible]第弟權北又令揚州刺史[illegible] 象與茂才毛詩曰婚姻之義亦[illegible]不移[illegible]公以 弟女配策之弟匡又為子章取孫賁女言所以違異 而恨甚恨中間[illegible]事結好相知日淺[illegible]即離絕矣 孤懷

此心君豈同哉 濟曰孤曹公自稱豈同謂豈不同也 每覽古今所由

改趣 向曰言人心所由有改趣向者 因緣侵辱或起瑕釁 善本作舋字

心忿意 五臣作氣 危用成大變 善曰心既忿恨意不自安 翰曰因事緣情有所侵奪 取辱乃起瑕釁者心有怨忿心氣危 [illegible]勇用成大變[illegible]亂也謂下韓信 若韓信傷心於失

楚彭寵積望於無異 善曰漢書曰高祖從信為楚王後 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畏其能[illegible]

不朝由此日怨陳豨反高祖自將往[illegible]家臣謀使許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illegible] 曰光武至薊彭寵上謁[illegible]自[illegible] 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illegible]對曰堂下[illegible] 主人寵謂至當延閣握手交歡[illegible] 良曰韓信為貴王人告信[illegible]乃從[illegible]不[illegible] 反是傷心失楚也初光武以彭寵[illegible] 高[illegible]以殊禮待之及後見上[illegible]騎[illegible]與[illegible] 望遂反 叛也

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

事之緣也 善曰漢書曰上[illegible]盧綰為燕王[illegible] 陳豨反王盧綰[illegible]擊其東北[illegible] 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illegible]至胡[illegible] 胡見告曰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illegible] 以為然乃令匈奴兵擊燕[illegible] 報其道所以為[illegible] 聞[illegible]陰使[illegible]所欲令連兵無決[illegible] 言燕王綰使[illegible]上使[illegible]召綰綰稱病[illegible] 綰果反矣乃遣樊噲[illegible]又曰黥布為淮南王[illegible] 與盛其醢以編[illegible]至淮南[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布[illegible]大夫[illegible] 此之[illegible]漢[illegible] 家發兵又致[illegible] 皆事之緣情而為之反也 權也[illegible] 兄弟也 孤與將軍恩如骨肉

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

恨 善曰揚州刺史[illegible]江東[illegible]之[illegible]故不屬本州[illegible] 而壽春為[illegible]揚州刺史鎮壽春 曰本州本郡也[illegible]授江南之地漢又[illegible] 本朝以為阻絕[illegible]高祖[illegible]韓信之國[illegible] 情以致怨恨乎[illegible]逆臣道也[illegible]陰韓信也 抑遏劉馥

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 善曰魏志曰劉馥字元穎沛國 人也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為揚州 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為幽州牧奏彭寵多賢兵器不 迎母寵[illegible]反 濟曰過絕寧豈放學也壽州刺史劉馥每[illegible] 代吳而曹公常遏之不許善相厚之情崇也漁陽太守彭寵 見光武有怨色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曰寵[illegible]功欲 握手交歡今既不然故怨[illegible]公自[illegible]與權[illegible]學[illegible]

明露進言於天子以論權非乎奏罷進言於天子無匿張勝貸他改故之變善曰
張勝有故於胡盧綰匿之而加與貸也貸或為貳良曰張勝燕王盧綰之臣也同前陵奉往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
殺勝勝還報綰前意綰乃詐論他事以脫勝家為此為脾藏張勝而怒貸之故以為藏變言權無此皆是自為之也匪
有陰構賁音肥赫之告銑曰淮南王英布陰謀反叛其大夫賁赫告之固非燕
王淮南之豎向曰言非與盧綰英布同事而忍絕王命明棄碩
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
交者也碩與石古字通論語子曰遠佞人翰曰王命謂天子之命碩交謂朋友也曹公相為言權所以絕命弃友實為
諂佞之人所構作會合也當非權獨成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
象易為變觀古亂反善曰戰國策曰曾參殺人人有告曾參母母不信又有人告之母又不信有
頃史又有人告之母乃投杼而起濟曰乃使人之言皆似是加以疑利發能動聽因形勢以說比象故易惑亂心必信

所為之甚多也丞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五臣本無大字丈夫雄
下以禍難之理動以辱耳心雖所雖心誰無發憤
心能無憤發五臣作發憤善曰是志同罵翰云發割於人豈與奇而獨孤同哉濟曰辯使之人相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
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舌地割猶不為悔人
之情也善曰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
何以異於牛從也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
秦延叔堅戰國策注曰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為後非也向曰蘇秦說韓王云寧為雞口不為牛後今交臂事秦
何異牛後乎以大王之賢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王作色攘臂曰寡人雖死不能事秦當是時韓王雖兵敗地割
不不悔此辭佞巧斷以發怒其情也折德敗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許計
反善曰楚辭曰雞非中包胥之氣盛宋均詩緯注曰緒業也銑曰仁君權也相敬之辭壯以也氣勇氣也緒順嬖寵

也言權年少勇氣方盛順信所寵之臣也既懼患至兼懷忿恨銑曰患謂敵寇之患
難也忿恨謂恨敵國之未滅也不能復遠度大各孤心近慮事勢濟曰
孤心謂曹公之心遂蔑子夷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良曰
齊持也秉執也言權持相輕薄之決計號翻然為飛之成議議謂眾言加劉備相扇揚事
結連推而行之善曰周易曰推而行之存乎通向曰劉備蜀帝也權與之結好轉相相
通以為影接與其飛扇也相推而行行不足也想暢本心不顧於此也銑曰暢通也言我想
適孫權本心不顧此事劉備翁揚而成孤以善本作之字薄德位高任重幸
蒙國朝將泰之運翰曰泰謂漢將興盛今幸於泰中小遇當山蕩五臣本作滌字
平天下懷集異類善曰家語孔子曰昔禹類伏世良曰滌除也言我將平天下之亂因方更
懷德而來也異俗四夷狄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

援生隙善曰漢書谷永曰因可生隙向曰姻親及援皆謂親也翰曰援謂親也隙謂嫌隙也常恐海
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善本作苞字藏禍心陰有
鄭武取胡之詐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矣是懼哉當然者又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
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羣臣曰
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己遂不備
鄭鄭人襲胡取之也濟曰海內以天下也老夫曹公自謂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定其意後羣臣言伐
胡者殺之曰胡兄弟國也何以為伐之胡君以是罪數之親於己遂不備鄭鄭於是襲取也曹公與孫氏親姻以天下
相責望為我包藏禍心有此謀之詐也乃使仁君翻然自絕銑曰言權恐我族有此謂
翻然高飛矣自與我姻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
更申前好姻善曰小事以前則好謂婚翰曰小事謂戰爭二族俱榮流祚

後嗣良曰二子謂曹孫也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濟曰雅素平生也誠心也效驗也抱懷數年未得散意向曰抱此平生之志已上十數年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善曰[illegible]

[illegible]

荊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illegible]

土非我之分今盡以與君冀取其餘地耳[illegible]非吾之所屬[illegible]濟曰曹仁棄地而走其地入吳也[illegible]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以自遂於此不復還之[illegible]哉良曰我田[illegible]此變[illegible]無傷我[illegible]以自遂[illegible]不復還[illegible]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illegible]君之負累瑞力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善曰漢書高帝紀曰初田橫攻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赦[illegible]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鮪曰大司徒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毛詩曰[illegible]德音不忘銑曰高帝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

以其[illegible]以江引也[illegible]一人也翰何也曰以曹公見田朱之事故願救解[illegible]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illegible]九江貴欲觀湖五臣本無湖字漅士交反又子小反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四年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illegible]相驚[illegible]蘄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illegible]吳志[illegible]曰巢湖[illegible]名九江[illegible]流有九也湖名也故曹公觀其形而安之非有攻吳之計將恐議者大為己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回情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安人[illegible]翰曰吳其江西戶十餘萬[illegible]之君臣議者大為己榮以自得長無[illegible]重以此事[illegible]未肯回情[illegible]然智者之

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善曰[illegible]見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向曰達通也謂通理者規度於未見也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善曰漢書伍被諫淮南王曰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於姑蘇之臺也越絕書曰[illegible]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圍晉陽[illegible]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張孟談陰約夜遣入晉陽智果見二君之色動而[illegible]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見言之不聽出更姓為輔氏也[illegible]濟曰吳王不用伍子胥之諫伍子胥知吳王必云故子胥曰臣見麋鹿游姑蘇之臺言國亡荒廢故為麋鹿所遊姑蘇吳臺名智伯晉卿也專權擅盛謂趙襄子與之田韓魏共圍晉陽韓魏反之於外趙應於內智伯遂亡果必知其見為趙所擒乃改姓輔氏而智伯遂云此乃輔果形變未兆也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善曰漢書曰[illegible]同濟註[illegible]穆生不嗜酒元王常為設醴後忘設之穆生曰可以逝矣王意怠[illegible]

穆生乃謝病免而去鄒陽事吳王濞濞謀反屢諫不納乃北游梁事孝王孝王以爲上客後楚王吳王並與七國連反誅也穆生鄒陽皆不見禍難此亦慮未形度未兆也 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 善曰范子計然曰見微知著 良曰四士謂子胥種果穆生鄒陽也此我權通變以歸漢也 以君之明觀孫術數量 良 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 五臣本無也字 翰曰相計土地人力我豈少乏不能遠舉兵甲割彼江外晏然懷毒者哉甚未然者言能取也 若恃水戰臨江塞要 向曰但論險要不在水 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 亦未必也 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 孝口 銑曰謂水戰之情巧 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 善曰左氏傳曰云云同翰注 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漢書曰韓信爲左丞相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益爲疑兵陳船欲度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遂虜豹而歸 向曰言江河雖闊長遠難爲護衛亦不可恃也 凡事有宜不得盡言 良曰事有權時逐其所爲之此不得盡言也 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爲 善本無爲字 威脅重敵人之心 善本無之字 心二字 濟曰曹公言所以致此言者將修舊好乃張心事之形勢更似以威相脅重生敵人疑阻之心也敵人謂權也 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 向曰赤壁自引軍還而吳以爲勝我口有傲志今復在遠而或起慰問之書以納勸誠而辭順意小亦謂書力恐持赤壁之後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也 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 翰曰但明古人之義當自謀之故學圖諱也 昔淮南信左吳之策 善本有漢字 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 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出入 范曄後漢書曰隗囂字季孟天水人更始敗歸天水招聚其衆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詣闕隗將王元說囂曰天下成敗未可知元請以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之時也囂心然元計遂反 東觀漢記曰朱浮密奏寵上遣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爲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莫勸寵上者 恐徵詣在前卷朱叔元書 銑曰同善注此三人皆不寤事理以見亡滅爲時人所笑也 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 善本無仁字 君少留意焉 善曰漢書曰梁孝王怨袁盎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天子意梁事覺使使者按梁梁王乃令勝詭自殺 范曄後漢書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也行西河五郡大將軍事隗囂使辯士張玄遊說河西曰今天下不失劉氏融召豪桀計議乃決策東向奉書獻馬遂爲涼州牧封安豐侯後爲大司空 翰曰梁孝王不受謂出之 銑同善注二賢謂梁王竇融也既覺其事理知禍福也 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 善曰吳志 以效赤心用復前好 五臣本有者字 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 濟曰坦然寬也 良曰張子布吳臣仁昭字子布權委以文武內外之事取謂執也 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 向曰謂不興兵甲也 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 向曰謂享榮受利二好俱備也 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

人忍不〔善本作不忍字〕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善本作仁字〕之賊大雅之人不〔五臣無不字〕肯爲此也〔善曰姚猗親愛也二人劉備張昭也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銑曰恕逆姚親也二人謂劉備張子布也言仵權親此二人不忍加罪則爲小人也若向內之人以起兵甲是害大仁道也賊害也大雅謂君子〕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五臣本作以字〕從事取其後善〔善曰史記曰王溫舒從諸名禍猾更與從事廣權門從行也　翰曰若欲歸漢者子布不忍加罪願與俱來我亦能傾心除去宿恨順權之情更以子布從事任用於朝取其後善亦權所惡〕但禽劉備亦足爲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向曰效功也開設二者謂取子布外繫劉備一也若誅子布但禽劉備是二也此二者當詳處置其一者也〕聞荊揚諸將並得降者〔良曰荊揚州等將得吳降者〕皆言交州爲

【文四十二】　九

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善曰吳志曰孫輔字國儀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數歲卒又曰劉繇字正禮避亂淮南後遣爲揚州刺史爲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　濟曰吳交州刺史遣使通曹公權覺之數而因言又揚州刺史劉正禮弟江保豫章以距權命不承吳執事之故也〕疫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銑曰謂吳遭疫旱人兵損減廣將各求進軍東奔擊吳云云謂辭多略而不能載也〕孤聞此言未以爲悅〔良曰謂身安人不密故不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善曰左氏傳曰秦飢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　翰曰未信有齊者自謙之意也言吳有旱疫之災若乘週此敝以襲於人君子所不爲也我亦不爲諸將進軍幸僭過也〕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良曰言加意區區然以益百姓樂幾循慎望明德謂孫權言我與望君來昭然爲副貳言不勞兵馬而得君來是於孤更益貴也〕是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廻意〔善曰左氏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閒可也　銑曰案上也守大不前也言上兵守道而不前也古若雖兵相交而通使往還以在中及孤謂思恩及我也虛心謂寬心能容納衆善之言〕是〔善本無是字〕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善註同　奉曰詩云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袞毘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言補過言權若來峰是補前過矣易云牽復吉言相引復歸順道以爲善也牽引也〕灌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良曰言若去逆歸順宜乘明時爵祿榮達亦如龍魚濯鱗於清流之水如鳥飛翼於高天之衢路來降之時正在此日勗勉而已〕

與梁〔善本無梁字〕朝歌令吳質書〔善曰典略曰質爲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

【文四十二】　十

魏文帝〔翰曰朝歌縣名時文帝爲魏王太子在孟津小城與質此書〕

五月二〔善本無二字〕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善曰爾雅曰恙憂也　向曰丕文帝名季重吳質字也恙憂也言無憂者皆言季重安否〕塗路雖局官守有限〔善曰小雅曰局近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願言之懷良不可任〔善曰毛詩曰願言思子杜預左氏傳注曰任當也　濟曰願言謂相思也良猶實也任堪也〕足下所理〔善本作治字〕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良曰謂質所理朝歌僻左遠路書問難以致見故增勞也簡見也〕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善曰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　翰曰南皮縣名文帝嘗與質同遊焉〕彈棊

間設終以六博五白本作博弈 善曰藝經曰彈棊二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棊先補角世說曰彈棊出魏宮大體以巾角拂棊子也 向曰彈棊博弈皆戲玩之事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銑曰娛樂也哀箏箏聲清也所欲則哀故云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善曰儀禮曰尊士旅食于門鄭玄注曰旅眾也士眾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 濟曰旅眾也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良曰匿沒也同乘並載以游後園翰曰同乘並車也輿輪徐動參從無聲五臣本作賓從 向曰輿車也徐遲也賓從謂從之人無聲謂肅懼也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善曰列女傳陶荅子妻曰樂極必哀 莊子仲尼曰樂未畢哀又繼之 銑曰笳笛類言物極則反樂極則哀故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善曰我相顧而言此樂不常如此足下之徒咸以為然良曰足下謂質徒謂同好友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善曰司馬遷書曰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 賈誼鵩鳥賦曰化為異物 郭象注莊子曰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 翰曰元瑜阮瑀也長逝死也化變也為異物謂生人死為鬼也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向曰每一念死者之事何時與質言之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善曰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 易通卦驗曰夏至景風至 銑曰仲夏五月律中蕤賓夏至之日景風至也天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五臣本無而字而游五臣本有遊字北遵河曲濟曰時駕車馬而遊遵循也河曲為黃河灣也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善曰毛詩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良曰啟路謂引前也文學官名託附也時質為太子文學故附乘後車以從前也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善曰毛詩曰一首之云遠我勞如何 銑曰時異謂此時不同前遊也時物

雖是而友朋非舊我勞心相思為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平聲 向曰騎馬使也鄴都也朝歌縣時質為朝歌長故云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善曰老子曰聖人自愛 濟曰自愛謂勉行政治自愛其身也

與吳質書

善曰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 濟同善註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善曰行且也 銑曰行謂四時運行復更也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支持也 翰曰詩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此歎三年為遠況四年思何支持也過之為過三年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良曰結謂憂心之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翰曰離遭也徐幹陳琳應瑒劉楨相俱死其痛何可言也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向曰輿車也席坐也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五臣無也字 善曰楊惲報孫會宗書曰酒後耳熱仰天拊缶 銑曰樂極不知所以言故云不自知樂謂百年己分可長共相保濟曰百年之分 良曰己分之有可長相保也何圖五臣無圖字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良曰零落死也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善曰廣雅曰撰定也 銑曰撰定也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

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翰曰糞土也可復道哉謂不可復道也觀古
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皆善本無皆字能以名節自
立善曰尚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向曰類例護拘鮮少也言古今文人例不拘細行丈章或負小瑕少能以美名立於時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大敢切善本作惔寡
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善曰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翰子論雍門周曰身材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銑曰許由隱箕山言幹之才文質兼備恬淡無欲有隱人之士彬彬文質相半偉長徐幹字
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
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善曰文章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爲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疾辭見翰曰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濟曰同善注言此子之文爲不朽也

文選四十二　十三

德璉應瑒字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善曰論語曰斐然成章又曰述而不作良曰德璉應瑒字斐然文章貌述作謂作文章也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
良可痛惜翰曰瑒不遂其志而死實良可惜也間者五臣本無者字歷覽諸子
之文對之抆淚善曰說文曰抆拭也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向曰門時也痛死者而逝去行復自念於已終當於此
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孔璋陳琳字也章書也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
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善曰言其詩之善者時人不能逮也濟曰遒盡也言未盡美也絕時人謂過於時人也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良曰元瑜阮瑀字記亦書類也翩翩美貌言其文雅之致足爲樂也仲宣獨善本作續字自善於辭賦惜
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

善曰言仲宣最少續故衆賢自善於辭賦也續或爲獨典論文曰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翰曰仲宣王粲字獨善辭賦其體弱不足起文至於成有所善妙者雖古人無過也昔伯牙絕絃
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
人之莫逮音代善曰呂氏春秋曰子期死伯牙乃破琴絕絃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向曰伯牙善鼓琴而鍾子期妙知伯牙琴音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不復鼓琴痛知音之難遇也衛人殺子路而醢之仲尼盡覆之傷子路之賢門人莫及也逮及也諸子
但爲未及古人亦善本作自字一時之儁也銑曰諸子謂徐陳應劉阮王也言雖未及古人亦一時之儁才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翰曰言今文人存者已不及徐陳諸子也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五臣本無恐字吾與足下
不及見也善曰論語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良曰言後生文章亦有可畏而難誣安知不如

文選四十二　十四

今者然我與季重老矣不及見來者之文也來者亦後生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
端翰曰懷思也言太子所懷思萬事也時有所慮至乃善本無乃字通夜不瞑
銘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
光武有言年已善本無已字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
更非一善曰東觀漢記光武賜隗囂書曰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驗浮語虛辭耳向曰遠東也瞑眠也光武漢光武也言思慮不類昔日已知老矣也更歷也吾德不及之年
與之齊矣銑曰言德不及光武年與光武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
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善曰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翰曰羊質子曰主之與臣若日月之與星也濟曰太帝因謙非才實而居太子之位也
動見瞻觀何時易去乎恐永不復得爲昔

日遊也 良曰言既非材而輿重任與動出入頗賜甚難故思長不得爲昔日南皮之遊 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 爰 古人思秉 善本作炳字 燭夜遊良有以也 善曰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又曰莊子北海若曰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又始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秉或作炳 翰曰乃思少壯之時宜何努力以追宴樂 月一過而往不可攀援而駐之故秉燭夜遊實有以也 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 善本作不字 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 善曰楚辭曰長吁吸以於邑 向曰頃近娛樂頗少也否謂述作文章無於邑謂不得志也裁制也

與鍾大理書 善曰魏志曰鍾繇字元常繇遙切建爲大理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索使臨菑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 銑曰潁川長社人也餘同善註

魏文帝 五臣本無魏文帝三字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 善曰禮記孔子云君子比德於玉焉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此蓋美之也珪璋亦玉也 晉之垂棘魯之璵璠 善曰附 宋之結綠楚之和璞 善曰垂棘見下文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二者而爲天下之名器也 良曰皆美玉名 價越萬金貴重都城 善曰尹文子曰魏有田父耕于野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棄之于野鄰人盜之以獻魏王王召玉工相之曰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可一觀魏王立賜獻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 翰曰同善注賜獻玉者千金此言萬者蓋廣言以示貴 有稱疇昔流聲將來 善曰孔子家語曰流聲後裔 向曰疇昔謂古也將來謂自古至今 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 善曰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還襲虞滅之 [illegible] 是爲雙禽也 和璧入秦相如抗節 善曰 [illegible] 抗舊 [illegible] 竊見玉書稱美 五臣本無美字 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 [illegible] 側聞斯語未覩厥狀 [illegible] 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 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illegible] 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 [illegible] 向曰四寶謂上 [illegible] 求之曠年不遇厥眞私願不果飢渴未副 善曰 [illegible] 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 善曰說文曰抃拊手也 [illegible] 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 善本作書 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 善曰 [illegible] 良曰仲茂時爲子建賓客 [illegible] 乃不忽遺 [illegible] 厚見周稱 善曰周備之辭 [illegible] 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 善曰 [illegible] 句曰謂騎使從鄴都 [illegible] 銑曰 [illegible] 以其 [illegible]

并吳故王情宗顏 繩窮匣開爛然滿目 善曰摯虞與李文德書曰否閉伏滅氏之易喚 岩纓芳其崇宗 向曰繩繫匣也言繫繩去書匣開見玦故爛然光色滿目也繁盡也 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 良曰蒙暗也暗鄙之姿謙辭也 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 翰曰一介單使也連城謂十五城秦之所易者言亦不損我此價乃得奇寶 既有秦昭章臺之觀 去 而無藺生詭奪之誑 善曰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大王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意償趙城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 向曰趙使相如奉璧入秦即昭王坐章臺相如見奪即上所述也言其觀則如昭王而無奪之事則無矣乃負重我也譎詐也漫典 嘉貺益腆敢不欽承 銑曰貺賜腆厚欽敬也 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與楊德祖書 善曰典略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論諸才人優劣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 善曰仲宣在荊州故曰漢南孔璋在冀州為袁紹記室故曰河朔仲長子昌言曰清如冰碧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維鷹揚 銑曰漢南荊州也鷹揚謂文體翔揚如鷹之飛揚也 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 善曰徐偉長居北海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土公幹東平寧陽人也寧陽邊齊故云海隅呂氏春秋曰東方為海隅青州城也 向曰海隅東平寧也 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 善曰德璉汝南人也許都故曰此魏 翰曰太尉之子故曰上京 濟曰足下謂脩也其父為太尉故云高視上京也 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 善曰淮南子曰隨侯之珠高誘曰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大江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焉 良曰珠寶也 向曰二人昔自以其才如玉也 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 善曰吾王謂操也本論曰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淮南子曰九州之外乃有八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紘 翰曰該包也頓盡也八紘八方也言此才子我太祖乃設天網一舉收八方遍掩而取之今盡在此京都矣 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也 善本無也字 本作軒字 善曰韓詩外傳蓋胥曰所恃者六翮耳 銑曰騫高飛絕跡遠也言此才子其才不能高遠 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 善本無者字 善曰東觀漢記曰馬援誡子嚴書曰效杜季良而不成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 向曰子建前有書與陳琳譏其文琳反以為論盛道而讚美其文亦不知音 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 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 翰曰鍾子期知音聽以不失至今稱之 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 善本作妄字 亦不可妄歎陳琳文美恐後代笑我也嗤笑也 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 善本有之字 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 善本有者字 應時改定 善曰荀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 昔丁敬禮嘗 善本作常字

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古臥若人辭不為也善曰論語曰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若人謂敬禮也論語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包曰若人若此之人也翰曰言我以小才不過此人辭不為潤飾也若人謂此人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銑曰語及前人曰卿猶今稱君也言不為我潤飾其文君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向曰佳好也但為我潤飾之後代誰知子建改定吾文也五臣本作麗字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善本無之字見也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禮記魯哀公曰嗚呼尼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共者至于春秋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濟曰孔子文辭可與共者與人通流其義乃成焉翰曰孔子制春秋之辭美惡見乎游子夏之徒莫能措一辭過此已於作者而言不病者我未所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于眷有龍淵泉字善本作之利乃可以議於其字善本作斷丁段割善曰為劉季緒張本戰國策曰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爾雅曰美女為媛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能斷大阿陸斷牛馬水擊鵠雁向曰南威美女也龍淵寶劍也淑美也媛好也言君王之宮者有美女之容乃可以論後宮之位有寶劍之利乃可議其斷割此言知音者可得論其文章也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丁禮訶呼可文章掎居綺摭之石利病善曰摯虞文章志曰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說文曰訶大言也又曰掎偏引也銑曰逮及也掎摭拾也利病善惡也言偏拾人善惡也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紫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善曰魯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

於狙丘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敢復說七略曰齊有稷城門也齊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者甚眾漢書鄒公謂曰帝曰內杜忠臣之口濟曰稷下齊之者有千人皆亦毀也五帝謂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三王夏殷周五霸秦繆楚莊桓晉文宋襄也翰曰魯仲連聞田巴毀五帝而謂曰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在朝久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所貴談說者也如先生之言有似梟鳴音人皆惡之田巴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談也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善本無歎字息乎善曰毛萇詩傳曰息止也翰曰劉季緒訶文之辯且不如田巴今人誠如仲連才者求之不難豈可不數息此辯哉人各有好尚蘭茝昌待蓀蕙之芳眾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善曰劉人評文章愛好不同也良曰蘭茝蓀蕙皆香草也呂氏春秋曰昔有人身大臭者其親戚妻妾無能與居此人自居於海畔海畔有人悅其臭晝夜隨之亦如文人所鑒各異咸池六莖之發眾人所共五臣本無共字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漢書曰顓頊作六莖樂墨子有非樂篇向曰咸池六莖黃帝顓頊樂也而古今所共樂之而墨子書乃非之豈可言不可也鑒文好惡類於是也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善曰漢書曰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崔駰曰竊作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轅相好亦足樂也我此一通同匹夫之思也向曰往之也十通猶一卷也擊轅野人歌也植言今之我少小所著文章十卷相與眾人論之雖街談巷說野人匹夫之言我又病必可采於風雅不可輕棄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五臣作章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善曰漢書曰揚雄奏羽獵賦為郎皆執戟而侍也東方朔答客難曰官不過侍

仰然不受 揚子法言曰彫蟲篆刻壯夫不爲也 銑曰章明也 吾雖薄德（善本作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勠力（勠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善本作留字）金石之功（善曰國語曰勠力一心 四子講德論曰 質敏以流惠 尚書王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呂氏春秋曰 功績銘乎金石 銑曰蕃侯謂諸侯 金石言堅不朽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良曰勳績皆功也）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翰曰果遂也 言我若未遂用建功業之志 是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善曰 五臣本作 與字 漢書司馬遷贊曰 有良史之才 其文直 其事核 不虛美 不隱惡 故謂之實錄 向曰 ）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善曰 司馬遷書曰 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 銑曰衷心也）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

以傳之於同好（善曰司馬遷書曰 僕誠以著此書 藏之名山 傳之其人 好 ）非要（五臣作 ）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善曰 莊子 惠子之知我 ）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善本無植白）

與吳季重書（善曰典略曰質出爲朝歌長 ）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大）得爲密坐（在坐 善曰曹大家 ）雖讌（善本作 ）飲彌日（ 終也）其於別遠會稀（五臣作希）猶不盡其勞

積也若夫（五臣本作後字）觴酌陵波於前簫笳（五臣本作 ）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五臣作 ）虎視（善曰毛詩曰 維師尚父 時維鷹揚 鄭玄曰 鷹揚 如鷹之飛揚也 ）謂蕭曹不足儔（五臣本作 ）衛霍不足侔也（良曰 ）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善本作吾字）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善曰 桓子新論曰 人聞長安樂 則出門西向而笑 知肉味美 則對屠門而大嚼 ）當

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善曰尚書曰 雲土夢作乂 孔安國曰 雲夢之澤 在江南 泗水名 梓木名）食若塡巨壑飲若灌漏巵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善曰 莊子 ）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善曰 曜靈 日也 ）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善曰左氏傳子產曰 昔高辛氏有二子 伯曰閼伯 季曰實沈 不相能 后帝不臧 遷閼伯于商丘 主辰 商人是因 故辰爲商星 遷實沈于大夏 主參 唐人是因 故參爲晉星 參商二星 不相見也）

光景之速別離則如參商之闊闊也思欲五臣本無欲字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善曰楚辭曰貫鴻蒙以東竭兮維六龍於扶桑又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翰曰抑止頓下也六龍日車也羲和日御也言借光景之速思抑止六龍頓下其轡使日留而不去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善本作良又無緣四字善曰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佯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若木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楚辭曰出自陽谷次於濛汜又曰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至也良曰若木日過處濛汜日入處折若木而執之而不去閉濛汜之谷使日還而不入然天之高遠實無由緣懷戀於日光反側志不安也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向曰戀眷也反側謂眠不銑如何如何猶奈何也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善曰荅賓戲曰摛藻如春華毛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楚辭曰秋風瀏以蕭蕭兮銑曰訊問也曄盛美貌瀏清風貌言吳質書如此清美也申詠反覆曠若復

面濟曰瀏瀏衰也復面向謂若相見也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翰曰所治謂朝歌也還所治謂休治公事之暇良曰可令憙事善本憙作記小史善本作吏字諷而誦之善曰周禮曰諷誦言語鄭玄曰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翰曰憙事謂好事少知文者質爲朝歌令言小史者其佐吏也夫五臣本作言字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善曰論語子曰堯舜其猶病諸向曰病諸猶難之也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善曰言驥及和氏以希爲貴今若家有千里懷盈尺即驥及和氏寧得爲貴乎呂氏春秋曰人所爲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遂名曰和氏之璧銑曰人皆有良馬美玉以其常有之則不以爲珍貴文亦如然矣不可樞而不申詠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五臣本無此三句墨

翟不好伎善本從人下同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善本無而正二字值墨氏善本作翟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濟曰墨翟不好樂而朝歌非好樂何謂過之而迴車也是其不知音之蔽也足下至值此縣想亦助我張目照之也好伎卽知音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善本無日字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善本無自字得者五臣本無者字也善曰法言曰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良曰佳善也言求善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善而自得善者言吳質爲政故有善也且改轍易五臣作而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左氏傳曰晉語納衛太子于戚戰郵無恤御杜預曰郵無恤王良也

國策曰趙告閭楚子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史記曰楚有孫叔敖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是不易之民也翰曰王良伯樂善御馬者也以良馬比吳質善良馬之御車不擇地而不變易行步喻吳質善易俗移風而爲政理非其之才教敵之子產也此二子俱不易人而治故頌質能之也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善曰植集此書別題云夫爲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謂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伎置和氏無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應耳向曰對客口授使者而作此書殊不盡意往來使數相問也悉盡聞問也適對嘉賓

荅東阿王書

銑曰東阿王曹植也

吳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

麗而慰諭之綢繆乎濟曰惠貺賜也所奉恩賜謂得前書也發開伸長也綢繆謂殷勤之意也夫登東嶽者然後知眾山之邐迤也邐力氏迤移尔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善曰法言曰觀書者譬如觀山升東嶽而知眾山之邐迤也況介丘乎下句蓋季重自况也良曰邐迤小山而相連貌翰曰至尊天子也今借而為諭百里縣令之任質自謂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善本無也字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善曰尚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萇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產問子順曰臣聞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吾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

文選四十二　六五

故曰猗頓戰國策魯連說張相國曰嗚毛之經也而不能自舉向曰自旋旋歸也失也謂質前從觀獻至鄴又從鄴還縣之時也伏念寢興之事惕然驚懼若非敢羨望寵貴光榮之美猗頓之富誠以身賤德輕故也惘若驚懼狼狽情去之巨富人也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五臣本作檻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善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甘泉賦曰坐堂伏檻臨曲池銑曰玄北也金門以金飾也玉堂美言之也伏虛也檻殿鉤欄也言憑鉤欄於前殿以遊也觴盃也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思列反濟曰替失也言陪遊宴與不知威儀戲笑或弄言辭過度漏泄而出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燿從光五臣本穎之才善曰史記曰秦之圍邯鄲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讚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在左右未有所稱誦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

而已良曰趙公子平原君趙勝也讚美也毛遂同善注及到楚遂為猾勇之首辭皆莫當之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況爰三窟之效善曰戰國策曰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諾孟嘗君問門下諸客誰習會計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曰能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辭問曰收責畢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矯命以責賜諸人因燒其券人稱萬歲長驅到齊孟嘗君見之曰何市而反曰竊計君家所無有者義耳竊為君市義孟嘗君不悅後有頃孟嘗君就國于薛未至百里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曰先生所為文市義乃今見矣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鑿二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齎黃金封書謝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民乎馮諼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漢書曰淮南王折節下士翰曰薛公孟嘗君田文也封於薛餘同善注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

文選四十二　六六

美善曰史記曰魏公子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衣冠直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向曰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嬴嬴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之德公子愈恭後秦伐趙圍邯鄲平原君使求救於魏魏王使晉鄙將十萬救趙秦王懼使令止晉鄙平原君使公子請諸侯救趙者以移兵伐之魏王懼遣人止晉鄙公子救趙王不從用侯生計盜兵符朱亥殺晉鄙代之將以救趙邯鄲解此美為侯生可述之意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悁緣一邑者也銑曰數者謂毛遂馮諼侯生也質所以憤積懷眷於古人然欲志意也悁邑憂貌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善本無欲字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去非鄙人之所庶幾也善曰封禪書曰天下之壯觀周易曰顏氏之子

其殆庶幾乎濟曰究盡也翰曰此並是植書文也肴肉也公子謂植也鄙人質自謂也庶幾近也若質
之志實在所天善曰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向曰所天謂所尊敬也言志所尊敬在於
子建此古人通言尊敬之意非獨君也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銑曰將令佩綬
印黻冠飾投棄釋去此職恒侍坐於子建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
言善曰仲父仲尼也老氏老子也濟曰仲父孔子也老氏老子也遺訓謂六經要言謂五千文也對清
酤戶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善曰毛詩曰既載清酤又曰嘉肴脾臄良曰
青酤酒也抑止享食也言得侍坐子建雖對酒而不酌止肉不食亦將醉飽也使西施出帷嫫
摸毋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善曰越絕書曰
越王乃飾美女西施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西施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侍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毛詩
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翰曰西施美女也嫫母醜女也質自言侍子建如美女使醜者為侍也相與覽孔子之遺訓老

子之要言道義相合此可謂盛德所蹈明智所安也銑曰哲智保安也若乃近者之觀實
蕩鄙心向曰近者之觀謂子建所述燕宴之時也蕩動也鄙心質自謂秦箏發徽二
八迭奏善曰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徽又曰二八齊容起鄭舞銑曰徽美也二八謂舞者十六人迭遞奏進
也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左善本作右善曰舞賦曰躍華屋而
蹈洞房周禮曰靈鼓靈鼓也濟曰塤竹器也激亦動也靈鼓鼓名也耳嘈嘈於五臣本作而無
聞情踊躍於鞍馬良曰嘈嘈喧甚也謂歡樂之情極踊躍如鞍馬也謂可北
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
況權備夫何足視乎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陳陳惠公賓之有隼集庭而死楛矢貫之惠公
使使如孔子之館問之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
配虞胡公而封諸陳王肅曰肅慎北夷國名也楛木名也銑曰百越也大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來貢越裳獻白

雉重譯而至翰曰肅慎百越夷狄名權孫權備劉備言皆樂之和盤可令夷狄貢獻於國家也慑震懼也楛矢箭也
還治諷采所著觀省思鄭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
之師表善本無表字也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為辭宗賦頌之首向曰還治謂休公務之暇
乃諷誦子建所賜之文觀省英美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
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善曰左氏傳曰趙武與諸
侯大夫會過鄭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
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銑曰同
善注質小人也無以承命濟曰言與文才以承君命又所荅貺
辭醜義陋申之再三報然汗下善曰尚書曰至于再至于三小雅曰赧然
曰赧良曰貺賜也荅所賜書也赧然慚懟而得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

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善本作吏字之有乎善曰毛詩
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翰曰此邦謂朝歌也三事大夫官名善休職致仕居朝歌者謂植之徒文三事大夫皆為諷誦
何但小史而已荅植書文可令為事小史尚誦之若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
隱之恩形乎文墨善曰史記衛鞅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謝承後漢書曰顯惻隱之恩發
於自然向曰政事政理之事也惻隱深也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
與民式歌且舞善曰淮南子曰曾子至孝不過勝母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鄒陽上書曰里名
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毛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式作或若非銑曰墨子過朝歌即日迴車
年言久也雖無德以與下人用歌且舞言人歌樂也式用也儒墨不同固五臣本作四字以
久矣濟曰儒者尚樂墨子非樂不同可以久也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
名善曰左氏傳伍員曰少康有衆一旅杜預曰一旅五百人也銑曰五百人曰旅言朝歌小不足為揚名步

武之間不足以騁跡五臣本作巧字 善曰司馬法曰六尺曰步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曰註曰武跡也 翰曰武亦跡也言步跡之間地小何足使良馬馳騁其軼跡也此託言朝歌小邑不足見害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向曰此曇子達書改轍易行言也質託言若不改職大任將付以用之力也今處昌呂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猨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五臣本無者字也善曰淮南子曰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置猨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 銑曰絆良馬之足何以行千里之通 濟曰致猨猴於檻中不可見巧捷之形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答不敢繁詞銑曰恤憂也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滿寵子炳字公琰爲別部司馬

應休璉善曰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以曰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召璩璩爲事不得往故爲報翰注同

文選四十二 十九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何見照臨向曰言炳至璩處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善曰夷門侯生事已見司馬遷書史記曰魏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左氏傳曰宿於逆旅爲不道侵於逆旅 向曰言德照臨則雖侯嬴毛公之顧受趙勝之眷實無以過此夷門侯生所居也逆旅客舍也外嘉郎君謙下去之德內幸頑才見何見誠知己銑曰嘉善也郎君謂炳也頑才璩自謂也言炳見我志以爲知己也炳父寵爲大將璩嘗事之故呼曰郎君歡欣踴五臣本作踊躍情有無量向曰亮濟曰量物相過也是以奔騁御僕五臣本作僕御宣命周求良曰騁馳也言奔馳車馬宣我教令以求珍饌以給公琰陽書喬何於詹何揚

倩說於范武善曰說苑曰宓子賤將適單父陽晝謂子賤曰吾少也賤以逆子今贈子以釣道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博而厚味子賤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陽晝所謂陽鱎者也乃請耆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鉤荊篠爲竿剖粒爲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閭長者楊倩曰汝狗猛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罋而往酤而狗迓而齕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范武未詳 翰曰陽晝教子賤釣道詹何善釣魚也昔人楊倩有酤酒者酒甚美而不售人問曰其狗猛人畏故也范武古之善爲酒者此言求酒於陽晝說范武也使其賦之喻詹何令其釣之揚倩言出自書本作於字潛淵芳旨發自幽巷向曰芳旨美酒也發出也故使鮮魚組綺錯羽爵飛騰善曰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方言義同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請

文選四十二 廿

勝飲翰去曰今文選多作觴 銑曰組几也言繁布於几上如文綺錯亂羽爵酒盃也飛騰盡哀也牙曠高徽義渠哀激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許慎淮南子注曰徽琴徽也渠名也其樂未聞 濟曰牙伯牙善鼓琴曠師曠樂官也徽調也義渠國名其樂哀也激重也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善曰漢書曰灌夫字仲孺夫常有服過丞相田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辭又曰陳遵字孟公耆酒好賓客每大飲賓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窘迫候遵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閤出去 良曰善註同產謂姊也徙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善曰漢書曰諸博士共持酒肉勞王式江翁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服虔曰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曰

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馬也就駕言將行而騑也言日暮言歸樂意猶未宣展 翰曰驪駒 追惟耿介迄于明發善曰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兮詩曰明發不寐 向曰惟思言宴樂猶未盡情追思不安至于夜曉耿介不安也迄至也明發曉時也 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銑曰會遇也來命謂炳有使來也 濟曰漳水名 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善曰伯陽即老子也詩曰率彼曠野 良曰伯陽謂老子翱曠遠也 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翰曰文禽文鳥也言水多也 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善曰淮南子曰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之子佩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子具於京臺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高誘曰京臺高臺也方皇大澤也 向曰夷平敞明也言水畔多沙場平坦而光明也肅穆清風貌京臺楚高臺也是爲楚國觀望之美方可當此中之京臺忘歸之樂也流謂既樂之情如流水之不反 適有事務須自經營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 不獲侍坐良增邑邑善曰邑邑不樂也 銑曰適遇也不得往侍坐同樂實增悒悒也悒悒不得志之貌也 因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濟曰曹長思書傳所不載

應休璉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闉因闍都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善曰毛 良曰詩云叔于田巷無居人又云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闉城也下章云匪我思存此皆喻相思之意風人則詩人也 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眡有萬里之望善曰魏志曰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臧榮緒晉書曰何曾字穎考陳國人也曹弱冠累遷散騎侍郎給事黃門郎東觀漢記梁商上書曰假復超越宿德論語子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翰曰宿舊也授謂授職也拔擢而任用之也鷹揚虎視言其雄勇之士力有萬里之望謂望富貴 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善曰桓子新論曰顏淵有高妙次聖之才聞一知十 向曰薄援助謂無親朋在朝之貴者高妙謂顯之貴者宦不能追參躬貴復如鳥之斂翼於故林 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善曰尸子曰卓爾獨立塊然獨居禮記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銑曰塊然獨居貌 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爲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拜爲太守黯伏地謝不受印綬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又曰何武字君公爲御史司空多所舉奏號爲煩碎不稱賢公 濟曰言千載思其事知及有所由也蓋謂時務可疑也 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善曰漢書陳平家貧好讀書張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良曰結駟連騎也陳平于家貧好道門外居多長者車轍而門多長者車轍 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善曰漢書曰揚雄家素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 翰曰以喻善注 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善曰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又曰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 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向曰璩自言才劣仲舒 銑曰璩家貧劣孟公無此樂 悲風起於閨闥紅塵蔽於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亂清淡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善曰左氏傳楚子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臨寡君也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東觀漢記曰太原閔貢字仲叔與周黨相遇含菽飲水無菜茹也 濟曰机案也榻床也 良曰幸遇也袁生友也時來與璩言淡足也玉者君子比也樵蘇薪草也爨炊也言薪草不炊蓋無食可爲也周黨每過閔仲叔共飲水而已故璩有似此者 夫皮朽者

毛落川涸者魚逝善曰[illegible]曰皮朽則毛落川[illegible]則魚逝其勢然也翰曰逝謂死也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善曰周書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秋道成萬物零向曰秋物始榮者已於霜露見零落枯悴也人之貴賤亦猶[illegible]自然之數也豈可以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濟曰大弟曹長思也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善曰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嘲之濟曰岑文瑜為廣川縣令

應休璉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善曰呂氏春秋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山海經曰十日所浴[illegible]草木焦卷良曰[illegible]石也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翰曰[illegible]合[illegible]鬱蒸熱氣也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善曰毛詩雲漢曰旱既大甚蘊隆蟲蟲[illegible]玄曰[illegible]憩息也向曰雲漢詩美宣王能[illegible]以求雨也言宣王之旱不能過於今日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善曰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為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高誘注曰土龍致雨而不成穀故待之而得食高誘曰土龍致雨風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崔寔曰[illegible]毛竇淮南子曰西[illegible]求雨也范曄後漢書曰[illegible]不出闕里濟曰土龍泥人並祈雨之物也矯舉也謂祈雨祈鬼神之事故玄寺寺司也鶴立者言如鶴之望也闕里天子門闕里也閭里也修之歷旬靜無徵效良曰祈雨不降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銑曰在於精誠知恤下民善本作人字躬

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郡國旱各掃除社稷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翰曰恤憂也暴露謂身立於日也向曰靈壇祈雨壇也昔夏禹之解陽盱善本盱作[illegible]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善曰說苑曰湯之時大旱七年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禹以身解於陽盱之河盡言未已而天下大雨也濟曰禹治水以身祈于陽盱之河禹言未發而水已流矣湯大旱以身禱於桑林湯辭未終而雨已滂沛桑山之林能興雲雨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善曰呂氏春秋曰昔者湯克夏而天大旱五年湯乃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鄜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銑曰此言精誠不至而賢聖異殊品優劣之異及膚侵肌者指用心苦切也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為不然也善曰左氏傳曰衛人伐邢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邪乎從之師興而雨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翰曰殷邪無道征伐之而年豐致雨明其善與不善之應如影隨形響應聲也不可以為不然此也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善曰論語子曰起予者商也向曰恐其不致至誠不知善否想之慮故以書起發且章

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應休璉

璩報間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善曰尚書大傳曰言者北大阜也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鄭玄注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人欲之耳銑曰間近也濟曰芒山名濟渡也曠然遊覽開發矇暗之思以至明達也風伯埽涂善本作途字雨

師灑道善曰韓子曰昔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列仙傳曰赤松子為雨師向曰風伯雨師致風雨以掃灑道路者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善曰詩曰亦既見止又曰至止肅肅又曰為此春酒良曰言至其所止之處則酌春酒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去大夏五臣本作夏善曰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曰武跡也說文曰屋以草蓋曰茨淮南子曰大夏增加擬於崑崙高誘曰大夏大屋也涼或作棟非也翰曰武跡也言相與接行跡於茅茨之室其青涼已過大廈之室也茅茨以草為屋大廈大屋也扶五臣本作膚寸肴脩味踰方丈善曰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四指為扶扶音膚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徧視口不能徧味銑曰厚四指曰膚有肉脩脯也言肉脯雖少來過方丈之食踰過也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菀鬱柳之下善曰淮南子曰禹有陂塘之事毛詩曰菀彼柳斯濟曰陂塘池水也菀猶茂也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善曰楚辭曰紉秋蘭以為佩又曰春

蘭兮秋菊毛萇詩傳曰崇充也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却也向曰春芳香草結此以充佩服美其香比與君子也若華日所過處言折取以翳日使匪其景弋下高雲之鳥餌二出深淵之魚蒲且子讚善便嬛一緣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善曰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淮南子曰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許諾子佩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尚書曰京臺高臺也翰曰弋鼎鉤釣也篇且古之善射人也讚述也便嬛古之善釣者我之所美適落也韶舜樂名故云虞韶京臺並戲之處臺名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善曰漢書曰桓生欲借其書嗣報曰夫釣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棲遲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良同善注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善曰晏子春秋曰景

公欲更晏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居濟曰囂近也思樂汶上每善本無每字發於五臣本無於字寤寐善同銑注銑曰騫思閔息不輟寤寐也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故思此樂也汶水名言度此水入北也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善曰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之曰與我處畎畝之中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東觀漢記曰郅惲字君章汝南人也鄭敬隱於弋陽山中惲即去從敬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惲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尹乎將為巢許而父老堯舜也敬曰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去去惲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為郎尚書曰民墜塗炭之令向曰塗泥也炭猶火也言人物並火意欲濟之出其難也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作釣五臣本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善曰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上黨郡高都縣有莞谷丹水所出莞音管銑曰秉執也耒耜農器也山陽縣名鉤繳並取魚物丹水水名然山父不貪天地五臣本作下字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善曰

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隱樔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仰山而食渴則俯而飲堯大其志禪為天子由曰於髮憂務所以安已不懼於以貪天下也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翰曰山父許由也堯大其志欲禪為天子由曰散憂務所以安不懼也非以貪天下為樂曾參云晉楚之富不可及彼以富我以仁彼以爵我以義吾何慊也故此二人亦其美志也良曰邑之人念其才行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令善本無令字州郡崇禮師官善本作官師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善曰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小史延及庶人尚書曰駿奔走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言人壽促而河清遲也 濟曰欲令州郡崇禮教取弟爲衆官之師教授鄉邑誠美意也 翰曰俟待也黃河千年一清而聖人出焉言待聖人出則人壽促何可待也

旦臣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

善曰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又張湯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爲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漢書曰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也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寤矣性亦人之斗極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沈又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也時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 向曰金日磾張安世子孟霍光字也並用勢貴 淮南子云隴西之游者躁急也言游者志欲疾而益沈也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矢在五步之內言求官游宦無金張子孟之援而冀富貴殊異亦如欲疾而先射遠而近也圖謀也

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

善曰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負擔 銑曰幸賴祖考之餘慶免負擔之勞也勤勞也

追蹤丈人畜雞種黍

善曰漢書鄭朗曰漢畫圖之疇畜雞種黍良又子路從夫子之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耘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言追蹤此丈人乃養雞種黍以爲田家事

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矣

善曰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 濟曰精思也墳籍謂典墳也

無成

善本作或

游言以增邑邑

善曰禮記曰大人不倡游言鄭玄曰游浮也不可用之言 翰曰游言謂不當言也邑邑失志貌

郊牧之田宜以爲意

善曰爾雅曰邑外曰郊周禮有牧田 向曰郊外曰郊郊外曰野謂負郭之田也

廣開土宇吾將老焉

善曰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音徒 銑曰言不用廣開土也屋宇吾將老矣何所用也

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

善曰爾雅曰夏爲朱明 良曰劉杜並友人也生者有患之稱也朱明夏節也

相見在近不復爲言

善本作近歲不復爲書六字 翰曰言劉杜二生相見在近故此不言

慎夏自愛

向曰慎夏熱之氣以自保愛也

璩報

善本作白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二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三

書下

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善曰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翰曰山濤為吏部郎舉康自代康知己故作此書自言不堪流俗而非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 五臣作嘗 善曰稱謂說其情不願仕也嵇其素志故謂知言也虞預晉書曰山嶔守潁川嵇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嶔潁川山公族父莊子曰任且聲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銑曰山嶔為潁川太守時山濤稱嶔云康性行不堪職任歷處之志故以為知言也

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 善曰言常怪足下何從而便得吾之此意也 翰曰經常怪也言常怪足下從何便得吾此心

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 向曰 善曰八王故事曰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為尚書郎嵇康集目錄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事與呂長悌絕交書曰少知阿都志力開華與足下家後有此弟 五臣

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 善曰言足下不知己之情 良曰不許也不知謂不識我言也

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 善曰言足下旁通宋衷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善曰寬容也周易曰旁行而不流謂廣也多可言多有許可也少怪謂少有所怪

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 善曰或問行曰旁通何也曰旁通者博通也 銑曰鄧仕曰凡人有所不堪者也 善曰偶謂偶然非本志也爾雅曰偶遇也 銑曰言直性狹中謂不能容人也偶知相知也

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 善曰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向曰間頃也 翰曰惕懼也庖人割牲體之人也尸主也祝謂讀辭之人也言恐山濤羞為獨割引我以為尸祝之助也

手薦鸞刀漫之羶腥 五臣作鑾 善曰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啟其毛 茆子北人無擇曰帝欲以辱行漫我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漫汙也 濟曰薦進也鸞刀上鈴也漫汙也羶亦腥也

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 善曰并兼善天下也介謂自得無悶也 良曰并謂兼善天下也人謂不介 趙岐孟子注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為貴也介孤介也言我昔讀書得古人有如此者或謂無之今信有其人謂獨善其身而已自守也

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 善曰空語謂空虛之說也 [illegible]

達之人至於出處事位不可不任也 莊子曰與世偕而不替 翰曰達人以出處為一 也莊子曰其外無所不可 善曰達人者吾所不能也 濟曰莊子曰外化而內不化 善曰波流謂處世也 悔吝不生者謂不喜不憂也 莊子曰與世同波而不自失 吾不能也

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 善曰史記曰莊子名周嘗為漆園吏列仙傳曰李耳為周柱下史 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 漢書曰東方朔為郎 善曰卑位謂居卑者辭尊居卑又曰仕以為貧 史記曰老子為周守藏室之史故言居賤職也莊周為漆園吏東方朔為侍郎是安卑位 言不敢以四人居位下而非短之也

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 善曰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仁義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

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向曰兼愛謂兼物愛人蓋取也執鞭下士也子文三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是皆不役富貴而獨身濟物也

所謂達五臣本有人字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善曰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 濟曰古人窮故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而不變其本志也窮塞不遇亦憺然自得而不以為憂悶矣翰曰變也

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五臣作栖 善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張升反論曰黃綺引身巖棲南山 良曰堯舜為君於世許由隱於箕山

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善曰漢書曰上封良為留侯行太子少傅事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翰曰張良字子房佐漢高帝秦項接輿躍者行歌不仕言堯舜子房安其兼并之善許由接輿守其介特之志徹度也所安不同從之一也

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

者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遂從也銑曰數君堯舜已下也遂志謂遂本情也

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善曰周易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淮南子曰循性而行或害或利論語曰貧而無怨難循性動也 向曰百行言多也君子之行所趣各殊而固窮諧性俱得其安也皆順也

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 濟曰言仕者不出隱者不仕各有所短也

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善曰左氏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 良曰向善左言此二人志氣所守亦不可移奪改易也

吾每五臣本無吾字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善曰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詳又曰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採藥為業佟徒冬切史記太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 翰曰尚長字子平王莽時司徒王邑辟之固辭後遂入山隱也臺佟字孝威採藥自業隱於武安山終身不出慨息也康自言隱遁之志故太息想慕二子為人也

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五臣作踈懶筋駑肉緩銑曰疎懶慵惰也筋駑謂若駑馬也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簡略也 向曰數言性簡略與禮相背也諧不恭言性簡略與禮相違背

而為儕類見寬不攻

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善曰放謂放蕩翰曰縱輩而縱攻擊也莊老忌榮參齊是非故皆放絕也

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纓纏也善曰楚辭曰狂顧南行王逸曰狂顧也 良曰頓纓壞也任實實情也本情也善曰因羈為食有養羈繫縛絆躍躍也

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五臣本作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善曰毛詩曰萬豐草茀甫物切翰曰豐草鮮也有獨貪也鬱益也此康言少自縱長見羈束雖有榮祿終思遁逸

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物者物不能傷也李尤盃銘曰飲無求醉使以相娛荒沉過差可不慎與 銑曰師法至大差失也言每法嗣宗不論人過之事不能及之也嗣宗曠大之性過人

而不復於物唯飲酒之後有過失 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何曾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若不革變王憲豈得相容謂太祖宜投之四裔以絜王道太祖曰此賢素羸病君當恕之 向曰禮法之士謂何曾也阮籍在司馬文王坐時居母喪飲酒食肉曾曰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宜投之四裔文王曰此子素羸病其忍之文王時為大將軍言為何曾以禮法糾繩如仇讎也 以 五臣作吾字 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 善曰資材量也 濟曰弛縱隳失也 又不識人情闇 五臣本作暗字 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 善曰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廼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又曰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避忌 良曰機者事之微也直事也石奮有子四人皆至二千石并父為萬石父子皆以謹慎著名康言我遇事便發不能忍慎如萬石也好盡謂好盡發人之事機是以為累也 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汝郁再以病詣公車尚書勑郁自力受拜郁乘輦白衣詣上東門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 翰曰疵病釁瑕倫理審也言我久與人事相接則瑕釁日起宜得無患乎又加禮法自思至審必有不堪也 銑曰不堪不可也不中用也應置當關之職欲睡即至門呼人使起言康晚起為吏呼之不放置放也 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善曰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出入恭敬如有賓客危坐向師顏色無作說文曰痺溼病也俾利切 向曰弋繳射也

痺溼病也蝨齧人蟲也章服朝衣也上官尊臣也 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 濟曰案几也教禮教義名義也 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 善曰言人於己為未見恕者所怨乃至欲見中傷言被疾苦也 良曰言不為人所恕怨者多怨者必有欲中傷者 雖瞿然自責 五臣作懼字又具切 然性不可化 善曰班固漢書高帝贊曰……翰曰瞿然自驚貌也化猶改變也 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 善曰詭詐也言欲降心順人則為詭詐之首情不歸焉 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 善曰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向曰咎凶也譽美聲也 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聒讙也 五臣作技 濟曰言與俗人同事則不樂此……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 善曰毛詩曰或王事鞅掌 良曰一日二日萬幾……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 翰曰湯與武王以臣伐君故非之周公孔子立禮使人遵從故薄之言非薄此則必為禮教之人不容我也 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 銑曰剛腸謂直也言見患便直不能隱忍也 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

寧可久處人間邪 向曰紀理也九患謂上七不堪二不可言我以褊狹之心理此數患欲免外禍何當久處之也 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 善曰蒼頡篇曰餌食也本草經曰朮黃精久服輕身延年 濟曰道士謂得道之士也餌食也朮黃精草名也 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 五臣本作捨字 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 良曰行往也懼謂所不喜之事天性本[illegible] 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 善曰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illegible]在野禹趨就下風[illegible]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illegible] 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 善曰家語曰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illegible] 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 善曰蜀志曰徐庶字元直[illegible]曹公來征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魏略曰庶先名福[illegible] 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 善曰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也文帝即位拜相國[illegible]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華歆為太尉讓位於寧[illegible] 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 五臣無者字 也足下見直木 五臣本有必字 不可以為輪曲

者 五臣本有必字 不可以為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 五臣本作其字 志為樂 善曰[illegible]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 良曰[illegible]不可直任[illegible]唯達者為能通之此 五臣本有必字 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 善曰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illegible] 己 五臣作以 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 善曰莊子曰[illegible]鵷雛[illegible]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illegible] 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 善曰呂氏春秋曰[illegible] 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 五臣本有必字 不能堪其所不樂 善曰言已所不樂之事必不能堪[illegible] 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 善曰左氏傳曰[illegible] 吾新失母兄之歡意

常懷切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
病顧此悢悢力向如何可言善曰晉諸公讚曰康子劭王隱晉書曰劭字延祖語曰吾欲去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鄭玄禮記注曰冠字以許嫁為成人廣雅曰悢悢悲也翰曰戀愛也良恨悲恨也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五臣本作時時與親
舊敘五臣本作敘字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
志願畢矣足下若嬲奴了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
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疏不切事
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
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五臣本無字
言耳善曰嬲猶嬈也音義與嬈同言俗人皆喜榮華而己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己之情可得言之耳向曰嬲擾也置止也言擾我不止欲為官求人益國利時也我則疎緩以不如當代賢能矣子言俗人皆喜榮華我獨以離之為快此最近我情也可得言耳
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
能不營乃可貴耳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淹漬也翰曰若取其大度量之人無所不包而人不求官貴乃可重也言我則多病非為有大才也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
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善曰言己雖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年此乃真性之所乏曰非此長才寬度之士而不營之良曰言我以病困離俗自全真性之所乏細不同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求豈
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平欲共登王塗期於
相致時為懽五臣本作歡字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
非重怨不至於此也翰曰黃門閹人也本絕陽道豈足貞哉趣急也王塗天子職位也相致謂其職任也是時必以為歡悅相益也迫偪也言煩事偪則發狂疾也野人有快炙背而

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
矣善曰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緼黂至春自曝於日當國時不知有廣廈隩室緜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眾哂而之李陵書曰抵負陵區區之意快喜也言雖有愛心而遠於事理區區愛也銑同善注願足下勿似
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向曰解謂解足下舉我之意也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大祖輔政都督揚州諸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劭至吳不敢為通五臣注同

孫子荊

蓋聞見機五臣作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
春秋所誅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子伐鄭子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而倚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良曰幾者事之微也責事此誅言也餘同善注此乃吉凶之萌兆
榮辱之所由興五臣作生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
曹譚以無禮取滅善曰左氏傳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翰曰兆見也言吉凶榮辱在於見機也餘同善注又曰鄭伯非銜璧以降故連用之載籍既記其
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

浮辭善曰鄭玄孝經注曰引譬連類尚書序曰翦截浮辭銑曰載籍謂史籍也明也哉謂許欺也敢果謂曹譚也浮虛也言史籍所記依約虛雜也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五臣有也字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五臣作曆數將終善曰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東觀漢記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尚書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向曰夸奢也失粗略也明也漢火德故云炎精幽昧謂將亂無道也曆數謂錄籍也終盡也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五臣作塗炭之艱善曰孝桓孝靈漢二帝也漢書曰失道者大禹能亡失德漢書杜文謂豺狼贊曰尚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炭荼與塗古字通用曰言桓靈失道災釁並起也豺狼喻亂賊也抗張毒害嗟足炭火也言百姓皆如陷於火而稍苦也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善曰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良曰貫絕也紐結也言九州之事斷絕而皇王綱紀解其結也

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善曰春秋緯曰天子無德運各象其類范曄後漢書曰古之神武而不殺者夫向曰運謂運也應期銑曰四海四方也蕭條空虛貌太祖魏武帝也言太祖有神武之德而應其期代漢興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善曰尚書曰用肇造我區夏暴亂謂奸雄銑曰暴亂謂董卓之徒克能寧安也協建靈符天命既集善曰魏大饗碑曰大魏應靈符天祚乃始毛詩曰有命既集翰曰協合也靈符謂神靈之符瑞集會也言天與人心集會也毛詩曰奄有四方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善曰曹植魏德論曰武創洪基克光厥德毛詩曰奄有四方廓大也域國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善曰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中有五岳帝王居之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于郟鄏史記曰秦取周九鼎良曰神州洛陽也九鼎九州之金鑄鼎也存在此鼎可貴故云器也中岳嵩也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郁之攸同天下

之壯觀也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曰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新序孔子曰聖人雖生異世相襲若規矩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封禪書曰此事天下之壯觀也翰曰載則淑善也重光謂文帝也襲因也四隩四方也攸所也壯觀謂大觀望也公孫淵承藉父兄世居東裔善曰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爲遼東侯度死子康嗣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兄子恭爲遼東太守淵脅奪恭位景初元年銑曰淵遼東發兵迎之於遼隧自立爲燕王也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善曰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五臣作馮國語魏文公曰古者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禮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胡匈奴也馮依陵乘也盤桓不進貌言恃險遠不修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酬五臣作酬字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善曰魏志曰公孫淵遣使南通

孫權權生來贈遺權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爲燕王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孔安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餘國出名馬貂豽書曰貂鼠皮也吳會吳郡也言吳土北方也銑曰越草布也慢也貂鼠皮也言以方物相連結也自以爲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五臣作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善曰漢書曰匈奴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史記楚靈王曰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漠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即扶桑也周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良曰控弦引弓之士也言淵恃此威力故云右折扶桑在東故云左振南面稱王以自尊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善曰魏志曰景初二年遣太司馬宣王征淵毛詩曰薄伐玁狁翰曰宣王司馬懿也猛健銳利也長驅遠伐也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善曰漢書曰遼東郡有遼陽縣左氏傳曰

後拜而鼓周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 銑曰大至也遂陳辭名不守謂不能監守也桴打鼓也震動元大凶惡也折首捷斷首也然後遠跡疆場亦列郡大荒善曰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迹至郢兵圍漢書汶曰列郡孫連山海經有大荒 良曰疆埸邊畔也言魏斬公孫淵乃遠開邊疆置郡邑於大荒也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善曰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尚書曰萬姓悅服過秦論曰殊俗款于殊俗 濟曰咸皆也殊謂異國也言皆是款散附我魏國也自茲遂隆九野清泰良曰九野八方中央也言此之盛天下清泰也善曰淮南子曰所謂九野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高誘曰九野八方中央也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獻其樂舞魏志曰常道鄉公景元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 翰曰若貢帝方外安靜單于稽顙來朝百世不羈之勇也 曰樂器謂樂舞之器也肅慎國名楛矢箭也曠遠也言遠代不羈擊者皆應我皇之化而至也巍巍蕩蕩想所具聞五臣本有也字 善曰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巍巍乎民無能名焉蕩蕩乎其有成功 銑曰巍巍蕩蕩高大之貌言帝德廣遠也想謂相想當已具聞也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善曰吳志曰董卓專朝政孫堅亦舉兵荊州討卓引軍還住魯陽范曄後漢書馬衍上疏曰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 向曰播遷竄也言吳先主權遭時亂遷於江外也表外也劉備震懼亦逃巴岷善曰蜀志曰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遂先主大怒還攻璋成都璋降先主領益州牧 濟曰劉備蜀主也巴山名岷山名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于四紀善曰張載劍閣銘曰巖巖梁山積石峩峩漢書曰吳有三江五湖之利也 魏明帝善哉行曰權實豎子備則亡虜假氣遊魂魚鳥為伍 良曰積石之固謂蜀多山也三江五湖之水浩大無涯焉吳之固也言吳蜀恃此山水假借遊魂也迄至也十二年曰紀二邦合從東西

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善曰漢書合從連衡力政爭雄毛詩曰叔兮伯兮唱予和女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 翰曰二邦吳蜀也言相合為動併力以禦中國自謂與中國為鼎足之形可與泰山齊其終始也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相相志厲秋霜善曰魏志曰咸熙元年進晉公爵為王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 銑曰輔佐也帝室相拒武統戎歸也孔子得牧也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善曰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名也又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 春秋元命苞曰王者獨見四海縣絕 向曰鑒明也言其算無遺慮絕於衆人也主上欽明委以萬機善曰魏志曰陳留王奐字景明封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立之尚書曰欽明文思又曰一日二日萬幾 銑曰萬機謂萬事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陵威奮伐深入其阻五臣本作罙字 善曰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曰將率乎鄰國毛詩曰罙入其阻毛萇曰罙深也 良曰長遠謂有長遠之策也潛密奮振罙深也入阻謂入蜀也險阻也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善曰兵法曰并敵一向千里殺將奪其膽氣言威可奪蜀將士之膽氣也 翰曰三軍可奪氣也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五臣本作則字 善曰魏志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成都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詣艾降鍾會至劍閣姜維等守劍閣距會會以其衆東入巴平行至漢中禪勅維等令降於會維等詣會降 銑曰左氏傳曰小戰吳於江介成都蜀郡也潰謂降也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 廣曰介間也成都蜀郡也潰謂降魏也縛示也面縛謂蜀山也姜維蜀將鄧艾也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

梁益肅清善曰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戰不逐奔 向曰平蜀之後置郡二十梁益二州名肅清謂平定也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善曰禮記曰拜而後稽顙 左西都賦曰[illegible] 濟曰竊號之雄謂劉禪也稽顙謂首至地也絳闕門也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重錦三十兩 良曰球琳玉名重錦美錦也充滿也言蒲我魏之府庫也夫虢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善曰左氏傳曰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還襲虞滅之執虞公 史記曰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安二十二年攻魏虜其王 戰國策張孟談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銑曰[illegible]晉滅虢及虞秦并韓而魏徙居大梁此舉事可法於後也言蜀滅矣亦為後師法也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內向翰曰內向作南中五臣本作向願為臣妾善曰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 孝經曰合家者不敢失於臣妾 良曰南中地名呂興郡吏呂興殺太守孫諝使如魏求為臣妾亦言蜀及吳同歸天命也背亂向理如蟬之蛻皮也外失

輔車脣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善曰左氏傳曰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 向曰輔車喻吳蜀也言吳蜀相依脣亡齒寒今蜀亡是吳失外援吳內有毛羽零落之漸如鳥之毛羽零落也援助也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卻指河山以自強五臣本作彊字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善曰史記曰吳起衛人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 濟曰吳起亡之後至[illegible]方今百僚濟濟俊乂盈朝善曰尚書曰百僚師師又曰俊乂在官 毛詩曰濟濟多士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善曰毛詩曰矯矯虎臣 晏子曰不出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 良曰衝[illegible]也折撓衝突也言武之盛可以衝突萬里國富兵強五臣本作彊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善曰穀梁傳曰叔孫豹相楚國富兵強 毛詩曰翰飛戾天 蘇武書曰陵先將軍之命翰飛飲馬何洛收珠南海 翰曰翰飛高飛也 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先單于畜兵蓄養士馬先將翰高飛也為射也吳故云飲馬南海也自頃國家整治器械善曰禮記曰聖人異器械 鄭玄曰器械兵甲也 銑曰脩兵仗也脩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泰五臣本作太行木盡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 向曰伐所在太行山名言砍伐以脩舟楫木盡者喻言必為之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五臣作通字樓船萬艘蘇勞切五臣本有艘字千里相望善曰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海 漢書曰江淮以南有樓船七萬也 濟曰樓船也艘亦船之總名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五臣本無日字之盛者也善曰周易曰黃帝堯舜刳木為舟剡木為楫 良曰黃帝刳木為舟言自刳以來未有其盛如此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五臣本有也字 善曰六

韜太公曰聖人與天下合為天下害去殘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 向曰驍勇謂畜力養氣也役不再籍一伐也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善曰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 銑曰眷眷意也電邁謂行也道家謂老子愛人治國不欲害人也崇城遂卒五臣本作自字畢文王退舍善曰左氏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向曰舍止也卒上字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善曰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濟曰示大信謂開以存亡則存不服則亡也言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也蹙然改容祗承往告善曰漢書曰陸賈說尉佗尉佗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 良曰蹙然改容之貌祗敬承往告之書也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善曰漢書曰南越王胡遣其子嬰齊入侍 濟曰[illegible]越王胡遣太子嬰齊入侍

侍宿衞曰司善注翰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
爲藩輔善曰禮記曰君之南鄉也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也荅君也左氏傳王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
翰曰策書也言能稱臣聽所告之書則永世有福於江外長爲諸侯藩輔謂諸侯也豐報顯賞隆
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
麾風從善曰范曄後漢書張綱謂張嬰曰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向曰豐多也言能臣伏則多報明賞盛於
常日濟曰式用也命教令也言若輕慢不用我魏之教令謀臣武士當雲合風從而討之雍益二州
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楊兖豫爭驅
八衡征東甲卒虎步秣陵善曰征東即石苞也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
當猛虎步漢書丹陽郡有秣陵縣翰曰雍益青徐荆揚兖豫並州名征東將軍石苞自謂此秣陵吳郡名此説征討之
勢以晉之也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校燭日旌旗

流星善曰羽鳥羽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徵武爲校翰曰六師六軍也羽葆也燭曰謂赤羽若
日也旌旗也書星辰於上故云流星游龍曜路歌吹盈耳善曰周禮曰凡馬八尺爲龍樂
稽曜嘉曰武王興師誅于商萬國咸喜前歌後舞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銑曰曜路盈耳騎樂之盛也餘同善注
士卒奔邁其會如林善曰尚書曰受率其旅若林向曰邁行也如林言多也煙
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五臣
本作爲字一旦身首橫分宗祀罄覆取誡萬世引領南
望良以寒心善曰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濟曰懷動駭懼
也渴貪賞也執兵爭先也罄盡也寒心痛心也夫治膏肓荒者必進苦口
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善曰左氏傳曰晉景公疾夢疾爲二豎子一
曰居肓之上一曰居膏之下若我何史記曰沛公入秦宮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

沛公聽樊噲言楚辭曰心挂礙而狐疑良曰膏心下也肓膈上也言理此病必須服苦口之藥也決定也狐疑不定也
逆耳謂忤已之言也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
扁鵲知其無功也善曰列子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病七日大漸鍼醫俞氏俞氏曰汝始則
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
梁曰良醫也且食之史記虢中庶子曰上古之時醫有不以
湯液又曰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
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
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走桓
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何今在骨髓
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公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
去桓侯遂死郭璞穆天子傳注曰湩乳汁也竹用切翰曰
諸侯投歸也俞附扁鵲皆古之良醫也凡疾則良醫見其可
療及入骨髓則良醫雖理亦無功也言吳國亦危亡之疾今
用我言而歸服保全首領是猶可療也若救曼待
淪入骨髓化則猶疾入骨髓雖欲思療亦無功也勉思良
圖惟所去就善曰左氏傳令尹子常曰故弗良圖曹子曰君子慎其所去就銑曰圖謀也言勉力思

其善惡在爲去就石苞曰

與嵇茂齊書一首

趙景眞善曰嵇紹集曰趙景眞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
列本末趙至字景眞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
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爲
呂安與嵇康書二説不同故題云景眞而書
曰安翰曰干寶晉紀云呂安字仲悌東平
人也時太祖遂安于遠郡在路作此書與嵇
康安子紹集云景眞與茂齊書且晉紀國史
實有所憑紹之家集未足可據何者時紹
太祖惡安之書又父與康同誅懼時所疾故
移此書於景眞考其始末是安所作故以安
爲定也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

謡善曰列子曰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曰請聞其過老子曰睢睢盱盱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然老子之歎不爲入秦梁鴻長謡不因適越且復以至關爲及關升邙爲登岳斯蓋取意而略文也 向曰叟老稱李老子也梁生鴻也岳山卽邙山也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善曰周易曰嘉遯貞吉 銑曰嘉遯老隱也謂老子梁鴻也戀恨謂歎及謡也不得已謂被虜也惟別之後離羣獨遊五臣本作游字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雞五臣作雞鳴戒旦則飄爾晨征善曰[illegible]曰啓明戒旦長庚告昏[illegible]經涉也晨征曉行也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善曰漢書揚雄反[illegible] 翰曰日薄於西山左氏傳荀偃曰唯余馬首是瞻 良曰薄近靡無也言日沒車馬之首無所託也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飆狂厲白日寢光踦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皋之内慷慨重阜之巔善曰毛詩曰鶴鳴九皋 翰曰飆急風也厲猛也寢隱也踦嶇不平貌也皋九折之澤也慷慨失志貌阜山巔上也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銑曰嘯詠也溝渠山林也言艱難吾所不懼其所懼者非已下之事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善曰喻身之危也根萌未樹故恐風波潛駭牙淺絃急故懼危機密發也李或有於長衢之下云按轡而歎息者非也 銑曰蘭茝香草也桂林香木也以喻君子傾頓移植自謂也根萌未樹謂危也牙弩牙絃弓絃言風波急則根易傾牙急絃急則機易發此喻讒邪爲忠正之害驚也怵惕憂懼貌衢道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善曰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人莫不按劍也 濟曰言北土寒不宜蘭桂也鮮少也夜光良玉也以瞎投人不知者必懼而按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蔕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五臣本作武字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善曰曹植橘賦曰背江州之氣煖兮處玄朔之肅清淮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遊不用之鄉若樹荷山上畜火井中也龍袞龍之服也章章甫之冠也裸壤文身之莊子曰宋人資章甫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又曰韶音無以與乎鐘鼓之聲 良曰橘柚木名生於南方華藕蓮也生於水龍章袞龍之服也裸壤不衣之國也韶舞舜樂武武王樂也聾俗耳病之人不貴音也言此四者各失其宜故難以爲美也玄朔北方也脩陵高阜也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善曰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翰曰不我貴猶不貴我也言北土不貴我則當傷我也飄颻遠遊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善曰前言謂經迥路涉沙漠以下也後慮之戒謂北土之性難以託根以下也 銑曰飄颻[illegible]旅也無人之鄉謂安所從度也總攬也前言[illegible]茝傾頓之事戒懼也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善曰[illegible]曰遄征曰遄邁 向曰啓明也暉明也遄速也征行也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日太陽也周易曰夕惕若厲 向曰太陽日也戢斂也曜謂日光也劬勞惕懼也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

為貴也若廼顧影五臣本作景字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善曰阮瑀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能無憤發良曰遠邁遠也備成奮久停旦委也步驟謂驅馳行役之人也言已自經且乃好不足貴也顧景與時不再來也憤然悼傷激急烈佑肆視也紛紜多也雄心四據謂威德盛也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善曰田邑與馮衍書曰欲搖太山蕩北海翰曰公孫雲梯以攻宋思躡此者言高也橫奮謂揮擿奮振也八極八方也披散也言將散艱難掃凶惡也蕩滌夷平也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五臣本作廓宇宙斯亦吾五臣本有人字之鄙願也善曰劉熙孟子注曰大宗曰九區因化治九區銑曰崑崙太山皆權臣也滌除也九區九州也恢大廓也宇宙謂天也鄙小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善曰周易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翼謂不遂志也逝往也遠逝謂徙也向曰垂鋒距靡加翅五臣本作六字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濟曰鋒鍔也言不加鋒鍔而六翮自摧屈也命天命憤悒也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良曰植生也生於芳苑德生於美族也擢承家也德盛而生也擢出也言秉道德如草之出秀清流謂其美也布葉青華美文章也肆布也雲布言才廣也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五臣作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翰曰潛龍鳳皆君子也亦相感動之意榮耀富貴也眩惑豔美餌念儔類也聲名令聞也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銑曰翱翔游樂也倫黨朋黨也姿能綽寬容優也吟嘯自得志貌豈能與吾

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煢煢五臣本作惸字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善曰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向曰煢煢猶單獨也濟曰悠悠長貌步邈遠也彌深釋解遐遠也言我思爾金玉之音無能聞之使我有遠心相望也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善曰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也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良曰胡在北越在南言相去遠也今雖堅固人同其心則能斷之各敬爾儀敦履璞沈善曰毛詩曰各敬爾儀翰曰儀善敦厚璞質沉深也謂交道也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銑曰繁多華盛也言自多其盛而為流蕩者君子之所不敬也悵不平貌何云言事何所言也

與陳伯之書一首善曰劉璠梁典曰梁使呂體為記室書於陳伯之丘遲之辭也伯之歸于魏為遲所作□□元劉典云天監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卯自壽陽歸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梁史以為丘遲與伯之書

丘希範向曰梁平南將軍陳伯之初仕齊東昏侯遣伯之將兵拒梁武以仁之知執為劉乃降梁至是又以衆降魏故遲與此書以諭之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濟曰言足下每人足下才為出世以為之時出也問以爲三軍首也大猶言文武之才也世出謂應時而出也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善曰史記曰陳涉嘗為人傭耕輟耕龍上既休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之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良曰燕雀小鳥也鴻鵠大鳥也棄小志而高翔謂歸梁也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

善曰劉璠梁典曰高祖得陳虎牙禮之甚隆厚加禮賜使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虎牙父也蘇隆還稱伯之許降乃遣鄧元起前驅過之伯之聞師近以應義師翰曰機者事之微也化謂背齊歸梁也明主即武帝也

立功立事開國稱孤

善曰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寶名立功立事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老子曰王侯自稱孤寡不穀 銑曰事職也開國謂為江州刺史也同侯王位故稱孤寡以所為稱也

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

善曰史記蒯通說武信君曰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驅趙郊山觀文曰杖節擁旄征人伐鼓荀悅漢紀曰今之州牧號為萬里費會說高祖曰始陛下定天下何其壯也 向曰朱輪華轂謂以丹漆飾之也擁持也旄幢也萬里言牧化遠也

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

善曰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也史記曰魏勃退立股戰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兮旃為牆音義曰穹廬旃帳也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知書與喻曰今天下已定又何德邪 濟曰奔亡之虜謂降魏也鳴鏑箭也股脚也穹廬氈帳也屈膝拜也劣弱也匈奴故曰穹廬

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

善曰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己然後任人管叔乃流言於國 良曰去謂之魏就謂歸國際謂交會之間也他異審詳也流言反間之言也

沈迷猖獗以至於此

善曰劉公幹雜詩曰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蜀志先主謂諸葛亮曰孤不度德量力遂用猖獗至于今日志猶未已 翰曰沈迷求惑猖狂僵仆也言惑亂依行至於此也

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

善曰鄧禹傳曰昔王者高世之君故罪責功略小收大吳志曰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東觀漢記曰上破邯鄲封降賊渠率諸將未能信賊亦心不自安上敕降賊各歸營勒兵待之輕騎入按行賊營賊將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效死乎又曰上破銅馬等可擊者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銑曰聖朝梁也責求也用謂可擊行也言聖朝推赤心於天下不疑滯於物也

將五臣本將字下有此字軍之

所知不五臣本作非假僕一二談也

善曰長揚賦曰僕夫其不能一一談也

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書今公誰為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時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曰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春秋合誠圖曰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屬注為流血步涉血喋同丁牒切尚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翰曰朱鮪友于兄弟也魏王昔攻張繡繡殺其子故曰愛子繡後降曹公封列侯 濟曰刺刀中所中繡後降曹公封侯也天子謂光武也

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

善曰楚辭曰迷不知吾所如 翰曰無昔人之罪謂朱鮪張繡殺兄子之罪

不遠而復先典攸高

良曰謂迷塗不遠而能復是也周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

善曰先帝不忍用刑罪之漏於吞舟之魚也 銑曰屈法謂不行於刑也

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

善曰長孺墓松柏以明其德 銑曰松柏不翦謂墳墓也

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

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良曰悠悠思貌

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黃讚五臣本作贊字帷幄之謀

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

善曰漢書曰將佩紫綬懷黃金之印結於朝廷 東觀漢記曰鄧禹曰將軍乘軺建節

孝與朕詳謀唯恒如淳漢書注曰二馬爲軺傳漢書曰終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左氏傳曰晉人來侵魯疆埸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良曰晉陽氏行列有尊甲之序故以比焉金印紫綬列侯之飾解紱也謀策謀也軹使車也節建節也疆埸邊陲也

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 善曰漢書曰[illegible]之征論功而封之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翰曰刑殺也諸侯會盟取白馬之血飲之以爲誓使太山如礪[illegible]國以[illegible]子孫也

將軍獨靦聽典**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 善曰毛詩曰有靦面目[illegible]銑曰靦[illegible]借也謂假借少時之命而爲夷狄驅馳也哀哉傷痛之聲

夫以慕容超之強五臣作彊**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 善曰沈約宋書曰慕容超[illegible]高祖[illegible]王鎮惡[illegible]斬於建康市[illegible]

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 [illegible]

姬漢舊邦無取雜種 善曰[illegible]

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 善曰[illegible]

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 善曰[illegible]

部落攜離酋豪猜貳 善曰晉中興書曰[illegible]

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 善曰[illegible]

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善曰[illegible]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豈不愴悢 善曰[illegible]

[illegible]

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善曰史記曰[illegible]

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 善曰[illegible]

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銑曰勵勉良善規圖也言早勉勵善圖歸家是多福也

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 善曰皇帝梁武也 銑曰盛明之世漢書曰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 向曰皇帝梁武帝也安寧也樂謂樂其德化也

白環西獻楛矢東來 善曰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玦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 濟曰同善注

夜郎滇池 善曰漢書曰夜郎 [illegible] 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 善曰漢書曰拜唐蒙郎中遂見夜郎王多同 又曰 [illegible] 殿王時使將軍 [illegible] 臨附兵略巴蜀中 [illegible] 至滇池 [illegible] 奉 [illegible] 皆以其衆王 [illegible] 為外臣又曰西域有昌海 [illegible] 夷耳 [illegible] 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 [illegible] 若崩厥角稽首 [illegible] 頓首至地也 [illegible] 解髮以就衣冠朝鮮 [illegible] 名曰 [illegible] 以額角叩地也

唯北狄野心 [illegible] 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 善曰 [illegible] 尹子 [illegible] 云

中軍 [illegible] 漢書 [illegible] 野心 [illegible] 之事 [illegible] 也

臨川殿下明德茂親揔茲戎重 善曰高祖之元 [illegible] 曰何 [illegible] 為臨川郡王天監三年以宏為中軍將軍劉璠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北討于寶晉紀何曾 [illegible] 王駿表曰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晉中興書桓溫曰幕府不才忝荷戎重 銑曰同善注殿下者不斥言王也若今言皇太子殿下然也 [illegible] 也戎兵也

弔民洛汭伐罪秦中 善曰五臣本弔字上有方字 [illegible] 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又曰奉辭伐罪漢書田肯曰陛下既得韓信又治秦中 [illegible] 曰弔慰也洛北曰汭秦中謂關中也

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善曰頓 [illegible] 之和 [illegible] 曰聊用布 [illegible] 銑曰僕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君 [illegible] 此書不改後必困偪方思我言也聊且也往懷謂此書也詳審也

重答劉秣陵沼書一首

善曰劉璠梁典曰劉沼字明信為秣陵令

劉孝標 善曰劉峻字孝標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桑乾 [illegible] 身 [illegible] 家貧 [illegible] 宋 [illegible] 後為崔 [illegible] 參軍梁天監中 [illegible] 良曰 [illegible] 以仕不得志作 [illegible] 秣陵令劉沼作書難之言不由命由人行之 [illegible] 書答往來非一其後沼作書未出而死有人於沼家得書以示孝標乃作此書答之故云重也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 善曰孝標集有沼難 [illegible] 書 [illegible] 注曰 [illegible] 兄弟天倫之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兄弟後天之倫也 [illegible] 曰難謂難運命之書也余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未至孝標處也

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 善曰 [illegible] 賈誼 [illegible] 生 [illegible] 莊子 [illegible] 五臣本 [illegible] 賦曰 [illegible] 先生之餘 [illegible] 良曰 [illegible] 不傳 [illegible]

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 善曰 [illegible] 子 [illegible] 其人已亡 [illegible] 王逸曰沫已也 [illegible] 以此思哀哀將焉不至 [illegible] 向曰徽美沫盡也其人謂沼也

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 五臣本作新字 善曰風俗通曰劉向為孝成皇帝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為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 [illegible] 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illegible] 曰青 [illegible] 竹簡 [illegible] 古無紙用以為書宿草陳根也列行列也

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 善曰禮記門人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又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遇一哀而出涕曰予惡夫涕之無從也 良曰泫然淚流貌

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 善曰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之猶駟而過隙也 [illegible] 古駟隙字也陸機詩曰寸陰無停晷尺

彼豈徒旋遠也 翰曰漈穴也駟馬馳而過穴曾彼水波與電光皆不久停言人命如之 **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 善曰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銑曰言文章之美如蘭菊英妙之華永無絕也 **故存其貌異更酬其言** 善曰東京賦曰其樂只如此 向曰使其貌略也酬報言意也 **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 善曰墨子曰昔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若書之説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漢書曰文帝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 濟同善注爽差徵驗也 言二人説鬼神事有實則我可答書也 **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 合 **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 善曰舉賢冢墓記曰東平思王冢在東平無鹽人傳云思王歸國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西靡 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十里蓋山高百許丈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於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迴流有朱鯉一雙今作樂嬉戲泉故涌出也 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 良曰善注 **但懸劍空隴有恨如何** 善曰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 翰曰言今所答亦猶懸劍於墓樹而已 凡爵同善注

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 并序

劉子駿 善曰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侍郎至中壘校尉王莽篡位為羲和京兆尹卒 銑曰同善注移易也謂以我情移易彼意讓責也 太常則周之宗伯也傳萬大也謂識用貫大謂之博士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 向曰歆為光祿大夫故云親近建立也逸失也謂下三十九篇者左氏傳毛詩失禮古文尚書四經漢初已來皆不置博士歆欲立此四經列學官而習之 **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 善曰言諸博士既不肯立左氏而又不肯與歆論議拒對也 濟曰言諸博士不肯與歆論議拒對也 **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 良曰言堯舜揖讓道衰至夏殷周更代起也累重襲因著明也道謂帝王之道也 **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 翰曰言天子微弱政教不行故國家之道所以不全也 **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 善曰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銑曰歷經也應受聘問也衛魯二國名雅正也美事曰頌也 **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 善曰論語讖曰自衛反魯刪詩書修春秋 春秋元命包孔子曰丘作春秋以王道成 向曰脩易謂作十翼也序書謂序尚書五十八篇序而兼脩春秋 **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 善曰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 五百本有二子作綜字 濟曰夫子孔子也七十二子謂孔子弟子達者之數也微言要妙之言也 大義謂詩書禮樂大義也 **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 善曰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曰吳起三十二篇 良曰遭遇也戰國謂七雄之時也籩豆禮器也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陳謂行列也孔氏之道詩書禮樂也抑止也孫子吳起並著兵法術徒與起也 **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

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善曰漢書武帝制曰大道微缺陵夷至于桀紂之行史記李斯曰臣請天下敢有藏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侯生等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犯禁者四百六十八人皆坑之咸陽翰曰罰禮教頹毀也秦暴虐百姓故曰暴秦焚燒也挾藏也秦法有藏書不燒及以古非今者皆族之賢聖之道由是滅亡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良曰聖帝謂堯舜也明王謂三王也遐亦遠也叔孫通秦二世博士高祖定天下使制禮儀也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善曰漢書曰秦燔書但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惠帝四年除挾書律向曰除挾書律挾藏也律法也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善曰

〈文選四十三〉 三十二

楚漢春秋曰上已定天下諸將及群臣欲新將相死不衰絳灌等讒之是也功成名立臣爲之牙出出相爲百出與邪絳侯周勃也絳自一人耕侯與灌嬰濟曰周勃封絳侯灌嬰介冑兵器也言漢初人物皆武夫軍旅之士莫有指意於經術也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善曰史記曰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良曰掌故官名伏生秦博士也秦伏生於壁中藏得尚書二十九篇至漢初教於齊魯之間文帝使晁錯往受之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善曰漢書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也翰曰古書以竹簡寫用繩連之故云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善曰賈生賈誼也銑曰萌芽謂初始也衆書謂禮公羊春秋諸子孔子弟子學官博士也在朝之

儒生有賈誼作左傳訓詁為文帝博士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善曰建元武皇帝年號也向曰鄒魯梁趙四國名鄒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梁人戴德受禮於后蒼賈誼受左氏於趙人貫公先師謂前達者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善曰成一經也濟曰雅頌皆詩也雅以正事頌以讚事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善曰七略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書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因傳以教今泰誓篇是也良曰孝文末人有得書於壁中者獻之使博士會讀而傳之今泰誓篇也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善曰…文王見銑曰…謂禮樂崩道而明手也謂武帝詔也缺斷脫誤閔憂也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善曰漢書…七八十年…全經未焚書之

〈文選四十三〉 三十三

時也銑曰全經謂未焚之時散說也離此日遠也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五臣本無而字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善曰漢書曰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向曰魯恭王景帝子也天漢武帝年號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善曰仲尼以魯國史銑曰左丘明魯國史官有法故有左丘明觀其史記作傳良曰左姓也丘明名也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五臣本有皇字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五臣本有傳字或

脫[五臣本作習]編[善曰：漢書曰：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濟曰：通卷伏藏也。錯亂也。言書缺落，簡斷絕也。三事謂尚書、左傳、逸禮也。間，差也。編，比次也。舊文，古文也。]博問人間，則有[五臣本無有字]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善曰：七略曰：禮家先學有桓生，說經頗異。論語家近琅邪王卿，不審名及號。膠東庸生皆以教授。然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翰曰：桓公、貫公、庸生皆先進大儒也。考校與此古文三事同，然抑止之未施行於世。]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五臣本無也字。銑曰：歎愍嗟痛，皆惜其不施行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五臣作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向曰：綴，緝也。陋，陋也。言綴學之士不思廢闕，失其義路，少之中分析辭，使學者不成其才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濟曰：口說者師說，即謂]

是末師而非往古[善曰：周易晉卦曰：事也。傳記，往古文書也。]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良曰：辟雍，學之所也。封禪，謂封太山禪梁甫也。巡狩，謂巡所守也。言失其宜，理未知本原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翰曰：殘缺，非古文者。挾，猶懷私情也。若立左氏，破其先師文義也。言無服從善義之公心也。]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銑曰：疾妬，謂不欲立左氏也。雷同，謂雷之發聲，同時而應。言是非相同，不別善惡也。]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善曰：臣瓚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向曰：抑，止也。三學，謂逸禮、尚書、左氏也。言當時學者尚書惟有二十篇，以為備矣，不知有百篇；謂左氏傳別行，不傳春秋。如此豈不哀哉，言可哀。]

也。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濟曰：上，謂哀帝也。統，紀也。文教，謂經教也。學士，謂當時博士也。情，謂有私意也。依違，不是非也。言帝深知其挾疾私情，推讓賢士，故因而不遣也。]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五臣本作否字]，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良曰：言下詔令試左氏可立不。臣，歆自謂也。微弱謂諸經有闕失者。二三君子，謂諸博士言同心用功，冀得發遺以補闕少。]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之所為耳，非所望[五臣本無於字]士君子也[善曰：

太公金匱曰：夫人可以樂成，難以慮始。翰曰：杜，塞也。微學，謂諸博士皆云不經習誦，以杜塞論試也。樂成，謂事成則樂而從之。慮謀也。言凡人且非君子所當為也。]且比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五臣本作試字]，為[五臣本作其字]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銑曰：數家之事，謂數家所立者，先帝成帝也。雖所言古文與時所行者相當，豈苟且而已。]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善曰：漢書，孔子曰：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向曰：愈，勝也。言禮失其字，尚求之於野，今古文豈不勝於野人乎，言勝也。]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善曰：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又曰：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為景帝博士。又曰：樂陵侯史高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又曰：施讎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易。濟曰：王孟同善注。]然孝皇[五臣本作宣字]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

易大小夏侯尚書 善曰漢書曰梁丘賀字長翁琅邪人也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良曰敘梁子名亦何同善注 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 五臣本寧過 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 善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向曰言數家雖義理相反而並置之言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在於人也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賢者寧失於存也墜落也志記也謂使賢愚各書其分 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銑曰包含也守殘謂諸生守殘缺之業黨比也同門謂同師也道真謂古文也明詔謂明王也言陷諸[illegible] 濟曰切言之吏議其罪不取謂不可也

北山移文一首

孔德璋 善曰仕至詹事齊同前注 蕭子顯齊書云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 向曰鍾山在都北其先周彥倫隱於此山後應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却過此山孔生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得至故云北山移文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 善曰周彥倫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 濟曰孔子自謂言周顒為吳王東歸至此後乃於鍾山下立草堂以擬亞其英靈二神也 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 善曰楚詞曰獨耿介而不隨 孫盛晉陽秋曰呂安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 莊子曰孔子游乎塵埃之外 度

翰曰道並無為之業 良曰驛傳也謂山之英靈馳煙霧勒移文於山庭也耿介謂執節之士也拔出也蕭灑脫落也

白雪 五臣本作雪 以方絜干青雲 五臣本作霄 而直上吾方知之矣 善曰孟子曰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上干青雲 翰曰讓者之志清高也絜清也干觸也方比也知之言有如此也 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眄屣萬乘其如脫 善曰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年衰志憫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許慎曰言其易也劉熙孟子注曰屣草履可履者也 銑曰亭亭皎皎高貌表外言志高遠也芥草也不眄不顧也言志高絜之人視之如草芥脫屣不已言輕也 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 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閒薪歌延瀨未聞 向曰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閒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此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怪乎而為哀也遂為歌二章而去言有道者固如此

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 五臣作反 善曰終始參差蒼黃翻覆 高誘曰[illegible] 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 善曰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 濟曰參差不一也蒼黃不定也其別與化也朱墨子見練絲而泣之曰可以黃可以黑楊朱見歧路而哭之曰可以南可以北言周子其一志故宗此二人悲哭以譏之 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 善曰蒼頡篇曰黷垢也言周子處俗也貞正也黷垢也謬誑也 良曰作向山中心 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 善曰尚子平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性俶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 翰曰嗚呼歎辭尚長字子平男女嫁娶既畢便隱遁而不出仲長統嘗歎曰若得背山臨水游覽平原即足矣

何爲區區於帝王之門哉言此二人無使山阿空虛千載已來無人賞樂 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周顒字彥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國侍郎元徽中出為剡令建元中為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稍遷國子博士卒於官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又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荅焉似喪其耦郭象曰同天人均彼我荅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荅吐合切 銑曰周子謂彥倫也言偶俗之中儁士也博通也玄謂莊老之道也史謂文多質少也東魯謂顏闔也南郭子綦也言顒與本性但習學此二人之隱道也 竊吹草堂濫巾北岳 善曰偶吹即竽字也隱者之飾東觀漢記曰 向曰竊盜也濫假也幅巾隱者之服也北岳即此山也言竊寄草堂濫服幅巾 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 善曰楚辭曰朝馳余馬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濟曰謂引誘也 言雖假其容於江皋然纓情好於爵祿也 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去日霜氣橫秋或歎五臣本作歌字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 善曰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悵山林之遁士去長往而不反楚辭曰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良曰排推也巢父許由隱者之最也百氏謂百家也君子也王侯貴之也拉折也幽人王孫學者之稱慕其長往也歎其不游故怨之言 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顒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 良曰言其出於史官班固漢書曰道家者流 翰曰空空以空明空也釋部謂佛經也覈考也玄玄道也道流謂老子也 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 善曰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

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而沈於盧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朮隱於宕山 銑曰務光涓子皆古之隱者比方儔匹也 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 善曰漢書曰騶騎從也 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招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髣髴鵠頭故有其稱 向曰 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 善曰楚辭曰製芰荷以為衣集芙蓉以為裳 翰曰眉軒喜也次肩也袂衣袖也 芰荷隱者之服言皆焚裂之抗舉塵容俗之客狀 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 善曰漢書曰 今秩千石至六百石又曰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 此等雖無情見山人去亦有哀

也而北岳悲也 良曰紐繫綰貫也 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 善曰 道帙長擯法筵久埋五臣本作殯字 敲扑普木喧囂犯其慮牒訴倥孔傯揔裝其懷 善曰 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 善曰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

多之貌。結課，考第也。**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斷獄，謂察刑書也。善曰：漢書曰：張敞字子高，積遷至山陽太守。又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也，爲陽翟令，以化行尤異，遷京輔都尉。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拜中牟令，專以德化，大不任刑罰，螟不入中牟。良曰：張敞、趙廣漢俱爲京兆尹，有名望；魯恭、卓茂咸善爲令。言將崇尚風猷，以籠架之。**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善曰：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爲三輔。左氏傳，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預曰：九州之牧貢金也。翰曰：謂三輔之右扶風，長安以東爲京兆，長陵以北爲左馮翊，以西爲右扶風，二千石也。牧，長也，謂州刺史也。言希蹤，又馳聲，冀其以爲之長也。

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善曰：此山中所有也。高霞孤映，明月獨舉，皆無人爲侶也。向曰：此言山之霞月，徒爲孤獨，無人賞翫也。**青松落陰，白雲誰侶？澗石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善曰：我霞、月、松、雲也。澗石言摧絕，石逕言荒涼，延佇以待，思隱者之歸也。濟曰：延佇，望也。言山人之

 三十九

去，松無所蔭，雲無所侶，澗石摧絕，無與歸者，石逕荒涼，延佇望也。**至於還飆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鵠怨，山人去兮曉猿驚**。五臣本作猿字。善曰：鵠，或作鶴字。翰曰：飆，風也。寫，吐也。楹，柱也。蕙，香草也。山人，謂周子也。**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善曰：投簪，謂去官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翰曰：投簪，解纓也。言周昔隱此山，所謂投簪去官而歸東海也；今見解蘭佩而縛塵纓，謂出仕也。**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善曰：禮記曰：凡弔於人，君之弔，有常禮，或作赴。赴，至也。良曰：南嶽謂南山也，隴，山上誚，譏也，言皆譏笑此山之人也。**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遊子，謂周顒也，悲無所赴弔，相問也。**故其林慚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

議，馳東皐之素謁。善曰：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皐之陽，輸黍稷之稅。集誚，張長史詩曰：同貧清風館，共素白雲室。杜預左氏傳注曰：謁，告也。謂告語於人，亦談議之流。翰曰：託林澗以申其愧也。風月所以激松桂之美，言今無人，故遣罷之。馳騁，宣布也。逸議，謂隱逸之議。皐，澤也。素，貧素之交。謁，告也。謂布告於人使知也。**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善曰：楚辭曰：漁父鼓枻而去。王逸曰：船舷也。枻，舷也。臣瓚漢書注曰：拽，楫也。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也。說文曰：扃，外閉之關也。銑曰：促，迫也。下邑，謂山陰也。浪拽，鼓棹也。言山陰向京而過山也。上京，建業也。魏闕，朝廷也。扃，山門也。言雖情在朝廷，而假路於此山門。**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善曰：尚書曰：鬱陶乎余心，顏厚有忸怩。**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五臣本作於字。善曰：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爲堯所讓也，以爲汙，乃臨池而洗耳。

 四十一

向曰：芳杜、薜荔皆香草，言豈可使此山芳草厚顏無恥也。蹤躅在蕙草之路，汙此池水以洗其耳也。**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善曰：扃，閉也。岫幌，山窗也。雲關，雲起處也。張銑曰：藏鳴湍，使無聲也。谷口，郊端，皆山之外也。以其瞻望此，故遠杜絕之。**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呂向曰：以示相告，曰謝。良曰：穎，草穗也。言皆瞋怒而折其輪，掃其跡也。俗士，謂周也。謝，去也。逋客，謂亡去之人也。文云草木謂所山靈，令去之，不許來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三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四

檄

喻巴蜀檄

善曰漢書曰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翰曰檄皎也喻彼使皎然知我情也此周末時[illegible]寂猛之辭以責狄人之情此檄之始也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善曰戰國策張儀曰秦交臂而事齊楚 銑曰蠻夷外國之總名擅專也不討謂不征伐日久而侵犯邊境勞士大夫征討也陛下謂武帝也存恤撫安也單于匈奴君也怖駭驚也交臂拱手也屈膝拜也和謂降也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五臣作首來享善曰[illegible]王衡曰[illegible]五部方之人言語不通北方曰譯說文曰譯傳也傳四夷之語者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秋說題辭曰盛德則感越裳重譯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毛詩曰自彼氐羌莫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 向曰康居國名重譯傳易其言納貢獻於中國也稽顙首至地也享亦獻也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善曰[illegible]師古曰閩越為東越所殺[illegible]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illegible]苗殺而降也弔問罪也弔番禺太子入朝善曰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海郡縣台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鄭[illegible]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至也太子即嬰齊也閩越地名 良曰閩越南夷國名也相誅謂自相[illegible]也番禺南越王遣太子嬰齊入宿衛也南夷之君西僰蒲北切五臣本有犍字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善曰言君者大之也文穎曰犍為郡縣論語撰考讖曰穿胸儋耳莫不貢職 良曰僰人犍為郡夷名長君[illegible]傲慢也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善曰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皆延頸舉踵矣論語素王受命讖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論語撰考讖曰遠鄙殊域莫不向風又曰[illegible]欲見鄉慕義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 翰曰踵足也喁喁眾口向上之貌言蠻夷之人皆喁然向風慕義願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呂氏春秋曰先王之法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之道也 銑曰中郎將謂唐蒙也賓服也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善曰張揖曰不然之變也戒不虞也[illegible]謂不意之變也 良曰幣帛私[illegible]靡有兵革之事戰鬥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善曰[illegible]驚懼子弟憂患長老[illegible]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illegible]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illegible]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善曰張揖曰書舉烽夜燔燧[illegible]攝持也[illegible]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善曰編列[illegible]謂編戶也淮南子曰編戶齊民[illegible]天不轉足若決志陷陣也讎仇也編列謂編戶齊民也異主

哉言與巴蜀人不異王也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善曰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剖符受封生則榮貴死則忠節也珪玉也翰曰言能急國家之難故得位為通侯處列東第善曰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張揖曰列東第在天子下方翰曰第次也西為尊東為下言為通侯列在天子之下次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五臣本作列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善曰春秋考異郵曰枯骸收胑血膏潤草莽古才切向曰號謂王侯之號也行用也言國家重功臣厚爵賞故賢人君子用命至死而不辭也腦髓也膏脂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丁禮誅善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一曰逃亡被誅而抵拒於誅也如淳曰抵其罪而誅戮之也一曰誅者亡不肯受誅也濟曰南夷謂夜郎也抵觸言自為賊殺驚我兵之誅也身死無名謚為至愚善曰無名言無善名也謚猶號也良曰若行之跡言為賊而死故謚為至愚之人也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翰曰言巴蜀之人不立忠節身被誅戮恥及父母也與此境立功之人相去遠也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善曰誠信之使也銑曰獨行謂逃亡者也言非逃亡者之罪亦父母之教不至而子弟不脩謹又不崇廣厚之風誅戮亦宜矣有司謂唐蒙也悼傷也愚人謂巴蜀之人也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

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善曰漢書景帝詔曰置三老孝悌以道民焉向曰曉明諭告也言明告百姓發卒奉幣和戎之事也數讓皆責也景帝時郡置三老年有德者三人以為三老以教人孝悌也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善曰重難也不欲召聚之張揖曰以下巴蜀城旁近縣向曰重煩擾也言農時煩擾百姓已親見此相如自謂也近縣巴蜀之縣也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善曰亟急也漢書曰縣有蠻夷曰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良曰亟急也咸皆忽輕也恐山谷之人不徧聞可急下檄書告之使皆知此天子之意輕忽也

為袁紹檄豫州善曰魏氏春秋曰袁紹伐許乃檄州郡翰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

陳孔璋善曰魏志曰[illegible]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曹公愛其才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五臣本作相國守善曰蜀志曰先主歸曹公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後歸曹公曹公表為左將軍銑曰刺史州官也相國謂蕃王相也守郡守也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善曰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向曰圖度權變也言古明君皆度其危亡因其變難調事立勢以成其賢聖之功也非常之人謂賢聖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善曰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望夷宮欲祠涇

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壻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是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王氏侵盛羣下莫敢正言 濟曰擬度也言非常之事則非常之人能度之翰曰暴也弱主二世也言二世也趙高秦相也擅國之權要也威福賞罰也迫脅也懼也言百姓懼高之威皆不敢正言於君也望夷秦宮名趙高使閻樂殺二世於此宮也

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為世鑒

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

善曰漢書曰張辟彊謂丞相陳平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辟彊計太后臨朝以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呂后崩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閔子騫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良曰鑒戒臻至季末也呂產為相國封梁王弟祿拜將軍封趙王擅專也萬機皆專斷於已陵化替廢也海內國內也寒心謂痛心也

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

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五臣本作融顯

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

善曰漢書曰產祿等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章欲與太尉勃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代王立是為孝文皇帝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銑曰漢道興盛而明長者是周勃等權謀之儀表也紹此言者欲將為權道以匡漢室也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綰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

善曰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桓帝即位加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悺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山海經曰鉤吾山有獸羊身人面其口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鴞食人郭璞云為物貪婪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禹鼎左氏傳所謂饕餮是也狍音咆向曰曹騰操祖桓帝時位加特進與小黃門左悺中常侍徐璜同作妖孽取溺於君為貪亂之行以殘害人也饕餮貪也

父

嵩乞匄蓋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

善曰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本末司馬彪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說文曰匄乞也古賴切漢書曰息夫躬交遊貴戚趨走權門為名濟曰謂父嵩本夏侯氏之子騰與丐乞養之匄乞也臧賄賂也輿輦車也權勢也靈帝時賣官言嵩以車載賄寶以輸勢門而官至大尉

竊盜鼎司傾覆重器

善曰周易曰鼎黃耳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文子老子曰天下之大器也良曰鼎司謂司空非才而居此位故云竊也重器謂天子政教也言嵩傾覆天子政教

操贅職芮閹遺醜本無懿五臣本作令德

善曰贅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贅縣疣然贅假肉也贅之銳切疣音尤翰曰贅餘肉著身也閹宦人也今言也贅喻嵩也閹謂騰也言操是如此種類無善德以及於人也

僄匹妙狡鋒協好亂樂禍

幕府董統鷹揚埽除凶逆

善曰魏志曰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閹宦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銑曰僄勁狡捷

也言操性與兵器相合故好樂禍亂向曰幕府謂紹也董督也鷹鷙鳥也言紹督理鷹揚掃除閹宦也

續遇董卓侵官暴國

善曰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挾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左氏傳欒鍼謂欒書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濟曰續猶連也侵官謂冒官也暴國謂卓遷獻帝於西京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

棄瑕取用

善曰魏志曰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因橫刀長揖而出奔冀州卓因拜紹渤海太守因舉渤海之衆以攻卓良曰提揮鼓當也東夏即渤海也收羅謂采訪賢才棄瑕纇而取其能者餘同善注

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脾師五臣作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

善曰裨師偏師也漢書衛青傳曰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謝承後漢書陳龜表曰臣累世被鷹為犬將事之用翰曰若謂裨偏也紹表操為兗州刺史取以偏師與同議合謀欲匡復漢室者謂其有犬鷹將搏擊之能可為爪牙之任也言鷹犬以比操也

至乃愚佻短略[illegible]善曰書

曰銚輕也剽翮切 銚曰銚輕 傷夷折衄女六數喪師徒
略法也言剽輕少有法度
向曰夷殺衄縮 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
也師徒衆也
行東郡五臣本有太守二字領兗州刺史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袁
紹以曹操爲東郡太守
劉公山爲兗州公山爲黃巾所殺乃以操爲兗州刺史濟
曰專銳精完全也言操數敗喪師旅而紹專以精兵脩輯
之而又表天子令
操領東郡太守也令 被以虎文獎蹴六威柄 善曰被以虎
文見羊質虎
文也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
依㸒蹴成也言獎成其威柄也 向曰獎勸也言操實羊
質不被虎文者乃紹善
蓄誠以成威福之柄 冀獲秦師一剋之報 善曰左氏
傳曰秦孟
明帥師伐晉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使晉爲向貢奔
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翰曰秦將孟
明氏數敗秦師穆公不罪遂得敗晉以報秦故云一
剋之報言操數敗我不以爲罪者亦冀操一剋之報 而操
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兗
州兵衆強盛內懷反紹意毛

文四十四　七

詩曰無然畔換 鄭玄曰畔換猶跋扈也 西京賦曰睢盱跋扈
賈逵國語注曰肆忿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 銑曰跋
扈謂強梁也
肆縱忒惡也 割剝元元殘賢害善 善曰太公金匱曰
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今海內陸沈於殷久矣何乃急於元元哉 高誘戰國策
注曰元元善也 張奐與延篤書曰氣憤流行傷賢害善
向曰割剝殘害也 元元
謂與人也 殘賊殺戮也 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
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
誅妻孥受灰滅之咎 善曰臣瓚漢書注曰懸首於木曰
梟 尚書曰予則孥戮汝 濟曰偉
奇阿曲也 斬首懸之曰梟 孥子也 操爲兗州邊讓
言議頗侵於操 操殺讓并族其家 故云灰滅也 自是士
林憤痛民怨彌重 一夫奮臂舉州同聲 善曰林
喻多也
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 孔安國尚書傳曰民咨胥怨 史
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爲天下唱始 周易曰同聲相應 良曰
林言多也 憤怒奮舉也 言士
人怨怒舉手同聲皆欲討之 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

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 善曰魏志曰陶謙爲徐州
刺史太祖征謙操少引軍
還又曰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 翰曰操爲徐
州刺史爲陶謙所破又與呂布戰於濮陽爲布所敗而走故
云地奪也 彷徨躊躇也
據依也言無所依據也 幕府惟五臣作推彊幹弱枝之
義且不登叛人之黨 善曰叛人謂呂布也 漢書曰徙二
千石高貲富人豪傑并兼之家於
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爲奉山園也 左氏傳曰圉末誠
非宋地也 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 翰曰幹
本喻君也 枝喻諸侯也 登成也 叛人謂呂布也
言我欲強君而弱諸侯故不成呂布之強也 故復援旌
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 慈與切 善
曰紹征呂
布史不載蓋史略也 左氏傳曰擐甲執兵 杜預曰擐貫也 翰
慢切 春秋握誠圖曰諸侯水散席卷各奔走 漢書曰曙西
王卬聞漢軍鼙鼓高候執金鼓見之 向曰援引擐貫也
金鉦也 言紹聞操敗引軍擊布破之軍衆奔壞也 拯其
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

文四十四　八

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圍呂布
於濮陽爲布所破投紹紹哀之
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 說文曰拯上舉也 左氏傳呂相絕
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 濟曰拯救也
死亡之患謂遭呂布之破也 復反也 方伯謂兗州刺史也 德
陵其兗士之人謂卩操爲兗州而操害賢善也 德恩也 方
大恩也
援之 後會鑾駕反旆羣虜寇攻 善曰都長安
韓暹以天子還
雒陽 卩曰鑾駕天子車也 鑾車飾也 魏志曰時董卓徙天
子都長安後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也 羣虜謂楊奉韓暹還
也以 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 善曰魏志
曰冀方欲
韓馥以冀州讓紹紹既領冀州 謝承後漢書曰公孫瓚非紹
又劉和分兵攻紹 禮記曰各司其局 鄭玄曰局部分也
銑曰時公孫瓚出軍屯槃河遂舉兵攻紹 紹時爲冀州刺史
人所不敢紹降瓚大破其軍 北鄙邊邑也 遑暇也 局部分也
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
衛幼主 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 善曰魏
志曰天

子還洛陽太祖遷至洛陽衛京師曹操謂迫脅天子而遷徙也 銑曰鬼神所居曰廟羽翼輔衛護也幼主謂獻帝也脅挾遷移也當御謂專事自當理之不令上知也省亦禁也

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善曰家語曰是謂濁法亂紀也漢官儀曰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 向曰侮輕紀綱也領統領也三臺謂中臺外臺憲臺也專斷也

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善曰宗亦族也漢書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家語曰宰予為臨淄大夫與田常為亂夷三族也 濟曰由心不論功賢也在口不依法令也五宗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也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言操之專行如此也

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善曰漢書曰上既造白鹿皮幣令下顏異異不應反脣張湯奏異腹非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也 良曰羣談謂議朝政者腹議謂口不言而心惡之者隱戮謂以別事而誅之

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善曰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鉗其廉切 翰曰寮官也鉗鑷也言百官畏之不敢言時政道路之人但以目相視而已

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銑曰尚書掌朝會之注也諸侯時見曰會言公卿不敢論議但具員品

故太尉楊彪五臣作揚，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柴睚五懈，被以非罪，榜楚五臣本作楚榜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善曰漢書曰王莽誅翟義黨夷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五毒參并葬之 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 韓詩外傳曰不肖者觸情縱欲也 向曰彪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故云歷二司也時袁術作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下獄劾以大逆眦睚瞋目貌楚榜笞也參并謂兼也五毒謂五刑備具也忒惡也言用兼五刑觸情任為毒惡不顧其法律也

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濟曰迷亂杜塞擅專也言操將惑明時絕忠諫故立則殺之不得待奏報聞徹天子也

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胡寡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善曰倮作躶漢書曰文皇帝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 曹瞞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 良曰母昆為弟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以識其墳 良曰言帝母弟墳陵猶合恭敬況使吏士發掘墳墓而取金玉手把露猶掠取也操發梁孝王墓天子聞之哀泣士人聞有識者也

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五臣作毀突，無骸不露。銑曰隳壞突破也言操置發丘中郎摸金校尉之官所過皆破壞冢墓以取金寶而露其骸骨也

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五臣本作苛，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五臣本作人，帝都有吁嗟之怨。善曰戰國策蔡澤曰上下相聊民無所聊家語孔子曰今人之言惡者比之於桀紂民其害莫不吁嗟 銑曰桀虜謂惡人也官設毒害遍布也毒布人鬼謂殺忠賢發墓也罾魚網也繳射繳也以射鳥穽亦坑也可以陷獸此穽法令煩苛人之舉手動足皆觸刑網兗豫二州名操所領也吁嗟歎聲

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去質切 向曰言書史所載未有毒害如操者酷烈猶毒害也詰問也賊在外曰姦整齊訓教也言紹為問罪於外未及齊教於操也

加緒五臣作績含容，冀可彌縫。善曰左氏傳展喜犒齊侯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 翰曰緒餘也言紹加餘含容於操冀可彌縫其過使自改悔也

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善曰劉向列女傳曰羊舌叔姬

者叔向之母也長叔姒產男叔姬往觀之曰其聲豺狼也狼子野
心非是莫滅羊舌氏乎　良曰言操之野心皆萌禍亂之謀
有同豺狼也乃欲摧撓女教棟梁孤弱漢室善曰周易曰棟撓之凶不可以
有輔　翰曰摧折撓曲也棟梁喻大臣也謂操殺司空楊彪也孤弱謂除其輔佐也除滅忠正專
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善曰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卓至洛陽
遷瓚奮武將軍封薊侯范曄後漢書曰公孫瓚大破黃巾威
震河北紹自將擊之　銑曰除滅忠正謂殺趙彥等也梟惡
鳥也雄強也言操如惡鳥之強
也伐擊也謂紹擊鼓往征瓚也彊寇桀逆拒圍一年操
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
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曰弃
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也魏志曰紹圍
瓚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　向曰強寇謂瓚也
言瓚桀逆拒紹內將掩襲而圍之操因暗與瓚書云外將助
紹內將掩襲而取之行人使人也謂操使自發露操與瓚書

也殺人懸首
曰梟夷滅也故使鋒芒五臣作鋩挫縮厥圖不果良曰鋒芒兵戈
也挫摧也言發露
挫不果成其謀也耳五臣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
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
善曰習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
為單于統領諸種　濟曰大軍紹自謂也蕩滌也西山常
陽山也紹入朝歌自於鹿腸山斬賊于毒等滅之又擊左校
郭大賢及西營屠各各匈奴種也束手謂縛也質以物相
畱也前登謂爭先而降也犬羊殘醜謂羌狄雜類
也自亡命沒也言皆畏威亡沒於山谷之中也於是操
師震慴懾章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善曰魏志
曰袁紹將進軍攻許公留于禁屯河上公軍官渡漢書音義曰敖
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上臨河有太倉　翰曰逋遁謂懼紹
遁竄逃也屯聚據依也敖倉地名中有太倉
倉所臨黃河言操懼紹依此地以為固也欲以螳螂之斧
禦隆車之隧善曰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
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

銑曰螳螂蟲也前有兩足舉之如執斧之象也隧道
轍也言此舉操以斧禦大車之轍亦借操之拒紹車也幕府
奉漢威靈折衝宇宙善曰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
威靈長大方外晏子春秋孔子曰
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
也　向曰折拒衝突也宇宙謂四方上下也長戟百萬胡
騎千群奮中黃育獲之士五臣作材騁良弓勁弩之
勢善曰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雕虎戰國
策范雎說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史
記曰秦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
子曰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說韓王
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　濟曰戟戈屬也胡奴也
百萬千群言多也中黃伯夏育烏獲皆古之力士也并州
騁縱良善勁強也言紹上卒之盛以威操曲部也
越太行青州涉濟漯他合反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
子譚為青州外甥高幹為并州牧
尸子曰何謂九山曰大行羊腸孟門　向曰大行直河內野王縣
尚書曰浮于濟漯達于河　良曰越渡也涉度也濟漯二水
也大軍汎黃河而角五臣本作掎其前荊州下宛葉而
掎居綺其後善曰左氏傳戎子駒支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
諸戎掎之任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一人捉角
一人突足說文曰掎偏引也
劉表為荊州刺史與紹相結宛葉二縣名　翰曰汎浮掎擊也雷震虎
步並集虜庭銑曰雷震虎步皆軍士威勢也
善曰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士
之庭也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
何不五臣本有消字滅者哉善曰楚辭曰[illegible]兮若燔
火焫秋蓬黃石公三略曰夫以義而
誅不義若決江河而灌熒火其克必矣
曰熛火飛也　向曰焫燒沃灌也熛火飛也舉炎盛之火而
燒枯蓬傾白水以灌飛火言紹之
伐操勢亦如此何有不消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
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
北顧善曰毛詩序曰男女怨曠　濟曰幽冀二州名故營
謂紹之故營部曲之兵也久別曠久也言皆怨別鄉
之久而北顧思歸也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眾覆

云道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若迴旆
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
崩瓦解不俟血刃善曰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
之布乃與同守公遂決泗沂水以灌城禽布殺之又曰張楊
字稚叔雲中人也董卓以為建義將軍建安四年曹公征呂
布張楊欲救布楊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眭固殺醜將其眾北
合袁紹六詔遣史渙擊之殺固尚書曰父詐曰召敢肆弗
息廣雅曰徽幡也徽與揮古通用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
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
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士樂俗之人
眾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
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兵不血刃
良曰張揚與呂布善布被曹操圍張揚欲救之其將楊醜
殺張揚以應曹操揚醜之將眭固又殺醜以兵北合袁紹
將還守漁陽破之盡皆其眾覆亡罷敗也張揚之眾皆敗亡權勢
如之何且從之耳然已被抑迫害皆以擇為讎亂也故並征
往也旆旗也言若迴旆往登高山擊鼓吹白幡以開降

路則瓦解之軍士皆不待血刃而崩離也
素白也揮旗也一云尾解散敗不戰也方今漢室陵遲
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
善曰尚書秦誓曰如有一介臣尚書大傳曰股肱
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
也翰曰陵遲猶漸衰也維紀也一介謂耿介也一介之臣謂
至漸陵遲綱紀絕也一介之臣以為輔佐也股肱臂也言手足
之臣皆無折衝
陣之權勢也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
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
能展其節銑曰方畿天子畿內千里曰畿內簡練謂簡擇也搨垂
翼言忠臣無所憑恃脅迫也暴虐之臣謂操也言忠義之士
懼操不敢展其節又操持五臣本作特部曲精兵七百五臣本有人字圍守
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
而作善曰說文曰逆而奪取曰篡又初患切向曰宮闕天子所居也拘止執持也逆而奪取曰篡萌始作也

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五臣本作列字士立功之會
可不勖哉善曰喻巴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曰一敗塗地尚書曰勗哉夫子濟曰言操之逆亂如此
是忠臣用命之時烈士立功之際可不勉力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
邊遠州郡過聽給與強寇弱主違眾旅叛善曰廣雅曰
以旅為助良曰矯詐過誤旅助也言操詐稱制發其兵恐
州郡誤聽給與是強寇賊而弱天子也如此則違眾人以助
叛逆也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
幽并青冀四州並進善曰魏志曰紹以中子熙為幽州翰曰舉謂舉兵立忠士之名哲智
也言明智不取也幽并紹中子熙所領也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
將軍協同聲勢善曰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銑曰張繡為建
忠將軍與劉表相合以攻操勢力也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

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向曰羅落布列也匡
正也非常謂在大功也著明也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
千萬部曲偏裨音脾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
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
偪之難如律令善曰風俗通曰蕭何造律律者正也皋陶謨虞云始造律時主所制曰令漢書音義曰
令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濟曰部曲營部也偏裨小將也
諸吏謂官屬也勿有所問言不與罪也廣遠宣通班布揚舉將書也言布舉軍中賞賜之數使天下知天子為操所拘偪
之難如律令謂賞罰一如律令之法

檄吳將校部曲文良曰此曹公檄江東諸軍將校部曲令背孫權而歸於
漢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彧善曰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大祖進彧爲漢侍中守尚書令 翰曰子謂徵時也荀彧爲尚書令稱者以官高也告江東諸將校部曲[illegible]及孫權宗親中外銑曰孫權吳主也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善曰左氏傳閔子騫之辭召招也言禍福無有異門但人心所招也夫見機而作五臣作幾 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向曰幾者事之微言見事微者不處凶危之也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善曰漢書曰江充[illegible]周易曰[illegible]而不失其所[illegible] 濟曰[illegible]窮而能通是智者之[illegible]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五臣本有下字下愚之蔽也[illegible]謂[illegible]也言[illegible]浸漬不思迴復是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善曰[illegible]書[illegible]曰大雅[illegible] 翰曰大雅詩篇名以美君子言其能居安思危故能遠避咎悔也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五臣本作異 銑曰佚樂也二者謂君子小人也量度也言其度量殊異也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善曰左氏傳曰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 向曰菽豆也言其無識之甚也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善曰漢書[illegible]易曰喪其資斧[illegible]斧鉞以整齊天下[illegible]必齊戒入廟受斧故曰齊斧也 濟曰領項也言權之要領不足潤斧鉞名字不足汙刑書也名字不足以洿簡墨[illegible]書也譬猶鷇卵善曰爾雅曰生哺鷇 鶵待哺曰鷇[illegible]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善曰[illegible]毛長大者[illegible]西京賦曰陸梁[illegible]

[illegible]也此喻權如鳥獸始生而放縱還視以吠其主[illegible]也 [illegible]曰[illegible]大可使吠亮也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翰曰皇威天子之威也靈誅[illegible]也言國家張布天網而權以在綱目之中也爨鑊[illegible]於[illegible]之魚[illegible]不遠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善曰尚書[illegible]三苗[illegible] 濟曰[illegible]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illegible]子陽無荊門之敗[illegible]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爲蜀王遣任滿據荊門[illegible]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illegible]曰[illegible]善注言此者欲以喻[illegible]山水之固也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五臣本有也字 善曰史記[illegible]

[illegible]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善曰[illegible]太子夫差[illegible] 書曰昔伍子胥[illegible]曰申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illegible]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illegible]申胥[illegible]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illegible]吳王夫差承父闔閭[illegible]之志大破越棲越王句踐於會稽之山[illegible]胥本伍奢之子子胥也奔於吳封申地故曰申胥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五臣作六軍善曰毛萇[illegible]曰[illegible]曰[illegible]禮記[illegible]以[illegible]重也史記[illegible]日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

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吳宮而殺夫差　良曰同　善　王晉灼漢書注也　及吳王濞驕恣屈強猖猾始亂　善曰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吳王孝景五年起兵於廣陵左氏傳曰鄭子大叔卒晉趙簡子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　翰曰恣縱也屈強不順貌猖猾狂狡貌始亂謂為亂首也　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　善曰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吳楚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也　向曰甫始也漢書谷永上書曰已而孝景解吳楚之謀七國之師瓦解冰泮　翰曰太尉周亞夫也滎陽地名言與漢兵相遇遂破敗之甚也解冰泮言破也　濞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胸　善曰漢書曰吳王敗走丹徒東越使人以矛戟刺吳王於丹徒　銑曰吳王敗走丹徒漢使人誘越越殺吳王吳王言罵之言未絕於口也　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　良曰言天威不可當也悖逆謂亂也言吳王之罪重也　且江湖之眾不足恃也　向曰言吳王雖有江湖之眾不足恃也　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桀縱橫熊據虎跱強如二袁勇如呂布　善曰二袁謂袁紹袁術也呂布志曰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　良曰迄至也豪桀謂英雄也二袁謂紹術也呂布以勇武稱熊據虎跱言強盛也　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鷙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　善曰跨猶兼也　翰曰跨據也鋒捍猶勇悍也言勇悍獨起也鷙鳥狼獸也鷙鳥視狼顧言其貪殘也梟雄謂小賊之長也

也雄長也小賊如此甚多也不可勝數言其多也　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　善曰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銑曰鈇鉞斧也言諸賊皆伏誅死也如火燎原草盡無有遺也孑餘也　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　善曰魏志曰漢中張魯韓遂馬超楊秋李堪成宜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勅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　向曰馬超楊秋等於關中書曹公討之超等屯潼關曹公勅諸將曰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續次也　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　善曰魏志曰公西征馬超公自潼關北度未濟超赴船急戰丁斐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渡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遂軍渭南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走涼州楊秋奔安定毛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翰曰二華太華少華二山名河渭二水名馬超阻依此山河險固驅率羌胡自為無敵矣而曹公討之如烈風火其盛大兵未及鼓而賊以破亡也傳曰一鼓作氣元大戎兵也　伏尸千萬流血漂櫓　善曰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賈誼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　良曰櫓大楯也　此皆天下所共知也　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之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　善曰魏志曰公斬宜成等遂超走涼州典略曰韓遂字文約在涼州四十餘年　翰曰逋逸迸脫走也鳴吠謂其謀叛也大軍所以不濟江者以韓約馬超也　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脣齒　善曰魏志曰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夏侯淵討之屠枹罕斬建涼州　銑曰宋建自稱

于漢王聚兵紀命與馬超等同惡以相救援如舊相屬焉

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善曰魏志曰張魯字公祺據漢中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長雄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漢寧太守征之周禮曰負固不服則敗之 向曰負倚也倚巴漢之固不恭帝命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公征孫權攻破江西營乃引軍還史記曰武王東觀兵至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師 濟曰皆謂韓宋等當加意先誅也觀兵旋旆謂先臨江將伐其乃引軍西討建約等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 濟曰致天下誅謂奉帝命討罪也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旍五臣作旌首萬里善曰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後淵大破遂軍得其旌麾又曰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枹罕夏侯淵討之屠枹罕斬建涼州平[illegible]隴坻也震濕曰隴山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也 良曰偏將謂夏侯淵也首謂建約之首萬里謂自涼州以帝都也

軍入散關則羣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善曰魏志曰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攻屠之 翰曰散關名[illegible] 善曰自是氐羌等王豪帥率衆降事天子也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五臣本作平 善曰魏志曰西征張魯至陽平張魯使弟衛據陽平[illegible]曹公[illegible]遂攻破之大破之[illegible]陽平關名[illegible]故云不守也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illegible]公羊傳曰梁亡何自亡也[illegible]魚爛而亡也 向曰十萬之師謂張魯之衆也土崩自下作亂魚爛從內發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illegible]巴中地名也[illegible]魯初欲走入巴中曹公遣人慰喻魯盡家出降也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胡[illegible]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賨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巴西太守

孫盛曰朴音浮濩音護 濟曰種[illegible]落也巴[illegible]皆也朴胡杜濩皆夷王姓名也奉職謂奉天子職事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善曰戰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illegible]良曰[illegible]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illegible]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illegible]大啟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善曰魏志曰[illegible]封[illegible]侯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illegible]而建約之屬皆為鯨鯢[illegible]超之妻孥焚首金城善曰魏志曰[illegible]南安[illegible]父母嬰孩覆尸許市善曰[illegible]非國家鍾禍五臣作福於彼降福五臣作禍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善曰漢書[illegible]夫鷙五臣作鷙鳥之擊先高攫鷙鳥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

退也 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此述往年未伐之意也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 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安國曰諸侯並曰乃退以示弱 濟曰鷙鳥也言鷙鳥擊物必先高飛者取其勢也牧野地名紂率衆於此與武王戰而咸紂是孟津退師之勢也此言前不伐吳之意也 今者枳棘翦扞 五臣作刊 善曰枳棘以喻殘賊也翦扞翦除而防衛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扞衛也 良曰枳棘惡木以喻殘賊也 戎夏以清 戎狄華夏皆清平也 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治兵遂征孫權也 翰曰六師六軍也天子之兵也百萬言多也 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朝 善曰屠各匈奴種也 以客禮待之 匈奴單于之號也 善曰漢書曰湟中月氏胡 皆居塞者各種最豪貴故得爲單于 銑曰並戎狄號也 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 善曰壽春縣屬九江郡 向曰霆奮雷擊也席卷言如席之卷也 壽春邑名 五臣本無而字 入伐吳也 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搤據庸蜀 善曰魏志曰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爲征西將軍 濟曰武都氐羌郡名巴漢地名汶江名搤握也庸蜀地名 言使守捉不令爲吳之援也 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 良曰江夏襄陽豫章皆郡名湘沅二江名 此還擁舟將軍韓浩樓船將軍楊僕入事於越 前諸軍期至吳會 分爲五道而入也 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 善曰吳會吳郡也 萬里克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 丞相銜奉國威爲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 善曰大舉天師百萬一道也征西甲卒五萬一道也又武都至庸蜀二道也江夏至

豫章四道也樓船至吳會五道也尚書康王之誥曰元惡大憝 銑曰期命謂權命盡之期至也丞相曹公也元大憝惡也梟夷謂誅滅也 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 善曰言枝附葉從獨敵者也 翰曰枝附葉從謂吳諸將黨佐也 言將帥親黨皆非詔書所獨欲禽擒疾惡也 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 善曰班彪王命論曰英雄陳力羣策畢舉 左氏傳曰 尚書曰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向曰言我以降爲先以誅爲後也拔將取才謂有文武才者皆擢用之也 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 善曰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病死術長史楊弘將術衆欲就孫策廬江太守劉勳邀擊盡虜之因降 濟曰勳廬江太守 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 善曰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雁門人也爲呂布將以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 良曰曹公破呂布於下邳布將張遼率衆降拜爲關內侯 以成小吏不 知其所首也 還討眭固薛洪樛尚開城就化 善曰魏志曰眭固屯射犬 以迎紹 太祖遣史渙曹仁擊之斬固洪尚率衆降封爲列侯 翰曰眭固謀反遂戰大破之斬固 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等留守 薛洪樛尚開門降 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 善曰魏志曰張郃字儁乂河閒鄚人也 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 銑曰官渡地名 役征也曹公擊袁紹於官渡紹將張郃高奐舉事降 言高奐當有二名也 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

善曰魏志曰公圍鄴尚懼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顗臨陣降衆大潰向曰同善注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為內應善曰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公進軍至洹水由欲為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公濟曰蘇游袁譚將也審配使守鄴曹公兵過至洹水游與審配戰敗出奔曹公而降審配兄子開門入兵善曰魏志曰袁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審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兵與配戰城中生禽配斬之良曰袁尚走中山盡棄其輜重印綬節鉞後審配兄子榮開所守東城門內曹軍士以降也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熙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來降翰曰焦觸袁熙大將也反攻熙熙奔烏丸觸舉其縣來降也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啟其心計深慮遠善曰國語曰天啟其心計深慮遠銑曰凡此之輩皆天開其心計深慮遠謂歸曹公言輕易歸曹公也良曰搴拔也言豈輕為舉措哉言非苟且而為之也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善曰國語曰所以得功若丘山又曰言不可訾量也說文曰訾量也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翰曰勇有可死有不可死節有可立有不可立屈伸變化在道耳建丘山之功言大也享食謂食也爲我國家上將是知變化之理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善曰毛詩曰孔甘爾言孔子曰好行小惠濟曰甘口不利於語日料行小惠不益於世不可懷而寶之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熛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五臣作熛

得失豈不哀哉良曰泥滯也言溺滯於苟且之間至沒而不覺如此之人與煙火俱滅此不知吉凶之理故可哀之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善曰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權人馬皆披靡以兵戟自守權不敢動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翰曰東中謂漢中也合肥地名吳主孫權當時以數萬兵來攻合肥十餘日不克乃走故云破敗今乃欲當我大軍雷霆之威必難冀其存也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善曰周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孔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吳志曰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為吳郡太守孫權誅之典略曰孫輔為孫權所殺 孫輔以孫賁弟恐權不保江東因權出行東冶乃遣人齎書

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乃投書與昭示之輔慚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翰曰吳書盛孝章前為吳郡太守歸吳人故云君也孫權兄子輔欲歸降曹公權殺之言權不行仁義也賊義殘仁莫斯為甚善曰孟子齊王曰臣弒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其君也向曰賊殘害之今言殺者盡欲并之傷也言傷害仁義之道者莫甚於權也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讎五臣作仇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善曰尚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孫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曰伊摯伊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濟曰逋亡也言權是神靈之中逋亡罪人百姓所讎而為人之凶賊也伊摯伊尹也去夏往殷卒為賢臣武王伐紂飛廉死紂與紂同戮不足稱忠也此言誡吳羣臣也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良曰去亂就理是知事宜也

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五臣作湛）學好古周泰明當世儁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保乂子孫（善曰尚書曰永哲多福又曰保乂王家 翰曰丞相謂曹公也惟思也舊德謂先世賢德也載籍國史也儁彥出人者也言先臣有舊德宜當受多福安養子孫也）而周盛門戶無辜被（五臣作受）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善曰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銑曰周泰明盛孝章言此兩家皆為權所誅戮遺類謂子孫也流離散也湮沒林莽謂為無人也愴然不平貌魏周榮叔英子也虞仲翔文繡子也言皆能紹在父德業如堂構焉美也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五臣作克）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善曰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也 向曰言顧陸吳之舊姓望世為漢將當報漢德而明揚祖考也良寶利器謂賢臣也）而並見驅迮（五臣作笮）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善曰……有斧無柯何以名之 濟曰迮迫也雨絕於天一去不返也無柯無雲之期也毛詩曰有斧無柯何以理也言並被驅迫……）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賢聖（五臣本作聖賢）之德也（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良曰言……若其也罻羅網也言賢聖去亂猶鳳鳴高岡以遠罻羅也）鴝（善作鸜）鵒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

（善曰韓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鴟鴞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巢果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苕風至苕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毛詩曰鴟鴞鸋鴂也上乃丁切下古穴切廣雅曰鸋鴂工雀也荀卿子曰南方有鳥名曰蒙鳩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苕折卵破巢非不牢所繫者然也說文曰葦大葭也苕與蘭同 翰曰鷦鷯小鳥也為巢葦草之上猛風一至則葦折卵破所託危也言不寧於漢是同鷦鷯之危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眾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善曰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銑曰諸賢謂諸將校等曠蕩大貌一人謂權也忌惡也言聖朝但誅孫權不惡眾人故設重賞以待大功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五臣作膺）顯祿福之上也（良曰霸者把也持把諸侯之權也奮振也翻然迴飛貌大舉謂殺王者降也元大勳功也言能如此必膺厚祿是福之上也）如其未能（善曰未能如上之計）筭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善曰漢書蔡……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其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 濟曰筭計量度也大小謂漢大吳小以存易亡謂背吳歸漢也言若未能殺權則當計度大小歸漢是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善曰音煩）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善曰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願公早圖之也 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蹯足也 良曰係……絆也蹯足也絕蹯而去 善曰漢書曰項梁使使趣齊兵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出兵楚趙不殺假田角田間齊王曰蝮蠚手則斬手蠚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 翰曰蝮毒蛇也螫人……）

之手則必斬斷其節恐毒及身而死也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五臣本無以字其

所弃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善曰周易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銑曰重謂身也輕謂手足也言吴爵禄是諸公手足之累亦可絕弃來降也寧安復反也闇大雅

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善曰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向曰先賢謂上伊尹也去就謂去夏就殷也言諸侯皆闇背此理忽朝陽之安甘折若之末日

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善曰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濟曰忽略也毛詩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言鳳所栖也謂諸上鳥高岡之安樂弃若之危日至一日謂苟存朝夕也王石俱碎謂舉兵則善惡一貫見碎也雖欲救之亦無及已善曰史記衛平謂宋玉曰後雖悔之亦無及已良曰言既敗雖救之無能禁止也

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五臣本作詔如律令良曰購募謂以財求物也科條謂賞罰等給也如左謂列在檄下詳審也至言謂至極之言

檄蜀文

善曰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劍閣距會會移檄蜀將吏

鍾士季

翰曰魏志云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繇之少子也少敏惠夙成為秘書郎遷鎮西將軍與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劍閣距會會移檄蜀將吏士人援平蜀為司徒謀反於蜀為衆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銑曰祚福也分崩謂離散也幾近泯盡也言人命近於盡滅也我太祖武皇帝五臣本無我字

神武聖哲撥亂反正善曰魏志曰有太武皇帝為魏太祖公羊傳曰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乎春秋向曰太祖魏武也哲智撥除也言有聖智除亂反正也拯其將墜造我

區夏善曰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濟曰拯濟墜落造成也區夏中國也高祖文皇帝

應天順民受命踐祚善曰魏志曰文皇帝為魏高祖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禮記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相踐祚而治良曰言文帝受天明命踐天子之福謂受禪於漢也烈祖明

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善曰魏志曰明皇帝為魏烈祖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漢書武帝詔曰今明而烈祖又明故曰重光恢大也拓洪大也言廣大其德業休德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翰曰烈盛奕重也文帝有

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善曰毛詩序曰國異政家殊俗銑曰江山之外謂吴蜀也言吴蜀政異而人俗殊也率土齊民未

蒙王化善曰漢書音義曰齊等也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若今言平人也向曰齊民謂與齊等之民也蒙被也謂未被大魏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

也善曰毛詩曰后土人有遺言今善日三祖謂太祖高祖烈祖也言三祖皆以吴蜀人有遺言

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善曰主上則陳留王奐也尚書曰欽明良曰紹繼緒業也言有聖明之德而隆先業也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善曰左氏傳史克對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毛詩曰劬勞王室銑曰宰輔謂司馬文王也允信也言有忠肅恭懿宣慈惠和

家也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善曰毛詩曰布政優優尚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大戴禮孔子曰昔舜致遠于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銑曰協合也萬邦百蠻言向化者衆也肅慎國名致貢謂貢楛矢石砮也悼彼

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善曰毛詩曰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向曰悼傷愍痛也言傷痛巴蜀百姓獨不為魏人而勞役未止也是以命授六師

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善曰尚書曰今予惟龔行天之罰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趨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趨武街高樓鎮西將軍

檄蜀文

鍾會出駱谷伐蜀 濟曰六師謂天子六軍也 征西將軍鄧艾出甘松沓中二道 雍州刺史諸葛緒出武街二道 鎮西將軍鍾會出駱谷二道 合成五道也

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善曰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 曹操曰古者五帝三王以來也 仁者生而不名 義者成而不有 孫子曰王者有誅而無戰 [illegible] 翰曰以仁義又征 戮投也 有征無戰謂德以勢化導而來也

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 善曰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 舞干羽于兩階 七旬有苗格 翰曰有苗謂三苗 舜乃敷文德 舞干戚七旬而有苗服 干楯戚斧也

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 善曰尚書曰 [illegible] 散鹿臺之財 發鉅橋之粟 [illegible] 表閭之義 [illegible]

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 善曰 [illegible] 向曰鎮西謂鍾會 [illegible] 奉使 [illegible] 戎車兵車也

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 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罰之備有文告之辭 [illegible] 元元百姓也 [illegible]

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 善曰毛詩曰告之話言 良曰陳見安守則危也 [illegible]

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 五臣作翔 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 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 善曰蜀志曰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 涿郡人也 [illegible] 良曰昔武伐紂封其後 [illegible]

制其死命也 [illegible] 是謂棄同即異 [illegible] 先主謂劉備也 [illegible] 是棄同即異也

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 善曰蜀志曰姜維字伯約 銑曰規圖也 隴右地名 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 向曰邊境謂諸葛亮入秦氐羌 [illegible] 方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 善曰周禮有九伐之法 [illegible] 故九伐之道以征之也 [illegible]

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 善曰孫子 [illegible] 安蓄積也 [illegible]

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陳 善曰 [illegible] 段谷侯和皆地名 [illegible] 堂堂之陳 [illegible]

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 善曰 [illegible] 子來 [illegible]

蜀侯見禽 五臣作擒 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illegible]

儀復招伐蜀滅之。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扶風人也。王莽時爲導江卒正。更始立，述恃其地險衆附，遂自立爲天子。十二年，光武遣吳漢攻述，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胸墮馬，左右輿入城，其夜死。明日，述將延岑舉城降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向曰：秦惠王伐蜀而殺蜀侯，擒獲也。公孫述據蜀稱帝，光武使吳漢伐滅之，梟首，蜀既裁也。

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也。百五本無也字。善曰：左氏傳司馬侯曰：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濟曰：言險塞之所，非一姓常居，有德則處之，備聞謂皆聞蜀侯、公孫述之事也。

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良曰：形見謂圖也，萌，始生也。

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善曰：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玄曰：武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之於廟。史記曰：陳平懼項王誅，遂至脩武降漢，拜平爲都尉。翰曰：微子，紂兄，去紂歸周，封於宋，受命而見於廟之賓。陳平背項羽而歸漢祖，立功於漢，封曲逆侯。

豈宴安

鴆毒，懷祿而不變哉？善曰：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漢書楊惲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銑曰：宴，樂也。言宴安於此，猶鴆毒，懷祿不爲變降哉。鴆毒，殺人之鳥，謂蜀也。

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善曰：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尚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以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惡殺。向曰：天覆謂如天之覆養也。恕，猶恬也。言以恩惠爲先，以誅伐爲後。

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善曰：吳志曰：孫壹爲江夏太守，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綝遣朱異襲壹，壹知，率部曲將亂東奔魏，魏以壹爲車騎將軍，封吳侯。良曰：吳將孫壹以衆歸魏，魏以壹爲車騎將軍，封吳侯，寵秩祿也。殊異，異於常人。

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爲戎首，咨困偪禽，五臣作擒**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預聞國事。**善曰：魏志曰：文欽字仲若，曹爽之邑人也，與毋丘儉舉兵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討之，諸葛誕殺欽，欽子鴦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表鴦虎爲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唐咨等面縛降，拜咨安遠將軍。禮記子思曰：與爲戎首，不亦[illegible]乎。良曰：文欽字仲若，唐咨生擒，拜安遠將軍。叛主謂背魏也。戎首，謂爲將伐魏也。咨，臣咨論也。預聞國事，謂爲將軍也。

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機五臣作幾**而作**作，往**者哉！**善曰：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翰曰：言壹等窮迫歸命，猶加寵命，況巴蜀父老哉，言當歸命以遇之。

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善曰：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呂氏春秋曰：湯立爲天子，夏民大說，農不去疇，商不變肆。銑曰：邈，遠。高蹈，投跡也。古人謂微子、陳平也。來裔，謂子孫也。堵，牆也。肆，市也。言能降則百姓安居，而農商則不變易也。

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五臣本作歟。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荀息[illegible]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向曰：卵，鳥卵也。重累之，其勢危。言不降則似累卵之危，降則長安也。

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善曰：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翰曰：迷，惑也。不及，謂不降也。玉石俱碎，謂與兵破敗之，後悔亦無[illegible]也。

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難蜀父老

善曰：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藉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諷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良注同。

司馬長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善曰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威武紛紜（翰曰茂盛也）湛（沈）恩汪濊（烏外切）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善曰張揖曰汪濊深廣貌也洋溢烏黃切 銑曰紛紜盛貌湛厚汪廣濊深也羣生百姓也霑濡潤也洋溢流出貌方外遠方也）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上）因朝冄從駹（江 蒙）定筰（鑿）存邛（善曰冄駹筰邛皆蜀郡西部也 [illegible]）略斯榆舉苞蒲（[illegible]）結軼還轅東鄉將報（[illegible]）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

〔文選四十四〕 三十三

造焉辭畢進曰蓋聞（五臣無聞字）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illegible]）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illegible]）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五臣本作也）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善曰孟子曰 [illegible] 茲多不可備 [illegible]）

（[illegible] 不可用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善曰 [illegible]）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illegible]）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illegible]）

〔文選四十四〕 三十四

（[illegible]）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善曰張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難知眾民懼也 [illegible]）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illegible]）昔者洪水沸出氾（泛）濫衍溢（[illegible]）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illegible]）

字書曰：斯，水索也。賜移切。說文曰：澹，水搖也。徒濫切。所宜切。古曰：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
善曰：移徙，崎嶇爲匙，水不得安也。夏后，禹也。戚，憂也。堙，亦塞也。決，工疏河，謂理水也。灑，盡也。澹，水搖動貌。謂舜時洪沒搖動之災也。

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湊胝竹尸無胈蒲末膚不生毛。善曰：張晏曰：躬，體也。孟康曰：腠，腠理也。胈，身中小毛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胝，繭也。竹扸切。莊子曰：禹祖女荒於白水之上，禹過之而趨，曰：奈天下何。女曰：股無胈，脛不生毛，顏色烈凍，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胼步千切。良曰：永，長；寧，安也。言豈唯人哉，言當理水之時，非獨百姓勞，亦勞也。廣，胼膚皮胝繭也。胈，股上小毛也。言艱苦至使皮膚繭而不生毛也。

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音渥，五臣作握齪，拘文牽俗，善曰：應劭曰：喔齪，急促之貌也。喔音握。翰曰：決，及也。言禹之美業德，及於今也。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善曰：鄭玄曰：閎，大也。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今宏字當作閎，言…君豈惟習古書，豈無所取法，取當世之說，清和已哉，言必如此也。向曰：崇，高；閎，大；統，紀；規，法也。言當爲高論大議，創業垂統，爲萬世法也。

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善曰：已先備於地，言君德與地并，天是二也。翰曰：并謂兼萬國，而包四夷也。參，比也。言君德比於天而與天同，一能合方也，故云貳地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善曰：毛詩小雅文。濱，涯也。本或作賓。良曰：率，循；濱，涯也。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翰曰：浸淫衍溢，言理化遠也。懷生之物，謂動植之類也。言如此等有不沾德澤者，則我君之所恥也。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

靡有闕遺矣。銑曰：封疆之內，中國也。嘉祉，福；靡，無也。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善曰：孟子曰：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向曰：遼，遠也。加，被也。言遠國政教未被，而王之流風尚自微薄也。流風謂流化人之風也。內之則時五臣本無時字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內嚮五臣作鄉，音向而怨。善曰：張揖曰：爲人所係。戰國策曰：韓魏父子老弱係虜於道路。濟曰：內謂通其朝獻也，外謂隔絕不通也。不辜，無辜罪也。係縲，束縛也。言巴蜀父老無罪，被殺掠，取孤幼縛束以爲奴僕，所以號泣向中國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己。五臣作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善曰：孟子曰：湯始征自葛伯，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良曰：至仁謂天子也。洋溢普被，物靡無所遺棄也。曷，何也。言何爲棄我也。舉踵謂企身也。踵，足也。言企望天子之化，如枯旱而望雨。盩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善曰：論語比考讖曰：賜，風德也。宋均曰：賜能言語，故可使風諭以德也。二方謂西南夷也。鱗集，相次也。翰曰：彊胡，很戾人也。言很戾之夫見今綏君德且垂涕，況天子能止而不伐乎。胡，匈奴也。誚，責；勁，強也。四面，四夷也。風德謂賜能言語之人使以德諭二方部胡越之君，因其討責，如魚鱗之相次，仰承流風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銑曰：號，爵號。今也億，數之多也。故乃關沬昧若，徼叫牂臧柯，善曰：漢書音義曰：以沬若水爲關也。張揖曰：沬水出蜀西徼外，入于江；若水出旄牛徼外，入江。張揖曰：徼，塞也。以木柵水爲夷狄之界。牂柯，平台。曰：沬若，蜀西水名；牂柯，郡名。關，門；徼，道也。鏤零山，梁孫原，善曰：張揖曰：鑿通山道，置靈道

縣蜀越嶲郡孫水出徙縣南至會無縣入若水李奇曰於孫水之末作橋梁濟曰鏤靈山言鑿山全華縣續之若以舵
功也孫水名原本也梁謂作橋於上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
恩廣施遠撫長駕善曰長駕謂所駕著遠良曰創始也言天子始以道德爲塗以化之垂
仁義以理之將廣大恩信以撫御之使疏逖不閉曶晦爽闇昧得耀
乎光明善曰韋昭曰曶梅賁切言疏遠之國不被獲閉曶爽闇昧後得乎光明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
蒼解詁曰曶旦明也字林音忽尚書曰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早旦也爽明也翰曰疏逖遠也曶爽未明也言天子德
化遠及幽國使通不閉如頭昧之闇況明之耀也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
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支福不亦康乎善曰說文曰禔安也
銑曰偃息也此國家也討伐征戰也彼夷狄也一體無外內也禔安康樂也夫拯民五臣本作人於
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

文選四十四　三十七

絕業天子之亟五臣作急務也善曰夌夷即夌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夌遲而至於
二世天下土崩漢書作陵夷至於二世向曰休美也陵夷謂政教廣毀也周家興禮樂秦滅之陵滅衰而復脩理故云
繼周氏絕業也百姓雖勞又惡烏可以已乎哉濟曰惡何已止也且
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
善曰毛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良曰憂勤謂征伐也言王者皆征伐而後受禪也然則受命之
符合在於此翰曰言受命符瑞合於此時也方將增太五臣本作泰山之
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五臣作鑾揚樂頌上減五下
登三善曰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爲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銑曰王者太平則封增太山禪梁甫鑾鈴也頌雅頌
也言漢德之盛上可減五帝之美下可升三王之上登升也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
音猶鷦鵬已翔乎寥聊廓苦郭切之宇五臣無之宇字而羅

難蜀父老

者猶視五臣本有乎字藪澤悲夫善曰樂緯曰鷦鵬狀如鳳皇爾雅曰寥深也宇空廓寥
寥也向曰旨美也鷦鵬大鳥也寥深空也羅者喻大夫先生等也言君之道德已流行深遠而大夫猶視藪澤悲夫
謂悲其不知於德化也於是諸大夫茫五臣作恾然喪其所懷來
失厥所以進濟曰茫然不自得之貌言諸大夫聞天子之德思欲陳之事皆喪失也喟然
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
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五臣本作退善曰
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良曰謂欲歎美之辭也鄙人大夫自謙也願聞討西夷之事也請以身
先謂欲以身先士卒也敞罔驚視貌靡徙移足貌遷延卻退貌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四

三十八

六臣文選卷第四十五

梁昭明太子選

唐李善并五臣注

對問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善曰遺行可遺棄之行也韓詩外傳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向曰先生謂宋玉也王問宋玉不有遺矣之行於國中之人乎何爲衆庶百姓不稱先生聲譽宋玉對曰唯銑曰唯敬應之辭然有之良曰然亦有其所以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善有不過數十人五臣本有而已字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五臣本無而已字翰曰下里巴人下曲名也陽春白雪高曲名也是五臣本有以字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善曰曾子曰闒茸夫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鱗蟲之精者曰龍淮南子曰孟春之月其蟲鱗許慎曰鱗龍之屬也濟曰鳳鳥之長鯤魚之長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五臣本有足亂浮雲字翱翔乎杳冥之上向曰杳冥絕遠處夫蕃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銑曰蕃籬草之屬鷃小鳥也言栖於蕃籬之上豈能料計天地之高遠哉言其不知也玉自喻高才人安能知之乃有輕自爲聲譽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巨夷於碣石善曰爾雅曰河出崑崙墟色白郭璞曰墟山下基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碣石海畔山良曰崑崙山黃河之源出焉墟山根也暴露也鬐魚之脊鬣也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倪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善曰尺澤言小也良曰孟諸大澤名鯢小魚名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善本作鯨字也士亦有之翰曰言亦有大才不可識知者夫聖人瑰古回意琦巨宜行超然獨處向曰瑰大琦美也世善作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向曰玉自言其才俗人所不知

設論

荅客難

東方曼倩善曰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指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銑曰漢書云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時舉賢良方正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朔乃上書自云其才上偉之也

客難東方朔翰曰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終不見用又以位卑故假爲客難以荅之曰蘇秦張儀壹五臣本作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翰曰當遇也良曰都居也今子大夫向曰子謂朔也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五臣本作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五臣有效字效明白甚矣善曰禮記曰回之爲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翰曰言張儀蘇秦一遇而爲卿相而朔好學樂道位且卑微是好學之無效明白甚矣自以爲

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善作也 善曰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銑曰客意者以朔有才而位下恐其有遺失之行也）同胞（濟包）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善曰蘇林曰音胞胎之胞言親兄弟也 向曰同胞之徒謂兄弟也言其緣尊兄弟亦無所容居其何故如此）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五臣本有也字 濟曰言其不能備知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善曰孟子謂充虞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偉子曰昔周室之衰也羣雄擾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殺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春秋孔演圖曰天運二百歲雌雄代起 翰曰謂爭彊弱未定也）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去）得行焉（善曰孔叢子子思謂曾子曰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 良曰士謂賢士也）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善作倉廩 善曰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善作德流）天下震慴（向曰慴懼也）諸侯賓服威振四夷（善無威振四夷字）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善曰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晏如覆杅盂與杅同音于 翰曰言連如衣帶也盂器名也言天下無事人安如在於覆盂器之下）天下平均（善作均平）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善曰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之掌 禮記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 向曰言天下易治國家所舉動事如運於手掌之內亦何用賢人也故不異於不肖也）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銑曰虜謂寇敵也）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良曰抗舉也）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濟曰言皇德自行故不藉盡節效情者也安知前後謂無所用其才也）夫（五臣無夫字有方今字）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善曰文子曰群臣輻湊言上書者皆或被誅戮 翰曰言士人盡力以慕天子之德欲效精誠區區之於下至於衣食或至失道路者門戶謂道路也）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

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善曰應劭漢書注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 向曰掌故卑吏也）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五臣作殊字 善曰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故曰世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善曰毛詩小雅文也毛萇曰有諸中必見於外也 銑曰皐澤也言人好學修身聲譽聞於天下亦如鼓鐘于宮中而聲出於外鶴鳴於澤而聲聞于天也）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音稅 濟曰用文武之道以謂周室得信用其辭策也）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修

學敏行而不敢怠也善曰說苑甯子說梁王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翰曰孳孳敦勉兒怠慢也譬若鶺鴒飛且鳴矣善曰毛詩曰題彼鶺鴒載飛載鳴毛萇曰題視也向曰鶺鴒鳥飛則必鳴行則搖尾不能自禁亦如人學孳孳脩身而不懈怠也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五臣作以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銑曰匈匈讙讙兒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良曰道行也言君子行善事乃是其常而小人則自矜其善計其功也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善曰皆孫卿子文濟曰愆失恤憂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翰曰水至清魚無所隱人至明察人所畏懼故孤立而無從侶擯棄矣冕而前旒所以

蔽明黈土斗纊曠充五臣作塞耳所以塞聰善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薛綜東京賦注曰黈纊以黃綿為丸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向曰冕冠也旒冠前垂者以蔽目前之明不見下人小過也黈黃色也以綿黃色之丸懸冠兩邊以塞耳所以不聞下人之過纊綿絲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善曰論語曰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尚書曰與人弗求備檢身若不及銑曰不求備才於一人盡取其所善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良曰枉曲也言曲者申之令直使各自得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濟曰優柔寬容使自求所宜也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所格善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當直在從容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自求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之使自索得之也趙岐孟子注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翰曰揆度其才性所為使不相奪倫各自求其分也索求也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

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向曰欲使其自得所宜者則必有逸志而才有疾速且廣大其事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五臣無時雖不用四字塊然無徒廓然獨居銑曰塊獨兒廓空也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良曰許由接輿並隱者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善曰史記曰句踐之棲會稽范蠡令卑辭厚禮以遺吳後遂伐吳句踐與閭蠡曰可矣遂滅之濟曰伍子胥吳賢臣也盡忠於吳王而見殺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翰曰國家無事則忠臣用之今雖有賢人且當於天下和平而百姓皆與義相扶是故賢人無用於時少其匹偶徒侶者固宜也客何疑於我而有難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漢用善曰五臣作漢酈歷食異其飤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

遇其時者五臣本無者字也子又何怪之邪善曰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卒用李斯計謀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曰酈食其謂上曰臣請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使酈生說齊王田廣以為然乃聽罷歷下兵守戰之備向曰燕昭王用樂毅而破齊秦始皇用李斯并六國漢高用酈食其說齊下七十餘城如流言易也如環謂諸侯從其言如環之無端也子謂客也語曰以筦窺天以蠡力禾測海以筳廷撞宅江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五臣本有者字善曰莊子曰魏牟謂公孫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筳豈能發其音聲哉銑曰筦竹管也蠡瓠瓢也筳小木枝也撞擊也言以竹管窺於天以瓠瓢量其海以木枝擊其鐘其條貫文理聲音終不可通識矣朔自言所答客之辭不可通於心意也張晏曰蠡瓠瓢也猶是觀之譬由鼱

精鼩劬之襲狗孤豚之咋士白虎至則靡云皮耳何功之有 善曰李巡爾雅注曰鼩鼩一名奚鼠應劭風俗通曰狼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之子是也說文曰靡爛也靡與糜古字通也 良曰咋齧也靡耳畏服貌謂以耳向後也言今所荅客言不能感動其意亦猶鼠之襲狗豚之齧虎但畏服而已矣所謂言者蓋無功也 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 濟曰下愚朔自謙也處士謂客也言今所荅以下愚之言以非斥於客雖彊欲勿困解困不可得也 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翰曰朔自謙不知權變而迷惑於大道

解嘲 并序

揚子雲 向曰嘲謂戲弄之言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 善曰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明為大司馬又曰孝哀傅皇后哀帝即位封后父晏為孔鄉侯 銑曰丁明傅晏董賢皆用權勢天下傾附之 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 善曰漢書音義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 良曰人有附著其勢者起家拔為二千石之位 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 濟曰草創言造作也太玄經也泊如謂淡泊無為也謂雄造作太玄經以守淡泊無為之操也 人有嘲雄以玄之五臣本無之字尚白 善曰服虔曰玄當黑而尚白將無可用 翰曰玄道也白黜人俗也化俗歸道亦如染素於黑黑成則道行也言尚白者謂其道未行也 而善無而字雄解之號曰解嘲

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 善曰尚書曰先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為人綱紀也孔叢子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為於世也 向曰上世之人為人綱紀若不為則止歸於休也生猶為也已止也 生必上尊人君下榮

父母析先歷人之珪儋都甘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 善曰說文曰儋荷也應劭曰文帝始與諸王竹使符 銑曰盡忠為事人君也揚名為榮父母也析分也珪諸侯所執也儋荷也符信也亦貴者所執也言當分人君之珪以為上列之諸侯荷人君之重爵懷人君之符信分人君之祿 紆青拕徒可紫朱丹其轂 善曰東觀漢記曰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漢書曰吏二千石朱兩轓 良曰紆帶也拕服也轂車轂也青紫並貴者服飾也朱丹以朱色飾其車轂也 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 善曰應劭曰待詔金馬門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 銑曰天子多忌諱而人彌窮貧已諱法令嚴也不諱謂法令不嚴苛也金門天子門也王堂天子殿也有日矣言久也 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一從子恭一橫論者莫當 善曰史記秦王曰知一從一橫其說何 翰曰電光謂邪揣速知當先之蹊也一從一橫謂言能從橫而生諸所論說者莫能當矣言雄曾不如此以說人王以策公卿以取重位也 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 善曰以其陰陽文也說文曰扶疏四布也 向曰言其不能辯說以求高位反顧其靜默而作太玄經五千文太大也太玄經謂廣大於老子玄言而文辭如枝葉四布至於數十餘萬言 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五臣本作纖者入無間 五臣本作綸 善曰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孳無皆言至纖也淮南子曰出入無間 銑曰太玄經文意有深高大小如此也纖小也 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 善曰蘇林曰擢之纔為給事黃門不長作 良曰言其位不過侍郎且拔擢之纔至於給事黃門郎而已 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 善曰拓落猶遺落不諧偶也 濟曰拓落猶排擯也言其何為官見排擯如此也 楊子笑而應之

曰客徒欲 善無欲字 朱丹吾轂不知一跌 結切 將赤吾之族也 善曰賈逵曰跌差也赤謂誅滅也 翰曰且富貴朱丹其轂若一蹉跌失則族亦見誅 往者 善作昔 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 善曰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 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 又曰齊楚韓趙魏燕為六就秦為七 晉灼曰此直道其分離之意耳 劉陽傳云齊北四分五裂之國也 向曰網謂政教也解結謂政教敗亂也羣鹿謂亂兵也逸走也周末諸侯離叛為十二國後相并合乃為七國然而秦彊東制諸侯故別言之則有六并而言之則有七故言六七也 銑曰天下喪亂諸侯各保山河故四瀆五岳各為分剖並為戰爭之國也剖判也 士無常君國無定臣 良曰言君臣歡違易不常定 得士者富失士者貧 善曰春秋保乾圖曰得士則安失士則危 濟曰得賢士則國彊人富失賢士則國弱人貧 矯翼厲翮恣意所存 翰曰矯舉厲振也言人擇君而事之如鳥舉翼振翮而恣意飛意所存者乃下事也 故士或自盛以橐 許 或鑿坏 音 以遁 善曰張晏曰范雎入秦藏於橐中 史記王稽辭魏去竊載范雎入秦至湖見車騎曰為誰 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 范雎曰此恐辱我寧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 淮南子曰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坏而遁之 坏音丕切 向曰橐袋也坏屋後牆也遁逃也 是故鄒衍以頡 賢挈 頏 古良 而取世資 善曰應劭曰齊人鄒衍著書所言多大事故齊人號談天鄒衍仕齊至梁 蘇林曰頡音提挈之挈 頡頏奇怪之辭也鄒衍著書雖奇怪向取世以為資而已為之師也 言貨以避下文也 銑曰頡頏猶詭異也世人取貨以為師學 孟軻雖連 去 蹇猶為萬乘師 善曰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 翰曰連蹇跂 孟子章指曰滕文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 良曰連蹇謂往來皆難也言孟軻遊齊齊不能用適梁梁亦不用然而雖往來難不見任用終亦為威王師也 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 善曰應劭曰會稽東海也服虔曰連西戎國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 濟曰在西故言右 前

番 潘 禺 音愚 善曰應劭曰南海郡 張晏曰南越王都也 翰曰在南故云前也 後陶 善作掏 塗 善曰應劭曰漁陽之北界 翰曰在北故曰後 東南一尉 向曰一尉官名也如淳曰地理志云在會稽 西北一候 善曰如淳曰地理志曰龍勒玉門陽關有候也 銑曰候所以伺候遠國來朝之賓也 候亦官也 徽以糾墨製以鑕 質 鈇 方無反 善曰服虔曰徽制縛束也 應劭曰束以繩徽糾之徽 說文曰糾三合繩也 又曰墨索也 公羊傳曰不忍加之鈇鑕 何休注曰斬要之刑也 良曰糾墨鑕鈇皆刑法名也 徽束也製裁也 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 善曰應劭曰漢律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 倚廬以結其心 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居倚廬 濟曰倚廬堊室也居喪之服居之以結其心也 此言倚喪制之禮以示於人也 是以 善無是以字 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 善曰史記蒯通曰天下之士雲合霧集 魚鱗雜遝 遝徒合切 翰曰區方也 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陶 善曰尚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讓于稷契暨皋陶 五臣本作錄 向曰言家家自言其才能如古人之賢也 戴縰 五臣作纚 音史 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 善曰鄭玄儀禮注曰縰韜髮者也 毛萇詩傳曰阿衡伊尹也 銑曰縰冠也纓冠纓也言衣冠者所談皆自擬於伊尹之才也 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 善曰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羞言五伯 良曰五尺童子謂小兒也羞比於霸霸之臣謂己得帝王之道乎晏嬰管仲並霸者之臣也夷吾管仲字也 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 去 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 善曰方言曰飛鳥曰雙四鴈曰乘 翰曰以喻羣臣言朝廷之有臣如江湖大海之中四鴈雙鳧之集不為多飛去不為之少言國家雖賢臣多集不覺其多去亦不覺其少 昔三仁

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 善曰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翰曰三仁比干箕子微子也紂不用忠諫比干死箕子囚微子去而殷遂亡宗廟爲之丘墟太公歸文王而周業盛是爲一老不聞其二老焉李善引伯夷與太公爲二老甚謬矣且伯夷去絕周粟死於首陽何得去歸周也揚雄言二老亦用事之誤也 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五臣作在而越霸 善曰史記曰吳既誅子胥遂伐齊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王聞乃歸與越平越王勾踐滅吳又曰越王勾踐返國委國政於大夫種而使范蠡行成爲質於吳後越大破吳也 向曰吳王不用伍子胥賜以屬鏤令自死後亡其國越王用大夫種范蠡二臣之計而爲霸主 五羖古入而秦喜 善曰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 樂毅出而燕懼 善曰史記曰樂毅爲燕昭王伐齊破之昭王死子立爲惠王乃使騎劫代將召樂毅樂毅畏誅遂西奔趙燕惠王大恐趙用樂毅伐燕也 銑注同 范雎以折摺力荅切而危穰侯 五臣作拉 善曰摺古拉字也 良曰魏齊笞擊范雎折脅拉齒既而不死後入秦說秦王以穰侯爲相之不忠秦拜雎爲相代穰侯也 蔡澤以噤渠飲切吟疑甚切而笑唐舉 善曰史記曰蔡澤從唐舉相唐舉孰視而笑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 濟曰蔡澤說唐舉相唐舉乃笑之噤吟語而笑見後乃代范雎爲相 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 翰曰言時亂有事則非蕭何曹參張子房陳平周勃樊噲霍光則不能安國家定社稷 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 向曰章句之徒謂文儒之人也言若當時無事則文儒之士相與守國亦無所患也 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 善曰說苑曰管仲夫也桓公得之以爲仲父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 銑曰舜皆有舉錯故高枕而自適 濟曰聖哲不能獨寧故云不足馳騖謂奔走也 良曰天下無事則庸夫與賢者皆高枕而閑故云有餘也 夫上世

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 善曰左氏傳曰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墨子曰傅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 翰注同 或倚夷門而笑 善曰應劭曰侯嬴也秦伐趙趙求救魏百餘人往過嬴嬴無所誡更還見嬴嬴笑之以謝告無忌韋昭曰笑人不知己也 濟曰注同 或橫江潭而漁 翰曰此爲漁父也漁捕魚也 或七十說而不遇 向曰孔子歷說天下七十君竟不一遇 或立談五臣本有閒字而封侯 善曰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譙周曰食邑於虞也 銑曰言立談之間 或枉千乘於陋巷 善曰呂氏春秋曰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驁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驁霸王者亦驁其士夫子驁爵祿吾庸敢驁霸王乎 或擁篲而先驅 善曰擁篲鄒衍也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游諸侯畏之皆郊迎擁篲也 濟曰擁執篲帚也言人主成爲賢人執埽與先驅而行也 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 翰曰謂人主貴而信之故也頗少也 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五臣作屈也 善曰李奇曰君臣上下有隙則可投而取之 向曰窒塞也隙間也瑕亦過也言塞補人君之過君雖有過亦無見屈謂賢士用事故也 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 銑曰言今天下太平無有列國致師傅賢人何用則縣令不求諸賢士郡守不迎 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 良曰不低眉色以求賢人也 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 胡庚 爾雅曰辟罪也 善曰言世尚同而惡異行殊異步也 濟曰奇策也殊謂異常理也 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 善曰言不敢奇異也周易曰同聲相應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跡者衆 銑曰欲談者卷舌不發而同其聲欲行者擬足不前而投其跡也 翰曰同聲謂依衆言而相效也投跡謂觀

解嘲

事變而隨行之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善曰史記曰帝謂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然甲科為第一言抗疏有所解紀者帝報以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向曰孝謂對詩務之策也抗舉也說事也言非對策甲科孝廉方正之人獨可舉疏上書論道是非且足了觸上聞以見罷而不用又安能得青紫之貴乎待詔謂明天子之命且吾聞之五臣本有也字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銑曰炎炎火盛隆隆雷盛必滅絕若有盛以衰也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善曰周易曰雷雨之動滿盈雨水也雷極則為水火之也言火不可久久而消滅言為盈為實也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良曰觀雷聲火光但以其盛為實其所以火為盛須止也高為實也忽然大收其聲地藏其熱則聲熱不聞見矣此盛必衰之義也是知高明富貴之家鬼神窺望其室將害其

文四十五　十三

滿盈之志矣故知天有惡盈鬼神害盈福謙也攫俱縛拏女加者亡默默者存翰曰攫拏執持也言執權用勢者必亡默默守靜者必存也位極者高五臣作宗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善曰淮南子曰天道玄默無容無則老子曰知清知靜為天下正莊子曰恬淡寂漠虛無無為此道德之質也翰曰清靜寂漠皆無欲也庭宅謂精神道德之所居處也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善曰李奇曰或能勝之向曰言古人世異事變人道大體不殊若使古人易居今世我又易處昔時亦未知勝否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鳥典蜓徒典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善曰淮南子雲曜曰以龍為蝘蜓鵠鳥為鳳皇說文曰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銑曰鵂梟惡鳥也蝘蜓蜥蜴之類也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

俞跗附與扁鵲也悲夫善曰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醫病不以湯液法言曰扁鵲盧人而多醫良曰言病甚不遇善醫亦可悲也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善曰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濟曰靡無也言由此大玄經豈無所成名乎范蔡已下何必有大法而居卿相之位也五臣本無也字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翰曰髂腰骨也則雎所拉髂蘇林曰髂即骨也徽索刑具也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善曰孟子曰脅肩諂笑劉熙曰脅肩竦體也史記曰范雎初入秦謁請穰侯恐穰侯知之故懼也向曰翕肩畏懼貌傳與鄭安平蹋背伏車中入秦之事扶服猶伏匍匐持而入於橐中橐盛物之袋也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氏狂穰侯而代之當也善曰史記曰范雎至秦上書昭王昭王乃免相逐涇陽君於關外蘇林曰介者間其兄弟使疏也說文曰抵側擊也音紙銑曰激卬怒也介間也抵擊也言雎間秦王兄

文選四十五　十四

弟而擊穰侯之寵而代之為相正當其理涇陽君秦昭王同母弟也穰侯姓穰名冉宣太后長弟也為秦相用事其益號穰侯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魚撿頤折虔頞遏其咽而亢苦浪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善曰章昭曰咽喉也亢強也說文曰亢人頸也史記曰蔡澤燕人聞應侯內慙乃西入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也王召見語於是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為相濟曰顩頤曲頤也頞鼻莖也涕唾流沫而也廣雅曰咽嗌也嗌音益說秦王之所言必擴其咽喉亢其氣謂雎兒也頞口向鼻引也折頞謂與鼻莖蹙也鼻口之中常有涕唾流沫然能入秦爲相印雖而說之絕其氣繼其跡而奪其相位此得時也拊其背猶隨後擊其背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善曰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濟曰漢高祖既定天下而兵車已平將都於洛陽也金革兵器也婁敬委輅胡格脫輓亡遠掉三

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書曰漢書曰婁敬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欲脫輓曰臣願見上言便宜又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應劭曰輓謂以木當胷以輓車也翰曰婁敬本輓車之人也見高祖所都不便言便宜此適時之務也不拔之策言其策不可移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桴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書曰左氏傳曰援枹而鼓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也向曰漢朝承秦餘敝禮儀敗亂而叔孫通擊鼓於行陣之間及天下既定乃解去兵甲投棄戈戟遂作君臣之儀此謂得所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書曰尚書呂命序曰穆王訓夏贖刑諸記曰國家罷敝靡音靡漢書曰相國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銑曰靡壞也言刑法壞敝秦為酷暴漢興而蕭何制造律法合其時宜也故有造蕭何書有之字律於唐虞之世則誖布內切書矣書曰服虔曰誖繆也悖布內切悖或作悖良曰誖亂也言時宜不同故不用蕭何律法於唐虞之世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書有若字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五臣本作繆矣書引左氏傳曰召公糾合宗族于成周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書同濟注異政理了同濟曰范蔡言辯也金張許史漢全日寵幸張安世許廣漢史恭史高並世貴盛同勢若使彼談說之士游於其間則以狂亂之事異也夫蕭規曹隨翰曰蕭何作律法之規矩曹參隨而行之不改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向曰留侯張良也奇謂詭有六奇也功若泰山響若坻隤五臣作坻頹坻征氏切雖其人之贍書作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書曰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坻其山堆傍著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隤坻丁禮切隤杜回切曰坻音若是理之是字書曰巴蜀名山堆落曰坻韓子曰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銑曰坻山石其有崩落者聲聞數百里言蕭何之徒功豐高若山積之響也贍足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良曰事本可為而為於明主之時則君臣不相違疑言必從計必用也可為謂適時也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濟曰事本不可為而強為之謂不遇時也若夫藺五臣本有先字生收功於章臺書曰晉灼曰相如獻璧於此臺翰曰趙有和氏璧而秦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藺相如持璧入秦秦王見相如於章臺秦王意欲取璧而不與城也相如乃詐言璧有瑕指示秦王王乃授與璧令指瑕相如因不與之秦王竟不得璧而還歸於趙王趙王以是以藺生之功也四皓采榮於南山書曰四皓史記張良世家高祖欲易太子留侯曰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匿山中於是呂后令張良迎此四人太子侍四人從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采榮采取榮名也向曰四人皆老而有德避秦亂居於長安之南商洛山中高祖時呂后使求之不來後乃來與太子游也榮猶德也言呂后采德於南山也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書曰公孫弘弘以賢良對策於金馬門史記曰弘至太常對策第一拜為博士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山甚多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書曰史記曰文君從亡奔相如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為富人居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即懷之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書久言指其家也良曰竊私取也貲財也炙亦肉也細君妻也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濟曰玄謂此書也默然清靜兒

答賓戲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爲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 善曰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學無功勞於時仕不富貴也 翰曰或謂或有人也無功謂官尚卑 又感東方朔楊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 善曰淮南子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如淳曰唯貴得名耳 向曰聖人一定其志烈士不易其心者蓋爲求名於一時以振於後世 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善曰左氏傳叔孫豹之辭也 銑曰太上謂上古有道之時 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 五臣作章 良曰德者仁行之先故不得後於身也特獨也功者時合則立故不違背於時也章明也言德以程身功以濟世故德不得後於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言貴及身與時也 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 善曰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暖席 ……君之言也韋昭曰暖溫也言坐不暖席也 文子曰墨子無突孔子無暖席非以貪祿慕位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 濟曰棲棲遑遑憂時之不濟也坐不暇則不安也突不黔不暇食也孔墨謂孔子墨翟也突竈孔也黔黑也不暖不黑也 由此言之取舍 五臣作捨 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 善曰劉熙曰取者施行道德也舍者守靜無爲也 翰曰取捨謂進退也時以務安人也著作謂述作文史也前烈謂前賢也 向曰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 善曰項岱曰帶大帶也冕服三公卿大夫之服也 向曰吾子賓謂主人也 浮英華湛道德矕 莫版 龍虎之文舊矣 善曰英華草木之美故以況茂德也言其洋溢可遊也湛沈也言沈深於道德也……孟康曰矕視也蘇林曰矕被龍虎之文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言文章之盛也 銑曰言游於盛美之時人處於有德之間見朝廷之事煥然其有文章久矣英華猶盛美矕見也龍虎喻文章之盛也舊久也 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 良曰卒終也言終不能如龍虎之舒攄首尾奮其翼鱗以游於高遠也喻不能富貴也 振拔洿塗跨騰風雲 善曰說文曰洿濁水不流也 濟曰洿塗淺水也言不能拔出於淺水以游於風雲之中也 振拔出也言不能升高位亦如龍出於淺水以游於風雲之中也 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 善曰言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 ……之者聞響而懼震 銑曰言……使人見其形影而驚駭聞其聲響而震懼也 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 善曰……謂以草……也衡門謂以……衡木爲門……無所根據也

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 善曰……毫毛也芒毛之鋒杪也 銑曰攄舒也宇宙天地也銳精也毫芒細小也言遠揚於天地之外精思於細小之內以成其文章也 潛神默記緪以年歲 五臣作亘 善曰如淳曰緪竟也……古緪字……亘猶終也言常用神思默記事以終年歲 良曰亘竟也 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效於一世 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 善曰……實……摛布也藻水草之有文者……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 向曰……摛發也藻文也殿後也最先也言有器物不賣與當於己者亦如積學畢行而才用不呈於一世雖辯言如濤波之盛發文如春物之華終無益於事之先後也 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 翰曰賓勸主人且爲

權宜之計策以取富貴也主人逌由爾而笑曰善曰項岱曰逌寬舒顏色之貌也謂若做
向曰逌爾寬閑之貌若賓之言所謂見世五臣作勢利之華闇道
德之實守窔五臣作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
日也善曰應劭曰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字林曰窔一弔切熒小光也銑曰窔謂幽深之小
處也熒燭小光也言其見幽深之小光未仰天見白日之光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
其馭善曰項岱曰周王失牧御之化也良曰曩音馭直也穢謂亂也馭理也言周家失其理也侯
伯方軌戰國橫騖音務善曰項岱曰方併也騖馳也東西交馳謂之騖七國爭彊車軌併
馳騖復横騖濟曰言諸侯並軌而行為戰爭之國也橫騖謂亂走也方並軌跡也於是七雄虓
手交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善曰晉灼曰許云闞如虓虎項岱曰龍以喻人
君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虎以喻彊力爭不以仁也翰曰七雄秦楚齊趙燕韓魏也虓闞猛列也諸夏中國也

游說之徒風颺音揚電激並起而救之向曰颺急風也電激謂其
口辯疾急也救之謂救諸侯之危也其餘猋必遙飛景附霅煜育其
閒者蓋不可勝載善曰韋昭曰猋風之聚猶者也霅音晉灼曰霅音暴霅之華說文煒火飛也
也炎與焱古字通霅煜光明之貌也銑曰其餘謂史傳所不記者霅煜盛貌言游說之人史傳所不記者亦如炎
火之飛光疾如影之附形然為彊盛辯於其間者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女捏朽摩
鈍鉛刀皆能一斷善曰韋昭曰搦摩也韓詩外傳陳饒謂宋燕曰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
亦難乎良曰朽鈍謂不才之人也摩皆自礪也言當此之時不才者皆亦激厲以求僥倖如鉛錫之刀能一斷害
亂世易為才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善曰史記魯仲連齊人
齊田單圍聊城燕將保聊城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燕將得之泣而自殺又仲連游於趙是時秦伐趙秦將
聞魯連在趙為之卻軍五十里趙遂安也趙王以千金為壽仲連弃而不受辭弃也虞卿以顧

眄而捐相印善曰史記曰秦昭王遺趙王書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
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閒行翰同善注言以義相將之閒乃棄相印而去也夫啾發投曲感
耳之聲合之律度淫𩖼烏佳而不可聽者非韶夏
之樂也善曰項岱曰啾口吟也投曲投合歌曲也亦音寄曰淫𩖼不正也向曰啾衆聲也投合也坐𩖼邪音
也舉有衆聲相合感於人耳又合音律法度而淫邪不可聽者喜爭為非舜禹之雅樂也韶舜樂名夏禹樂名因
勢合變偶遇善作時之會善作容風移俗易五臣本作移風易俗
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五臣無之字法也善曰項岱曰容宜也
或因際會之勢合變議之事遇時獨能得容也本遇多為偶容多為會銑曰言人因事權勢合於變異通遇時會者路
亦移風易俗且復乖迕於道苟合目前此不可論於彼非也蓋非賢哲之長法也及至從人合
之衡音橫人散之善曰韋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者衡人散之佐秦者也良曰關東為從關西

為橫從人謂蘇秦合六國以備秦也橫人謂張儀佐秦散六國之從使專君事秦也亡命漂說
羈旅騁辭善曰項岱曰要君之先謂之亡命也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濟曰羈寄也
濟曰亡命謂弃君命而計游者也羈旅謂客游不得志也漂說謂浮說之言騁辭謂馳騁之說皆欲動於人君也商
鞅挾三術以鑽孝公善曰張晏曰王霸富國彊兵為三術翰曰三術謂帝道王道霸道
而商君說秦孝公用此三術孝公用其霸術也鑽者取以入之義也如以鑽鑽之也李斯奮時務
而要始皇善曰項岱曰奮發也時務謂六國更相攻伐爭為雄伯之務向曰要致也謂致始皇為彊暴
之法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善曰項岱曰謂丽數李斯輩
也風發於天以喻君上塵從下起以喻黔萃銑曰風塵顛沛亂也以據徼古堯乘邪以求
一日之富貴良曰言據徼倖乘邪險以求富貴也一日言不以計也朝為榮華善曰李奇曰言富貴
夕為五臣本作而字顦顇福不盈眥細寐禍溢於世善曰當室貴

之間視之不滿目匡也不盈目匡者言不久也濟曰皆日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古國善曰項岱曰凶人謂商鞅之輩臨死敗皆悔恨之言吉士班固以自託也尚書曰其惟吉士翰曰韓非設辯說以激發秦始皇之意也秦昭王子子楚為質於趙不韋以為奇貨乃謂之曰吾能大子之門餘見下文書呂不韋賈者言如以奇物玩好買寶於國之恩也說難既遒其身乃囚善曰應劭曰遒好也之書欲以為天下法式上書說秩而為亦向曰韓非作說難韓所疾乃囚死道終也秦貨既貴厥宗亦墜善曰史記曰秦昭王子子楚質於趙呂不韋賈邯鄲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子楚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遊秦獻華陽夫人立子楚為嫡嗣秦王薨子楚代立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竟飲鴆而死故云墜宗下才墮向書曰不忘罔大墜厥宗銑曰奇貨謂始皇也貴者言為王也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善曰孔叢子子思曰抗志則不愧於道浮雲論語注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良曰抗舉也孔子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云養吾浩然之氣浩然自放也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善曰項岱曰迂遠也貳二也君子舉措於始歸成於終賢聖人之道豈可二行濟曰彼謂孔子孟軻也言如斯歎韓非不韋之技也孔孟豈樂為遠闊富貴之事蓋為人之道不可貳行方今大漢洒埽群穢夷險芟荒善曰晉灼曰芟開也今諸本皆作芟字埽即今掃字也翰曰洒掃群穢亂也芟平也言險者平之荒者芟之廓帝紘恢皇綱善曰項岱曰紘張也皇君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紘維也向曰廓開也恢大也言開大五帝三皇之綱紀也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銑曰羲伏羲也農神農也規規矩也黃黃帝也唐唐堯也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含之如海養之如春善曰說文曰炎火光也爾光照也史記曰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翰錯新書曰臣聞

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良曰如海言養萬物納入百川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善曰尊昭曰天地四方也濟曰同源共流謂同奉天子之化也沐浴玄德稟仰太和善曰五臣本作和善曰史記太公曰沐浴膏澤向書曰玄德升聞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銑古和字翰曰稟受也言受大和平均之道也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向曰言上下相親附各得其所有如此也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善曰項岱曰蕃盛也零落喻失位也言遇者蕃盛不遇者則病如萬物於天地之間也銑曰言仕者得太和之氣者則盛失道者則去位也蕃滋盛也零落喻失位也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善曰項岱曰參三也言漢家之施化布德周參天地豈人所能論良曰言天子之德如天地覆育萬物天地為二天子為三故云三天地言其猶天地之化豈有人事而能知其厚薄之德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覿濟曰吾子謂賓也曜明也言其以遠之所聞為明以今之所見為疑也欲從堥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善曰服虔曰堥音旄敦音頓堥敦丘也高誘曰堥丘小丘也爾雅曰丘一成為敦丘郭璞曰小丘也爾雅曰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監小泉也重淵深也言賓以小見欲窺大道亦如小丘小泉比度泰山之高海水之深亦不可至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善曰項岱曰周衰子霸起鞅斯為凶人也翰曰鞅商鞅斯李斯也故言衰周凶人也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向曰言上古之士行道成名可述於後世者豈有默然無所則休而止於一時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善曰尚書曰咎繇矢厥謨又曰武王勝殷以箕

善須識

子歸又曰王訪于箕子 銑曰言不然也謂亦有所制作也韓曰答辭為辭謨以致太平武王訪於箕子問以天道政理之事言此二臣所謀皆達帝王之至理合於神明無所不通 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 善曰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占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伯果遇太公渭濱 向曰殷王高宗夢賢臣乃得說於傅巖之野周文王卜兆遇得大公呂望於渭水之濱也 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 備眉 垠 音銀 善曰說苑陳子說梁王曰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桓公得之而霸也爾雅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漢書曰張良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晉灼曰垠涯也邳水之涯也 銑注同 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 良曰俟待也言上四人皆待天命是神靈之交匪詞言游說之所相信也 故能立必成之計申其大功也建立也展申也無窮言大也勳功也 近者陸子優

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 善曰鄭玄曰優游不仕也史記曰高帝拜陸賈為太中大夫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又曰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或莫見其面 濟曰此者謂漢時也興行也董仲舒發文詞著春秋繁露也儒林謂多於此儒之林言文儒多如林木故名林 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覃思法言太玄 善曰項岱曰司主也籍書籍也漢書曰光祿大夫劉向收故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又曰揚雄覃思渾天文撰十二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準大易太玄經也 翰曰分辨章句之舊聞以行於世也覃深也 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 苦本 奧 善曰應劭曰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壼 向曰言陸賈之徒所著述皆及時君之意窮之於門闈之下而君納而行之闈宮中門也究盡也奧內奧室也言能盡先聖之大道者如入於先聖所居室中 婆娑乎術藝之場 五臣本句首有其字 善曰項岱曰婆娑偃息也場圃講經藝之處也 銑曰婆娑緩遠皃也 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質而發其文 良曰言篇籍多如苑圃之育物也 濟曰言文質相半 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 善曰項岱曰聖德明君知賢而納用之也烈業也後人謂著書傳之後世 翰曰烈業也炳光也亞次也言陸賈之徒進納文章發明天子之聖德業光乎後世此豈非次於傅說太公之徒與 若乃伯夷 五臣無伯字 抗行於首陽柳惠 五臣無柳字 降志而辱仕 向曰夷謂伯夷也抗直也首陽山名言其直行不食周粟而死於首陽山也惠謂柳下惠也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也言其辱降志辱身而為仕也 顏淵 五臣作潛 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 善曰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左氏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元命包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獲麟王道成也 銑曰顏回潛於陋巷之中不改其樂哀公西狩於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孔子見之曰此麟也孔子遂脩春秋上自隱公終篇於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也 聲盈

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 五臣無也字 善曰項岱曰言若此之聲名上達皇天下洞重泉也 良曰言伯夷等四人聲名達於天下塞於深淵真吾徒之師以為上也表上也 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 善曰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安國論語注曰方猶常也 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 善曰項岱曰或施質道或施文道此王者所以為綱維也春秋元命苞曰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項岱曰有同社渴而進有異不合而退此聖人之常道 濟曰言文質同異各在一時此聖哲之道所常然也哲智也 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己味道之腴 庾俱反 善曰項岱曰符相命也腴道之美者也文子曰不言之師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符相尊愛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者也 向曰供進全也腴肯腴也口所味道德之腴謂 翰曰所謂志之所向也一國故也天符天性也 神之聽之名其舍諸 善曰項岱曰有賢智君子行之如此神豈舍之

手將公福祿之毛詩曰神之聽之式穀以汝 銑曰以
精神聽察時事及有善惡之名皆將捨之勿繫於情也 賓
又不闍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
蛤乎歷世莫眡 亍優 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
千載而流光也 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成王使玉人理其璞而
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高誘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
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因名曰隋侯之珠 良曰韞藏也言璧藏於石中珠在蚌蛤之內歷世莫能見之及其理而剖
之則景曜英精遠千載而有光 應 五臣作膺 龍潛於潢汙 烏 魚黿媟 息列
之 善曰項岱曰天有九龍應龍有翼服虔曰左氏傳注曰畜小水謂之潢不流謂之汙 濟曰膺龍有翼之龍也媟謂
欺侵也 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 據
昊 五臣作皓 蒼也 善曰項岱曰忽荒天上也昊蒼皆天名也徐廣史記注躆音據躆與據同謂之足鈙拜之

蒼吉小反 翰曰奮起也忽荒謂天下八荒也躆行也 故夫泥蟠 盤 而天飛者應
五臣作膺 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 銑曰
先賤謂在石蚌之時未見光色也後貴謂理而剖之知其寶也和卞和隨隋侯也 時暗而久章
者君子之真也 善曰項岱曰時暗未顯用時也久彰也章明也言君子懷德藏初時未見顯用
後亦終自明達如應龍蟠屈而升天有和先賤而後貴也如此是比君子守道德之貞言屈伸如一無變也 銑 荀子曰君子
少進又而草達而顯也已象龍君之時久守明道也 良 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
離婁眇目於毫分 善曰項岱曰牙伯牙也曠師曠也皆鍾律之管絃琴瑟之調也毫分秋毫
之末分也孟子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 濟曰伯牙師曠皆善樂者離婁目明者言能
察秋毫之末百步之外 逢蒙絕技於弧矢般 班 輸榷巧於斧
斤 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項岱曰公輸若之族名班韋昭曰榷揗

尋也 翰曰逢蒙善射者也技能也弧弓也般輸工巧者也 良樂軼能於相馭烏
獲抗力於千鈞 善曰項岱曰良王良晉人也樂伯樂秦穆公時人也千鈞者三萬斤呂氏春秋
高誘注呂氏春秋曰烏獲舉千鈞又見一斤乎 向曰王良善御者也伯樂善相馬者也軼過也烏獲壯士力舉千鈞也斤
數也三十斤曰鈞也 和鵲發精於鍼 之林 石研桑心計於無垠
音銀 善曰左氏傳云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史記曰扁鵲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又曰越王勾踐困於會稽
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韋昭曰研范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為侍中也 銑曰石藥也垠
涯也言計算無涯畔也 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
於斯文 善曰服虔曰走孟堅自謂也爾雅曰密靜也 良曰走主人自稱也猶今之言下走然也廁間也彼
列謂列牙曠研桑之徒也密爾近也斯文謂文史之業也

辭

秋風辭 并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
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
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 善曰禮記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鴻鴈來賓
濟曰佳人謂羣臣也 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 善曰
應劭漢書注曰作大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列女傳曰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 翰注同 簫鼓鳴
兮發棹歌 善曰棹歌引棹而歌 歡樂極兮哀情多 善曰列女傳陶荅子妻曰
樂極必哀來 向曰物極必反故樂極而哀多也 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善曰古長

歌行曰少壯不努力老大乃悲傷

歸去來 善曰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故命篇云歸去來

陶淵明 銑曰潛爲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縣吏白當束帶見之潛乃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園因而命篇曰歸去來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善曰毛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 良曰蕪謂草也胡猶何也

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 善曰淮南子曰是皆形神俱役者也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 濟曰思求於祿故形爲心所役此我自爲何所惆悵而獨爲悲乎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翰曰以悟已往之事不可諫而來事可追故歸離去官今將歸去耳追改也

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善曰楚辭曰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迷途之未遠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向曰言如人行迷失直路尚猶未遠可早迴也

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 銑曰行舟可歸也

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善曰毛詩曰駪駪征夫聲類曰熹亦光也熹光明也 良曰問前路遠近也熹微日欲暮也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 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良曰衡宇謂其所居衡門屋宇也載則也欣則奔喜而至也

僮僕歡迎稚子候門 善曰周易曰得僮僕貞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 濟曰稚小也候門謂於門首伺候潛也

三徑就荒松菊猶存 善曰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皆挫廉逃名不出 翰曰昔蔣詡隱居幽深開三徑潛亦慕之言久不行已就荒蕪也

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 善曰戰國策曰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嵇康贈秀才詩曰旨酒盈樽莫與高祖功臣頌曰怡顏高覽 向曰柯樹枝也怡悅也言其顏柯相樂以爲可以悅顏也

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 善曰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 銑曰言審思此容膝則所身非廣亦可謂易安其身也

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善曰爾雅曰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也 良曰言田園之中日日遊步自成佳趣

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 善曰易林曰鳩杖扶老衣食百口王逸楚辭注曰矯舉也 濟曰憩息也

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翰曰言雲無心自然之氣出於山岫之中以喻自然心不營事自爲從宦言鳥晝飛而暮還故林亦猶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

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 濟曰景日也翳翳以西入爾雅曰盤桓不進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 向曰絕學也謂賓其堅貞故撫松不能去之

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 善曰列子曰凡人性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爲世俗所遺 濟曰見世與我之相違故出遊又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銑曰焉何也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 善曰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滌暢 良曰有事謂耕作也西疇謂潛所居之西也疇田也

或命巾車或棹孤舟 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 濟曰巾飾也言裝飾其車 曹攄或舉棹於孤舟將遊行也

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 善曰毛詩曰窈窕淑女謂求也謂行船以尋之也崎嶇不安之兒也 翰曰窈窕深長也崎嶇險也駕車以經之

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 善曰毛萇詩傳曰涓涓流也家

家語生人銘曰台有不雍之為江河 向曰欣欣春色兒涓涓泉流兒 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善曰大戴禮曰君道當身萬物皆得其宜郭璞遊仙詩曰吾生獨不化莊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銑曰休謂死也言感吾人生行將死也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 善曰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琴賦曰委性命兮任去留 良曰寓寄也曷何也言何不委棄常命之心任性去留也 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 善曰孟子曰陳臻云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孔叢子孔子歌曰天下如一欲何之大戴禮孔子曰所謂賢人者躬為匹夫而不願富貴莊子華封人謂堯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濟曰帝鄉仙都也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 音云 耔 音茲協韻 善曰東哲賦曰羅良辰而將行淮南子要略曰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論語曰植其杖而耘毛詩曰或耘或耔 翰曰寧安也孤獨也言安此良辰獨往田園以習其性也植杖謂插其所執之杖於田以除田中之草也耘耔謂除草也 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 善曰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皋之陽毛萇詩傳曰舒緩也琴賦曰臨清流而賦新詩 向曰東皋營田之所也春事起東故云東皋也 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善曰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莊子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銑曰聊且也乘化謂乘其運會也歸盡謂死也奚何也

文四十五

序上

毛詩序

卜子夏 善曰家語卜商衛人字子夏 翰曰家語云孔子弟子為魏文侯師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 良曰關雎篇名美后妃德也 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 上平下去 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向曰中謂中心也形見也 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翰曰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翰曰上下無主故人困也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濟曰近循過也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 良曰厚治也 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翰曰移風俗使其得宜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 決 諫 善曰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 翰曰… 雅也譎詐也言詩人君之惡以為諫也 故曰風 善曰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翰曰變其風雅以至於亂 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 良曰苛煩也 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

文四十五

謂之風（濟曰一人君也）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雅者正也（向曰形見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翰曰政則正也言作天下之事）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
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
始詩之至也（善曰始者謂王道興衰之所由也　翰曰四始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始者王道興衰之始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
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善曰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　向曰周南篇名）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
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
基（善曰先王所大王王季文王也　良曰鵲巢騶虞周南召南皆篇名也正始之道謂正王道之始也基本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
其色哀窈窕思賢才（善曰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為衷謂中心念恕之也　翰曰哀念也）
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善曰毋傷善之心謂好仇也）

尚書序

孔安國（善曰漢書曰孔安國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又為臨淮太守　向注同）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
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向曰書契謂符契印璽也）伏犧神
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
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
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濟曰倫次也誥告也

奧深也揆度也）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
八索求其義也（良曰求天地萬物之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
丘聚也（翰曰志記也言書聚之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
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
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
也先君孔子（向曰孔子即安國十一代祖故云先君）生於周末覩史籍
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良曰言見史籍之文煩多恐覽讀者不能一一編之也）
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
脩春秋（翰曰刪謂刪略也約謂依約也）讚易道以黜八索（良曰讚述也黜退也言退而不收也）
述職方以除九丘（向曰職方書名也）討論墳典斷自

唐虞以下訖于周（翰曰討尋也墳典三墳五典也斷至也）芟夷煩亂翦
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向曰芟除草也夷平也言墳典之辭有煩亂雜錯者皆除之如芟草而平之也有浮豔之辭如刀翦而截之宏大也要世謂設於後世）
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銑曰典謂堯典舜典也謨謂皋陶謨也訓謂伊訓也誥謂康誥之類也誓若泰誓等也命謂顧命之類皆篇名如此之類總有百篇此略舉之）所以恢
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良曰恢大也範法也）帝王之制坦
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翰曰孔子弟子三千人也徒眾也）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
士逃難解散（濟曰逃避也）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向曰先人孔子也藏書於壁中也）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

闡大猷（銑曰闡明猷道也）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翰曰魯共王漢景帝子名餘為魯王謚曰共也）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向曰科斗古文字也）王又升孔子堂（濟曰王即共王也）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翰曰言時人無能識科斗之字）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良曰古隷古者削古文之字以書今文乃得定）更以竹簡寫之（翰曰前漢時猶未有紙故以竹簡寫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濟曰悉盡也送官謂進於天子也）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良曰承天子之詔以為訓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向曰於是安國乃研精深思為之訓解也覃深也）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翰曰摭拾傳約也約依約也敷布暢通厥其旨意也將來謂後之學者）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

五十八篇（向曰冠正也言上其篇首以次序也）既畢（濟曰言定篇已畢也既已也）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銑曰巫蠱謂時江充誣戾太子敢蠱故不復聞奏天子）傳之子孫以貽後世（翰曰言既不復聞奏天子乃欲自傳子孫以遺後世也貽遺也）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

杜元凱（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累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吳加位特進薨　翰同善注）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良曰錯舉也年有四時舉其春秋以立名不必兼言冬夏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向曰大竹曰策小竹為簡木版為牘）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去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銑曰檮杌乘皆春秋之別名）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善有也字　濟曰言知周室為王之所由）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翰曰上之

人謂自孔子已上之人也若告謂有事則來告於會乃為策簡而書之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銑曰志記也）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濟曰害亂也刊削也）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

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良曰略不盡舉謂略之不能書為與說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向曰緩約旨意也）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銑曰究盡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翰曰使學者優柔之自求義理既得其趣而饜飫其自趨進道業而不患不知也饜飫猶食飽也）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向曰凡猶綱目也）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銑曰其理微暗者使明之其道幽隱者使闡開也）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

褒貶（良曰善者褒之惡者貶之）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翰曰暢通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五臣本作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

辟（善作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翰曰楹屋柱也桷椽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向曰逢事如此若生其義矣觸類逢生也長生也）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濟曰假設或有人問將欲復答重明其義）春秋以錯文見義（銑曰錯雜也）若此（五臣本作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翰曰然猶如此也）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

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善作)其所不通皆沒而不說(翰曰謂十數家所言者如此也)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良曰傳說也言諸家又更淺引公穀以訓解春秋是足以自亂)(銑曰無益也)預今所以爲異(濟曰預今言所依異於諸家)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揔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向曰俟待也言有疑錯之事則備論闕而不斷以待後賢而補之)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銑曰違謂與理相乖)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良曰詳論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衞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銑曰孔子卒後

序

而爲或人所謗云孔子自立爲素王以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善作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翰曰至獲麟之時以爲終篇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向曰至孔子卒時爲終篇)敢問所安(銑曰安何也言敢問所以何爲也)荅曰異乎余所聞(翰曰言與我所聞異)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善作于)獲麟之一句者(善無者字)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善無則字)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良曰言隱公是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向曰祈求也紹繼也)(言平王能求天之福以永天命纘先王之業開中興之道)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向曰弘大也啓開也)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翰曰西周謂平王未東遷之時)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銑曰會合也)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即(五臣作則)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濟曰荅上或問之云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此所以

序

分別不顯，周王曾之意也。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書作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良曰：旨，意也），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翰曰：言以忠信禮樂周備其身，以防其害），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五臣本作辟）患，非所聞也（翰曰：言既作忠信，方復隱諱其事，欲以避當時之患者，非我所聞也。答上所行言，避以辟當時之害也）。子路欲（書 血）（欲 宇）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向曰：欲使門人弟子為臣禮於孔子，孔子以為欺天也。天即君也。言此所以欺於君，為亂逆之道，而孔子不為），而云仲尼素王，立明素臣，又非通論也（翰曰：此亦答上文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向曰：誣，虛也）。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知 遂）亦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翰曰：言作春秋，起獲麟之時，則文之終結，不止於所起之終也，可謂得其實事也）。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銑曰：或有言孔子獲麟感之而泣，以袂拭面曰：吾道窮矣。言此事虛妄，不可取之為實也）。

三都賦序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二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有高名於世，思乃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安定人。年出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卒於家。良曰：左思三都賦成，謐見之，為之作序，以稱其善也。）

玄晏先生曰（善曰：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玄，靜也。先生，學人之通稱也。濟曰：謐有高尚之志，以書史為務，號曰玄晏先生也。玄，道；晏，安也）：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善曰：漢書曰：傳云：不歌而頌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列為大夫也。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翰曰：敷，布也，言布弘體物以合物理，使人不能加益之）。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善曰：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善曰：法言曰：詩人之賦麗以則）。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善曰：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將以紐（五臣作貫）之王教，本乎勸戒也（善曰：說文曰：紐，系也。女九切）。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善曰：夏有五湯頌。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向曰：言周兼於夏殷二代，文質兼備也）。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善曰：漢書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五臣本無曰字）。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善曰：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寖頓（銑曰：頓，壞也），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善曰：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善曰：兩都賦序曰：文章炳焉。論語曰：必有可觀者焉。良曰：炳，明也）。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

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 善曰漢書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皆咸有惻隱古詩之義 班固漢書述曰蔚為辭宗賦頌之首 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 銑曰言後世因宋玉言過其實故有誇侈爭競之文自此而廢風雅體失自此漸長 風雅之則於是乎乖 善曰漢書曰其後宋玉唐勒競為侈麗宏衍之語沒其風諭之義法言曰辭人之賦麗以淫 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 善曰孔安國尚書大傳曰誕大也 濟曰恢誕皆大也空類謂言不附實但為空大 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廈 善作夏 接棟不容以居也 翰曰充滿也廈大屋也棟椽也皆謂說事過實也 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馬融為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備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廣成頌以諷諫 向曰王生謂王文考也靈光謂靈光殿賦也 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 銑曰宏大侈辭也 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 善曰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煥乎其有文章也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難蜀父老曰鱗集仰流 良曰蔚謂文盛皃鱗集言次序也偉美也 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 濟曰常產謂土地所常出之物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善曰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 翰曰司馬長卿揚雄之儔所述物色非本所出也中域謂中國也則長卿上林而言盧橘夏熟揚雄甘泉而言玉樹青葱是也 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

景 善作影 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 善曰徐廣史記注曰祖習也宗習之謂也蔡邕郭有道碑曰望形表而景附謝沉後漢書序曰士庶流宕他州異境 向曰祖法也構合也言後世士人法學相效以合其文章者如雷聲發而眾響同答若影之附於形如水流一過不復反矣如此亦久也景影也宕過也非一時言久也 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 平彼 裂 銑曰曩昔也潰亂也圯毀也毀裂謂三國各據守一方也 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 含 夏 善曰公羊傳曰撥亂反正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服虔曰函夏諸夏也 良曰孫劉謂孫權劉備也交益吳蜀地名 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 善曰埤蒼曰瓌瑋珍琦也 良曰作者謂左思也瓌美琦大也 而卻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 五臣作禽 滅比亡國而魏氏 善無氏字 以交禪比唐虞既已 五臣作以 著逆順且以為鑒戒 善曰漢書曰其諸逆之理西京賦曰鑒戒唐詩 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荊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 濟曰梁岷二山名荊南地名中區中國也衍大也 考分 去 次之多少計殖物之眾寡 善曰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又曰動物宜毛植物宜阜 翰曰分次謂星之分野也牽牛婺女翼軫星皆揚荊之分觜參益州分餘皆屬魏分也殖物謂土地所出之物也 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 善曰過秦曰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向曰言二國不可與魏同年而語矣謂魏有美也 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 善曰史記曰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 銑曰二國吳蜀也沐浴洗滌也所聞謂得聞其美也謂其所習鄉國一聞美事若洗滌其耳也 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 良曰各自說本土為樂其

人皆善矣良善也 作者又因客主（五臣無主字）之辭正之以魏都

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善曰左氏傳賓媚人曰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 濟曰披閱校比也言可開圖畫者以比之言土物皆以實說也）

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 銑曰按憑也誣虛也）

思歸引序

石季倫（向曰思歸引古曲名崇為太僕卿有思歸之意故有此作今集者但收有序而不錄其詞）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崇早有智慧年二十餘為修武令有能名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游哀吾慷慨多大志禮記曰不從流俗班固漢書述曰矯矯賈生弱冠登朝 銑曰大志謂高尚之志也夸綺極也邁遠也言極遠於流俗之事與世不羣也弱冠謂年二十時也）

文選卌五　四十三

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崇為大司農坐未被書擅去官免）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善曰魏太祖荅喬玄文曰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哉）遂肥遁於河陽別業（善曰周易曰肥遁無不利 良曰肥猶美也言美其隱遁之事而居於河陽也河陽縣名別業別居也）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柏木幾（依豈）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善曰楚 翰曰水周旁堂下廡曰幾近也舍謂屋也）有觀閣池沼多養鳥魚（翰曰觀臺也）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善曰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 雅善鼓瑟 向曰技樂也）出則以游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善曰楚辭曰忽反顧以遊目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 銑曰出謂出游也弋取鳥也釣取魚也入

序

謂歸入室也）又好服食咽（伊練）氣志在不朽㒹然有凌（五臣作陵）雲之操（善曰古詩曰服食求神仙漢書曰司馬相如奏大人賦天子曰飄飄有陵雲之氣仲長子昌言曰節操凌高雲 向曰服食咽氣志在不朽謂求長生也操猶志也）欻（許勿）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崇後為太僕 濟曰謂仕宦如以物牽引而羈絷也婆娑時崇為太僕卿也九列九卿也）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黷媟也毛詩曰茲之永歎 翰曰黷汙也）尋覓樂篇有思歸引（善曰琴操思歸者衛女之所作也欲歸不得心悲憂傷援琴而歌作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向曰儻或辭也）此曲有弦無歌今為作歌（五臣作學）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五臣無於字）絲竹也（[illegible]八音 銑曰播布也）

四十四

六臣文選卷第四十五

六臣文選卷第四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序下

豪士賦序一首

陸士衡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機見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 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寥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然機猶假美號以名賦也 翰曰豪士謂智勇人也機惡齊王冏自矜其功有篡位之心因此賦以諷之終不篇矣文選但錄其序莫載其賦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 善曰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向曰建立也言立功者緣事為宜故云不一也 何則循五臣本作脩心以為量者存乎我 善曰言立德必循於心故存乎我 翰曰立德是因之於心而躬其身進退身抑故德循常存乎我也 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 善曰言建功必因於物故繫乎彼 良曰立功於人以成其事是以心常繫於彼也 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 善曰言德有恒量至域而止功無常則因周乃成域謂身也 濟曰域謂身也豐約大本也 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 五臣本作遇 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 善曰漢書王恢謂韓安國曰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遇風也 孟嘗遭雍門而泣琴之感以末 善曰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為足下有所悲者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游童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之敢以末也 五臣同善注 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 善本無言遇時也一句 善曰時既啓之於天理又盡於人事言立功易也 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 論語子貢曰今之從政者何如 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向曰斗筲小器也 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 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銑曰言才不及古之半而立功已倍於古人者蓋得時遇勢也 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 善曰孟子曰一時此一時 良曰歷徧也徼取也伊周謂伊尹周公也 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 善曰孟子曰爾為爾我為我 文子曰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我也有何以相物也然則我自我 濟曰自我謂自於己是相物謂物皆相輕此雖智士猶嬰之以為累昆蟲之徒亦有此情也 蟲未蟄鄭玄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 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 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神器天下也勳功也 翰曰挾帶也稱其光輝承其顧眄故萬物隨其心意以為俯仰 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 五臣本無者字 善曰史記汲黯曰上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 向曰心玩其所故以為常安耳飽其諂諛之說以為實然也功在身外不可自矜也任出才表言位重才輕也 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 善曰孫卿子曰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 銑曰期猶同也言生人所大同此意也 忌盈害上鬼神

循且不免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良曰忌人盈滿而下之陵上者則鬼神害之也不免謂不免於鬼神之誅也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善曰韓子曰操生殺之柄 左氏傳仲尼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也 濟曰操執也言人主執生殺之常柄而天下之臣任其大節佐安社稷也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乎善本作于字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善曰漢書曰宣帝祠孝昭廟先敺旄頭劍挺墮地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 蘇林曰袨服黑服也 過秦論曰陳涉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翰曰袨黑衣也荷執援引奮起也君命天也而天命可讎之乎而欲有大逆之事也 銑曰善注楚將項燕為秦所殺項梁與諸侯引旗誓衆欲報父讎也阡陌道路也況

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善曰后以財成而臣為之故云自下 尸子曰天生萬物聖人財之 向曰異此所謂將肆於君者尚以為大逆之道況乎今者代天子之政以行制命自臣下而裁成於物此為臣陵其君非臣下之道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善曰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 銑曰大匠為斲國其宜也天子在上同所尊也故人有代匠斲者非其所宜故為斧所傷也臣代君制非其所順必為天下所誅也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善曰左氏傳曰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良曰衛獻公之時政由大夫甯氏不由公獲但祭祀宗廟則公主之而已此忠臣見之慷慨發憤人主當之不能久堪其歎也是以君奭鞅鞅於亮切五臣本作快字不悅公旦之舉善曰漢書景帝目送周亞夫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 翰曰君奭邵公也快快不悅貌公旦周公也邵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邵公不悅疑周公有異志於成王也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善曰漢書曰魏相字弱翁為御史四歲代韋賢為丞相封高平侯班固述曰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毅 韋昭曰師師相法也 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都側目 翰曰漢丞相魏相封高平侯師師謂相法也側目言懼也博陸霍光也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五臣本無者字 善曰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孔安國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 漢書曰宣帝始立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 向曰言周公霍光所以使其疑嫌之者皆不為臣勢行君之命使之然也昔者成王不能違羣臣之謗疑周公於懷嫌吝宣帝畏霍光善注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五臣本作暱字 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 毛詩曰王曰叔父 毛萇曰叔父周公也 銑曰周公之志光于四外其德富也成王以叔父其親近也暱近也登帝天位功莫

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善曰漢書昭帝崩霍光上奏曰太宗亡嗣擇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太后詔可 尚書伊尹曰天位艱哉 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貴子以宀 論語或問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良曰周霍二人登帝王於天位其功厚也不易其節忠之至也沒齒至死也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濟曰周公有羣叔流言霍光有芒刺之懼故皆危懼方而得自全也傾側顛沛言危也僅少也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善曰尚書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 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明允篤誠 汲冢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 禮記孔子曰儒有懷忠信以待舉 史記曰句踐平吳人或讒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嬰猶及也言明信忠敬之道人之本也以此而死周為人臣所疑也 翰曰伊生伊尹也文子越大夫文種也因斯以言夫以篤

聖穆親如彼之懿（善曰謂周公也。向曰穆，厚也；穆，和也；懿，美也。言厚聖親謂周公之美也）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善曰謂霍光也。銑曰謂伊尹、霍光也）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烏）觀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善曰鄒陽於獄中上書曰：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銑曰言古之聖賢盡忠如此，尚不免讒言，過此以往，何人有見其可存者也。是以安危之理斷然可知也。惡，何也；識，知也）又況乎饕（高）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去）聖哲所難（平）者哉（善曰……莊子曰：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良曰饕，貪也；易，輕也。道家所以爲忌，以爲自富貴……貴其名而無其實……聖哲所難其志不易）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濟曰權勢過甚，身危之本，未安之地也，去其勢則安也）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翰曰不知此理，則禍及其身也）見百姓之謀己，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善曰左氏傳曰：公弗許，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杜預曰申，整宮備也。向曰言見百姓欲害其己，自則申令於宮，嚴自警守，以崇不積之威。畜，積也，言無積德也）

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古）傷心之怨（善曰新序曰：商鞅爲嚴刑法，易古三代之制。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尚書曰：民罔不衋傷心。銑曰行嚴刑峻法，必取怨傷心，如以財買物也。賈，買也）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良曰震，懼也。言使人主懼也）衆心日陊（直氏）危機將發，而方（五臣本無方字）偃仰瞪（直耕）眄，謂足以夸世（善曰子虛賦曰：或偃或仰。魯靈光殿賦曰：瞪眄……埤蒼曰：瞪，直視也。濟曰陊，壞也；機，事也。偃仰，驕傲貌；瞪眄，邪視自尊貌。夸世，謂夸其功能於時也）笑古人之未工，忘

己事之已拙（翰曰笑古人之未盡善也，不知己事拙之甚也。工，善也）知（善本作而知二字）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向曰彼知前日之功可以自矜，昧成敗之會也）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音赴。銑曰顛，仆也；仆，謂傾倒也）風起（善曰答賓戲曰……）塵合，而禍至常酷也（五臣本無也字。銑曰彼皆謂風塵之會……伐山曰彼謂李斯等也。良曰風起則塵飛而合，喻言禍之應，酷猶法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己，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善曰過己，謂有大名而才不足也。……良曰過己，謂名過其才也；量，謂才量也。蓋謂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善曰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惡欲者，心之大端也。翰曰人情有所惡，有所欲，此人之大端，則賢愚所共有也）而游子徇（善本作殉字）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

而已（向曰游子謂游官之子也。徇，求也）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善曰漢書曰：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震主之勢，位莫盛焉（善曰見上文注）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善曰周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毛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銑曰借，假也；伊人，謂有功之人也。言假使功成之人少覽天道，知事盡不可更益也，盈滿不可久持也，故超然自引而去，高揖時人，以從退靜，可謂美矣）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良曰巍巍，高大貌；洋洋，美盛也；邈，遠也；冠，首也。言爲將來史籍之首也）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濟曰大欲謂好德也；愆，失也）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善本作逾字）逸而名愈劭（善曰爾雅曰：劭，美也。翰曰劭，謂不絕也；愈，益也）

此之不為彼之必昧向曰比謂君身也彼謂貪榮也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釁善曰釁本作舋與釁同積成山岳善曰論語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銑曰河海之大跡塞之成小流喻功大而為一罪所蔽矣堙塞也窮小也一簣一籠土也釁罪也言若長罪不改如一簣之上斯積以成山岳之大名編凶頑之條身膏荼毒之痛豈不謬哉善曰毛詩曰人之貪亂寧為荼毒 良曰編次也凶頑之條謂書於史籍有凶頑之名也荼毒之痛謂受刑網也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雅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善曰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禊者絜也於水上盥絜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也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旨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為怪乃招攜至水濱盥洗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事尚書郎束皙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為陽城令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詔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

顏延年翰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上巳即三日也曲水者引水環曲為渠以流酒盃而行焉昇時宋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三日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命延年為序也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

情不一善曰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推期運明受命之際郭象莊子注曰皇王殊迹隨世為名漢書曰石曰磬金曰鐘毛詩序曰詩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 向曰方策今之史書也鐘石樂器也畢陳謂奏之也舞詠謂手舞歌詠也皆帝王宴樂也雖淵流遂往詩略異聞善曰上林賦曰亦以後代靡麗遂往而不反 銑曰淵流本源也詩略論說也言帝王之道皆有音樂宴會雖因時損益而有遂往而論說其道者所聞不同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善曰東京賦曰豈知宅中而圖大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擇天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周易曰聖人以神明其德 良曰宅居衷心也極本也言天子居天心立人本莫不崇高宴樂之道以敬守其位也神明敬也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中興書詔紹玄曰苗裔王家垂固萬葉 濟曰拓廣也貽遺統緒也葉代也量大也言廣世業以遺後嗣使堅萬代而成乎大業也有宋函夏帝圖弘遠善曰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兮服虔曰函夏者夏也孝經鉤命決曰丘乃授帝圖掇秘文 翰曰函包夏中國也言有宋包居中國也弘大也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善曰宋高祖也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于郟鄏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 向曰定鼎猶定天下也大道造化萬物以得其所者言高祖規矩同於大道也皇上以叡文承歷景屬宸居善曰皇上宋文帝也尚書曰睿哲文明又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元暑重光也向曰景光二聖宸居其城泰甚曰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銑曰皇上謂文帝也叡聖景明屬繼也宸居帝位也言文帝以聖文之德以承歷數明繼先帝位也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善曰揚雄河東賦曰隆周之大寧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良曰周室既興卜年七百漢亦紀陳平等共誅諸呂使迎代王立之文紀曰王卜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遂即位為文帝也宋為漢後故云宗漢言宋祚將與周漢同也正

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善曰正體太子也喪服傳曰父為長子三年傳曰何以三年長子正體於上周易曰君子以振民育德少陽東宮也鄭玄禮記注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王宰謂王爲宰輔毛詩曰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班固封燕山文曰睆睆將軍大漢元輔濟曰正體謂太子承繼天子之體以育德於東宮也東宮曰少陽也王宰宰相也哲智也元君也言宰相之臣宣智力於君以為輔佐也晷緯

昭應山瀆效靈善曰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粟山五嶽也瀆四瀆也効靈山出器車瀆出圖書之類翰曰晷日緯星也昭應謂明而不錯亂也山謂五岳瀆謂四瀆也效呈也言五岳四瀆呈其神靈以于我福也五方雜遝合四隩於六來暨善曰漢書曰京師五方雜錯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吳都賦曰都輦殷而四隩來暨向曰五方四方中國也雜遝人物殷衆也四隩四方奧也暨至也選賢建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

號必酌之於故實善曰左氏傳士會曰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又曰為叔向宰擇楚國之令典尚書穆王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毛詩序曰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國語樊穆仲謂宣王曰魯侯肅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銑曰建立戚親茂美典則也言選賢才以居職立親戚以為公侯則擇其美行可法則者施命謂行命也酌取也故實先王之道也大予協樂上庠肆教善曰東觀漢記孝明詔曰正大樂官曰大予樂官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良曰大予樂名所和也上庠學也肆行也章程

明密品式周備善曰漢書曰高祖命張蒼定章程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爲河內太守明密法令漢書曰宣帝綜覈周密品式備具濟曰品品秩也式猶法也國容眂令而動軍政

象物而具善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左氏傳曰士會曰蔿敖為宰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翰曰國容百官上下之義也眂令謂審覽令也象物謂象熊羆虎豹之威猛也箴闕記言

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輶車朱軒懷荒振遠

之使論德于外善曰左氏傳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禮記曰言則左史

書之西都賓曰啓發篇章校理秘文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楊雄荅劉歆書曰常聞先代輶軒之使通曰周秦常以八月輶軒使采異代方言辨二論曰天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西征賦曰銜命則驅於南荒尚書則陳傳望向曰箴戒也言太史之官使羣臣以戒天子百官之闕失也天子所言則左史書記之按文講藝之官謂儒學之職采遺書謂采拾遺闕之事輶車朱軒使者之車也言使臣能來遠荒之國以為王臣振起王化於遠方之人也論德論天子之德也

赬莖素毳昌銳並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

棧山航海逾沙軼余日漠之貢府無虛月善曰左氏傳叔侯曰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楊雄交州箴曰航海三萬來牽其犀良曰赬莖朱草也素毳白虎也并柯連理木也共穗嘉禾也皆太平之瑞也言於國史上書之不絕言常有之也濟曰言遠方之國山棧道海濟舟航踰度沙漠來貢上物府庫之內每月盈溢也列燧千城通驛萬里翰曰燧烽火也千城言郡縣多也

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酋迴

面受吏善曰魏都賦曰兕稟正朔美新曰海外遐方信延頸內鄉討漢爲內臣安南吏比面向曰穹居之君匈奴也卉服之首南嚮也內首迴面皆為臣也受郡縣之化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善曰尚書曰俊民用章漢書曰異人並出與時間書往往間出銑曰警蹕清夷警蹕清夷表裏

悅穆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嘉應既臻警蹕清夷天子出入曰警蹕夷平也表裏內外也穆和也良曰將

從縣中宇張樂岱郊善曰言將從都洛邑封禪泰山也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濟曰宋居江東故將欲移都於中國也縣都也中宇中國也張用也岱山也郊南郊也將欲用樂祭岱山拜南郊也增類帝之宮五臣本作寰字飭禮神之館塗歌

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善曰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類祭也西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司馬相如諫獵曰犯屬車之清塵翰曰天子行有屬車三十六乘以從於後也望屬車若望天

子求也麾者車行之壓也日躔直連胃維月軌青陸善曰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
韋昭曰躔處也王仲宣思征賦曰在建安之二八星步次於婁維漢書天文志曰月順入軌道河圖帝覽嬉曰立春春分
月從東青道出頭左氏傳注曰陸道也向曰此始謂三月之時也躔次也胃星名維畔也月令云季春之月日在胃也
言日次胃星之軌行時也青陸東道也言立春春分月從東道也言月行於此也皇祇發生之
始后王布和之辰善曰皇天神也祇地神也周禮曰大宗伯掌天神地祇之禮曹植九詠曰
皇祇降兮普靈寶爾雅曰春為發生禮記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人又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銑曰皇祇天
地也言春時是天地發生萬物之時君王布政惠和之日也后君也辰日也思對上靈之心
以惠庶萌五臣本作氓字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
善曰二王已見上注毛詩曰從公于邁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儀禮曰小臣戒與者鄭玄曰君以宴禮勞使臣則警
戒告語焉良曰言天子思合上天之心以惠衆人之望乃加以江夏衡陽二王于行出藩使所化行東於百姓也天子

乃與羣臣出餞戒告以勸職業也上靈天也庶衆人也願望也邁行也有詔掌故爰命
司歷善曰封禪書曰宜命掌故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濟曰掌故掌知故事者司歷知時歷之官也
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善曰洛飲上巳並已見上注翰曰昔者周公俊飲于洛
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善曰上林賦曰輦道纚屬兩都賦曰望禁林而遠覽向曰除埽除也輦道天子行之道也禁林苑也
左關巖隥都鄧右梁潮源略亭
皋跨芝廛苑太液懷曾山善曰藍西四父老曰關末若梁材原隰天子傳曰天子東升于三道隥洛神賦曰稅駕乎蘅皋秣駟乎芝田漢書有太液池銑曰關橫也隥阪也梁橋也言潮水之上作橋良曰亭皋謂野作亭也上林賦云亭皋千里言此所遊之處陵略於上林之大也芝廛芝田也洛陽地名言亦將遊遨之也漢武帝太液池中有高山言我今以彼池為苑包懷其高山也松石峻峗古毀葱翠陰
煙游泳之所攢在官萃翔騶之所往還於是離宮

設衛別殿周徼古叫善曰西都賦曰離宮別觀三十六所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周廬
千列徼道綺錯濟曰峻峗高峻也蒼翠青色也陰煙山中氣也翰曰游泳魚龍也攢萃聚也翔騶鳥獸也向曰
離宮天子出游之宮設衛宿衛也徼循也言周循於山冰之閒也旌門洞立延帷接枑
五臣本作拆字音下善曰周禮曰王之會同為帷宮設旌門楊雄蜀都賦曰延帷揚幕接帳連岡又周禮曰王之會同
之舍設梐枑再重杜子春曰梐枑行馬也銑曰旌門以旗為門洞通也言各相對廻行而立之延帷謂列帷使相接而
迴拒也枑即互也閱水環階引池分席善曰閑居賦曰閱水以成川良曰閱流也環
繞也分席謂水分流各坐席坐之所謂流杯也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
升秘駕胤緹騎丁奚搖玉鑾發流吹善曰言春官聯事以供諸蒼靈
奉塗以衛行也周禮有春官宗伯又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蒼靈青帝也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
立五府蒼曰靈府鄭玄曰春帝靈威仰之府續漢書曰緹騎二百人皆執金吾其劉曰鳴玉鑾之狀兮淮南子曰龍舟

鷁首浮吹以娛濟曰春官掌禮之官聯事謂上下事出游之禮也蒼靈謂春神句芒也奉塗謂開道以清道翰曰
秘駕天子也胤引也緹騎金吾騎兵也玉鑾天子法鑾也流吹笳簫之類也天動神移淵旋
五臣本作枝字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善曰羽獵賦曰天動地岋淮南子曰載志九旋
之淵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天下為家自謂所居為行在所向曰此皆衆士百官行從多從行所則遊所也既
而帝蹕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善曰
俄軫委旆不行也東都主人曰鳳蓋棽麗和鑾玲瓏曰回眩車倶內引攀虹旗於玉門銑曰帝蹕天子也臨幄坐於帳也軫
停也委安也肴蔌速芬藉觴醳亦泛浮善曰毛詩曰其肴維何炰鼈鮮
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鄭玄禮記注曰醳旨酒也良曰魚肉曰肴菜蔬曰蔌芬香也藉多也觴醳酒也泛浮言多也
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善曰古妍歌篇曰妍歌長妙聲發齒吐令
辭邊讓章華賦曰妙舞麗於陽阿謨三禮圖曰筍虡兩頭並為龍首以銜組曹植九詠曰雲龍兮銜組流羽兮交橫毛詩

曰設業設簴崇牙樹羽爲龍頭以銜綵組又樹以羽 翰曰鐘磬之格兩頭並刻羽毛爲幢者皆樂器也 三奏

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

善曰韓子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 馬融琴賦曰師曠三奏而神物下 鼚舞已四上競氣極聲變 王逸曰四上謂代奏鄭衛也漢書曰顓頊作六莖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向曰四上六莖九成皆曲名也餘同李善注

龍文飾轡青翰侍御

善曰班固西戚偉賦曰蕭梢蹈文魚目汗血之馬也 說苑莊辛謂襄城君曰鄂君乘青翰之舟汎新波之中 濟曰龍文馬名青翰舟名御從也

華裔殷至觀聽騖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靜)莊藻野袨服縟川

善曰藉田賦曰居靡都鄙民無華裔 蜀都賦曰觀聽之所踊躍 法言曰需羨十二八度薄于山 上林賦曰靚莊刻飾 鄒陽上書曰袨服叢臺之下若一旦成市 說文曰縟繁彩色也 銑曰華裔中外也騖奔也騖奔也言侍從衆揚其衣袂動山上草木如風吹山也舉袖則蔽川澤乃成陰靚妝美人靚粧之色袨服美麗之衣也言美人靚服映其川野成其文藻雜色也縟雜色也

故以殷(隱)賑(軫)外區煥衍都內(五臣本作奐字)者矣

善曰西京賦曰郊邑殷賑 薛綜注曰殷賑猶盛也 臨王之外區王粲羽獵賦曰叢薄崇閎 良曰殷賑富有貌區方也煥衍多盛貌

上膺萬壽下禔(支)百福

善曰毛詩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司馬相如封禪文曰中外禔福 毛詩曰卜爾百福 翰曰禔當也

匝筵稟和闔堂依德

良曰筵席也稟受也闔滿也言舉臣匝席滿堂皆受天子和平之樂依天子仁德之德也

情盤景遽歡洽日斜

銑曰盤樂也言樂景疾亦曰也遽疾也合也

金駕總駟聖儀載佇

向曰金駕天子車也總駟謂聚其駟馬將駕而行也聖儀天子也載佇謂盤桓未去尚惜此宴也

悵鈞臺之未臨慨鄷宮之不縣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曰夏啟有鈞臺之享康王有鄷宮之朝 濟曰悵慨並歎也鈞臺夏啟會饗諸侯之所也在洛陽鄷宮周康王朝諸侯之宮也在長安縣謂懸鐘磬之格朝諸侯則設以樂也縣懸也

曲水詩序　文選四十六　一三

此蓋對未至中國之兩京也

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廣宴

善曰關中記曰建章圓闕臨北道鳳在上故號鳳闕 鄴中記曰銅爵臺西有爵園 翰曰鳳闕闕名爵園鄴都園名言志欲平中原以爲宴也

並命在位展詩發(五臣本作發字)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善曰楚辭曰展詩兮會舞 王逸曰展舒也 周易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毛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 向曰楚子木問趙孟云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也言其敬鬼神而不虛也言今天子仁明頌美德亦無愧也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臣勅王融爲序文藻富麗當代稱之

臣聞出豫爲象鈞天之樂張焉

善曰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 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良曰易豫卦云先王以作樂崇德象則易象也鈞天乃天帝樂也

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

善曰莊子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 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遂東南翔行馳千里 翰曰行如飛翔也 濟曰易乾卦云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既位謂飛龍躍天子得位也御氣則御行於元氣中也駕則龍也

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

善曰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正 尚書曰推奉天宸與宸同 典引曰高光二聖宸居其域 蔡邕曰如此宸居其所而衆星衆之 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 翰曰宸天也言得純一之道以奉天謂黃帝也言黃帝問道至于襄城之野也逍遙游貌城野也

體元則大帳望姑射(亦)之阿然窅(烏)眇寂寥其獨適者已(五臣本作也字)

善曰東都主人曰體元立制繼天而作 論語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向曰元善也體善則大謂堯也堯出遊見四子於姑射之山窅然喪其天下謂得道也阿山也 銑曰言黃帝及堯皆求道深遠

曲水詩序　文選四十六　十二

虞舜嘉其言善者也然與天下同之也會所以遠也淑景之與也遠善也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樂五臣本作人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善曰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毛詩曰載驅載馳周易為良馬歸藏曰昔者夏后啟筮享神於晉之虛作為璿臺於水之陽列子曰周穆王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驊騮綠耳赤驥白儀渠黃踰輪盜驪山子張湛曰儀古義字又穆天子傳曰天子升于大山之上以望四野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毛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羽旄之美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良曰夏后帝啟也有窮號爲兩龍東遊於瑤臺之上以饗諸侯百官也璿臺臺名穆滿穆王也言穆王八駿之馬以游行天下也如舞謂馬行節蹈也言穆王遊於崑崙山見西王母與宴于瑤池之上也言此二主有宴樂則又不與天下萬人共樂也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受禪尚書曰我文考文王[illegible]天命又曰永綏厥家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曰以舜上也堯在田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舍之於貳宮堯亦就饗舜更迭爲賓主尚書大傳曰維十有五祀舜爲賓客禹爲主人樂正道贊曰尚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則鄭玄曰舜既使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古者牲時也大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宗爲儀禮也謂於大室之禮堯爲舜賓也翰曰握機執天下之柄也創曆謂改正朔也誕大建立也翰曰貳宮謂天子接禮賢人之所也大室明堂也言考用才能於明堂之宮也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善曰曾子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圓曰明禮記曰幽則有鬼神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四海神河伯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歲時雨論語讖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有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尚書大傳曰舜將禪禹八風循通又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尚書旋璣鈐曰玄圭出刻曰延喜之玉向曰幽明獻期瑞見也雷風通

饗陰陽和也銑曰舜時西王母獻昭華王天錫禹玄珪刻曰延喜之玉言此二寶後歸于齊也攸所也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洛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坰之慙善曰周書武王曰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曰我聞古商先王成湯保生商人又度邑篇曰維王克殷乃永歎曰嗚呼不淑充天之對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寢帝王出起曰湯即天子位遷九鼎于亳至大坰而有慙德周書作武成篇良曰齊改宋歷數而受天命以爲天子也濟曰度邑謂卜度邑都也言武王克殷將度邑自鹿丘而歎取者以臣伐君之名也成湯即天子位還遷九鼎于亳都至大坰而有慙德亦謂以臣伐君也鹿丘大坰並地名言齊受宋禪革之位而無慙歎之事靜自皆稱無也紹清和於[illegible]王表善曰言以清和之德繼於大道揚子雲劇秦美新曰稽淳粹之至精粹清和之正聲蔡邕月令論曰出於皇覽帝載去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誥故天因而瑞之為神明主河圖曰成帝德者王表著偶翰曰紹繼也猷道也懿美也表外也言能繼清和之德於五帝之道連明美之理於三王之外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善曰毛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又曰駿發爾私劇秦美新曰申作六經洪業向曰駿疾也言齊帝之德疾開於天下故能開遠方之祥瑞也詩云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謂實定之道堅固其大業也皇帝善曰蕭子顯齊書紀曰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以太子即位銑曰齊武帝也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善曰墨子曰上聖立爲天子次立爲三公毛詩序曰下武繼文也良曰膺當也鍾聚也下武謂武王之下武王繼之言武帝能繼先業亦如武王繼文王之道故云運聚下武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善曰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又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濟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邁過也三代夏殷周也昭章雲漢暉麗日月善曰毛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譬猶天子爲度於天下也周易曰聖人與日月合其明翰曰昭章雲漢喻文德也日月喻明也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善曰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一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向曰彈壓猶鎮蹋也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

遠善曰仲尼聖神道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吾欲於六伏宮集曰昭以景俗至教神靡旨曰濕風也
向書曰序以發教文德錫置曰女闕偃武建文化而書已序漢自通鈔曰景光教有垂實也澤普氾五臣
不伐之字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善曰淮南子曰聖露道普氾而無私居易曰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又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潛夫論曰薄刑薄威不殺不誅此德之上也鈔曰聖人好
生惡殺也猶且具明廢寢昃晷忘餐善曰此具明已見上文鹿丘主尚書
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曰具又也言日夜及明不寢以憂國政濟念負重於春
冰懷御奔於秋駕善曰鄧析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尚書曰若蹈
虎尾涉於春冰莊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鈔曰明君之治人
若負重而履冰恐不勝其重猶見皆如水若御奔馬於秋駕恐有覆敗也秋駕天子出駕也可謂巍巍
弗與蕩蕩誰名善曰論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

八 文選四十六 二十七

民無能名焉良曰巍巍高大之貌蕩蕩廣遠之稱言高大遐遠之德人不可與之比也人雖能名焉重基
而非泰涉孟門其何險善曰春秋漢含孳曰天子南面東圖書成公叔大河
賦曰巍闕鉅鎮霸皇孟子曰以其有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呂氏春秋曰舜修德而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
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向曰秉執也重圖天子位也言不以天子之位為泰者蓋受天下也言德天下之難雖如孟門
太行亦不以為險也憂人也孟門山名也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善曰蕭子
顯齊書曰世祖立皇太子長懋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尚書曰睿作聖明作哲禮記曰清明在躬桓子新論曰聖賢
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銑曰儲后太子也睿聖哲智也質體也內積和順外發英
華茂德琢磨今範善曰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法言曰吾未見斧藻
其德若斧藻其業者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日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良曰斧藻謂脩飾
也今善範法也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善曰法言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丹

青猶明也法則乎哉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毛詩曰如金如錫如珪如璧濟曰言炳丹青文也道潤金
金璧美也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善曰漢書成紀曰上嘗召
太子出龍樓門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故邑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門闈之學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
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尚書曰夔典樂教胄子翰曰龍樓漢太子門名也問豎謂文王為太子至王季門
外朝於王季問於內豎又曰今日安否如何虎闈教國子之學所也公卿之子為胄子言太子入學以年大小為次不以
天子之子為上故云齒胄齒年也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善曰
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毛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呂氏春秋曰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
也向曰一人天子也究盡也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磐石跗萼
昌姬輔軫炎漢善曰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漢書宋昌曰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
宗春秋鄧國曰晉精前姬之後昌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精布耀或幽而光銑曰茂盛也麟趾茲名美公族之盛

八 文選四十六 二十八

也磐石大石也言宗族堅固如大石不可搖也跗萼也呂姬周文王也輔軫漢也言宗族相附如萼之附跗輔翼於王室
義起周於文漢也漢火德故稱炎也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
南分陝流勿翦之歌來仕允克施之譽善曰元宰也
鉉司徒也說苑晏子謂楚王曰齊之比肩繼踵毛詩曰惟師尚父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喻明道以舉君之官
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毛詩序曰周召二公主之國而南故繫之周公公羊傳曰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國語曰春
右太子來仕其車千乘毛詩曰王由執言也左氏傳曰漢書贊曰為宰者髮以德來仕尚書曰君陳克施有政良曰元
宰謂宰相也言宰相之德與太公比肩也鼎耳也以黃金為之黃色為中故言中比三公位也踵跡也召南邑公地
衛曰周公召公分陝界而治人皆歡悅故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愛也允信也克能也言來仕官信能施惠
之譽矣言皆用人得賢才也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朱芾
斯皇室家君王者也善曰毛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又曰朱芾斯皇室家君王翰曰

珪璋玉名喻賢才也令善也朱芾官之服飾也皇大
也室猶穆室也言爲臣皆觀盡於君一心盡忠也
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善曰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枝百世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向曰本枝謂宗族也
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
草萊樂業守屏稱事善曰史記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人樂業左氏傳君子曰一人所善百姓休和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禮記諸侯曰某土之守臣某在邊邑曰某屏臣子曰能官者以稱事銑曰湯火謂禍亂也休和謂偃亂也平兵戈不用故致之使休息和平也草萊謂山野採樵之人也守屏謂州牧也
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善曰譙周考史曰公孫述稱帝於蜀蜀人任永乃託目盲又過鐵洗自引鏡自照曰時清目明皇甫謐高士傳曰堯致天下讓許由巢父聞之以爲汙乃臨池水而洗耳良同善言今時清故人皆明目也無洗耳言今天下野無逸人也
沈冥之怨既歛薖
軸之疾已消善曰法言曰蜀嚴沈冥矣巴曰嚴君平常弱不事沈冥而死不繫俟毛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軸考槃在阿碩人之薖毛萇曰軸病也鄭玄曰碩人隱居不離困窮也濟曰沈冥隱遁薖軸皆疾病也銑消曰疾病除也

興廉舉孝歲時於外府署行議年善曰五臣本作貢去
日夕于中甸善曰漢書曰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又曰有司奏議稱明德者遠近相國府署行議年又曰林曰狀年紀也尚書曰五百里甸服翰曰言舉孝廉賢才每歲貢自州郡也外府州郡也署考也考吏行之殿最議年數之豐令而奏於天子使朝廷甸之中也
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之職善曰漢書曰李延年為協律都尉總章曰前為光祿大夫公以為觀社稷所由律呂協於大樂總章就吹八音與律呂并毛詩序曰先王以是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風俗通曰為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也銘曰協律樂官總章禮官也倫式也言各有文序以正風俗也
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善曰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文者以充之周禮曰大司學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論語子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銑曰崇文成均文學官也言理道德之本齊禮樂之先
挈壺宜夜辨

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善曰周禮挈壺氏掌縣壺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宣夜鄭玄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記曰天道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續漢書曰蔡文公以有史以紀事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令書言仙室良曰挈壺氏掌縣壺之事也靈臺所以候之事朔月朔也形赤管筆也皆史臣所執也形所以書君言也仙室館名也
塞攉斷虎冠之吏善曰續漢書曰武冠一曰武弁大冠漢書曰王尊爲安定太守令掾吏以明教行奏名於世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楚人有居危冠中有子西東觀漢記曰業漢之喜為吏以明用而奔井赤幘之事宜用之以自儗乃命僞者奪去其冠也帥虎冠遣貞何度無賴之所以俗多亂失教之不由節度皆蹶其衣裳令去其冠也二十以便行事危冠空隴也言其吏清廉而衛也
彰攉武猛扛鼎揭

旗之士善曰漢書曰舉大猶每歲大將軍舉孝廉與武猛之士也又曰召韓信漢書曰丁良曰武猛謂力能扛鼎舉鼎揭旗皆捷而有之者也
勤恤民隱糾逖王慝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於民也勤恤其隱又左氏傳曰王曰以糾逖王慝翰曰恤憂隱痛也言憂勤天下人之所痛如疾風俗遂去惡也
射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善曰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毛詩曰大風有隧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禮記曰大道之行也向曰隼鷙鳥也以喻凶人也墉牆也隧道也言君所居也除凶人於平人之間也繳射也說文曰繳生絲縷也大風鷙鳥也隼之凶喻非類也惡之
讓萊茂閣擾拳掩息善曰毛詩曰有美一人尚書曰無敢或敢口為言口人在朝好爭言且敢於爭者也擾弊背而爭之有美言自謂也攉雖口小卻悔出自言細也
稀鳴桴於砥路鞫茂草於圜扉善曰說文曰桴

戴楊也漢書曰張敞爲京兆尹拊循有市無偷盗毛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曰踧踧周道鞠爲茂草周礼曰以圜土聚教罷民台曰擊鼓柝也鼓所以爲民警者蓋爲盗發而擊之也今稱鳴鼓少盗賊也砥平也鞠養也茂盛也圜獄也言時無犯罪者獄皆久空故養盛草於獄中 善曰史記

耆年闕市井之游 太史公曰文帝時百姓樂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 銑曰耆年老人也漢孝文之治至和平老人不游市井也

稚齒豐車馬之好宮鄰昭泰荒憬 九永切 **清夷** 善曰以荆門野湾賦曰昆弟班白兒童稚齒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比周者宮鄰金虎宮鄰金虎者言人在位比周相與君爲鄰堅若金虎毛詩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仲長子昌言曰蠻貊清夷濟曰荒遠小子也王五歲有鴻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皆謂得其天性也翰曰宮居隣近得泰夷平也言天子之宮居近路泰之盛也言荒遠之國咸盛而清平也

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髽 側瓜 **首貫胸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 善曰

漢書匈奴傳曰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古本作辯食周書曰東越侮食尚書曰四夷來王楊雄蜀王本紀曰蜀之先名曰蠶叢柏灌魚鳧開明是時人民椎髻左言不曉文字漢書曰南越王大子嬰齊入侍山海經曰龍角由是爲獸爾雅曰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已此即半體之人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脚亦猶魚鳥之相合更望備也呂氏春秋曰禹南至交阯孰貌之國大寒謂淮南子注曰反踵國名其人南行迹北向也淮南子曰三苗髽首山海經曰有貫胸國其人胸有竅括地圖曰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禹射之有迅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爲貫胸之民翰曰巴蜀文曰交曾受書蠶叢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百姓若崩厥角稽首又曰蜀角叩頭也紹軍曰頭至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數蜀父老曰蓋聞天下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向曰侮食左言夷國也 銑曰離身反踵髽首貫胸四海國名也膝拜也厥角叩頭也纓縻皆係也言請受國家拘係以輸貢賦也

文鉞碧砮之琛奇幹 臣五 本作翰字 **善芳之賦** 善曰文鉞未詳一曰鉞當爲越杜篤長武論曰文越水裔卿風俯流徐廣晉紀

曰獬甲以碧石爲貢王沉魏書曰東夷矢用楛青石爲鏃孔安國尚書傳曰砮中矢鏃也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得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周書曰成王時貢奇幹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孔晁曰奇幹亦北狄善芳者鳥名不昧不忘也 良曰善芳遠國貢鳥名餘皆遠方物之貢也

紈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 善曰周書曰卜盧獻紈牛紈牛小牛也又曰渠叟以酌犬露犬者能飛食虎豹又曰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又曰正西方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 翰曰皆遠方奇獸也玩美也茲白似馬

盈衍儲邸充仞郊虞 善曰儲邸藏也言山澤之官掌四方所獻之物盈滿於邸充仞郊虞也郊山澤也虞掌山澤之官也 向曰

相尋鞮譯無曠 善曰尚書曰…五臣本作鞮譯 周禮曰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 銑曰尚書大傳曰成王時越裳重九譯而獻白雉 翰曰鞮譯行譯也言萬物貢獻相尋不絕也四夷之語不同宣之者

也言四夷獻譯言歲時不曠也

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 向曰南北乃北也…尚書曰…禮記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

輟埋轅之轍 在 **綏旌蹇悠悠之旆** 善曰…毛詩曰悠悠旆旌 翰曰…輟止也埋輪長也…垂纓也…悠悠旆旗也皆不出也

四方無拂 扶勿 **五戎不距** 善曰尚書曰四方無拂…

偃革辭軒銷金罷刃 善曰…五戎不距…言武王克殷反商政…偃革爲軒…五戎有五種…武行德…濟曰拂亂也…革甲也軒…去兵車也金刃…皆銷毀罷去之示不用兵也

天瑞降地符升 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曰天下和同天瑞降也 銑曰天瑞謂甘露也地符謂慶雲也 翰

澤馬來 曰澤馬謂神馬也 向曰澤馬瑞馬也

器車出 善曰礼記曰山出器車 銑曰器車瑞車也

紫脫

華朱英秀善曰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而遠方神獻其朱英紫脫宋均注曰紫脫北方之物上値紫宮凡言常生者不死也死則主當之尚書大傳曰德先地序則朱草生瑞應圖曰朱草亦曰朱英向曰芝瑞草也華秀皆花也佞枝植善同濟注濟曰黃帝有屈軼草出於階若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故曰佞枝植生也歷草滋善曰田俅子曰堯為天子蓂莢生於庭為帝成曆尚書帝命驗曰舜受命蓂莢孳翰曰堯時有蓂莢草生於階有十五葉從月一日日生一葉至十五日日落一葉若月小則餘一葉見此以知日曆故云歷草也滋茂也雲潤星暉風揚月至善曰京房易飛候曰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禮斗威儀曰君乘土其政平則經星暉而多潤含文嘉曰朋友有舊內外有差則其為之直月至風揚宋均曰月至月行以度至也良曰暉明也風揚謂和風也月至謂月行不失度也江海呈象龜龍載文善曰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江海著其象龜龍被文而見宋均曰龜龍水物也文謂黃白赤黑也良曰有此色見於水故曰被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五白夺作小號字邁三五

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善曰帝王世紀曰堯與羣臣沈璧於河乃為握河記今尚書璇璣也孝經鉤命決曰封于太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父刻石紀號禮記說禮曰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史記莊子西曰孔子在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八九謂七十二君曹植釋徒之論曰越八九於往素踵帝皇之靈跡濟同善注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貞曹植魏德論曰帝猷成矣股肱貞矣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後為三年孫子兵法曰人效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今猶行也譽猶豫古字通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巳惟暮之春善曰左氏傳郯子曰青鳥氏司啓者也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楚辭曰獻歲發春汨吾南行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也毛詩曰嗟嗟保介維暮之春翰曰青鳥春鳥也司開謂主生也言春氣主生萬物也條風春風也粵上斯巳謂於此上巳也惟詞也同律克和樹草

自樂善曰周禮曰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玄曰同陰律也尚書曰八音克諧孔安國曰諧和也漢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向曰太史掌六同之律以合陰陽之聲同謂和六律也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時訓行慶動於天賜善曰禮記曰禊者絜也仲春之時於水上釁絜也論語曰風乎舞雩詠而歸蔡邕月令章句曰秋冬肅急之後故布生德和政令去肅急禮記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銑曰禊絜也言祓不祥以獲清絜也風舞謂歌詠先王之道也咸皆也蕩動也肅威也表法也言天子春行仁惠之令助時養物故與其威嚴之法也行時訓謂先王之教也行慶於人動於天子之睿賜也載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善曰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十洲記曰芳林園在青溪首橋東齊高帝舊宅為有天子氣舊宮宅東累山盤池號曰芳林園甲閒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名鳳凰京雍州之福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皐帝王世紀曰堯生於丹

良曰載則也平圃芳林園名濟曰丹陵堯所生處也若水水名帝顓頊所生處也皆非江東之地此美而比之也殷殷上均乎姚澤膴膴無禹尚於周原善曰呂氏春秋曰顓頊生於若水乃登為帝又曰舜陶於河濱釣於雷澤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人與之陳厚殷殷無不戴悅高誘曰殷盛也呂氏春秋曰舜為天子轉轉殷殷莫不戴悅高誘曰殷殷動而喜貌也殷殷或為殷殷故兩引之微知葉切殷仕勤切帝王世紀曰瞽叟之妻曰握登生舜于姚墟故姓姚氏堯求賢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嬀汭之陽毛詩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良曰殷殷盛貌姚澤舜生也膴膴美也均者言所游也盛同於姚澤也尚者言此處之美加於周原也挾豐邑之未宏陋蕭居之猶褊早緬反善曰漢高祖豐人魏太祖譙人翰曰豐邑漢高故里也宏大也蕭居魏武帝故里也褊小也言皆以豐譙為狹陋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擔雲搆善曰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廈雲構向曰言於園中作宮也將造作必

求中氣也經典猶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日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靈構言高與雲構也離房乍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善曰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李尤平樂館銘曰層樓閒閣棼閣爾雅曰山東曰朝陽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業岌兮詩曰王在靈沼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銑曰離房側室也層高也向曰負向也抗立也跨直也榮屋檐也言近池水擁屋檐於水上也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善曰傅玄陽春賦曰丹霞橫鼻文虹竒天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陳張衡士撰曰廻廊排其寮蘭泉注其庭循曹都賦曰金陛玉砌玄扉雲阿翰曰鏡飾也文虹謂飾虹蜺之文於窗也綺疏窗也渠中生蘭水鏡於階故云浸蘭泉於玉砌也王書漢言之也砌階也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邅迴潀溪徑復善曰楚辭曰叢薄深林人上慄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淮南子曰曲拂邅迴以像偶語高誘曰

潀突直迴水流也楚辭曰川谷徑復流潺湲兮 良曰幽幽深貌草木叢生曰薄秩秩水流貌斯干澗水也曲拂邅迴謂水曲折流也潀湲石中水流經復謂出入山谷也新萍泛沚華桐發岫雜天采於柔荑亂嚶聲於緜羽善曰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桐始華萍始生爾雅曰小渚曰沚山有穴爲岫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又曰手如柔荑又曰鳥鳴嚶嚶又曰緜蠻黃鳥薛君注曰緜蠻文貌 向曰沚池岫山也謂季春之月萍始生桐始華 銑曰天采桃花也柔荑初生木葉也緜文也禁軒承幸清宮俟宴善曰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爲禁中然秉與之物通呼曰禁漢書大僕先清宮 濟曰禁軒天子車也天子所御曰幸清宮天子所游宮俟侍也緹帷宿置帟幕宵懸善曰南都賦曰朱帷連網鄭司農周禮注曰坐上承塵也皆以繒爲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鄭玄曰帟在幕若幄中之也帟平帳也幕帳帒也宿置宵懸謂夜預設之至明也 翰曰緹丹黃色也天子帳帷用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善曰宿列宿也張平子東京賦曰以須消啓明撥朝

而晉天也於扶桑禮記曰朝辨色始入 向曰滅宿澄霞謂天曉而無雲也登光辨色謂日光初上始辨曉色也戒善本道執殳展軫效駕善曰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也毛詩曰伯也執殳禮記曰君車已駕則僕展軫效駕鄭玄曰展軫具視也效駕白已駕也 銑曰戒道謂清淨其路也殳兵器也軫車也效命也徐鑾警節明鐘暢音善曰傅子說斗酒銘曰明鑾警節暢音謂歌舞 良曰鑾鈴也馬徐行以警動其節知君之行止也天子出則撞左鐘明謂初曉時也暢通也七萃連鑣九斿齊軌善曰周穆王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猶傳有七輿大夫張景陽七命曰駟馬連鑣文穎曰甘泉鹵簿天子出道車五乘斿車九乘或作騰躍方奔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 濟曰七萃壯勇士也鑣馬銜也九斿謂從天子之車九乘名曰九斿車軌車跡也建旗拂蜺揚葭振木善曰東京賦曰龍輅充庭雲旗拂蜺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 翰曰建立也拂蜺謂旗高也葭笳簫管屬言其聲振於林木而山木動也魚甲煙聚貝胄星羅五臣本作雜字重英曲瑵

之飾絕景追風之騎善曰孫卿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毛詩曰公徒三萬貝胄朱綅又曰二矛重英西京賦曰蚩尤曲瑵魏書曰上所乘馬名絕景呂氏春秋曰故自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善本作追字 向曰魚甲以魚皮爲甲也貝胄以貝飾胄也重英猶重纓也雜畫之矛曰瑵也曲瑵車蓋上也絕景追風之騎良馬也 銑曰重英綵畫之矛昭灼甄部驅馳駿狙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善曰孫子兵法曰長陳爲甄魏都賦曰駿馬填廄而驅駿周易曰虎視眈眈南都賦曰馮懼超而龍驤蒲丘閒居賦曰礔石雷駭激東聽才詩曰風馳雷赴 良曰昭灼光明也甄部長陣也驅駿皆馬也列行列也龍超雷駭電逝言奔走疾速之甚轟轟隱隱紛紛軫軫善曰說文曰轟轟羣車聲也羽獵賦曰隱隱軫軫被陵緣坂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飈吏部都賦曰羌難得而觀縷 翰曰轟轟隱隱聲也紛紛軫軫多也羌歎辭也羌難得而稱計爾乃迴輿駐罕岳鎮淵渟音亭 善曰東觀漢記曰天子行有罼罕石崇楚妃歎曰嬌嬌莊王淵渟嶽峙

向曰輿天子車也䍐獵車名孫武子注云其鎮如岳其渟如淵也**睟**道**容有穆賓儀式序浸凡肆筵因流波而成次盞有芳醴任激水而推移**善曰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趙岐曰睟潤澤貌也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序賓以賢又曰式序在位又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古逸詩云羽觴隨流波韓詩曰浮羽觴於流波飄浮之浮也謝靈運曰[illegible]精於虛觴言賓客之儀用有次序也**鋭**曰睟潤澤之貌也穆和也式用也肆陳也因猶也言猶環流波而成次有西(?)皆用激水而[illegible]也[illegible]行也**蓀**作**佾陳階金匏在席咸奏翹舞籥動郊**[illegible]詩[illegible]曰[illegible]序曰以翠羽為[illegible]存也佾舞行列也毛詩曰[illegible]記曰[illegible]器用匏[illegible]爲[illegible]書曰[illegible]又曰仲春[illegible]章[illegible]所以障[illegible]人也[illegible]舞名也[illegible]器也[illegible]以迎暑[illegible]也[illegible]至[illegible]夏也[illegible]**召鳴鳥子弇**[illegible]**州追**[illegible]

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illegible]山海經曰弇州之山五采之鳥名曰鳴鳥[illegible]漢書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illegible]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illegible]曰參差[illegible]竹之貌[illegible]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illegible]山海經曰天山有神焉其狀如黃囊[illegible]其文丹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illegible]人也[illegible]參差笙也[illegible]名王子仙人王子喬也天山有[illegible]是識歌舞至[illegible]**正**[illegible]**歌有闋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illegible]毛詩曰[illegible]以樂[illegible]又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illegible]天子[illegible]**信凱樂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illegible]

和樂[illegible]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桑榆日所入也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illegible]曰凱樂也詩云魚在在藻[illegible]在於水藻之中以樂也食苹鹿鳴之詩也宴羣臣嘉賓之義也[illegible]日在桑榆之間言景不留也草露之滋潤也渥厚也**有詔曰凡**方[illegible]君因已被[illegible]矣居留[illegible]**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善曰周易曰嘉會足以合禮揚雄蜀都賦曰吉日嘉會**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王文憲集序

任彥昇翰曰文憲者齊尚書令王儉也謚曰文憲集者錄其文章序者敘集之所由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善曰[illegible]**其先**向曰其先[illegible]始祖也**自秦至宋國史家諜詳焉**[illegible]

琅邪王氏錄曰其先出自周王子晉秦有王翦王離[illegible]世為名將七略曰子雲家諜言以甘露元年生也**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為海內冠冕**善曰晉中[illegible]善本無興字[illegible]祥覽[illegible]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曇首生僧綽[illegible]僧綽生儉[illegible]中興書[illegible]**常出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善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illegible]物也天道運行言仁者世有[illegible]**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徐州刺史呂虔有刀工相之為三公[illegible]非其人刀或為害虔謂王祥曰苟非其人[illegible]以刀授祥[illegible]覽[illegible]曰王氏家譜[illegible]王導[illegible]使郭璞筮之[illegible]日王氏[illegible]淮水絕[illegible]王氏滅[illegible]**若乃[illegible]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illegible]史記曰[illegible]

鑒趙王漢書曰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為諫議大夫子駿亦
為諫議大夫趙遷御史大夫吉居長安其東家有大棗樹垂
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
其樹鄰里共止請吉令還婦吉後元帝時為御史大夫事死不
後學漢書張賞贊曰貢之陰德亦有助云
顧封王吉也並為秦將行殺伐故云止殺書云向曰縣王莽也
犯者漢與王吉為諫議大夫吉子駿亦以殺止殺行殺論曲
為諫議大夫俱著誠信蓋仁道所比之亦

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典善本無典字踐得一之庶幾本譌

無庶字周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又子曰
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則悟顏子之分也失之
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
翰曰誕大也千年一生聖人五百年一生賢人其中
聖賢未生有命世之才也三才天地人道也茂美也

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于此符為帝師書曰[illegible]

白[illegible]賢者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
者師[illegible]漢[illegible]蕭何昴星之精[illegible]地精星也[illegible]

文選五十八　　二十五

仲弓言類[illegible]子[illegible]星[illegible]之[illegible]比[illegible]人之
星也[illegible]精[illegible]為帝王之[illegible]也

況乃端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而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

善曰[illegible]挺[illegible]角[illegible]有[illegible]月[illegible]水也月是水
精故名[illegible]日[illegible]有二庭言山
在[illegible]鼻高有異相也[illegible]至孝[illegible]至仁孟子曰[illegible]有
術者[illegible]起[illegible]曰[illegible]水中大波[illegible]曰淵角山庭賢人
之祥也祥善也表出也術道也言人雖欲望其道其道
幽邃窮不能見者如觀海水莫能至其瀾際者也際至也

若乃金版宏覽載籍博游才義善曰宏大也載經典也博廣也

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善曰七略曰大公金版[illegible]書[illegible]
賢難近世之[illegible]

[illegible]利[illegible]曰鄭君有玉匱[illegible]金版經[illegible]後漢書曰[illegible]
[illegible]又[illegible]上又[illegible]漢[illegible]以著述為事[illegible]為新書凡百餘[illegible]
馬遷書曰僕誠著此書藏諸名山翰曰金版玉匱書名也
司馬遷所述史記也旨美也
[illegible]覽海上著書百篇名山即

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善曰揚雄為方言[illegible]
[illegible]揚雄書曰[illegible]子雲

[illegible]雅之才沈鬱之志不能成此書莊子公孫龍問於魏牟曰
能少學先王之道長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
曰相鈎著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白也[illegible]
[illegible]且鈎也黃者曰黃白雜則不堅且不[illegible]
[illegible]鈎[illegible]者得[illegible]利[illegible]也向曰離堅合異之[illegible]
[illegible]其堅者使不堅[illegible]其白者使不白合其異者使同
向者使其異也

莫不總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善曰

言金版玉匱之書[illegible]不制在[illegible]表為心之極[illegible]故通人
或能兼而包之故非王公之絕境[illegible]
唯有神用乎言[illegible]其中也虛明[illegible]
用也言諸道術莫不[illegible]其[illegible]度[illegible]思[illegible]至為用[illegible]
中也極中也良曰虛明[illegible]
君子乃能兼包[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遠[illegible]其才不可窮[illegible]
其唯神明之用者[illegible]
乎[illegible]

然撿鏡所歸人倫以表善曰[illegible]異字[illegible]

瑩天構匠者何工善本無工字自函善本作[illegible]洛不守書章

文選五十八　　二十六

中軒[illegible]

[illegible]晉[illegible]守[illegible]道[illegible]長安[illegible]
[illegible]經籍皆中道[illegible]

之亞關與未補大備於日

為江東[illegible]

字道明陳留[illegible]

日[illegible]之[illegible]曰[illegible]者二[illegible]明[illegible]名[illegible]

曰帝與關而不補[illegible]

又有[illegible]林之[illegible]

關[illegible]者[illegible]公乃能[illegible]此日也

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

至若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善曰[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至[illegible]相[illegible]書[illegible]子雲[illegible]味道[illegible]向曰齒危髮秀[illegible]
老者[illegible]生[illegible]人有德之[illegible]

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

善曰漢書曰于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
子禮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illegible]曰言[illegible]老生之

餘莫不以而中來子之禮也人宗謂為人所尊也自同貞敬謂師事之如君父之敬也 性託夷遠少

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

心也 善本毋也字 善曰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顏俱以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之言風流者稱王樂焉 良曰夷易也弘大也標高也言公性託簡易志在高遠少小屏棄塵雜之寄自非大觀風俗增益高勝之道者未嘗留心言之在大不在小也 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

器異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僧虔兄僧綽之子儉又曰世祖即位遷僧虔為侍中薨贈司空侍中如故諡簡穆公 濟曰期歲一歲也言公一歲喪父故云孤也早所器異者叔父早以公為賢也 年始志學家

門禮訓皆折衷 於公 善曰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孫綽遂初賦序曰不拘中子 臺孫綽卅五年十五時也折衷者言門取以公所定以合制度也 孝友之性豈伊橋梓

夷雅之體無待韋弦 善曰毛詩曰張仲孝友 銑曰 向曰伯禽康叔見周王

公三見而三笞之二子有駭色乃問於商子商子曰二子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笞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何不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二子還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言子道者父之性自天而成豈惟見橋梓而知也夷平也言王公淳度之體也弦弓弦也韋皮也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言王公平雅之性與侍之此素然以成也蓋自天性得中也 汝郁之幼

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汝郁字叔異陳國人 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飲食常抱持啼泣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喜自養飯訣言之已愈郁察母顏色不愈復不食宗親嗟之挺拔也淳至謂淳孝之甚至也又黃琬字子琰祖父瓊六是時蜀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奏閤后大后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未知所出琬在旁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對其大后也標立也言此二子淳孝聰察此之王公見二子曾何足尚也

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

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

若不自勝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儉數歲襲爵豫寧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 又王表傳曰湖落見孫擁拜 良曰言王公六歲而襲父祖之業故交綬哀咽不能自勝為侯珪謂侯所執也組綬所以繫印者也感咽謂悲甚不能言也

初宋明帝居藩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

即位有詔毀廢 善本作廢字 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

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

悲之遂無以奪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為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 翰曰太宗則明帝也無以為婦姑欲開墳離葬奪謂依其所請也 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 善本作遷字

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秘書丞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宋明帝大始中儉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為秘書郎太子舍人沈約宋書曰蒼梧王改年曰元徽吳均齊春秋曰儉超

遷秘書丞 向曰尚配也元徽年號也初謂元年也 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弘

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儉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王隱晉書曰荀勗字公曾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為中經列在秘書王隱晉書曰李充字弘度為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除煩重以類相從分為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為永制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蕭子顯齊書曰儉上表求校墳籍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漢書曰劉歆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銑曰言其脩書史也同善注言儉采荀勗李充之收前史蓋識本流八略之書又為七志之書以拾遺也刊削也 蓋嘗賦詩云

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迹

生民屬心矣 良曰伊伊尹也呂太公也翼佐也言此四臣皆有至德以佐君故有應時合務之迹 翰曰百姓皆有傒望之心 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

五臣本作風塵字　善曰沈約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袁粲與褚左軍辭交書曰雖欲虛詠豪肆驕落傾割其能得乎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善本無盡盛書字在是矣善曰吳均齊春秋曰儉精神秀徹𨼆諱驗興司徒袁粲見之歎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氣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善曰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微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漢書曹毀曰今欲以成康之明反文摘以不侔矣又曰將軍位青位既益尊身貂與抗禮向曰年謂老少勢謂貴賤也侔等也干也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善本無言字善曰贈詩曰婉婉在室歲暮云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翰曰要約也歲暮之期謂晚年引此止足之戒誡其高顯也足以貴寵之志也止足之戒善本作粲答詩云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向曰老夫粲自謂也之子謂公也清襟謂心也亦言何寄無所寄託也老夫無所寄託賴夫子見我而清心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善曰王儉母喪服闋也司徒即袁粲也銑曰儉遭所生母憂服闋也右長史風化之美奏課為最善曰漢書曰倪寬為司徒奏課最良曰課第一也良曰課第也最第一也出為義興太守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尋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清公善本作公清字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善曰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為東曹掾典選舉所用皆清正之士晉書李重為吏部郎參典選官時李重介以公清擢識鑒之理其所拔者各得其人也良曰魏毛玠晉李重並為吏部兼二人之識會也言公清識鑒並於古人者儉也書僕射復與選事傳曰吏部掌選以識會侍之各得其所翰曰參掌也遷侍中以愍善本作懋字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升明二年儉遷長史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沈約宋書曰王僧綽遷侍中二凶巫蠱事泄上召僧綽具言之

勁於宮夜霣光士僧綽密以啓聞坦之劭亂偽太祖中庶子僧綽所啓聚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世祖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愍侯向曰愍侯儉父也言始終於此職故儉辭此官而不拜也補太保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建元元年太尉論曰高光爭伐定業謂高祖也尚書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迹聖武謂齊高帝也定業謂伐亂定亂也肇始基立也言始曰太祖太尉聖武謂齊高帝二錫晉武革命銑翦風雲寔資人傑善曰毛詩曰窮飆服思之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書高祖曰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銑曰窮飆風雲謂朝夕思其相感應以成其大業者實資人傑也智略過萬人曰傑是以袞居曆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善曰若漢高祖之賢五星孝通之書亦伏典引曰如此袞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作初建善本無初字光二靈居其衆寡居宮曰如此袞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俄遷左長史齊臺初建之班固漢書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蕭子顯齊書曰建太祖位相國為齊公良曰宸居天子宮也曆當也列宿謂百官也圖緯謂讖也公佐天子者得可以佐輔天子者符應也書明也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銑曰宋帝以齊高帝為齊公立百司臺寮故云齊臺也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善曰班固漢書賛曰漢承百王之弊銑曰艱虞也澆季謂末世也言時衰亂也翰曰艱虞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五臣本作俄俄字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向曰章程紀綱也策也符也常也典常備物朝廷儀也晉受禪謂齊高帝故云受命神無滯用謂神用不滯而以決也銑曰大祖謂齊高帝受宋禪故云受命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

如故自營役變郎分司虛欽兼掌舉善所歸允集茲日善曰應劭漢官儀曰靈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執金吾營部為左僕射御錄為右僕射今以營部為令切部為令切吳錄吾書曰董欽少好學為尚書僕射領吏部欽清貧選舉稱為康平濟曰同善注言自營部虛欽二人以至於今其聲譽標望所歸若信在於儉也允信也良曰言知吏部選事如故謂前領吏部也尋表解選翰曰言尋上表請解吏部選事也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國五臣本作軍字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善曰本官謂侍中尚書令翰曰丹陽帝都郡名也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善曰漢書曰兒寬遷左內史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注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漢書曰京師五方雜錯向曰六輔謂近也五方謂四方及帝都也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善曰楊雄與劉歆書曰望風景附聲訓自結史記曰汝南沛陳汝南郡此西楚也銑曰訓教也言不作聲譽教示而下人感其道德已移情於善道矣楚謂遠也夏謂近也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善曰漢書曰何並字子世舍殺人其姪操兵將殺世州乃說曰今殺我以代世死仇讎者曰許據郡中稱君賢何故相侵遂解劍而去說御拜也前漢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有兄弟相與訟田延壽乃自悔責閉閤不出訟事於是訟者自相責讓終不敢爭田也銑曰謂不爭也前郡尹溫太真劉真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善曰王隱晉書曰溫嶠字太真太原人也為郡尹後平蘇峻之亂藏紫緒晉書曰劉惔字真長郡國人也為丹陽尹性重莊老禮記曰鼎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左氏傳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以示子孫孔安國虎行曰飢不食野葛菜堯不息無欲里邪葛布素尚與岐袁若始

曰前郡尹謂前丹陽尹溫嶠字太真劉惔字真長也鼎彝皆器也有大功者銘之於上以示後世也素尚謂清素高尚也臭味風雲千載無爽善曰言其感應千載不差也左氏傳季武子謂晉范宣子曰今譬於草木寡君之在君臭味也銑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王逸曰虎陽物也谷風陽氣也言物類之相感也言其類龍介鳥陰物也景雲亦陰也言虎嘯而谷風至而應其類龍興而景雲霧而扶之翰曰臭香也言龍舉升天則景雲霧而扶之齡其類也言以溫劉之跡而為尹丹陽聞其舊德如有馨香慕其道化如有滋味風雲雲龍同氣相感雖千載亦無差爽也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善曰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向曰言儉親自弔祭溫劉二尹上表奏薦其孤遺子孫遠合於鬼神之間用明代祠祀之禮也時簡穆公薨以無養之恩特深相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善曰司儀注銑曰簡穆公儉叔父僧虔也儉少失父母所養故特深慕於常哀表求解職服斯衰有動不許哀慕也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望實善曰漢書平帝詔曰置經師一人任昉雜傳魏德公謂郭林宗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向法盛晉中興書曰王安期為東海王越記室參軍越子毗曰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良曰華夷謂華夏四夷慕國家道義經典之師為人表法允當茲才望美實也復官善本作復以本官翰曰謂居叔父之服今却居官故云復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臥轍棄子後予胥怨善曰挂服未詳翰曰經袁豹為兗州刺史嘗以一胡林及去留挂於官第所用物以皆呼為服也王遵為上洛太守家有私馬生駒留以付郡謂所產故也捐棄也言前代賢良取之以為法則後漢侯霸為淮陽太守帝使徵請都百姓號哭遮使車臥於轍中乞留霸君一年百姓乃戒其乳婦事其孩子侯君當去以不全也初成湯征自葛百姓皆曰何後予人皆以此相怨渴不早來為我除害也胥相也言儉解丹陽尹百姓亦如此怨之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善曰蜀志

曰諸葛亮與杜微書曰朝廷年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
宛曰疎溺王闕於鄭隱曰寡人地狹人寡願取八城宗
劉恭危社稷存亡之機在直乎鄭隱曰帝者之臣其實師也王者
之臣其實友也王誠能與隱請爲天下之士開路居易曰二
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向曰皇太子武帝
太子也名昭業言太子不矜孝天子之姿所同常人之法以
尊師學也稱美也金蘭喻堅也蘭喻香也 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
然已爲之言不久也 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
善曰以任 本號謂衛將軍也 良曰 謙光愈遠大典未申 善曰周易謙卦 同三司也 周
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爾雅曰命益也 大典重任也 六年又申前命 善曰
策曰三司之命 前命謂故官悉如故 翰曰 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 善曰
選任尚書令也 謝承後漢書曰楊賜讓選侯爵朝廷重違其志也 向曰固辭知吏部選任之事也 重違猶不許 以謝讓之請也
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

恨公曾甘鳳池之失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和嶠爲中書令荀勗爲監監令舊同車而
行嶠意抗直易常以意氣加之每專車而坐專獨也勗遷爲尚
書令人皆賀之勗不悅謂人曰奪我鳳皇池何所賀也長輿
嶠字也公曾勗字也言昔若任不得才欲有專車而坐或不
悅於遷奪今儉有德致專車者懟而追恨奪者愧而甘失
也 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 善曰晉諸公讚曰傅宣定九品未訖劉暾代之悉改
宜立於是人人望品求者奔競 良曰奔競衛勢之道有之自古來也塗道也 以難知之性協
易失之情 善曰桓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絶異者常爲世俗所遺失焉 銑曰人性
賢愚深厚難知欲合前人之情故宜易失也協和也 必使無訟事深弘誘 善曰論語子曰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翰曰若使前人與訟其事深在善誘之道也弘善也 公提衡惟
允一紀于茲 善曰漢書曰衡平也所以平輕重也言選曹以材授官似衡之平物故取以喩焉 蔡邕子曰
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 律緯王蒙誅曰提衡左府舉直關邪 向曰提執也允當也一紀十二年也 拔奇

取異興微繼絶 善曰王隱晉書曰李祐曰吾不能拔奇於版築豈不愧知人之鑒哉 良曰 與微謂興微滅也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絶世 銑曰拔用奇異之才使起其微賤諸侯公卿有祚滅者興之緒絶者繼之 望
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 善曰燕丹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
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衛有士曰史鰌若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事則退而容賢 良曰 側階丁階也 言其虛己以延賢也 景風東風也 作南風之時 以順也 以式法也 言所行必順景風南薰以爲常典也 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
薨于建康官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 善曰漢書曰 虞翻曰太子 周易曰鼎玉鉉 尚書云 三公象也 濟曰
皇鉉謂天子也 皇朝謂天子也 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舂者不相工
五皇本 三公也 女寢機而已哉 善曰 ... 作功字

身爲衛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 史記 趙良 曰 五羖大夫死 秦國男女流涕 童子不歌謠 舂者不相杵 聖賢本
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之 ... 舂者不相杵 ... 丈夫 ... 婦人 ...
人思之功 女工之輟機言 ...
直如此而已 ... 故 善本有 痛深衣
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沒世遺
愛古之益友 善曰尚書高宗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航 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向曰以其修衣冠之禮教 ... 之士痛深也 以其明於義之道故教義之子悲纏於心也 砥礪石也 所以磨利其器 以喩 ... 死後而人思之也 益友謂益於朋友之道也 追贈太尉
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 保 鼓吹增班劍
爲 善本 爲字 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 善曰漢官儀曰班劍者以虎皮

飾之謚法曰忠信接禮曰文博聞多能曰憲銑曰羽儀緐劇之儀衛增於常儀爲六十人也公在物
斯厚居身以約善曰齊春秋曰儉不好聲色未嘗遊宴衣裘服用自周而已良曰利物不利
己也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善曰周禮曰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尚書曰弗役耳目百度惟貞論語子曰造次必於是濟曰布素人也表出也造次急遽也言有容
以素之人必出財以服其急遽也室無姬姜門多長者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詩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翰曰室無姬姜謂不好色也門多長者重賢良也姬姜美女也
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善曰莊子曰無所顯其長以雅正之言
別傳曰韓臣會議負奏異於擇善者推而成之然不顯己之德向曰不說己長也持論從容未
嘗言人所短善曰風俗通曰太尉袁安持論從容承後漢書曰夏勤從容論議不言人之短時
時李所集未嘗言人之短翰曰持論謂論政事得失也從容和貌也弘長風流許與氣
類善曰續晉陽春秋曰詩安爲相不存小察弘以大綱故世稱之慈後世公卿尚書曰雜長風流者謂風流也言引之以同聲之士與己同氣相求言許與氣類是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方以類聚也言沼引道義之士與己同也雖單門後
進必加善誘夫子善誘人善曰三輔決錄曰王謙出自單門論語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翰曰單門寒門也
後進必加善誘之使修行其業也勖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善曰晉集言程盛曰丹霄之鳳青冥之龍也勖勉也言勉其後學
者當以天也青冥雲也價美也期契也言以此勉學者使其進業高遠如天雲也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善曰小雅曰銓衡也所以稱物也銓
向曰各隨才而擢用之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善曰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銑曰言知分齡也窮涯而反
盈量知歸善曰莊子市南子曰君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涯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
皆自涯而反良曰言其知止知行窮涯則反也知病以器量物盈於器乃歸也量器也皇朝以治
定制禮功成作樂五臣本作改字樂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左氏傳曰皆緝熙公思我民譽緝熙帝圖善曰
官之長皆民譽也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孝經鉤命決曰
曰位乃授帝圖發叙文濟曰人
譽謂美德也緝熙光明也雖張曹爭論於漢朝
荀摯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
善曰東觀漢記曰張純拜太尉章帝詔射聲校尉曹褒案
舊漢儀制漢禮以爲非褒制禮非禮也不可許之持達有以異端之術
上疏曰寢不披刑誅無以絕毀亂而寢事增太康初尚書
太尉荀顗先受太祖命述所製禮太康初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表所宜增損曰已改正書曰以時
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表所宜增損可之尚書曰以體
凡十五事左氏傳晏子曰二惠競爽猶可之尚書曰以體
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翰曰言雖此四人論於禮義亦不
可以仰模儉之深意而取法則於後世無差濫浮也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寄實宏略
曰向
封稱遠國也宣威授指招覆撲宏也遠夷慕義也實宏大也
則悅情斯來往也前事感其事理則自以喜也之情而不
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善曰理積於心所以不快也神無忤往也前事感其事理則自以喜悅之情
無是己之心事隔於容諂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良曰隔絕也容謂諂媚之容也人無
愛憎均平如一則毀譽無何而生也造理
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蔚曰言至理可干犯也言至於大體之理性多寬和故
若可犯言而臨事必定故不可奪移也約己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
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謹乎約己弘乎接物魏志高堂隆曰體高雅之弘量謝承後漢書曰郎顗章曰陛下寬下容
非翰曰不以廉潔於人而攻之以寬弘非也
大也不以容非謂不容人爲非也攻乎異端歸之正
義善曰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謂非常之事爲人害者故攻而伐之使歸正義向曰異端公生
自華宗世務簡隔善曰盛孝章書曰華宗貴族必應斯舉漢書曰嚴安徐樂上書

言出於 銑曰言生於富貴之宗而時務爾曉爾絶素所不習也 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 良曰理擅民宗謂政理之事獨爲人所尊重禮獨也 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 善曰潘尼尚岳碑曰君深達治體垂化三宗翰曰懸遠也言遠然得之於天不謀謀於人已明成於心也 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 翰曰載籍前代史也翰筆也牘版所以書記事也紀記訊問也言今之道德古今希有也 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爲吏積習成姧 善曰漢書曰張湯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惡而風俗遠曰積習而成不敢獨斷向曰文案多而自環繞其坐也主者百數謂訟久不定主司易百數人者此事皆積習以成姧欺矣 蕭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 善曰漢書曰今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服虔曰言隨君意也又曰嚴延年爲涿郡大守掾趙繡按高氏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 銑曰言高繡也筆削謂遷易其文不定也輕重之意謂妄有加減之狀 公秉理照物動必研幾 善曰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王坦之皆清任當虛以夫理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 翰曰研幾謂研窮其幾微之理 當時嗟服若有神道 善曰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翰曰言能研幾而爲斷決則當時之人皆歎而服之若有神明之道也 豈非希世之儁民瑚璉之宏器 善曰汝南先賢傳曰謝子微高才遠見許劭年十八時有歎息曰此希世之偉人也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向曰瑚璉黍稷器也宏大也 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迨將一紀 善曰魏志董昭謂大祖曰明公撰保名節而無大責 銑曰此任昉自序情也得奉名節謂與儉交游也迨盡也十二年曰一紀也 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眄 五臣本作面字 之榮鄭璞踰於周寶 善曰路粹爲曹公與孔融書曰一言之譽者許有餘矣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彼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一也司馬彪曰東陵陵名今屬濟南也逸言曰夷齊無仲尼則西山餓夫列子曰吾師老商氏三年之後始得夫子一眄而已 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之未臘者爲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 高誘曰理治也鼠未臘者號之爲璞 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曰皆歷代傳寶 良曰昉自謙不才蓋見推譽高美同善注言臨叨以顧盼則榮過於木亦猶鄭璞過於周寶也 士感知己懷此何極 善曰曹植祭橋玄文曰士死知己懷此無忘 出入禮闈朝夕舊館 善曰十洲記曰崇禮闈即尚書上省門崇禮東建禮門即尚書下舍門 尚書省二門名皆故曰禮闈也 銑曰禮闈尚書省也 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 善曰孫卿子孔子謂哀公曰吾入廟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 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子長班固述作之士 翰曰述作文史詩賦也 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 善曰說文曰縟繁也彩色也 翰曰言及也所有述作言行軍國大事皆直爲斷飾文章以爲華采乎縟采藻色也 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 善曰王粲之誄曰於是乎綴體而誄之 向曰統序也綴賞賞之無地謂不擇地也賞之則爲勝也 雖楚趙群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 善本又有曾何足云一句 善曰楚有屈原趙有荀卿漢則司馬揚雄魏則陳思王粲 昉嘗以筆札見知思 五臣本無思字 以薄技效德 善曰陸機表詣吳王曰臣本以筆札見知淮南子曰齊伐楚而偷進謂將子發曰臣有薄技願行之 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 善曰袁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風軌德音爲世作範 銑曰貽遺範法也 爲如千卷 善本如千卷上有如千秋一句 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家之 善本無之字 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文選卷第四十六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七

頌

聖主得賢臣頌 善曰漢書曰王襃既爲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襄因奏言襃有軼才上乃徵襃既至詔爲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同句注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 善曰羅勍曰不知純綿之密也獲以爲純綿 良曰荷負也旃氊也被服也純綿繒帛也言夫被負氊服毛者難與論繒帛之麗密也 羹藜唅 五臣本作含 糗 久去 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 善曰服虔曰唅音含糗乾飯也 翰曰藜野菜食之也糗乾飯也大牢牛也言人食藜羹糗飯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也

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 善曰戰國策張儀曰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爾雅曰茨覆也 銑曰蓬茨以草覆屋者 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 五臣本有其字 愚心而抒情素 善曰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曰公孫鞅事孝公知世不情 秦齊曰二襄有逸才宗之故請一云不足充厚望敢不盡愚心而申情素也 謂宮帝命也言雖不足充厚望敢不盡愚心而申情素也塞

左行甲也 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 善曰服虔曰恭敬也 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 翰曰記者須之記也上爲謙辭此言天首也向曰惟思也敬思春秋也 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此五者在乎君王審己而行之正位以統理天下而已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 銑曰國家所任官得賢人則進退所作皆省而太平之功畢施聖人之德廣矣趨進舍退普廣也 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 濟曰亦如賢人於國則不費人力而成功多也就成效功眾多也 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 苦骨切 翰曰工人匠人也矻矻勤作也亦如國之用愚人也身曰矻矻健作貌 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 五臣本作樸 清水淬 會 其鋒越砥斂其鍔 善曰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此二人甄鐵劍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郭璞三蒼解詁曰焠作刀鋻也焠子妹切鋻工練切說文云鍔劍刃也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砥也漢書曰得一寶劍不如得一歐冶之巧 良曰巧冶謂鑄劍人也干將劍名璞劍未理者淬謂燒刃令熱漬於水中也鋒刃也越砥磨石名也故謂磨也鍔亦刃也 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 斷 善曰胡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 蛟龍等林曰剸截也漢書音義曰剸章兖切 如淳曰若以篲掃於氾灑之處也篲音遂氾芳劍切 銑曰剸物也星霜名篲帚也氾灑地也塗泥也言以利劍斬截蛟犀如以帚掃氾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也若國用賢臣化惡反善亦如此也 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 茂 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 善曰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 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黃帝時人鄭玄注周禮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蒙恬築長城延袤萬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溷亂也胡困切 向曰督正也削度也延長也袤廣也溷亂也言巧拙之理目如上之所述則更使明目者正繩巧工者度墨雖高臺五層長廣百丈而規矩不亂者工用之相得故也國不亂者得賢之效也 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 五臣作 而不進於行胷喘膚汗人極馬倦 向曰御駕也駑劣馬也吻口也敝勞策鞭也言人駕劣馬其傷馬口勞鞭策而不進行胷喘而膚汗人亦困極馬亦疲倦不肖之人理國則勞下人繁刑法國既亂矣身亦危矣 及至駕齧膝驂乘 去 旦 善曰

應劭曰馬如有餘氣常蹤躡而行也張晏曰齧膝衆曰
皆良馬名也駕月日至故以為名 銑曰齧膝行疾也 王良
執靶 顏 韓哀附輿 善曰張晏曰王良郵無恤也世本云
加其精巧也善義或曰靶音霸謂轡也 韓哀作御此時已有御此復言之
銑曰王良韓哀古善御者轡車也 縱騁馳騖忽如
影靡 五臣作景 良曰靡及也言上良馬良御縱驟奔馳忽如日景之疾及也 過都越國蹶
如歷塊 濟曰越過蹶疾也言過都國疾如行歷一塊之間 追奔電逐遺風 善曰
貴風風之疾者也 翰曰電風皆謂疾也
人馬相得也 向曰八極八方也遼遠也言此良馬良御何其遼哉此人馬相得之勢也使聖王得賢臣 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
而用之亦如此也 故服絺綌 五臣作綌 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
燠襲狐貉 五臣作貉 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愴 五臣作悽
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 善曰論語曰當暑袗絺綌孔安國曰絺綌葛也論語曰狐貉
貉之厚以居 翰曰鬱燠熱也淒愴寒也絺綌葛衣也狐貉裘也暖謂寒之
甚也夫服葛衣之涼者不苦盛暑之熱衣狐貉之暖不憂至寒之
之甚者蓋有其具而易為備 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
也故國有賢臣亦與此同也 易海內也 五臣本
無也字 是以嘔 吁 喻 俞 受之開寬裕之
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 善曰應劭曰嘔喻和悅貌 向曰嘔喻和悅
受謂用賢臣也延接也 銑曰嘔喻善免貌 一姓切 向曰易謂海內易
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
人求士者必樹伯迹 良曰為人君當盡智力以附賢臣必立仁惠之策故賢臣歸之擇
求士以興伯道也索擇伯霸也 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
作 圄 空之隆 善曰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
曰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
賤矣然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 濟曰握捉隆盛也 向注同
猶恐失天下之士也子曰吾見刑錯囹 齊桓設庭燎
圄空虛
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善曰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

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
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
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
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
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導而並至
矣論語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又子
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翰注同 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
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 善曰呂氏春秋曰賢王勞於求賢而逸於治事 銑
曰逸樂也言君子勤於求賢必樂得其賢
人也為人臣亦勤君勤求賢良是以忠矣 昔賢者之未
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 若本
則上不然其信 善曰郭璞三蒼解詁曰悃誠也 向曰揆度悃至也 信也 進仕不
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 良曰賢臣不見信用雖進仕於朝不得施用其功效而為
鄭臣瓚曰已遭斥逐又非其過 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
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 善曰魯連子曰
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孟子曰萬章問曰或曰百里
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好事者為之也
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
注同 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
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 翰曰關通 去
卑辱奧 於六 渫 許 而升本朝離蔬釋蹻 腳 而享膏
粱 善曰張晏曰奧幽也渫狎也孫卿子曰如淳曰
銑曰離出蔬食釋木屐以草蹻也
公族大夫晉悼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
者梁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正也 向注
同 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 忱
銑曰剖分也符若今所以諸侯與天子分之各執一契舉動所
為必合於契然後承命而行之錫賜壤土也言賢人能

平之功天子乃分符賜土以爲諸侯光其祖考傳於子孫此則使賢士有所資益而喜悅勸其將來也

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 五臣本有故字 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 五臣本無谷字 五臣本無氣字 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於淵上通和氣 虎者陰精而居于山不長嘯動感由二物相扶故能興雲 於并扶二獸相感故能運風 翰曰君聖然後可見賢臣 鳴則賢人皆隱如虎嘯感風而青龍起感雲而降也

蟋蟀俟秋吟 五臣作蛬 蜉蝣出以陰 善曰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也 斯螽之屬也 毛詩傳曰蜉蝣渠略也 又蟲魚疏曰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 向曰蟋蟀蜉蝣皆蟲也 候時而鳴知陰以出 言如賢人以待明君而仕亦候時而見也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善曰飛龍聖主之象也 飛以喻大人言龍飛在天 喻聖人之德 聖人在天下萬物而利見之 銑曰初九潛龍勿用 今飛在天則時曰大人在位之日也 以通泰故人人與合萬物而萬物利見之大人則天子也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 毛萇曰皇天也 鄭玄曰思願也 願天多生賢人於邦 良曰皇美也 多士謂衆賢也 言思美衆賢生於此國 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 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 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 濟曰文武文王武王也 明明在朝 穆穆列布 善曰尚書曰明明后 又曰則以穆穆在位 翰曰明明穆穆皆美也 列布謂分布職位也 聚精會神 相得益章 雖伯牙操遞鍾 五臣作號 逢門子彎烏號 五臣作逢 猶未足以喻其意也 善曰晉灼曰遞音遞 二十四鍾各有節奏 擊之不常 故曰遞鍾 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鍾 馬融長笛賦曰號鍾高調 號鍾琴名也 伯牙以善鼓琴 不說遞鍾 擊遞也 且漢書多借假 或以遞爲號 不得便以遞遞判其音也 孫卿子曰羿蠭門者善服射者也 吳越春秋陳音曰黄帝作弓 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 羿傳逢蒙 漢書曰黄帝鼎成 龍迎黄帝 黄帝上騎 小臣持龍髯 龍髯拔墮黄帝之弓 百姓

仰望黄帝 龍髯號 故名其弓曰烏號 良曰聚其精爽 會其神理 君臣道合 加以相明 上下不疑 德義諧和 則雖伯牙操琴逢門子彎弓 其音韻合和 弓矢必中 亦未足以喻此君臣之意也

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 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 良曰俟待也 上下俱欲 五臣作歡 懽然交欣 翰曰上下謂君臣也 言君臣相欲也 千載一會 論說無疑 向曰君臣之道不疑 雖有右論說其非若不信也 翼乎如鴻毛遇順風 沛乎若巨魚縱大壑 善曰春秋保乾圖曰神明之說曰 雁之疾於一舉千里 如人魚遊縱於大川 得其性也 翼飛疾貌 沛大水貌 其得意如此 則胡禁不止 曷令不行 濟曰胡曷皆何也 化溢四表 橫被無窮 遐夷貢獻 萬祥必臻 良曰化溢四方 被于無窮 而遠方蠻夷歸我君德以貢獻土物 而萬善必至也

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已明 不殫傾耳而聽已聰 翰曰言得賢臣 君目以視聽已聰明矣 殫盡也 恩從祥風翱 德與和氣游 太平之責塞 優游之望得 善曰今已太平是責塞也 今已優游是望得也 史記泄公曰今王已立 吾責塞 尚書大傳曰 向曰天子恩德與祥風和氣而翱遊於四方則太平之理充於天下人人乃得優游之望也 責求也 塞充也 遵游自然之勢 恬淡無爲之場 善曰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 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銑曰遵法場境也 言法自然之道 致心恬淡之義 若無爲之境 以治其身而天下正也 休徵自至 壽考無疆 雍容垂拱 永永萬年 善曰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 濟曰雍容閑和貌 言天子靜思乃閑和垂衣拱手天下自治 祿福萬年也 永長也 何必偃仰詘信 五臣本作屈申 若彭祖 呴噓呼吸如喬松 眇然絕俗離世哉 善曰莊子曰吹呴呼吸 吐故納新 熊經鳥申 爲壽而已矣 彭祖壽考

若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　翰曰言我化理天下人歸大道壽考無疆永永萬年何必難於彭祖七百之壽喬松千年之仙絶於俗離於人世哉言不足向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向曰濟濟盛貌多士衆賢也寧安也言此衆賢文王得之以安今信此言可以安也

趙充國頌

善曰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揚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怜**先零猖狂侵漢西疆**善曰漢書曰諸先零豪欲先零羌別號漢書宣紀曰元康元年西羌反　翰曰聖明神靈惟我宣帝也能廣大其德奄有諸羌不得狂替叛侵於西疆戎大也先零羌名也**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音眞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漢書曰昭帝特遣充國為後將軍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毛詩曰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又曰徐方震驚　良曰虎臣即充國也言其猛如虎也充國為後將軍故曰後將軍推辟五行作論也六師六軍也震懼也言羌人懼之**既臨其域諭以威德**善曰漢書曰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开乃上疏曰田致穀威德兼行　銑曰臨至也域境也以威信招降　乃上言宜以天子威德示之域宣諭其令其降也**有守矜功謂之弗克**善曰酒泉太守辛武賢也論語曰重耳反國伐伐矜功　銑曰辛武賢為酒泉太守有屯田守謂酒泉太守辛武賢也奏宜帝請擊罕开而使降充國曰非也不如擊之論語曰其討之充國前之使降賢謂充國其不勝擊之故云弗克克勝也矜功自謂有能也**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善曰罕羌名也蘇林曰在金城南武賢言但擊罕羌先零自降也　向曰辛武賢請奮其兵衆以擊罕开於鮮水之旁震旅衆也**天子命我從之鮮陽**善曰應劭曰宣帝使充國其擊羌鮮水之陽銑注同**營平守節屢奏封章**善曰漢書曰充國封營平侯屢奏封

章言屯田之便又不從武賢之策　良曰守節謂守忠節也屢奏封章言屯田之便事也**料敵制勝威謀靡亢**苦浪切善曰兵法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又曰兵之所以制勝者計其謀也言靡亢謂敵無敢抗也　濟曰料計也因敵而制行兵所以不可抗當也**遂克西戎還師于京**善曰漢書曰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　翰曰克勝也**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善曰毛詩曰内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毛萇曰鬼方遠方也出本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尚書曰惟周王撫征弗庭向曰鬼方謂遠方也罔無也言無有不臣伏於帝庭也**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善曰宣謂周宣王毛詩曰方叔位止其車三千大雅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毛萇曰召虎召穆公名詩小雅云方叔也虎召穆公也方謂周卿士方叔也虎召穆公名詩以為天下則也其賢有中興之功可以續則也**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善曰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尚書曰武王曰尚桓桓　良曰赳赳漢室稍至陵遲及宣帝以征伐中興也赳赳桓桓武貌也班固贊美宣帝比德高宗周宣之士充國可以紹周宣之臣也

出師頌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為和熹皇后兄安帝立拜為虎賁中郎將先零羌叛騭為車騎將軍擊之仲長統以叔父尚書郎出為中郎將與騭將兵西征隴馬以為大將軍騭至大會羣臣賜以束帛乘馬史孝山

史孝山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喪亂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書七志並同皆載岑出師頌而序云騭之時也和熹鄧后臨朝東平王蒼等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為孝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自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嚴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蒼之末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與為和熹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典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以和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驪則鄧后之兄元舅貝隆也　翰曰文章志及今書七志

並云史岑字孝山出師頌史籍無傳此頌蓋後漢安帝舅鄧騭出征西羌之頌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 向曰茫茫廣大貌祚福也 兆基開業人神攸贊 五臣本作讚 銑曰兆始也攸所也 五曜霄映 五臣作宵 素靈夜歎 皇運來授萬寶增煥 五臣本無皇運來授萬寶增煥兩句 善曰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應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也又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蛇分為兩後人至蛇所有一嫗夜哭人問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也 翰曰五曜五星也宵夜也歎則哭也 銑注同

曆紀十二天命中易 善曰漢書曰漢起元高祖然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也 良注同 西零不順東夷遘逆 善曰西零先零也 向曰西零西羌也遘作也 乃命上將授以雄戟 善曰子虛賦曰建干將之雄戟 向曰上將鄧騭也授謂天子授與之也雄戟兵器也 桓桓上將寔天所啓 善曰[illegible] 銑曰寔是也 曰以是始實天啓之矣 寔實啓開也言實天所開其忠勇也

允文允武明詩悅禮 善曰毛詩曰允文允武昭假烈祖 左氏傳趙衰曰郤縠說禮樂而敦詩書 良曰允信也 憲章百揆為世作楷 善曰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 尚書曰納于百揆 禮記曰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 向曰揆度楷則也

昔在孟 五臣作盟 津惟師尚父 善曰尚書曰武王伐殷 實孟津 毛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 向曰武王伐紂盟津大公為師盟津何也尚父太公也 素旄一麾渾一區宇 善曰蜀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 尚書曰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翰曰素旄旗類 大軍八紘之一麾軍士而破紂軍天下以定

蒼生更始朔風變律 五臣作楚 善曰蒼生猶黔首也 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 胡北方也 楚南方也 史記子貢問樂曰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何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治也夫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亡 良曰蒼生百姓也更始謂新正法制以汲引下人去紂暴虐之理也謂天子居南面而稱尊故北風以變化於南楚

文選四十七　九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也言王風廣也 善曰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薄伐言逐出之而已 向曰獫狁北狄也薄伐言不殺戮逐之於邊而已太原地也 詩人歌之猶歎其艱 況

我將軍窮城 五臣作域 極邊鼓無停響旗不暫褰 澤霑遐荒功銘鼎鉉 音玄協韻 善曰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 周易曰鼎金鉉 銑曰言太公薄伐詩人尚以為艱難而況于鄧騭遠邊鼓旗不停 澤於遐荒而功銘於鼎 鼎扛也 乃著述人通言之

我出我師于彼西疆 善曰毛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 向曰我出謂鄧騭出也 我師謂天子之軍也 西疆西戎也 天子餞我路車乘黃 翰曰天子餞送鄧騭路車乘黃 言念伯舅恩深渭陽 善曰[illegible] 鄧騭也 命長舅也 詩云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路車駟馬車也乘黃馬色也言天子之恩於舅氏深也

介珪既削列壤酬勳 向曰介珪諸侯所執長尺二寸 善曰毛詩曰錫爾介珪以作爾寶 也言將封騭為諸侯也 列壤謂分土也勳功也

文選四十七　十

令我將軍啓土上郡 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 銑曰啓開也 上郡騭所封也 傳子傳孫顯顯令問 善曰毛詩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 又曰令聞令望 翰曰令善也人有善聞於天下相問者皆稱其善故曰令問也

酒德頌

劉伯倫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為狹著酒德頌 向曰伶為建威參軍卒以壽終

有大人先生 向曰假言有大人先生也 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 銑曰言志廣大也以天地開闢已來為一日也萬歲為須臾 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 扃戶之關牖戶時也 八荒八方也 行無轍跡居無室廬 善曰老子曰善行無轍跡 馬融賦曰[illegible]公子中[illegible]居無室廬所自置 翰曰昔時守駭時夫不見其行跡人不知其所居室故云無也

幕天席地縱意所如良曰如往也止則操卮執觚貽動
則挈榼提壺善曰說文曰榼酒器也苦闔切濟曰操挈皆執也卮觚榼壺皆酒器也唯酒
是務焉知其餘翰曰專於飲酒不知其餘事也有貴介公子搢紳
處士善曰左氏傳曰伯州犂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搢赤白色紳大帶也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向曰介大也搢紳服飾也處士有德之隱士聞
吾風聲議其所以銑曰吾謂先生自稱也言公子處士風聞我好酒之聲責議論我所以得失也
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善曰小征賦曰遂奮袂比征戰國策張儀說魏王而曰天下遊士莫不瞋目切齒良曰此公子處士怒先生好酒
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善曰春秋感精符曰禍亂鋒起君子贊說濟曰說經一法制以示先生言其是非如鋒刃之鋒相競逐而起先生
於是方捧罌烏耕承槽五臣作盃銜杯五臣作盃漱醪善曰劉熙孟子注曰醪酒有滓者名之如酒糟也翰曰先生不辭一人之辭飲酒自若也罌醪酒也奮髯踑踞
枕麴藉糟善曰漢書曰朱建辭不受張晏曰箕踞似箕也言動搖展足箕踞而坐也枕麴藉糟臥也
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善曰毛詩曰君子陶陶向曰陶陶和樂貌兀然而醉豁
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五臣本作不見不覺寒暑之切肌利五臣本作嗜欲之感情善曰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俯觀萬物
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五臣本作浮萍善曰爾雅曰擾擾亂也言萬物擾擾如萍在水中浮草隨其風波向曰言見萬物如一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
與螟蛉善曰二豪公子處士也隨己而化類蜾蠃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似仲尼也李軌曰螟蛉桑蟲也蜾蠃蜂蟲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殰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矣速疾也二三子受學仲尼之化疾也向曰二豪謂公子處士也蜾蠃螟蛉皆小蟲也言此二人侍我之側如此蟲言見之微小也焉何也

漢高祖功臣頌

陸士衡

相國酇文終侯沛蕭何　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
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　丞相曲逆獻侯陽
武陳平　楚王淮陰韓信　梁王昌邑彭越　淮南王六
黥布　趙景王大梁張耳　韓王韓信　燕王豐盧綰
長沙文王吳芮　荊王沛劉賈　太傅安國懿侯王
陵　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　相國舞陽侯沛樊噲
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　太僕汝陰文侯沛
夏侯嬰　丞相穎陰懿侯睢陽灌嬰　代丞相陽陵
景侯魏傅寬　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　大行廣
野君高陽酈食其　中郎建信侯齊劉敬　太中大
夫楚陸賈　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　魏無知
護軍中尉隨何　新成三老董公　轅生　將軍紀信
御史大夫沛周苛　平國君侯公　右三十一人與
定天下安社稷者也五臣無也字頌曰
芒芒五臣作茫茫宇宙上墋下黷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

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 善曰天以晝爲常地以靜爲本今上逆下叛亂常也李奇不肯
亂之徒也國語觀射父曰民神異業敬而不瀆賈逵曰瀆嫚也故振蕩飛以亂周書曰乃辯九服之國漢書律曆志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三靈之紀交錯同端 翰曰茫茫廣遠貌亭毒謂編也在言天下昏暗亂人故振蕩飛謂兵戈不息也四海五岳九服皆謂天下也徘徊謂人與主不知所從也三靈天地人也言天將去秦獨亂改卜清平之君也

赫矣高祖肇載天祿 善曰尚書曰天祿永終 向曰赫赫盛也漢書曰高祖始載運也

沈跡中鄉 善曰漢書曰高祖中陽里人 向曰高祖中陽里人故云中鄉也

飛名帝錄 善曰中鄉即中陽里也尚書琁璣鈐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 向曰帝錄謂頭贊圖讖如頭飛名在其中

慶雲應輝皇階授木 善曰漢書音義曰項羽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也擊之勿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精必有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宋均曰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里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倉帝七百二十歲而授火言漢之起運爲木德所授也 銑曰慶雲瑞雲也皇階謂天位之次也

龍興泗濱虎嘯豐谷 善曰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漢書曰高祖爲泗水亭長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漢書曰高祖居沛豐 濟曰龍興言如龍飛於天得高位也虎嘯謂天下英雄皆相嚮應如虎嘯風生也泗濱謂高祖爲泗水亭長也豐邑高祖所居邑也

彤雲晝聚素靈夜哭 善曰漢書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閒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求得季 彤丹色也 素靈即高祖紀老嫗哭所殺白蛇子路見出師東素靈夜哭 良曰彤丹紫色

金精仍頹朱光以渥 善曰漢書郊祀志曰秦襄公自以居西王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雨金以爲瑞又作畦時祠白帝 向曰金精少昊金德也秦也朱光謂漢火德之者明漢當滅秦也渥厚也

萬邦宅心駿民 五臣作俊字 效足 善曰尚書曰宅心知訓又曰俊民用章曹植與陳琳書曰騏驥不常一步僕良御而效足 翰曰宅居也言天下之人懷高祖寬仁之德常居於心故鬱賢如駿馬足以效其用也

堂堂蕭公王跡是因 善曰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向曰此蕭何也相故曰公論語堂堂盛貌言高祖因之而升帝位也王者天子之通稱

綢繆叡后無競惟人 善曰毛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 銑曰綢繆密貌叡聖后君也聖君則高祖也惟辟也言其無賢競於人能安而能之也

外濟六師內撫三秦 善曰漢書曰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漢王數失軍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應劭曰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濟曰六師六軍也高祖留何守關中衆糧以給關外軍也內則撫安百姓也高祖出秦三將兵王于秦中故謂之三秦

拔奇夷難邁德振民 善曰漢書曰何進韓信漢王以爲大將軍野布反上自將擊之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撫循百姓尚書曰咎繇邁種德周易曰君子以振民育德 良曰何拔韓信爲將遂平天下人爲行其德惠鄰給於下

體國垂制上穆下親 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固高祖紀述曰循文於重藏則上穆開約則下親 翰曰能體國家輕重以制約法三章使君臣上下和穆而相親也垂下也制法也

名蓋群后是謂宗臣 善曰漢書贊曰蕭何曹參位冠羣后聲施後世爲一代之宗臣張晏曰宗臣國所宗也 向曰羣后謂諸立功者高祖論功第一故曰名蓋也何爲羣臣之尊故曰宗臣宗尊也

平陽樂道在變則通 善曰論語曰貧而樂周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 銑曰平陽曹參也參好黃老之術故曰樂道時事能變通也

爰淵爰嘿有此武功 善曰莊子曰淵默而雷聲毛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 濟曰爰於也言於事好沈靜而爲理也

長驅河朔電擊壤東 善曰漢書曰參擊王離軍成陽南大破之又擊三秦軍壤東 良曰長驅大舉電擊雷震之文籍注曰壤東地名也班固漢書述曰

協策淮陰亞跡蕭公 善曰漢書曰參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王豹又從韓信擊龍且大破之 翰曰協合也亞次也又從韓信擊趙秋曰位次蕭何第一曹參次之

文成作師通幽洞冥 善曰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 向曰此謂張良自言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凡言姓名皆所主邑名及號謚也此皆謂受兵法於黃石公也

永言配命因心則靈 善曰毛詩曰永言

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維此文王因心則友銑曰言配天命壽篆因心而出則如神靈無不必中也**窮神**

觀化望影五臣作景**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善曰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illegible]事揣情為畫策鬼谷子曰測深揣情　良曰言其籌策事發見其形影已然揣度其情無不知耳故雖鬼神亦不能隱謀萬物亦莫能逃形也**武關是闢鴻門是寧**善曰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關良曰臣聞秦將賈豎易動以利今持重寶啗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項羽然後解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翰注同**隨難滎陽即**

謀下邑善曰漢書曰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橈楚權良從外來漢王曰客有為我計橈楚權者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請借前箸以籌之漢王兵還至下邑漢王曰吾欲捐關以東等[illegible]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英布楚梟將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

向注同**銷印惎**忌**廢推齊勸立**善曰漢書曰項羽急圍[illegible]漢王滎陽酈食其[illegible]復立六國後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行佩之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大事去矣且楚唯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漢王[illegible]銷印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良躡漢王因封之班固漢書述[illegible]良曰推齊銷印驅致越信銑曰其勢也銑注同**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

風五侯允集善曰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則楚易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黥布隨劉賈皆會項羽敗自刎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下從風漢書曰漢王用良計諸侯皆至史記曰漢部五諸侯兵東伐楚又蘇秦曰梁從風而動[illegible]羽死烏江而董翳[illegible]喜馬童呂勝楊武等五人各得其一體高祖乃封五人為侯是謂五侯允信集至也銑同善注**霸楚寔喪皇漢凱入**善曰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　良曰霸楚謂項羽也寔實也喪亡也皇大也凱入謂戰勝凱歌而還其國言漢勝而入其國也**怡顏高**

覽[illegible]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却粒善曰史記良曰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翰曰謂功成名遂身退也怡和也辟穀也言良和顏高覽神仙之事退歸靜理如鳳之上羽翼不見也良時託跡黃帝老子之術却粒謂絕穀也**曲**區句**逆**遇**宏達好謀能**

深善曰西京賦曰大雅宏達論語子曰好謀而成　向曰此謂陳平也宏大達通也**游精杳漠神**

跡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善曰鄧析子曰九地之下重天之巔　銑曰平常好道術在理也濟曰重玄天也匪非奧深也言平妙知天道也地理[illegible]天地非為深沈也**伐謀先兆**

擬清**響于音**善曰言將伐其謀先其未兆[illegible]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鶡冠子曰[illegible]凡響出於音故須音響相濟也[illegible]君臣相得也則平與高祖亦如之也[illegible]**奇謀六奮嘉謀四**

迴善曰漢書曰陳平凡六出奇計[illegible]世莫得聞　子法言注曰張良為高祖畫策六陳平用奇策四皆權謀

採王也然機之此言有符仲子之說未詳相承而誤或別有所憑也向曰平自定天下凡六出奇計皆出也[illegible]謂迴謀於天下四方也**規主以足離項于懷**善曰漢書曰淮陰侯破齊[illegible]王怒而罵[illegible]足也漢書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illegible]殺之[illegible]不過數人大王捐數萬金行反間[illegible]矣漢王以為然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illegible]曰規謀也**格人乃謝[illegible]是推**

[illegible]病去楚而[illegible]持[illegible]已摧折**韓王窘執胡馬洞開**[illegible]反東平曰陛下第出偽遊雲夢信[illegible]郊迎謁陛下因禽之此特[illegible]萬世之事也[illegible]迎即執縛之毛萇詩傳曰窘困也漢書曰上至平城[illegible]所圍高祖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得出即匈奴也[illegible]通也餘同善注**迎文以謀**五臣本作**高以哀**善曰漢書曰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又曰高帝崩平馳至宮哭殊悲　良注同**灼灼淮陰靈**

武冠世翰曰此謂韓信也灼灼靈武貌冠首也言其靈武為世之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illegible]碑曰明略兼洞與神合契向曰謀策所出無極思與神合也入猶與也契合也奮臂雲興騰跡虎噬銑曰奮振也言其勇疾如雲起猛烈若虎之噬噬嚙也陵險必夷摧剛五臣作堅則脆善曰呂氏春秋曰凡兵之用也攻亂則脆濟曰言其雖陵險難必以平也摧剛堅陳則如脆矣夷平也肇謀漢濱還定渭表善曰漢書蕭何謂高祖曰必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信大將軍信因說漢王曰今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喜遂聽信計舉兵出陳倉定三秦良曰肇始也濱謂項羽封高祖為漢王高祖就國漢中蕭何曰人欲爭天下非信不可與計事高祖乃與謀事用其計遂自漢中東定秦地渭水名在秦故也渭表謂水畔也京索既扼引師北討善曰漢書曰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魏王豹反與楚和以信為左丞相擊魏翰注同濟河夷魏登

山滅趙善曰漢書曰信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度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信詰北擊趙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萆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空壁爭漢鼓旗兵遂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卒見之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向注同威亮火烈五臣作烈勢踰風埽善曰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合而為變也故其疾如風侵掠如火又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用兵之法也銑曰亮信也言其威武信如猛烈之火勢過於風埽言易也拾代如遺偃齊猶草善曰漢書曰信進擊代翰曰說苑曰音秀琴也孟康曰音秀箕邑名也漢書曰信發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遂渡河襲齊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又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濟曰破代齊二國如拾遺物於地如草偃於風也二州肅清四邦咸舉善曰據禹貢九州之冀州也二州謂齊冀州也良注同乃眷北燕遂表東海銑曰四邦謂代趙齊魏也善曰漢書曰信用廣武君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又曰信使人言

于漢王齊夸許多變反覆之國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為假王漢王乃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世胙太師以表東海杜預曰表顯也翰曰眷向也信既破趙將北伐燕李左車勸按甲休兵然後可也遂表東海謂立為齊王也東海齊地也表猶立也克滅龍且子余爰取其旅善曰漢書曰齊王走高密使使于楚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喜曰固知信怯遂追度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楚卒皆降之向曰龍且項羽將也信既勝滅之於是盡取其眾爰於也旅眾也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惟作推五臣德辭通絕楚善同銑注銑曰蒯通知天下權在信乃說信曰當今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故云劉項懸命也以謀問通說信反漢與楚王三分天下信曰我幸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執戟故歸漢漢授我上將軍言計用背之不祥此則念己之功推言從之德而辭通所說絕楚王之望彭越觀時弢迹翰曰五臣作匿光人具爾瞻翼

爾鷹揚善曰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又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善曰漢書曰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古字通秦公可[illegible]陳涉初起或謂越曰豪傑相立畔秦後將[illegible]乃助之言具有英雄之才天下所瞻翼翼猶盛也[illegible]其鷹揚之擊擢威凌五臣作陵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善曰漢書曰彭越將兵居鉅野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大破楚軍漢王敗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往來為漢王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籍死封越為梁王翰曰即就宮居也項氏既滅高祖封越為梁王初為相國將兵略梁地後封之故云舊梁也言如舊之有也烈烈黥布眈眈其眄姓英氏項羽封為九江王五臣作眄音麪善曰漢書曰黥布六人也向曰烈烈猛也眈眈虎視貌此言其有威名則注不重出也言其名冠彊楚鋒猶駭電善曰漢書曰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者以布數以少敗眾

銑曰初布為項羽將功冠諸侯其鋒銳勇急如雷電之聲也遷從謂項羽也 **覩幾蟬蛻** 蛻稅 **悟主革面** 善曰漢書曰漢王使隨何說布布閒行與何歸漢淮南子曰蟬飲不食三十日而蛻周易曰小人革面以從君也 濟曰言布見機去楚歸漢亦由蟬蛻去其殼也覺漢王仁明故改操而來北面事之悟覺也革改也 **肇彼梟風翻為我扇** 善曰漢書曰上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 良曰肇始也彼謂項羽也梟鳥也我謂漢也言始在項羽如不祥之鳥之風後乃翻飛而來為漢助也扇助也 **天命方輯王在東夏** 善曰東夏謂陽夏也漢書曰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 翰曰輯運也王在東夏謂布為淮南王 **矯矯三雄至于垓下** 善曰三雄韓信彭越英布漢書曰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布隨劉賈皆會垓下毛詩曰矯矯虎臣 向曰矯矯雄勇貌垓下地名 **元凶既夷寵祿來假** 善曰元凶謂項羽班固漢書張湯述曰既成寵祿亦羅咎慝 銑曰元凶則項羽也夷平也假至也 **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 善曰左氏傳楚子曰

保大定功班固漢書張湯述曰子孫遵業全祚保國毛詩曰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左氏傳晏子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濟曰安於大位而能全福者非德不可也言布謀及不善之道卒見其禍矣保安祚福孰誰臧善也 **張耳之賢有聲梁魏** 善曰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毛詩曰文王有聲 良曰聲譽也謂高祖游時嘗聞其賢 **士也罔極自詒伊媿** 善曰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後耳得出怨責陳餘餘怒脫印綬推予耳佩其印綬後耳與餘郤毛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又曰心之憂矣自詒伊慼 翰曰此言陳餘之交不其固也罔無極終也言士之結交當堅如金石至於無窮豈可二三其德以相誅伐此所以自遺其媿也 **俯思舊恩仰察五緯** 善曰漢書耳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耳走漢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穡 向曰耳與陳餘戰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遂歸漢此思舊恩也五緯五星也高祖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野言耳望此而歸漢也 **脫跡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 善曰漢書曰漢定三秦方圍章邯取廢丘耳謁漢王厚遇之又曰漢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襄國泜音遲 濟曰脫遺也跡迹也謂與陳餘戰敗歸漢也榛草木叢生也洎至也言耳奔馳披冒叢榛之難而來至秦中高祖遇耳與韓信擊趙是為改策矣與韓信破趙斬陳餘於泜水上是報辱也趙冀分野故曰北冀 **悴葉更輝** 五臣作耀 **枯條以肄** 善曰以木為喻也爾雅曰肄餘也毛詩曰伐其條肄 濟曰謂耳敗走已如悴葉枯條而高祖尊遇之是更有輝光而復生也 **王信韓孽宅土開疆** 善曰漢書曰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漢王以信為韓王 翰曰孽庶也 **我圖爾才越遷晉陽** 善曰漢書曰上以信壯武乃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毛詩曰我圖爾居 良曰晉陽胡地名 **盧綰自微婉孌我皇** 善曰漢書曰高祖與綰同日生壯學書又相愛也毛詩曰婉兮孌兮 向曰綰與高祖同日生又嘗出入常侍左右自微賤相親也我皇高祖也 **跨功踰德祚爾煇章** 善曰漢書曰羣臣知

上欲王綰皆曰綰可王上乃立綰為燕王 張晏曰章印章也 銑曰跨踰越也言其功德不足而高祖封之位以顯其榮 **人之貪禍寧為亂亡** 善曰漢書曰高祖崩綰遂降匈奴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翰曰言人之貪亂寧為死亡之故謂綰入匈奴也 **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 善曰漢書曰天下之初起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乃遇芮之將梅鋗與偕攻析酈以功封十萬戶 良曰漢書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 **肅肅荊王董我王軍** 善曰漢書曰荊王劉賈高祖從父兄也 **我圖四方殷薦其勳** 善曰漢書曰賈擊楚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 **庸親作勞** 五臣作焯 **舊楚是分** 善曰漢書曰高祖以賈為荊王 **往踐厥宇大啟淮濆** 善曰漢書曰高祖子弟少欲王同姓以填天下詔

並賈爲荆王王淮東毛詩曰鋪敦淮濆銑曰庸用祚福也
賈則高祖從兄故用親也祚勞者謂加福於功勞之臣分楚
地而爲荆國也濟曰啟其宇居也言往蹤其
荆國之居也啓開也淮水名在荆地濆水涯也安國遠親
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
固之善曰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
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
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良曰以
此則恐其子事王懷二心故自殺可謂明且慈也淑人君子寔邦之基善曰毛詩曰淑
人君子其儀不忒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翰曰淑美
寔實邦國基本也言陵才器可謂美人君子實國之本也義
形於色憤發于五臣作於辭王言與亡天命是期善曰
漢書曰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
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
王呂氏非約也公羊傳曰君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漢書又高帝
卽位絳侯爲丞相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也

【六四七】　二十二

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向
曰高祖既崩呂后當廢絕漢祚將封呂氏王陵曰高帝云
非劉氏不王也呂后不悅此則義形於色憤發於辭也言其
一心事主志節不移故曰王亡與亡也守其遺命不討呂氏
可謂未命是期也絳侯質木多略寡言善曰漢書曰周勃爲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
曰子然公順多略銑曰曾是忠勇惟帝攸數平声善曰漢
此謂周勃也木素寡少也
書曰始呂后問高祖門高祖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濟曰問雲騖靈丘景逆上蘭平
勃破綰軍上蘭定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濟曰
驚馳逸疾也雲騖景疾者言其用兵之機速也良曰代龕豨奄有燕韓善曰漢書曰陳豨反勃擊破之斬豨定代郡九縣王盧綰反
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善曰漢書曰高后崩呂產呂祿
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誅諸呂乃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惠帝子吾欲立代王是爲孝文皇
帝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乃
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張衛羽儀攬門開端門步坐紫宮

實惟太尉劉宗以安善曰漢書曰惠帝以勃爲太尉
向曰惟是也時勃爲太尉也劉宗
漢也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略震主者身危銑曰挾懷
也言其挾扶定社稷之功動君主自古所難爲也勳耀上代身終下藩五臣作曜
善曰漢書上曰丞相朕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乃免丞相
就國濟曰勳功也言勃免相國出外下藩而薨也諸侯
之國曰下藩即所封絳是也舞陽道迎延帝幽藪善曰范曄後漢書
攜寶迎幽藪良曰此謂樊噲也初噲在沛蕭何使迎高祖
亡爲沛公高祖在澤中時故曰延帝幽藪也澤無水曰藪
也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揔干鴻門披闥帝宇
顏謂項援拔寤主善曰漢書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聞事急乃持楯入口沛
公先入定咸陽以待大王大王不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
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高祖嘗病惡見人臥禁中
詔户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曰始陛下與臣等
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高帝笑而

【六四七】　二十二

起向書帝以此故噲力匡君手功于甲王時書武王事
臣漢書曰公主以噲故封爲舞陽侯翰曰舉向來者
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善曰漢
食其曰其弟商以將卒數千人從沛公略地善書曰公
曰酈生將兵從漢王言其不以將兵自從也
食且言其兄良有以善向謂酈食其曰爲弟商將從
哭酈商何但商爲將故云俾率爾徒從王于征
也振威龍蜿五臣作蛇陳音蛇攄武庸城六師寔因克荼禽
黥善曰漢書曰商以將軍擊荼戰龍脫先登又以右丞相擊
名也銑曰龍脫地名也庸城也
蜿蛇地名也六師
[illegible]
羨俗言其有功也戎軒肇跡荷策來附善曰漢書曰
爲以[illegible]大夫奉車銑曰戎軒兵車也肇始也荷負也
謂高祖初起時以嬰爲大僕奉車故云始附也負策謂爲大僕

案以秦事也東門田所附高祖也　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乂平城有謀　善曰漢書曰嬰從擊項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載行面擁樹馳晉灼曰今京師人謂抱小兒為擁樹　書曰平城之難圍開一角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　向曰皇儲謂太子也即孝惠帝也時是又安也平城地名向注同

潁陰銳敏屢為軍鋒　良曰此謂灌嬰也銳精敏達也鋒謂先鋒也　奮戈東城禽項定功　善曰漢書曰嬰以御史大夫騎至東城破之所將卒斬籍　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啟于東　善曰漢書曰嬰渡江破吳郡長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　向曰言嬰乘其風勢假藉之以臨於江左也

陽陵之勳元帥是承　善曰漢書曰傅寬以舍人從高祖為騎將屬淮陰侯也勳功也元大也大帥謂曹參也言承奉大帥之令以定齊地封勳爵也　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　善曰漢書曰靳歙以中涓從擊定江陵王尚書曰靳歙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毛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向曰王謂江陵王也言平定其國使亂者止也

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　善曰漢書曰廣野君酈食其也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曰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則天下知所歸矣　老子曰天網恢恢　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　左氏傳注曰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　翰曰此言食其也謂為高祖守名都謂滎陽也白馬津河津名也飛狐塞名也敖庾倉名也三塗山名也規守也即就也

輶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　善曰漢書曰食其說齊王田廣以為然乃罷歷下兵守備漢書曰韓信聞酈食其已說下齊乃夜度兵至齊齊王田廣以為食其賣己乃亨食其　良曰輶軒輕車也東踐謂東行向齊也載則徂往也言漢之風化於齊身死非說之罪也　我皇實念言祚爾孤　善曰漢書曰高祖舉功臣思食其其子疥數將兵封為高梁侯　翰曰我皇謂高祖也言高祖實念其功封子疥為高梁侯此其福也

建信委輅被褐獻寶　善曰漢書曰婁敬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也委棄也輅謂挽車也獻寶謂獻說也言婁敬本為挽車之人服褐衣以見高祖勸高祖都長安可謂大寶也　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酆鎬　善曰漢書曰婁敬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拜為郎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　銑曰伊洛謂東都也酆鎬謂長安也

柔遠鎮邇寔敬攸考　善曰毛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翰曰敬所以考成也　濟曰安定也　抑抑陸生知言之貫　善曰毛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孝經曰言思可道　銑曰此謂陸賈也抑抑慎密貌言賈善為言語也貫通也　往制勁越來訪皇漢　善曰漢書曰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　翰曰言賈往制南越招佗使來而見高祖也　附會平勃夷凶翦亂　善曰漢書曰呂后時呂氏欲危劉氏陳平患之賈往請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平用其計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太尉勃亦報如之呂氏謀益壞　良曰平謂陳平勃謂周勃會謂周勃陳平之間也謂賈有力焉可以附接於陳周之間謂與謀誅呂氏也　所謂伊人邦家

之彥善曰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遥又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劬國漢書王尊贊曰尊實封趙邦家之彥
向曰伊繹也伊人猶信此人也彥美也百王之極舊章靡存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
百王之弊典引曰彝倫斁而舊章缺銑曰此謂叔孫通也言漢承百王敗極之時而禮儀舊章皆毀存者寡乃復脩之
漢德雖朗朝儀則昧稷嗣制禮下肅上尊向曰朗明
昧暗也翰曰漢拜通爲博士號爲稷嗣君世言其制禮儀下敬而上尊各有分也肅敬也
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
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其儀就皇帝輦出房諸侯王以下莫不
震恐肅敬高帝曰吾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毛詩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包咸論語注云三代
夏殷周也尚書曰垂裕後昆向曰穆穆美也煥盛也良曰睎望也憲法也三代謂夏殷周也言斯帝典可識之風睎望
與三代同盛而法流於後昆昆嗣也

無知叡敏獨昭五臣作照奇跡察侔
蕭相貺同師錫善曰蕭何進韓信魏無知進陳平故曰侔也漢書曰陳平事漢因魏無知求見漢
王後上封平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向曰此謂魏無知也叡明也貺賜也迹比也明猶愛也師猶衆也翰
曰言其明達獨有奇跡察薦陳平於高祖則亦比蕭何之
用韓信而天下定焚同賜衆舉舜而使水理書云師錫帝
曰有鰥在下曰虞舜隨河辯達因資於敵紓五臣作舒漢披楚唯
生之績善曰漢書漢王曰孰爲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項王以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
使之往說布布歸漢毛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銑曰
布本屬項羽則與漢爲敵也而何說之背項羽而歸漢乃定天
下是臣資於敵也紓緩也披散也楚則項羽也唯生之績謂唯何之功也生者有德之稱皤皤董叟善
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善曰漢書曰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
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項王爲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衆爲之素服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爲
兄是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素王受
命識曰河受圖天下歸心向曰此謂新成三老董公也皤

曉老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
妙故切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
善曰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
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大
略孔明史記太史公曰高祖元功輔臣股肱良曰秀朗謂賢明也沈深也言其深心照見事理也向曰袁生請高祖
曰分兵請彩引入楚也而使自分兵相救而楚威權自然撓也大旆之南也即爲漢之南入楚也撓亂也言其大謀略如淵回之
深人功效響應之速效邈遠也惟人謂此人也
紀信誑項軺五臣作以軒是乘
攝齊五臣作齊即奚切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
風興善曰同翰曰項羽急攻滎陽漢計無所出紀信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閒出遂乃東王車服王衣
謂爲高祖降項羽以此高祖得與數十騎出矣項羽遂燒殺信翰車軒車也攝摳衣也謂高祖所服衣也懲恐也言其
忠勇是用死節誰復恐懼雖身隨煙滅而忠之名與風興也

周苛慷慨五臣作愾心若懷
冰善曰風俗通曰言人清高如冰之潔
形可以暴志不可凌善曰漢書曰項羽欲
曰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楚破滎陽欲
令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羽怒亨周苛良
曰暴露也言其壯志見於外也凌欺也注同善
貞軌偕沒亮跡雙升帝疇
爾庸後嗣是膺善曰漢書曰漢後求周苛子成以父死王
事封爲高景侯又曰襄平侯紀通向苛亮張晏曰紀信子也
嘗門紀信並死不見其後功至表曰襄平侯紀通以父成以
將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侯然則通非信子也儀之此言與
漢信異也向曰軌迹亮信升高疇誰庸用膺當也言紀信
與周苛忠貞之節俱沒於項羽信勇壯之迹雙高世高祖念此
二人已死誰可封汝功乃後嗣以當也謂高祖封信子爲
襄平侯封苛子
成爲高平侯天地五臣作命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
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烏老來歸是謂平國寵

命有輝 善曰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漢書曰漢遣陸賈……公羽傳曰歸黃公父母妻子 漢書音義曰……母別名也 [illegible] 上欲封侯公盟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 銑曰王心有所……高祖父母……也 [illegible] 此丈子 善曰……

震風過物，清濁效響 善曰……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中興清濁……

大人于興，利在攸往 善曰周易曰巽……利有攸往……大人君子也……

弘海者川，崇山惟壤 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

韶護錯音，袞龍比象 善曰漢書曰舜作韶禹作夏湯作護……左傳曰袞冕……五色比象……

明明眾哲，同濟天綱 善曰……

〈文選四十七〉 二十七

天綱 翰曰五臣作網……天之網以羅海內之推……

劒宜其利，鑒獻其朗 善曰……如劍之利……鏡之明以昭……

文武四充，漢祚克廣 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 孔安國曰光充也……毛詩曰克廣德心 向曰眾賢文武之道四方充滿故漢祚克廣也……

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東方朔畫贊 并序

贊

夏侯孝若 善曰王隱晉書曰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也……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謂之連璧……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 善曰漢書地理志平原郡有厭次縣 [illegible]

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 善曰……

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游以取位； 善曰……

〈文選四十七〉 九八

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 善曰……

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朔正諫……

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 善曰漢書贊曰……詼諧……

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 善曰……

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 善曰禮記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常非離羣也……

羣也銑曰質謂天性文謂外飾亦所以亂俗而隱也向曰弛張循衰榮也羣道也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善曰揚子雲解嘲曰雖其人之贍智良曰贍寬贍多宏大也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善曰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俶儻之畫策左氏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周易曰觸類而長之論語太宰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翰曰倜儻謂奇才也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善曰周易曰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又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向曰合道通變在於刻筭幽通神明知其來事也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眾流之論善曰左氏傳曰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漢書曰陰陽家流者蓋出於羲和之官圖河圖也緯五緯也後漢書尤明圖緯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縱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銑曰圖緯謂圖讖天文也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善曰

莊子曰支離疏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播音簸漢書曰上嘗使諸數家射覆不能中使朔射之連中賜帛逆逆刺也濟曰又有疾東之辯支離卜也覆謂射覆逆謂逆刺豫知前事也數術也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善曰漢書曰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而用度箴石湯火之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向曰計數也乃五臣本有不字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善曰孔安國尚書序曰研精覃思周易曰不習無不利良曰究盡也言皆不常習自盡其妙理謂天性而知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目所一見輒諷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翰曰言若術皆纔經於目則諷誦不忘近過於耳而闇識於心謂明惠也夫其明濟開豁呼括包含弘大陵轢歷卿相嘲從口哂豪傑籠罩靡前跆臺籍貴勢善曰漢書曰張其止與兵相跆籍鄧展曰蹈也向曰陵犯轢踐也嘲哂謂戲弄也銑曰謂豪傑之人所權無敢前與之通言者朔皆輕草在於心胥

也跆籍猶殘暴也言不畏貴勢之士也乾無也出不休顯賤不憂戚五臣作慼濟曰出進也言進入於仕不求其榮貧賤則不憂也慼亦憂也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善曰十洲記曰朔弄萬乘傲王公孟子曰天下大說而將歸己視之如草芥良曰萬乘天子也儔列謂同類者草芥賤之物也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善曰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翰曰言雄之節過人蓋世謂最高也邁遠也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已五臣本作也善曰孟子曰聖人之於人亦類也出於其類拔於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乎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也遊方之內者也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數之外也向曰言其才器超拔羣類遊於常俗之外也萃類也方常也談者又以先生噓虛吸許急沖和吐故納新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

新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銑曰噓吸謂吹歎也中和謂眞氣也吐故謂吐其濁氣納新謂得其清氣皆言養形存神也蟬蛻龍變棄俗登仙善曰淮南子曰至人蟬蛻蛇遊忽然入冥史記趙高曰聖人龍變而從之列仙傳曰東方朔武帝時為郎宣帝時棄郎去後見會稽濟曰蟬蛻謂脫殼出其身龍變謂解其骨而騰形舉俗登仙有如此者神交五臣作變造化靈為星辰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大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言其變化無常也向註同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善曰此國謂樂陵也其父為樂陵郡守史傳不載難得而知也良曰忽恍謂幽微也僕自京都言歸定省善曰京都洛陽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記曰凡為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翰曰謂歸覲省於父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五臣作象善曰楚辭曰馮翼遺像

何以識之濟曰路寢謂朔也遺象謂所畫形象也逍遥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銑曰逍遥謂徘徊也祠宇亦廟也翰曰慨然猶振然也其

辭曰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善曰矯矯輕舉之貌也毛詩曰矯矯武臣周易曰肥遯無不利又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向曰矯矯高貌肥猶樂也遁隱也貞正也言其樂隱於俗而居其正道退不終否進亦五臣作不避榮善曰周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銑曰退無慍色故不終否否謂志不通也臨世濯足希古振纓善曰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良曰臨世而隱如古之漁父濯足振纓也言隨時清濁以隱於俗也振亦濯也希望濯洗也涅而無滓既濁能清善曰論語子曰涅而不緇老子曰孰能濁以靜之徐清淮南子曰濁而徐清沖而徐盈翰曰涅黑泥也滓穢也言其在俗混道自高如在涅中而無纖污久行則濁中志能清也無滓伊

何高明克柔善曰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濟曰伊惟克能也疊上句以自問世洿穢惟何也則高明能為柔道能清伊何視汙若浮善曰班固東方朔述曰偶肉汙穢弛張吹浮銑曰此亦疊上辭也言其視濁汙之理若清也謂不以為恥也浮猶清也樂在五臣作在樂必行處儉五臣作偷罔憂善曰周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銑曰處樂時必行樂在沈淪時則無憂言知其時也罔無也跨世陵時遠蹈獨游向曰跨越也蹈步也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善曰莊子曰孔子見老聃而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何規哉孔子曰吾乃於是乎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余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於老聃哉良曰言甚思往代之事於是想遐遠跡也向曰邈邈遠也猶龍謂如龍變化屈伸小大不常也蹤跡也染迹五臣作跡朝隱和而不同善曰史記東方朔曰如朔所謂避世於朝廷間也論語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良曰染近於俗隱跡於朝與俗和光而不同其道也棲遲下位聊以從

容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不可得而治也尚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濟曰下位謂朔為太中大夫也我來自東言適茲邑善曰茲邑謂樂陵也毛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爾雅曰適往也銑注同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善曰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允企伊佇向曰企佇謂望立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也謂朔故居丘墓之處墟墓徒存精靈永戢良曰戢藏也民思其軌祠宇斯立翰曰下人思其軌則立祠廟於此也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向曰寺司也言其有官寺寢廟也圖畫也周旋五臣作遊祠宇庭序荒蕪善曰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銑曰東西廂曰序榱棟傾落草萊弗除善曰呂氏春秋曰農夫弗除良曰榱椽也萊蒿也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濟曰肅肅清貌言其豈於此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五臣本作精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翰曰言不見朔真形悠悠我情悠遠思也精猶思也昔在有德罔不

遺靈向曰自古有德之人無不遺其神靈以示後代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善曰尚書咎繇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毛詩曰祀事孔明銑曰秩次也言天下之次序有祭祀之禮則神監其忠信其可明也彷彿五臣作髣髴風塵用垂頌聲良曰言髣髴聞其高風清塵故此用其垂頌聲也

三國名臣序贊

袁彥伯善注同濟曰檀道鸞晉陽春秋云袁宏字彥伯陳郡人也為東郡守

三國魏吳蜀也名臣謂有賢才立功業垂名於後代者也序贊者言并序也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善曰漢書成帝詔曰天生眾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善曰墨子曰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然則三

五迭隆歷世承基善曰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西京賦曰若歷世而
長存又曰繼體承基翰曰三皇五帝更帝興盛雖歷歷代而後帝王必繼其道也揖讓之與干
戈文德之與武功善曰孔叢子曾子謂子思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乃時也尚書武
王曰稱爾戈比爾干宋均樂動聲儀注曰武象伐時用干戈也向曰舜禹揖讓文德以興湯武干戈武功以取言李
異道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善曰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之間宰
匠萬物之形漢書鄒陽上書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毛詩曰維清緝熙
日宗本也匠制也陶鈞造化也緝明熙廣也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善曰尚書
名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向曰元首君也經略經營也股肱臣也肆陳也遭離不同五臣本遭
字上有雖字跡有優劣五臣本跡字上有且字善曰王命論曰
假在堂于優劣其迹良曰遭離遇也謂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舜禹揖讓
言揖讓干戈所遇時亦不同而跡有優劣也至於體分冥

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
也五臣作翁善曰言至於君臣之體分既冥於冥兆上下之契不存而不墜者蓋由二革而化也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翰
曰至於為君之體為臣之分冥應之理堅固道合之義不墜
皆風靡振於後代雖言教改於千載其理天下一也契合者
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五臣作堯銑曰舜舉八元八凱用之以輔堯伊呂用而湯武
寧善曰伊呂見上銑曰湯得伊尹武王得呂望而社稷安也三賢進而
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善曰三賢管仲鮑叔牙隰朋也五臣狐偃趙衰顛頡
魏武子司空季子良曰三賢謂管仲鮑叔隰朋也小白齊
桓公名五臣謂趙衰先軫魏武子賈佗狐偃也重耳
晉文公名也中古陵遲五臣作陵斯道替矣翰曰替廢也居上者不
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
以信誠率眾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善曰呂氏春秋曰天道圓

地道方聖人之所以立上下主執圓臣處方方圓不易國乃
昌高誘曰上君也下臣也向曰圓謂君也言君御下不以信於中當私行請託以求其寵榮
曰方地也圓天也翰曰方謂臣也言臣事上必弄威權以為計謀而求榮也向
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
寗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
連以之赴海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寗武子邦有道則
智邦無道則愚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之論語楚狂接輿
歌而過孔子史記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欲爵之魯連逃
隱於海上良曰
銑同衰世之中保持名節五臣作明君臣相體
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善曰魏志董昭
謂曹公曰明公
樂保名節之臣若與眾士結分上達天合符契秦美曰
地合霸業史記曰燕昭王好兵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
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王以為亞卿
向曰燕昭王與樂毅相得上下不疑故立大功夫未遇伯

樂則千載無一驥善曰戰國策汗明說春申君曰君亦聞驥乎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
能進見伯樂而鳴伯樂知己也向曰伯樂善相馬
者驥良馬也言不遇伯樂者千年不得一良馬不遇明主而
賢亦無人知也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於斯
為貴善曰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夫運籌於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
如子房也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
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人之傑也銑
曰控總也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向日
道勝謂以道御物勝謂征伐也翰曰盡其忠
下書忠謀言必用計必從也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
百姓不失其業良曰蕭謂蕭何曹謂曹參也三代夏殷周
也言雖才不及三代之臣而百姓不失
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善曰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
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又曰
謂趙孟曰盍遠績禹功而大庇民論語子曰抑亦可以為次
也翰曰言蕭曹佐高祖靜息禍亂以育生人抑亦次三代

之君臣也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善曰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　向曰顛沛謂亂也君子當亂代見身則不如隱也恐遇害也句已理萬物當作法教垂其禮樂故尚語不尚默也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善曰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莊子謂魏王曰士有道德而衣弊履穿此所謂非遭時者也文子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比至化所以千載不一也　向曰不患廣道爲難遭乎時爲難也　銑曰遭乎時亦不足爲難逢遇明君是爲難也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善曰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漢書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事勢可爲流涕者二　濟良臣同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善曰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然此又云萬歲一期蓋甚言之以避不文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

也　銑曰有生謂生人也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善曰袁宏漢紀太史官曰賦況彭寵翰曰遭遇會言時承風雲爲賢者之佐千載一遇也濟曰甚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向曰嘉善也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銑曰慨歎也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濟曰志謂三國志也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五臣無也字　良曰各得一時之宜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善曰文子曰人有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左氏傳子產曰吾以救世　向曰魏臣皆懷守文若也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善曰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向曰天下禍亂人如在塗炭火之中言文若所能則不過魏武帝也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銑曰委質於此面以事魏朝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

濟曰言曳舉賢良用之於朝不自出標明爲己明鑒故久而益明也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良曰要功謂貪功也言籌畫籌策不貪爲己功故有事至其所生而後定也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向曰或有直言於太祖太祖恨之欲棄而死是亡身也欲匡漢故云明順也董卓之亂神器遷偪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　向曰神器帝位也時卓偪遷獻帝於長安也公達慨然志在致命善曰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銑曰荀攸字公達慨然壯勇貌言公達見獻帝危故志在致其命以匡漢室也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向曰言荀攸存其名節也至如身爲漢隸而跡入魏幕濟曰隸官也霸府曰幕源流趣五臣作取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五臣本有且哲字名教有寄乎善曰言文若殞身既明仁義之道足寄於名教之地也　良曰源流謂本也取舍謂進退也

言攸之本志匡漢與荀彧同也　銑曰言其與彧志同致之死矣而攸身存焉是爲殊致而不同也哲智也言名教身寄在此二子之身夫仁義不可五臣本有以字不明則時宗舉其致善曰莊子曰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向曰宗尊也致理也言仁義既明則時人尊舉其妙理慕而行之謂荀彧生理不可五臣本有以字不全故達識攝其契善曰[illegible]曰生生之理足矣　銑曰攝行契義也言全生以匡時難故達識君子行其義事也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善曰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良曰言二荀相與匡此臣道宜久深遠哉弘漢也崔生高朗折而不撓善曰管子曰夫玉溫潤以澤仁也折而不撓勇也　向曰崔琰也亦魏臣也朗明折撓屈也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善曰鍾會與吳主書曰執笏之心載在名策左氏傳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君之南鄕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　濟曰言琰有高明勇直之志義心

匡漢所以策名入仕蓋爲漢士當位魏君比以爲臣不然則不苟求於魏氏也霸輔謂漢也陽君位也后累君也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五臣本有以字不與魏武所五臣本有以字不容善曰漢書曰羣臣奉天子璽符代王翰曰天子位良曰璽謂國璽也君臣易位謂魏武取漢位也崔子不與謂琰不許也太祖以琰有不遜之辭遂賜死此則崔子不許而魏武所不含容者也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善曰孫卿子孔子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銑曰仁義人之本故曰全身今崔以義見殺是所以亡身也如江湖濟舟亦所以覆舟也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善曰漢書公孫弘曰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翰曰言先賢謂古者忠義之士以義見殺玉之摧碎也來哲謂後之智者也亦以仁義攘袂而起亦以三身豈非自出天性之懷發於中心而名教拘束使至於此也

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善曰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盤桓謂未遇時也良曰孔明亮字也盤桓未進貌也俟待也亮未見用之時每自比才如管仲樂毅故遠知此二人高風流於前代可師而行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善曰論語曰爲國以禮孝經援神契曰得萬國之懽心人就喜無怨聲翰曰蜀志曰寥立爲長水校尉誹謗先帝免爲庶人徙汶山聞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左氏傳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亮死國人皆泣也沒死也銑曰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善曰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及其臨終顧託受五臣本作命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

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勑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尚書曰成王將崩作顧命翰曰先主臨終顧託遺命班固漢書述曰傅寔堂堂受遺武皇翰曰先主授之不疑於亮亮受之又無懼色此君臣不相疑也劉后先主也武侯亮也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主向曰先主勑後主云汝與丞相從事如事父而後主納亮之義無貳情之心繼體謂後主也言此君臣之際實可讚詠也然聞良實也公瑾卓爾逸志不群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五臣作總角善曰吳志曰孫策字伯符匹表傳策令曰周公瑾英俊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毛詩曰總角丱兮良曰總角謂童子之時也吳錄周瑜字公瑾與策同年少小總角之時常友善升堂拜母稱度也以義相合契合也伯符策字也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善曰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遣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一交戰公軍敗退翰曰晚節謂壯年也曜奇謂用兵

奇策也參分謂參分於吳蜀魏謀與分職於軍事赤壁江陵江口山名謂公軍於此大敗也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善曰吳志曰瑜還江陵爲行裝於道疾卒時年三十六濟曰言瑜早卒故惜其年促其志深遠未可測量也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善曰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良曰張昭字子布亦吳臣也佐策也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善曰吳志曰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自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扶權上馬使出巡軍士左氏傳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唯辭天子向曰孫策臨終以弟權託於昭昭率群臣立而輔之權悲哭未視事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伏哀感以緯匹夫之情乎權乃止哭昭翻輔佐也神情所涉豈徒蹇愕而已哉善曰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史記趙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東觀漢記載馬謝上書曰臣無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字曰諤直言也銑曰蹇正諤直也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善曰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權不聽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

很之士蹇兵將迫又以內以土封之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
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
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
然而昭擅郎位也詩也 向曰善主 夫一人之身所照
未異而用舍 五臣作捨 之間俄有不同況沈跡溝
壑遇與不遇者乎 善曰論語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漢書高祖功臣頌曰光武中興孟子
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漢書曰揚雄以爲遇不遇命也 向曰
初昭之用也委以內外文武之事及其不用有此讒等出則
一人之身好惡所明有未異也而用之則延譽捨之則讒
爭須臾之間何其不同況沈棄於溝壑遇時與不遇也 夫
詩頌之作有自來矣 善曰家語孔子曰諸侯之有祖禰 有自來矣 向曰有自古來矣
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 善曰子夏毛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吟詠情性以風其上一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雖大旨同歸所託或
乖 銑曰雖詩頌大旨同歸其所託之事或有乖異也 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

滯 良曰君子或出或處各得其道出則盡忠於君處則守節自守故曰名體不滯也 風軌德音
爲世作範不可廢也 翰曰言古人善風軌德音著在爲天下作法者不可廢而不述
故復撰序所懷以 五臣本無以字 爲之讚 五臣作贊 云
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
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
士元張昭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
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
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
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
承宗陳泰字玄伯 五臣本無此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 善曰火德謂漢也班固漢書高紀贊曰漢承堯運協于
火德周易曰大過大者過也 向注同 洪飆扇海二溟揚波 善曰揚波濤也 銑曰
洪大飆風扇動也二溟謂南溟北溟皆海也 虯虎雖驚風雲未和 善曰周易曰雲從龍
風從虎 向曰虯龍也言龍虎雖驚而風雲未和者君臣未相應合也 潛魚擇淵高
鳥候柯 善曰周書曰美爲士者飛鳥歸之蘊於天角 左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
鳥 翰曰言臣之求君如游魚之擇淵飛鳥之求棲柯也潛游也高飛也候求也 赫赫三雄並迴
乾軸 善曰爾雅曰岳爲貫瀆詩曰三雄見足 良曰赫赫盛貌三雄謂三國之主也乾天也言其競天下若
運轉天軸萬物震動也 競收杞梓爭采松竹 善曰國語聲子謂子木曰若杞梓皮革楚
貫自楚之才杞良才也孫子曰賢人在久貝松竹也 向曰杞梓木之良材也松竹貞堅也並比於賢人也言三國之
君競收采賢士也 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

翹 善曰香草喻賢也 銑曰鳳龍以比德英雄君子也言其在山谷之間思賢時務故不暇栖伏也亭秀
也言無者皆出見於時也 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賾
五臣作賾奇 賞要 善曰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又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 向曰此謂荀彧也文若字也英
英鮮明貌靈通明也 翰曰賾求賾探也探求奇要之道也 日月在躬隱之彌暉 善曰
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良曰言其明也
彌益也 文明映心鑽之愈妙 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通則文而明窮則約而詳論語顏淵
曰鑽之彌堅 向曰言其有文也文明識理映於中心鑽而研之愈至於精妙 滄海橫流玉石
同碎 善曰孟子曰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 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銑曰滄海橫流言天下亂也玉石
碎喻賢愚人也 達人兼善廢已存愛 善曰孟子曰古人得志則澤加於民 翰曰達人賢人也兼善謂兼善
天下 謀解時紛功濟宇內 善曰老子曰解其紛 濟曰紛亂也 始救

生人終明風槩古代反　善曰魏志曰太祖遣彧爲漢侍中守尚書令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
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咨彧彧以爲太祖本興義兵
以匡朝寧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軍至濡須彧病
留壽春魏氏春秋曰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
飲藥而卒　翰曰風槩節操也謂不順太祖取漢位也　公達
潛朗思同蓍蔡　善曰左氏傳曰臧孫之智也使知國若蓍吾以此爲蓍蔡也　良曰此謂智似也
公達字也朗明也蔡龜也蓍以卜龜以筮言思慮皆明有如卜筮預見其事也　運用無方動攝
群會爰初發跡遘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
善曰魏志曰荀攸與議郎何顒等謀殺卓垂就而覺收顒攸
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班固漢書
述曰子明光光發迹西疆蔡邕陳寔碑曰景命不延遺也翰
曰向曰言思慮運用而無極也動攝群會謂統領衆事也
謂曰遘遇也顛沛亂也銑曰言其雖遇亂代神情玄
遠而有所安處之此時益如通泰言其器量勇大也　愔愔
幕裏算無不經　善曰魏志荀攸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杜氏傳

文四十七　二

右尹革曰祈招之愔愔　翰曰愔愔安和貌幕
裏謂軍中也言在軍中籌策其事理無所不經也　亹亹通韻
跡不暫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　善曰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
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　向曰亹亹進也言善
其謀智略通和而事跡不暫停息也　銑曰尺璧
謂趙之和氏璧秦欲以十五城易之者言攸之
才可貴過於十五城之價故顧而哂之哂笑也　知五臣本作智　能
拯五臣作拯　物愚足全生　善曰魏志曰魏國初建以攸爲尚書令從征孫權道薨太祖每稱公達外愚內
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
子是斯子曰古者有愚以全身莊子曰可以全生　銑曰言
其力智算能拯於物而外現以愚能遠
害全身矣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　郎中溫雅器識
純素　善曰魏志曰魏國初建渙爲郎中令莊子曰聖人貴
純素之道唯神是守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
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向
曰此謂袁渙也郎中官也純素謂清明不雜　貞而不諒通
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又曰孔子於鄉

黨恂恂如也毛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范曄後漢書郭林
宗曰叔度汪汪若萬頃之陂　銑曰貞正也諒信也言其
能行正道所言不必信通達物理而能堅
固恂恂敬也汪汪大也軌則法度也　志成弱冠道敷
歲暮　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　翰曰言君之年歲已暮也　良曰弱冠二
十歲也敷布也
暮老也　仁者必勇德亦有言　善曰論語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仁者
必有勇　翰曰言渙仁而能勇也太
上有立德其次立言言謂渙言辭忠正也　雖遇履虎神氣恬
然　善曰魏志曰呂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
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
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
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
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
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周易曰履虎尾
不咥人亨　子曰至人者神氣不變　翰曰履虎尾
也言其雖遇危亂之時神
氣不易也恬安謂安也　行不脩飾名跡無愆　善曰魏居濱贊

文選四十七　三

曰渙不疑實直名跡終始可求　向曰
德行天性故不徇俗而名跡無其愆失　操不激切素風
愈五臣作俞　鮮　良曰言渙不持激切勤以素三者性素之風益在屬冀鮮新也　邈哉崔生體
正心直天骨疏朗牆宇高嶷　魚力反　善曰崔琰也碑曰琰聲出於自然
英風發於天胃論語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　翰曰此謂崔琰
也天性疏通而明朗言牆宇高不可窺見其內也　銑曰
忠存軌跡義形風色　善曰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銑曰謂曹公毋以爲崔琰
仁發與折之義見於風神顏色也形見也　思樹芳蘭翦除荊棘　善曰芳蘭以喻君子荊棘以
以喻小人　向曰芳蘭謂忠賢之士也
樹立也荊棘謂姦亂之人也翦除言殺也　人惡其上時不
容哲　善曰左氏傳曰伯宗之妻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
翰曰人才在人上者人必惡之時有姦雄不容智士
言琰才智過人曹公惲之　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
霜雪　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忠果正直志懷霜雪　良曰
琅琅珠玉聲先生琰也言琰才如珠玉也杖持也

運極道消　碎此明月

景山恢誕　韻與道合　形器不存　方寸海納　和而不同　通而不雜　遇醉忘辭　在醒貽答

長文通雅　義格終始　思戴元首　擬伊同恥　民未知德　懼若在己　嘉謀肆庭　讜言盈耳　玉生雖麗　光不踰把　德積雖微　道映天下

淵哉泰初　宇量高雅　器範自然　標準無假　全身由直　跡洿必僞　處死匪難　理存則易　萬物波蕩　孰任其累　六合徒廣　容身靡寄

君親自然　匪由名教　敬授既同　情禮兼到　烈烈王生　知死不撓　求仁不遠　期在忠孝　玄伯剛簡　大存名體　志在高措　增堂及陛

已叙廢近祉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濟曰
言其之志將欲大成帝功也高大將成增尊也堂喻君也陛
喻羣臣也言泰志在尊崇其
君及登治羣臣使有等差 **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
危致命盡其心禮 善曰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弑司
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由
弟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
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曰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
文王乃父不言爲侍中轉左僕射竟左氏傳曰晏平中端委
立於虎門之外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良曰虎門軍門
也言其端身委質於虎門之下正直之言益開也禮泰請誅
賈充也銑曰臨危難之間必致命盡死以存臣心志也正
救於君也
右並魏臣九人 蜀國
堂堂孔明基宇宏邈 善曰論語曾子曰堂堂乎
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濟曰此謂諸葛亮也孔
明字也堂堂盛貌基宇猶器宇也宏大邈遠也 **器同生民**
獨稟先覺 善曰孟子曰伊尹天之生斯民也使先覺覺後覺
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向曰言形與生人同
而獨稟先覺之理知帝王之五臣
道可以爲也器形也覺寤也 **標** 從才 **牓風流遠明管樂**

善曰孫綽子曰聖賢極其標榜有大力矣蜀志曰諸葛亮每
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
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翰曰標牓諸葛見
古人之風流遠明管仲樂毅之才以自比也 **初九龍盤雅**
志彌確 苦角反 善曰周易曰初九潛龍勿用何休公羊傳注曰盤也子曰
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方言曰
未升天之龍謂之蟠龍
蟠龍句在同 **百六道喪干戈迭用** 善曰漢書曰易陽九百六之厄曰初入百六
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濟曰四
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一元一百六歲曰陽九之厄言漢道喪
亂遭此之厄迭遷也 **苟非命世孰掃雰雺** 從五臣 莫貢切
干戈迭用言亂也
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翼性曰
命名也爾雅曰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雰孔安國尚書傳曰雺
一淨氣也亡公切今兩韻并夢良曰千年一聖人出五百年
一賢人生聖賢未出其中有命世者謂臣於賢也孰誰也霧
寧民亂氣也以喻亂也言亮若非命世之賢豈能歸附天下之亂 **宗子思寧薄言解控**
善曰蜀志曰劉備字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故曰宗子也毛詩曰
控于大邦彼有急而控告於己已能解之左氏傳王子伯騈曰無

所控告拙張曰控引也翰曰宗子謂先主也寧安也控急
也言先主思安天下故薄言於亮以解海內懸急之災先
主羹之臻 **釋褐中林鬱爲時棟** 善曰亮爲丞相故曰時
故稱宗子 棟後漢書郭林宗
與陳留盛仲明書曰足下諸人爲時棟梁向曰釋去也褐
衣賤人之服言法褐衣棄林野鬱然而起爲棟梁之臣也
盛貌言其爲國之 **士元弘長雅性内融**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
要如屋之有棟
高屬翰曰此謂龐統也士元字也弘
大長遠也言其思慮大遠也聰明也 **崇善愛物觀始**
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 從五臣
清風 善曰孟子曰觀其所始則知其所終周易曰終以知始悲以知終
翰曰建德流清風
銑曰備多塗道標立也言天下
直振古人之清風 **綢繆哲后無妄惟時** 善曰毛詩曰綢繆束薪
王也易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良曰綢繆密也哲后謂先主
也无妄惟時謂當窮災之時也易无妄卦云无妄之行窮

之災也 **夙夜匪懈義在緝熙** 善曰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又曰維清緝熙濟曰
風早匪非懈怠緝和熙明也言其早夜以平天下
言其
三略既陳霸業
已基 善曰蜀志曰亮說先主曰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
統說曰陳密卽進兵吉事章比上計也
無備據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
各枝強兵據守關頭數有書諫璋欲璋還發遣使
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
車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并使裝東外作
事臣此既服之旌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
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
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
所過輒克爲軍中郎將
志中 五臣作忠 **正豈曰摸** 五臣作謨 **擬實在雅性亦既羈**
勒 五臣作勤 **名荷時命推賢恭己久而可敬** 善曰蜀志曰許靖字文休
書事卒司馬遷書曰推賢進士爲務論語子曰君子其行己
也恭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翰曰此謂蔣琬也

公琰字也植立根本謂學擬比也言琬立性之本不忘忠正之道豈曰學比於古人實在雅性自然而有也銑曰羈馬絡頭也勒控也言琬既受祿秩以為羈策如良馬之有絡控奉君任之命

公衡仲〔五臣作冲〕**達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

善曰毛詩曰秉心塞淵又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向曰此謂黃權也公衡字也冲幽秉執淵深塞實當也一人天子也言權用情幽遠執心深實愛於天子臨危難之事行而不惑

疇昔不造假翮鄰國

善曰蜀志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降于魏拜鎮南將軍　濟曰不造謂伐吳軍敗也假翮鄰國謂降魏魏拜為將軍蓋假借翮羽而已非其欲也

進能徽音退不失德

善曰蜀志曰文帝謂權曰君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耶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先主聞之至魏羣臣或賀權獨否後為車騎將軍卒　濟曰徽美也進能美音者謂諫先主也退不失德者謂不得已降魏而志常在蜀也已上□□吳三國已上蜀臣凡四人

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

善曰左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翰曰此謂周瑜也紛紜亂也鳥謂鳳凰也鳳擇梧桐而栖言為人君者擇地而都而賢臣須君顧眄乃為用也

公瑾英達朗心獨見

良曰公瑾周瑜之字也朗明也獨見獨斷也

披草求君定交一面

善曰崔寔本論曰且觀世人之相論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決　銑曰披草謂出自草澤而求明君也定交一面言一見不疑乃委而任之

桓桓魏武外託霸跡志掩衡霍恃戰忘敵

善曰衡霍二山在吳之境　向曰桓桓武貌霸跡謂尊朝廷也言其外託事漢以示天下而志欲掩取吳國恃其戰勇輕忘吳敵也此所述魏武者欲明周瑜赤壁破魏軍之功也衡霍吳二山名

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

善曰淮南子曰夫道紘宇宙而章三光高誘曰三光日月星也　銑曰若人猶此人也言瑜破魏於赤壁也曜奇謂曜明奇策也赤壁江口也參三也三光謂日月星三分者言三國也宇宙天下也隔謂各據一方

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

善曰吳志曰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皆南度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遯秦幽翼俱起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鄭成公子駟曰請息肩於晉　翰曰此謂張昭也子布字也擾亂也　良曰撫循斂也言其如鳥斂翼於鄉閭且不見其才能及避難於江東遂從孫策也息肩謂安志也表外也

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獻〔五臣作贊〕**宏謨匡此霸道**

善曰韓詩薛君曰九有威夷始失其政史記商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之　濟曰略道也威夷險阻也吳魏先同起兵以平天下故云同寶也贊助宏大也霸道謂吳也

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

善曰吳志曰孫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群僚立而輔之東觀漢記張堪把宋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　翰曰孫權即位追諡孫策為長沙桓王言策之薨死時帝業未成而策以權託昭以權為後事言以昭為親以大業帝業也□安也

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實由老臣

善曰吳志張昭謂權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　良曰輟止也哀哭也南面君也老臣謂昭也

才為世出〔五臣作生〕**世亦須才**

善曰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之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　翰曰賢才為亂世而生亂世亦須賢才而靜亂言君臣相須乃成其業

得而能任貴在無猜

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檐〔五臣作擔〕**吐奇乃構雲臺**

善曰吳志曰初魯肅見權權曰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陸機辯亡論平原表曰旅以彪拔迹莊子曰豈夫與草萊之事淮南子曰雲臺之高墮者曰高際於雲故曰雲臺　向曰君不可猜於臣也　銑曰此謂魯肅也子敬字也昂昂出羣貌雲臺喻帝業之高也荷擔謂成者之事

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

善曰都長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穆篤行純懿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鄭玄曰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也　濟曰此謂諸葛瑾也子瑜字也都美

長善也良曰鯁骨也言其能鯁而不化逆顏色正直而不阿 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

無鶺鴒固慎名器 善曰吳志曰建安二十年權遣使蜀通好劉備與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

面論語曰將命者出毛詩曰公庭萬舞毛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左氏傳仲尼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翰曰私位

謂兄弟之次也 伯言謇謇 五臣作謇謇音蹇 以道佐世出能勤功

入能獻替 五臣作亦 善曰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illegible]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

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 向曰此謂陸遜也伯言字也謇謇直也出為將助勤事而有功入則獻替其可否獻進也替廢

也謂事有可者進之不可者替之 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

而獲戾 善曰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吳志曰遜為丞相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 銑曰寧安挫折也言折挫前敵之鋒銳也然卒以正直招君王之疑以忠獻而得其罪矣

元歎穆遠神和形檢 五臣作撿 如彼白珪質無塵玷 善曰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東觀漢記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 良曰此謂顧雍也元歎字也穆美也檢整也言其志思美遠神理清和形貌整肅如珪玉無玷缺也 立五臣作長上以恆匡

上以漸 善曰吳志曰權訪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上不用終不宣泄周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翰曰言其德行有恆也匡正也正其君上以漸諫不為遽也 清不增潔濁不

加染 善曰言揚清激濁之宜也 向曰清不增絜者謂心清而不自恃故不絜也濁不加染者謂時濁而不隨俗故不染也 仲翔高亮 五臣作貞 性不和物 善曰吳志曰翻[illegible]俗多見毀謗 銑曰亮不協

謂虞翻也仲翔字也亮明也不和物謂不隨俗而易性 好是不群折而不屈屢

摧逆鱗直道受黜 歎 五臣作嘆 過孫陽放同賈屈 善曰吳志曰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

翻交州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群韓子曰龍之為蟲也擾柔可狎而騎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寸之處若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之則幾矣論語曰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楚辭曰驥躊躇於弊輦兮遇孫陽而得代王逸曰孫陽伯樂姓名也孔叢子子高對魏王曰驚驥以同輓伯樂為之咨嗟王石相糅和氏為之歎息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乃毀誼天子亦疏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謫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經之因以自諭 翰曰曰生不容於故曰好是不群者謂多正直故曰折而不屈屢摧逆鱗謂犯顏直諫也黜謂遭棄逐也良馬比於賢人孫陽古之善相馬者言賢臣不為君王所知乃遭棄逐則歎過於良馬之不遇孫陽也是同乎賈誼屈原身沒於荒裔也 此上自周至此並吳臣凡七人 詵詵眾賢千

載一遇 善曰毛萇詩傳曰詵詵眾多也[illegible]一切東觀漢記太史官曰[illegible]際會千載一遇也 向曰此總述三國之臣美也詵詵眾美也 整轡高衢驤首天路 善曰[illegible]登樓賦曰[illegible]賦曰假高衢而騁力楊[illegible]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illegible]詩曰天路隔無期 良曰良臣遇君如龍之驤首以游天路

也高翻亦天路也驤舉也 仰揖玄流俯弘時務 善曰毛萇詩傳曰揖與也 向曰玄天也臣仰君之澤流也俯下也弘安也 名節殊塗雅致同趣 善曰[illegible]高揚[illegible]秀才詩曰仰慕同趣 銑曰人之名節雖殊道事君之義亦同歸一理 日月麗天瞻之不

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 善曰周易曰日月麗乎天記曰夫日月星辰所以瞻仰也[illegible]不在祀典呂氏春秋曰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論語比考讖曰仁義在身行之可強毛詩曰孝子不匱 翰曰日月者天下人瞻之不墜落也仁義在人用之終身不匱也 尚想重暉

載挹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 五臣作懦 善曰羊秀公誄曰[illegible] 向曰言昭烈等既明於當世魏略王朗答太祖曰承聞之日[illegible]掌擊節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illegible]想眾賢之遺風則倡其德並其道乃使後生之賢擊其節扶懦弱之夫亦增其壯氣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七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八

符命

封禪文

司馬長卿 善曰史記曰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言 濟曰封者封泰山禪者禪梁父皆報土爲壇因高以事天告王者之功成銘於金石以示後代知以其盛德也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 五臣本有之字 生民 善曰張揖曰昊穹者夏天名郭璞爾雅注曰伊發語辭也 銑曰伊維肇始也昊穹天也 歷選列辟以迄於 五臣作于 秦 善曰文穎曰選數也辟君也 向曰迄至也 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 善曰漢書音義曰率循也邇近也踵迹也武迹也逖遠也近者踵其跡遠者聽其風聲 良曰踵繼也言歷選列代之君近者循其近迹可知遠聽者但聞風聲善惡而已 紛綸威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 五臣本有也字 翰曰紛綸亂貌 善曰湮沒也勝盡也張揖曰紛綸威蕤言眾多也言自古之君眾多其湮沒殲滅不稱紀於載籍者不可勝計 繼韶夏 五臣本作昭字 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善曰文穎曰韶明也夏大也張揖曰相繼封禪於太山者七十有二人也 向曰昭明夏大也德明大管子曰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家自古之君有繼明大道崇其號謚歷世也可稱道者七十二君有封禪之事 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 善曰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疇誰也服虔曰無有始善而後不昌者又無逆失而能存之者 翰曰言爲君之道無有順美而不昌盛者誰有逆失之道而求其存乎皆以有道乃可爲也 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 五臣本無可字 得 五臣本有而字 聞已 銑曰軒轅黃帝也遐邈遠也詳求也 五三

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 五臣作見 善曰漢書音義曰五五帝也三三王也經籍所載善惡可知也 良曰五帝三皇之道六經典籍之所傳述美惡亦可見也維語辭也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善曰尚書益稷之文也 翰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 五臣無[illegible]字 善曰漢書音義曰唐堯之 向曰后稷堯臣周之始祖 后稷創業於唐 五臣本有堯字 出播植百穀 公劉發跡於西戎 善曰漢書音義曰公劉后稷之曾孫 濟曰公劉后稷之孫 銑曰創始也居於西戎人咸歸其德 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 善曰文穎曰郅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也如淳曰越於也 翰曰爰於郅大越遍也言文王改制遂爲西伯於周大盛大道身行仁化愈成其功也 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 五臣作無 聲豈不善始善終哉 善曰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漢書音義曰美周家終始相副若一也孟子曰善始善終人猶效之 銑曰言周室後雖衰微而無惡聲者蓋其積仁之德善終始之道使之然 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 善曰言周之先王創制垂業既慎其規模又謹其遺教也 良曰言周所以無惡聲者亦由無異端蓋遵守先王之道教也 故軌跡夷易易遵也 善曰夷易皆平也言周之軌迹平易可遵奉也二易並以豉切 向曰夷平易平也言周之遵法也言周軌跡平易而易爲法則 湛恩厖洪易豐也 厖莫江切 善曰湛深也厖洪皆大也言其恩深大易可豐厚也湛音沉厖莫江切 言其恩大而備用也 同善曰備也 憲度著明易則 垂統理順易繼也 善曰張揖曰垂懸也統緒也理通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盡性懸於後世其道和順易續而明孔子得錯其象而彖其辭 翰曰憲法也 是以業隆於繈緥 五臣本作襁褓 而崇冠於二后 善曰孟康曰繈緥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輔成王以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若遵法易故 揆厥所元終都攸卒 張揖曰都於也卒終也爾雅曰元始也

翰曰襁褓嬰兒未也言成王之位在於襁褓而周公攝政以致太平崇盛之功出於文武二后也度其發始之理然見美德盡歸於周矣元出后君撰度元始都美攸所孕盡也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良曰尤甚也言周無雖已盡美未有殊甚絕遠之跡可考量於今者也今謂漢也然猶躡梁父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善曰顯號尊名謂封禪也向曰言周猶有封禪之事建明聖之號施行尊上之名漢亦宜然大漢之德逢蜂五臣本作逢涌原泉沕勿潏聿曼羨㛈翦反善曰張揖曰逢遇也其德盛若遇原泉之涌出也服虔曰潏泉貌徐廣曰沕沒也三箪切音義或曰曼羨廣散也向曰逢火也言漢之盛德若火原泉之涌出流闊不絕也沕潏泉流貌曼羨長多貌旁魄蒲莫四塞雲布霧散善曰張揖曰旁魄布衍也魄音溥翰曰旁魄通達也言德澤通達於四方如雲霧布散細所不至上暢九垓古來下泝八埏音延善曰孟康曰暢達也垓重也天也泝流也地也若埏之八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

曰八埏謂八方也言聖化上達九重之天下流八方之極懷生之類霑濡浸潤濟曰懷生氣之類皆被恩澤曰萬物皆霑天子之德澤協氣和氣也橫流多也武節猋逝遠也知也威武之節如疾風之逝也協氣橫流武節猋逝善曰協逝遠也猋疾風也濟曰邇近也陿本作狹五臣作陿迥闊泳詠沫音末邇陿遊原善曰孟康曰迥遠也闊廣也泳浮也沫波也言天子恩澤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末也向曰邇近也迴遠也闊遠也泳浮也沫波也言近者遊其原遠者浮其末首惡鬱沒五臣作晻暗昧昭晰文列反善曰孟康曰始爲惡者皆湮滅暗昧者皆化爲明也翰曰天下不仁惡之人皆變而爲明也梁傳曰諸侯不首惡積者皆自流沒闇昧之人皆變而爲明昆蟲闓音愷懌五臣本作澤回首面內善曰文穎曰闓懌樂也昭明也回首面內皆謂懷天下之仁德也濟曰闓歡也回首面內皆謂懷天下之仁德也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善曰言騶虞之羣在於苑囿之中毛詩傳曰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徼工遮麋鹿之怪獸

麐也漢書音義曰徼遮也遮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也良曰囿養獸處也麟麋瑞獸也徼遮也麋鹿麟也天子有德也祥瑞見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格共抵丁禮之獸善曰鄭玄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服虔曰犧牲也觡角也抵本也武帝獲白麟兩角共一本以爲牲以供祭祀統曰言擇嘉禾之米用之於庖廚以用麟以供祭祀也明至德所感有此瑞也獲周餘珍五臣本作珍字無放龜于岐善曰漢得之於岐山之旁龜能吐故納新千歲至珍不死向曰放得也放畜也實也言周故畜餘龜於沼池之中也招翠黃乘龍於沼善曰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乘龍於沼池禮樂志曰訾黃其何不來下余吾屋注水中出神馬故言乘龍於沼翰曰訾黃馬身龍翼者也言仙人乘之而仙去見乘黃招呼之也鬼神接靈圉語賓於閒館閑善曰文穎曰靈圉神仙之人得其上林苑中舞曰靈圉能與鬼神交接疾病輒愈置於上之巫長陵女子能與鬼神交接疾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曰神君有似於古之霛圉禮待之於閒館舍中號曰所居之處也是時武帝求神仙待鬼神之事故鬼神於所居而方士正人之輩賓禮之於閒館之內也奇物

譎詭俶儻窮變善曰漢書音義曰俶儻卓異也奇異也譎詭非常卓然異窮極事變也良曰譎詭謂非常也俶儻謂奇異也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向曰欽美也臻至也言武帝美哉衆瑞至此尚謙德薄不敢述封禪之事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力照善曰尚書旋機鈐曰武得兵鈐東觀曰魚入舟也休美也尚書大傳曰白魚入舟燎祭也又言周武王以白魚爲瑞皆登泰山也微夫斯之爲符也以五臣本作斯登介丘不亦恧女六乎善曰介大也丘山也言周以白魚爲瑞而登泰山不亦恧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翰曰舟也休美也燎謂祭天也言周武之伐紂濟河有白魚躍入王舟王以爲祥乃登泰山山小不可封禪而周以爲瑞可封禪而不爲讓漢乃以爲符瑞又如周之伐紂未可封禪爲嫌也言周武之德小而尚爲讓漢家者以爲符瑞應乃登泰山帝讓之道又亦差矣謂武帝時羣臣請封泰山帝不許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譓音惠善曰

文穎曰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議德也向曰大司馬官號也但如何立之以發後辭 諸夏樂貢百

蠻執贄 銑曰諸夏中國也言中國之人樂貢百蠻夷款貢不進也貢夷狄名 德侔往初

功無與二 濟曰言德齊上古之君功美無雙 休烈 五臣作列 浹洽符瑞衆

變期應 五臣本作遞期 紹至不特創見 善曰文穎曰不獨一物始見也創初也

良曰休美烈盛浹及洽偏紹續特獨創初也言美盛之偏天下符瑞衆變遞期而續至不獨初見而已蓋可有也

意 五臣本有者字 泰山梁甫 五臣作父 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

榮 善曰漢書音義曰意者言太山梁甫設壇場望幸天子之號以表榮名也望幸望帝之號幸也蓋若發語之辭也 上帝垂恩

翰曰望天子幸於泰山以就封禪之禮作號以為萬代之善美也蓋者辭也況善也美也

儲祉將以慶成 善本無此二句 濟天儲多祉福慶以善也 向曰 陛下謙讓而

弗發 翰曰弗發猶不發銑不為 善曰文 挈三神之歡缺王

道之儀 善曰應劭曰挈絕也本奇曰缺闕也章昭曰三神上帝太山梁父也 濟曰三神天地人也缺闕也言不封禪絕三神之意 羣臣恧焉 良曰恧慚也 或曰 五臣作謂字 且天為

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 善曰孟康曰天道質昧以符瑞見達不可辭讓也 銑曰天道質昧以符

道闇昧而不言故以珍符之異端以示王者使知至化之道此天命固不可辭也 若然辭之是泰

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 善曰漢書音義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之壇場無所庶

幾 向曰自帝王若知此辭之則是泰山無七十二人之記而梁父之禮亦無庶幾之跡 亦各並時而

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 五臣作可 稱於後而云

七十二君哉 善曰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作一時之榮畢世而絕者則說無從顯稱於後世也

翰曰言自昔之君若辭天命不肯封禪之道亦當各取一時之榮皆沒其世則屈指而說者尚可得稱有七十二君矣言

武帝不可讓 夫脩德以錫符奉命 五臣作符 以行事不為進

越也 向曰錫賜符應也奉命也言天子脩德則天賜以瑞應也天子乃奉瑞應以行封禪之事不為苟進以踰禮

也 故聖王不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

嶽 善曰漢書音義曰謁告也款誠也張揖曰蓋先豊中嶽而卒太山古天神之義也言聖王之德不衰則脩禮於天地神祇以申

翰由款誠也言聖王之德不衰則修禮地祇告款其誠也將有事於泰山必先禮中嶽以其處中而尊也 以

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 濟曰章明

也至尊天子也浸及潤也黎元百姓也 皇皇哉此 五臣本作皇字下有事字 天下之壯

觀王者之卒 作主 五臣本 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 善曰

皇皇美也卒終也貶損也卒或為本張揖曰願以封禪全其業 翰曰皇皇大也不大大也貶輕也 而後因

雜搢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燿 五臣作曜 日月之末光

絕炎 翰曰 以展寀錯事 善曰漢書音義曰寀官也使諸儒習於著業得輝日月末光

絕炎之明以展其官職設錯事業也 銑曰搢紳先生謂經術之士之人也略數術使得天子之恩如日月之

行其術使得天子之惠如日月之光遠照也以展其官司以致其事業 猶兼正列其義祓

夫勿 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亡

五臣本作無 窮 善曰孟事曰猶因也春秋者正天時列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為一

經也服虔曰舊為六經漢欲七經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 翰曰春秋之義正天時列人義故將欲取此文辭作述此理

以為一經將襲舊六經以為七經行之於終古謂萬代使者著書也藝經也襲繼也攄行也無窮謂終古也 俾

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 五臣本作飛 英聲騰茂實

善曰蜚古飛字也 良曰俾使也揚傳也言使萬世之後激揚大漢之餘波傳茂實之德也 前聖所以永

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 向曰永長也鴻大也言古先聖帝明王所以長

保大名為王者之首者用此道也 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 善曰

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者也向曰掌故謂掌禮樂之故事者也於是天子俙五臣作沛普蓋切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五臣作識善曰張揖曰俙感動之意也許皆切俙或爲沛銑曰沛然溢盛貌俞然也朕我也言我試往哉將然封禪之議乃遷思迴慮揔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向曰揔納詢謀也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善曰漢書音義曰詩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下四章之頌也符瑞之富謂斑斑之獸以下三章言符瑞廣大之富饒也翰曰詩者以詠美德也大澤謂天子之恩澤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善曰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由然作雲向曰天子之恩澤如大雲覆萬物雲行天下也甘露時雨厥壤可游善曰游遊也言其壤美可遊戲也良曰壤土也游作也言風雨時可行其農作也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善曰穴吹文曰滲下漉也又曰漉水下也良曰言雨露滋液滲漉下於土何物之生者不養也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善曰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蓄積也翰曰言我之稼穡既豐何所不蓄積也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銑曰此非唯雨也又潤澤之事化所爲潤澤也非唯徧之我氾布護之向曰潤澤非唯徧我下人而已蓋布護敬貌君化分散萬物皆露也已徧君也萬物熙熙懷而慕思五臣作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善曰屬書王子晉曰萬物熙熙非舜而誰韋昭曰名山泰山也顯位封禪之事也濟曰名山泰山也言此山顯明之位望天子之來幸也君乎君乎侯不邁哉善曰李奇曰侯何也言君何不行封禪良曰邁往也般般五臣作班之獸樂我君圃五臣作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善曰謂騶虞也春秋考異郵曰虎班文者陰陽雜也毛萇詩傳曰騶虞白虎黑文翰曰般般雜色貌樂游也是時有瑞獸見名曰騶虞身被白質文也章文也旼旼五臣作旻穆穆君

七

子之態善曰漢書音義曰旼旼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能敬也曰旼旼明貌穆穆美也能貌也言瑞獸之形明美如君子之向貌蓋曾聞有之今乃親見其來也蓋聞其聲今親其來音義曰去聲陟劣切親見其來也厥塗靡從天瑞之徵善曰文穎曰其道無從天瑞之應銑曰言其來見之道無從也此蓋天瑞以示明君之徵也茲亦於舜虞氏以興五臣作爾善曰文穎曰百獸率舞其中濟曰言此獸於舜亦見也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五臣作與善曰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畤獲白麟故言游靈時也毛詩曰麀鹿濯濯帝天帝也白麟見於帝車之前因取於天天用歆享之答以祉福也良曰濯濯白麟貌武帝元狩元年十月往五畤祭祀有白麟見馳我君輿五臣作輿帝用享祉五臣作車之側此乃上帝享君福也雍州也三代謂夏殷周也三代之前蓋未嘗有五臣本作曾向曰宛宛黃龍興德而升善曰文穎曰起至德而見也 李奇曰黃龍之宛宛龍貌向曰時有黃采色炫耀五臣作縣熉炳煇煌五臣本作胡本作燿炫五臣作王向曰龍見也宛宛龍貌正陽顯見覺悟黎烝善曰文穎曰陽明也如淳曰書傳或以漢土德則宜有黃龍之應成紀是也故言受命者所乘銑曰陽龍也言龍見乃覺悟下人知天子之應也又於書傳所載黃龍上德也漢本火也今黃龍見當改爲土故云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善曰漢書音義曰之純反安命所東也向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極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孟子萬章曰舜之有天下孰與之孟子曰天與之曰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不以衆言以美其道也諄諄衆言也依類託寓諭以封巒五臣本作以封禪善曰寓寄也諭曉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寓以諭封巒之事翰曰言依祥瑞之類而寓其事當諫諭以封山也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毛詩曰小心翼翼翼翼恭敬

八

封禪文

會也 向曰披覽藝文圖書以觀國家之事天意人事已相交
銑曰上下謂百姓百官也言其相起發意信於答天子
之德而天子猶兢兢而懼懼其
變而恭恐天下未致和平
故曰興 音爲 歎美之辭也 良曰 興必
慮衰安必思危 善曰太公陰謀机之書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 向曰此言天子欲致和平化
而德并惟此興而
肅衰安而思危也
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
在假 格 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善曰毛萇曰假大也 湯武雖居天子尊而肅祗之
位而猶不失肅祗之道舜所以在於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失
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
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遲上帝是祗 向曰祗敬也 濟曰
假大也大典謂重位也言舜居重位常自顧省祭祀故台有
所闕遺言武
湯同然也

劇秦美新

并序 善曰李充翰林論曰揚子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乃計其勝負比其優劣之義漢書注王莽書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揚子雲

善曰王莽世揚雄字子雲校書不能詳……

諸吏中散 善曰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加官 良曰謂臣
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 銑曰謂臣 莽也 ……
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 作惠 五臣本 濟曰渥 厚惠也
倫比與羣賢並 有位字 五臣本 愧無以稱職 言
蒙恩拔於倫類與羣臣並位自愧無才以當職事也稱當也 臣伏惟陛下以 無以字 五臣本
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 善曰書曰若時登庸 又曰欽明文思 翰

曰庸用也欽敬也尚無幾也 作民父母爲天下主 善曰
言敬明之德莊幾於古道 尚書曰天子作民父
母又曰爲天下君 執粹清 作精 五臣本 之道鏡照四海 善曰
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并神明 善曰
父老曰勤思乎參天貳地 周易曰聖人以神明其德 良曰
哈合也言明德方於天貳比於地如更有一地故云貳地
也 配五帝冠三王開闢已來未之聞也 善曰……
天地開闢 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 向曰新德謂新室之德也罔無也 往
時司馬相如作封禪 五臣本 有文字 一篇以彰漢氏之休
臣常 作嘗 五臣本 有顛眴 縣 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
壑 善曰…… 所懷不章長恨
病死……先於犬馬而死填於溝壑

黃泉 善曰左氏傳鄭伯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敢
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
之一亦臣之極思也 善曰莊子弇州子曰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向曰究
盡也 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袪睢睢盱盱 許推 音吁 善曰言天地未開萬物睢盱之貌
而不定也……睢盱西京賦曰睢盱跋扈
曰權輿始也袪開也睢睢盱盱視不分明 翰
貌言始天地形未開之時混沌不分也
或玄而萌或
黃而牙 善曰言天地方開故玄黃異色而生萌牙也易曰 良曰玄天也黃地也言其
色玄黃始生萌牙 玄黃剖判上下相嘔 音吁 善曰言天地既開玄黃分判故天地上
下相與嘔萬物也易曰天玄而地黃禮記曰煦嫗覆育萬
物鄭玄曰以氣曰煦煦與嘔同 向曰剖判分也上下天地

也言天地之氣相蒸而生萬物也氳蒸也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善曰言初有生民之時帝王之義始存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銑曰天地既分是育萬物乃生其人則有帝王存焉蓋將治也在乎混混茫茫五臣本作混茫混茫之

時暨五臣本作儓闇罕漫而不昭五臣本作昭字察世莫得而

云也善曰混混茫茫天地未分暨罕漫不明之貌也言天地肇闢君臣始樹善惡寂寥罕漫而不昭察故世莫得而言之也莊子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時而得恬漠焉翰曰混茫混沌之氣也寂寥闇罕漫不明貌言此當時事物不得明察後世之人不可得言其實厥有云者五臣無此一句上罔顯於羲五臣本作犧皇善曰罔無也顯明也伏羲為三皇故曰羲皇向曰其有可云者無有明於伏羲之皇者也罔無也中

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善曰左氏傳召公曰糾合宗族于成周銑曰邇近靡無著盛也

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善曰司馬遷書曰仲尼厄而作春秋翰曰孔子不見用於時故脩春秋因而發明之也

文四十八　十二

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善曰言有新四德乃為神明所祚兆民所託良曰孔子作春秋皆言神明所以由福也人所以依託者無不云道德仁義禮智之君唯秦皆無此而暴害

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

獨秦屈五臣本作崛求勿切起西戎邠域荒岐雍之疆善曰史記曰秦自非子為附庸之邑秦號曰秦嬴濟曰邠岐雍皆地名荒外也疆界也

因襄文宣靈之僭跡善曰史記曰秦莊公卒襄公立卒文公立卒德公立卒宣公立又曰懷公卒靈公太子靈公立良曰襄文宣靈並秦公謚也言始皇因此跡而起立基五臣本無立字孝公茂惠文奮昭莊善曰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惠文君卒子武王立武王卒立異母弟為昭襄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孝文王卒子莊襄王立翰曰秦至孝公始稱王惠文昭莊並秦王謚也茂盛奮起也言秦盛起本從此諸王為首也

至政破從五臣本作縱子容切擅衡橫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五臣本作皇帝盛從鞅於仰儀

韋斯之邪政善曰史記曰莊襄王卒子政立初并天下號始皇帝韋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者衡人散之佐秦者也商鞅張儀呂不韋李斯皆秦相關東為從關西為橫皆諸侯連為援助之名良曰政始皇名始皇皆破之自專擅其威也向曰始皇盛從商鞅張儀呂不韋李斯之計以邪為政奉

馳騖起翦恬賁之用兵善曰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鄢郢又曰王翦攻趙拔之翦子賁破定燕齊地又曰蒙恬攻齊大破之翰曰馳騖白起王翦蒙恬王賁以為將故云用兵也剗楚簡滅古文刮古八語燒書善曰史記李斯曰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書詩百家之言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向曰剗削也刮除也言燒百家之言

弛禮崩樂塗民耳目善曰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壞樂崩道孤而無主也六韜曰先塗民耳目銑曰弛廢塗塞也使人愚也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善曰流漂滌蕩謂除之也濟曰流漂滌蕩並謂除去其舊法也㷱秋除仲尼之篇籍自勒五臣本作功字業善曰㷱古然字翰曰㷱燒也勒記也

改制度軌量咸稽之

文四十八　十三

於秦紀善曰稽考也紀本紀也言考校而著之秦紀向曰稽述紀記也言述之於秦史以記其事是以

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良曰耆舊碩大也老謂老儒也遜遁也禮

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七余獷古猛而不臻善曰來儀鳳也肉角麟也說文曰狙犬暫齧人也又曰獷犬不可親附也銑曰鳳皇麒麟皆以秦如惡狗而不至也狙獷大齧人者也

甘露嘉醴景曜浸侵潭之瑞潛善曰嘉醴醴泉也景曜景星有光曜也浸潭謂滋液浸潤能生萬物也濟曰此瑞潛藏而不出

大茀蒲沒經貫隕巨狄鬼信之妖發善曰茀孛星也穀梁傳曰星孛入北斗孛之為言猶茀也步內切茀步忽切史記始皇本紀曰彗星見東方北方漢書音義曰經謂星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史記始皇本紀曰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傳書曰秦始皇有大人身長五丈夷狄服出於臨洮鬼信謂告祖龍死也向曰茀妖星也實落也始皇時彗星見餘同善注神歇靈繹五臣作液海水

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平聲神靈歌其斯不福善曰羣飛猶播也言祐之
揮或爲夜海水羣翔萬民羣飛言亂二世胡亥也爲趙高所殺
羣甚也言促甚也良曰天地神祇以秦無道之甚故歌其
靈閉茲道不降福祥
以羣飛天下亂也
帝王之道兢兢乎其不可離已
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　銑曰兢兢懼也
信爲君之道兢兢恐懼不可離於身也
夫能貞而明之
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孽善曰貞正也言既正
且明故祥瑞咸格
邪也言既邪且闇故妖孽咸集也昧或爲蔽
多也回邪也言帝王貞明者多祥瑞邪而昧昧者多妖孽也　濟曰窮極皆
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善曰
言古帝王之興有憑依瑞應而尚闕缺焉有行壞徹之道而
全者乎言無也　向曰覽古者憑仁義而感應瑞而尚闕
有喪缺之理何有壞廢之道而能全乎言必無全者
也徹猶毀也此亦謂有意言實有仁義之德尚缺矣
故若
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閒桀紂善曰尚書曰若稽古帝
堯又云若稽古帝舜

紂此尚書曰威侮五行　又曰
有誠人君之慎其侮者則必亡言於左之王
況盡汛
五臣作
亦音信
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己之私而能享
祐者哉善曰汛灑也始皇也毛詩曰汛掃庭內毛萇曰汛灑也汛與汛同私所爲也而能享福言不然
買切　良曰言始皇盡掃前聖之書專用己之
私以爲暴暴安能享福又秦先平祚除也
會漢祖龍騰
豐沛奮迅宛葉善曰漢高祖發跡在於豐沛
宛葉地名　咸秦首得宛葉
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五臣本無羽字　善曰漢高祖自武關西
入武關欲以二萬人擊秦軍高帝謂項羽已與許軍戮力
攻秦不自意先入關　銑曰項項羽也言與項羽戮力攻秦
也
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善曰漢書曰項羽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　又曰韓信
因陳三秦易并之
克項山東而帝天下善曰漢書曰
計漢王遂信策　翰曰斬於東城
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
漢王即皇帝位　古
于汜水之陽　位

反　善曰蠲除也漢書沛公召秦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
久矣與父老約法三章餘悉除去秦法　濟曰尤甚蠲除也
如
五臣作
作始
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善曰歷紀
曆數綱紀也　向曰辟法也言始皇學校定刑
法也歷紀謂歷代之紀及圖書經典稍益與焉
秦餘制度
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善曰其秦政制度又項
羽爵號雖知違古而猶因而襲之
襲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襲猶因也　良曰言漢雖秦餘近
項羽爵起之號雖知其違於古道不便於人而猶因而襲之
是以帝典闕而未補王綱弛而未張
未能盡　善曰
除絕也
秦楚故綱者不補弛者未
張也　濟曰典則弛廢也
道極數殫闇忽不還善曰言天道既
極曆數又殫故闇忽而不能自還也　銑
曰漢道已極曆數窮盡闇昧忽亂道微不還
逮至大新受
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善曰大新王莽也莽字巨君
運而資助后土顧眷而懷歸言天地福佑之也　向曰上帝
天也后土地也言秦爲暴漢與務實其德未能至治道極

數盡將散不還故大新受命上天
還位以爲資助地祇眷顧而懷之
玄符靈契黃瑞涌出善曰玄符天符也靈契地契也黃瑞
黃氣之瑞也漢書曰王莽曰予前在攝黃氣薰蒸以著黃德之祥
爲涌出而瑞之　翰曰玄天黃地
也言天地符契祥瑞皆見於時也
滭
必
浡
五臣作
沕
勿
潏
雲動風偃
聿
川流海渟音庭　良曰言祥瑞多如川流之
海水之渟貯也言皆水流貌
霧集雨散善曰言衆瑞之多也
誕彌八圻五臣作圻
上陳天庭善曰八圻
猶八埏言下終八圻上列天庭　濟曰誕大彌遍也八圻八
方也言雲行雨施萬國效化如風偃草德聲布散天下
大貴於八方之境
德聲上陳於天庭
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
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善曰言德聲如雷光景若
日也易曰雷霆爲震炎光日
景也
於是

乃眷若天命窮寵極崇善曰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向曰若順也窮寵極崇謂至
尊之位也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善曰
分天之符合地之契言應籙而王也創業經乎億兆規模至於萬世也銑曰剖分也言創治下人規萬世也奇偉
倜天歷儻譎詭天祭五臣作際地事善曰言衆瑞所以成禧者由能祭天事地也
曰奇大卓異變化之應天地之間亦會出焉偉大也倜儻謂卓異也譎詭謂變化之速也其異物殊怪
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善曰漢書
曰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向曰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示符瑞異物殊怪之事於天下四
十八章謂錄之爲書如篇章然也登假格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
五臣本作室字其疇離之善曰假至也言衆瑞升至於皇天鋪衍於下土離應也良曰登上格至穹天
錄布衍廣疇誰紹台也言美尊上至皇天廣布天下非新室其誰能治之若此卓哉煌煌眞天

文選四十八　十五

子之表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表儀也濟曰卓大煌明表儀也若夫白鳩丹
烏素魚斷蛇方斯蔑矣善曰吳錄曰孫策使張紘與袁紹書曰殷湯有白鳩之祥
欽古若此事未詳其本尚書帝騐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爲烏其色赤素魚白魚也周以白魚爲瑞漢書曰高祖夜徑
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拔劍斬蛇分爲兩道開也銑曰昇有白鳩丹烏之瑞武王有白魚之祥高祖有斬白蛇之應比
之於此爲輕蔑也受命甚易格來甚勤善曰格至也言莽德故受天命甚易令衆瑞
咸至甚勤也翰曰格至勤多也言祥瑞來見甚多也昔帝纘管祖皇王纘帝五臣
本無纘帝二字隨前踵古或無爲而治或損益而亡五臣本作巳字
豈知五臣本作如字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善曰論語子曰無爲而治
者其舜也與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委亦積也向曰纘繼也踵追也昔者五帝繼踵三皇三王繼踵五帝皆
道前事追於古道而舜則無爲而治殷因於夏禮法有所損益其後封乃亡之豈如新室委積意思垂拱治事也帝

作穆穆明旦也五臣本作亦字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
爲與平聲善曰言新室所以旁作穆穆勤勤懇懇者以秦之所爲爲非故欲勤修德政也尚書曰敷施於四
方旁作穆穆司馬遷書曰勤勤懇懇銑曰穆穆美也言莽勤勤懇懇治非秦皇自用心驕逸夫不勤
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善曰言不勤勤則不能當
先王之意不懇懇則覺德不和也尚書曰篤前人成烈毛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愷和也良曰前人謂先王也若
不勤勤則前王不當天心矣不懇懇則悟大德不和其化也覺悟也愷和也是以發祕府覽
書林遥集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胤殽
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善曰言以文雅爲園囿以禮樂爲場圃胤續也紹繼
也翰曰發書之府良曰胤嗣紹繼也言禮樂法制有所失絕者皆繼之懿律嘉量金科
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煥炳五臣本作炳煥照耀靡不

文選四十八　十六

宣臻善曰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玉條謂法令也金玉貴之也書曰卦龜曰兆神靈尊之也古文先王言
之典符卦也宣徧也臻至也翰曰懿美也律謂正時月之節者神卦靈兆卜筮也言至此諸事於盛美而王之均
雍明德之崇也言如此明德宣之無所不至也
旂旗以示之善曰式用也漢書曰莽立大夫御車服各有差軨軒皆車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式軨軒
車不得有飛軨鄭玄曰如今窻車也旂旗名也周禮曰交龍爲旂熊虎爲旗向曰式用也軨軒車也旂旗也車服有差以示
百官揚和鸞肆夏以節之善曰大戴禮曰行以和鸞中肆夏鄭玄周禮注曰鸞和
有節皆金鈴也漢書音義曰肆夏樂也步則以肆夏樂名歌之以中節
曰揚動也和鸞金鈴以節車行也肆夏樂名也
也節以貲以昭之善曰言服有差尚書曰黼黻絺繡
服自衮冕而下以衣服昭其等差正嫁娶送終以尊之善曰漢書莽請考論五
經定娶禮吉凶之禮以知人之次序良曰正天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善曰漢書莽詔

曰姚嬀陳田王爭之同族也尚書曰河鼓九扶五咸出出復無有所與翰曰淑美穆和也

夫改定神祇上儀也善曰漢書曰莽奏定南郊口改定祭神祇之禮使得其中良

敦脩百祀咸秩也善曰漢書曰莽奏定群神之禮尚書召誥曰祀于新邑咸秩無文銑曰敦敬咸皆秩序也謂敬脩百祀皆得次序也

明堂雍臺五臣本作辟廱壯觀也善曰漢書曰莽奏起明堂辟雍向曰明堂布政之室辟廱講藝之所

九廟長壽極孝也善曰九廟一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濟北愍王六曰濟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頃王九曰新都顯王漢書曰王莽請壞孝元廟元廟故殿以爲文母纂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號同號曰天子七廟莽加黃帝虞舜二廟是爲九矣又置長壽宮以爲文母纂食之堂

制成六經洪業也善曰漢書莽奏立樂經無樂有五經又立樂經故云六經也

北懷單于廣德也善曰漢書曰莽匈奴使上書慕從聖制以新耀太后懷來也單于匈奴也翰曰

若復五爵度三壤善曰書注曰若順

〈文選四十八〉　十七

及之餘漢書曰莽奏行爵五等地四等請受爵者凡五等也五等尚書曰五辟惟五少注惟三向曰若順也五爵公侯伯子男也壤田也言民田有三等之差

經井田善曰漢書曰莽令天下公田口井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良曰經營也井謂井田之畝數皆平均之

免人役善曰漢書曰莽令更名天下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之

方甫刑善曰尚書曰穆王作呂刑良曰方比也

匡馬法善曰馬法司馬法也良曰以比之刑法尚書篇名言制刑孔安國曰後爲甫侯也罷成也出車一乘五臣本作馬法

恢崇祗庸爍德懿和之風

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

人也漢書賈山上書曰古者工誦箴諫瞽誦詩士傳言諫過也向曰搢紳儒生也言廣用儒生講習經義以爲箴規諷誦之道也

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善曰毛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易曰鴻漸于陸銑曰振鷺鴻鸞皆喻賢人也充庭漸階言多也漸進也

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韣五臣本作櫝字善曰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韣與韞古字通音蘊翰曰俾使緒業濩分散貌衍廣也韞櫝藏也言使前古聖帝之業分散流布而不藏也

郁郁乎煥哉善曰論語曰郁郁乎文哉又曰煥乎其有文章濟曰郁郁盛美之言也

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善曰言有聖德能允塞鬼神之望濟曰允信塞滿也

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善曰尚書曰有惟先正公之治既正與不當平有等差也夷平也

姦宄寇賊罔不振威善曰尚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向曰無不振懼取威

紹少典之苗著

〈文選四十八〉　十八

黃虞之裔善曰史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登見大虹意生黃帝漢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舜帝咸有聖德皆求其後莽以姚嬀爲姓自謂舜後也著盛也黃帝虞舜之先祖

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五臣本作以字善曰弛施也

炳炳麟麟作燐燐五臣本豈不懿哉善曰五臣本作既字古字同用翰曰炳炳燐燐明也懿美也

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冶侯衞厲揭要荒濯沐善曰言京師沈潛不要荒濯沐也風濡化者亦教化也近及甸侯衞揭近者淺也

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善曰言法前典巡四民五臣本作述字農工商四民君國之正民也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

烈符至于此嶽　翰曰術法也四民四方之民也迄至也言法前代帝王之典禮迄省四方之人問百年考農務至于四嶽申宗祀之儀增封泰山五臣本有廣字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善曰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常業也管子曰昔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有二家漢書音義項岱曰梁父者泰山下小山也　向曰典常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善曰受命謂高祖也言高祖受命而不封禪始皇不受命猶有事乎泰山言俱失也史記曰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　向曰言自古有受命爲君者四方未寧營營不暇借日不足亦不及有事於封禪則漢高也或不受天命祥瑞之應猶或登山有禮者則始皇也況豈其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庭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五臣本無受字命之臻焉善曰言帝既受命故岳瀆之神皆設壇場而望衆祭也堂堂盛也晏子曰景公曰將去此堂堂而死乎　向曰堂堂盛貌丁當歷其也　銑曰高山渟海四瀆之神皆設壇場以俟之而望新君之至臻也受命謂帝也躋至也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五臣作向喁喁魚恭如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延頸舉踵矣論語素王受命論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　翰曰企舉踵足也回面內向謂順服於君喁喁衆口喜悅貌帝者雖勤五臣本有讓字惡可以已乎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惡何也　翰曰帝者謂恭也已辭也已止也言天下傾心帝者雖欲勤恩辭讓不事封禪之禮可以止乎言不可止也宜命賢哲作帝五臣本無帝字典一篇舊五臣本作舊字三爲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善曰言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足舊二典而成一典也謂堯與舜典　良曰宜作帝典一篇述至德令振堯舜之典合二篇以爲一書摛振行於時以丁來世舒於臣下之心使無極也摛舒奮振罔無也令萬世常戴巍巍獲栗栗善曰巍巍高大也論語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尚書曰栗栗危懼　銑曰令萬世之後常戴荷巍巍高大之德獲其謹敬之道也栗栗謹敬也臭許又馨香含甘實善曰言明德比於馨香甘實故臭而含之　向曰令天下常臭聞馨香之與含甘美之實德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善曰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翰曰鏡鑒也聆聽也言天下謌詠備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喜五臣本作庶績咸熙　善曰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又曰庶績其凝喜與古熙字通　銑曰工官伊惟凝成庶衆績功哉通熙廣也荷天衢提地釐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上荷天道而下提地理言則而效之　向曰天下之士皆效荷天道之育通統其地理以助君之安人也地爲臣道提統地釐理也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良曰言封禪發事此天下之上則也近可試爲之

典引并序　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長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伸而長之也

班孟堅翰曰典者堯典也漢爲堯後故班生將引堯事以述漢宗是命曰典引

蔡邕注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五臣本作郤字萌等召詣雲龍門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爲侍中七略曰尚書郎杜矩展隆然七略之作雖在哀平之際展隆壽或至永平之中　翰曰謂帝召臣等六人於此門小黃門趙宣向曰小黃門宦者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銑曰天子令問臣等云太史司馬遷贊始皇語中何處有非也寧猶何也臣五臣本有等字對五臣本無臣字此贊賈誼過秦篇向曰司馬遷秦始皇贊中全述賈誼此篇以明秦事云五臣作言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翰曰僅劣也言若劣得中庸之人以爲輔佐秦亦未滅謂是時無賢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翰曰固對此贊以爲過秦篇爲非是也即召臣入

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五臣本無將字見問意開寤耶也臣具對素聞知狀銑曰既有此對天子召入更問之臣終參聞此論爲非也固又問具對本所聞事非之於彼矣素本也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善曰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孝經曰揚名於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良曰帝言司馬遷以陷刑故乃反微其文譏刺朝廷貶損漢世非義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翰曰謂私於卓氏女也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周備也至於疾病而遺忠翰曰謂將死之時進天子之德述其忠跡而死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銑曰言相如以此賢於遷相去遠也

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五臣本作細微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良曰刻治也聖論云司馬遷非義士之謂也因史見意謂修春秋褒貶之事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翰曰被學謂爲學官也最舊者言久也浸深也畢盡也言報天子之恩如天之無極臣固頓首頓首五臣本無下頓首二字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五臣作無向曰靡美也然皆游揚後世垂爲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爲音觀隨和者難爲珍向曰才朽不及前人至觀隨和者難爲珍五臣本無此段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濟曰雍容美也言不足以言天子美明之盛德所算萬分而得其一分也猶五臣本猶樂字

啓發憤滿五臣作懣覺悟童蒙銑曰樂謂樂爲其事也光揚大漢軼聲前代五臣本作世字良曰軼過也言光揚大漢之美過聲於前世聖帝明王也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熅熅因於云反蔡邕曰烟烟熅熅陰陽和一相扶貌也純氣之初也元始也兩儀天地也翰曰太極混元氣之始分之時其烟熅也有沈而奧有浮而清蔡邕曰奧濁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重濁者爲地輕清者爲天和同沈而濁者爲地浮而清者爲天也善曰周易曰黃帝陰陽相和向曰奧濁也言兩儀始分其混沌之氣有沈浮之異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蔡邕曰地體沈而氣升天道浮而氣降升降交錯則庶類成矣善曰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翰曰交錯謂相交雜也庶類混合而成其形肇命民主五德初起蔡邕曰民主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已下帝王相代各據其

一行始於木終於水則復始也銑曰肇始也五德謂五行也言帝王以五行相承乃初起同于草昧玄混之中蔡邕曰易曰天造草昧混溟同于草昧玄混之中地初開至理無名之君則混溝得于草昧也翰曰天地冥昧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蔡邕曰言結繩書契已往其道寂寞無言以相告故易系不得綴連也綴知銳切翰曰踰越常理寂寥無言而後世之君系之不連綴也詔言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者莫不開元亦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敻乎其書猶可得而脩也五臣本有可字蔡邕曰所宗爲氏也號功之表也號太昊曰伏羲帝曰神農黃帝曰軒轅少昊曰金天顓頊曰高陽帝嚳曰高辛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紹繼天闡繹宗紹天地開道萬物者莫不人事始於太昊之主以爲帝皇之首上古遠乎其書尚可得脩治也闡開也繹治也敻遠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五臣本作世字含翰曰亞次也言太昊已上變通神化其光

不見則難可知也 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五臣本作綽字者莫崇乎陶唐 善曰翼去也言陶唐上能考天之則下能承龍之法也龍法龍翼也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德宅弁位統已稽考乾天降下也龍翼謂龍飛也炳明卓高緯寶之冠首也陶唐堯也言上考天道則下承龍飛龍飛利物之道則明著於典謨以為百王之首高大寬遠者莫崇於堯也 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五臣本作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漢劉 蔡邕曰天有五行之序堯舜四臣各據其一行而堯為之正四臣已編故歸功元首之子孫而授漢劉也高祖始於沛公也其入關後為漢王以即尊位故承曰漢也春秋左氏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為劉氏以是明之美為堯後 善曰尚書曰熙帝之載尚書咎繇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翰曰堯位不授其子禪與舜亦

不授其子而禪與禹稷契佐舜能繼堯事夏氏之後遂成湯之業湯復遂成武王之祚夏殷周代有至德股肱備也見堯之道廣知舜禹賢聖之資以至於此而天乃歸功於堯允許致虞命以為天子也熙廣載事越遠也元首謂堯也 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元龍之災孽縣象闇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 善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夏桀紂幽王也易曰元龍有悔窮之災也又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尚書曰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左氏傳曰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 向曰俾使也三季謂夏殷周之末也言使漢承三代荒亂之末值元龍悔窮之災日月暗昧星辰乖錯常理敗壞古書虧缺聖教衰矣而漢能脩之易云元龍有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縣象垂文日月星也彝常倫理斁敗也舊章古書也 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 善曰玄聖孔子也莊子曰夫虛靜恬淡玄聖素王之道也春秋孔演圖曰玄丘制命帝卯行也 銑曰言漢室既興先命習至聖之教為使綴於學數立其制是補其缺治其亂 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喆

五臣本作哲 蔡邕曰相助也始受命為祖繼中為宗皆不毀廟之稱也言仲尼之作亦贊助祖宗揚明其迪喆之德 向曰宏大亮舉表立相助迪蹈喆智也言大舉洪業立助祖宗贊揚前古以蹈聖喆之蹤謂聖王之道 備哉粲爛宸神五臣本作聖字明之式也五臣本無也字 向曰古述既備粲爛然有文章也式法也 雖皋夔衡旦密勿之輔比五臣本有茲字褊矣 蔡邕曰茲孔子也褊小也 善曰謂皋陶后夔同衡周旦也密勿黽勉也 銑曰言古遠之輔皆由孔子伸明之法式雖皋陶之等俛同心為之輔佐功成德貴比此亦小也 是以高光二聖宸五臣本作宸字居其域 蔡邕曰言高祖光武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翰曰辰同蔡注言有德也域所也 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 善曰易曰見龍在田或躍于淵 向曰天命既至則候時而動其出也如龍潛而見天下文明而人利見之似龍躍於淵自試欲飛之意也易乾卦九四云或躍在淵自試也 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 銑曰拊翼未舉欲飛也紛紜盛多貌 海內雲蒸雷動電熛必遙

反 良曰威德振動也熛飛也 胡縊一智莽分尚五臣本作上不泣其誅 蔡邕曰言二祖即位胡亥王莽皆先已誅天之所為先除也 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立子胡亥為太子襲位為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二世二世自殺漢書曰王莽地黃四年十月漢兵從宣平城門入城中少年朱弟等恐見虜掠私燒其室門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莽避火之漸臺眾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軍人裂莽尸 向曰高光二聖威靈之盛故胡亥死而王莽誅分散謂身首相離也言天子亦不臨而殺之者皆已自誅縊而死泣臨也 然後欽若上下恭揖五臣本作輯字羣后正位度宗 蔡邕曰度居也宗尊也言二王也既除暴亂諸侯推而尊之然後敬順天地恭揖諸侯王位居尊也 善曰易曰君子正位凝命 向曰欽敬若順也欽順天地之義集其諸侯王位而就其尊號也謂即天子位也羣后諸侯也度就宗尊也 有于德不台五臣本台作怠字兼有嗣字 淵穆之讓 蔡邕曰淵穆深美之辭也 善曰尚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漢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為嗣 翰曰二聖既除暴亂諸侯推而尊之乃將讓于有德者自謙不能嗣於古先聖帝明王之列

此界事之讓也晁屈修美也**肆號師矢敦奮撝之容**蔡邕曰矢陳也敦勉也毛
詩曰矢于牧野善曰言漢取天下由名號師衆陳兵誓
勤敦奮旄麾之容撝與麾音義同號令其衆陳兵誓矢陳
奮勉也言二聖取天下與號令兵衆敕勞
奮舉指撝之容也蓋以威德自定也撝與麾同**蓋以膺當**
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善曰尚書曰帝命文
天心之正理以應天命授堯堯能讓歸運曰允恭克讓
功之運也言堯允恭克讓舜受其德也**蓄炎上之烈精**
蘊孔佐之弘陳云爾蔡邕曰漢火德尚書曰火曰炎上孔
子也爲赤制故曰孔佐也弘陳大陳也言漢蓄火德之盛而孔
如火炎上有赫赫之明孔子爲漢制法也言漢稟火德之盛
道亦如孔子之佐故云蘊也**洋洋乎若德帝者之**
禮樂蘊藏故云蘊也
上儀誥誓所不及已蔡邕曰言上事已誥誓不能及也一說漢帝之儀
尚書有誥誓也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賾可探也
【文四十八】　二十五
洪大也纖細也善曰爾雅曰探取也賾深也說文曰嘖亦大
言之事殷周二代大小之度其幽深之迹亦可探究也
繁繇也　**並開迹於一匱**五臣本匱作簣字**同受侯甸之**
幽深也
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善曰言殷周二代初
甸之服勤勞治人或爲方伯或爲牧也論語曰雖覆一簣
相子新論曰湯武則以居諸侯方伯之位德更如此
年曰武乙即位是王季命爲殷牧師也易曰
世開迹自於卑微如起一簣之上以成其山
勤勞以與人爲一方之長也諸侯
簣十龍也侯甸諸侯之國也伯長牧養也
乘其命賜彤
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
國皆夏諸侯黎崇殷諸侯也易文王誅
又曰既伐于崇作邑於豐尚書曰西伯戡黎
言已其命賜以彤弓黃鉞乃始征伐也
承勇毅之盛用討不敬也彤弓也黃鉞
皆國名也皆不敬天子之
命湯文奉命征之恪敬也
至于參三五華夏京遷鎬

亳善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殷居參分天下有其二之地
服事殷毛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遷於鎬亳也論語曰參分天
鎬京毛萇曰武王作邑於鎬京尚書曰湯歸自夏至于亳
亳孔安國傳曰湯遷於亳又曰周后稷至公劉遭夏亂去
邰之豳一也至太王爲戎狄所逼遷于岐二也又居鎬三也
殷湯至盤庚凡五遷都故曰三五也
天子所居曰華夏京大也鎬亳地名也**遂自北面虎螭其**
師革滅天邑蔡邕曰天邑天子邑也善曰尚書曰如
虎如貔如熊如羆史記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
子敢來攻於天邑商廣雅曰螭龍也言其兵猛
兵攻戒紂以升天子之位也螭龍也言其兵猛如
如虎威如龍也師兵也革改也天邑天子之邑也**是故誼**
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慚德不其然與蔡邕
曰武周樂也護殷樂也論語孔子曰武盡美矣又盡善也
美矣未盡善也尚書曰湯有慚德善曰言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
樂見其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於始伐也豈
不然乎善曰左氏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
【文四十八】　二十六
義士猶或非之事不足以爲難也言以臣伐君故古今義士以爲華薄
之事不足以爲敦厚也言武護之樂事亦不足以爲美也言殷周不其然乎
不如凡**亦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五臣本作皦字
如也毛詩曰於穆清廟又曰猗與那與論語曰子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
如也繹如也此商頌周頌皆美祭祀之德也
小於穆猗那皆美也翕純皦繹
繼昭盛明之貌皆謂大也**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
善曰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敬殷厚薦進宗尊帝天也言所以崇嚴祖考厚進宗尊
上天也**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善曰毛詩曰對越在天
鄭玄曰對答也
也**舄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蔡邕曰舄
奕光明也奕行貌善曰言二代以臣伐君而能崇祀配天豈
不能自神明其道哉周易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
向曰歸長久盛克能也自猶事也言所
以長盛千載者豈不由能事鬼神哉**誕略有常審言**
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五臣本作目字善曰言二代神明其道大略有

常但當言行於篇籍光萊明而不變一曰無珠功也銑曰蔡
大明明命變也言大略有古之常道當言行於禮樂篇籍光
其文熹明而丁變 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
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 蔡邕曰言則虞夏本至堯乃任舜育禹化契成稷皆爲之
父丑模範也 善曰揚子法言曰甄陶天下其在和乎李注
曰甄埴爲器曰甄陶 向曰甄況也亦上也況我大漢以舜
爲基上則虞舜以至契遂乃孕育舜禹而作爲殷周矣謂舜
爲堯臣也契湯之先祖亦陶堯也稷周之祖亦堯臣也故如
孕而生之育而長之甄陶而成也甄謂以土燒器也 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
宗之緝熙 蔡邕曰宣徧也襲因也高祖光武爲二祖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孝明曰顯宗
二祖重光天下四宗盛美相因而起也 善曰尚書曰王曰昔
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良曰
緝熙明也 神靈日照光被六幽 蔡邕曰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古曰言天子神靈如日照天下也六幽謂天地四方幽遠之處 仁風翔乎海表威

靈行乎鬼區 蔡邕曰鬼區絶遠之區也 善曰尚書曰方而天下至乎海表思區則鬼方也毛詩曰覃
及鬼方毛萇傳曰鬼方遠方也
荒曰區方也良曰海表鬼區遠方之地也 匿 五臣作慝 亡回而不泯
微胡瑣 五臣本作瑣字 而不頤 善曰頤養也何以知而不養
殺之纖細者無不安而養也 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
之慝惡回邪瑣細頤養也 濟曰邪慝者不絶而
匪堯不興 蔡邕曰言明安天地人之道明登天之功非堯莫能興也尚書曰昭登于上 善曰易曰
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良曰三才天地人也
昭明登成績功也言明定三才而明成其功非堯不能興也
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 善曰言有聞古之遺策聖
德有下之訓非漢不能弘道毛詩曰明明在下毛萇傳曰
文王之德明明在天下謂天之下也 翰曰鋪布也遺策謂
古之典策有所闕遺者也在下之訓謂所教訓於下也言
非修古者闕遺之策使聞於天下政教流訓於時則非漢德
不弘其道也 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 蔡邕曰言使日月星辰以其節入

以其期亡朓朒盈縮之異也 善曰言漢之道能經緯
天地出入三光也淮南子曰覆天載地紘宇宙而章三光也
向曰經緯猶政治也三光日月
星也使其出入以不出其道 外運渾元內霑豪 五臣作毫
芒 善曰言漢道外則運行於渾元內則沾潤於豪芒咸被也 濟曰外則運行於渾元之氣內則潤澤露於纖細
也渾元造化之氣豪芒物之纖細也 性類循 五臣本作脩字 理品物咸亨其已
久矣 善曰易曰品物咸亨 銑曰性生也品物謂萬物也亨通也言物得所其已久矣 盛哉皇
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
元 蔡邕曰四表曰宇往古來今曰宙 善曰言漢之德能繼古之列辟其功又爲百王之君也
世也 翰曰德臣謂有德之臣也列辟謂百官也功君謂有
功之君也百王謂諸侯王也皆得其才能榮名鏡照于宇宙
則天子之道尊崇自古無與敵者元敵也 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
帝王無與敵者 善曰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兢兢業業
成抑定不敢論制作 五臣作

一日二日萬幾 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向曰虔
敬也鞏勞也言漢有此盛德乃猶謙順自以其成
功之淺自抑其安定之理不敢
論制作禮樂之事言至謙也 至於遷正黜色賓監
之事渙揚寓內 蔡邕曰漢承周後當以夏正以十二月爲年首而秦以十月爲年首高祖又以
十月至武帝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正朔公孫臣等以
議以漢土德服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黃而尚赤賈誼公孫臣等
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而監二代
制作之事猶未章也 善曰禮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
改正朔易服色 銑曰遷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色也賓監
謂光武封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客禮之所以
敬觀此二代之禮樂也則禮樂之道明於天下也賓監
盛揚於天下也監視也寓內天下也 而禮官儒林屯用
篤論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葸
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而進曰
而興禮則葸 善曰優謂優游也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
海三年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尚書曰內有百揆四岳

外有州牧侯伯向曰言禮官既不能傳述帝道二公
岳牧之官皆欲進言於帝也二事三公也寮官僉皆也陛下
仰監唐典中述祖則向曰高祖之則也俯蹈宗軌銑曰俯下也世宗武
帝封禪之軌則也躬奉天經善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良曰孝者天地之經言天子身行孝道
博睦辨章之化洽善曰尚書曰博叙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辨與平古字通也翰
曰博厚九族和睦上下辨析章服其化已合矣延耆秩老懷保鰥寡之惠浹
祖類反蔡邕曰懷安也保養也善曰延耆迎待而安之也毛詩曰日靖四方尚書周公曰懷保小人惠鮮鰥寡
曰迎耆天下衆庶之人懷安鰥寡之徒其惠及也浹合也燔瘞縣沈肅祗
羣神之禮備善曰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向曰此言祭天
地山川也肅敬也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illegible]
祗皆敬也善曰尚書曰鳳皇來儀家語子夏曰商聞山書曰羽
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銑曰來儀鳳也言感天子之

德乃與常鳥之族集於闕下觀魏皆闕也肉角馴毛宗於外囿蔡邕曰禮明禮修則麒麟臻
來庭善曰廣雅曰麒麟狼題肉角家語子夏曰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良曰方角麟也乃與常獸之類貢於
外囿之中馴順也毛謂尚也蓄獸之處曰囿擾緇文皓質於郊蔡邕曰[illegible]信[illegible]
擾善曰騶虞也翰曰擾馴也騶虞黑質白也郭外曰郊此謂騶虞瑞獸黑文白質也升黃輝采鱗
於沼宮沼蔡邕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善曰禮記曰龜龍在齊曰此謂黃龍也天子有至德則黃龍見
甘露零於豐草蔡邕曰德至於天則甘露降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銑曰古
茂豐盛也三足軒於茂樹蔡邕曰三足烏至孝之應善曰楚辭曰鸞鳥軒翥而
翔飛向曰三足烏也軒飛貌翥飛也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
合諜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蔡邕曰天子寰內也良曰圖諜皆圖書之類
也言祥瑞朝夕見於坰牧也材外曰坰郊外曰牧日月邦畿阜牟方州洋溢

乎要荒翰曰日月之下邦畿之內奇異阜牟之瑞生於帝都洋溢於遠國也方州帝都也牟益言多也要荒
遠國也昔五臣本有周字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麰之事
耳善曰素雉白雉也大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來貢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尚書帝驗曰赤子發慶可中流
火流為烏其色赤毛詩曰貽我嘉麰薛君曰麰大麥也韓詩外傳曰貽我嘉降嘉穀惟秬惟秠爾雅曰秬黑
黍也成之時有白雉赤烏之瑞黑黍黃麥也向曰昔周
參之秀皆為瑞也秬黑黍麰大麥也君臣動色左右相趨
銑曰謂周之君臣喜說其嘉瑞故動色而相趨也濟濟翼翼峨峨如也善曰毛詩
濟濟多士又曰[illegible]峨峨也向曰皆盛多貌也蓋用昭明寅
畏承眷懷之福善曰尚書曰嚴恭寅畏蔡邕曰毛詩曰昭事上帝[illegible]
[illegible]言嘉此瑞者蓋用昭明鬼神之敬畏[illegible]天[illegible]
之命[illegible]先王之美安於兆人以成多福故作封禪亦以
龍翼文武貽燕五臣作宴後昆覆以懿鑠善曰左氏傳[illegible]

[illegible]君臣[illegible]毛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尚書曰垂裕
後昆良曰又益神靈於文武二王遺安後嗣覆以美盛之
德也[illegible]豈其為身而有顯五臣本作而有
[illegible]美[illegible]也二字類作專
辭也向曰言王所以封禪者豈為其身而為專擅之辭也蓋以光祖考之德若然受之亦
宜勤值而挾力以充厥道蔡邕曰值思也挾陳也向曰若如此受命之事
亦宜勤思陳力以充祖考之道也值思也挾陳也啟恭館之金縢御東
序之秘寶以流其占蔡邕曰恭館宗廟也序牆也向書曰納册于金縢之匱[illegible]在東
東序故寅也[illegible]書皆存亡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
向曰啟開也恭館置金縢之所也金縢周公請命之書藏之
於匱緘之以金書云天球河圖在東序東序東廂也秘寶目
河圖也此二物皆可以占驗受命之事故開而流之以示傳
其占也夫圖書亮章天哲也蔡邕曰亮信也章明也言可
之使視而行之翰曰亮信章明哲智也言圖書至明而山天顯
圖書者所以示信天命以明賢哲之道也孔縣先命聖

乎也 蔡邕曰繇道也言孔子先定道誠至信也濟曰孔子之道先王數命聖人信而行之也孔謂孔子也紆道孚信也 體行德本正性也 蔡邕曰體行正性習堯所獲今天子復蹈之 逢吉丁辰景命也 蔡邕曰言逢此吉當此時者皇天之大命也良曰丁當也景明也言逢其吉端當於嘉辰此王者之明命也 順命以創制 蔡邕曰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銑曰順天命以創立封禪之制 因定以和神 蔡邕曰台定然樂以和人神向曰因天下治定以和鬼神以事封禪 荅三靈之蕃 煩 祉展放唐之明文 善曰三靈天地人也春秋元命苞曰造部天也精演人君昔通三靈之貺吉同瑞尚書旋機鈐曰才堯治世放勛之又翰曰三靈者所以召天地人之多福常竟之世明堯矣一靈天也人也秦多祉福長廣也放專謂遠也 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聖心 善曰允信也言此事體大式孔大信寤寐次聖上之心也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具矣向曰此事體大而信寤寐之間次在天子之聖心矣 瞻前顧後 五臣本無此一句 豈蔑 五臣作蔑 清廟憚勑天命 五臣本作勅 乎 蔡邕曰蔑輕也善曰毛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尚書曰勑天之命翰曰言天子可以瞻前顧後封禪之事皆以丸揚宗廟以顯祖考以守嘗代豈復輕祖而離告天者乎蔑輕也清廟祖考也禪推敬告也 伊考自邃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 蔡邕曰戾至也善曰楚辭曰邃古之初誰傳道之古封禪者七十二君今又加之一漢向曰伊惟也邃古上古也降下戾至爰於也此謂漢也自古以封禪者七十二君今漢有二是七十四人也 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 五臣作廣 而遺章 善曰言前封禪之君有天下使之而不尚假素未有告之以光明之受而實其篇章銑曰言自古君王有天命不使封禪而假觀素牒與大變之迹不妄遺迹於舊傳俾使罔無光大章也謂書傳也 今其 五臣作有 如台 貽 而獨闕也 善曰尚書曰夏罪其如台孔安國傳曰台我也良曰自封禪之君皆有如我天子之德者我安可獨闕於此禮也 是時聖上固以 五臣作已 垂精游神苞舉藝文 翰曰垂精游神學也 屢

文選四十八　廿一

訪羣儒諭 五臣本作諭 咨故老 翰曰訪問也諭然也咨謀也言天子然納封禪之事謀於故老問以可否 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肴 五臣本作餚 覈 華革切 仁誼 五臣本作義 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 蔡邕曰斟酌飲也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以深曰淵水本曰源叢木曰林澤無水曰藪言六藝者道德之深本而仁誼之叢藪也天子與羣儒故老斟酌有覈而行以天應之至也詩曰泂酌彼行潦又曰有覈維旅向曰斟酌飲也餚覈食也言與羣儒故老求道德之深原尋仁義之林數以望符瑞之至乃如飲食以求其醉飽也餚肉也覈木實也臻至也 既感羣后之讜辭又悉經 五臣本無經字 五繇 由 之碩慮矣 蔡邕曰讜當也經常也繇占也王者紀將須十五年歲習其往習行不則修德而攻卜言天下已歸五卜之占而習吉也銑曰羣后百官也讜正也悉盡也五繇卜辭也碩大也言百官之正辭知其可以也又盡卜者之大畫以知吉也 將緝 [illegible] 萬嗣揚洪煇奮景炎 蔡邕曰揚奮皆振布之意也善曰緝使也緝煇與暉古字通也銑曰作使洪大煇光奮振景明炎盛也言所使萬世揚美德之大光振大漢之明盛也 扇遺風播芳烈 良曰扇動播布芳烈美業也 久而愈 五臣本作逾 新用而不竭 翰曰言使德和於人而人不厭故雖久而逾新也其德廣遠故不竭也 汪汪乎丕天之大律 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蔡邕曰言竟此道唯堯與漢與堯而已濟曰汪汪深廣貌丕大律法言然也言其德深如水道大如天又亡大法其誰能如其德顧之理言不可則也良曰唐皇大也再言之美之甚也

文選四十八　廿二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八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九

史論上

公孫弘傳贊

班孟堅 翰曰凡史傳之末作一贊以重論傳內人之善惡命曰史論

贊曰 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 羽翼之材也弘等言皆以大材初困以為人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 遠迹羊豕之閒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 善曰漢書曰公孫弘少時為獄吏 春秋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 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 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

入宮輸黃門養馬 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 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 篤行則石建石慶 質直則汲黯卜式 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 定令則趙禹張湯 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 應對則嚴助朱買臣 曆數則唐都落下閎 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 奉使則張騫蘇武

使人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武北海上杖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銑曰張騫蘇武並著誠節也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善曰漢書曰衛青字仲卿為大將軍凡七出擊匈奴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向曰此二人俱為漢將破匈奴有功者也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善曰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曰臣不如日磾日磾亦曰臣不如光並受遺詔輔少主濟曰言壽臣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善曰國語曰單公甚父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良曰其餘謂諸有術者勝盡也興起也言起作功業制度後代無能及武帝也紹繼也纂集洪大也纂修大業謂修武帝故事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善曰六藝六經也漢書武帝詔曰茂才異等翰曰六藝謂禮樂射御書數也招求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也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善曰漢書曰蕭望之脩齊詩事后倉梁丘賀字長公從京房受易嘗人也以上善之以賢良賓至少府夏侯勝以書至長信少府韋賢修詩可東子玄成至丞相嚴彭祖字公子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為太子太傅有尹更始為諫議大夫銑曰蕭望之書官書佐言此六人並以儒術進為貴職也劉向王褒以文章顯章辭評見幸於帝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善曰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給事中宣帝任信之出奉駕入給事中翰曰趙充國字翁孫西羌有功封營平侯魏相丙吉于定國皆丞相並有名稱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善曰漢書曰黃霸字次公為揚州刺史宣帝以為潁川太守王成為膠東相政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龔遂字少卿宣帝以為勃海太守人皆賣劍買牛上息鄭弘字稚卿為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民親愛號之曰召父韓延壽字長公為東郡

太守吏民敬畏嚴憚之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尹翁歸字子兄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守京兆尹發姦摘伏如神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張敞字子高河東人守京兆尹枹鼓稀鳴市無偷盜良曰言此數公皆在職平直而有聲譽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翰曰次謂次於武帝時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卒

干令升

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三年評論切中咸稱之善銑曰論者論革魏命之事革改也言改魏命歸於晉故史官作此論以論之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善曰尚書曰俟天休命韓子曰二者代為和亂代更也謝次也向曰俟待謝序也言帝王以待天命而後興且有代序興廢皆非人事所能致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又曰正朔三而改大傳曰文質再而復濟曰言帝王之興或以文或以質其立不同也故古之有天下者柏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善曰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昔者柏皇氏栗陸氏若此之時則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良曰柏皇栗陸上古帝王號為謂為理而不自有其功應謂應天而不求其報象法也言如此之君但執淳素之大法也鴻黃世及以一民也五臣本一作壹善曰父子相承以一民之心也左氏傳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材子杜預曰帝鴻黃帝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銑曰世及謂父子相承也言如此以一人之心不令有二人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善曰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晉外禪有兵戈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禪以為禪代郊靈運之言以出於此文既詳悉故具引之銑同善注

湯武革命應天人也 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向曰湯伐桀武王代紂以除其昏暴天人罰之故應而伐 高光爭伐定功業也 善曰漢高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言曰高光二祖之伸武遇際會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安湯功也 翰曰高祖光武伐滅項羽王莽克定功業 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 五臣本無時字 隨時之義大矣哉 善曰周易曰隨元亨隨時之義大矣哉 良曰言各逐運數而天下之人隨之大矣哉言此義廣大不可得言也 古者敬其事則 五臣無則字 命以始 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 善曰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舜即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于晉嗣王左氏春秋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 翰曰古者謂堯也故禪舜事謂萬幾之事也始初也今謂陳留王也終謂終帝之事而禪位於晉也 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銑曰言終始不同豈唯人事耶乃天意也

晉紀總論

向曰此論自宣帝至愍帝合其善惡而論之是名總論也

干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禹奏記於朱浮曰將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 銑曰雄才謂英雄也碩大也應運謂應聖人之期運也仕謂魏武為丞相時辟任文學掾 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 善曰干寶晉紀曰魏武帝為丞相命高祖為文學掾每與籌畫多善 良曰善謀計策也嘉善也 遂服輿軫驅馳三世 善曰干寶晉紀曰魏文帝即位為丞相長史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 翰曰輿軫車也謂乘輿也三代謂文帝時為丞相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兼武帝文學掾也 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 善曰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銑曰言宣帝志性深阻如城

府之深固也又能寬綽容納於物數術也御使也言任數術之人使之知其善者必取擢而用矣采取拔擢也 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 善曰尚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東觀漢記大史官曰明主勞神忠臣畢力 向曰懷來畢盡也 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 善曰魏志曰鄧艾字士載義陽人也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 翰曰王隱晉書曰裴潛以州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歷兗豫州刺史 濟曰隙卑細貌艾善武而泰善文言宣王能委任之各盡其事也 故能西擒 善本不以才 孟達東舉公孫淵 善曰干寶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斬達魏志曰公孫淵為遼東太守景初元年數叛遂發兵逆於遼隧自立為燕王三年遣司馬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 良曰孟達為金城太守淵叛也 內夷曹爽外襲王陵 善曰干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擅權高祖乃奏事永寧宮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直爽反誅爽夷三族又曰高祖東襲太尉王凌于壽春初凌以魏主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欲更立楚王彪陵聞軍至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飲藥而死

翰曰義往 神略獨斷征伐四克 善曰揚雄連安曰兼聽獨斷聖王之陸也法言曰湯武桓桓征伐以克也 銑曰神略言智如神斷決也四克謂克於四方 維御羣后大權在己 善曰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執圖諸侯得之大權成 向曰維持御使也羣后眾官也權柄也言國柄在己謂高祖也 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 善曰漢書曰吾祖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未有節制矣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 翰曰諸葛亮蜀將也節制言亮軍士有節度也支亦拒也輔車之勢謂吳與蜀為援助而宣王能拒之 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 善曰干寶晉紀曰世宗景皇帝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良曰屢數也鄙亦邊也虧闕象法也言晉之興盛大法從此始立也 翰曰繼業謂

相繼以成帝業者也玄豐亂内欽誕寇外善曰干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玄謀發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羕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敗醜言勇士築殺之玄夷三族又曰揚州刺史文欽舊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貳於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拔之斬誕首夷三族也銑同善注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向曰潛謀玄豐也幾微兆見也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善曰左氏傳曰咸黜不端翰曰王曰公劉克咸前烈濟曰淮浦許洛謂欽誕也震動也言皆黜異心圖謀之人以明前帝之業也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善曰干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尚書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内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曰學經卒兵長驅至齊向書曰少庸蜀人良曰天子遣將推轂而送鍾會鄧艾爲將征蜀破之庸蜀地名也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善曰吳志曰劉氏據二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載漢南記曰蜀有陽平江關白水此爲三關干寶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禪輿櫬面縛詣壘門艾解縛焚櫬延請後吳書曰宋忠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翰曰電掃言疾也入臣謂降也銑曰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善曰東觀漢記耿純說上曰天時人事已可知注善本作府字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善曰干寶晉紀曰天子命太祖爲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公爵爲王左氏傳子魚曰備物典策銑曰非常之禮謂加九錫也備物謂器物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向曰崇高也周公代成王攝政伊尹賢臣輔太甲放於桐宮故太權制嚴也言文帝爲鍔輔亦如周公伊尹也至於世祖遂享皇極善曰世祖武帝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行也皇極大中也濟曰享當也皇極天子位也言武帝受禪承皆大中之位正位居體重言慎法善曰周易曰君子正位居體也法言曰重言重行重貌則有法有德良曰正位天子位也體謂得中正之體而重其言語慎其法令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善曰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毛詩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和而不弛寬而能斷善曰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韋昭國語注曰弛廢也尚書曰寬而栗斷猶決也銑曰弛緩也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周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銑曰言人皆歌詠其君可以化之翰曰惟新謂賢者悅勸勉而勸君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善曰毛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向曰聿述也脩者也言武帝脩先祖節伐吳之志思和戰國之艱苦輯和也腹心不同公卿異議濟曰腹心謂近臣也議謂賈充荀勖等言伐吳以爲不便也而獨納羊祜之策善曰王隱晉書曰以從善爲衆善曰左氏傳曰樂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良曰上謂武帝也善之而主也言武帝獨從羊祜之策以爲國家之盛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善曰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大舉伐吳杜預表陳伐吳之宜王濬上疏勸之帝乃決焉翰曰王濬杜預共請伐吳上排羣議而杖其決也泛舟三峽介馬桂陽善曰左氏傳曰秦輸粟于晉命曰泛舟之役盛弘之荊州記曰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相去二丈許三峽之險介甲也介馬謂帶甲之騎銑曰桂陽郡名也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善曰干寶晉紀曰太康元年四月王濬戰艦入石頭吳王孫皓面縛輿櫬詣軍門良曰二時一時也向曰役謂舉師役也江湘吳地也言江湘之人同來歸晉也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善曰蔡邕曰晉指吳蜀也謂堯舜之盛也地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比考讖曰正朔所加莫不歸義甘泉賦曰八荒協濟曰夷平也壘垣軍壘也吳蜀恃江山故云險

堯虞竟也。虞舜也。舊城謂舜禹太平之域也。班固也。正朔謂曆數也。八荒八方也。

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善曰：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良曰：太康，武帝年號也。吳蜀平，故云同文同軌也。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善曰：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年，[illegible]牛馬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illegible]餘糧宿諸畝首。毛詩曰：召伯所茇。毛萇曰：茇，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翰曰：餘糧棲畝，謂禾稼之積於田畝之中不收也。行旅草舍，言旅客可舍宿也。外門不閉，言無盜賊也。民相遇者五臣無者字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善曰：禮記孔子曰：昔者大道之行也，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翰曰：資，給也。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善曰：莊子[illegible]窮人[illegible]通人之大也。[illegible]諺，言也。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善曰：[illegible]百代之一時[illegible]。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善曰：晉紀曰：永平元年，誅太傅楊駿，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良曰：山陵未乾，言時近也。駿，武帝后父，為太傅，作亂被誅。賈后[illegible]為惠帝母，[illegible]。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善曰：干寶晉紀曰：太子太傅[illegible]。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王瑋[illegible]。翰曰：夷，滅也。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善曰：毛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銑曰：維，連也。言宗子連城封之，以副京室也。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以干戈相討。

言諸王兄弟成構郤如閼伯[illegible]。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善曰：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向曰：師尹，大臣也。使萬人具瞻之，以成其貴，顛仆隕墜戮辱之禍日有也。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惠帝永康二年，禪位于趙王倫，倫以兵留守，尊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安宮。中書令[illegible]。濟曰：[illegible]。民不見德，唯亂是聞，善曰：[illegible]。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曰：[illegible]。翰曰：[illegible]。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善曰：[illegible]。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善曰：鄭玄毛詩箋曰：[illegible]。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善曰：[illegible]。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善曰：漢書：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左氏傳曰：[illegible]。李辰石冰傾之於荊揚。善曰：干寶晉紀曰：蜀人李辰[illegible]。翰曰：李辰石[illegible]。

冰二人晉末掠揚州刺史陳徽起兵爲亂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善曰干寶晉紀曰劉淵遷離石遂謀亂淵在西河離石攻破諸郡縣自稱王又曰王彌攻東莞東安二郡復攻青州　銑曰劉淵以離石之卒攻破諸郡縣自稱王王彌起兵攻東莞復攻青州撓亂也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善曰干寶晉紀曰賊劉曜入京都百官失守天子蒙塵於平陽又愍紀曰劉曜寇長安劉粲殺於城下天子蒙塵於平陽矣　向曰河洛之都皆爲墟曜粲所破化成丘虛戎羯謂羌胡也二帝謂愍懷帝也劉曜所擄敗帝爲劉粲所虜俱蒙塵於平陽死於虜北故去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善曰管子曰不供祖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多事于鼎上跪曰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　濟曰失權爲權臣竊失權宜以非才謂不得人也四維謂禮義廉恥也苟且曹從以爲政也言晉亡在於北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

文四十九　十一

之善曰左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　良曰弊衰也誰能拔之言不可救也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善曰干寶晉紀曰太康八年詔淵領北部都尉素習也離石縣名都尉官也散吏謂無所主當也　翰曰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善曰曹子曰烏合之衆初雖相歡後必相咋　銑曰弓馬士謂劉淵也驅走人謂王彌也先主孫權諸賊也烏合之衆謂無部分也言劉淵王彌不如吳蜀之敵遠矣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善曰賈誼過秦論曰斬木爲兵揭竿爲旗　向曰耒農器也裳衣裳也言脫農器而爲干戈裂衣裳爲旗幡皆非戰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

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善本無芥字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淮南子曰兵略者乘勢以爲資清淨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者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　濟曰自下逆上謂臣伐君也非鄰國謂不如吳蜀之勢也敗象也擾亂也驅羣羊言易也二都洛陽長安也拾遺謂如拾遺草於地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善曰干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祿大夫竟陵王其餘官僚僵尸塗地百不遺一　良同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善注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京都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南陽王模出降人以模妃劉氏賜胡張平爲妻　翰曰負擾也卒謂曹戎卒所亂者也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善曰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漢名臣奏侍中劉向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周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六韜曰利害相接猶循環之無端　銑曰大器天子之

文四十九　十二

器也羣生萬人也畜養也愛惡[illegible]是其常勢也[illegible]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善本作於字原未嘗暫靜也善曰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隄防畜水之處　向曰防隄也靜息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濟曰言治天下之器者當用大道也言天下勢重不可以爭競擾安也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善曰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　良曰言智王知不可爭競安也扞亦禦也尸主也言禦災患爲人已不自主利者也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浚己以生也善曰左氏傳子產寓書曰分寸以告宣子曰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杜預曰浚取也　翰曰上德謂古之賢王也生養也浚取也言聖王布德養百姓凡主取人以自養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

鬱彼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 善曰毛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孫卿子曰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國家者士人之居也 銑曰感而應之謂聖德之王而人歸之也晨風鳥也林茂鳥歸之淵深魚趣之君有德則人附之此皆相感也

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 向曰聖人應天順人隨運以和其義

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 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毛詩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叔向詒子產書曰嚴斷刑罰以威其淫 濟曰設禮文以防君子著刑書以威小人

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 善曰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漢書曰朱穆宣國威審禍福 良曰喻曉也言教示善惡以曉百姓也

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 善曰左氏傳叔向曰猶求聖哲之王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禮記曰學行而人向方 翰曰求明察之人以為官人君厚慈愛之惠以堅固其心然後人知向正道矣方道也

故眾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 善曰鶡冠子所謂人者惡死樂生

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善曰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猶解倒懸也老子曰安其居樂其俗趙岐孟子章指曰忘身勤禮君子所能家語曰子路治蒲孔子曰以其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 銑曰言悅教安俗故君子小人各得其分

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 善曰管子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記曰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向曰篤厚也閭里門銷除也胸臆懷心府也

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 善曰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又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 濟曰言人被君之化見有危難則授命而死終不求生傷義也

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 善曰漢書徐樂上疏曰陳勝奮臂大呼天下響應 良曰干犯也紀綱也言人各守節義安可呼之以犯綱紀而為亂乎言不可也

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 善曰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 翰曰傾崩也理節謂政教有條理節度也膠固也言君布仁惠之基根深廣又不失理節則人心固結而不可遷也

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 善曰左氏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銑曰人心不遷故長久 向曰言昔之累代有天下者中間豈無邪僻之主哉而不亡者蒙先人道德以維持也

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 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濟曰吳公子季札也延陵季子者男子之美稱今連封而美言之故曰延陵季子善知樂入其國聞樂則知存亡長短之期也然樂自體人之情故聽之所以數安危也

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 五臣作下 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善曰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良曰姜嫄后稷母名也后稷周之祖先播種百穀以養人而天下皆蒙之而文王武王必至仁之後故皆成功而王者也

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善曰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烝民乃粒天下無不於汝得其中者言反其性天而合烝眾也極中也 翰曰克能也言后稷有功能配天眾民蒙其播殖之數皆於后稷而得中

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頴垂頴也鄭玄曰栗成熟也后稷教世種黍稷堯見其功封於邰就其家室無變更也 銑曰實是也栗成也言后稷教人播黍稷是頴茂之盛而大成熟也邰后稷舊居堯以有功封之於邰使無變改家室

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餱糧，于橐于囊 善曰毛詩大雅文毛萇曰小曰橐大曰囊鄭玄曰公劉為狄人所迫逐不忍鬬其民裹糧食於橐囊之中言其

餘而去 向曰公劉后稷曾孫也狄人侵邰不忍使鬬乃陟邰之豳豳戎狄地名大曰冢小曰巘留寇猳食之器也

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巘小山別於大山者也鄭玄曰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民居 濟曰陟升也巘小山也降下也言人從公劉居者或升山或下原反覆重苦也

以至于大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 善曰莊子曰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大王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因杖策而去 良曰大王季父也逼迫也不忍謂不能使百姓與戎狄鬬也杖策拄杖也

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 善本作帥字 **西水滸至于岐下** 善曰毛詩大雅文鄭玄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 翰曰滸西水涯也亶父避狄循西水之水涯而至岐下 善注

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 善曰毛萇詩傳曰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養人者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 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豳人也言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於岐如歸市

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善曰新序曰太王亶父止於岐下百姓從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向曰言所從者漸多

每勞來而安集之 善曰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安集之 濟曰言以仁惠撫養所從之人而人安而集之勞來撫養也

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慰安也 良曰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疆界乃時耕其田畝者鄭玄曰時耕曰宣

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 善曰毛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毛萇曰心能制義曰度鄭玄曰德政應和曰貊 翰曰王季大王之子也貊猶靜也言能靜太王德政之音

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左傳曰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毛萇曰光大也鄭玄曰載始也始使之顯著也 銑曰克能類善言也言能明以善長而君長始賜光大之德於子孫也

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 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鄭玄曰大王聿來胥宇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 向曰備具也舊德謂王季之德也言文王備王季之德而受命惟新

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心翼翼恭慎貌昭明也聿述也 向曰翼翼恭敬貌昭明也言文王能恭敬明事天帝述思多福也

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 善本有也字 **也** 善曰毛詩行葦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良曰言此以成福祿之由

而其后妃躬行四教 善曰禮記曰古者婦人先嫁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玄毛詩箋曰后妃莫大於四教

翰曰 **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 善曰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言告師氏 毛萇曰師女師也 翰曰所以為婦道者女師傅母也澣濯之衣也煩辱謂女功之事也使天下為婦人之道使恭儉勤勞也

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刑法也寡妻嫡妻也鄭玄曰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為政治於家邦 向曰刑法也寡妻嫡妻也言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正理於國家

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 善曰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雖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也毛詩曰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鄭玄曰兔罝之人賢 濟曰言能化之使有絜白純一之德

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 善曰毛詩六月序也鄭玄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 良曰天保

詩者名以上下諸詩也內謂諸侯也言並以禮化中國夷狄詩名外謂夷狄 於是 五臣本無是字 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 善曰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周書曰武王既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武王伊紀下者八百諸侯史記曰武王至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 翰曰言文王為西伯三分天下二分屬文王文王猶事紂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武王曰天命未可也言能以謙退之道而人歸焉 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 善曰琴操曰崇侯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 銑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周公也天下之人皆心離於紂故曰獨夫也名教謂號令也保安也謂安文大功以和衆也 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

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向曰著明也大武武王樂也容盛也雖有大武之功孔子猶曰未盡善也 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 善曰毛詩七月序也 翰曰遭變謂管蔡流言也陳列也謂列先祖之德於詩也農謂播殖之事女工謂絲麻紡績也 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 善曰國語曰靈王二十年穀洛鬭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靜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組太王王季文王也十八者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 良曰十六王至武王也始居王位也十八王康王也克能也言積仁至此始能安理天下者 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

隱民事如此之纖綿也 五臣無也字 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家語注曰經緯纖以成之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 翰曰節理謂以節度理人也恤憂隱微也纖綿遠也言文王積基本根之遠 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 五臣作人 立政者其揆一也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左傳楚子曰夫武安民和衆豐財尚書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銑曰言居上代有文有質雖其不同安人為政受之一致也揆度也 今魏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 善曰禮記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 向曰列盛也百王謂先代之帝王捷急也三代夏殷周也盛急如此盡取天下爲己而不爲人也 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 善曰左氏傳司馬侯曰或乃多難以固其國尸子曰便事以位宜也 銑曰多難謂

四方未靜也桀猶豪也言務在用征伐其英雄豪其傲慢以便當時是不及公劉脩仁恩也 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 善曰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遷芳歸藩于齊尚書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也 良同善注言齊王不明不得如太甲反位於亳也亳太甲都也 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 善曰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士彥齊王[illegible]即帝位錄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賈充自外入帝師潰騎督成倅弟濟以戈由帝崩於車予沖人弗及知又周公曰朕復子明辟[illegible]鄉公髦後舉兵相府誅文王不克舍人成濟以戈也沖童也昔周公攝成王政後復子明辟成王反明君之位 二祖遍禪代之期不暇待三 善曰住參 分八百之會也 善曰二祖景文 銑曰二祖謂太祖文皇帝代祖武皇帝并言二者但取其遍近也禪傳也既禪而取不戰如武王與兵而會諸侯也 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

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 善曰景福殿賦曰武創元基 尚書曰昔君文武[illegible]有不二心之臣 向曰言立根本[illegible]不二謂不二心之臣也

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 善曰干寶晉紀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下共尚無爲貴談莊老少有說事 濟曰淫過僻邪也言風俗過邪以高尚[illegible] 良曰黜退也莊老放誕爲[illegible]

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 善曰[illegible]

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 善曰王隱晉書曰[illegible]

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 善曰[illegible]

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 善曰[illegible]

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 善曰干寶晉紀[illegible] 良曰[illegible]

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 善曰干寶晉紀[illegible]

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 [illegible]

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

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點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 善曰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 毛詩曰[illegible]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illegible]

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 善曰[illegible]

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 善曰毛詩曰[illegible]

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 善曰[illegible]

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 善曰[illegible]

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 [illegible]

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 善曰[illegible]

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 善曰[illegible]

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 善曰[illegible]

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 善曰[illegible]

其婦女莊櫛織紝
女金
皆取成於婢僕
善曰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見下句　向曰櫛梳也織紝縫紉也言皆委婢僕而爲之
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
善曰禮記曰女子十年不出執麻枲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　翰曰絲治繭也枲麻也中饋謂祭祀之具言食祿之家婦人皆不嘗知此事矣
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
善曰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尚書舜命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　良曰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先時不依禮而早昏娶也反易剛柔謂陵夫之政殺戮妾媵黷亂上下謂不恭也
父兄不
善作弗字
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
善曰禮記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毛詩序曰后妃之德也又曰輔佐君子求賢審官　翰曰四教也貞順者婦人之行也言爲淫逸非禮況責以此行以輔佐君子者乎
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火積大水而失其壅壞矣　銑曰鑿契禮法刑政所以爲理也構室而去鑿契積水而決隄防畜火而離薪燎則必亂也
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善曰左氏傳齊仲孫湫曰臣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　向曰謂禮法刑政也顛隕也
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
五臣有也字　善曰干寶晉紀曰阮籍宏達不拘禮俗　濟曰阮籍放蕩違禮不師常檢

察庾純賈充之事而
五臣作爭
見師尹之多僻
善曰干寶晉紀曰賈充饗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世俗言純乃祖爲伍伯又曰充之先爲市魁故以此答　良曰同善注師尹大臣也僻不正也
考平吳之功而
善無而字
知將帥之不讓
善曰干寶晉紀曰王渾與王濬爭功欲陷濬上書自陳曰臣前受詔不受節度濬乃表渾違詔不受己節度遂相表奏　翰曰王濬先之乃表渾違詔不受己節度言二將有爭功之心則知將帥不讓也
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
善曰干寶晉紀曰御史大夫郭欽上書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魏初民少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孟津及平吳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置馮翊平陽帝弗聽　銑曰悟覺也同善注言思此謀則覺戎狄爲釁
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
善曰干寶晉紀曰傅玄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疏請劉毅曰漢方漢何如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克己爲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殆不若也　向同善注
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
善曰干寶晉紀曰司隸校尉傅咸上書曰臣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又曰南陽魯褒字元道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濟曰核考也言考此則知貨賂之行明矣
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
善曰賈誼過秦論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度也　良曰中庸謂非賢非愚之才守文謂守常平理代之主也
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
善曰左氏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翰同善注
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
善曰左氏傳曰范文子反自鄢陵

之役使身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宜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賈誼上疏曰可為痛哭者一也 訴同善注

又況我惠帝以蕩 五臣作故 蕩之德臨之哉 善曰臧榮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即皇帝位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向曰晉室禮樂廢壞賄賂公行爾主上下之臣綱不齊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而臨之乎

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 善曰干寶晉紀曰賈后殺人傷死剌戟[illegible]在宮不恭遜而妬忌殺孕者以戟擲子[illegible]之子墮地又曰韓壽妻賈午賈后妹也言六宮中后也言六者取宮中數也韓午與賈后相助為妬忌姦亂事也言晉室不[illegible]致禍亂豈特繫一婦人也

懷帝承亂之後 五臣無之後字

得位羈於彊臣 善曰王隱晉書懷帝紀曰太傅東海王越[illegible] 良曰承惠帝之亂也彊臣謂東海王越也

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 善曰干寶晉紀曰[illegible]

京[illegible]業[illegible]天下無主[illegible]以天下無主[illegible]立之[illegible]以為主[illegible]天子之名而無天下之[illegible]言徒[illegible]

天下之政既已去矣 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 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 善曰徐廣晉紀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懷帝生毛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 向曰初載初生也

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 善曰[illegible]晉紀曰[illegible]豫章廣陵有天子氣 翰曰望氣謂占候之人也

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 善曰毛詩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曰[illegible]興 良曰宗室諸王也迭更興起也

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 善曰王隱晉書以愍懷太子為庶人遷太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慮害太子趙王倫既殺賈后帝詔諡為愍懷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進圍相府因國趙王倫閉門允兵四廝皆破與前倫息虔徽為[illegible]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受詔遂害允又曰穎字章度封成都王拜[illegible]倫死後廢太子覃立穎為皇太弟張方廢穎歸藩盧田徽殺之於鄴又曰乂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冏相攻冏敗縛[illegible]又北左右斬之河間王顒欲廢太子立成都王欲先除乂出征連戰敗走遂誅之 翰曰同善注言此數子俱有權勢而卒見誅戮豈非命也

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 善曰干寶晉紀曰懷皇帝諱熾字豐度武皇帝第二十五子大弟即位 銑曰天位帝位也

劉向之 五臣作文 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 五臣無其字

按愍帝蓋秦王之子也 五臣無也字

得位於長安長安 五臣無此長安二字 固秦地也 善曰干寶晉紀曰愍帝諱業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出為秦王之後[illegible]

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 善曰干寶晉紀曰愍帝[illegible]以琅邪王睿為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保[illegible]督陝西諸軍事[illegible]以南陽王為秦王子[illegible]

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 善曰尚書曰皇建其有極[illegible] 向曰徵祥謂讖與嘉禾也皇極謂大中之道也

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 五臣作二 善曰毛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濟曰帝天也言豈天於我懷帝有二心乎

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 向曰[illegible]

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於中宗元皇帝 善曰晉中興書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illegible]

瑯邪王戣帝崩于丰陽沙皇帝仁威語史伯曰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章昭曰淳大也耀明也 良曰黎爲高辛氏火正有淳耀之德故其子孫昌盛也烈業也渝變也晉承黎之後故云然言天子業未變改大命冉集於晉言也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蔚宗 翰曰配至尊名爲皇后后君也明爲海內小君也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 五臣作御女 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 善曰禮記曰[illegible]於蒼頡之野[illegible]

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九二十七爲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書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 銑曰夏殷以上略其禮制不載此文 向曰闈宮中門也四德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序理也言此百一十員布官分事各有典掌而布務事也

女史彤管記功書過 善曰毛詩曰靜女其孌貽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之 濟曰皇后有女史之官彤管赤管筆 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 善曰列女傳曰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佩環今立車無軿非敢受命也曹大家曰玉環珮玉有環 良曰保養也阿侍也所謂養母及尚之以爲法則者而教訓之環珮玉爲之以節行步

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 善曰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 翰曰后妃之德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哀思也思得淑女以配君子使不淫其色也 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 善曰魏文帝典論曰欽納二女充備六宮佐宣陰教率脩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 銑曰皇后主陰政也內則禮篇名主教婦人法則也 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 險謁 五臣作 險詖 善曰毛詩序曰王姬之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無險詖以成肅雍 向曰肅敬雍和也險詖謂不行險詖私謁之心 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 善曰列女傳曰魯詩說曰其子如耳曰周之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豈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引女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夜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

晏朝 濟曰關雎詩國風之首諷刺后君過也康王晚朝門人諷關雎詩以刺王宣王晚起姜后往罪於永巷曰妾不才使君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亡德也 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 善曰史記曰平王東徙雒邑居宗避戎寇強并弱 良曰東遷遷都雒邑言王室衰弱諸侯無禮軌之制別章別也 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翰曰齊侯好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也

晉獻升戎女爲元妃 善曰左氏傳曰初晉侯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驪姬嬖欲立其子奚齊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自縊而死 銑曰

釁姻戎人之女元大也 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也 善曰五子齊桓公五子也武孟等冢嗣 翰曰太子也 向曰五子齊桓公五子也桓公死五子爭立爲亂 冢嗣晉獻姬譖太子申生奔於新城自縊也冢長嗣適也屯難也 爰逮戰國風憲逾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 善曰毛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玄曰今友黑而黃裳亂嫡妾之禮也 翰曰爰於也逮及也戰國謂周秦之間也憲法也適往也言 宋方未明顛倒衣裳東方未明 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 善曰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六國故内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八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焉 良曰以亂亡身者不可勝數也弛廢也防備也言皆輕禮廢備重色之外也秦之時并六國兼秦七也多自驕大宮備七國之數八品謂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 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 濟曰循依秦號内其皆循理也 力之物 高祖帷薄不脩孝文衽席無辨 善曰漢書曰高祖時戚姬愛幸常從上之國 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 翰曰帷薄所以障蔽内外也 漢書曰袁盎諫文帝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 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 上林中 曰衽席單席 濟曰衽席人席也 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是尊卑無辨 衽席臥席也 然而選納尚簡飾玩華少 五臣本作少華 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 向曰武帝元帝也言至二帝更增淫邪之費掖庭宮女三千宮人增爵位而元帝加昭儀通前八品爲十四 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 濟曰言妖麗取倖毀敗王政符亂國之迹者前漢史詳悉矣 及光武中興斲彫爲朴 善曰漢書班固曰漢興破觚而爲圜斲彫而爲朴 良曰斲斫也雕鏤卻爲朴素也 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 五臣本作已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采女者采擇也以歲八月雒陽民下長壯好女者 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明如法相者載入後宮 翰曰筭計也 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内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 善曰禮記曰言不入於閫 言不出於閫 翰曰言令善習閫門限也言后妃之權無私溺也 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甲令者前帝第一令也 明帝之法編爲甲令 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 善曰毛詩曰貽厥孫謀 濟曰制法貽遺也 美也言仰后妃之法以遺後世豈不美哉 雖御己有度而防閑未篤 善曰毛詩序曰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法 良曰雖明帝御己有度 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 善曰漢書 王莽 顯宗第五子也 世丁達切 孝章皇帝韋 代諸家 翰曰授與也言章帝之後漸以色與寵 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 五臣本作難字 善曰 重器

神器也　銑曰好合謂夫婦合也濟蕃器衆姓家宰大臣也重器天子位也**雖秦羋**羋名**太后始**

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善曰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爲后無子立異母弟爲昭襄王昭襄王母楚人姓羋氏號宣太后又曰穰侯之富富於王家穰侯人亦雖孔多於昭王之弟穰侯擅權於諸侯　向曰羋太后弟穰侯秦相魏冉也嬴秦姓**漢仍其謬知患莫**

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

者六后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諱祜孝章帝孫清河孝王慶子殤帝崩鄧太后與兄騭定策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閻太后與兄顯立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又曰順帝崩梁太后與兄冀立之又曰質帝崩孝崇皇后與兄冀解瀆亭侯和帝崩竇太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熹鄧皇后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閻皇后立少帝太后臨朝順烈梁皇后立沖帝太后臨朝桓思竇皇后立靈帝太后臨朝靈思何皇后帝皇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於永安宮又曰書思何皇后崩謂辯也外立謂非正嫡也四帝謂安帝桓帝靈帝和帝也六

后謂鄧太后閻太后竇太后梁太后何太后竇太后也此六后皆執權勢立闇弱之主臨朝稱制而見稱太后何太**莫不**

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

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

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圄犴岸**之下**善曰范曄後漢書杜根上封事曰竇太后崩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論語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毛詩曰宜犴宜獄　良曰帝帷也孩童小兒也言皆貪久長執政故立小兒爲帝抑也任重謂任國事攸遠也事利深則禍敗速至嬰繞也縲紲墨索也圄犴獄名**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

息燋爛爲期善曰運命論曰前鑒不遠覆車繼軌東觀漢記曰劉翊曰湯火喪殺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黃巾天下與山巨之中猶鳥之上用之不時以見燋爛也　良曰踵足也輈車轅也連足繼路以前喪權覆亡者多也赴蹈不止至於燋爛也言赴蹈之競勢利不止至燋爛也**終於陵夷大**

運淪亡神寶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以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　銑曰陵夷言大運一終也神寶謂國位也　翰曰陵夷微也淪亡滅也**詩書所歎略同一揆**善曰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毛萇曰威滅也尚書曰古人有言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向曰言此嘆與漢略同一理耳揆理也**故考列行迹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

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五臣作列於篇　濟曰行迹謂所行之事正號謂稱后**其**

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

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五臣本無則字

紀以纘西京外戚云爾善曰私恩謂相帝外立即以私恩尊其母后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良曰追尊謂生非經奉宗廟祭祀而死後追尊者也事謂不陷皇后之事也依繫也言外戚無別事者則附皇后而追之纘繼也繼前漢外戚傳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九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翰曰光武用二十八人同討議以定天下至明帝時因念文武將帥之臣皆畫形於雲臺蔚宗脩漢書作此論於下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 善曰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仁後光武復興為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 翰曰前漢為王莽所篡至光武復之故云中興 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 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直勳知勇可謂兼之 向曰咸皆也言二十八將皆知風雲感會術其智勇 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善曰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也 銑曰稱為佐命者有志操才能之士 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illegible] 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 銑曰茂績嘉良曰議論也言當時有議者非光武不任功臣理事也績功委棄也 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 翰曰原本圖謀筭計也[illegible] 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 五臣本無兼字 善曰左氏傳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又曰[illegible] 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 五臣本[illegible]

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 五臣本作盜字 善曰漢書曰灌嬰睢陽販繒者也高祖為沛公以中涓從後[illegible]又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以舍人從[illegible] 向曰翼輔也猾狡也 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illegible]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 濟曰連城之賞謂韓信彭越也阿衡謂蕭何周勃之屬請倚以天下事也謂丞相 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 五臣本作醢 不其然乎 善曰[illegible] 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 善曰李陵書曰[illegible] 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 五臣本作搢 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 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 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 國可謂矯枉過其正也 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 五臣本[illegible] 特進朝請而已 [illegible]

特進位在三公下孟康漢書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 良曰鴻大烈業也言立高功大業所封不過四縣加位不過特進而已

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 善曰論語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翰曰言光武以平法明得刑法之中 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 銑曰格取也言取功臣而任之其傷政則甚 何者 良曰蓋自發問以明下文 直繩則虧喪恩舊撓 五臣本作撓 情則違廢禁典 向曰直繩以法可則虧喪恩舊撓曲也言於公法直則傷恩私曲害於私則廢典憲 善曰方喻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陛下以為寬厚可封侯以富之不可以職事任之 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 作我 賢 五臣本 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 善曰言選德舉功參任並列皆難 銑曰選擇德行則功難必厚也舉勞苦之人則或未賢參雜任之則羣心難塞並列而任則其弊不遠 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 善曰校考其勝否節以事相權 翰曰以事相權而不任德此功權於德任德而不任功則權於功權輕重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母而行 劉向曰權輕重之中者取勝者權與制其權宜 故高秩厚禮允荅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 善曰漢書曰權者所以銓物 良曰秩祿也言大功以高秩厚禮荅之峻文深憲責以吏職 建武之世 光武年號 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上欲功臣以列侯就第不以吏職天下 翰曰建武光武年號也數公謂鄧禹賈復等也均同也言以功名優寬科而延慶于後 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 善曰 而郭伋亦議 五臣本作譏 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 善曰留侯張良也漢初定天下高祖從複道望見諸將偶語上謂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謀反耳上曰何故而反良曰陛下與此屬取天下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上曰為之奈何良曰陛下取素不快意一人封之則定矣於是乃封雍齒衆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郭伋謂光武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甚納之鄭興上疏於光武曰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專任功臣功臣任則位譯也 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 善曰班固漢書引曰學同德以撫海內中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 向曰言宗舊臣偏授其任則易開私溺之失至公無私均被天下則賢路廣開也 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 善曰顯宗明帝號時後漢書曰王常字顏卿穎川人封山桑侯拜為漢忠將軍位次與諸將同又曰李通字次元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太傅 向曰永平明帝年號顯宗明帝號也 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 五臣本作次 臣云爾 濟曰係繫也言以次第繫此篇之後

宦者傳論 善曰宦者養也養闕人使其看宮又比是小臣後漢宦者之尊重故集錄傳 翰曰古者小臣而後漢用尊重故集為傳 良曰奄人為閹人令謂之宦者宦以其小中 其義出云

范蔚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旁 翰曰垂象謂宦者星也皇位則帝座也 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 善曰周禮曰閽人掌 周禮有其官職

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玄曰中門於外內為中　銑曰備數也謂周禮云奄十人閽十人奄守門若中門用奄人者之取所宜也

寺侍人掌女宮之戒善曰周禮曰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　向曰寺人亦奄屬掌戒令也

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善曰周禮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路寢也　濟曰王之正內謂路寢也五人周制之數也

月令仲冬五臣有命字善書同閹尹審門閭謹房室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閹尹主領閹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幾出入及開閉之屬也重閉外內門　良曰閹尹閹官也閭亦門也審謹閉之者順冬氣也

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善曰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毛萇曰巷伯內小臣也　翰曰小雅詩篇名巷伯宮中閹官也幽王聽此人之讒故有此刺之

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善曰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宮之所處中宮閹人　銑曰體非全氣謂無陽道也良善也中人謂宮人也役使也

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善曰左氏傳曰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告又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杜預曰勃鞮披也史記以勃鞮為勃貂上所序曰楚共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伯吾所欲行者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於吾無思之　向曰勃貂衛之御寶翰者而用之餘見善注

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善曰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趙王得和氏璧秦欲以十五城易之求人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　濟曰景監繆賢皆閹人也監進商鞅於孝公以成霸業繆賢進藺相如於趙惠文王而趙獲璧全是其著功也庸功也

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善曰左氏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

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人內閹官豎刁也史記曰豎貂為豎刁並音彫左氏傳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馳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無罪乃亨伊戾　良曰弊惡也餘見善注

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案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　翰曰仍因也為天子給使於殿省之上也

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善曰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稱制故曰稱制也漢書閔天子命令之別一曰制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如淳曰奄人也呂后紀云張釋鄧展曰又曰張卿漢書或為釋仲長子昌言曰宦豎傳之身以之內受謁婦人之間　銑曰謁者宦人之官

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善曰漢書曰文帝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

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善曰漢書曰孝武時宦者則李延年

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善曰漢書曰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主中書之官領尚書事　翰曰機事所掇璣令收發樞密之事

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善曰漢書曰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　翰曰黃門禁門也史游作急就一篇故云有所補益

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善曰漢書曰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元帝即位蕭望之周堪領尚書事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與恭顯忤後恭顯譖望之堪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

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也善曰如淳漢書注曰調選也　向曰他士外人也

至永

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
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職焉 濟曰永平明帝年號祚福也竇憲竇太后兄也權柄
威力也言專擅威柄為威力於天下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
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徒對
反 善曰史記曰景帝居禁中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元
惡大憝 良曰言和帝幼劣竇憲專權內外官僚皆不得親近所近者唯閹官而已後竇憲謀不軌中常侍鄭衆謀誅之憝惡也
大憝謂憲也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
官始盛焉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鄭衆字季產南陽人和帝初竇憲圖作不軌衆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
秋封鄛鄉侯食邑千五百戶 翰曰言登宮卿謂大長秋也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安帝年號延平 銑曰迄至也餘同善注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
五臣本作其員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五臣本無二字二
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向曰璫貂皆侍中服飾也卿九
卿署寺也言閹人兼主之也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善曰和熹
皇太后臨朝 翰曰鄧后和帝后殷衆也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
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
命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臣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 良曰言婦人
執政無從與參斷制令所出不過房闈故不得不委用刑人以通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
憲善曰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云朱穆曰今權宦傾覆朝廷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尊顯之高宇
和平之隆故 翰曰王爵官柄也天憲謂帝王法令也言皆出於黃門非復掖庭永巷之

職五臣本作役閨牖房闥五臣本作閨之任也善曰漢書曰掖庭永巷宮名
皆取其領事之號或曰永巷則永巷掌射閨房使役人而今皆執權政故云非復也 銑曰宦者本掖庭永巷皆宮名
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孫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時為中黃門時江京等譖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
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若北鄉侯不起共斷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侯薨程與十八人共於西鍾下皆
截衣為誓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為中常侍桓帝立騰以定策封
費亭侯大長秋 向曰善注同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悺河南人唐衡潁川人桓帝呼超等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國今欲誅之於常侍
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齧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誅之超封新豐侯璜武原侯瑗東
武陽侯悺上蔡侯衡汝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濟曰善注同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

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善曰屏氣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 良曰言
諸王庸雖閹官之莫不屏息內外之官皆畏之無不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
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善曰二以翰曰伊尹
霍光皆先代輔佐之臣陳平張良皆謀畫之臣閹宦之輩皆自稱同也雖時有忠公而竟見
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
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
矣善曰陳琳檄曰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變霜露言權勢盛也三族謂父族母族妻族也五宗謂上
自曾祖下至玄孫若夫高冠長劒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
善曰故吳東觀漢記曰高冠為長劒閹寺宮官曰或閹使我紆朱懷金其榮不可量也李尤執曰朱紱也 向曰高冠長劒武夫
之服金金印也闈宮門布滿言多也苴子余反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

以十數。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漢舊儀曰：郡國銅虎符三。翰曰：苴，裹也。王者以茅裹五色土封諸侯。虎謂金虎符也。南面謂諸侯南面稱孤也。言如此十數人。府署第館棊五臣本作碁字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五臣本作牣音刃珍藏。善曰：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紈之細密如堅冰也。子虛賦曰：雜纖羅，垂霧縠。良曰：第館，宅也。都鄙，皆邑也。支附謂親屬也。天下州國之官，過半是其親屬人。縠，紗也。冰者如冰之絜，霧者如霧之輕細也。嬙音牆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善曰：左氏傳子西曰：吾聞夫差次有妃嬙嬪御焉。杜預曰：妃嬙，貴者也。漢書曰：初，爰盎爲吳相時，從史盜盎侍兒。文穎曰：婢也。仲長子昌言曰：爲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氏傳曰：男女子謂晉侯曰：高辛氏有二子。濟曰：嬙媛，嬪御也。侍兒，侍婢也。充，滿。備，具也。綺室，華飾之室也。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音啼繡。善曰：漢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繢罽。漢書曰：董賢起大第闕下，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翰曰：彫，畫也。土謂木屋也。言皆飾以緹繡之文。皆剝害萌黎，競恣五臣本作恣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五臣本作薰字子，以自衒達。善曰：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嗚呼史遷，薰胥以刑。韋昭曰：古者腐刑必薰合之。銑曰：戎狄無人也。援引謂擧用也。權彊謂閹人之黨也。言有世人託附閹官以求進者，或自腐其刑體，同於閹人，以自衒露而求聞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善曰：備元亮九錫文曰：同惡相濟。尚書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向曰：敝，惡也。繁，多也。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善曰：韋昭國語注曰：山居曰棲。劉熙孟子注曰：劇，甚也。尚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濟曰：蠹亦敗也。殫，盡也。毒，病也。窮棲謂深隱也。寇劇緣間而起。

寇劇甚也。言劇宦爲暴之甚，緣其間隙起其姦言，動亂於國。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善曰：尚書曰：予則孥戮汝。良曰：憤，怒也。孥戮謂出怨言也。孥，子也。謂誅諫者并子見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善曰：東觀漢記曰：孝靈帝時，故太僕杜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爲鉤黨。孝靈時上年十二，問諸常侍曰：何謂鉤黨？諸常侍對曰：鉤黨人即黨人也。即可其奏。翰曰：考謂搜擊也。鉤黨謂取諫者同類，使轉相誣誘而殺之也。凡稱善士，莫不罹五臣本作離被災毒。善曰：桓子新論曰：吾家有理園里，一善士。銑曰：雖是被加也。言朝廷稱爲善士者，遭閹豎皆加其災毒也。和顛出入於禁言謂(?)。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埶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竇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爲皇后，武爲大將軍，謀誅中官曹節等，謀泄，節等矯詔殺武。又曰：何進字遂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爲皇后，爲大將軍，與袁紹等謀誅中官，謀泄，爲中官張讓、段珪等所殺。向曰：司馬任取親戚之重也。言此者，亦漢之運數將盡也。袁紹龔行，芟夷無餘。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斬之。尚書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濟曰：龔行謂奉行天子之命也。言袁紹起兵誅宦者，皆芟夷無餘也。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善曰：史記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亂兮，不知其非。良曰：袁紹雖誅閹官之暴，而自爲亂，故云易亂，亦何云及？謂不可及於政道也。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善同翰注。翰曰：大將軍梁冀欲立清河王，以下宦者曹騰說冀曰：君若立長，恐以及身。桓帝是昏弱者。魏武因之，遂遷龜鼎。善曰：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命。左氏傳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翰曰：龜鼎，大器，皆喻帝位也。遷謂移於魏也。所

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矣 五臣無然字 善曰左氏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子戰於邲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此終 向曰言始以器官得仕亦以器官而失 [illegible]即隱之孫

逸民傳 五臣本無傳字 論 向曰謂自放逸不為時俗所拘翼道不見難者無名王侯不能臣榮利不能動者是人

范蔚宗 善曰何晏論語注曰逸民言節行超逸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 善曰易曰艮下乾上遯彖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孔子曰遯逃也 良曰遯逃也謂去小人不求利是其大也會勢利侵己已能逃避是遯之時義大也 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善曰周易蠱卦上九爻辭 良曰事謂幽寂之事也 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 善曰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潁水之陽 [illegible]而堯不能屈其志 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 善曰論語曰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翰曰言善王 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 善曰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 西征賦曰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 銑曰自茲以降謂許由伯夷以下也風流謂隱居之流也彌繁言漸多也軌迹也不殊言意逸同也感致匪一謂以丁事 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 善曰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又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 向曰謂迴避濁代以全至道也 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 善曰言或靜默隱居以鎮心之躁競或去彼危難以謀己之安全也 又曰言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點萬物以發其清潔猶槩也 濟曰鎮壓躁動圖謀垢穢也槩節槩也疵病也

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 五臣本無觀字 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 又曰就藪澤處閒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 濟曰畎畝之耕稼之事憔悴謂枯槁也 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 善曰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良曰言隱者豈親樂山水哉言特稟耿介之性也 故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 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 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 又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 翰曰蒙冒黜退也言柳下惠冒耻以救人雖三遭退而不去其國者柳下惠 魯連為齊卻燕軍齊欲爵連連乃逃於海上言雖封千乘之國亦不移其隱逸之情 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 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岸書翟酺上書曰胡越之人雖死不易為若敎智 然也 銑曰矯詐也言直易之賢之性迴其去就從此不能相為也 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 善曰論語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已 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 向曰硜硜堅勁貌沽名謂沽賣其名聲 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 善曰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 濟曰隱者去塵俗之內致寰區之外有如蟬之蛻形耳寰區國之封域也 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 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及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 良曰浮利榮華也言去塵俗之人異於脩飾智詐以逐榮華之事 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 善曰荀卿子曰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 翰曰荀卿子隱者也驕輕也言重內者則

輕外物也 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烏感反義憤甚矣 善曰東觀漢記曰桓榮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文穎曰謂寬博有餘也 銑曰微弱篡奪也 向曰蘊藉寬和貌 貞然也言王莽篡漢當時寬和之人皆憤而去之 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遁於交阯隱於屠肆之間 左氏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 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濟曰言漢朝高絜之士見莽之篡皆裂冠毀冕相攜隱遁 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 善曰法言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繒繳何所施巧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害今本篡或為慕非也 良曰鴻水鳥也冥冥高也篡取也言鳥飛至高弋射者何所取喻隱者居深以避禍患矣 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善曰國語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 范曄後漢書 側猶特也 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 翰曰側席謂不正坐有憂者側席而坐此言側席是憂幽人不至矣 旌帛蒲車之所徵賁彼義反相望於巖中矣 善曰言招士或以帛或以車也 漢書曰徵魯申公以安車蒲輪東帛加璧 易曰賁于丘園東帛戔戔 將以敬爭年老乃以安車蒲輪 銑曰旌招賢之表幟帛東帛蒲車招賢之車也賁飾也相望於巖中言多也 若薛方逢萌步江反聘而不肯至 善曰漢書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也 范曄後漢書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光武即位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 連徵不起以壽終 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 又曰周黨字

伯況太原人建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黽池後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 又曰王霸字儒仲太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志 濟同善注 群方咸遂志士懷仁 善曰鄭玄論語注曰 莊子注曰一方得而群方失 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 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 良曰言光武之時群方皆遂志士無不懷其仁焉 斯固所謂舉逸人五臣本作民字則天下歸心者乎 善曰論語子曰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 翰曰君舉逸人則天下之人歸心也 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 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隱身漁釣終於家 銑字善注 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五臣本有蓋字羞與卿相等列 善曰 寅紀 二詩曰 楚辭曰 謂 居不仕之人 取介 句曰 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 善曰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濟曰 抗憤怒而不廻顧者亦失其中之行矣 蓋錄其絕塵不及五臣本作反字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善曰莊子顏回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其後矣 論語子曰作者七人 包咸曰七人 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良曰絕塵謂遠跡塵俗居而不反者身居末七人列於此篇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休文 善同翰注 翰曰約著宋書至靈運傳因為此傳論於下以敘文章嘉其文章利害是非焉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

喜慍分情 善曰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有生之最靈者也又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史記曰況懷五常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 銑曰靈異也迭更慍恨也 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 善曰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向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則歌詠也 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 善曰鹿鳴之什毛詩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 濟曰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四始謂國風大雅小雅頌也攸所也紛披言多也 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 善曰虞書有帝舜作歌夏書有五子之歌已前不見歌文古猶遠見行曰稟氣有豐約受形有短長 良曰虞舜夏禹也覩見也稟氣懷靈謂人也理人理也言人理古今無異也 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 善曰此篇之時多有詠歌在下祖習如風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 翰曰歌詠樂也太古已有然則知歌詠發生人始也言周室既衰也則之詩言其風流彌加明著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 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養原源清則流清陸機文賦曰播芳塵之馥馥 銑曰屈原作離騷經宋玉其弟子也並楚人也言引原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舉也芳塵謂美聲 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英辭雨下呂氏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而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雲長於是不可及也 向曰英美也言美辭可以潤澤金石也薄迫也迫雲天言高也 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 善同濟注 濟曰愈益也楊雄班固崔駰蔡邕此六人並漢朝文章之士 異軌同奔遞相師祖 善曰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 良曰軌迹奔行師法祖述也言已上六人迹雖異同行於時 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累猶負也 翰曰言文章清麗之句時時有之蕪穢累重固亦多矣 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 善曰平子張衡字也 銑曰艷美也言張平子文章之美無能繼其絕唱高蹤久無嗣響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 善曰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魏志曰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為魏烈祖也 向曰建安獻帝年號曹氏基命謂魏太祖始封魏王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陳王謂武帝子植也咸皆蓄積也言三祖及陳王皆積盛才於懷也 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 五臣本有物字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言始將情意以緯於文 翰曰甫始也緯織也以文被質謂文質相參也 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

以氣質為體 良曰二班謂叔皮孟堅也情理謂得事之實也氣質謂有力也三變謂形似情理氣質 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 五臣本作原字 其飆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 善曰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總百家之言飆流即風流言如風之散如水之流屬猶曰祖法也 良曰擅專也映照也原本也漢魏以來才子異流特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也 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 善同銑注 銑曰詭異也言祖述雖同但以賞好者異故隨其製作而變 降及元康潘陸特秀 善曰續晉陽秋曰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有文質而宗師不異 向曰元康晉惠帝年號潘岳陸士衡獨為當代文章之秀特獨也 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 善曰論衡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又曰或能陳得失奏便宜雖之經傳文如星月其公子雲唐子高著並為高弟漢書宣帝曰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穀也 濟曰律法也言潘陸文章體與班賈曹植王粲也縟

宰飾也星羅綺合喻文章秀麗 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善曰漢書曰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illegible]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illegible]謂司馬相如之屬。南皮，魏文帝所遊也。高韻謂雅頌之文也。良曰[illegible]文也，綴猶緝也。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善曰史記曰宣王法文武遺風。春秋元命苞曰文王[illegible]。翰曰烈業也，江右即西晉。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善曰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illegible]史記道德經五千言，博大也，七篇謂莊子內篇有七也。銑曰玄道風也，柱下[illegible]老子為周柱下史，[illegible]莊子[illegible] 馳騁文辭，義殫乎此。五臣本作盡字 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善曰建武，晉元帝年號；義熙，安帝年號。[illegible] 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善曰[illegible]

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善曰孫綽子曰[illegible]老子曰上德不德[illegible]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illegible]遺其玄珠[illegible] 遒麗之辭，無聞焉耳。善曰[illegible] 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善曰檀道鸞續晉陽秋曰[illegible]有才藻[illegible]及太原孫綽[illegible]一時文宗[illegible]仲文始改之[illegible]叔源[illegible]太元，武帝年號也[illegible] 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善曰興會，情興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體裁，制也。[illegible]後漢書曰[illegible]明密法

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善曰[illegible]商榷猶[illegible] 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illegible]五色，五方之色[illegible]八音[illegible] 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善曰[illegible] 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illegible] 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向曰一簡[illegible]一行之中[illegible] 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五臣本作制 諷高歷賞，善曰[illegible]

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善曰[illegible]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illegible]王仲宣七哀詩云南登灞陵岸[illegible]孫子荊詩曰零雨[illegible]王正長雜詩曰朔風動秋草[illegible] 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銑曰式法也。[illegible] 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善曰[illegible] 雖文體稍精，而此祕未睹。銑曰[illegible] 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向曰天成謂天然[illegible]理相合也，言如此非人思慮所至 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

彌遠善曰論語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濟曰張衡蔡邕曹植王粲潘岳陸機顏延年謝靈運言此數人曾不先覺天成之妙而去之遠也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良曰知音者蓋約自謂也有以得此天成之妙也謬誤也如曰不然也不然謂不如此請待來哲善曰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恩倖傳論善曰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時好官又以晉宋之閒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此論翰曰恩倖親也謂以親愛而升榮寵也晉宋之代官以承藉而非才能故約著此傳以論得失

沈休文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五臣本無通字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善曰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銑曰蹈履也言人之所生其頑顚同履道德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傅說去為殷相善曰尉繚子曰太公望行年七十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戰國策曰太公望屠牛朝歌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向曰呂望初屠牛於朝歌市後釣魚於渭濱說代胥靡刑人板築於傅巖之際言此二賢皆自卑賤之位而拔於殷周故知君子小人不常厥處矣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善曰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濟曰世謂世胄也鼎食謂三公之家貴擬後也明敭幽仄唯才是與善曰尚書曰明明揚側陋五臣本作揚良曰揚舉也幽仄謂暗陋也言殷周之主皆明舉暗陋之賢人非取公侯之子孫也逮于五臣本作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值王莽居攝亡命交阯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依雄察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出貧賤父為牛醫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漢書曰黃憲名震乎京師翰曰逮及也二漢前後漢也茲道此道也革改也胡廣字伯始安帝時舉孝廉後遷僕射司空黃憲字叔度舉孝廉有大名於京師牛醫乃醫療牛疾之人且士五臣作仕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善曰左太沖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銑曰漢金日磾張安世皆七代漢珥貂也貂侍中之飾崇重也前漢都長安故曰西漢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善曰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令曰侍中常侍皆掌御服漢書曰東方朔初為常侍郎後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有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漢官儀曰黃門侍郎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黃門侍郎則執戟侍從郎中令屬官中有郎比六百石後為中郎二官金吾所以為同也苟爰難宮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之官大出則負璽小出則騎乘執戟守衛天子之宮台曰作中郡縣五臣本作都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善曰掾吏負戈賤役也豪家世族咸亦為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道無居宿衛十有餘年濟曰豪勢謂權勢之家言才不居職庶族不佇清用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善曰二塗謂士庶也言仕子不居賤職庶族不佇清用良曰晚代謂魏晉也士與人異品雜用故云二塗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善曰國語曰后稷始基靖民尚書曰太王肇基王跡翰曰魏武帝曹操也倉卒事急遽也魏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以平人才高下而不直取承藉之子孫也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善曰言魏晉二朝咸遵魏武之法傅子曰魏司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人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州都而總其

義就仁從豁也言者九品以取人才後人拘滯以為代資號置之主無能改易也州都即郡正魏置之以選人才之優劣 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 善曰人才不升降賤族貴因世資以成貴 翰曰言舉人主少知高下者但憑藉世族取相侵陵以成貴驕也 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 善曰言法壞之衡也都正既是俗士才能校其材藝乃臨時斟酌定其品差 濟曰言州都郡正皆俗士不能識別賢否但以勢門族時宜品錄登之以隨 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劉毅為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 銑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居上品寒門之人居下品 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 善曰言衣冠之族皆居二品之中 良曰 自此以還遂成卑庶 以外皆同

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 善曰左氏傳曰人有十等 翰曰參差不齊 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 善曰太玄經曰君子之道較然見矣 銑曰較明辨別也 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 善曰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 向曰九重天子之門數也奧深絕遠也 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 善曰論語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 孝建泰始主威獨運 善曰孝建宋武帝年號泰始明帝年號 良曰 空置百司權

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 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命奄尹申宮令 翰曰宋武帝明帝事每獨用權柄不外假焉於近習之臣 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 善曰老子曰車輻湊轂 良曰言方軌輻湊而奔之也 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 善曰晏子春秋曰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何患對曰患夫社鼠 戰國策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 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 善曰 挾朋樹黨政以賄成 善曰左氏傳曰襄十年王叔之宰曰 鈇鉞創痏構於牀笫之曲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 善曰 南金北毳來悉方艚 素縑丹魄至

皆兼兩 善曰北毳獑貐之屬虎魄也色赤故曰丹魄安國尚書傳曰車稱兩 銑曰金荆揚所貢故云南金毳衣北方所出故云北毳也艚舟也縑繒也珀琥珀也兩車也言此勢之人賂遺近臣者皆以舟船載貨而與之 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 善曰向注 向曰漢有許皇后史良娣之家皆勢傾天下晉朝王愷石崇皆富擬王者云比今日倖臣則不能及 又太宗晚運慮經盛衰 善曰太宗明帝也法言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於盛衰 濟同善注 權倖之徒慴 五臣本作慴 憚 丁達反 宗戚 良曰言諸王親戚皆畏權倖之臣 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 五臣作剿子小反 善曰六代論曰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尚書曰天用剿絕其命孔安國曰剿截絕謂滅之也 翰曰幼主謂明帝也剿害也言倖之臣構造同異禍隙譖宗王使相繼被戮而至絕滅也 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

善曰寶祚猶寶命也 銑曰忘厭也言人厭宋德非一事也寶祚謂國命也夙早也實由於此言傾覆之由實為恩倖而起 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向曰嗚呼漢辭言佞倖之徒毀敗王政損穢帝道漢主行威須廢國家是亦可哀故嘆之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 翰曰固作漢書自作敘傳而垂其旨

述高紀第一 五臣本列在後 翰曰列題於後者亦猶毛詩之趣也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 善曰漢書曰劉向誦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 良曰皇大纂繼緒業也言高祖承堯之緒故云大漢繼堯之德業也 寔天生德聰明神武 善曰項岱曰聽於無聞曰聰明臨四方曰明以內知外曰神威定禍亂曰武論語子曰天生德於予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翰曰寔是也幾謂時合曰神伐無不克曰武 秦人不綱網漏于楚 善曰項岱曰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曰以喻綱網無綱網所成故漏也言秦人不能整其網維令綱目漏也於楚謂陳涉反而不能誅故高祖因而起 銑曰綱網綱紀也餘同善注 爰茲發跡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 善曰史記曰高祖初起徒擁旗幟皆赤振於眾也 神母謂所斬蛇處見老母哭云我子白帝子為赤帝子斬焉漢火德尚赤故揚朱旗 向同善注 粵 于厥反 蹈秦郊嬰來稽首 善曰子嬰如淳曰嬰秦王子嬰也稽首謂降於漢 濟同善注 革命創制三章是紀 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良曰革改創始也三章謂高祖破秦改秦苛法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抵罪紀綱紀也 翰注 應天順民五星同 五臣作合 晷 善同 翰曰高祖西入關五星聚於東井東井秦分是應天也晷景也 項氏畔換黜我巴漢 善曰漢書曰項羽封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韋昭曰畔換跋扈也 銑曰同善注畔換反易也 西

土宅心戰士憤怨 善曰尚書曰逷矣西土之人又曰惟克厥宅心鄭玄曰三苗所居曰西土謂長安也 向曰西土謂蜀也宅居也言蜀人皆居心於高祖征戰之士皆憤怨於羽也 乘釁 五臣本作舋 而運席卷三秦 善曰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觀釁而動春秋提藏圖曰諸侯冰散兵各爭於志 濟曰釁隙也言高祖乘戰士之怨隙舉兵自蜀漢而來破三秦如席卷也羽封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俱封秦中故謂之三秦 割據河山保此懷民 善曰保安也懷歸也言漢據河山之固民懷歸者能保又之漢書曰田肯賀上曰秦帶河阻山縣隔千里尚書曰黎民懷之 良曰秦地帶河阻山高祖割據於此保守懷民之人 股肱蕭曹社稷是經 善曰禮記衛獻公曰有柳莊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 翰曰股肱股臂也言蕭何曹參為高祖手足之臣經理也 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善曰毛詩曰予王之爪牙又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銑曰韓信英布皆武臣也高祖有韓英如鷹之有爪牙矣張良陳平為高祖腹心之用 龔行天罰赫赫明明 善曰尚書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毛詩曰赫赫明明王命

鄉士　向曰天罰言順天討惡也[illegible]盈之貌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 善曰項岱曰孝成皇帝顏色盛[illegible] 濟曰有光光明也 威儀之盛如珪如璋 善曰項岱曰珪璋[illegible]之美[illegible] 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illegible]

闉闍恣趙朝政在王 善曰[illegible]門之內也[illegible] 炎炎燎火 [illegible]

亦允不陽 善曰[illegible] 銑曰天子[illegible]明也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 善曰漢書曰韓信[illegible]

越亦狗盜 [illegible] 芮尹江湖 [illegible]

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

制淮梁 [illegible]

綰自同閈 [illegible] 鎮我北疆 [illegible]

德薄位尊非祚惟殃 [illegible]

吳克忠信胤嗣乃長 [illegible] 向曰[illegible]能也言吳芮能為忠信之行故五代嗣位長沙王也

後漢書光武紀贊

范蔚宗 銑曰光武皇帝名秀曄修後漢書作此贊以美之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 善曰[illegible] 九縣

飆迴三精霧塞 善曰三精日月星也[illegible] 民厭淫

詐神思反德 [illegible] 世祖誕命靈貺自甄 [illegible]

沈幾先物深略緯文 [illegible]

尋邑百萬貔虎為群長轂雷野高鋒彗

雲 善曰[illegible]

英威既振新都自焚 [illegible]

虔劉庸代紛紜梁趙 [illegible] 三河未澄四關重擾 [illegible]

三川也謂洛陽也四關謂長安也紛紜擾亂也謂赤眉擾洛陽及擾長安也

神旌乃顧遞行天討翰曰旌旗也遞更也言光武神英兵遞行天討於四方也**金湯失險車書共道**善曰漢書蒯通曰秦金城千里氾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 向曰言賊之金城湯池皆失險固而破也車同軌書同文謂天下太平**靈慶既啓人謀咸贊**善曰靈慶謂天符也易繫辭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王弼曰人謀謂議於眾也翰曰天啓之心人共之業 善曰靈神慶福啓開贊皆贊助之言人神皆共助成帝業也**明明廟謨赳赳雄斷**善曰廟謨廟算也 銑曰明明謂明察也赳赳武貌斷決也**於赫有命系我皇漢**五臣本作隆字 善曰連珠曰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赫盛也 良曰光武以再命受之於天言聖德赫然光武能斷之盛

六臣注文選卷第五十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一

論一

過秦論

賈誼 一篇 善曰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言秦之過 翰曰誼有過秦二篇論秦之過此第一篇也

秦孝公據殽五臣本作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善曰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史記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 濟曰秦孝公名渠梁也孝公益彊盛故先述之殽山秦塞也函谷關名雍州也**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善曰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各爭合天下也周易曰括囊無咎 良曰周室天子之國也括結也 囊括盡而結之八荒八方也言皆盡欲取之**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鬭諸侯**善曰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始將連橫 說文曰合散東從是之於秦故曰連橫 銑曰商君衛鞅也秦孝公封於商號為商君 翰曰關西為橫 鞅西連與六國**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善曰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 拱手取言易也 西河魏地名**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異母弟是昭襄王也 濟曰惠王文王武王昭王也 善曰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皐之險 濟曰漢中巴蜀皆地名 舉取也 膏腴土田良沃也 要害山川險阻也**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善曰

過秦論

文穎曰關東為從張晏曰締連結也徒狞切 良曰盟誓約也 銑曰締結也 當此之時齊有孟
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善曰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
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為信陵君
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
士約從離橫 善曰言諸侯約為從欲以分離秦橫也 向曰關東連兵曰從言關東諸侯為約離散秦
之衡也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
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 善曰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
使孔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書尸三萬以為二京甯越謂孔青曰善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使得尸而府庫盡於葬
此之謂內攻之然甯越趙人也徐尚未詳戰國策蘇秦說惠王門為從連橫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說文君
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高誘曰杜赫周人也 向曰韓魏燕趙宋衛中山皆國名 翰曰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 齊明

文五一　二

周最陳軫召紹滑樓緩翟亭的景蘇厲樂毅之徒通
其意 善曰戰國策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己求地於東周也高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
策曰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句切戰國策秦
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而仕楚也韓子千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
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環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滑音休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與
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
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謝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
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也 吳起孫臏帶佗駝兒良王廖留田忌廉
頗趙奢之倫制其兵 善曰史記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為將又曰孫臏生阿
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也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

過秦論

五兮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
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 嘗以什
倍之地百萬之衆叩作仰五臣本關而攻秦 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叩
擊也叩或為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 良曰言諸侯地與兵於秦什倍百萬仰關函谷關高故云仰攻也 秦人
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 善曰九國謂齊楚韓魏燕
趙宋衛中山也逡巡史記作逡巡 銑曰九國謂六國及中山宋衛也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
天下諸侯已困矣 善曰李巡爾雅注曰鏃以金為箭鏑也 於是從散約
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
伏尸百萬流血漂櫓音魯 善曰韋昭曰大楯曰櫓左氏傳曰伏尸流血漂大車之輪以為櫓
濟曰軍敗曰北百萬言多也櫓大楯言流血漂之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

文五十一　三

山彊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
之日淺國五臣本有家字無事 善曰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曰桓公
之享國也長向休曰享食也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 善曰張晏曰孝公惠文王
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自孝公至始皇六世矣烈業也 翰曰 振長策而御宇內吞
二周而亡諸侯 善曰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記曰始皇滅二周置三川郡 濟曰時周分為二
稱東周西周始皇吞之而并滅諸侯 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苦交扑蒲木以
鞭笞天下 善曰臣瓚以為短曰敲長曰扑說文曰敲擊也 良曰履至尊謂始皇帝也敲扑擊捶也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 善曰晉義曰百
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史記曰始皇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韋昭曰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也 銑曰言取南越分為
此二郡也 百越之君俛首係計頭五臣本作頸 委命下吏 向曰

俛低也係頸自係其頭委命下吏言任性命於獄官也　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善曰史記李斯曰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民曰黔首　銑曰百家言經史之類也秦命民曰黔首　隳　五臣本作墮　名城殺豪俊　善曰應劭曰隳壞城恐復阻以爲己害　向曰隳毁也　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　音的　鑄　鍉善本作鏑　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善曰如淳曰鍉箭足也鄧展曰鍉是折頭鐵也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銑或爲鑄鍉善曰　翰曰兵戰具也咸陽秦所都也鋒鏑兵刃也銷天下民謂去其兵器也　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　善曰服虔曰斷華山爲城美大之也　翰曰踐登也　濟曰踐登華山以爲城因河水以爲池取其高深廣大而言也　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　良曰壘上文也　十萬曰億不測言不可量測也　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善曰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字如淳曰何謂何官也廣雅曰何問也　銑曰何問也言誰敢問　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　善曰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五臣本有也字　善曰史記秦始皇曰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向曰金城千里取其堅固而廣大也　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　濟曰沒死也殊俗遠方也　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　五臣本作氓　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　善曰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勝爲王號爲張楚西擊秦禮記曰儒有蓬戶甕牖韋昭曰繩樞以繩扃戶爲樞也如淳曰甿古文氓氓人也　良曰樞戶樞也謂以甕爲牖以繩繫戶氓隸賤稱遷徙之徒謂涉爲戍漁陽之徒也言涉至微

文五十一　四

賤也　材能不及中庸　善曰方言曰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也　銑曰庸常也言不及中常之人　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善曰史記曰范蠡之陶爲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興富埒猗氏故曰猗頓也　向曰陶朱猗頓皆富人也言涉不賢又不富　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　善曰如淳曰躡音攝義曰俛音免如淳曰時皆辟屈在阡陌之中　翰曰言在兵行伍而起於道路涉行至蘄遇雨不得已而舉事也躡足踐躡也俛下也阡陌道路也　率罷散之卒將　罷五臣本作疲散　數百之衆轉而攻秦　善曰時兵皆疲弊行役而逃散也數百言少也　斬木爲兵揭竿爲旗　善曰埤蒼曰揭高舉也巨列切莊子曰揭竿求諸海也　良曰斬木爲兵器而無鋒刃揭竿爲旗而無旌幡也　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　善曰莊子曰今使民

文五十一　五

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方言曰贏儋也音盈　銑曰如雲之會如響之應贏擔糧也景從如影之隨形也　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向曰言陳涉之起諸豪俊皆起相入關破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　五臣本作殺　自若也　翰曰秦兼有天下所以非小弱也自若如故也　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　善曰… 也言鉏柄及戟矜也　銛於鉤戟長鎩也　善曰… 如淳曰鉤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鉤也以鉏柄爲之銛利也　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　五臣本無於字　善曰通俗文曰罰罪曰謫　良曰謫戍謂涉從戍漁陽也抗敵也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　善曰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銑曰謂不及六國之將相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善曰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馬彪曰絜帀也下結切向曰謂六國絜而涉盛也翰曰山東國謂六國也絜圍也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善曰鄧展曰招猶舉也蘇林曰招音翹良曰招舉也九州之數秦有雍州餘八州皆諸侯之地朝同列謂六國諸侯五臣本音與秦為列國皆使朝服也然後以六合為家殽作肴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五臣本作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君刑(?)[illegible]濟曰一夫謂涉為首唱也天子七廟隳壞也死人手謂秦王子嬰為項羽所殺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善本作蒨字　善曰漢書曰朔又設非有先生之論良曰非有者無也言無有此先生而假立之以仕吳之事而明君臣之義以諷焉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銑曰寡人先祖也[illegible]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善曰[illegible]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善曰呂氏春秋[illegible]

耳不聽鍾鼓三年苦身勞力善曰諺曰靡曼好色也亢議猶餘論也翰曰嘉善也靡曼好兒也流議猶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有不字五臣本為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五臣本無不字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濟曰殆近也非有先生伏而唯唯良曰唯唯敬聽之辭也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善曰於戲歎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不可也言談之道何容輕易乎銑曰於戲歎辭也於戲業也可乎哉言不可也言之辭何得輕易而為之夫談者有悖於目而拂於耳善曰韓子曰[illegible]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五臣本有於字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善曰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五臣有焉字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善曰尸子曰[illegible]以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作愍五臣本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翰曰騷動[illegible]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善曰如淳曰漢書注誹非上所行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五臣本作於人為天下笑善曰鄭玄禮記注[illegible]故曰談何

容易濟曰紂然多自蹊彼與罪見殺之名也戮辱也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春秋考異郵曰瓦解士崩遂及飛廉惡來革等善曰史記曰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 石宗貫坐惡來革長 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二子身死牧之野蜚廉善走者也其子惡來革多力俱事於紂也良曰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善曰論語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銑曰弛壞也言國滅為墟也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極猶已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理

選五十六　八

五臣本作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善曰愉愉呴呴和說之皃也 所以懼 齟齬 呴同音吁為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向曰愉愉呴呴進退之皃本無并字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善曰拂與弼同 鐵切 矜莊皃 銑曰 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閒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善曰尚書大傳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閒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慨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善曰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到于今稱之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

非有先生論

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句五臣本作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善曰懼敬皃也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危坐向師顏色毋作濟曰懼然驚皃捐薦去几自限損也捐弃薦席几案也危坐敬之也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善曰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尸子曰箕子胥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良曰接輿避世佯狂而歌者也箕子避紂漆身佯狂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五臣本有水字之陽以見文王善曰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卜田史編布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

選五十六　九

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銑曰呂望負恥取辱也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善曰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本仁祖誼五臣本作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善曰戰國策蘇代說燕王曰仁若王 若霸向曰本祖猶以仁義為先也 法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翰曰應天順人故謂不變奪也倫理也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五臣本作列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

非有先生論

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善曰穆然靜思貌也孫子兵法曰令發之日士寢者涕交頤 濟曰穆然默然也俛下也惟思也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善曰說文曰綿聯微也爾雅曰殆危也 良曰綿連將絕之兒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親五臣本作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善曰論語顏回問為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銑曰明堂布政之宮卑謂平樂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善曰孫卿子曰萬物得宜事變得應向曰晏安和洽也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五臣本作囹圄虛空善曰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 向曰囹圄獄也虛空謂無囚人鳳皇來集麒麟在郊善曰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郊藪又曰天降膏露 鄭玄曰膏猶甘也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草生甘露既降朱草萌芽翰曰言祥瑞並至也郊外曰郊萌芽草初生也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善曰呂氏春秋曰治亂存亡如可見如不可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五臣本作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 并序

王子淵 濟曰四子謂微斯文學虛儀夫子浮游先生陳丘子也褒當假立以為論端也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善曰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褒有俊才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善曰論語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善曰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俗說殆於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九 良曰距止也躍行也趨進也有日謂多日也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善曰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銑曰懷寶謂懷德也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善曰廣雅曰遁避也 翰曰伯牙善鼓琴鍾期聽其音而知其意後遂相與交也舜禹之賢遇帝堯有道而事之也言夫子遇平代而不出有如伯牙去知音之友舜禹逃有道之君遁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虻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善曰說文曰蚊齧人飛蟲也虻齧人飛蟲也莊子曰蚊虻噆膚數亡去莫知所從程曰蚊虻之字文子曰蚊與驥致千里而不飛 翰曰越過也東西廂曰序驥良馬也僕雖嚚頑五臣本作頑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濟曰嚚愚也達通也文學曰陳懇誠五臣本作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善曰春秋說題辭曰秉懿懷之處思至忠之功嘉話言注南子注曰本朝國朝也 良曰懇誠也話善言也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善曰禮記曰介紹而傳命 銑曰介

說傳合也 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 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作商子曰寧戚悲音歌車下而桓公聞然而悟許慎曰商秋聲也向曰甯戚飯牛望桓公而為商歌於車下桓公乃召以為政故云于商秋聲也 越石負芻而寤晏嬰 善曰晏子春秋曰晏子之晉至于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晏子曰吾子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至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晏子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吾三年為人臣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 向注同 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覯卒遇而以為親者也 五臣本無也字 翰曰覯見也 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 暮 母 毋 倭 於爲 傀 古回 善譽

者不能掩其醜 善曰慎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倛則見之者皆走易之玄緆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孫卿子曰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倭傀醜女未詳所見 濟曰毛嬙西施皆美婦人也嫫母倭傀皆醜婦人也 苟有至道何以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眾士之常路也 良曰咨歎辭也特獨也 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 五臣本作斲 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 善曰聲類曰但徒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鄭玄周禮注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列子曰蒲苴子善弋射者弋弱弓纖繳乘風而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 銑曰公輸班至巧者也與斧柯不與其刃則不能有所割也與曼矰不與其弓則不能發射也言事必相須而成也曼長也結繳於矢謂之矰也 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能 五臣本無能字 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 善曰

說文曰撇擊也撇或作搣同也疋設切 向曰浮水而擊波不如乘舟之敏疾涉田而行不如依道之疾喻求賢者當以其道致之行必賢良之友乃可成聲名易致也膺胸騰躍撇擊也衝蒙謂衝突蒙籠也 才敝於無人行莫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 翰曰敬聞求友之命 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 濟曰索亦求也蜀在西故云西州也 有一人焉乘輅而歌倚輗 五雞 而聽之 善曰輅車也白虎通曰名車為輅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也 良曰輅車也輗轅端木也 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 闡 緩舒繹曲折不失節 善曰禮記曰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 濟曰中合也雅大小諧也轉運聲之調也律六律也嘽緩舒繹和之聲也 聞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 善曰儀禮

曰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 銑注同 向曰謂贄畢也 禮文既集 善曰韓子曰禮者文 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 力紀 人不識寡見尠 五臣本作鮮 聞 善曰蒼頡篇曰俚鄙也 翰曰俚人鄙俚之人也寡尠皆少也 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 善曰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莫不玉音金聲 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太上天子也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 濟曰太上謂主也股肱謂臣也洪大也 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

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善曰論語曰南容三復白珪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韓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遂求北犬晨鴈齎行倉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再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曰詩云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使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為嗣良曰白珪之玷尚可磨斯言之玷不可為諭琥也銑言善臣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銑曰言古人詠詩皆有所意今得所歌須守常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五臣本作心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善曰禮記曰樂者聖人所樂也其感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善曰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正則體脩心肅則身敬也向曰節止趨進也好惡不形五臣本作刑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碔武砆夫凡人視之怏仰沒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善曰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戰國策曰白骨疑象武夫類玉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之次玉者倩者曰珷玞亂玉也翰曰蘊藏也碔砆石而次玉洪不辨兒良工理玉之工也和和氏所寶也精練五臣作鍊藏於鑛朴五臣作璞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善曰楛煉金也金百煉不計故曰精練也說文曰鑛銅鐵璞也鑛與礦同古猛切石押和未理者也忽焉不識兒巧冶理金之工也翰曰鑛璞謂金幹體也餘同況乎聖德巍巍蕩蕩衆善本作民字民所不能命哉善曰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高貴雅曰命名也良曰言物尚如此況天子之德不

故歌其何以充之巍巍高兒蕩蕩大兒命名也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五臣本作美德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聊五臣作寥宇宙善曰言所覆者廣也紛紜衆多之兒也寂聊貌也銑曰洋洋盛兒罔無也紛紜衆多兒寂寥廣遠之兒言君德之多而及於遠明君之惠顧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善曰爾雅曰究窮也郭璞曰謂窮盡也向曰究窮也皇唐四帝也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善曰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翰曰言歌舞之以忘憂而忘其老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善曰尚書曰迪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孔安國曰迪道也一人天子也翰曰迪道也一人天子也言若道天子行德化使四方之人信順如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擴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故愚竊惑焉善曰瀾水皮安瀾以育太平也尚書大傳曰居民可比屋而封良曰獨語也瀾波也安瀾言靜也比屋可封謂太平之人也風誦求頌歌也浮游先生色勃眥溢善曰論語子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曰勃怒也眥裂然曰精出于眥曰是何言與善曰孟子曰是何言與向曰怪其言不當也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善曰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詩大雅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翰曰周公清廟之詩為周頌之首吉甫尹吉甫也大雅詩篇名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濟曰偽詐也殆危也鄙恥也累辱也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厖江俟眉耆耇

之老 善曰[illegible] 良曰[illegible] 感愛惜朝
夕願濟須臾觀大化之淳流 [illegible] 於是皇澤
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
詠之也 善曰[illegible]於中發言為詩也[illegible]豈不言多也 傳曰詩人
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
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善曰[illegible] 此臣子
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
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
失得不亦遠乎 善曰億度之言[illegible]

[illegible]君子之[illegible] [illegible]大人天子也[illegible] 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
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 善曰[illegible]
行潦 [illegible] 暴集江海不以為多鮪 [illegible] 鱓並
逃九罭 [illegible] 不以為虛 善曰左氏傳曰君子曰潢汙行潦之水[illegible]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而不盈爾雅曰鮪[illegible]郭璞曰[illegible]毛詩曰九罭之魚鱒魴爾雅曰九罭魚網也[illegible]濟曰言江海網罟之大不為一物而盈虛也行潦雨水也[illegible]九罭大網也 是以
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
文武不以卑 善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到于今稱之 良曰言帝王之德不為一人而損也許由避堯而隱於箕山伯夷叔齊恥周而自

餓於首陽山也文武謂文王武王也 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
孔墨 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 鄭玄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illegible]使白[illegible]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illegible]銑曰青蠅能變白黑也而不能汙其質玉璧可亂於衆人也而不可亂聖賢孔丘墨翟皆聖賢也 今刺史質敏以流惠宣化以揚名 向曰質正敏承達舒布也
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綸 善曰爾雅曰董正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鄭玄曰言出彌大也 翰曰董正也禮記云王言如綸其出如綍音[illegible]言之出雖小[illegible]而大也
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 善曰毛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翰曰同善注倚立也 二客雖窒計沮議何傷 善曰言二客[illegible]計窒塞也沮敗也何[illegible]爾雅曰窒塞也 濟曰二客謂文學夫子窒塞也沮敗也何傷言無傷於理也

頌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
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 [illegible]本曰[illegible] 善曰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良曰[illegible]巨大措致也
夫子曰否 [illegible] 夫雷
霆以發而潛底震動 善曰[illegible] 枹 [illegible] 鼓鉦 [illegible]
鏘而介士奮竦 善曰[illegible]禮注曰介甲也[illegible]
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 [illegible]介士甲士也[illegible]
今文學之言欲以兼愚惑敞舒先生之憤願二生
亦勿疑 五臣有也字 善曰言議敵之異以[illegible]欲感動其鄙之心[illegible]二生[illegible]先生[illegible]與陳丘子也
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 善曰[illegible]論語[illegible]曰繹[illegible]理也
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
也 善曰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臣之力耶君之力耶與音余 濟曰問周成王康王也 五臣作歟 先生

曰非有聖智之君惡烏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良曰聖智謂成康也甘棠謂召伯也銑曰雲從龍風從虎皆相感而生也寥戾風聲蟋蟀俟秋吟蜉浮蝣由出以陰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蟋蟀處戶月令章句曰蟋蟀蟲也謂之蜻蛚也向曰皆感時而至矣寥戾風聲蟋蟀蟲名俟待也蜉蝣亦蟲名陰則出也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善曰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翰曰仇匹也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假人君子人就者衆也善曰亦毛詩曰假人君子其歲不忒翰曰殫盡也假善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夏五臣作廈之材非一立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五臣無也字善曰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粹白之裘蓋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良曰狐白裘以狐腋下毛爲之而價千金也大廈屋也立山也略智也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善曰公羊傳曰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向曰惜有其王德而無王佐也銑曰元首頭也股肱手足也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善曰說苑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向曰三代夏殷周也五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公宋襄公是也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善曰左氏傳曰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又曰齊桓衞姬之子有寵叔牙隰朋以爲輔佐說苑甯子曰甯戚叩轅行歌桓公任之以國政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翰曰管仲鮑叔牙隰

朋甯戚也匡正也晉文公有咎五臣本作舅犯趙衰楚危取威定霸以尊天子善曰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司空季子胥臣臼季也左氏傳曰先軫謂晉侯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卻西戎始開帝緒善曰韓詩外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之得失之要對曰古之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廖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廖曰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志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廖以其女樂二列遺戎王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不予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并國十二遂霸西戎春秋保乾圖曰五帝異緒宋衷曰緒業也翰曰王王繆由由余五羖百里奚也緒業也楚莊有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善曰韓詩外傳曰沈令尹進孫叔敖於莊王使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左氏傳曰楚子反將右師救鄭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敗績邲步必切良曰孫叔敖也諸夏中國也句踐有種蠡禮泄五臣本作世庸剋滅彊吳雪會稽之恥善曰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又曰句踐自會稽歸謀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也銑曰句踐越王故名之種文種蠡范蠡吳皆伐越越使保於會稽山竟以滅吳故云雪恥也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善曰呂氏春秋曰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璜璜也成魏文侯弟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閭而軾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止向曰段干木田子方翟璜皆魏臣也燕昭有郭隗樂毅東破彊齊困閔於莒善曰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北齊孫是卑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爲魏使於燕燕昭王以

爲臣卿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于臨甾齊湣王走保於莒湣與閔同　翰曰夷平也燕破齊湣閔王走保莒邑故云困也夫
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况帝王選於四海
羽翼百姓哉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羽翼輔佐也　濟曰羽翼謂任賢以輔佐百姓也故有
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
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攘除也今聖
王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良曰蹈履也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
言皆以美事　翰曰被服也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
茂銑曰倫等也是以海內歡慕五臣本作歡慕莫不風馳雨集
襲雜並至塡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
讓之禮極目向曰風馳雨集言疾至也塡闕庭言多也進者樂其條暢怠

者欲罷不能善曰條暢猶條理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　翰曰條暢猶通達也言進者樂其通達怠者亦不能罷偃息善本有偃息二字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濟曰
言以詩書道德爲門爲域而遊息學習闕也咸榮身脩思五臣作脩吐情素而披
心腹各悉精鋭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
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　良曰貢
獻允信也弘大也濟濟盛皃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
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
增奉五臣本作俸以厲貞廉善曰漢書宣紀曰制詔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又曰吏不廉
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其益吏奉什伍也　銑曰究陳蠲除苛細綏安也減膳食卑宮觀
善曰宣紀曰令太官損膳省宰又曰郡國宮館勿復脩理省田官損諸苑疏繇役振

之困善曰宣紀曰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人又曰流人還歸勿筭事又曰遣使者振貸之困恤民災
害不遑游宴善曰宣紀曰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　向曰恤憂遑暇也閔耄老
之逢辜憐縗絰之服事善曰宣紀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諸年八
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又曰百姓遭縗絰凶災而吏繇事傷孝子之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　翰曰
閔憐辜罪也縗絰居喪之人也服事謂服役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
縲匿之善曰宣紀曰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又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　濟曰
惻隱傷痛也悽愴悲歎也身死腐人謂經掠或飢寒死獄中者子弟縲匿父兄之罪而見縲繫者也恩及飛
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善曰尸子
曰湯之德及鳥獸矣莊子曰至德之世禽獸成羣草木遂長　良曰育養也零落茂盛也皆遂其理不夭伐也愷悌
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善曰毛詩大雅文　濟曰愷悌大順也先生獨

不聞秦之時耶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
任舉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
刻峭五臣作削大理峻法善曰廣雅曰峭急也峭同　良曰刻削謂損害也峻深也
懷殘秉賊善曰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　翰曰言皆如狼虎之暴秦也秉持也
蔽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執虎攫
臨莅五臣作涖莫不肌栗五臣作慄慴伏吹毛求疵並施螫
毒百姓征彸五臣本作怔彸職容切無所措其手足善曰韓子曰古之人君大
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方言曰征彸惶遽也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彸章容切　濟曰吹毛
言如吹毛之中求疵螫毒於人者征彸懼皃措置也嗷嗷愁怨遂亡秦族良曰嗷嗷衆愁聲是
以養雞者不畜貍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

保民（五臣本作人）者除其賊（善曰：文子曰：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又曰：所爲立君者，以禁暴亂也。夫養禽獸者必除豺狼，又况牧民乎。又曰：木林生蠹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良曰：狸能害雞，豺能食獸，蠹以傷木，賊以亂人。）故大漢之爲政也，崇簡易，尚（五臣本作上）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善曰：孝經曰：民用和睦，上下無怨。銑曰：淳，樸也。睦，親也。）今海內（五臣作四海）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善曰：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咸亨。向曰：天符人瑞，以下自分。亨，通也。）神光耀（五臣本作燿）暉，洪洞朗天（善曰：[illegible]。翰曰：山神天地之神，共相照，洪，通也。朗，明也。）鳳皇來儀，翼翼邕邕（善曰：尚書曰：鳳皇來儀。[illegible]）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善曰：[illegible]）

（[illegible]山海經曰：鳳首文曰德[illegible]甘露降[illegible]嘉穀[illegible]）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善曰：尚書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銑曰：條暢，盛也。洽，和也。給，足也。咸，則也。三壤，謂上中下田，皆有法則也。）昔文王應九尾狐而（五臣本無而字）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illegible]。[illegible]白魚入舟[illegible]）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善曰：[illegible]。翰曰：[illegible]）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善曰：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歸。今云宣王，未詳。）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善曰：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南郡獲白

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五臣本作合），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旗（五臣本作旌）仆也（濟曰：張武，南郡太守也。賓，服。洽，會也。[illegible]）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五臣本作夫子）曰：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善曰：毛詩曰：因時百蠻。良曰：百蠻，夷狄之名[illegible]）天性憍（五臣本從馬）蹇，習俗傑（作桀）暴（善曰：左氏傳[illegible]）賤老貴壯，氣力相高（善曰：史記曰：匈奴貴壯健，賤老弱也。）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善曰：史記曰：匈奴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illegible]）兒能騎羊，走先飛鏃（[illegible]）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騁野，以濟嗜欲（善曰：史記曰[illegible]）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獲刈則顛倒殪仆（[illegible]）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illegible]）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illegible]士獫狁，詩人所歎，自古患之（[illegible]）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illegible]）

朝賀正月向曰靈神也日逐單于將匈奴名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蒲典結計沮頗熊齒鼻䶎閑翦髮黥首文身祼力果袒彼之國善曰編結即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辮髮削左衽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軋音義曰刀刻其面蓋沮頗也熊齒未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髯鼻䶎也黥首蓋雕題也山海經曰雕題國在鬱林南翰曰皆蠻夷種類也編結編髮也沮頗刻面也熊齒里齒也鼻䶎眼白也黥自雜顏也文身鏤身也祼袒不衣也靡不奔走貢獻讙忻來附婆娑嘔吟鼓掖五臣作腋而笑翰曰靡無也婆娑舞皃鼓腋鼓臂之類也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五臣本作踴魚奮躍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洪古字通毛萇詩傳曰均平也毛詩曰鳶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明王之時人不驚駭也韓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泉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於泉中良曰鴻大均平也翕翼奮躍皆和氣也是以刺史感惠莫本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黤於感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剋五臣作克殫焉善曰黤不明也烏感切銑曰黤猶猶也向曰鄙人先生謙辭也黤不明也殫盡也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善曰毛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一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二

論二

王命論一首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彪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擁衆隴右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班叔皮 向曰此論帝王所以興者必有天命是時屬王莽初敗光武即位而隗囂擁衆欲有分土宇之意彪時在隗囂以隗所舉以見禍亂故著此論以明天命所歸冀有其悟也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善曰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曆數謂天道也元后天子也爾雅曰命告也銑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以命禹而禪之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善曰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暨及載行也此言有天下者必資積德累行不可以造次之間而得之也稷契者周殷之先契者殷之祖也皆以佐堯舜有至美之德矣世世而行故至成湯武王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五臣作世字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五臣本作民其揆一焉五臣本作一揆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銑曰揆理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善曰漢書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帝系曰帝堯封于唐為火德漢書贊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濟曰堯漢之先祖祚福紹繼也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

符善曰漢書曰高祖夜行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乃拔劍斬蛇後人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是知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也 翰曰高祖夜行澤中見白蛇斬之乃有神母號哭曰赤帝子殺吾白帝子符應也

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倉[?]戴[?]黃二隅翼天德書明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聖德故天因而祚之 向曰懿美也 豐功厚利積累之業善曰史記學者[?]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 良曰言必有大功厚利以利於天下積累行之業也 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曰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尚書周公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善曰孟子萬章曰堯薦舜於天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事治而百姓安之易乾鑿度曰王者天下所歸韓詩外傳曰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也 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

位者也善曰世運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不紀不為人所記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征應彰然代起代興 翰曰倔特起也倔與崛同崛起異乎眾於此位也 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善曰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家語孔子曰猶起布衣而終以帝也 銑曰言人不達高祖起於布衣所由也 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善曰適遇也漢書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 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善曰漢書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特人疲知[?]乎太[?]韓曰取天下若逐野鹿俱欲天下共分其肉 翰曰游說之人務以口辯乃比爭取天下勢如逐鹿於野幸有捷急者則先得之 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善曰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向曰神器帝位也言悲世人以為高祖自布衣取天下以捷急之勢取之所以天下多為亂臣賊子欲懷強爭之意也 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 若

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善曰說文曰餓飢也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饉流隸亦移賤隸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輿臣隸也饉或為殣杜預曰道冢謂之殣也 良曰無菜曰饉無穀曰饑流隸謂逃亡賤隸之人 思有短褐之褻儋石之蓄善曰韋昭曰短為裋裋襦也毛萇曰褐毛布也丁管切說文曰褻重衣也字林曰褻大衣也晉灼曰無一擔與一斛之餘 銑曰短褐短衣也褻重衣也擔謂一擔之重石謂一斛之數蓄積也言思有擔石之蓄以積也 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善曰韋昭曰一金所為一金孟子謂滕文公曰為人父母使老稚轉乎溝壑 濟曰一金謂一斤之金也 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善曰墨子曰貧富壽夭固有天命不可損益也 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善曰禮記孔子曰舜其大孝也德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法言曰天因祚之為神明主也 翰曰言不可妄處也 故雖

遭罹阸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善曰史記曰項籍其季父項梁陳勝等起梁為楚上柱國軍下邳自號武信君北至定陶秦破濟軍後秦大破之項梁死 向曰信韓信也布黥布也梁項梁也籍項籍也潤鑊伏鑕烹醢分裂皆殺也鑊煮也鑕砧也醢肉醬也分裂謂裂其支體也 又況幺麼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也五臣作么 善曰鶡冠子曰無道之君任用幺麼動則煩亂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通俗文曰不長曰幺細小曰麼莫可切 良曰幺麼小也數子謂信布梁籍干求也 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善曰廣雅曰駑駘也今謂馬之下者為駑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史記陳涉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韓詩外傳蓋胥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 翰曰六翮謂鴻鵠之翼也 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善曰爾雅曰[?]

雅曰㮰謂之桀梲侏儒柱說文曰㮰柎上梁周易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桀音節梲之劣切 銑曰㮰謂之桀梁上楹謂之梲蓋小材也荷負也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善曰音義曰筲竹器也受一斗論語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向曰斗筲小器也秉執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速不勝其任也善曰周易鼎卦之辭也說文曰鬻鼎實也鬻與餗同 良曰鼎大器也以喻重任餗鼎中之珍饌喻王位也言鼎將折足則覆鼎中之物言非其材而勳其任則如此也當秦之末五臣本作時豪傑五臣本有並起二字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五臣本有今字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善曰史記文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

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翰曰陵母為項羽所擒使也 良曰陵母見漢使傳言與陵也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五臣本無陵字 銑曰陵母恐陵為母在楚有二心於漢遂對漢使者以劍自殺以絕陵望使固心於漢也其後果定於漢陵為漢宰五臣本無宰字相封侯善曰史記文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五臣本作幾 善 向曰匹婦謂曰庶人稱匹夫何言其夫婦為偶也 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善曰張晏曰稱書史記也晉灼曰至周名春秋者紀也孟王已富貴不能樂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也 銑曰春秋史書之通名也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善曰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也左氏傳周內史叔興曰吉凶由人嬰母知廢

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善曰漢書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三曰神武有徵應善曰徵應謂下與瑞也四曰寬明而仁恕善曰漢書曰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五曰知人善任使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運籌帷蕭何以關內是也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五臣本作用已善曰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 翰曰達聽受謂不信讒譖也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起善曰左氏傳叔向曰齊桓公從善如流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 翰曰趣時謂見時利也嚮起言疾如嚮應聲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善曰漢書酈食其說立六國後漢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食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 良同善注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善曰漢書曰酈食其

求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 銑曰高祖乃輟洗起謝之納其說也拔足揮洗謂止洗足也揖敬從也餘同善注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戍卒婁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 翰曰高祖既定天下以家在關東意欲都洛陽戍卒婁敬說言遂都長安故言斷懷土之情也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善曰漢書曰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不知所為張良曰顧上有所不能致四人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請以為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黥布歸命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良曰高祖愛趙王如意欲廢太子而立如意是時南山有四皓者四賢人高祖召之不至後乃來與太子游太子入朝高祖而四皓為侍高祖遂以太子為賢而不廢也以不立趙王故云割肌膚之愛也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善曰漢書曰蕭何薦韓信於漢王於是漢王齋

戒爰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又曰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使驂乘監諸將 濟曰行陣謂軍旅之間也亡命謂自楚逃歸於高祖也

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

善曰莊子許由曰我為女言其大略 濟曰略法也

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烏老切妊而鴆切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

善曰略粗略也漢書曰高祖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往視見蛟龍據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說文曰妊孕也如禁切 向曰媼謂高祖母也妊謂有娠也言高祖母初妊高祖夢與神合雷電晦暗父太公往視則蛟龍在於上遂生高祖

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

善曰漢書曰高祖常從王媼武負貰酒時飲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貰食夜切又曰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也 翰曰高祖微時嘗從王媼武負二人賒酒既醉臥二人見其上有怪異此兩家遂毀契券不取其酬也沛令客呂公見高祖奇兒乃妻以女即呂后也

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五臣本作其處

善曰漢書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說文曰厭塞也於冉切 良曰秦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之高祖隱於芒碭山巖攢崿所至處常有雲氣呂后望雲乃知高祖在中翰求而得之

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

善曰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乃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 向曰分斷也高祖初入關五星聚於東井高祖受命之應也東井星名

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

善曰漢書韓信謂高祖曰且陛下天授非人力也又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 濟曰淮陰侯韓信留侯張良並言高祖得天之授也非人力之致也

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

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翰曰五者謂五行相承也取舍五臣本作捨不厭斯位符瑞不同五臣本作周斯度

善曰韋昭曰厭合也一豔切 向曰厭合也符瑞度數也

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

善曰左氏傳曰息侯伐鄭君子曰不量力論語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

善曰左氏傳曰趙孟曰 [illegible] 保家之主也莊子弟子問於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也

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

銑曰折足之凶則上所求兼折足也

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覬音冀覦覦音俞

善曰左氏傳師服曰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敢望上也說文曰覬幸也覦欲也

距逐鹿之瞽古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幾無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善曰韋昭曰幾冀也今本作冀尚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翰曰英雄謂賢智也言若能知其天命畏禍患此斧鉞之誅以明察遠見知時深識收王陵陳嬰之事以為明證之分絕韓信黥布之逆無為窺覦之心亦距絕也逐鹿謂上述瞽說士所比也瞽說無知之說也神器帝位說貪不可冀謂勿貪帝位終不可冀妄望技為二母所笑也二母則陵嬰母也

典論論文一首

魏文帝

向曰文帝典論二十篇兼論古者經典文事有此篇論文章之體也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善曰伯仲言兄弟之次也言屬負在兄弟之間不甚相踰也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徐令彪之少子也 良曰伯仲言相次也 銑曰小之謂以其為小才也毅班超也武仲毅字也休

典論論文

息也言其文美不能自休也 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 濟曰言文人各以己見所長輕人所短也 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善曰東觀漢記光武詔曰吳漢入蜀縱兵大掠上聞之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杜預左氏傳注曰享通也享或為亨 翰曰帚謂掃地之帚也一曰家有弊破之帚自以為寶重者乃通比於千金此自不自見之甚遠也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

善曰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毛萇詩傳曰仰得齊足尚疾也 良曰驥騄良馬也以比賢才之人儁乘也 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 善曰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己然後任人 翰曰量己以量人王逸曰量度也 銑曰審己之才以度前人則無不相服之累也 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 善曰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此亦其舒緩之體也 翰曰齊俗文體舒緩言徐幹文章時有緩氣然亦是粲之儔也 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 濟曰初征以下皆粲賦名也玄猿漏卮圓扇橘賦皆幹賦名也言此諸文雖張衡蔡邕亦不過之如作諸文未勝於此者也稱勝也 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 向曰陳琳阮瑀也 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 善曰漢書東方朔傳枚皋不長持論予謂孔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與陳寔孔子言持論也其人理曠於辭公辯勝於理 銑曰言文章理弱也 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良曰揚雄班固之儔也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 翰曰貴遠者謂其不分別文章偉聞遠者為善乃自貴之也向曰闇蔽也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 向曰銘誄述人德行故不可虛也麗美也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翰曰四科謂奏議書論銘誄詩賦也良曰才貫諸事故能通備也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

善曰蒼頡篇曰檢法度也 翰曰檢法也 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善曰桓子新論曰惟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也 良曰譬音樂曲度雖同其巧拙乃有素也言其引氣之各不同父兄不能教而移之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向曰年壽有盡榮樂有時此二者必至之期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 五臣本有不字 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銑曰飛馳謂乘車馬去疾也言立身顯名者不假良史之言不託飛馳之物而聲名自至於遠 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 善曰司馬遷書曰西伯拘而演易 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

思善曰周易曰隱約者觀其天爲懼也 濟曰隱約失志貧賤也加務也言文章之道不以窮達移志也 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孔叢子孔子曰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使時過已也 良曰已助句也 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 五臣本作懼 於饑寒富貴則 五臣本無則字 流於逸樂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懾恐懼也賈逵國語注曰流放也 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 五臣本作逝字 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 五臣本有亦字 志士之 五臣本無之字 大痛也 善曰古詩曰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翰曰融孔融也著論謂作幹著中論二十篇

六代論一首

善曰論夏殷周秦漢魏也

曹元首 善曰魏氏春秋曰曹冏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不能納爲弘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銑曰六代者夏殷周秦漢魏也餘同善注

昔夏殷周之 五臣本無之字 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 善曰紀年曰凡夏自禹以至于桀十七王殷自成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大戴禮曰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 良曰何殷周有道而長秦無道而暴也 良曰殺疑闕之辭也發後又旣 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 濟曰三代夏殷周也與天下共民者謂建立諸侯與之共理同有其利也故天下有難則諸侯同憂 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 翰曰秦不封諸侯故莫有救者 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孝宣帝稱曰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之 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 向曰親疏者謂天子之宗屬親疏者異謂異姓也言並封爲諸侯兼而用之合而進之共治天下也參合也 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 善曰賈誼過秦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 銑曰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割削諸侯則逆節萌起 翰曰輕重謂大小之國也并兼路塞謂不相侵奪也逆節謂不遵王命也 及其衰也桓文帥禮 善曰齊桓晉文 向曰及周室衰微有齊桓公晉文公帥禮以征伐不義奉於周室也 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又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爲宋役亦職也士伯怒曰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歸諸京師 銑曰苞茅祭藉之草也楚人不貢苞茅不貢王命不齊桓公帥師伐之宋王與晉命諸侯築王城宋宰仲幾不受晉文公戮之也 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 良曰弛廢也肅敬也言齊桓晉文王室使紀綱廢而更張諸侯傲慢復得敬肅也 二霸之後寖 五臣本作浸 以陵遲 善曰漢書曰二伯之後寖以陵遲 翰曰二霸即桓文二君也言二君之後漸陵遲敗亂也 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 善曰左氏傳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又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翰曰負恃也方城山名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言其欲有僭周之心而猶畏懼同姓之國宗姬同姓國也 姦情散於胷懷逆謀消於脣吻 亡粉反 向曰散消者懼同姓之國不敢爲叛逆也 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 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公族蕃茂枝葉碩茂 銑曰碩

大也言枝葉大茂盛基本根故云顛也 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晉滅於楚鄭兼於韓善曰史記曰越王句踐率會稽餘衆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又曰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又曰楚考烈王伐滅魯又曰韓哀侯滅鄭并其國 良同善注 暨乎戰國諸姬微矣濟曰暨及也 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翰曰燕衛周同姓也 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向曰言自救滅亡不暇相憂也 至於王赧赧音 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暨于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幹相持居其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 銑曰王赧謂周赧王也 秦據勢勝之地騁五臣本作馳 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賈誼過秦曰

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 良曰蠶食者言如蠶之食桑常至於盡也九國謂韓趙魏燕齊楚宋衛中山也 至於五臣本作于 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善曰尚書曰予亟親敢班固漢書贊曰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 銑曰曠日謂積德而長也若彼謂周也用力若此謂秦也言秦雖兼取周室然以為枝葉廣大難以為拔至始皇方定于位也 豈非深根固蔕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善曰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班固漢書贊曰昉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周易否卦之辭也鄭玄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云其將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於植桑不亡也王弼曰心存將危乃得固也 翰曰苞桑謂叢生之桑也謂根深而相連取其固也言亡若繫之於上取其難拔之義也言周之積德深遠有似於此者故云當也 秦觀周之弊將五臣本無將字 以為以弱五臣本作小弱 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

立郡縣之官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便始皇於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也 向曰秦皇觀周所以為弊者乃以勢弱而諸侯強其國也於是廢五等諸侯之爵置郡縣之吏也 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 銑曰毗佐也 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良曰枝葉謂子弟也 譬猶芟所咸切 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五臣本作勃 哉

善曰法言曰浩浩之海濟楫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通俗文櫂謂楫也過秦曰天下已定始皇之心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濟曰芟刈猶以刀斷之也股肱手足也悖并也金城者言其堅如金也悖逆也 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歲五臣本作人字 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善曰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監止為左右相田氏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又曰晉昭公卒六卿彊公室卑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魏也論語孔曰陳成子齊六卿分晉尚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翰曰齊相田常殺簡公專政制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至常曾孫和遷康公於海濱康公卒呂氏因此絕祀晉昭公卒六卿專政盡滅晉族而分其地為十縣越言不封子弟恐有此禍亂無人輔弼帝室何以救其敗亂也 始皇聽李斯偏說而黜五臣本作絀

其義至（五臣有於字）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丞相李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死。向曰：黜，退也。言退淳于之義也。銑曰：始皇遺詔使太子扶蘇與喪會於咸陽，趙高矯詔賜太子死，而立胡亥，此謂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也。託，憑假也。）至令（五臣本作命）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剋（五臣本作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善曰：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令，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illegible]）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善曰：史記曰：[illegible]）遂乃郡國離心眾庶潰叛（[illegible]）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illegible]）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

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銑曰：裂，分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良曰：三代，夏殷周也）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濟曰：常君、定主，謂五等諸侯代代相繼也）枝葉相扶首尾為用（[illegible]枝葉相扶，則諸侯之於帝室也，如木枝葉相扶持蔭覆也。首尾之為用，謂首有難則尾救之，尾有難則首救之）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翰曰：言封子弟為諸侯，縱使子孫失道，且無成湯武王之賢者，雖姦雄有謀逆之事，謀未發而身已殺戮矣。何得有陳勝項羽復得置手足以為亂哉。區區，小貌。）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善曰：[illegible]。向曰：烏集，言如烏之集，易聚易散也。）五年之中而成帝業（善曰：漢書：高祖五年[illegible]）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illegible]）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illegible]）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善曰：漢書：[illegible]高帝王子弟所[illegible]。[illegible]。銑曰：[illegible]高祖六年立。[illegible]）

東牟侯劉興居朱虛侯劉章與諸侯共誅諸呂廷迎代王而立之是爲文帝此月諸侯內外之勢彊盛故也 向使

高祖踵亡秦之法 注曰踵繼也 善曰王逸楚辭 忽先王之制則

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 良曰傳謂傳於他人 然高祖封建地

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

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封王子弟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制同京師 濟曰跨帶也權侔京室謂權勢之盛同於天子也吳楚七國反謂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 賈誼曰

諸侯彊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

建諸侯而少其力 翰曰言多立諸侯少封其地使其力少也 令海內之勢

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

文選卅二 十六

誅伐之事文帝不從 善曰漢書賈誼上疏之文 向曰不必賈誼言也 至於

孝景猥用朝 五臣本作晁 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

疏者震恐 五臣本作懼 吳楚唱謀五國從逆兆發高祖

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 善曰漢書朝錯說上曰高帝所定天下諸子弱故大封同姓今吳王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言吳爲可削文帝寬不忍罰及景帝即位 方議削吳吳王子 及吳先起六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 衆頭也削黜謂削其土 良曰吳楚先起謀反之意 謀也言七國之反其萌兆發於高祖所封 文景謂高祖封地廣大寬不能漸削之是寬之過 制也景帝黜之過急不漸也 所謂末大必折尾大

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

掉哉 善曰左氏傳楚子問於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杜預曰折折其本也

翰曰此諸侯地廣兵彊室弱而見侵如末大根小必折也尾大身小難掉也言尾在於身者也欲掉之尚猶不從其心況彊盛且非己體之尾何掉哉謂難以掉止也 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

命 五臣本作令 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

三割梁代五分 善曰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 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 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也 遂

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 向曰言分其土地爲五六 不豫政事 謂諸侯雖得衣食租稅不得攻事

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 善曰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 漢儀注諸侯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

文選卅二 十七

財飲酎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 如斤兩色惡者王削 免國或以無後嗣者除其國也 至於成帝王氏擅朝

命爲大將軍執政專權 其兄弟十人皆封列侯 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

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

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

稷安固國嗣也 善曰漢書劉向上封事之文 濟曰公族天子宗族兄弟也 王氏也

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 善曰漢書曰成帝即位向數上疏言得失 不能盡用 稱古今之事

至乎 五臣本作于 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

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

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平哀之際王莽知中外殫微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誅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監止為左右相田氏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漢書曰王莽篡漢廣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美侯又曰郡鄉侯閔以莽篡位獻神書言莽德封列侯[illegible]欽曰異姓謂王莽為相稱假于帝立中山王子嬰為少主自比周公[illegible]為所田常殺簡公之亂也[illegible]共手而[illegible]天仁一郭臣於莽解印釋紱謂奪其位也貢奉謂以漢社稷上歸於莽猶懼不得為臣妾是恐[illegible]殺也廣陵王嘉[illegible]符命封[illegible]鄉侯[illegible]此類也所以苟[illegible]也[illegible]豈不哀也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畔五臣本作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臣五本無以字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良曰徒但也所以[illegible]社稷於王莽者[illegible]

[illegible]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善曰桓譚新論曰[illegible]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翰曰禽[illegible]已成謂所篡成也既絕謂社稷也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向曰亡國謂秦也秦不封建子弟[illegible]之法而為僥倖無疆之期[illegible]至于桓靈閹豎五臣本作閹執衡善曰[illegible]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善曰[illegible]班固漢書序曰漢[illegible]之敗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善曰張超

誚曰中外雲擾萬夫鼎沸銑曰本末謂君臣也御制也身手猶親戚也鼎沸謂亂也宗廟焚為灰燼善[illegible]宮室變為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臣五本無所字安處悲夫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餘木也良曰謂董卓為逆焚洛陽宮室也榛藪謂草木荒也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善曰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善曰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illegible]兗豫二州名[illegible]州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illegible]掃除凶逆翦滅鯨鯢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也[illegible]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善曰魏志曰天子東還[illegible]食小魚者以喻不義人也向曰董卓[illegible]帝於西京而曹公迎帝都於許[illegible]曹[illegible]將兵西迎天子[illegible]董昭勸太祖都許[illegible]

[illegible]州[illegible]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三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善曰[illegible]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良曰空虛謂有其封名[illegible]其地也有不使之民謂不使其理人也閭閻里門也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五臣本作世之業也善曰左氏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濟曰磐石大石也比之堅重不可轉動也宗盟謂同姓諸侯同盟會者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

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彼吏二千石以諸侯孟所強幹弱枝也 翰曰京師也維持連接也天子爲幹封諸侯爲枝所以備萬一危難之事以相營庇也 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 向曰名都之主謂大州刺史也 偏師謂佐戎大軍也帥將也 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 五臣本無必字 百人之上 銑曰言宗室文武位卑也百人之上百夫長也 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 善曰衡軛車之衡軛也言王者之御羣臣猶人之御牛馬故以衡軛喻焉畢志其內未得騁其足也 良曰衡謂車上橫木軛格也君命任使也 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 濟曰比喻帝室微弱不封諸侯亦如泉竭根朽不得其所也 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 五臣本作仆字 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 善曰魯連子曰百足之蟲至斷不蹶者持之者衆也司馬相如諫獵書曰此言雖小可以諭大 翰曰蟲所以喻帝室也足所以喻諸侯也 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 善曰文子曰人主之有人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也 向曰墉城牆也建立素本也 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 善曰尚書曰厥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起也 銑曰黑墳肥土也言樹移於本必枯槁不暇繁育其枝葉也喻天子不封子弟是以傾其本雖居尊重之位獨處天下猶不救危亡前所見論與言於久遠之計也 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 善本無以字 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 翰曰逸樂也設備立諸侯也 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弈論一首 善曰系本曰烏曹作博許慎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揚雄方言曰圍棊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弈

韋弘嗣 善曰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人也爲太子中庶子時蔡潁亦在東宮性好博弈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後爲中書僕射孫皓誅之 濟曰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也 銑曰吳志云韋曜少好學能屬文己善注亦詳著曜於此也

蓋 五臣本有聞字 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善曰論語孔子之辭 向曰好學樂道如奔逐然之恐不及若猶恐失之見如此 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 五臣本作達 也 銑曰悼傷也邁過也 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 五臣本此一句只作經之以日力無歲月累之以五字 良曰經常也謂以積日力也 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 善曰呂氏春秋曰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之三十歲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王師之漢書曰董仲舒少治春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

濟曰同善一乐焉，小勤也。猶厚闊也。栖遲謂優游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善曰：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翰曰：西伯，文王也。姬公，周公也。文王自朝至日昃，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以安其政事也。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向曰：十萬曰億。載，年也。此言勤猶不可止也。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五臣本作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銑曰：素，事也。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善曰：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又曰：黃霸字次公，為丞相長史，坐下獄，夏侯勝亦繫獄，霸從勝受尚書。

善曰：式帝不□，為中郎□□，□□□□，□□□□。後為御史大夫。□曰：黃霸□□□□，夕死可矣。□□□□□，□□□□□。良曰：卜式□□，□□□□□。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五臣本作墮哉！善曰：毛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東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勤勞不離公門。□曰：□□□□□，□□□□。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五臣本作習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

暇存也。翰曰：太牢之饌，謂牛羊豕也。韶夏，樂名。言不暇食不聽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五臣本作棋易行，善曰：□□□□。丁古切。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向曰：戾，很也。弛，廢也。然其所志不出一枰善曰：枰，平也。皮兵切。五臣本作抨。之上，所務不過方罫古賣切之間，善曰：□□□□。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良曰：階，因也。徵選謂選賢良也。求之五臣本有於字戰陣，則非孫吳

之倫也；善曰：□□□□□□□□。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翰曰：孔氏，孔子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善曰：□□□□□□。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向曰：擊，木投石，童子戲也。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善曰：左氏傳曰：伍奢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銑曰：致養，養父母也。良曰：旰，晚也。言勤於王事，不暇早食也。而何暇五臣本無暇字博弈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五臣本作彰也。濟曰：夫然，猶如此也。言能如此，孝友於

博弈論

親納忠奉於君故得孝友之行立於世自純之名彰著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善曰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班固公孫弘贊曰莫之得人於茲為盛 翰曰乾乾勤心也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善曰熊虎猛捷故以喻武龍鳳五彩故以喻文尚書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蘇武荅李陵書曰其於學人皆如鳳如龍 向曰熊虎喻猛也龍鳳喻文章也署謂文學之司也百行兼包五臣本作苞文武並騖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引與賢其學管百行 銑曰苞物也騖馳也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科條也 良曰程試謂考其才君父見其用也金爵謂金印某爵以封人爵也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桓子新論曰上聖人乃千載一出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

以佐明時善曰毛萇詩曰偕安也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五臣本無乃字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左氏傳曰虢仲虢叔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 濟曰勳功也盟府謂掌盟書載於盟之官也夫一木之五臣本無之字枰五臣本作秤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五臣本作棋三百孰與萬人之將善曰藝經曰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 翰曰方國之封謂一國之界枯棊棊子也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弈矣善曰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 鄭玄曰公衮龍九章衣也東都賦曰修衮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始有金石之樂廣雅曰貿易之也 向曰衮龍謂冕服飾也金石樂也兼并貿易也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銑曰顏回閔子騫有德行好學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良曰張良陳平有計策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善曰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與富猗氏故曰猗頓也 濟曰猗頓巨富人也言用以求資貨則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翰曰行此者則功名立於後世而鄙賤之困不遠於身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二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三

論三

養生論

善曰嵇喜爲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論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猶言至也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五臣本作夭善曰養生經黄帝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不然者皆夭良曰言過神仙上壽以往皆是夭妄而死耳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粗麤也五臣本無請字向曰兩失謂神仙夭妄也言失其論事之情也夫神仙雖不目五臣本作目不見見然五臣本作則字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善曰廣雅曰較明也濟曰較明也其必有矣言必有神仙事也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不知其然而然老子曰道法自然銑曰言神仙非學之所能成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善曰天老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爲限節度護之可至千歲翰曰導攝也向曰神仙則不可學攝養性命使致長年則有之矣而世人皆不知其精妙不得長年也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善曰漢書曰上問左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出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媿不能對周易曰渙汗其大號銑曰服藥不得汗也良曰愧懼也言服藥求汗或有不得者或有人懼情一集乃有渙然而汗出者流離汗流貌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善曰毛詩曰終朝采綠然朝謂從旦至食時囂然飢意也禮記曾子謂子思伋曰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翰曰囂然飢憂貌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首名善曰古眠字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夜分而聞有新聲者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漢書曰劉向曰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濟曰夜分半夜也良曰隱目曰瞑皆言憂懼損性故不能致長年也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善曰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僅劣也向曰勁刷謂擁也醇醴酒也言以梳理其髮鬢飲酒以發顏色其鬢髮豎而赤耳僅少也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善曰淮南子曰荊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高漸離宋如意爲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荊軻瞋目列皆髮植衝冠翰曰言其怒色殊觀赫然甚於酒之發色者豎髮衝冠亦甚於梳理者矣言怒亦損性植豎也由

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向曰形骸無精神則闇同與君則亂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銑曰精神急躁於腹中形貌失色於外如君暗而國亂也喪失也夫爲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善曰種曰稼言種穀於湯之世值七年之旱終歸是死而彼一溉之苗則在後枯亦猶人更於浴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說文曰既灌之也濟曰殷湯大旱七年若種稼於其世偏有一水之功者雖終然見燋爛則此苗必得一溉之潤而後枯死亦猶今養生雖終歸於死必得一養之益也溉灌也良曰誣輕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善曰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養生要彭祖曰憂恚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傷人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翰曰侵損肆縱也是猶

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 善曰國語子餘謂秦伯曰使能成嘉穀君之力也 翰曰言世人不識養生之理欲求長年者亦猶不知苗有一溉之益而直欲望嘉穀熟於旱苗終不可得也

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理之害生 善曰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 向曰形無神可恃則死神若無形則何所依存此皆相依憑也 濟曰喜怒過甚則害生理之易也

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 良曰不爲禮樂而本於柔謹也

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 善曰老子曰我獨泊然其未兆說文曰泊無爲也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也 翰曰棲居也泊然無營欲貌無感謂哀樂不能在懷也

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 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爲壽而已矣古詩曰服食求神仙 濟曰呼吸吐納謂服氣也 翰曰形在外神在內不以憂喜亂之則相親而濟於長年也

夫田種者一畝十 五臣本有一字 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 五臣無之字 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也 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氾勝之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也區音歐 銑曰上農區田謂穿地爲區廣深六寸相去七寸區中種穀一窠秋收每區三升計畝當百斛也

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 向曰相懸謂遠也十倍百斛之利者爲守其常見不知變通故也亦知人之在生但見目前所欲不識養生之理可致長年也

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 瞑音名 善曰經方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啖榆則瞑不欲覺也 銑曰豆謂大豆也言食大豆則身重食榆則多睡也瞑睡也

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 五臣本無共字 善曰神農本草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古今注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了不相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也毛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忘憂名醫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 翰曰蠲除也合歡萱草藥名也

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 善曰養生要曰大蒜多食葷辛害目又神農曰豬肉虛人不可久食又曰純肉移人與豬同說文曰蒜葷菜也薰與葷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

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 善曰抱朴子曰今頭虱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虱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所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麞常食柏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腳剔去著矢溺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得乃勝殺取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癭山居之人飲其水上則患癭齒黃未詳 良曰頭險處也皆謂所處所食土地所宜而致之也

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

不相應豈惟 五臣本無惟字 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 銑曰豈唯所食之氣害之使重闇君亦有能變之使輕明者也薰之使黃則以黃亦能變之使堅也 善曰方言曰延年長也 濟曰芬芳也言亦能使人延長而久矣

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 善曰神農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爲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爲臣主養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

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 良曰輔助也

而世人不察 良曰不察服食之理以養生也 惟 五臣本惟作唯 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 周禮鄭玄曰五穀麻黍稷麥豆也 向曰淫哇聲邪也 善曰…… 生音…… 本字…… 作…… 也

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

五臣本作黄字其腸胃善曰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漢書曰五藏六府以待戒令鄭玄曰蠲猶潔也字也翰曰滋味血肉之食也醴醪酒也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善曰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曰人之性欲平又曰真人純粹素樸銑曰悖亂也正氣謂安和之氣也思慮銷五臣作消字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善曰廣雅曰粹純也夫以蕞爾善曰左氏傳子產曰蕞爾小國杜預曰蕞爾小貌也良曰蕞爾小貌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濟曰喜怒思慮哀樂之事共攻於人身也易竭之身而內外五臣本作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向曰以百年易盡之身而喜怒思慮攻於外所謂受敵也言非木石之固不可久言必死也其自用甚者濟曰自用謂不依攝養之術也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絕

善曰韓詩曰…銑曰此皆飲食不節好色之伐性短年也翰曰災謂形神之氣也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善曰莊子曰…於中道夭於衆難上哀樂之事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善曰言人皆笑之悼之謂其不善養生而又哀其死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

險於未兆善曰老子曰未兆易謀銑曰中智之人縱少悟也是由五臣本作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受病之始也善曰韓子曰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史記曰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良曰桓侯晉侯也向曰病甚至於覺痛方以為得疾之始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五臣本作理字翰曰著盛也夫人之患害成於微小之間人不知及其救之疾已盛矣故醫者無功亦如國家…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濟曰馳騁猶歷觀也域間也一切權時也言歷觀常人之域故有一時苟且之壽皆不能久也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良曰有疾不先醫者皆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言天地之理皆如此也縱聞養性五臣本作生字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向曰中智之人縱知養生之事則自斷以所見謂其理不如此也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銑曰言狐疑之心雖少近不知養生之所由何也未定也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翰曰言服藥未至於驗志以厭衰中路則廢者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五臣本有而字欲坐望顯報者善曰尚書曰濬畎澮距川孔安國曰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曰澮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

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燋盡故名沃焦翰曰畎澮細流也尾閭海水泄處也言人之服藥所益如細流之進而乃多泄其精如尾閭之泄其必難及而服藥不慎難求長年亦如是矣顯報謂長年也

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

善曰說文云希望也戰國策首息曰夫人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尸子曰五尺大犬爲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爲猶師古以爲曰斯人乃將犬行隨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以之所以爲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云猶如麂善登木猶獸名聞人聲乃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向曰嗜好之且在目前所希之事十年之後欲從其道恐兩事俱失故猶豫是非未定心爭於內嗜好之物誘目於外以情欲爲交賒以服食爲賒寂二者相傾翰曰敗猶生之事者戰爭也

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

五臣本作識字

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

善曰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年可知延叔堅曰豫章與杜大相似須生七年乃可別耳叔音九向曰豫章木名其初生與他木可辨至七年始乃異殊也養生之理亦須久而道成然後可覺知矣

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

善曰老子曰聽之不聞名曰希翰曰躁競者意速望近也長生之理須修千遲其應遠矣人意速而望近以此莫能有專志以相終而得之也

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

善曰論語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良曰悠悠者謂心遠於此道者既驗也求者謂求養生者喪失道也言不專心則失業也

偏恃者以不兼無功

只已偏恃人一事者必不兼於他事故養生無功也

追術者以小道自溺

翰曰追逐術苟從名學者以溺於小道沉溺其心又不能成矣

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

向曰此類謂上所說也

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

善曰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少私寡欲

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

善曰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銑曰不是心中實欲而強自禁止蓋真不欲故能養生也

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

善曰國語單襄公曰厚味實腊毒賈逵曰腊毒也

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

五臣本作字

善曰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莊子曰外物不可必司馬彪曰物事也忠孝事也而不信受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向曰虛其心則純白獨著言外物不累其心者不存繫之於神氣以醇素純粹之道善少也

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

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

善曰莊子曰聖人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老子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也又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鍾會曰反始以入道乃至大順也翰曰道生一故守之而不亂其心不亂其心養和其神和其神理長年可濟故同於天地之大理也順理也

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

善曰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泉也狀如醴酒也

晞以朝陽

善曰毛萇詩傳曰晞乾也銑曰綏安也晞於朝陽所以乾也長和物也

綏以五絃

安於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所以養生也此皆謂得生性之理也

無爲自得體妙心玄

善曰莊子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之也孰能得無爲哉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

善曰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

系象口亡藏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莊子曰棄事則形不勞 眞注引莊子曰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者也 向曰忘榮辱則形不勞形不勞故精足精足不勞形則心遠生故身存也 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 善曰聲類曰恕以心度物也 史記曰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 羨門古仙人也 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 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向曰言將與仙人比年爭壽何爲 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其無有長年也

運命論 善曰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生也 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興亡之名 集錄以次相代 宋均曰運 運也 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下之命也

李蕭遠 善曰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 性介立不能和俗 著遊山九吟 魏明帝異其文 遂起家爲尋陽長 政有美績 病卒 銑同善注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善曰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 命不可損益 王公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 莊子曰子貢曰 若是則窮達有命 吉凶可以五常也 【文五十三】 十九 故運之所隆 必生聖明之君 善曰劉熙曰隆 書數 帝王之道 河圖曰倉帝聖明 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 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 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 善曰介紹介也 介紹而傳命 翰曰謂 不因紹介而親 親盡 道之也 介媒也 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 良曰言君 唱臣和 道德玄同曲折合符 善曰老子曰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 是爲玄同 論語比考讖曰君 臣和 合 符 宣之 一 契同天合符 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 向曰不相疑故功成 不信讒故君臣道成 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 銑曰所以能成君 臣道者以此也 夫黃河清而聖人生 里社鳴而聖人出 善曰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 河水先清 清變白 白變赤 赤變黑 黑變黃 各三日 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 此里有聖人出 其呴 百姓歸天 許亡宋均曰里社之君 鳴 則教令行 勃 明 聖人之能也 呴 鳴之怒者 聖人怒則天辟亡矣 舜記亦 號時羲比 伴也 明與鳴古字通 翰曰黃河千年一清 清則聖 人生於時也 里社神祠也 良曰 群龍見而聖人用 善曰易曰見群龍 無首吉 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濟曰龍潛之時 道不用也 龍升位也 龍既見矣故用於時 謂君功成於天下也 故伊尹有 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 善曰呂氏春秋曰伊尹 有莘氏女 伊尹之 媵臣 易 立以爲三公 毛詩曰實維阿衡 左右商王 曰阿衡 向曰莘氏國名也 媵臣小臣也 阿倚衡平也 言殷倚伊尹以萬 事平 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 善曰史記曰太公望 以漁釣干周西伯 西伯將出 卜曰 非龍非螭 非虎非羆 所 獲霸王之輔 西伯 田於渭之陽 見呂尚 大得 非虎非羆 非北 於是周西伯 以漁 毛詩曰維師尚父時 大姓 立爲師 尚父 曰田于渭之陽 卒見呂尚坐茅以漁 毛詩大雅曰維師尚父時 維鷹揚 詩 彼武王 肆伐大商 銑曰太公呂望也 尊號太公 故 【選五十三】 十一 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 於虞而才於秦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凡賢也者必始乎近 而後及遠 始乎本而後及末 百里奚之處乎虞而虞亡 處乎秦而秦霸 非 也 其賢於秦并加益也 有其本也 其本也者 足分之當 里奚虞之賢人也 仕於虞 虞君不用其言 乃去之秦 秦用其謀而爲霸 蓋一人之身也 用之則昌 不用則國亡 非在虞則不才 在秦則賢 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 善曰黃石 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 有上略中略下略 向曰圖 石公書張良 良曰黃 比爲 帝師 以游 於羣雄 向曰羣雄 諸侯也 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 銑曰石堅水柔 以柔投堅其不可入也 言 不 合 則 棄其言也 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 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 翰曰以堅投柔其勢必入 故不逆也 言其得其主 莫之 比也 善本無此一段 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

也善曰漢書張良乃說項梁立韓成為韓王而漢書張良無說陳涉以下之言又未詳其本也 良曰非拙巧之理但以運與人非常不然也沛公謂漢高祖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

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翰曰張良之言說霸俱一也濟曰人不識離合之道也離合之道若神明之相應離合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

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善曰春秋錄之讖也易坤靈圖曰易臣伊尹振鳥陵春秋命曆序曰文王受丹書呂望臣呂般春秋保乾圖曰漢之一紀為張良生韓之後春秋感精記曰西秦東關其難但晉成何之誰知其谷反呼老人百里子罕語之不知泣血何益書筹錄曰然量實之也向曰四賢謂伊尹太公百里奚張良也言此君臣之道應乎天事合於人其可測至於賢愚之間哉言不可至也格至也

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作欲字五臣本將至有開必先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謂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智之輔佐翰曰人之清明其志如神嗜欲所將事者必先通達君臣相合運命於當著之如此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善曰君天下禮記文也銑曰天之將雨山川必先出雲也出雲君臣相成亦如此詩云惟嶽作岳字五臣本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善曰詩大雅文也毛萇傳曰翰幹也言周之幹臣居官者興五嶽之神生仲山甫申伯為周之輔臣也良曰喜臣豈惟五臣本作唯

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祅五臣作妖字始於夏庭善曰國語曰史伯曰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去之以三代莫之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為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宣王

文選五十三

十二

使執而戮之於道而懼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取之遂亡奔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以贖罪王遂殺幽王驪山下褒姒為后由褒姒之惑亡國也翰曰褒女之惑亦運命也

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善曰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說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遂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殺之向曰社宮謂社稷也

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善曰左氏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叔孫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叔孫不食卒翰曰魯大夫叔孫豹深目而豭喙有一人深目而豭喙夢天壓己有一人深目而豭喙人名之曰牛乃勝之後還晉遇庚宗婦人有子於齊夢中者見所夢牛因呼曰牛乃曰唯豹將歸魯寵之使為豎後以

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善曰春秋孔演圖曰天命無常神明佑之翰曰吉凶成敗有數而至也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銑曰介紹也

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善曰尚書璇璣鈐曰文王受命以文德興者七九六十三世而衰武王伐紂以武功興者六八四十八世而謀周之衰也翰曰河圖洛書聖人受命以文德興者或七九六十三年七十而衰武王伐紂之後年八十一六以六八四十八言六十三世而衰六八四十八世而謀

及成王定鼎於五臣本作于字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曰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杜預注曰郟鄏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

故自幽厲之間周道

運命論

大壞（善曰：言自成王至于厲王，凡有八世，即應七而衰也。毛詩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向曰：幽王厲王無道，不恤國事，故大壞也。）二霸之後，禮樂陵遲，（善曰：二霸，齊桓晉文也。自厲王至于二霸之卒，凡有九世，即應九而衰也。毛詩序曰：禮義廢，淫風大行，男女淫奔也。）文薄之弊，漸於靈景；（善曰：自二霸之卒至于景王，凡有六世，即應六而衰也。尚書大傳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以薄。鄭玄曰：文謂尊卑之差也。習文法無悃誠也。翰曰：文薄之弊漸生於靈王景王之時也。）辯詐之偽，成於七國；（善曰：言文薄既弊，詐偽乃成也。自景王至于七國，凡有八世，即應八而衰也。良曰：七國謂齊楚燕趙韓魏秦也。辯詐謂[illegible]之士也。）酷烈之極，積於亡秦；（善曰：前述七國，則秦在其中，今此重言者，謂始皇[illegible]六國，[illegible]暴於天下也。濟曰：言秦酷烈之極，故加之以亡也。）文章之貴，棄於漢祖。（善曰：言周人之教以文，故漢承亡秦之後，[illegible]以質也。漢書曰：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向曰：漢朝初[illegible]文學而簡禮義[illegible]。）

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illegible]）揖讓於規矩之內，誾誾於洙泗之上，（[illegible]）不能遏其端；（善曰：論語曰：[illegible]閔子侍側，誾誾如也。[illegible]）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善曰：[illegible]）

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善曰：言聖人之大，[illegible]故孔孟所不能援也。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翰曰：卒，終也。溺謂大道沈溺也。援，助也。）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illegible]翰曰：道不遇，曾而見輕也。）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善曰：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illegible]女樂，不聽政，孔子遂行。[illegible]）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善曰：史記曰：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illegible]）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魋，音頹。善曰：史記曰：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以仲尼之智也，而（五臣本有屈字）屈厄於陳蔡；（善曰：史記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善曰：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善曰：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善曰：文子曰：[illegible]莊子曰：[illegible]）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善曰：周易曰：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濟曰：彌綸，猶經綸也。理也。言時君不能用之，使貫理於俗也。）應聘七十國，而

不一獲其主善曰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也向曰經歷天下應聘七十國君[illegible]不得其主而運不合也驅驟於蠻夏之域善曰蠻謂蠻楚也毛詩曰蠢爾蠻荊夏謂宋衛也公謂魯侯也卿謂季氏也列子曰孔子[illegible]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翰曰孔子道不行於時九夷與蠻也夏謂中國也公卿謂受屈於季氏陽貨於陽虎而[illegible]公卿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己養高勢動人主善曰史記曰伯魚生伋字子思孟子曰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伯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illegible]曰體者四支股肱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以其聖人之體微以[illegible]德也[illegible]語晉叔向曰[illegible][illegible]以封己[illegible][illegible]子思孔子之孫也言子思[illegible]先聖之道欲先聖之體然而未至聖道但[illegible]已養其高名[illegible]以高勢動於諸侯也[illegible]其貞不如孔子而時君反信之[illegible]子思[illegible]德不時君[illegible]運命[illegible]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

而造門雖造門五臣本無雖字[illegible]造門二字[illegible]子思[illegible]天下[illegible]門而[illegible]或有不得[illegible]賓客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也猶有不得賓者焉[illegible]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五臣本[illegible]字[illegible]子夏孔子[illegible]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illegible]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善曰[illegible]子夏孔子弟子[illegible]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illegible]語注曰不得有非間之言者也[illegible]曰西河魏名也肅敬也[illegible]其也言西河之人敬子夏而歸附其德比其賢於孔子而人不敢[illegible]非其言其道不如孔子而人信之蓋運命使之然也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五臣本作世字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illegible]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

過乎善曰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漢書曰是天子亦疎之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於天子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揚雄反騷曰[illegible]湘纍也銑曰言此二人不達運命之理所為太過也然故曰[illegible]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翰曰遇窮厄之時其心不怨處重任之地其心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善曰漢書贊曰道不可屈身可[illegible]濟曰抑卑屈損也言身可以受卑損者以待其時也是屈原賈誼不能待於運命而自損其身者也不可損者[illegible]以彰君之過遇運命之理也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翰曰失位則可排運命而忠貞之名守之如一不可奪也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

斯為淵焉善曰管子曰水有大小出之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之曰川出於地而不流命曰淵水也銑曰水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善曰[illegible]不[illegible]東[illegible]端[illegible]天[illegible]地[illegible]淮南子曰大水若[illegible]天不可[illegible]實不可[illegible]傳曰公[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周易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illegible]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五臣本作[illegible]字善曰晏子[illegible]晏子曰[illegible]久[illegible]管子曰[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夕[illegible]其[illegible]也晏子[illegible]仁也[illegible]式[illegible]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善曰[illegible]而[illegible]古[illegible]之[illegible]違[illegible]玄[illegible]人[illegible]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善曰[illegible]秀出也[illegible]衝之物不得[illegible]良曰木高

出於林上者故風吹而先折也濟曰岸側有堆阜而出於岸侵入於水者故水流必先衝之也湍衝也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善曰史記曰商君說秦孝公曰夫有高人之行固見非於世也向曰德行高遠出乎羣倫故衆人嫉妬共爲非斥亦如木秀先折堆出流衝也前監五臣本作鑒字不遠覆車繼軌而五臣本作然字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善曰毛詩曰殷鑒不遠晏子春秋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也班固漢書贊曰遊目詒於丹阱自與殺身成名者也良曰前鑒謂行高也直之人皆見非斥以成罪累如車之既覆後來者復蹈其跡而志士猶志而不悔執直而不失者何爲哉非所以好其死而惡其生者將以遂其志而成君王之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善曰家語曰不覩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銑曰言衛君之敗以逆忠直如涉風波之險道恐墜溺而死矣冒衝也途道也求成其名而歷誹五臣本與此字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

文五十三

十七

之蓋有筭矣善曰司馬遷書曰下流多謗議蒼頡篇曰誹謗也翰曰言忠直之人冒險阻歷謗議於當時所以甘處危亡之地蓋有善計而進於君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善曰論語子夏曰商聞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之命西京賦曰不邀自遇翰曰言道之將行命與貴合伊尹用於殷爲呂望用於周文百里奚用於秦穆公張子房用於漢高祖也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善曰論語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向曰道廢命賤豈獨君子羞恥之而不爲政乎蓋亦知爲之而必不得也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善曰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

善曰不及爲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蘧蒢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銑曰希望也蘧蒢口柔也戚施面柔也言人有所作望得於世苟且求合同其心懷輕薄諂佞之性而語貌諂佞面柔和以求取於人惡也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仰伏也鄭玄毛詩箋曰蘧蒢觀人顏色而爲辭故不能俯又曰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史記曰蘇秦嫂逶迤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銑曰其尊貴之人則俛仰媚取其顏色而進行於勢利之中也逶迤行皃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善曰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淳于髡曰鄒忌之言其應若響之應聲也翰曰貴人之意所爲者無是非好惡皆順而讚美之其如流之順也貴人之言無可否得失而隨恐對之如響之應聲也以闚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善曰居易曰變通者時者也良曰闚看衆以爲精神之明盛者向而附之衰者背而去之以此爲見變通之妙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善曰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乃踰梁山邑

文五十三

十八

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焉廣雅曰脫遺也毛詩曰棄予如遺鄭玄曰如人遺忘物不省存也翰曰言其逐勢所集如人趨市以求利也失勢者則棄之如人脫遺而盡之也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善曰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得與亡孰病也家語子貢曰與其俱失二者孰賢鄭玄儀禮注曰賢猶勝也向曰其言謂逐勢利之人有言也言立忠直之名而身致危亡困辱失其官爵者也而我苟順人情以取悅媚且全其身以存其榮則名與身孰親言身可親也忠直之名不可近也得與失誰賢言得者賢也榮與辱誰重言榮者重也孰誰也珍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五臣本作也字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冒貪也良曰絜謂絜飾使其僕絜車徒謂車馬侍從也脈脈然自以爲得矣善曰爾雅曰脈脈相視也銑曰脈脈驕詐貌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善曰尸子曰我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史記曰中潏

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莊子石曰費仲惡來革夫鼻決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死牧之野 翰曰言其但見龍逢比干忠諫而死以爲不如惡來勢愛寵以全其身則不思飛廉惡來之詐佞竟以誅滅矣族謂家族皆誅也 蓋知伍子胥之屬鏤燭婁力俱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 善曰左氏傳曰吳伐齊越子帥其屬以朝焉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王聞之賜之屬鏤以死杜預曰屬鏤劍名也左氏傳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所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也 向曰費無忌楚之讒佞人也譖害賢良昭王誅之夷滅也言邪佞之人但知子胥忠死以爲不如諂佞以全乃不戒慎無忌諂媚以見殺也 蓋識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 善曰漢書曰汲黯爲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爲主爵都尉又曰上以張湯爲御詐面欺使使簿湯湯自殺者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以厚葬爲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 銑同善注

蓋笑蕭望之跋蒲末躓竹利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 善曰毛詩曰狼跋其胡載躓其尾毛萇曰跋躐折挫也跋躓以縊自縊而死也蕭望之爲太子太傅元帝即位望之以師傅見重遭石顯譖言奏令車騎圍望之第乃對曰吾任將相年踰六十矣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大驚曰殺吾賢傅此爲折挫於前也而後邪顯笑之後成帝立以石顯譖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不食在道而死後之邪臣又不懼見前事皆復爲之也石顯病死而言絞縊者誤也 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 善曰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辭杜預注曰諸侯之臣曰陪臣也 翰曰言人立身在於有道不在富貴也周幽王厲王之無道雖爲天子不如仲尼有道而爲陪臣也 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

閑其門也 善曰漢書曰拜王莽爲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爲大司馬揚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曰董仲舒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也 向曰王莽董賢皆憑朝寵弄權勢者也揚董皆儒學才藝之士也言其守靜其門閑然不喧雜也 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 善曰論語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家語曰原憲宋人字子思清約守節貧而樂道也 向曰四馬曰駟也 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五臣本有水字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 善曰桓公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 濟曰人之爲實理者則執杓飲水於河中則河水雖多所飲不過滿腹棄室於雨中則雨水雖廣不過濡身而已此各知分守理者也過此已外必不取受濡濕也受取也 其爲名乎則善惡書于五臣本作於字史

策毀譽流於千載賞五臣本作夫字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 善曰商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惡千載之積毀也 賞罰灼明也 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 善曰蜀都賦曰庶觀之好悅目之娛 翰曰言人爲善惡流於千載豈可苟從一時耳目之爲娛乎言不可也 譬命駕而游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 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師也 向曰此五都天下所湊會之處 褰裳而涉汶問陽之丘則天下之祿如雲矣 善曰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公羊傳曰莊公會諸侯盟于柯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如雲言多也 銑曰褰舉也涉度也汶水名也水北曰陽丘山也言汶水北山之下田壤良沃此則知天下禾祿如雲之多 椎追直紒五臣本作髻字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 善曰漢書曰尉佗魋結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頭結張揖上

運命論

妹賦注曰紒髮後垂也紒即髻字也于子正文引此而爲髻字漢書曰漢王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又枚乘上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知海陵之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毛萇詩傳曰京丘也鄭玄曰庾露積穀也　翰曰推轉以變向後爲曹孟南人爲之也此比殷肆而使其守倉但見倉粟積多如山如坻在前矣然非其有也敖陵海陵並倉名坻小渚也

扱五臣作揷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余璠煩之珍可觀矣　善曰爾雅曰扱衽曰襭廣雅曰扱插也並初洽切淮南子曰鍾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許慎注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　向曰衽衣襟也言插衣襟以登山也鍾山藍田並山名皆出美玉也夜光璵璠美玉名也

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　善曰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嗇其大寶喜讀曰愛也寶身也風驚塵起背惡積而覺生塵散而不止背生而不滿也　銑曰夫如是五觀之貨沉溺之務倉粟之積珍寶之美爲衆多也而爲己之所得者甚少豈向爲志且苟貪求祿賄貨者也蓋須益於主而利於人也　翰曰夫人立身之本在於守淫而行其道棄去其邪惡是愛身也若其重務利邪不害身則是不愛其身而愛其神也且有身安後安神既不愛其身空愛其命有如風驚塵起一散而塵不復上矣嗇愛也

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　善曰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生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爲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書曰五刑以成三德也　良曰六疾謂人稟陰陽風雨晦明六氣而生失度則爲疾矣爲人臣者失道亦如之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言其爲邪罰而五刑常隨後也

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踈分榮辱之客主哉　善曰言弃競之俗禍敗若此而乃自以爲審見身名親踈之理妙分榮辱客主之義哉言感之甚也　銑曰言邪佞逐利之人其利害攻劫爭取之事常在其左右豈可自以爲能見親踈分別其客主哉言非也客主榮祿也以榮爲主以辱爲客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　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爲非曰義

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　善曰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爲天下捄救暴寡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也

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翰曰古之所以入仕者以官爲行義之本不以祿爲利而貪其官位也冒貪也

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　向曰謂得官位也

原乎天人之性核胡革乎邪正之分　善曰呂氏春秋曰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　銑曰原本也核考也

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　善曰鄧析子曰權輕重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呂氏春秋曰少多治亂不可不察也窮達禍福之門也

子曰爲善者[illegible]　[illegible]　故君子舍彼取此　[illegible]　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　[illegible]

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　[illegible]

車軸不轉而輪動焉故云執其中也以喻賢聖之人雖遇時各異而志節不改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詩傳曰燕安也翼敬也鄭玄云貽猶傳也孫順也言傳其所順以天下之謀以安敬其子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銑曰言明智安身貴其遠謀以安敬其子孫者良孔丘嘗為此事也哲智保安貽遺厥其也良孔丘嘗為此事也與孔子同志為友故云吾先友也子東之先也

辨亡論上下二首

善曰孫盛曰陸機著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也

陸士衡

翰曰辨亡者所以辨吳興亡之事也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善曰姦臣謂董卓也[illegible]曰王塗蕪穢周失其御法令日上[illegible]攻姦臣竊國命也良曰[illegible]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善曰[illegible]曰[illegible]帝紘頹皇綱[illegible]美新曰皇綱弛而未張[illegible]及安王室陵遲賢曰弛廢紊亂也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善曰[illegible]五臣本作蜂字駭起也羣雄謂袁紹曹操等也又興[illegible]起[illegible]高祖曰吾以義兵[illegible]誅暴之義兵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善曰吳志曰孫堅為長沙太守董卓專權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興兵[illegible]八郡[illegible]王[illegible]郡素[illegible]堅無[illegible]堅遇殺之[illegible]武烈皇帝孫堅也[illegible]雷電動電發[illegible]國也電發言威如雷電也堅起兵於荊州故云荊南也及權即皇帝位追謚為武烈皇帝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計五霆盪即速兵交則醜虜授馘善曰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者也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左氏傳魏莊子曰晉侯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夷羿收之以為己相杜預曰夷氏也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詩曰仍執醜虜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也向曰言孫堅權變之略為當世雄伯也紛紜言多也夷羿古之善射者也醜眾也虜服也言其威稜則雖善射者必震盪而懼出兵交戰則賊眾咸服而授馘也馘謂殺而割取其耳以計功數也遂掃

清宗祊搢蒸禋皇祖善曰毛詩曰祝祭于祊毛萇傳曰祊門內也[illegible]爾雅曰冬祭曰蒸尚書孔氏傳曰精意以享謂之禋皇祖謂漢祖也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翰曰皇祖謂漢祖也祊祭於廟門之旁也於時雲興之將帶州飆起之師跨邑良曰雲興言多也師兵也帶州跨邑言天下皆是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眾霧集善曰毛詩曰闞如哮虎尚書武王曰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翰曰哮闞虎聲也言兵勇如虎之怒如風之驅也能羆亦猛獸霧集言多也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善曰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illegible]國語曰戮力一心賈逵曰戮力并力也左氏傳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又眾仲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預曰恃兵則民殘也又曰怙亂者無[illegible]良曰言[illegible]雖以義舉兵[illegible]力以安漢室然各包藏禍心欲行[illegible]亂[illegible]阻兵恃亂[illegible]也[illegible]或師無謀律喪威

[illegible]曰[illegible]否臧凶[illegible]律也[illegible]師出以律[illegible]向曰言羣雄之兵或無謀策之法[illegible]敵也銳執師[illegible]以律[illegible]失其[illegible]忽[illegible]戰[illegible]失其威也[illegible]以[illegible]敵也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五臣本作見字善曰吳志曰權稱孫堅忠壯[illegible]銑曰言羣雄忠規武節未有如孫堅之盛也著盛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善曰吳志曰孫策字伯符堅長子也[illegible]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良曰沒死也長沙桓王謂孫策也策有逸才命世而出也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眾善曰范曄後漢書[illegible]曰[illegible]業謂父業也向曰謂以少兵犯多敵也翰曰招攬謂收集也遺老謂堅之舊臣也述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善曰左氏傳臧武仲曰君討鄭叛貳而[illegible]之叛而伐之柔服也二者[illegible]尚書曰震澤底定濟曰[illegible]

辨亡論上

言前敵雖有守堅城之將亦攻而破之前敵不敢交鋒刃而與戰也 銑曰柔安戢致也言叛者誅之服者安之而江外致安也 良曰脩飾謂理其兵也翕赫盛貌也

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善曰周易曰先王明罰飭法 翰曰國貴曰以威德

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善曰吳志曰策以彭城張昭為長史 王珏曰漢書曰班伯請所賓禮皆名豪 又述曰賓禮故老 吳志曰策從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 翰曰交雜也御用也

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向曰彼二君子謂張昭周瑜也

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善曰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五臣本無而字 瑜又盱孫策蓋以類聚等契相合而同氣也 用此一賢親而信之則江東多賢上而來也 翰曰言張昭周

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

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 又曰以干紀也 又曰無或如叔孫之干國之紀 又曰曹公與安國之紀也門郎者私言 善曰吳志曰策與王朗議曰欲以大船 孫策為會稽太守 呂氏春秋 達言曰鑾台 閣 濟曰皇輿帝車也夷庚者也 言欲襲取許都也帝宮也 十三

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善曰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挾天子以令天下 五臣本無而字 左氏傳伍員曰以夏配天不失舊物 向曰挾持天子以號令諸侯清其帝室天步謂帝室也 龍反正也

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善曰漢書曰諸侯宗室見都側目 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向曰戎車兵車也次謂次於路也側目言懼其威 中世而殞謂孫策不成大業而死也

用集我大皇帝五臣本作乎字

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因於令圖從政

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善曰吳志曰權薨謚曰大皇帝 國語樊穆仲對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諮於故實 史記曰宣王即位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 良曰大皇帝謂孫權也 言天用集會其命於我大皇帝也 向曰言孫權以奇異英雄之蹤繼父兄超逸之跡聖智之心因成善謀也 執跡謂父兄之遺風也

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善曰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班周王命論曰信誠篤固 翰曰咨謀播布憲法稽考也 銑曰篤厚也言其志敦厚而堅固也申重也 疇咨謀議也 俊茂謂賢人也 善斷謂所作不疑而必成也

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善曰周易曰束帛戔戔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 濟曰束帛以聘賢人 丘園謂隱逸之處也 五臣本作乎字 翰曰旅陳也 招之以旌命使者交於道路 州郡旌命招之 故使者衝之於塗也 塗道也

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湊猛士如林善曰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 丈子曰羣臣輻湊 漢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毛詩曰其會如林 銑曰輻湊謂如車輻之湊於轂也 言士之徒如林 豪傑之士聞其光輝如影隨形 用賢之聲皆來

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善曰吳志曰權待張昭以師傅之禮 又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 為武威將軍 南郡太守 三國名臣序贊曰周瑜字公瑾 公瑾英達朗心獨見 披草求君 定交一言 陸遜字伯言 肅字子敬 呂蒙字子明 出能勸功入能獻替 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尚書曰命汝予翼 作股肱心膂 翰曰周瑜將也 陸公謂陸遜也 為將軍也 故不言名 呂蒙 類也

甘寧淩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善曰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 少有氣力 好游俠 又曰凌統字公績 吳郡人也 拜偏將軍 又

曰得曹士御諸右廿千人也領江夏太守蕩寇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為新都太守又曰朱桓字休穆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朱然字義封朱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為嗣為左大司馬右軍師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又曰徐盛字文嚮琅邪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幼平九江人也拜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又書曰丁奉字承淵為四方曰苦等十一人皆吳名將也 翰

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 善曰吳志曰諸葛瑾字子瑜……名臣序贊曰……以才學知名為重……少年為討虜將軍……門生手不釋卷……

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惇以諷議舉正 善曰吳志曰……

程下合書事具所撰用文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莫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進封劉陽侯遷太常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權拜揚州牧又遷大司馬又曰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鎮南將軍後拜上大將軍又曰虞翻字仲翔會稽人也權以為騎都尉又曰陸績字公紀吳郡人也權以為偏將軍又曰張惇字叔方吳郡人也權拜為車騎將軍……翻性不協……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又曰陸績字公紀吳郡人也……又曰張惇……

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 善曰吳志曰權以咨為都尉使魏……以敏達延譽 魏帝問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嘗欲東向乎珩曰不欲也曰何以知之曰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疑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吳之太子何所有耶答曰以不承命

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 五臣本作機字 善曰吳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曆數知風氣聞於郡中權以範為騎都尉又曰趙達河南人也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

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 善曰吳志曰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也……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也……

駱統劉基強諫以補過 善曰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又曰劉基字敬輿……

……謀無遺諝舉不失策 善曰……

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 善曰……

魏氏嘗 五臣本作嘗字 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 善曰……

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眾 善曰……鄧塞山名……漢陰漢水之南也……

羽楫萬計龍躍順流 善曰……

流言疾行速也銳騎千旅虎步原隰善曰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向曰銳利也五百人為一旅虎步言猛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言布兵陳於此處也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善曰包咸論語注曰衡軛也戎車武將所駕故以連衡喻多也喟然有吞江滸忽古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善曰毛萇詩傳曰水厓曰滸也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破退翰曰言曹操喟然不事有吞吳國平一天下之勇氣而周瑜為偏將擊之大敗走退也滸浦也宇宙天下也黜退也赤壁江口戰處也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善曰左氏傳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向曰喪失也轍車跡也言軍敗人亂遂失旌旗車行跡亂也收跡謂收其敗餘之衆漢王亦馮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

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善曰漢王謂劉備也備是漢景帝之後故依馬宮帝王之號也巴漢蜀中也壘軍營壁也蜀將關羽守荊州孫權襲破之殺羽備怒之遂伐吳備登馬鞍山吳將陸遜破備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圖謀也湘西荊州地也陸公即遜也西陵馬鞍山之東也大崩曰敗績劉備既敗走入于永安宮而劉備死故云絕命向同善注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善曰吳曆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數千人良曰後又續敗曹公軍於濡須水也臨川也摧銳謂摧其鋒銳也曹公懼而退走也蓬龍之戰龍孑輪不反善曰魏志曰張遼之討吳吳將韓當戰于蓬龍楚辭曰孑遺霸王旣計吳王逸曰蓬龍山名也公羊傳曰晉敗秦於殽匹馬隻輪無反者向曰吳將韓當又敗魏軍於蓬龍之山孑隻也輪車輪也言大敗隻車不還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女六財匱曰濟衄縮也匱乏也而吳莧五臣本作莞字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

氏乞盟善曰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之貌左氏傳曰隨公猶在而欲求好於鄭又曰鄭伯乞盟請服向曰莞然笑貌示寬舉也請好請和也漢氏謂蜀也乞盟謂乞為盟信不相伐也謂蜀畏懼也遂躋天號鼎跱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善曰方言曰躋登也漢書蒯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之計莫若三分天下鼎跱而立其勢莫敢先動也銑曰孫權承從天命升為尊而與魏蜀三分鼎足而立也跱足也屠裂也庸益蜀都也裂分也言吳共以淮漢二水為界兵水涯也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表外也善言其土地廣遠也翰曰百越地名括通也括約束也南取百越之地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善曰八代三皇五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蒐閱也蒐與搜古字通三王夏殷周也銑曰宇內既平講論禮樂以見成功也告類上帝拱揖羣后善曰向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也向書曰輯瑞于羣后典引曰欽若上下恭揖羣后

向曰告類祭祀也帝天也拱揖羣后羣諸侯示與事也虎臣毅卒循江而守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尚書伍被曰彊弩臨江而守之良曰虎臣言猛也毅卒言勇也長棘勁鎩殺望飆必遙而奮善曰蒼頡篇曰棘戟也說文曰鎩鈹有鐔也楯依也亦曰長刃矛刀之類也翰曰棘戟也鎩刀類飆風也奮振動也望風而動者勇於戰也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善曰尚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國語曰管仲對桓公曰四民者勿使雜處濟曰內史過曰百官也四民士農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化協殊裔一巨衣反風衍遐圻一圻方千里也善曰左氏傳曰天子之地一圻杜預曰圻界也言風教及遠也翰曰協合也裔夷狄之國也衍行遐遠也有界也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善曰左氏傳曰晉人使子貢對鄭使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向曰俾使也一介行人獨使也域方也言宇內清平不用戎馬遣使而撫巡於方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鄭玄曰每

與爲一朋也　銑曰巨大也象獸名也逸駿良馬也　言公孫淵隔阻之外於外國也被須也謂貢獻也　明珠瑋寶耀五臣本作輝字於內府善曰周禮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　良曰瑋美也府庫也　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善曰漢書曰夫躬曰獵重跡而卿至　續曰珍瑰奇玩皆寶物也重跡謂貢方貢獻多而至爲之跡重疊也應響言歸君命速也　輶由軒騁於南荒衝輣萌息於朔野善曰揚雄荅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　班固漢書述曰戎車七征衝輣閑閑　字書作轉樓也　衣義曰輶兵車名也蒲崩切　翰曰輶輕車也騁行也荒遠也言使輕車行使安撫遠國也　衝兵車也息止也朔北也野置不用故也　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善曰難蜀父老曰今割齊民以附夷狄　齊等也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　君子門夫一曰直戎馬十乘不豫雜曰事變也　向曰齊民百姓也晨服謂晨裝戎服以當不虞今則無之此乃帝業之固也　聖圖　大皇既沒幼主涖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

選卷五十三　三十一

善曰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立爲太子權薨即尊號　書曰姦宄　吳志曰孫綝狼肆虐　吳志曰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也孫綝使宗正孫楷迎休即位謚曰景帝　毛詩傳曰聿遂也　翰曰大皇權也泣臨回邪肆縱也　言幼主臨朝姦邪恣虐乃發景帝也　會稽王立權子孫休爲景帝　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善曰朝無闕政公羊傳曰深文　翰曰虔敬也　守文之良主也善曰王之體守文　王之法度也　良曰守文王謂孫休也　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善曰吳志曰孫皓降晉晉賜號歸命侯　尚書曰尚有典刑　毛詩曰召彼故老　良曰歸命之初謂孫皓初即位之時也故老謂老臣也　皓即位十六年晉武帝伐吳皓乃降晉晉封爲歸命侯　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善曰吳志曰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荊州牧　又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遷爲左丞相凱上表諫皆指事不飾忠懇　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　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史記趙簡子曰大夫在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謇謇　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　濟曰陸公謂

陸抗也機之父故不言名　熙興也　向曰謇諤正直也　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善曰吳志曰施績字公緒累遷平軍督領盜賊事持法不須拜左大司馬　吳曆曰范慎字孝敬廣陵人也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孫皓以爲太尉　良曰施姓也績名也　丁奉五臣本有離字離斐以武毅稱善曰吳志曰丁奉字承淵盧江人也少以驍勇爲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鬭常冠軍每斬將搴旗身被創夷　丁奉是一人但字不同　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爲司徒司空　吳錄曰丁固字子賤會稽人也初爲尚書夢松樹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當爲三公卒如夢焉　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爲仁　樓五臣本作婁字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善曰吳志曰樓玄字承先沛郡人也孫皓用玄爲宮下鎮禁中候主殿中事　又曰賀邵字興伯會稽人也孫皓時爲中書令領太子太傅　故曰總事所統　五臣作總領　元首雖病股肱猶存善曰尚書大傳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選卷五十三　三十二

向曰元首謂孫皓股肱謂上所述諸公也　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五臣本作土崩字　皇家有土崩之釁善曰秦更名民曰黔首　史記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謂之瓦解　又曰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　良曰葉代也瓦解土崩謂亂也　曆五臣本作歷字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善曰曆數天命也王師謂晉師也言晉躡其運數而發也　王隱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向江西龍驤將軍王濬巴蜀之卒浮江而下　向曰言曆數天命應其攻化而爲微弱也　乃躡運數發兵而伐吳也　卒散於陣民奔于邑五臣　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善曰過秦論曰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　銑曰吳有堅壁高山大川之固而爲晉所取若無藩籬溝阜之勢言易取也溝小渠水阜小山也　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善曰

工輸班古之巧智人也作陵雲之梯以攻宋城將必取也城貝也晉大夫智伯攻趙襄子襄子走保晉陽城智伯乃引汾水灌之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也 敵射也言吳非有此事而自亡者蓋爲君不明而有毀臣下之心故也 翰同善注 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宋人乃懼遂及楚平史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爲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 向曰隊謂兵之部伍言吳亦非有此患也銑注同 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莒恃其陋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于寶晉紀曰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入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輿櫬降于濬 翰曰浹辰十二日也夷滅也言晉軍之至不經十二日而吳之社稷已滅 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 善曰襄陽記曰張悌字巨先襄陽人晉伐吳悌逆之吳軍大敗諸葛靚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牽之悌垂泣曰今日是我死日也靚遂放之爲晉軍所殺韓子有孤憤篇司馬遷書曰世又不與能死節者也 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 善曰向時謂太康之役也曩曰謂昔日之曹劉也 良曰曹劉謂曹操劉備也言其將皆有雄略固非晉一世所能選及也言晉不如曹劉也 銑同善良注 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 五臣本作阻險字 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向曰符法貿易詭變趣事也戰守之道自有古法且吳阻險之間尚亦未改然昔者曹劉之衆勝於晉兵而吳終成帝業今晉師不如曹劉而反敗吳國成敗易理古今事變何也則彼此政化有殊而授任異以有疑之故也彼謂孫權時此謂孫皓時言孫權任人不疑皓用人有貳也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奄 五臣本作掩字 交廣 善曰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德毛萇詩傳曰奄覆也 翰曰漢氏謂劉備也 銑曰交廣部名 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

怨矣 五臣本無矣字 善曰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毛詩序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怨 良曰曹操好殺戮故云虐深民怨 劉公因險以 五臣本無以字 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 五臣本無矣字 善曰淮南子曰僞之生飾智以驚愚續漢書吳祐曰遠在海濱其俗誠陋也 濟曰劉公即備也言因其險阻得以飾其智也可謂功少而風俗敝陋也 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 五臣本作深字 遠矣 善曰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向曰太祖謂孫權也 銑曰懿厚也言權有厚度量也 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 善曰論語曰子曰見善如不及謝承後漢書曰延篤遷京兆尹視民如子 翰曰如不及若渴者急之也恤憂也稚子小兒也 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 善曰吳志曰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司馬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江表傳曰權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潘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此二人卿荊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俘皆擢爲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無古人之量邪使親以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爲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咨之毛萇詩傳曰識用也 良曰盛德之容謂禮節也罄亦盡也丹府謂赤心也 濟曰戎行謂兵行伍之間也虜獲也 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 善曰吳志陸機爲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江表傳曰曹公入荊州周瑜夜請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事實今以實較之不過十五六萬軍已久疲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曰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軍後援也 向曰敬心恤憂也欺欺我也言權推誠心信於人士不憂前人

有歎　銑曰不虞難貴臣權勢所偪也　翰同善注　良曰悔
昔公入荊州擁盡忝武衞之兵以寄益周瑜之軍也悉盡也武
衞謂擁之親近宿衞之兵也
卑宮菲食善本有食字豐功臣之賞披
懷虛己納謨士之筭善曰論語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焉
曰菲薄也漢書曰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己問羣　濟同善
生向曰披張也虛己者亦猶處器將容受其物也言權開張
其懷虛己受納
謀臣之計也
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
致五臣本作效命善曰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也周瑜薦肅
才宜佐時不可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甚說之
衆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
時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孫權遣步騭為交
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為左將軍燮遣子廞入質
翰曰同善注故去一面自託也士燮常嫌險阻以效其命也
效致
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善曰吳志曰張昭為軍師權每田獵
嘗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
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

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何權謝昭曰
年少慮事不遠慙君然猶不能已　向曰張公謂昭也賢諸
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善曰諸葛瑾事未詳也　銑曰諸葛謂諸葛瑾也情欲女子之屬
也
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善曰吳志陸遜上疏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
賦息調權報曰君以為太重然亦何利焉但不得已而為之耳
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所不安令損
益之　翰同善注
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善曰吳志曰權既為吳王歡宴之
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
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
以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
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之　良曰同善注誠亦諫也三爵
謂醉後也
誓戒也
屏氣跼局蹐脊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
善曰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毛詩曰謂
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甘以育凌統之孤
吳志曰呂子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療護者萬方
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欲數見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壁

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唶夜不能
寐病小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自臨視使道士於
為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
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　濟曰子
明呂蒙字也同善注屏氣跼蹐謂恐其知聞而覺勞苦
使其勞也滋謂滋味也損謂減行也　向同善注登壇
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善曰吳志曰
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
事勢矣又曰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
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　銑曰登壇
謂權即帝位也慷慨雄壯之貌言即位之時顧謂羣臣歸功於
魯肅也魯子敬肅字也　翰曰同善注此則棄
人惡言信其忠節者投謂棄也子瑜諸葛瑾字也是以忠臣競
盡其謨五臣本作謀志士咸得肆力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又曰肆陳也
翰曰肆用也
洪規遠略固不厭於豔夫區區者也善曰言其規略宏遠
不安茲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
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方言曰區區安也　良曰區

區小也言權大規遠略固不安此
區區小國者并欲一統天下故也
故百官苟合庶務未
遑善曰論語曰子謂衞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　向曰遑暇也初都建業
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
何宮室輿服蓋慊苦簟如也善曰[illegible]書文帝曰[illegible]建太子[illegible]
不足也　銑曰建業郡名天子謂權也初都建業羣臣請權
即天子位而權不許也謂我何者言天下以我無心存帝業矣
居宮室車服蓋
如不足慊也
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
缺粗五臣本作麤脩粗略也才古切善曰粗古麤字也韋昭漢書注曰
濟曰中葉謂權之時天道人
事既定謂三國各據一方也則百
法度儀有所缺失者粗得增脩也
雖醲化懿綱未齒乎
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善曰杜預左氏
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
之化美政之理以繩羅天下尚未可齒於上代帝王之跡然至
翰曰言雖醲醲

其體國理人之事亦足以爲政化也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幾近也韋昭國語注曰沃肥饒也 向曰言吳地廣兵衆也帶甲謂兵也 銑曰練謂習戰事也器謂兵器也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良曰負恃也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翰曰封域謂疆界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善曰東觀漢記杜林爲晉洪與文帝書曰器爲中才與之治論語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也 向曰御理也敦率遺典勤民謹政銑曰敦勉率循典法也言借使中才之人能循孫權遺法也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五臣本無以字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 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

選五十三　三十七

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善曰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漢書項羽曰假與國之王也 杜預左氏傳曰相與友善爲與國也 良曰蜀助也與黨也言蜀雖爲吳之藩助爲吳黨國之明藥但吳之存亡不由蜀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善曰毛傳曰長轂兵車也五百乘也 濟曰其險狹無行車之路也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善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向曰開行陣不過千人亦言地狹難人衆無所施用也舳逐艫盧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胡成反 善曰漢書曰自尋陽浮江舳艫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柂處也艫船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 翰曰舳艫船也艦戰船也不過百艦言水狹也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善曰蛇以首尾救故動師百萬而無所施也 良曰劉氏謂備也陸公謂遜也喻于兵

法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至言劉氏伐吳之時陸遜比蜀兵爲長蛇者言其地狹首尾不得相救其勢合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善曰戰國策曰公輸班爲攻宋機械 翰曰謂吳朝臣見蜀亡恐禍將及吳或謀欲積石以遏江水令流迅以爲險阻機械兵器之總名也天子總羣議而咨五臣本作諮字之大司馬陸公公五臣本只有一公字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善曰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道其氣韋昭曰聚聚物也高山陵也下竇窪也 銑曰天子謂皓也節宣也皓問也 濟曰陸公即抗也抗言江水四瀆也細是施之理謂不可積石以險沉矣四瀆江淮河濟也宜通也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荊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善曰漢書

選五十三　三十八

晁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 左氏傳子魚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 向曰言彼此皆有機械也然晉人所長巧於陸戰若棄其所長以就水戰是屈其力也晉人又即先荊揚二州而爭我舟楫之用其不善用舟必速覆敗是天助我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建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彊寇重資幣以誘羣蠻善曰國語單襄公曰量資幣 戰國策曰荊軻至秦持千金之幣 中庶子蒙嘉 翰曰西陵督步闡叛吳降晉憑恃堅城以延晉軍也又重以幣帛招誘羣蠻同爲寇也寶猶堅也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善曰雲翔言衆也 戰國策頓子說秦王曰今兵不敢救趙也 雲合霧集不以大害意也 毛詩曰 者矣傳曰遵循也 向曰大邦謂晉也作此論之時吳亡機仕於晉故云大邦也 介將也築壘謂作軍營壁也導循也言晉兵守吳要害如帶帶束身也又以蜀中之兵沿江而下至於吳順流而下 陸公以偏師三

辯亡論下

萬北據東坑苦衡反　善曰東坑在西陵步闡城東北長十餘里陸抗所築之城在東坑上而當闡城之北其遺址存焉　良曰陸公謂抗也東坑謂海也　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踠於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　善曰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因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臨江距祐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窮夜遁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祐等引還抗遂陷西陵誅夷闡族左氏傳曰晉二十八年晉侯獻楚俘于王　濟曰反虜謂步闡也踠跡謂伏也北窺謂北歸也大半三分有二也　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曰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向曰言陸抗之謀誠於君也

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　善曰言少有寇盜之事也　翰曰自陸公一戰則烽燧罕警人不憂有警動而疆場少其寇難也　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駭驚也　良曰言陸抗亡沒之後而晉潛謀伐吳自此而始孫皓罪釁深積六軍駭驚也兆始也　夫太康之役眾未盛乎曩日之師　濟曰晉太康年伐吳言大康時伐吳兵眾不能盛於曩日魏蜀之師曩日謂魏蜀伐吳之時而吳敗之今晉兵不如魏蜀之師也　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善曰孫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於廣州殺廣州督虞授　翰曰言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無異於丁奉留平之難也　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　銑曰人之云亡謂陸公亡也殄盡瘁病也言邦家顛覆宗廟為丘墟者蓋以陸公亡而邦國之人盡病矣不其然與謂豈不如此也　易曰

湯武革命順乎天　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　善曰周易革卦之辭也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　向曰玄謂太玄經也言亂之極則有理出而見　言帝王之因天時也　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　善曰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翰曰天時五行王相孤虛之屬　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　言為國之恃險也　善曰周易坎卦之辭也　向曰恃險則地利也　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　善曰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言守險之由人也　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　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參而顯其所參則惑矣　翰曰孫卿趙人也其書言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並用也參三也　因謂孫卿所謂合其三者也合天地人　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

舍其參者也五臣本作捨　良曰捨其天時人和三者之理也　夫四州之萌　善曰萌與氓同　翰曰四州荊揚交廣也萌民也　非無眾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　善曰俊謂賢智之人也　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　翰曰勁利之器謂兵器也　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　善曰一本無者字　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　善曰言用之者失其人也　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有懿之德不善經國故以先王謂古先帝王也　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人之謀　五臣作人　慈和以結士民之愛　銑曰誘進也俊人謂賢人也士民謂百姓也　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眾

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 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盼之義授圖于黎元也 翰曰上行其憲而及於下下奉其勤以至於上上下和而君臣之道於此雖危亡患難之事蓋不足憂也 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蔪蔪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亡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 向曰言人君能使上下和一而君臣不疑者故能安社稷固土宇則長無喪亡之憂也若殷周長有正道則無此悲愍之事也愍傷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三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四

論四

五等諸侯論 善曰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翰曰蓋論其興廢利害之事也

陸士衡

夫體國經治先王所慎 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嘉曰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 創制垂基思隆後葉 善曰尹引曰慎命以創制諡語比考識曰以俟後聖垂基也 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 善曰左氏傳楚芋尹無宇曰天子有經略古之制也又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 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 善曰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為郡縣前聖苗裔靡有孑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略萬國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 銑曰黃謂黃帝也唐堯也五等之制自黃帝至于周室而不改易至秦由茲廢立郡縣而漢亦因之行而不改也 得失成敗備在典謨 善曰王肅書序曰古人之得失事之成敗書序曰典謨訓誥 是以其詳可得而言 向曰詳議也 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 善曰長楊賦曰以為帝業繇此而興 翰曰天下之大曠也重任也賢能曰讓遠也 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 善曰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翰曰以假借眾賢之力因羣賢之才所以分事而輕焉 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 善曰尚書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銑曰五長即五等也 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

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裁與財古字通周禮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漢所謂盤石之宗也銑曰維連也盤石大石也言萬國相連以固王室如大石之不可轉動也 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 善曰毛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也 向曰宗謂同姓者庶謂異姓者言二者皆能安此連城盤石之業也 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 善曰大方法也呂氏春秋曰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 翰曰綏安御理也 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 善曰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愛人利物之謂仁左氏傳欒武子曰季孫圖其身不忘其君也 濟曰是人之情皆欲如此其爲人君即不然也 安上在乎悅下爲己在乎利人 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於公無不利 良曰安上謂安居於人上者謂君王也 故易曰說以使民民 五臣本作人人 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 五臣本作利之利也 善曰周易先卦之辭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 銑曰人已失利而後利之不如在利之時因更利之則其利豐矣可謂重而不貴也 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 善曰孟子謂齊宣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銑曰古賢君樂以己之樂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也鄭玄儀禮注曰食勸強之也 向曰厚樂之事豐利之賞與天下共分饗則國之不理與諸侯同憂乃理矣危害與諸侯共除乃安也 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 善曰呂氏春秋曰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博利博義博則無敵也毛詩曰憂深思遠也 翰曰博廣篤厚遠長也憂深謂憂天下之深也 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 五臣本無矣字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鄭玄曰大人諸侯也謂也 向曰子孫相承不絕曰世及猶播也 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 善曰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之也 銑曰南面之君謂諸侯也 九服之民知有定主 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也 良曰九服天下也 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 善曰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庶民則百姓勸鄭玄曰子猶愛也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鄭玄注曰體猶親也 濟曰上之視人如愛己子下之信上情相連結也 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 翰曰立諸侯若國理則足以共敦風化也王室道衰則足以相援以禦殭暴也 故强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 五臣本作民字 無所寄霸王之志 善曰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漢書宣帝曰漢家本以霸王道雜之 向曰言分理各定人無爭也 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 善曰毛詩序曰下衆思治也萬邦諸侯思共治之謂各整治於國則天下皆安也 銑曰言天子國安由主尊賴羣后之圖身 良曰諸侯謹敬以事天子則圖身之本羣后諸侯也 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 善曰目網目也以喻諸侯天網以喻王室也營布居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呂氏春秋一引其綱萬目皆張廣雅曰昶通也 濟曰言諸侯理萬邦則國安圖身則主尊譬猶網之目經營於四方開而張之天下網紀故網通矣 四體辭難而心膂 與力 獲乂 善曰四體亦喻諸侯心膂亦喻王室也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尚書君牙穆王曰作股肱心膂 翰曰四體四支喻諸侯也辭去也膂背也心背以喻天子也乂安也言諸侯能安四方以去其難而天子以獲安也 蓋 善本無蓋字 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 善曰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包氏曰三代夏殷周也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虞夏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屬統垂業[illegible][illegible]何如 向曰三代夏殷周也但有三不聞有四今云四者誤也 夫盛衰隆弊 五臣本作敝字 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

乎其人善曰漢書韓安國曰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也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也銑曰上殺寬仁下人懷惠其化則興上殺急下人怨其化則廢故去繫於人也原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善曰言法不可常明故有時在於必諒道不可常明故有時而或闇以諭盛衰廢興抑惟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諒信也娛萬切左氏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杜預曰涼薄也良曰原謹也諒朗也言事明猶不常故世及之制弊五臣本作敝字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善曰言諸侯世及而強其勢以為強禦之厚下而難制也毛詩曰曾是彊禦曾是掊克周易曰剝上以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杜預曰折其本也濟曰諸侯傳世之法故強禦而難制謂其盛盛而天子患之也厚封土地則失於末大而本折也漏失也言天子為本諸侯為末亦猶末大而本小則本必折也侵弱之釁遘自三季善曰言諸侯秉權而王室侵弱乃遘自三季也孫盛晉陽秋曰

漢書諸侯王表序曰秦見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國語賈逵注曰三季三代之末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翰曰遘起也三季謂殷周之末年天子無道則諸侯強者侵弱此釁起自夏殷周之末年陵夷之禍終于七雄善曰言七雄力政而王道陵遲也漢書張揖注曰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東京賦曰七雄並爭翰曰陵夷謂毀也七雄謂齊楚燕韓魏秦也言諸侯之道衰毀終于此時也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善曰夏后之鑒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曰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孔安國曰目所親見法之又明之也良曰成湯周公親見夏商興廢之事以為鑒戒也昭見也涉歷也文質相濟損益有物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濟曰文質亦各以取其宜也物事也故五等之禮五臣本作體字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善曰呂氏春秋曰等

步畝封畛所以一之也小雅曰封畛界域也銑曰革改也畛疆也隆者謂夏殷周也言成湯周公不改五等之體而封疆之制有盛也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善曰二王謂夏殷也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良曰夫五等之法不可更改也經猶經緯也言成湯周公豈好夏殷二王之風俗其所以不改五等之法而乃暗於理世之計乎蓋聖王之頤斷宜然也玩好經理也筭計也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五臣本作敝字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家語孔子曰丈夫之人困而主不懷下民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也殄絕也言不知百世之計可遠禦其止也愈差也殄絕也武之祀無乃殄乎翰曰懸遠也御猶止也愈差也言周禁五等非無弊也然三代之末雖有侵弱之辱猶差於覆宗絕祀也而秦去五等之制有土崩之困亦痛於周末陵夷之時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

非致治之具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賈逵國語注曰權稱也吳越春秋曰大夫種曰夫聖人之動順天道而制事也少禍謂世及之制權稱也翰曰經始謂立法之初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言法在多福慮其終蓋取禍少者不可謂諸侯必無亂也郡縣必不可以安天下使守其分人知其本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善曰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釋位以閒王政又叔向語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戴天子加之以恭銑曰天子有難則諸侯去位以匡王室使其安也王弱則憑其翼戴以為輔佐也不失其位也翼戴猶輔佐也及承微積弊五臣本作積弊細微積弊積其弊也王室遂卑善曰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善曰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漢書敘曰後嗣承序以經緯良曰祚福也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善曰東京賦曰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濟曰言諸侯翼佐天子則雖王室衰卑且使皇家之緒繼而不止天子

雖遭否塞其政必存豈非諸侯置磐石之勢使之然也紘綰繫止也神器天子位也降及亡秦其無道任術善曰史記曰商鞅見秦孝公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君曰吾不能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善曰言懲周以弱見奪自矜以力滅周也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善曰弱下之術前王所棄秦以為是故謂之智焉左氏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賈逵國語注曰尋用也翰曰同善注秦不封子弟亦如用斧縱其所庇蔭也吾所以不封諸侯者以弱下此制明之自實焉詒謀也國慶獨享其利主憂莫與其害善曰國語曰晉國有憂未嘗不恃史記范睢曰主憂臣辱良曰言秦獨據天下之利不封建子弟故國有憂難無人與之共恥苦也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善曰毛萇詩傳曰速召也毛萇詩注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仆也沛拔也揭見根貌也漢書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也向曰不必一道謂不公由奢侈暴虐則顛沛之釁實由不封建所致也其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為痛也善曰毛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銑曰言秦徒知五等有陵夷之患心暗於土崩瓦解之勢實有非常何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善曰左氏傳鄭子產曰令姬寶不競何人何罪又叔孫昭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濟曰競彊也國之令主十有餘世善曰左氏傳公陽夫曰為之令主楊雄連珠曰古之令王所以統天者不遠焉爾雅曰令善也然片善勤王諸侯必應善曰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也翰曰周室雖不彊然天下有一言勤於王事者欲定此者諸侯應之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善曰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振而矜之叛者九國震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何休曰振然也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也向同善注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恭楚頓其觀鼎之志善曰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不欲偪居取天下也銑曰同善注收用也晉為楚也頓猶發也此二君並盛欲偪周而取天下豈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善曰漢書曰公自武關入秦又曰使留侯勝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為也長行至陳西大澤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濟曰言周室雖弱諸侯秦之大崩衆豈有漢高祖項羽之徒能闚視關中而陳勝吳廣之輩敢發號於澤哉言周無此事也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五臣本弊作斃覆滅之禍豈在曩日善曰曩日謂古昔之時也晏龍周五等之意雖其無道且有諸侯共理其敝亦不見覆翰曰假使滅之禍在於昔日也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善曰漢書曰漢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向曰漢鑒秦狂故廣建宗室與秦之敝夫大啓侯王之輔以封子弟也境土踰溢不遵舊典善曰東京賦曰規摹踰溢翰曰舊典謂書之典制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善曰漢書賈誼數上疏陳政事又相疑之勢其所以安上而令下也又晁錯曰其支節不折必不安也銑曰賈誼上書云亂起於此以危國也晁錯又上言諸侯疾盛以為亂乃為帝削諸侯土地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善曰阻恃也良注同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善曰漢書曰擬諸者先反高氏謂淮南厲王長也陳豨兵起又反彭越韓信淮南則又反盧綰最親又反五等盧綰亡入匈奴數不數之漢書曰景帝時削吳又書曰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南楚趙亦皆反也翰曰勢足者謂地廣兵強故為逆也鉄若未止謂淮南衡山其士狹勢不足故為遲逆六臣謂燕王盧綰韓王信淮陰侯韓信陳豨燕王盧綰等皆反七子謂吳王濞膠東王印楚王戊趙南王濟北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等亦謀反

尚羽羸縲謂茅棗時去縲縶貴也

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 善曰皇祖高祖也尚都賦曰皇祖上馬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病甚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薛漢書鈔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爲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賤何乃復叛所求而反何也然黥當爲黔東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哀盜爲名常使吳吳王闕盜鑄其欲就笑而稱曰吳已爲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盜也 濟曰黥徒黥布也西京謂景帝都西京也東帝吳王濞也

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周易曰利用建侯行師也 良曰言漢所以諸侯爲亂者壤土廣大過於王也所以爲此非是建立諸侯以成累也

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 善曰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帝約恐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爲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曰以卜王爲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 翰曰呂氏之難朝士大夫皆外顧代王立之而社稷乃安此見諸侯所以爲漢室之援也

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 善曰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 向曰逮及也有名無實謂有王侯之名實無其國矣

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 善曰成帝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商王逢時爲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爲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 銑曰漢既削宗子不封其土而使王氏作威萬邦無諸侯之忌故王莽襲取漢易於拾遺物也

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 五臣本作侯字 善曰光武循遵師前莫之失也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尚書曰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也 良曰遵法也言光武即位又不封建子弟是遵覆車之遺轍也覆車之跡既遵其必喪也故比之喪家宿疾不亦宜乎

僅及數世姦宄充斥 善曰尚書曰寇賊姦宄孰與宄古字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曰以敝邑之不修寇盜充斥也 濟曰僅劣也言光武中興劣然至於數世而姦宄之陵內外充斥充斥言多也

卒有強臣專朝則天下風靡 善曰彊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世從俗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

一夫從橫而城池自夷豈不危哉 善曰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從恣意橫古橫字也 翰曰從橫謂亂也夷平也言一夫爲亂而城池已爲寇賊所平豈不危哉爲無諸侯之援故也

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 善曰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左氏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帶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 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莅政諸侯方命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頹叔桃子賓起 王命論曰闚于天位 向曰放命謂棄廢王命爲逆也干亂也七臣一曰蔿國二曰邊伯三曰石速四曰詹父五曰子禽六曰祝跪七曰蘇子三子一曰子頹二曰叔帶三曰子朝是皆爲亂王室者也

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 善曰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銑曰嗣王謂惠襄王以三子之亂棄國出奔也委棄也凶族即三子也皆爲勃逆僭即王位以據王城也天邑謂王城也

鉦征**鼙震於閫宇鋒鏑流乎絳闕** 善曰傳玄正都賦曰鏡鐃絳闕 濟曰鉦金聲也鼙鼓也閫宇謂四方也鏑兵鋒也絳闕天子宮闕也言王室微弱諸侯戰爭故令金鼓震動於四方而鋒鏑亂流于天子之宮室也

然禍止畿甸害不

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善曰毛詩曰覃及鬼方萇曰覃延也難蜀父老曰及臻厥
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曰靜以合躁治以待亂良曰言周雖
衰弱禍難至於近國患害不能延及於君也畿甸近國也晏安
也言天下安然以理出而待危而賴諸
侯扶持尚未至亡也謂惠襄之時也是以宣王興五臣本作興宣
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善曰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
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惠
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鄭伯見虢叔曰盍納王乎虢公
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
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
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於隰良曰
叔帶襄王同母弟也翰曰振起也
豈若二漢階闥暫擾
而四海已沸善曰階闥暫擾謂王莽也向曰言周封立
諸侯而王室雖弱不至覆滅豈若二漢宮城
之內暫亂而四海已沸也
階闥宮城內也擾亂也
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善曰
孽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
遂廢少帝為弘農王銑曰九服天下也所以朝入夕亂者言

速也蓋無
所援助也
逮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覩董卓擅權之
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善曰左氏傳子產答晉曰孤與二
三臣悼心失圖良曰億兆謂
天下人也悼
亦痛也
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
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
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
公九合諸侯濟曰曩時謂周時也匡正也合謂合諸侯之眾
以正天子之位也言
漢朝豈無此人哉
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
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善曰左氏傳劉子
謂趙孟曰子盍亦
遠績禹功而大庇民焉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
發者也漢書曰燕齊之閒萬士瞋目扼腕翰曰言漢所以亡
者豈無同時之臣匡合之志蓋遠大之功屈於時異謂時無諸
侯可以共為援爰雖有雄壯之心欲匡王室所見扼挫者迫於
位賤而勢卑人不服其扼腕謂怒而捉手也委
死也言烈士雖怒甚逆之人而終死於讎敵手也中人變節

以助虐國之桀善曰漢書張敞傳書曰公卿變節史記王歜
謂燕將曰今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向
曰中庸之人不能堅守忠義或有變節以助
暴虐之人矣桀謂其人暴虐比於夏桀也雖復時有鳩
合同志以謀王室善曰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
與劉信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
卓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兗州
刺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銑曰鳩聚也然上非奧
主下皆市人善曰漢書曰翟義立劉信為天子左氏傳曰
蔡公召子干子皙將納之子干歸韓宣子問
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共有寵子盍有奧主呂氏春秋
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濟曰奧深也言非深
沈知人
之主也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善曰范
曄後漢
書曰卓聞劉岱等兵起乃鴆殺弘農王翰曰師旅兵眾也班
次也言下皆市人故兵眾柔散則無關心何能有先定之次也
先定謂爭勇於
戰而先安其眾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五臣本
作殺字之
禍善曰文子曰用兵有五誅暴救弱謂之義漢書
班彪曰猥號雲合向曰謂逆從劫殺帝族也民望未

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善曰漢書曰翟義起兵乃
拜王邑為虎牙將軍以擊義破
之於是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矣漢書陳遵少許諾或
公子扶身從民望也濟曰人望謂望漢復安之心未改也
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善曰公羊傳曰諸侯世故國
君為一體也全或為令非也
銑曰世位謂子孫相傳也言其
子孫不必常有安全之勢也昏主暴君有時比迹五
臣
本作
跡字故五等所以多亂善曰曹子曰暴主昏君不可生
殺范曄後漢書光武詔敬曰
設實臣妖
比迹前列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良曰庸
用也雖或失
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
陟日用善曰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幽明良曰言天子有休明之德能黜
陟之理日
用於時也長率連屬咸述其職善曰禮記曰千里之外
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
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尚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
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所職也翰同善注言皆奉天

五等諸侯論

子休明之德賢述其職也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善曰左氏傳宋子魚曰又用諸淫昏之鬼 向曰君謂諸侯也言雖淫昏遞相防制故無所容過也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銑曰遞相防制既無容過何由不治理也苟

有以之興矣也故先代帝王有以諸侯而邦興也或衰陵百度自悖五臣本作勃字 善曰尚書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翰曰言天子且或衰微陵遲則百姓自亂法度悖亂也若且度法勃亂也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向曰鬻賣也賣官者下位故以貨準才貨多者其官高則貪殘之萌五臣本作氓字皆如群后也銑曰萌謂百姓言百姓貪殘富盛皆如群后諸侯也后君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良曰後之帝王見其鬻官貪殘之事或有廢封五等者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治善曰民安己受其利故曰為己 濟曰謂其為長久子孫計故思以思理郡縣之長為利圖物善曰物猶事也 翰曰謂其知不久居官故為乃貽圖之故云為

利而圖於百姓之財也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善曰企及進取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 向曰…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善曰修己以安百姓論語子曰修己以安百姓 翰曰績德以厚下修己以安民言少能及此事也 銑曰在安民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銳猶疾也 良曰銳利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善曰安民譽遲不欲侵之以利己 濟曰憚難也言衆皆為之故不憚也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進取名者故損實事以求名也 列子曰古有子曰子華善私名也 向曰謂致化之美日以損之名謂虛譽之名也所以為之而不止也 翰曰實謂致化之美以此事皆夙夜為之而不止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衆皆

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善曰說文曰嬰繞也 向曰此郡縣長所為如此五等諸侯則不然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善曰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銑曰後嗣思念先君如先起其堂上構以木則成大廈之屋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善曰漢書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 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 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 翰曰謂其知長久之計也膠固謂知膠漆之堅固也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善曰言八代同建五等而條短殊異賢者兩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 言秦漢郡縣之長雖賢者居治而功有優劣也 向曰言使諸侯並賢而理則諸侯以累世而功多郡縣長以數易而功少若遇愚鄙則諸侯以長久而過深郡縣長以受人利己遇其數易乃淺矣然則五臣本有將字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善曰八代謂五帝三王也

王也然此八代雖於帝各有文武之義也 崔實政論曰今既不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 論語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良曰一理謂合也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善曰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銑曰典謂法也曰思無邪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 秦廢先王之道漢封土地之大皆可一言斷之也

辯命論一首并序

劉孝標善曰劉孝標集云孝標字孝標集有自序曰…危生…左右…為…以自…故…著論 翰曰…坐…命…罔…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善曰主上謂梁武帝也 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麤醜無威儀嗜酒 長數曰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

辨命論

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善曰漢書梅福上書曰願一涉赤墀之塗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也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善曰莊子孔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爾曰天旨謂天子意也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善曰郭璞曰孫子荊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珪璋特達抱朴子曰雖士龍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邈今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善曰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也廣雅曰日者謂占日月歷數之任者卜祝謂主卜筮祭祝之辭也言輅之才器豈悖此者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善曰史記曰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然則五臣本無貴字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善曰左氏傳叔伯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閼烏葛紛綸莫知其辨善曰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也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司馬彪曰天折閼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綸葳蕤鄭玄儀禮注曰辨別也良曰天閼謂年壽不長也閼止也言年可止往而不通也紛綸言多也言人之所論者甚多也仲任蔽其源子長闇其惑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玄論語注曰蔽塞也論衡曰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隨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頡篇曰闇閉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蚤夭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此其尤彰較著也余甚惑焉者也翰曰王充字仲任司馬遷字子長並言貧賤富貴夭壽皆有命不在賢愚也源本也謂一言可以蔽其本也闇閉也謂閉人心之所惑也至於鶡五臣本作鶡字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善曰七略鶡冠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鶡為冠故曰鶡冠禮記孔子曰儒者蓬戶甕牖論衡曰夫命貴於天吉凶在乎時蜀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賈捐之曰石顯方乘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左傳閔子馬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向曰甕牖貧賤之居也鶡冠窮賤之狀也此言貧賤之命懸繫於天必有其運非貴高門謂富貴也譊譊女交讙五臣本作喧咋阻格異端斯起善曰蜀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譊譊讙咋之曰譊音奴交切讙音歡咋音阻格切論語子曰攻乎異端銑曰譊譊讙咋喧也謂言語紛爭不定貌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善曰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故曰論本在郭子玄作致命由己之論言吉凶由己故曰語其流濟良注同嘗試言之曰善曰莊子曰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杜預左氏傳曰嘗試之也翰曰事在人時理不可定故云試言之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善曰老子曰大道氾兮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之主王弼曰萬物皆得道而生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向曰任其生性故無主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善曰莊子曰孔子觀於呂梁見一丈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張湛曰寔然之理不可以智知其不可知固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銑曰物之生也任夫自然但見其形而不知其何以如此是由不見所生不知所至濟曰萬物所生皆得其所亦不知何為得所也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善曰周易曰鼓天下之動

者存乎辭韓康伯曰爻辭也爻以鼓動效天下之動也莊子肩吾謂連叔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典引曰沈浮交錯庶類混成 良曰道之無形則陶鑄萬物混而成之則不求功於萬物矣既不見道形亦非以道為力矣 **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 善曰老子曰亭之毒之蓋之覆之王弼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左氏傳呂相曰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 翰曰亭毒均養也虔劉殺也皆任自然也 **墜之淵泉**五臣本作深淵 **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 善曰墜之淵泉謂魚鼈之屬也升之霄漢謂羽族也言各稟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也淮南子曰鳥魚生於陰屬於陽故魚游於水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 翰曰皆不任自然所為非道之有怒悅也 **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 善曰莊子曰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曰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文言曰確乎其不可拔純常也乃比於狂又曰吾受其一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之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 銑曰蕩廣也寶物也確堅也純專也言道廣大萬物以之化生其理堅專一其化終不改易之也 **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若命之不可易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所受于帝行正不過得壽命也 **定於冥兆終然不變** 善曰相公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物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天地所不能變也 良曰冥昧也兆始也言命定之於冥昧之始不可變易也 **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 善曰西征賦曰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要聖哲弗能預也 **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 善曰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陸機弔魏武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 翰曰共工氏有力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言命運若來雖有此力無能抗捍魯陽公與韓構難戰日將暮魯陽公至援戈又曰為之退三舍言命將去雖以至誠不能感

留之臣謂御行之 **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為度韋昭曰舊漏晝夜共百刻哀帝有短祚之期故欲增之也 向曰言人命短者不可緩運於寸陰之間長者又不可急促於箭漏之內也皆盡於自然箭謂水中置竹箭水漏至刻以知其數也 **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 善曰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論語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賢聖所不能免也 **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 善曰尚書堯典曰放勛欽明又帝曰湯湯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記曰天乙立是為成湯呂氏春秋曰湯之旱焦沙爛石賈誼曰十日並出流金鑠石 銑曰言堯之大水九年湯之大旱七年故豈不聖明乎蓋天命也 **文公夔二**叔 **其毛宣尼絕其糧** 善曰傳子曰周公旦有聖德謚曰文毛… 美周公也狼跋其胡載疐其尾矣 毛萇曰… 書曰… 論語曰子在陳絕糧 良曰言進退有難亦命也宣尼孔子也孔子在陳絕糧亦命也

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 善以… 芣苢澤舄也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家語曰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冉耕謂伯牛也有德行而有惡疾韓詩曰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詩云采采芣苢之篇一曰芣苢臭惡之草集君子有惡疾道不通也 **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 善曰… 行化夷叔齊已古史考曰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修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傅子曰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輿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翰曰夷謂伯夷叔謂叔齊也

雖死也叔孫婦人也詠毀也　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　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人也馮衍顯志賦曰蠶婦嬉戲以遠贊兮庸庸之所識

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沉骸於湘渚　善曰史記曰子胥自剄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於江中史記曰屈原為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原賦離騷又離騷曰欽子楚之湘纍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也　向寫善注

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　善曰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傅以適去意不自得又曰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為郎也　銑同善注鎩殘也長沙地名皓白也

君山鴻漸鎩羽儀於高雲　善曰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山少好學徧通五經光武即位拜議郎給事中會議靈臺所處上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上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

向曰鎩羽殘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弋下高翼之鳥向曰言鴻飛自陸漸高以前仕子也鎩殘也言其為高所放而見殘於羽翼之中

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　善曰東觀漢記曰馮衍字敬通少有叔儻之志明帝以為衍材過其實抑而不用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也羽翮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　翰曰鳳起喻實德也摧迅翮謂帝不用也

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　善曰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　濟曰上之所述聖賢遭其時雖或有不遇而死豈是才不足行有遺蓋天命也

近世有沛國劉瓛　桓瓛弟璡　並一時秀士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人少篤學博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白此不復仕永明初卒璡字子璥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璡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卑官射聲校尉卒宮吕氏春秋曰帝辭耕於歷山秀壯從之　良曰近世謂齊朝

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楊震字伯起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禮記有儒行篇　向曰言劉瓛與震同故言關西孔子謂進也

璡則志烈秋霜心貞昆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　善曰范曄後漢書孔融論曰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秋霜爭高可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岧岧郭璞遊仙詩曰高蹈風塵外　銑曰崑山名出美玉亭亭高貌也

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　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翰曰衡門橫木為門蓋貧賤之居也

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　向曰言其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相次殂落宗祀無饗　善曰尚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

因斯兩賢以言古則　濟曰言因此兩賢不達故言古之典則也

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　善曰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又曰

候草木以共雕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　善曰楚辭曰恐與草木俱落王逸曰將與百草俱死日歲至兮與麋鹿同坑　向曰言古者賢人遭擯斥死亡

此則宰衡之與皁隸容彭之與殤子　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治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傳曰人有十等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彭祖殷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莊子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也　良曰宰衡伊尹也言其貴也皁隸賤也容成彭祖並長壽者殤子夭者也

猗頓之與黔婁陽文

之與敗洽 善曰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息不可計以興富猗氏故曰猗頓也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脩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終曾參來弔曰何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蔡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麋椎顙廣顏色如漆赭垂眼臨鼻長肘而盭陳侯見而甚悅之高誘曰醜而有德也 銑曰猗頓富者黔婁貧者陽文美女敦洽醜女 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 善曰抱朴子曰聖人體天等得之於自然莊子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者也 翰曰言上之所述貴賤壽夭富貴美醜之事皆得於自然豈假道於才智之理 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 五臣本無其字 斯之謂矣 善曰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然命體 五臣本作體命 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 五臣本有而字 後笑或始吉 五臣本有而字 終凶或不召自來

或因人以濟 善曰周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老子曰不召而自來韓子曰聖人知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 良曰言人之運命亦於此人成者也 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 五臣本作微密 寂寥忽慌 善本作慌 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 善曰子虛賦曰交錯糾紛鶡冠子曰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鵩鳥賦曰其倚伏抱朴子曰變怒不可以一塗驗也鬼谷子曰即決論之道密而貴西征賦曰寂寥忽慌老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路管子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 銑曰勿慌不明貌言運命窮無窮動於幽聽不可以一理一途以為徵驗又不可以形聲所聞見也 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 善曰言性命之道非御物則不能自分其爪也文子曰德仁義禮四者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如天王冕旒而執契又曰百官司職以立政 良曰言人若託以冕旒而不求於物不假於人則運命或不相符也若秉物憑人或亦呈其靈象也御猶秉也 向曰冕旒天子服也言天子之命居旒冕之尊須任百官以為主司之職乃成其命言人之運命或有相資而成象者亦如此焉 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 五臣本作戡字 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 善曰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德大亂天乃命湯於鑣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商王紂時周武王則三神曰予既沈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孔孔子墨墨翟也蔡邕陳太丘碑曰元方季方皆命世挺生應期特授 銑曰龍躍謂欲升天子位也戡勝也言或有人不達運命見成湯武王征伐以取天子之位以為能勝亂敵者在於神武之功不由命也又以孔子墨翟有道德挺生謂其英智自體其聲亦非千年五百之運命也 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 善曰司馬彪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禮記曰鷙蟲攫搏不程其勇者鄭玄曰鷙蟲猛鳥猛獸也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

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論語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後賜爵關內侯范曄後漢書曰桓榮字春卿習歐陽尚書拜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也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 翰曰彭越韓信初為群盜言其猛而有文也鷙勇也言有不達運命者見彭韓二人勤猛為列士之王謂其勇猛之道以致爵任故擇之也人爵則封王是也 良曰張禹桓榮以博學而得貴任故不知命者見之謂明經術可拾青紫而得也青紫貴服 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 善曰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濟曰言湯武孔墨彭韓張桓皆天命所秉受天道運轉非以己能所至不由己也 故言而非命 五臣本有者字 有六蔽焉爾 善曰論語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雖出此故義則殊也 請陳其梗概 善曰東京賦曰其梗概古代切 夫靡顏膩理哆噅顣頞形之異也 善曰楚辭曰靡顏膩理遺視䁖些王逸曰靡緻也膩滑也說文曰哆張口也音侈 ...

俗文曰喎口不正也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
曰雍蹙額也喎寫張口不正也蹙頞舉鼻貌也乃人形
之異 **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 善曰淮南子曰朝秀不知
也朝菌不知晦朔朝生暮死蟲也生以上以鶴龜說生要曰龜鶴壽
千歲之數莊周之奇也乃死 向曰朝菌日未出時生
言朝秀之菌至日出乃死千歲壽年之殊 而生日出時滅
龜鶴壽乃千歲故年之殊 **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
辯也 善曰史記曰淳于髡說齊宣王言如響之應 左氏傳曰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
晉厲公卒立悼公 說文曰菽豆也 故不可立 杜預曰菽麥主山
以之為癡者之徵也 菽豆也辯別也
如響謂且聽也菽豆也辯別也 向曰聞言
同知三者定乎造化 **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
蔽一也 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 莊子曰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
一曰吉凶由人 史記齊威王使人說之曰皆知其
五而不知十也 鏡曰三者謂形異年殊神異
觀左氏傳 故兵不起知

也且人皆知之一者定之於造化而榮辱之間獨
云由人是但知五而不知十也
龍犀日 **角帝王之表** 善曰朱建平相書曰頷有龍犀入髮左
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 向曰龍犀
河目龜文公侯之相 善曰孔叢子曰夫子身長九尺六寸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 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下匡平而長也 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 河
目而望類見黃帝之形貌也 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下正平而
長也 范曄後漢書曰李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 後
為太尉 翰曰目上下平
曰河目龜文謂足有龜文也 **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
膺籙 善曰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
未嘗不撲之于地也 左氏傳曰初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
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
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姬密埋璧
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 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
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也 銑同善注
星虹 **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 善曰春秋
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華
渚渚名也朱宣少昊氏 詩含神霧曰大電繞樞照郊野感符寶

生黃帝 漢書高祖功臣頌曰形雲晝聚素靈夜哭 國語曰興王賞
諫臣 向曰漢高祖時送徒酈山斬大澤之蛇有老嫗夜哭曰
吾子白帝子為赤帝子所殺 白帝子秦也赤帝子漢也 漢書
隱於芒碭山澤有雲氣如蓋也 欝氣盛貌 翰曰大星如虹
下流華渚而生少昊帝舜母感樞星
之精而生舜 北斗第一星也電光也 **皆兆發於前期渙**
汗於後葉 善曰周易曰渙汗其大號 銑曰皆謂
也言帝王之瑞發於前期渙汗布於後代 **若謂驅**
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
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 善曰尚書武王曰如虎
如貔如熊如羆 漢書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
孔安國曰貔執夷虎屬也 史記高祖曰吾以布衣
非天命乎 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 曰紫微宮
淮南子曰原道者窅冥之冥 呂氏春秋曰窅冥之冥
大命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安處哉
皆應天命符瑞若謂蔽猛之士 二言以致之乃入紫微升帝
道則未達窅冥神明之數 紫微帝宮也帝道帝位也 **空**
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 善曰呂氏春秋曰有侁
氏女子采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令烰人養之察
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
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
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 淮南子曰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
九江郡歷陽縣 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過之謂曰此
當沒為湖 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 自此嫗數往
視門門吏問之嫗對知其言 東門吏殺雞以血塗門 明旦嫗
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為湖 良曰有侁氏女採桑得嬰兒
人化為魚鼈 翰同善注

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
趙士沸聲若雷震 善曰漢書曰項羽晨擊漢軍大
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不流 戰國策曰秦軍大破趙軍於長平坑趙卒四十餘萬 史記白起曰長平之戰趙卒降者
萬之師趙括軍敗而坑其卒四十餘萬流血成川 沸聲若雷震 五臣本作如字
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 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
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徑也
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
於長平也 翰曰楚師謂項羽也鯁填也
火炎崑岳礫
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

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五臣本作亢字之哉其蔽三也善曰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傅玄鷹兔賦曰叔霜一下蘭艾俱落毛萇詩傳曰蕭蒿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王弼曰庶幾慕聖知幾者也向曰碟瓦琰玉也零落也蕭艾臭草也芝蘭香草也游子游夏子夏有文學伊伊尹顏顏回也謂其知幾也言運命所遭雖文學之子知幾之人亦何亢禦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善曰崔寔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高誘曰考不平也類崩也銑曰類瑕也璜美玉也故亭伯死五臣本作崔駰死駰音因於縣長相如五臣本作長卿卒於園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竇憲為車騎將軍辟駰為掾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去于家漢書曰相如拜為孝文園令病免家居茂陵而死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

抑尺之量有短哉善曰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天下名器楚辭曰詹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向曰碔砆結綠美玉也鴻輝光也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苦合死霜露其為詬呼豆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善曰漢書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從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為郎中至中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又曰公孫弘淄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莊子曰賓放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漢書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詬恥也良曰牧養也淄原地名銑曰詬病也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漢宮殿名曰將軍闕者經觀勇軍臨城下霆揚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說皇甫嵩曰今將軍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善曰懷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孫子荊陟陽侯詩曰三命皆有極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善曰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子曰風馳雨集翰曰雲從龍風從虎相感應也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善曰史記曰虞舜名曰重華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伊奔告于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子蜚廉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銑曰言善惡各以類而見也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眾明君寡而薰猶不

同器梟鸞不接翼善曰莊子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君少而庸君多杜篤弔比干文曰闇主之在上兮忠良之是來家語顏回曰同器而藏孫卿子曰薰蕕不共國而化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論曰夫芝蘭之不與茨棘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鶚同棲天理同然易在既濟西都賓曰接翼俱翔濟曰薰香草也猶臭草也梟惡鳥鸞神鳥也鳳皇之類是使渾胡本敦徒本檮桃杌兀踵種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檮杌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仲容庭堅八愷之二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詘其節耕於巖石之下良曰踵武謂繼跡也雲臺書府閣也言不才之子繼跡於書府之上也仲容庭堅賢人也耕耘謂營農也橫去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

可得反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善曰戎狄謂魏也班固漢
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良曰信心懷惡以誅殺為
道德以蒸報為仁義善曰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
伐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小雅曰上淫曰蒸下淫曰報雖大風立於青
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善曰淮南子曰堯之
時窫窳九嬰大風封豕鑿齒脩蛇皆為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
而下殺窫窳斷脩蛇於洞庭禽封豕於桑林高誘曰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人害者北狄之地有凶水大風鷙鳥青丘東方
封豕大豕桑林湯禱旱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翰曰善注言今戎狄比於昔日其狼戾惡逆曾何可喻自
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善曰金行
謂晉也干寶晉紀曰程偃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南風不競毛詩曰上帝版版毛萇曰扳駛

切又曰蕩蕩上帝疏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左帶左衽也尚書四夷左衽罔弗咸賴王元長勸給事書啓曰息沸脣於象
鞮狄鞮象之間通以重譯為沸脣也鍾會檄曰劉備以王者乘間作禍辨亡論曰電發荊南銑曰不競猶微弱也版蕩亂也左帶
戎狄之服也沸脣戎狄之語也言戎狄自晉微弱天地有亂乃乘此間隙如電之疾以為叛逆也謂軍所之後也遂
覆瀍洛傾五都善曰東京賦曰泝洛背河左伊右瀍干寶晉紀愍帝詔曰羣邪作逆傾蕩五都居
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善曰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漢書高紀詔
曰秦從中縣之人南方三郡濟曰先王桑梓謂舊鄉周之所居也竊名號謂為帝號也中縣謂中國也與三皇
競其萌五臣本作氓黎五帝角其區宇善曰韋昭漢書注曰萌民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黎衆也西京賦曰區宇乂寧種落繁熾充牣牣五臣本作仞神州善曰東觀漢
書曰梁商上表曰匈奴種類繁熾不可禪書子虛賦曰充牣其中者不可勝記河圖曰昆崙東南地方千里名曰神州也良
曰牣滿也神州中國也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

相傾盈縮遞運而汨骨之以人其蔽六也善曰尚書湯誥曰天道
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荀子曰盈縮
縮高誘曰嬴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向曰古人云為善則福為惡則禍善惡虛言矣是皆否泰之理盈縮之運
以及於此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
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善曰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
衡曰凡人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各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秋曰凶禍福之所自然人以
為命焉知其所由之也銑曰賦布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
五臣本無也字善曰桓範世要論曰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
均才絓卦中庸在於所習善曰舜禹一等也荀子曰性命可說不待學習而合於
道者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可勸以善若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所除也廣雅曰絓止也銑曰絓

切當位凝然曰舜少材能不及中庸之人曰守人之性在所習習者為其易為遷翰曰舜禹聖帝明子也丹朱商均
舜子皆不肖人也言人有神非聖明又心不愚賢雖及中庸之性者事皆在於所習而成也是以素絲
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善曰言其本也淮南子
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毛詩曰聞其化也大戴禮曰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
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故君子慎所去就也向曰言中庸之人逐物遷性有似素絲
無恒任色或玄或黃相間代而作或鮑或蘭臭陽合好香隨時而變鮑魚臭也芳蘭香也故季路學於
仲尼厲風霜之節善曰尸子曰子路東鄙之野人孔子教之皆為賢士[illegible]
人欲之曰賊若凡霜恩如父母楚穆謀於潘崇成殺五臣本作弒逆之禍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
王縊穆王立以潘崇為太子師良同善注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

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 [illegible] 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 [illegible] 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 [illegible] 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 [illegible] 殷帝自翦千里來雲 [illegible] 若使 [illegible] 善惡無徵未洽斯義 [illegible] 且于公門高 [illegible] 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 [illegible] 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 [illegible] 如使 [illegible] 仁而無報奚為脩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 [illegible] 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 [illegible] 積善餘慶立教也 [illegible] 鳳鳥不至言命也 [illegible] 今以其 [illegible] 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 [illegible] 且荊昭德音丹雲不卷 [illegible] 周宣祈雨珪璧斯罄 [illegible] 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 [illegible] 延年殘獷 [illegible] 未甚東陵之酷 [illegible]

而盜跖壽終東陵東陵謂泰山盜跖所居也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帝豈如是乎善曰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銑曰蕩蕩寬廣貌帝天也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善曰此釋君子所以自強也毛詩鄭風也鄭玄曰晦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翰曰鷄鳴不失其時也雖風雨晦暝亦為不改喻君子雖居暗亂之世其善不改也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善曰尚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家語孔子曰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患衣狐貉善曰論語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田饒謂哀公曰黃鵠啄君稻粱國語曰芻豢幾何論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向曰粱米也芻牛馬食曰芻犬食曰豢狐貉謂以狐毛爲裘冰紈素綺也鶴襲冰紈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五臣本作此小人急非有求而爲也善曰長楊賦曰噌聞鄭衛幼眇之聲籍詠懷詩曰北里多奇舞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銑曰非求其榮利而後爲之皆人情所必須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善曰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弇堈弔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也郭象曰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善曰莊子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王命論曰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翰曰識窮達之理不由智力所致乃在於命也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慼善曰莊子曰予惡乎知說生之或非邪予惡乎知惡死之或是邪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善曰尸子曰人之言居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楚辭曰冬有大夏王逸曰夏大屋也毛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向同善注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善曰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

辯命論

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不充詘五臣本作屈字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善曰禮記孔子曰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先生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善曰司馬遷爲太史公故曰史公遷集有悲不遇賦法言曰或問董相李軌曰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翰同善注二人皆作不遇之賦以述其志然人之貧賤富貴皆在天命豈假在此文乎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四

論五

廣絶交論一首

劉孝標 善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絶交論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翰同善注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絶交論爲是乎爲非乎 善曰此假言也爲是爲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爲侍御史感俗澆薄莫尚敦篤著絶交論以矯之轉遷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 銑曰朱穆感時澆薄著絶交論以矯之今假設客主以相問以明爲論之是非 主人曰客奚此之問 善曰奚何也何故有此問也未詳其音故當覆之也 向曰奚何也 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終躍雕虎嘯而清風起 善曰訴明交道不可絶故陳曰事以諭之毛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鄭玄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尸子中黄伯曰余左執大行之猱而右搏雕虎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愼曰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也 向曰草蟲鳴阜螽超躍而從之雕虎嘯則谷風起言此四物相感以喻交不可絶也雕謂虎文如雕畫 故絪因縕於云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 善曰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鳥鳴相召星流電激以相從言感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淮南子曰山雲蒸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友道曹植辯問曰游說之士星流電耀曰游說之徒風飈電激 良曰絪縕天地之氣也霧涌雲蒸以相應嚶嚶鳥鳴聲也言鳥鳴相召也星流電激言相應之速也 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 善曰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登國子悲罕生之逝也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也 翰曰王陽登朝友人貢禹聞之而喜罕生子皮也近死也國子子產也悲爲曲抑己也此明良朋之道休戚共之

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五臣本作協字膠漆志婉孌力轉於塤篪鉄移反 善曰心和琴瑟則言香蘭茝道合膠漆則志順如塤篪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曹子建王仲宣誄曰好和琴瑟分過友生上林賦曰芳香醖鬱酷烈淑郁曰蘭茝幽而獨芳周易曰二人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公與陳重義爲友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毛詩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篪毛萇曰土曰塤竹曰篪 銑曰琴瑟塤篪皆樂器其聲相和也蘭茝香草膠漆堅固之物婉孌相從好貌言交道相合其和如琴瑟塤篪其芬如蘭茝其堅如膠漆以交盛之道相似 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牒而刻鍾鼎 善曰聖賢以良朋之道故著簡策而傳之太公金匱墨子曰琢之盤盂銘於鍾鼎傳於後世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文秘說文曰牒札也 向曰聖賢以良朋之道鏤於金版盤盂玉牒鐘鼎之上也金版金匱之書盤盂器也衡山有玉牒禹所刻文名字謂古人有善事則銘鏤於其上以記之也 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 善曰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也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絶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爲鼓琴者 濟曰言交與相知則絶也雅正引曲也 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爲友劭字元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黄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寤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之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式執紼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爲脩墳樹然

後乃去司馬遷書曰戚戚彼其說說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奇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絶絃良曰陶陶和樂貌舒向壽往 駱

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 善曰駱驛縱橫不絶也煙霏雨散衆多也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駱驛各有所趣陸機列仙賦曰騰煙霧之霏霏莊子曰巧歷不能得而況凡乎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侍中 翰曰駱驛縱橫不絶煙霏雨散衆多貌言交道多塗雖巧於曆數及心算之人無能知測其委曲也

而朱益州汩骨彝敍粤謨訓捶支直切絶交游比黔首以鷹鸇媲譬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善曰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常直而絶之故以爲疑也尚書曰彝倫攸敍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狷狹訐以爲直者左氏傳曰大夫伯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也爾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昵絶交游司馬遷書曰交游莫救視鷹鸇豺虎貪殘而無親也李周翰曰蒙更名

氏曰黔首民也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蒼頡篇曰媲妃也尚書曰惟人萬物之靈杜預曰燬子曰不仁之人心如豺虎長楊賦曰蒙竊惑焉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惑 銑曰汩亂彝常也謨謀也訓教也捶猶切直也黔首人也鷹鸇鷙鳥豺虎貪殘之獸而無親媲比也猜疑也言公叔著絶交論是亂常教絶交游客有此疑故請主人辨其惑也

主人听謹魚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將預澤不覩鴻鴈雲飛 善曰言朋友之道隨時而衰辭則吉哉斷令闕則昌言交絶今以絶交爲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弦者未知燥濕變響張羅者不覩雲飛之甚也上林賦曰仁是公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安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弦謂之徽也韓詩外傳曰楚莊王使使賚於趙臨去王謂之曰必如吾言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柱使後聽法焉王曰不可夫時有燥濕弦有緩急柱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古者楚人有生鵠二千餘里變改萬端亦猶是不可記也楚國之父老有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杜夫與物志曰巴有茱萸也巴東有澤水孟子生言譬生於淵也

子雲切詘罸賦曰雲飛水宿 向曰听笑貌撫弦曰徽澤有草曰沮言朋友之道隨時爲變今以絶交之理爲惑是不知隨時之義亦猶撫琴者不達燥濕之音變張羅者網草澤而不覩鳥之高飛乃惑之甚也 蓋聖人握金鏡

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烏隆 善曰言聖人懷明道而闡風化如龍蠖之屈伸蓋從道之汙隆也春秋孔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握天鏡雒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皆秉睢出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述曰韓彭龍驤化爲侯王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郭璞方言注曰尺蠖又呼步屈也於鶉切禮記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鄭玄曰汙猶殺也 濟曰握持也金鏡喻明道闡開也龍蠖屈伸言聖人持明道以闡風烈隨時之如龍蠖之屈伸亦隨時隆殺也而況交道乎 日月聯璧

贊亹亹亡尾切之弘致雲飛電五臣本作雷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 善曰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雷薄謂

亂也王者設教從道汙隆太平則明亹亹微妙之弘致道衰則顯棣華權道之微旨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若五音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今朱公叔世交是得玄珠時之義比循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謂窮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五星若聯珠於書爲予 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曰 毛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曰逸詩也唐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莊子曰黃帝遊于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象罔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水假名玄珠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睿聖也 良曰日月聯璧謂太平時亹亹猶微妙也弘大也雲飛雷薄喻擾亂也棣華反而後合喻權而至順也旨意也九成韶樂也理人者明時則行微妙大道之理亂時則爲權宜合道之意亦猶五音變化以成韶樂之美也玄珠喻道赤水假名言公叔窮妙理之極謨法神聖而爲言以成絶交論得時之理也 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五臣本作

其愉樂恤其陵夷 善曰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是以愛其成

㪽樂同離仲長統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
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琢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白虎
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
于二世天下土崩翰曰組紱頻也蟲謂編之以成也言良友
以仁義道德相成亦猶組織琢磨然後為器物
也前樂也出處也陵夷猶影響也言敗局也**寄通靈臺**
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
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善曰良朋款誠始終若一故寄通神於心府之下遺跡相忘於
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
之臺也李賢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
人相忘於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喻取相忘
之義也辨命論曰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毛詩鄭玄曰箴君
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
是以知松栢之茂也素雅素也萬古一遇聯逢之甚也翰曰
靈臺心也遺跡謂心相知而跡相忘也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
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喻變也素雅也言有心相知而跡相
忘之臨危難之時而不變節者乃天下之雅交也歷萬古而一遇

謂不可達也**逮叔世民訛狙**七余**詐飆起谿谷不能踰其**
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
善曰上頭良朋此明素交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世
也毛詩曰民之訛言鄭玄曰訛偽也漢書曰狙詐之兵言義曰
狙伺人之間隙也晉灼曰游說之徒風飆電激並起而救之
莊子孔子曰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董仲舒士不遇賦
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
變兮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嵇康集曰非以毛羽之身載
丘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向曰逮及也毛
叔世謂末年也訛偽也狙詐謂伺人之間隙也飆起謂疾也
羽謂小利也錐刀小事也言末年之交多詐偽險惡雖鬼神之
靈不能究盡其變也而競其小事爭其小利此陳損友之道也
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善曰毛詩
曰氓之蚩蚩廣雅曰蚩蚩亂也崔寔正論曰秦時搢衣塞路百姓
鳥驚魚駭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雷奔電馳也濟曰蚩蚩猶
擾擾也鳥驚雷駭言驚勢
盛不如素交如水之淡也**然則**五臣本無則字**利交同源派流**

則異較角**言其略有五術焉**善曰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
術法也良曰源本也派別流也較明略要術法也言趣則同其勢則異明其端要有此五法謂下事也**若其**
寵鈞董石權壓梁竇善曰漢書曰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為黃門中尚書元帝被疾不
親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又曰董賢字聖卿哀帝悅其儀貌
拜為黃門郎詔將作監為賢起大第北闕下土木之功窮極技
巧柱檻衣以綈錦武庫禁兵盡在董氏撫搢勢也范曄後漢書
曰梁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又曰孝和皇帝
竇憲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
輔斯職焉翰曰董賢石顯漢之寵臣梁冀竇憲亦後漢之寵臣威權擬於
當時鈞璧猶重也壓亦重也言利交之中有重於此者**雕刻百工鑪捶**朱[illegible]**萬物吐漱**
興雲雨呼噏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
其熛烜善曰莊子曰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之亡其知在鑪捶之間賢類曰嘗
火所居也薛綜西京賦注曰熛以灼火也之端切𥩟煙
陵陳書曰雲動山海呼吸響霜露韓詩曰方人合時方俺有九

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廣雅曰聳懼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曰
彷彿風塵用垂頌聲毛萇詩傳曰熛火飛也西征賦曰富其熏之
任勢也濟曰灼四方要維郡國銑曰雕刻猶造化也吐漱雲
雨呼噏霜露言能為形也九域九州也言其威呼吸
之間使九州之人四海之士皆懼其
威風之發也疊懼也燎灼盛也**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
鶩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善曰[illegible]尚書[illegible]
林宗碑曰王之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
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
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如飛鵠其步如龍
曰高門鼎貴魏書子公曰少為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宅邸接漢
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
如游龍也向曰鄭興也言多勢利之人如星之奔川之鶩望影聽響
而赴於富貴也雞人告人明時取象於雞也鶴蓋謂蓋
如飛鶴流水車也成陰接軫言多也軫車後之橫木也**皆願**
摩頂至踵隳呼規切五臣作墮字**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
誓殉荊卿湛沈**七族**五臣本作宗族字**是曰勢交其流一**

廣絕交論

也 [illegible]

富埒陶白 [illegible] 貲巨程羅 山擅銅陵 家藏金穴 出平原而聯騎 居里閈而鳴鐘 [illegible] 則有窮巷之賓 繩樞之士 [illegible] 冀宵燭之末光 邀潤屋之微澤 魚貫鳧躍 颯沓鱗萃 分鴈鶩之稻粱 霑玉斝之餘瀝 [illegible]

八選五十五 七

銜恩遇 進款誠 援青松以示心 指白水而旌信 是曰賄交 其流二也 [illegible] 陸大夫宴喜西都 郭有道人倫東國 公卿貴其籍甚 搢紳羨其登仙 [illegible] 加以顩頤蹙頞 涕唾流沫 騁黃馬之劇談 縱碧雞之雄辯 [illegible] 敘溫郁則寒谷成暄 論嚴苦則春叢零葉 飛沈出其顩指 榮辱定其一言 [illegible]

八選五十五 八

在燕有谷寒而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温至生黍也王逸楚辭
注曰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急也張升反論語曰噬
乎有冬榮吹生夏落荀爽與李膺書曰任其飛沉與時抑揚
莊子曰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周易曰樞機之發榮辱
之主　良曰温燠也嚴苦威急也飛沉喻高下
也言高下榮辱在於郤老一言語也餘同善注

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古頼）**其餘論附駔**（子朗）**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

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論衡曰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illegible]遒好也[illegible]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illegible]先生之[illegible]說文曰駔壯馬也張敞集曰蒼蠅之飛不過一步自託騏驥之尾乃騰千里之路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淮南子曰[illegible]鳥大[illegible]之鄉也[illegible]歸鴻於碣石也　銑曰王孫公子相推致綺[illegible]綺紈之士也通人謂博達古今也遒美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也轡擊也丐乞也駔良馬也軼至也碣石海畔山言不能自達通於人故若乞餘論方得附驥旄以過歸鴻之飛而至碣石耳此託附而譽名者也是曰談交言和其論議者為交也

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善本作驩）**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五臣本作喣）**沫鳥因將死而鳴哀**

五臣本作哀鳴　善曰西京賦曰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莊子曰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相喣以沫憂合也相忘江湖驩離也周易曰品物咸亨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向曰涸枯也言水枯則魚相煦以沫以相親也及游江湖則以相忘矣是憂合驩離之理也論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置懷昭谷風之盛典

善曰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乘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聞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　濟同善注谷風詩刺朋友失道言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寘致也

斯則斷金由於湫（子小）**隘刎頸起於苫蓋**

胡臘反　善曰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illegible]湫隘囂塵[illegible]左氏傳范宣子數戎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苫蓋　良曰[illegible]交之心同金雖堅固利能斷之也刎頸之交言其重也湫隘苫蓋言交於窮賤也

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匹鄙）**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善曰宰嚭由伍員得[illegible]陳餘因張耳[illegible]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溉說文曰濯浣也[illegible]貧賤毛詩傳曰溉[illegible]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員楚王誅員父奢子胥往吳闔閭既立得志以子胥為行人與謀國事伯州犁之孫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為大夫吳越春秋曰[illegible]伍子胥曰[illegible]何如人也伍子胥曰[illegible]在吳而來[illegible]太宰嚭為太宰[illegible]吳[illegible]大夫[illegible]事史記[illegible]子胥[illegible]乃[illegible]於[illegible]太宰嚭[illegible]子胥[illegible]乃使[illegible]子胥[illegible]之[illegible]乃自到左[illegible]曰[illegible]吳[illegible]漢書[illegible]張耳陳餘[illegible]作[illegible]太宰嚭字[illegible]交[illegible]張王陳餘[illegible]也[illegible]故云[illegible]字也

馳騖之俗

[illegible]

澆薄之倫（作涼字）**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

善曰[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傳[illegible]子曰虎[illegible]工[illegible]曰[illegible]也[illegible]所以任權[illegible]重[illegible]尚書[illegible]曰[illegible]所以[illegible]禮記[illegible]史記[illegible]孔明[illegible]曾參史魚也[illegible]之行[illegible]之名[illegible]曰[illegible]銑曰馳騖謂趨走也[illegible]

持銖錙，秤量也。言馳走之人，澆薄之輩，皆執衡秤，勢之輕重，持纊量氣之微細。若勢輕氣微，雖行如顏回冉耕，德如曾參史魚，才如龍翰鳳雛，君子之蘭薰雪白，蘭芳絜。**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善曰：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河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恆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玄耀，黼黻華蟲，學士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書者，以司馬長卿、揚子雲為河漢也，其餘涇渭也。向曰：董仲舒、劉向，文章如金玉之珍，淵海之深。司馬長卿、揚子雲，文章如黼黻之麗，河漢之廣。黼黻，錦繡之屬。**視若遊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善曰：說文曰：塵，土也。梗，木也。左太沖詠史詩曰：視之若埃塵。戰國策，蘇秦謂孟嘗君曰：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司馬遷書曰：命如鴻毛。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向曰：雖有顏冉曾史之行，舒向揚雲之文，權勢之輕，衰之人視之如游塵土梗，莫肯以半菽之糧賙給之，所以土人木人也。菽，豆也。一毛而賙之士也。**若衡重錙銖纊微彯撇**彯匹妙切撇匹蔑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說文曰：彯，風動也。撇，[illegible]也。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少昊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曰：謂共工也。蒐，隱也。慝，惡也。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杜預曰：謂驩兜也。南荊謂楚也。史記曰：南荊有勇士。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司馬彪曰：東陵，陵名，今名東平陵也。東京賦曰：巨猾閒舋。說文曰：猾，亂也。向曰：若勢之人，氣勢重如錙銖，纊微有彯撇飛揚，雖有共工之惡行，驩兜帝鴻氏之子為掩義隱賊之行，荊楚跋扈，盜跖為東陵大猾，亦為之屈也。**皆為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舐，時紙切。便，婢縣切。善曰：說文曰：匍匐，手行也。史記曰：蘇秦之嫂，匍匐以面掩地而謝。逶迤，邪行去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向曰：示以黃金之膏。郭璞曰：金膏，其精汋也。汋音綽。漢書曰：越王獻翠羽。楚辭曰：如脂如韋。王逸曰：柔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損矣。向曰：匍匐，手足行也。折枝，案摩手足也。舐痔，為人舐其痔病也。翼有威力者雖共工驩兜莊蹻盜跖之徒，亦為之行逶迤邪行皆謂恭也。折枝，案摩手足也。舐痔，舐其痔病。金膏翠羽，言以寶幣獻之也。脂韋，柔弱也。便辟，曲從也。導，引也。誠，心也。**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苴子余切**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善曰：禮記曰：苞苴簞笥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蘇林曰：輪蓋，軒冕之人也。夷，伯夷也。惠，柳下惠也。向曰：苞苴，裹魚肉以為遺也。張、霍，張安世、霍光也。言所從之人，遊於豪貴之門，謀其勢力輕重而後交也。毫芒，不差也。忒，差也。量度也。謂度其輕重而交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古鬻余六切**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喻之於甘醴**善曰：桓譚新論曰：東方朔曰：賈，市也。闤闠，市垣也。譚曰：魏君曰，少年時賈，則…甘醴…夫交以勢，…以利交… 莊子：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向曰：五交謂上五交也。譬如同言賈鬻，言五交同於市井也。今言桓譚者，與善注同。**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說文曰：襲，因也。楚辭曰：物盛則衰。文子曰：物盛則衰。蔡邕鼎銘曰：…始盛終衰。論語曰：…約而為泰。史記曰：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窮則反本。漢書曰：還反其本，約者泰。毛萇詩傳曰：…翻覆若波瀾。向曰：相襲，相因也。言人事不恆，迴環相乘，循環之理，如循環無際，翻覆迅疾若波瀾相從也。**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殉，五臣本作徇。

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 五臣本作也字 善曰言貪利情同鬭訴殊道也 [illegible] 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以其終蕭朱以隙末故知全者鮮矣漢書曰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與博先至丞相與博有隙也 良曰殉求也言求利者同論 [illegible] 變化謂貧富貴賤不恒也從此道觀之故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所以為凶隙於末也

而翟公方規規然勤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 五臣本無乎字 善曰莊子曰規規然自失也漢書曰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illegible] 翰曰規規小貌也箴戒也言人之交 [illegible] 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 [illegible] 勢盛衰其來久矣謂翟公署門箴客見事晚也

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尚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又 [illegible] 曰天有五色以辨白黑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也 銑曰殄絕也釁瑕也言趨勢之人必敗德絕義與禽獸若也

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 [illegible]

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 善曰左氏傳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饕餮 [illegible] 銑曰 [illegible] 言趨勢之人名陷貪饕貞介之士所羞也

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 古雅 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 善曰毛萇詩傳曰梗病也又曰速召也 [illegible] 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 [illegible] 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 [illegible] 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 [illegible] 鄭玄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illegible] 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 [illegible] 良曰梗病也 [illegible] 檟楚杖也

昌當也旨美也美哉美丹穆之情遠也 餘同善注

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 善曰漢書上以書勑責楊僕曰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翰曰樂安郡名髦俊也 [illegible] 英彥也綰貫也銀黃謂銀印黃綬也夙早也言早為人所稱譽也

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跱俊邁聯橫許郭 五臣本作特 善曰 [illegible] 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曰崔琰謂司馬朗曰子之弟聰哲明斷 [illegible] 後漢書曰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 [illegible] 郭林宗 [illegible]

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 善曰 [illegible] 史記曰孟嘗君姓田名文好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 [illegible] 以好賢也

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 善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 [illegible] 說文曰盱張目也 [illegible] 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 [illegible]

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 善曰 [illegible] 晉陽秋曰王衍 [illegible] 口中雌黃 [illegible] 後漢書曰許劭 [illegible] 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illegible]

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恆滿 善曰西都賦曰冠蓋如雲漢書曰 [illegible] 說文曰輜軿衣車也 [illegible] 轊車軸端也 [illegible]

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 [illegible]

漢書曰孔融曰坐上客恒滿又漢書曰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濟曰龍門華車也轂車軸頭也閾域門限也闕里孔子里名西南隅謂之陝後漢時人有登李膺之門者謂之龍門言當時衣冠士人得登任昉門限及陝隅者如昔人得升孔子之堂李膺之門耳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善曰戰國策蘇代謂淳于髡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而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汗明說春申君曰夫驥服鹽車上太行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今僕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拔僕也湔拔翦拂音義同也東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史記蘇秦說齊宣王曰臨菑之塗人肩摩漢官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其鄙賤曰躡馬疊迹　良曰盼視也言士人因昉顧盼翦拂而升臺省者肩摩迹疊言其多也彯亦飄也組綬也雲臺漢臺名丹墀以丹塗地故曰丹墀之庭也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五臣本作莊惠之清

塵庶羊左之徽烈善曰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狎而敬之鄭玄曰狎習也近也李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楚詞曰聞赤松之清塵列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賢往事之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楚王將軍書曰首鼠雖屑猶知佩烈翰曰締結也綢繆親密貌言當時與任昉交者皆想慕其莊周惠子羊角哀左伯桃之美業也徽美烈業也餘同善注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善曰東粵謂新安昉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瞑目東粵楚詞曰歸骸舊邦莫誰語魏武帝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繐帳謝承後漢書徐穉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起冢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動輪猶去也事見前此相注曰瞑目死也粵當為越昉為任時死於新安葬於揚州揚州則梁之洛陽也繐素帛也宿草陳根也彥美士也動輪之賓謂墓

無車馬之過也餘同善注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善曰諸孤昉子也劉璠梁典曰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客北叟並無術學墮其家業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書朱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韓子萬機論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瘴氣之南與不言昉子遠之交趾今言大海之南者蓋言流離之甚也　向曰藐小貌諸孤謂昉子也流離行散也大海南海也瘴山瘴熱氣也一曰流離遠離之貌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善曰此謂到溉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各登清貫任云亡未幾子姪漂淪溝渠洽等視之悠然不相存贍平原劉峻哀其故舊乃為朱公叔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堪後物故南陽饑以妻子託朱生暉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為常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

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乎行三十里而聞甯喜作亂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　濟曰同善注自昔謂平生也金蘭謂交道其堅如金其芳如蘭此言昔治兄弟平生與昉親善如金蘭及其死也使無勧難而不問是無叔向下泣之仁郈氏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巇許宜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善曰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娛楚詞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巇王逸曰險巇猶顛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　良曰嗚呼歎辭險巇傾危也言至治一何至此喻險也太行孟門二山名嶄絕危斷貌一曰比二山不足比此人之懷抱也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

畏之也 善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
賈之人多墨子曰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
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曹植應詔詩曰弭節長騖郭象莊子曰
日亢如獨立高山之頂其辭曰高山崔巍兮水湯湯死日將至
兮與麋鹿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
林是同羣也范曄後漢書曰纖者易折其詞曰吸精氣而吐
雰濁兮氛又曰雰亦氛字 翰曰耿介之士峻自謂山林
言裂裳裹足奔之而走言於高山之頂以遠之纖纖潔白說雰
濁喻纖俗也言纖俗之人
如刻治者信可畏也

演連珠

五臣本無演連珠三字 善曰傅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銑曰連珠者假託眾物陳義以通諷諭之道連貫相次若貫理如珠之在貫

瑯曰漢章帝時班固賈逵已有此作機復引義以廣之演引也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 劉曰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東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 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大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之通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通氣也書曰仲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 向曰此章喻君地運動之節而任賢能也薄迫也仲虛也日君象星臣德日星可迫於天以紀寒暑之節亦猶君臣相須以成太平之功山盈君象也以含養萬物川仲虛臣體也以成生物不通后土地也播布也言布氣以成生物

四時違而成歲 劉曰夫五行四時佐天地以成物皆有火相滅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鈞之功異候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 善曰莊子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 儀曰五行水火金木土雜也違錯也言五行雖違四時相錯以成其歲萬物文武雖任可否相成以成其理也

五行錯而致用 是以百官

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劉曰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效之故所以臣敬治其職齊金石之別譬君執契居中約鑠鑠之洽韻 善曰左氏傳公鉏然之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為此所以與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良曰恪勤也契信也起會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猶節也契信克能諧和會合也言百官勤居其職君執信以任之則事無不理奏樂者會八音之節則皆和而諧合也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

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 劉曰夫錙銖之重擧于重徑尺之鏡照尋尺之形用過其力易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窮也 善曰勝或為任廣雅曰錙舉也一日錙亦衡也呂氏春秋曰試未能與我爭錙負也 翰曰此章明君當度才受任臣當度能受官也才亦力也器能也錘曰權稱曰衡

危也言力少任重力盡則困用廣能寡能盡則凶所稱之物重於錘衡以折所鑒之形大於鏡照以窮者才不稱任也 故

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劉曰由衡危鏡窮人臣以為戒故主則稱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功以錫即擬契所以無賞也 善曰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效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銑曰程品效考業事底致豐大也言明君任人必先品量才能考其事業而後受職臣自致力主常辭爵祿豐大故能安國存身而無咎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之丘園之秀因時則揚

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五臣本作倉 劉曰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云殷三仁漢職隆周十亂入朝故明王之興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 善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戔戔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上有德行者也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

俞安命句曰此章明世有賢人則應時而用以終使安人也
秀美也大人天子也言後人出則皆有立德之美亦達時而出
故聖主明王之與賢臣方能應而起皆拔
之於地下舉之於天上擢拔也昊天也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善曰言末代闇主不能擢賢故俊人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毛萇詩傳曰翹翹之池毛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延曰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紀曰此章明暗主棄賢良擇翹翹車也翹翹車使車也金馬碧雞神以遊使者如鸞鳥之集也言暗主所貴者非於賢所重者不以德何若俊乂之人隱以藪澤而不蒙招聘之而求以巖則發使者求之也 金馬碧雞神於蜀異也

臣聞禄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

五臣本作禄遊作

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五臣本作敝 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政依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矣三桓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魯也言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王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漢雅曰軌道也漢書張擇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東無仲居西山之散夫東國之點漢書曰五德之運臣則國危矣隆盛也言卿大夫稱家三卿謂孟孫叔孫季孫世秩命紀曰五德之運陵夷也 良曰此章明權在寵及謂相承不絕也五侯謂王商王立王譚王逢王根也軌跡也陵夷謂頽陵也言權益於寵臣禄厚於私親非家國舉選之道實君之季憤作中 致蓋由是也

臣聞靈輝朝覯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善曰至道均被萬物取而成足皇化普含百姓用而不匱猶靈暉覯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籟含響也春秋子曰德猶風之時翼詩濟曰靈猶凡也明聖人以百姓心為心則萬物各得其所矣靈暉日也覯見也農猶散也程量也夫日之朝見隨隙穴大小而納照風之夕散因形物巨細而賦音亦猶至德之君化及萬物各當其分故百姓無匱之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綱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盼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

劉曰古之隱人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能詳許是又傳說築於傅巖不精通武丁言巢許冥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禅善曰頓網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云洗渭不冀之意去先耳 豢劉之意則以先渭爲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穎水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人欲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趙子曰昔者許由之

在身也恬然守志存己不甘禄位先耳不受言堯之禪讓退之高也莊子曰昔者唐堯舉不肯受許由由以告巢父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聞貪言負吾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也以為汙乃臨也水而先耳謝焉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臨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既以巢箕為許由洗耳為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可洗於渭乎 銑曰此章明大賢不可以禮去而致能以至道招之則無不至矣頓致綱網也巢巢父也箕山名所舜也嘗隔也洗渭或云許由洗耳於渭水傅傅說也隱於傅巖氏之巖見夢於高宗高宗徵之爲相龍鳳喻賢人也言下網振網不可致之亦由巢父不顧束帛之聘許由不感時君之夢也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

也有眸而眡〈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鍾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劉曰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爲樂不假鐘鼓之音爲禮不待玉帛之物此所感之至也 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向曰此章明聖人化物當以道德不以威儀也鑒鏡喻形也精謂鏡器謂目也凱大也鐘鼓樂也玉帛禮也夫鏡之質薄目之形小所以能照深視遠者以有精明之德聖人能體此精明之德則不假禮樂之化而天下自樂也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五臣本作容字〉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劉曰美女之影不感荒淫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往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 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潛夫論曰夫西施毛嬙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 周易曰乘馬班如 王肅曰班如盤桓不進也 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 高誘曰陰影也 翰曰此章明積實而小虛名而大也都美也景陰北陰也班如不進貌輟止也太山東岳也言積微實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於心雖美女之影不悅西施之高山雖美虛景不能止馳驟之馬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

劉曰此章言賢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爲難矣芳之氣本乎材而幽蘭自具其氣才明之術所存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縈曲之絃無繞梁以盡妙不出之安家明時以取照 善曰劉云縈曲之絃謂絃被縈曲而不申者也言縈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暇明時以效能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尸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爲傷義故不聽也 良曰此章明應物有方則無難矣充滿也幽蘭香草也韓娥善歌能聲繞梁也言應物有法居難亦易畜才於身者候時而行求爲堂之香非幽蘭則難致繞梁者彈絃之人思與合曲亦由明主將理非賢不可賢人在世亦明主所思與之共理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爲時窮才經夷險不爲世屈是以凌飈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劉曰鳥鵲能飛不假風力鵂鶹夜見豈藉還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 善曰莊子曰鵬舉於高搖之顛舉折凌風而起淮南子曰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高誘曰鵂鶹謂之老菟鴟音休蚤音爪 翰曰此章明賢人爲時所用通故無窮無屈也飈急風也曜夜之目謂能夜見也倒日返日也賢者隨時應變故無所屈也言有凌飈之翮者不求反風之力也夜見於物者不思返日爲明喻賢人居亂闇之時用情與太平之世同也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劉曰夫黜尸以明諫輿車以進賢並殺身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 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殯[illegible]豈爲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穆公爲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以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闔左輪車未詳其首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也 銑曰此章明貞義之臣諫君舉賢皆發自衷而不求於封賞也瓜衍晉縣賞士伯縣名先茅晉公賞胥臣縣名也昔衛大夫史魚病將死謂其子曰我不能進蘧伯玉之賢退彌子瑕死當殯我於側室足矣是黜尸於側室以進賢也今言柳莊則無黜尸進賢之道是陸生之誤也禽息薦百里奚

於樂公。樂公不用，乃碎首以違之。言比二人，碎首懸尸，並發於忠貞之志，以非賢明，豈有求於爵賞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五臣本作暉 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善曰言賢人在朝，君臣否隔，所以君時有蔽壅，賢俊後時，不遇屢歎。喩明君，玉蒙垢而掩輝。論衡曰：日月猶人之有目。下願日，不人不知從地仰視日月，行乃至於盡天何為當。故璞為眼，以行。尸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向曰此章明賢臣在朝，蔽明君，故令賢者不得用也。利眼，日也。天有日月，如人有眼，故以日為利眼也。此喩君也，雲喩臣也。璞喩王也，以喩君子蒙垢，謂讒言所汙之也。夫雲翳於日，則不照；猶汙於玉，則不能光。亦猶明主賢臣遭讒邪塞蔽，不能申聖明之德，故數有失時之悲，後失也。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五臣本作主字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善曰香以燔灼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喩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殺節而名彰也。上林賦曰：郁烈芳。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翰曰此章明烈士貞女身死而後名彰，言香委火而後香，音以絕絃而響，貞女身死而後節於當年而後成於名。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五臣本從才門之哭。劉曰晏嬰立威於樽俎，子罕樹哭於介夫。銑曰使晉人謀伐齊宋，不抗良宰貞臣有效於斯者也。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令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冥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之謀。孔子聞之曰：善哉！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曰：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史記曰：韓、魏、趙武侯共滅晉，參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良曰此章明忠良在朝，不假威力而服敵國也。樽俎、陽門事，同善注。言此二人修身衛主，執禮節於樽俎，哭介夫於揚門，能令三晉之彊，千乘之勢，不敢加兵於齊宋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脩短可命。劉曰此言取其正事而已，豈復係門閥乎。晏嬰短小，以為名臣。醜女無鹽，以為后。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翰曰此章明取人之才，隨其所長，不待備具而後任也。洪，大；韻，調；詠，歌也。言音大小雖異，俱合於調；舞容俯仰雖殊，必合於歌。士有言為宜於事，德合於道，才能精麤長短不同，皆可命而用之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劉曰以而易流也。善曰荀子曰：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銑曰此章明賢人待物以表，因時而成也。言芬芳因雲，音響乘風，遠也。亦猶德教俟物而濟，榮名賢而後顯，賢人因時而後彰。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劉曰此言為事非虛立，必須實。故二章設而漢隆，空言而晉滅，此其驗也。向曰此章明有言而無行者不可用也。虛器，謂畫器也。言循畫器者不堪應用，愛賞空言者不足理機務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暘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劉曰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緹縈獻書而除肉刑，此其效也。善曰論語宰予曰：鑽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

曰飛廉風伯也。翰曰此章明人有小能者亦可助成大功也
燧鑽火木也暘谷日出處晷日影也飛廉風師也毗贊須小也
言鑽燧取火揮翮生風亦能續日晷之明繼
飛廉之功足明小能之人亦可贊助大業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五臣本作以字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

劉曰春以仁以善惡殊其恩榮人君不以貴賤華其賞罰故詩曰不茹剛亦不吐柔也 善曰韓詩章句曰煦暖也 良曰此章明人君賞罰不以貴賤而易其心也煦柔也蕭艾惡草喻惡人也芝蕙香草喻善人言春秋生殺不以善惡而易寒燠聖主理人不以貴賤而殊齊等也肅嚴也普遍洪大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五臣本作慣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史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翰曰此言事在外者易致妙在心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習其致也伶倫知在其神故許人不得其術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陳也世本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漢書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解谷斷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 銑曰此章明工巧可以習致道難以力求也謂積習也輪謂輪匠也肆信也奚仲造車者無目人也史樂官也伶倫黃帝樂官也言輪人以習熟巧而不足其妙瞽史雖清耳能辨聲音之妙也言工以外物為善也聽聲察和難成也人之目識明妙道則難傳也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善曰言物雖有貴賤殊貫總至其極也淮南子曰物類雖方諸稟水於月所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高誘曰方諸陰燧大蛤也孰摩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以銅槃受之於祀也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盛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遂也鑒鏡屬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 銑曰此章明貴賤雖異理極則一也言物雖貴賤稟性同歸也珠流高卑異其理至其極則可歸於一矣亦猶方諸取水於月陽燧取火於日其東雖為涼輝之性不加於尋常水火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荊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劉曰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睡此其義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屬而和之者彌寡呂氏春秋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之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之畢辭野人不聽鄙人始事孔子者往說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野人大悅解馬而予之 向曰此章明高節非常人所知也肆陳也訊言也南荊東野所謂非常人所知也解也貶其說陳其芳辭野人所不能聽南荊之歌東野之辯所以寡和不釋也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

善曰尋煙謂尋覓其煙而染其芬芳也薰息猶芳言其氣不絕也錄猶絕也言徵其音而錄其響則操終而聲絕也 翰曰此章明道存於世者可繼也身者不存則化亡矣玄晏謂德化之風也恒存謂身沒而名在也 其操雖工以玄晏之風恒存以動神之化已滅也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虎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善曰周易曰重明以麗乎正重光謂日月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鄭玄曰貞正也 銑曰此章明人君可以大人藏形於闇自以為密聖人以至明照之無所逃也重光日月也言日月之明可以照察其形影雖潛隱不能逃也說文曰探取也昭明也忒差也良曰此章明人君可以探人之心也以智隱情於智自以為密聖人垂貞觀而明之故曰昭忒補聖非探頤但以無私之照無情之觀故物不能逃也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善曰：凶邪亂正，亦由雲霄之蔽天，疾風之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稱穆穆，楚誅費鄢而王言合也。尚書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小雅曰：劭，美也。二臣，費無極、鄢將師也。左氏傳：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乃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也。翰曰：此章明誅邪亂則王聖明矣。雲霄天蓋淨也。四族謂共工、驩兜、三苗、鯀也。二臣謂費無極、鄢將師也。天水喻君也，風雲喻亂臣也。言去風雲則天清而水平矣，君去亂臣則君聖而時泰也。劭，美也。故舜能繼德，得放四凶；楚之藏理，由誅二臣也。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所傾，非假百（五臣本作北字）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劉曰：[illegible]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五臣本作[illegible]），不能救棲遑之辱。善曰：[illegible]克己勉力而[illegible]，故云[illegible]能理天下，不能化[illegible]之時非[illegible]

人倫不能免己之辱也。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五臣本作昭字）。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劉曰：檢猶定也，數不測量也。此言影景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情難料識，不能知其心。故先武發於[illegible]，魏武失之張邈。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常，天道可知；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蒼頡篇曰：檢，法度也。濟曰：此章明人事非遠，不可抑知也。循，順也。檢，法也。言天之運轉有常分，故可察；人之變易長短之數，難明。何者？天道有定，晷刻不差，與人之心相異，是明人心難知於天也。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劉曰：耳目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內殊，不能相救，言造化塞其通也。善曰：莊子曰：眾生以術。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良曰：此章明量才任人，事雖非不可以兼能辨也。[illegible]天情[illegible]不[illegible]者[illegible]神勞而形安，然同在一身之上，而苦樂殊，亦如人各有[illegible]若是天理殊，但造化使之[illegible]。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五臣本作陵字）霄之節厲。善曰：周易曰：遁世無悶。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翰曰：此章明遁世不仕，非樂幽隱。貞烈之女，豈樂獨居，知時不可，比如匏瓜繫在一處；貞女豈不知懷春而好偶影，以時不可動，故執操也。屬節不可違，故執操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劉曰拊頭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比故不如天帝之奇故子路之東故卓茂之仁如豐沛之既復三者臣足其樂矣豈復毋時雍桓撥之治故善曰身安蔭以故無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名之鯤化為鳥其名為鵬若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為蒲宰孔子入其境而歎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其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墻屋甚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諸下用命此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又曰玄王桓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桓大撥治也或者以密為宓子賤治單父以邑對於恐文非體也銑曰此章明令長敦和人得其所足矣鈞天中天也言鈞天廣樂也垂天之雲謂大雲也蒲子路所理邑密卓茂所理邑也黎衆也時雍大平化也豐沛謂漢高祖也桓撥謂殷湯也夫臣足其樂而不思其君者乃樂其所安忘太平之風溥明之士不思殷德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碔砆匪擬。善本作瞍字蘇后切　碔武夫　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劉曰專若時求日賢明易與愚疑一塗故堯在上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逐也　善曰飛轡謂日也日有御故云轡也頓猶舍也西頓謂日入也東秀謂日明也呂氏春秋曰離朱之明韓詩曰矇瞍奏功薛君曰無眸子曰瞍珠子見曰矇瞍大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尸子曰夫朝王照乎四海上書曰夜光之璧戰國策曰白骨疑象碔砆類玉然此不謂日出君也世傳臣任事曰賢愚同碔砆形似禁謂日也日有御故云曰象權臣也秀出也夜光璧名喻賢也碔砆石名喻愚也換易也求已也夫日間則明目與盲瞽同其視故日月出則夜光與碔砆咸歸選擢日潛月出賢愚共見以知其明明目與賢者相繼而起劭美也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傃，素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劉曰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反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近之義也以至夏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傃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濟曰此章明用人不假臨事而後知也但察其氣之近可驗以知遠之事也管律管也傃向也謂插向地中候氣也表以測日影言以寸管則天地之氣尺表候日月之形則天地不能匿日月不能逃其人情能逃乎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劉曰常音君子之音也鏡無蓄影喻聖人虛己應物有伯牙鍾期之類也挾情適事謂君子有情之功不如聖人之音也善曰文子曰事由人所聚玄宰響吾之聲雖有伯是以聖人玄明無心而物自照其貴者之聲雖有伯牙鍾期之聽猶待奏而後知也故其照也形而見之子曰鏡不設形故形莫不見尸子曰鏡之形也高誘曰鏡不以形見人形見則見之人才通分則萬殊之觀鳥鵲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血不能見其影然後不能見其形也鏡積影而後良曰此章明聖人以道御物不私其情故改異故應物亦不盡其容言聖人積影之形照物無常絃有常音聖人以萬物不雜以校量心身之情故能應物之體故言盡其容言聖人虛己應人亦猶鏡也

臣聞柷敔希聲，敔魚呂切　以諧金石之和；鼙鼓疏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劉曰大簫之環中理貴持會而發也一方曰明者雖少而合理者亦不可棄也善曰音樂聲也功也一先而眾者聖人之能也翰曰此章明首難少而合理者亦不可棄也柷敔亦音器也夫柷敔聲希鼙鼓擊稀而能和金石節絃也言合聖人能使天下皆和也

經營政化圖謀事物亦皆合理之事以審要會也

臣聞目無嘗五臣本作常字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善曰言身政之於己及物此耳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己是以存乎物者當求其備哉杜預左氏傳注曰誅責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責也銑曰此言明人與周材不可以責備也一曰目不堪聽耳不堪視斯乃在於一人之身猶不責其通塞之故豈可求諸備於一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劉曰此欲令各因其所而與之令義之心附之也[illegible]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illegible]子產曰[illegible]之腹願以小人之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杜預注曰屬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鄭玄曰王鮪鮪之大者也[illegible]吞舟吞吐皮氣成雲[illegible]燭龍[illegible]照明燭龍[illegible]王逸曰[illegible]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天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向曰此章明物各得其所目無[illegible]慕之心[illegible]欲節充足也王鮪魚名以登俎也吞波大魚也北方有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夫放身而居[illegible]口而食在於安飽為足不必借但蹟王鮪者不假吞波之魚也室照燈者無假燭龍之光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善曰楚辭曰衝風起兮橫波是曰[illegible]也言及遇衝風大波漏起[illegible]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illegible]曰漂[illegible]也 翰曰此章明人性隨化遷易聖人為理不可不慎風化也龍舟畫龍於舟也[illegible]也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聵也[illegible]夏屋[illegible]大[illegible]鄭玄曰[illegible]大屋也 良曰震風大風也洞疾也夏大屋也傾側也何則牽乎動則靜凝劉曰言舟牽乎水波靜而舟定故曰靜凝也 善曰舟雖靜而為動之所牽則靜止而為動也[illegible]禮注曰凝止也自定之貌也 翰曰凝止也舟牽水動以波安而反靜止也係乎靜則動貞劉曰言屋係乎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 善曰舟雖動而為靜之所係則動正而為靜也周易曰貞正也然此文勢與上句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 銑曰貞正也屋係於地是靜也風震而動正也

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劉曰此謂物無常性皆化所移故水本驚善風靜則安屋本貞取風來且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風之化寧挾賢士之義 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流為水及風震也海當為誨曾曾參史史魚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 向曰殷盛也盜跖東陵大盜也曾參史魚賢者之士也言人無常性善惡在於化也水本湯風靜則安屋本堅正風漂則傾猶貞女之心見淫風而冒為大盜之性遇淳化而歸眾也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善曰言人居於窮則志其舊達則思其舊是以楚君嘉舊屨之陵[illegible]少原之婦能思舊簪也[illegible]賈子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亡其踦屨已行三十步復旋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於此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踦屨哉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返於是楚國之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鄉者刈蓍薪而亡吾蓍簪吾是以哀孔子曰刈蓍而亡蓍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簪也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濟曰此章明故舊不可忘也服用也[illegible]棄也[illegible]尚善也言人之達在可貴或有可棄貧賤之交在於貞難不忘故楚王之悲少原之婦[illegible]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五臣本作不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飆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闇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劉曰商風秋風也本與雲之[illegible]殊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乃至谷風習習必陰必雨則千在下自天下自安也 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萇曰東風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也 良曰此章明君行暴急之政則不能懷百姓也商飆秋風也谷風東風也彌猶徧也峻高

也夫秋蓬於山不能與雲族不應感也東風動條則衆鳥而微不順也寸僭闇者法發而人不發明者事約而功高大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劉曰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棄性承欲遂令身死國家爲墟 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情約情修則亂二王皆欲所以滅亡也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敘佇立之跡翰曰以喻明情欲縱則必然身亡也殷墟周京微子箕子過殷墟見麥秀於故居而悲歎大夫過周京之宮室盡爲禾黍故無佇立之跡[illegible]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貴鼓密而含響朗笛疏而吐音劉曰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污隆用行其正取其物而已由求爲文[illegible] 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鼖貫鼓[illegible]說文曰[illegible]通也[illegible]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五臣本作重 善曰性命之道合盡所情以利爲輕所以貴身方生則生重不以利方義則義重以身方義則身輕[illegible]以身方利則利輕以據圖無揮劍之痛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爲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之重也比義則輕臨川自投謂北人無擇也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 向曰此章明賢者重義而輕身也文子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爲也舜讓天下於友北人無擇無擇曰欲以辱行漫我因自投清泠之泉夫理有可守者爲威權所開是以據圖之人揮劍不痛以利輕身也投川之士死而可哀者輕身徇義也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劉曰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六爻含萬殊之[illegible] 善曰周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illegible]又曰六位時成五絃琴也[illegible] 濟曰此章明事能通變雖小可以辦大也[illegible]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illegible]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疏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則淺深難察劉曰天有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藏於器也[illegible] 善曰[illegible]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彊不能反蹈海之志漂

檜善本作卤字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善曰言勢有極也盧諶雅箋之

隆不能易火水之性不能禁卤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淮南子
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勢暴也事如下
文吞纖謂秦也六國爲纖而秦滅之故曰吞纖過秦曰秦有井
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爲帝魯連曰
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蹈東
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
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說文曰
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
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
伯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山又餓且死作歌其詩曰登彼西山
兮採其薇銑曰此章明上有執節者不可以威力移也高毒
也陵原也關東諸侯合縱巨秦而秦吞併之蹈海謂魯連隱於
海也櫓大楯也武王伐紂流血漂櫓西山首陽山也夫水之性
寒毒暑不能壞火之性熱凝陰不能累猶秦皇之彊不能迴
魯連之志周武之威
不能屈伯夷之節也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

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劉曰金爲火所流海爲寒所凝此是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
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閉而所窮也 善曰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 向曰此章明理有定分不可越
也言火之流金寒之凝海乃理開常達之道是以能之至於焚
景結風則數塞必
之義自是不及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
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
寒木之心劉曰夫冒霜雪而松栢不彫此由是堅貞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雞善伺晨雖晦而不輟其鳴此
謂時累不能淫也 善曰莊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
難淫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李軌曰陵雨暴
雨也帡莫經切幪莫公切 濟曰此章明貞操之士時亂不能易
其節也足於性謂松栢也天損謂霜雪也貞於期謂雞鳴也時累
謂風雨也喻君子邪亂不能侵其明節 亦猶風
雨不能誤雞鳴霜雪不能凋松栢也淫侵也

卷終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六

箴 銘 誄上

箴

女史箴一首善曰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也

張茂先良曰女史女人之官執彤管書后妃之事華懼后族之盛故假女史作箴以戒後宮也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五臣本作始字
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
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又曰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
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
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也 翰曰茫茫廣大貌二儀天地
也陶甄謂陶人爲瓦器也言天地
散氣流而爲形有似陶人爲器也

在帝庖羲肇經天人

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善曰周易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
物之情也 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
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銑曰庖犧伏羲也肇始經治也言伏
羲始治天下於是立夫婦君臣之道也

家道以正而五臣本無而字王猷有倫善曰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矣毛詩曰王猶允塞猷與猶古字通 向曰猷道倫治
也

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善曰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妻道也 又曰含章貞吉以時
發也 翰曰言婦德尚柔
事也易曰含章貞吉也

婉嫕翳淑慎正位居室善
善曰漢書曰孝平王皇后爲人婉嫕有節操服虔曰嫕音翳柔之貌
賢才家列女傳許穆夫人婉柔和順不違也毛詩曰淑慎爾止周易曰
女正位乎內 良曰婉順嫕
靜淑善也正位謂皇后也

施衿結褵离虔恭中饋
善曰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又
毛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曰褵婦人之褘也褵與縭
古字通也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 翰曰褵纓也虔敬
也中饋酒食之事也女嫁母施衿結纓曰勉之敬之也

肅慎

爾儀式瞻清懿善曰毛詩曰敬慎威儀又曰各敬爾儀 銑曰肅敬儀法式用懿美也 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善曰列女傳曰樊姬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桓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淫泆之音衛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 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五臣本作吝字 善曰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圈鬭獸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走馮婕好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好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歎以此倍敬重焉 濟曰熊猛獸也美女曰媛言此人皆不懼為君致命知死不惜也吝惜也 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五臣本作歡字 善曰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好同輦載婕好辭曰妾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 良曰言此豈無思念於寵所割歡者防患慮遠也餘同善注

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善曰張衡賦曰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衰又曰周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毛詩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鄭玄曰微謂不明也 翰曰殺減昃偏也 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善曰蔡邕女誡曰夫心猶首面也一旦不修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一不思善則邪惡入之人咸飾其面而莫修其心惑矣家語孔子曰容不可不飾也 銑曰替廢也塵積成山言積小善而成高德也言興德如為山之難廢德如踐機之易也 向曰飾容謂理裝飾性謂修德行也 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善曰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容者也尚書曰惟狂克念作聖 濟曰愆失也 良曰斧藻謂脩飾也克能也言修飾道德則為聖人 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善曰周易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 又曰徐幹中論曰苟失其心同衾為遠 翰曰言善則千里應言惡則夫婦亦相疑同衾謂夫婦也 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善曰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銑曰言出言善惡也 勿謂幽昧靈監無象五臣本作鑒字 勿謂玄漠神聽無響向曰幽昧闇也玄漠靜也勿以冥昧而以為無知者神靈鑒聽不在形聲而知也 無矜爾榮天道惡盈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濟曰矜大盈滿也言無以榮自大天道惡盈滿也 無恃爾貴隆隆者墜善曰揚雄解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 良曰隆隆盛也墜落也 鑒于小星戒彼攸遂五臣本作式字 善曰毛詩序曰小星惠及下也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周易曰無攸遂王弼曰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也 翰曰詩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言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之道無所必遂也 比心螽斯則繁爾類善曰毛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銑曰螽斯蚣蝑也言后妃如螽斯不妬忌故嬪妾類多而詩人引之以美后妃也 歡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善曰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 [illegible] 漢書曰[illegible]成趙后入宮寵少衰而女弟絕幸 [illegible] 向曰過分則黷[illegible]不可縱分離不可專擅 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善曰文子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 濟曰慢寵生損因盈衰王此理之固然也 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善曰莊子陽子之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良曰翩輕也言美者自以為美恃此輕薄之行者則自取尤過 冶容求好君子所讎結恩而絕職此之由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漢書曰[illegible]左氏傳范宣子數欒盈[illegible] 翰曰言好為妖冶之容而求好者是君子之讎也結恩而中絕者皆由於此職主也在此職主也 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善曰太公金匱師尚父謂

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乎如履薄冰湯之居人上翼翼乎懼不敢息也 銑曰翼翼矜矜小心貌興盛也 **靖恭**

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 五臣本作斯字 **敢告庶姬** 善曰毛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又曰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其過其罪殺之 銑曰言守靖恭敬則榮顯自期於女身司主也 庶姬眾妾也

封燕然山銘一首

并序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竇憲遣客刺殺暢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大破單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班孟堅 濟曰封者增高也燕然山名也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詩序曰美盛德之形容故作此銘也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 五臣本無曰字 **車騎將軍竇憲**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竇貴人后所生竇憲為侍中竇后以為兄也曰元舅又曰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為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 良曰元長也憲和帝舅也 **寅亮聖皇登翼王室** 善曰尚書曰三孤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登翼言登升輔翼也 銑曰寅敬亮信也言憲敬信而升輔翼王室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善曰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銑曰麓錄也言使大錄萬機之事也緝熙光明也 **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治兵于朔方**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耿秉字伯初為執金吾與竇憲北擊匈奴大破之左氏傳臧僖伯曰三年而治兵 向曰耿秉為執金吾掌徼巡也朔方北方也 **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 善曰毛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史記曰武王乃作泰誓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翰曰此言副將與上同也毛詩曰整我六師以修我戎 向曰鷹揚鷹之飛揚螭虎言士卒驍勇也 爰於該備也六師六軍也 **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南單于休蘭尸逐侯鞮單于屯屠何立時北虜大亂南單于將討并北庭上言願發國中諸部胡將兵會竇憲太后從之 良曰暨與也庭戎羌君長合擊匈奴驍猛也 **元戎輕武長轂四分** 善曰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孫吳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者先驅 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 翰曰元大戎兵也長轂兵車也四分謂布於四面也 **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善曰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奮電鞭驂雷輜 銑曰輜車也言兵車之眾如雷聲也蔽塞也 **勒以八陣涖以威神** 善曰雜兵書八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雁行陣 向曰涖臨也勒八陣之勢以威神臨之 **玄甲耀日朱旗絳天** 善曰漢書曰發屬國玄甲軍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 翰曰玄甲黑甲也 旗赤色耀日絳天言其盛也 **遂凌高闕下雞鹿** 五臣本作淩字 善曰漢書曰遣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臣瓚曰山名也 范曄後漢書曰竇憲與南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 良曰陵上也高闕雞鹿皆山名 **經磧鹵絕大漠** 善曰漢書曰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 臣瓚曰沙土曰漠直度曰絕 翰曰磧石也鹵鹹地也大漠沙漠也 **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其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 左氏傳殺人以血塗軍鼓曰釁 銑曰溫禺尸逐皆匈奴君長名 鍔刃也 **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 向曰校部也徂行也星流言疾也埽言除也此言威武之盛矣 **蕭條萬里野無遺寇** 濟曰蕭條萬里空遠之貌言威之盛也 **於是域滅區殫** 良曰區域也殫盡也 **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 盡也旆旗也 言以匈奴名書傳驗圖覽匈奴中山川也 **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度遼將軍鄧鴻與後諸軍皆會涿邪山 又曰南單于上言北單于創刈南兵聯逃遠去依安侯河西 翰曰踰

蹛林月令也東上也涿邪山名安侯河名涿邪山名 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善曰漢書曰頭曼單于有太子曰冒頓冒頓以鳴鏑射殺頭曼遂自立為單于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又曰匈奴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 銑曰躡踐焚燒也冒頓老上匈奴君長號也區落部落也龍庭單于祭天所也 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 善曰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又文紀曰匈奴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 翰曰攄舒也高祖為匈奴圍於平城文帝時匈奴殺北地都尉卬言今誅之是舒高祖文帝之宿憤光祖宗之神靈也憤怨也玄神也 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 善曰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 濟曰恢大拓開也言下固子孫大闢境宇振我天子之聲也 茲可 五臣本作茲所 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 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善曰漢書揚雄上疏曰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 刊石即謂立銘也 良曰昭美也刊削也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 善曰毛詩曰於鑠王師 翰曰鑠美也勦絕也言美我王師征伐荒裔絕彼凶虐也 截 昨結 海外 善曰毛詩又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敻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 善曰說文曰嵑立石也嵑與碣同音義曰渠列切 銑曰敻邈遠也亘徧也神丘燕然山也建立也隆高也嵑碑也 熙帝載兮振萬世 善曰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向曰熙廣帝載也言廣漢帝之年威振萬世

座右銘一首

崔子玉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舉茂才為汲令遷濟北相 濟曰瑗兄璋為人所殺瑗遂手刃其仇亡命蒙赦而出作此銘以自戒嘗置座右故曰座右銘也 銑同善注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善曰戰國策唐雎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 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 良曰譽聲也慕貪也 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善曰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呂氏春秋曰內反於心不慚然後動也 翰曰寧度庸常也言常度理何能傷人乎 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 善曰鄧析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 子曰聰明叡智守之以愚 銑曰臧善也 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 善曰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說仲尼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 向曰君子在俗不染外如涅而不緇也曖曖闇貌也內含光明也 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 善曰老子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 向曰柔弱謂上公曰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 濟曰老子以此誡世人也

弱者生之徒剛強者死之徒言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 善曰論語曰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鄭玄曰行行剛強貌 說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 良曰行行剛強貌鄙大之人也言庸人為彊之未必悠悠長遠之貌也 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老子曰知足不辱 翰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祥善也知足不辱故勝不祥 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善曰王肅曰苟誠也 銑曰苟且恆常也

劍閣銘一首

張孟陽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 向注同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 善曰揚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州毛萇詩傳曰峩峩積石貌

也濟曰巖巖積石貌梁山梁州山也峩峩高貌
遠屬荊衡近綴岷嶓音波善曰尚書
曰荊及衡陽惟荊州孔安國曰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也尚書曰岷嶓既藝良曰屬綴皆連也荊衡岷嶓皆山名南
通邛僰蒲北北達褒斜善曰漢書音義服虔曰邛蜀郡西部也僰東名也梁州記曰萬石城
泝漢上七里有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也曰邛山名僰隸棘同名也達亦通也褒斜谷名也翰狹過彭
碭高踰嵩華善曰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闕號曰彭門孔安國尚書注曰
碭石海畔山也銑曰彭門碭石二山險故以狹比之嵩華二山名踰越也惟蜀之門作固作
鎮向曰大可為鎮險可為固也是曰劍閣壁立千仞善曰酈元水經注曰小劍
戍北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劍閣也濟曰劍閣言其峯如劍其勢如閣壁立謂峻也千仞言高也窮
地之險極路之峻善曰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西都賦曰臨峻路而啓扉良曰言窮盡地之
險極道路之峻也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

晉善曰蜀中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鍾會之伐蜀雖不與朝政由晉王故歸功於晉也翰曰蜀人召
此險阻故退還劍閣而拒之是時道只一劍之隘魏將未留備據而守之中間晉使鍾會平蜀而得之秦得
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善曰漢書田肯賀上曰陛
下得韓信又治秦中持戟百萬秦得百二齊得十二此所謂東西秦也銑曰秦地險以二萬人可敵百萬故能敵諸侯也齊亦負海
之險以二萬當十萬故能強大也田生謂肯也獻籌謂獻策於漢高言齊秦形勢之險也矧茲狹隘土
之外區向曰矧況茲此也狹隘阻也區域也言其土地自在區域之外也一人荷戟百
夫趑七咨趄七余反善曰陳琳為曹洪荅文帝書曰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翰曰趑趄難行也濟曰趑
趄不在險言恃於險阻一人荷戈萬夫不能進也形勝之地匪親勿居翰曰漢書田肯曰秦
形勝之國也齊有琅邪之饒非子弟莫可使王之也良曰形勝地也非親不可令居此險也昔在武
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

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善曰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
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德義不修禹放之夏桀之
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
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武侯曰善翰曰喜歡也同善注洞庭湖名孟門山名不
祀謂不得祀其先人也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
敗績善曰尚書曰爾邦知天命弗易又曰左氏傳曰凡師大崩曰敗績杜預曰喪其功績也銑曰迄至昏暴鮮
少績功也言天命不易憑險雖不作暴亂亦不敗其功也公孫既滅劉氏銜璧善曰
後漢曰公孫述字子陽為江卒正假偶蜀郡大守自立為天子漢使吳漢伐之述死吳漢盡滅公孫氏蜀志曰後王諱禪字公嗣
魏使鄧艾伐之後主輿櫬自縛詣壘門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公面縛銜璧句同善注覆車之軌無
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善曰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若轉後

漢書竇武上疏曰覆車之軌其迹不遠濟曰言公孫述劉禪其覆車之跡無或重履之以此言告梁益二州以為誡也

石闕銘一首并序

陸佐公善曰劉璠梁典云陸倕字佐公吳郡人也少篤學善屬文仕至太常卿詔使為新漏刻石闕二銘冠絕當時賜以束帛朝野榮之良曰同善注此石闕在端門外夾道而置之其上運起奇獸異禽之狀

昔在五臣本作者字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
黜夏政善曰尚書帝曰舜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又帝曰禹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墨子曰紂
之亂武王理之當此之時不渝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改俗善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翰曰格至也文祖神宗皆舜禹
受命之所也周武王也商紂也湯天乙也黜退也夏桀也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
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惎巨吏克明俊德

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善曰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讓干戈之道雖殊而用賢愛人之義約爲一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勝周多矣舜以同姓受堯禪文王百里武王爲西伯襲文王皆有因緣力易爲也孔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與干戈文武之殊用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粟天啓之亡人甚之謂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氏傳[illegible]翊曰以洋德者而凡民爲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華改也與猶權也影也緯星也謂日月星皆有祥瑞之色也然開祇賈也言舜禹揖讓而揮湯武干戈而伐其首雖易至於應天地下運鍾人神之謂明用賢才誠復孔無其揆一也在

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善曰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寶卷高宗第二子也高宗崩太子即位左氏傳曰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向曰季末也昏虐謂東昏侯爲君臨人不道專爲暴虐也書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也

怨神怒衆叛親離跼地無歸瞻烏靡託善曰六韜曰紂愚刑經乃更刻斜括以[illegible]之加於炭炮烙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以爲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行傳注曰夫中紂神怒民以爲衆叫呼曰[illegible]天[illegible]以安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鄭玄曰視烏集於富人之屋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也

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善曰我皇梁武帝也斗極天下之所取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握焉長楊賦曰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漢書音義曰鉤陳星名也禮記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

提萬福善曰毛詩曰樂只君子萬福攸同蜀父老曰我皇謂梁武也把握中外提撮則鉤陳星名兵衛之象王者當執把也言撮神祇以取多福也

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善曰[illegible]謂[illegible]

於是善本無於是字

義旗以伐罪也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據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令以高祖督前鋒三年十一月義旗發自襄陽已而進京師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曰雷震虎步[illegible]西京賦曰[illegible]雍州[illegible]之[illegible]自雍州刺史舉兵故云雷動風驅天行地止謂法天地行上也

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繇籤竝協

從人祇響附善曰命旅謂旅衆也登壇祭天也杜篤論都賦曰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尚書中候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鄭玄曰以魚赤者爲烏也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illegible]也神[illegible]也[illegible]

穿胸露頂之豪箕坐椎髻善曰[illegible]

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illegible]

夏首憑固摽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illegible]

帝赫斯怒秣馬訓兵跋鼓未通凶渠泥首[illegible]

尚書曰殲厥渠魁張晏表曰臨去武宮威得泥首闕下也良曰渠魁猶渠帥也言帝如霜剪將討之殲其未過而凶惡之魁帥皆泥其頭而以降也弘舸連軸巨檻接艫盧鐵馬千羣朱旗萬里善曰吳都賦曰弘舸連軸巨檻接艫鐵馬鐵甲之馬范曄後漢書公孫瓚與子書曰鐵騎五千蹴於北隙之中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曰胡馬之千羣李陵與蘇武書曰旌鼓動天朱旗翳日 翰曰弘巨皆大也舸艦艫皆舟也鐵甲也言不陸發軍也折簡而禽廬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五臣本無而字樊鄧威懷巴黔底定善曰羅郡王淩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淩自縛歸罪孫淵大傳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敢不至邪太傅曰以君非肯逐折簡者也廬廬江九九江二郡名也伏滔正淮論曰廬九之間決滔兵死者十而七八焉漢書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荀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扈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尚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尚書曰震澤底定銑曰所難[illegible]廬江九江二郡名湘羅二水名也

選五十六　十二

不血刃言不交戰也無遺鏃言不施箭也樊鄧巴黔皆郡名懷來服也言以威來之而致定也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善曰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爲禮過秦論曰鉏耰棘矜長鎩[illegible]易者十八人藩籬言皆脆薄不固也枯朽言其易摧折也 向曰紂之卒握炭而易死力其勢然也華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兵車華路也左氏傳曰凡師過信爲次尚書曰王至于商郊牧野左氏傳曰孔子曰夷不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相望於道[illegible]事又淮南王上書曰扶老攜幼以歸聖王西者賦曰雲集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也 濟曰華車兵車也次比也商商郊牧牧野武王伐殷之地壺瓶簞笥也言師至郊境士女當以簞笥盛其漿食迎我師於路也以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

歸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善本作人農不遷業市無易賈五臣本作價字 善曰尚書中候曰天乙在亳[illegible]諸鄰國繦負歸湯帝王世紀曰商容及殷人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始其君弔其人呂氏春秋曰桀爲無道湯立爲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也 良曰夏桀之時人皆附湯殷紂之時人皆慕周今因殷德不錯是也弔閔也言安撫老少伐其罪恤問人勞苦使農市之人各使其業也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善曰何寵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往漢書曰[illegible]領王郡國上計者又曰嚴助爲郡守三年計如淳曰助自欲入奉之也尚書曰四隩既宅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狎至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翰曰四夷四方也羽檄亦軍書也狎更也言天下皆入會而奉圖籍軍書更至也而尊嚴之度不僭於師

選五十六　十三

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算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成帝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王命論曰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昔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言馬援曰援[illegible]勢如轉規又光武紀曰將軍鄧禹與謀帷幄決勝千里仲長統昌言曰運籌於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君子曰莒恃其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辰也梁典曰永元三年十二月丙寅長齊殺東昏于含德殿其黨以黃油裹首盛而下尚書曰獨夫受洪惟作威鍾士季檄蜀文曰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向曰尊嚴淵默天子容儀也僭失也言梁武雖居軍旅行陣之間不失天子容儀也張良之策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規圓也思若轉圓言易也良運籌策於帷幄仲長統曰運籌於几案十二日曰浹辰獨夫謂東昏侯也授首謂引頸受斬也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善曰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爲席衣以綾紈者三千人又曰武王伐紂棄寶衣投

火而死帝王世紀曰王命歸琁臺之珠玉說苑曰武王大敗殷
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於諸侯天下聞
之曰王廉於財向曰焚棄錯寶謂崇儉也帝王
紀曰王命歸琁臺之珠玉於諸侯人咸喜也　指麾而四
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
功均天地明並日月　善曰新序劉向曰先王之所以指麾而四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者
運斗樞命決曰俱在隆平懷多殊流禮記曰下車而封夏后之後
於杞封殷人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尚書曰夏有
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氾濫於天下漢書曰
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濟曰塗泥炭火橫流大水也言齊朝之
人皆如陷泥墜火投溺大
水而武帝救之也均齊也　於是仰協三靈俯五臣本作府從
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敍之圖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
造起天地鑄爲人君
通靈之瑞文錯同端劉琨勸進表曰億兆欣戴曹與夷二尚書
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春秋元命苞曰堯游
河者赤龍負圖以出圖赤如綿狀龍没圖在揚雅襲鼎賦曰大
禹之始河序龍馬銜甲負圖書　良曰協合也三靈天地人也堯

舜而尊之贈昭華之玉龍負圖以瑞堯也
書曰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者言升爲天子　類帝禋宗
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羣望撫袂而朝諸夏　善曰尚書
曰肆類于上帝又曰禋于六宗國語觀射父謂昭王曰先王天下而
和寧百姓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禮記曰升中
于天而鳳皇降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漢書序傳上書曰
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陛下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
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翰曰類禋皆祭名光寵也神器天子器也
升中謂登中岳也祭和羣星辰山川也撫摩也袂袖也諸夏
中國也　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
善曰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懸法象中承章
曰懸法象魏班政甸衛東觀漢記段熲上疏曰先零東羌討之
難破降爲上策戰爲下策周禮曰大司寇掌三典以佐王三曰
刑平國用中典也　銑曰班布也政法也方外四夷也協合也
上策謂降敵也刑平國用中典　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劒騎穹廬之
國同川共穴之人　五臣本作民字　善曰杜篤論都賦曰
連緩耳瑣雕題呂氏春秋曰爲君者

鑿夷舌皆服德厚也高誘曰夷狄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
一說南方有反舌國本在前末到向喉故曰反舌也漢書曰匈
奴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漢書烏孫
公主歌曰穹廬爲室兮旃爲牆杜篤論都賦曰同穴裘褐之域
共川鼻飲之國　向曰
羈縻也餘皆遠國名　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
[illegible]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鄣河西無警　善曰喻巴蜀文曰交
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紂也百姓若崩厥角稽
首曰厥角叩頭以額觸地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漢書曰通
西北國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通也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公
孫鞅爲秦攘地千里漢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匈奴遠遁而
幕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謂狄山曰吾使居一障間寇狄小城
也漢書曰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圁洛之間音銀洛音承後漢書
曰拜良爲涼州刺史歷年無警　銑曰鑿空謂鑿空山以通道也攘却也千都千城
角叩頭也稽顙拜也
也罷鄣無警
言皆清也　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
息此狼顧　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
示來服綏爾以閑以賢人爲兵聖人爲守

中國無狗吠之驚易曰鹿駭狼顧之憂也良曰邇近
肅敬也無狗駭聚觀前路憂慢也亡息無也　乃正六
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善曰周禮曰保氏掌諫王
樂宣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尚書曰修五禮又
禮書國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漢書曰高祖令蕭何定章程又
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　翰曰六樂六代之樂
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程權量之平法也創制也　置博士
之職而著録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
學如市　善曰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六藝博士後漢書曰張
興稍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司馬彪
續漢書曰明帝永平中來學者集京師劉秦美新曰
翱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由余欵關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中
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
賣買號槐市　銑曰博士學官也詩有大雅小雅集雅之館則
教詩之所也款叩也言叩
門請見若如人之趨市也　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
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　善曰漢書曰平帝立學官
郡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

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周禮曰冬至於地上之圜丘若樂六
六變天神皆降尚書泰誓公曰如有一介臣又曰稱秩元祀咸
秩無文　向曰建立也庠序學名啓開也郊南郊丘圜丘皆祭
天地之名也一介謂小才也録記典法秩叙也言未有文記之
法皆次叙也　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
禮讓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
下學士靡然嚮風矣禮記曰儒有砥礪廉隅論語子曰
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濟曰言庠序之
興故學者如靡風而靡皆歸之於京也　教臻侍子化洽
期門區宇乂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
善曰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漢書曰武帝
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樊準
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遣
伊秩訾王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乂寧思和求中方面四方
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孫楚客主言曰晉士孚明
方面告地長揚賦曰休力役賈逵國語注曰阜厚也左氏傳季
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　良曰臻至也侍子謂諸蕃質子來侍天
子故云侍子期門守衛之官言皆蒙學教之化也乂理方面四
方之面也靜息無事也
備也簡略也阜厚也　歷代規範前王典故莫不茂美
善曰史記曰高祖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
矣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疏曰事為典故　翦截允執厥中
孔安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翦截浮辭尚書帝曰允執厥中
翰曰規法摹則也故事也夷平允信厥其也言前代法則故事
有煩亂人者皆芟平
翦截使信執其中也　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
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　善曰左氏傳曰司鐸
火季桓子命藏書象
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經
謂周禮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
人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也象魏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士二人
銑曰哀公三年火季桓子命書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經
禮謂周禮也周禮太宰以正月縣理象之法於象
魏使萬人觀理象焉象法也言布法以示人也　戴記顯
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　善曰禮記戴聖所傳故
號戴記曰昔者仲尼與
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周書曰文王至自商太
姒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于闕間化為松

拍句
注州　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庭紫貝
善曰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
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
崙山有三角一正東有墉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又曰
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宮闕楚辭曰魚鱗屋兮
龍堂紫貝闕兮珠宮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
濟曰海岳蓬萊山也有白銀闕紫貝闕名河伯所居　蒼
龍玄武之制銅爵鐵鳳之工　善曰三輔舊事曰未央
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
武闕鐵又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圓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
穀生再鳴五穀熟辟斜西京賦注曰圓闕上作鐵鳳皇令張兩
翼舉頭敷尾
良曰皆闕名也　或以聽窮省冤或以布治縣法　善曰
李尤闕銘曰悉公聽省冤乃窮冤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
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治中丞章曰縣法象魏翰注同　或以
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　善曰尚書曰王曰表正萬邦
周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
桓子新論曰昔周公光崇周道羣攻四表蜀都賦曰亦有帝
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也　銑曰表飾也光崇重也言為
天子帝
闕者以飾帝王之
居里而崇重也　晉氏浸弱宋曆威夷禮經舊典寂
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
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　善曰漢書曰
浸弱殲滅也
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縱好自民謂之禮經東都主人
曰唯子頗識舊典司馬相如美人賦曰上宮閒館寂寞至盡封
禪書曰湮滅而不稱不可勝數山謙之丹陽記曰大興中議者
皆言漢司徒義興許彧墓二闕高壯可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後
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即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
從之今出宣陽門望此山良似闕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七年博
望梁山立雙闕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向曰浸漸
也威夷微弱也寂寥空靜貌鴻伏則業湮滅罕稀也　晉以牛頭
山兩峯以為大闕宋立雙闕於博望梁山也言晉宋乃微弱
經籍無記大業沈沒皆假為觀闕是欺誑耳目無益章程也　乃
命審曲五臣本有直字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魚列瞻
星揆地輿復表門草創華闕　善曰周禮曰或審曲面
勢明中謂四時昏明各

有中星也尚書考靈耀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除之鄭玄曰晝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又曰匠人建國求地中置槷以縣視其影鄭玄曰槷古文臬假借字也周禮曰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東觀漢記陳士筆議曰陛下除殘去賊興復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論語曰裨諶草創之西都賦曰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濟曰審察也審察由宜之旨也明中謂昏明各有中星也圭以測日影也臬以平水也瞻其中正揆度也謂度地形勢也草創謂初始也言始起華闕以爲門也**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善曰天紀星紀也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之次也漢書曰太簇位於寅在正月也良曰太簇乃正月律也**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興此崇麗方且趣以表敬觀而知法**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築懸法無所今禮盛化光殷務稍便可於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寫丈八十五

石爲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公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翰曰盛則崇麗謂闕也且使也趨急步古過闕者使急步而行以表敬也**物覩鴻碣之容人**五臣本作民字**識百重之典**善曰周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西京賦曰圜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崔駰七依曰豐屋廣夏崇闕百里銑曰言立此雙碣使百姓觀之以知百代之常法也重代典法也**作軌垂訓赫矣壯乎**善曰郤正釋譏曰制作範匪特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向曰範法訓教也赫壯皆盛貌**爰命下臣式銘磐石**濟曰下臣陸自謂式用也磐石大石也**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善曰此言建國立都不恒一所故洛汭岐梁咸爲帝宅也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周周成王也尚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作洛誥築邑說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漢高祖也西京賦曰咸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良曰建立也各水名岐水

渥岐梁謂雍州也言古之帝王辨方正位立都不恒故雍洛各爲帝宅也**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善曰帝王所居因功業而後盛禮文之德由政化而益光也周易曰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翰曰業高也化光謂德化光大也象闕則舊章也**青蓋南泊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善曰言帝作南遷王綱陵紊懸法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吳頴晉書王導上言曰亘青蓋以又上京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輪青蓋黃旗謂吳也司馬德操與劉林吳書曰黃旗紫氣恒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乎藏緒晉書曰孫氏紹緒大晉南渡亦不假立門闕遂廢矣藏書史次曰欲而藏之周禮曰正月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挾日而斂之銑曰青蓋謂晉也黃旗謂吳也言此二君雖都江南皆無闕故使法無所懸書無所藏也**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興茲雙起**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爲人言焉彪曰造物者道也周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曰九五休否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謂雙立也曾

靈光殿賦曰朱闕巖巖以雙立向曰大人君也造物謂造萬物也龍德君德也言君以德休息不亂之道也百宮殿名雙起雙闕也**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貌也何晏論語注曰巍巍者高大之稱也重疊宮觀之多者也七命曰重殿疊起交綺對幌蜀都賦曰鬱岪蔚以翠微濟曰偃蹇重疊起巍巍壯大貌重疊謂宮觀多也翠微天邊氣也**布數方顯浹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善曰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數于邦國又曰正月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浹日而斂之懸書則懸法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文耳良曰周禮懸法數於闕浹日而斂之委篋謂藏書也**鬱崛**魚勿**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善曰甘泉賦曰洪臺崛其獨出西都賦曰重軒三階穹隆見下句西京賦曰反宇業業向栢許都賦曰景福擢樓以雲起飛撩鳥企而翼舒甘泉賦曰抗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翰曰鬱崛穹隆壯大貌飛棟浮柱謂漢甘泉宮之大也此闕形勢之高而超越焉**色法上圓制**善本作負製無一字**模下**

矩周星原隈俛臨雨善曰上圓天也下矩地也劉歆
建章鳳闕賦曰上規圓以穹隆
下矩地而繩直星原臨雨言其高也銑曰謂取
虞使於天也隈俛猶俯也周星原歷俯臨連雨亦言其高也前簷
四會卻背九房北通二墄南湊五方善曰王逸楚
辭注曰宮列
也陸機洛陽記門有銅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鄭玄禮記
注曰卻反也東京賦門復蹈重基八達九房月明堂之制也鄭
玄禮記注曰天子乃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
云卻背也 向曰實列也四會道也九房明堂也周禮曰雉門
二墄漢書曰泰地五方雖錯出
五方謂吳之五方也綜至主也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
哉華觀永配無疆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
來老子曰天長地久毛詩曰申錫無
編集云昭石闕重軒穹隆色去上良裝接十四字是至尊
所改也濟曰言此闕同天地長久配國家之無窮也疆窮也

新漏刻銘一首并序

良曰武帝以舊漏刻
乖舛乃令祖暅更造之故

新漏刻銘也

陸佐公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
漏乖舛乃敕員外郎祖暅治之屬刻
成太子中舍人陸倕爲文司馬彪續漢書曰
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
明星
焉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
善曰周易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
度無準天俯則觀法於地王經要義曰昏闇也旦明也日入
後漏三刻爲昏日出須漏三刻爲明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淮
南子曰孟春始嬴孟秋始縮高誘曰嬴長也縮短也 翰曰言
觀象於天未分明暗之節理歷候時不悉
長短之度此明須屬刻之義也惟法也挈壺命氏遠哉
義用善曰周禮曰挈壺氏下士六人鄭玄曰壺盛水器也挈
壺水以爲漏也 銑曰周禮置挈壺氏掌漏刻遠哉歎
此義之
用遠也揆景測辰徼叶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
夜善曰揆景則辰謂晝夜漏也徼宮謂徼巡其宮也衛宏漢
書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刁斗周廬擊木

柝周禮曰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代哭皆以水
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挈壺以令軍井謂爲軍穿井井成
挈壺懸其上令軍中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
以壺表井也 向曰揆度景晷辰時也徼巡宮也戒井謂宮中
穿井成則挈壺氏以壺懸井上以表井成也以水守壺者爲沃
漏以火守壺者爲夜視刻數分日夜者爲晝夜異刻也言以漏
刻日晷及時晝漏盡夜漏
起須侍衛者巡於宮中也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
陬子侯殄滅攝提無紀善曰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
司歷過也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
之末史官忘記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漢
書曰孟陬殄滅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爲孟陬歷紀廢絕閏餘
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
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爲失方 濟曰司歷主
歷之官從父學者爲疇人也正月爲孟陬大歲在寅
爲攝提殄滅無紀言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也衛宏載
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
善曰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
士周廬擊木柝傳呼備火司馬彪續漢書曰太史令霍融上言

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
歷密也 良曰衛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宮稱傳呼以爲備也較
考詳審也霍融漢太史令上言時
曰差失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陸機之賦虛握靈珠
孫綽之銘空擅昆玉善曰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
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
山之玉新序曰珠產江漢玉產昆山 翰曰陸機作漏刻賦孫
綽作漏刻銘靈珠昆玉喻文章美也言此二人虛擅其文而無
益也弘度遺篇承天垂旨善曰王隱晉書曰李充字弘度
集有漏刻銘沈約宋書曰宋太
祖頗好歷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
詔付外詳之有司奏承天歷術令施行 銑曰李弘度何承天
二人並爲漏刻
之法旨意也布在方冊五臣本作
有布方冊無彰器用善曰
禮記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左氏傳臧僖伯曰山林川
澤之實器用之資也 向曰方冊史書也言雖有法竟未成器
用也譬彼春華同夫海棗善曰春華言其文麗海棗譬其
無實答賓戲曰摛藻如春華晏
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
子曰昔者秦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棄其布破

刻漏銘

蒼布故水赤亞粟故革不寶公曰吾偉聞子對曰嬰聞偉胕者偉對也濟曰春華言不實也海粟同善注言何李法亦無實也**寧可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善曰左氏傳曰隱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鄭王孫擧曰創制作範垂非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良曰寧安軌法也言為法無實安可以字人垂教也**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善曰蕭子雲東宮雜記曰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舊漏給官漏銘云成和七年會稽山陰令魏丕造即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翰曰舊漏本山陰令魏丕所造故云出自會稽會稽郡名**積水違方導流乖則**善曰陸機漏刻賦曰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筳也銑曰積聚導引也言衆水引者皆違正法**六日無辨五行不分**善曰淮南子曰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向曰夏至加三日冬至

加三日歲加六日終而復始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之法甲乙丙丁戊也無辨不分謂失常也**歲躔閹**於**茂月次姑洗**善曰太歲在戌曰閹茂禮記曰季春之月律中姑洗濟注同**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善曰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良同善注變易也言易其政也**業類補天功均柱地**善曰列子曰昔女媧氏鍊五色之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也翰曰言齊天地壞絕而梁武帝能補柱也**河海夷晏風雲律呂**善曰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海夷晏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文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者中國有好道之君我故寄奇蘊而貢神香月益國東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銑曰夷平晏清也言河海不波浪也東風入律青雲干呂至道之感也**坐朝晏罷爾且晨興**善曰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朝晏罷以告制兵者也尚書大傳曰帝猶反側晨興闢四門來仁賢向曰晏

新漏銘

晚晨早興見也言天子勤政理也**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善曰集云雞人二字見先所改作也濟曰傳漏唱漏也周禮雞人掌祭祀夜嘑旦以叫百官使早起居也言君勤勞於此**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違用**善曰左氏傳張揖曰火中寒暑乃退鄭玄毛詩箋曰火星中而寒暑退陸機漏刻賦曰稱物象之揚月籤金水之相緣良曰星火心星也中則乃退用金用水以陰陽之象當議也言違失常**時乖啓閉箭異錙銖**善曰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翰曰啓閉以箭漏水也言漏器箭失開閉長短之節**爰命日官草創新器**善曰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論語曰裨諶草創之銑曰天子有日官官章創始也新器則新漏也**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善曰周易曰俯以觀於天文以察於地理史記曰黃帝旁羅日月星辰左氏傳曰公於是登觀臺以望又曰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向曰易云仰觀蒙雅曰月星辰書明觀殺之臺也梓慎登大庭之庫庫此臺也

則乎地四參以天一善曰三皇蓋用金而冒用火也蒙書曰天以得一生水地以得四生金也翰曰則法也故壺用金漏用水相參而用之也**建武遺器威和餘件**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晉中興書曰孫綽分進於建武成和漏刻即上觀之所造也良曰建武光武年號成和晉帝年號言其舊器皆損也**方員**五臣本作圓**金筩方圓之制飛流吐納之規**善曰金筩壺也而形方而圓則引水者而形員孫綽漏刻銘曰乃制妙器累壺氏論累器三三皆積水成川陸機漏刻銘曰口納胷吐水無滯咽翰曰金筩謂壺也形方蒲引水其形圓飛箭也流水也吐謂蒲納於壺也**變律改經一皆懲革**善曰韋昭志曰凡對所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也銑曰律歷律法經常懲定革改也言變其常法一皆定改**天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善曰陸機漏刻賦曰考正三辰審其所司是謂天紀綱也則表候陰謂土圭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向曰進御當進天子也辰時晷日也言可則時日考表影候陰

新漏銘

氣也不謬圭撮無乖黍累善曰漢書曰夫推曆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
不失黍累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十黍一
累十累一銖濟曰謬誤也六粟曰圭十抄曰撮十
黍曰累言新漏亥曲乖誤也又可以校運算之睽合辨分天之
邪正善曰漢書曰昔漢太初曆者方士唐都洛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曆也良曰校考運移睽離
也分天謂分其晝夜言可考知睽離之數離合晝夜長短之數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曆
之疎密善曰爾雅曰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通正漢書曰史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
及魯曆與張蒼用顓頊曆比於六曆疏闊中最爲微近又曰淳于陵渠覆太初曆晦朔弦望皆最密也翰曰四氣四時之
氣也盈虛言消長也餘同善注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赫乎無
德而稱也五臣本作得字銑曰貽遺也無得而稱言成功非一昔嘉量微物盤
盂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善曰周禮栗氏爲量其銘曰嘉

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七略曰盤盂書者其傳
言孔甲爲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中爲誡法或於鼎名曰
銘蔡邕銘論曰德非此族不在銘典向曰周禮栗氏爲量銘
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盤盂者黃帝之史書盤盂以爲戒昭明
也言此小物猶明德紀功以爲銘典況此上也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成
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善曰孫卿子曰藝者以入神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與造化
爲人高誘曰造化天也論語比考讖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又
曰周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濟曰
入神之制謂漏刻也造化謂陰陽也符合也易曰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等齊契合也勲倍樞席
事百巾机善曰蔡邕銘論曰武王踐阼咨于太師而作席机楹杖雜銘又曰黃帝有巾机之法孔甲有盤盂之
誡言也良曰勳功也楹柱机案也太公有楹杖之机之銘言漏刻之功倍多楹席事過巾机之百倍也寧可使
多慚曾水有恆昆吾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不可多謝辨而推之爲九也銘論曰昔
召公作誥先王賜朕弗出于武宮昔水曰作周太師而封于
晉其功勞於子昆吾之野西都賦序曰有虞帝名昌之義翰曰曾

水水名濱昇鼎於其中昆吾山名夏啓鑄鼎之
所皆勒銘於上言安可使漏刻不及於彼乎金字不傳
銀書未勒者哉善曰崔玄山瀨鄉記曰老子母碑老子把持仙籙玉簡金字編以白銀紀善撰要劉
人本觀書賦曰玉牒石記銀書金字爍矣不窮頌字昭備銑曰金字銀書謂碑銘之書也乃詔小臣
爲其銘曰善曰集曰銘一字至尊所改勅書辭曰故當云銘向曰此銘字初爲辭帝改爲銘也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善曰周易曰日
月運行一寒一暑莊子曰消息盈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也莊
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於道其來無迹其去無方尚書曰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向曰晦闇也神之與道眞
來無蹤工官罕希也言神妙之道天官希能代也乃置挈
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槩善曰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
載呂氏春秋曰仲春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槩高誘曰角
平升稱權槩皆令均等也濟曰熙廣載事也衡石稱也權槩
斗槩也言置挈壺以世道交喪禮術銷亡善曰莊子曰
曆事使得平正也世喪道矣道

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毛詩序曰衛宣公之時禮義
消亡良曰時道交錯喪亂故禮教去術銷散亡滅也遼遷
水火爭倒衣裳善曰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凡喪事縣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
玄曰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視刻數也毛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翰曰遼急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
刺失明時之時節也擊刁奸次叢木乖方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孟
康曰以銅作鐎受一升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夜挈壺氏曰凡
軍事縣壺以序聚柝鄭玄曰謂擊柝兩木相敲行夜時也銑
曰漢儀書漏盡則擊刁斗自衛叢木爰究爰度時惟我
謂打更木也奸次犯方言失常也
皇善曰毛詩曰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向曰言武帝於此窮究而度之方壺外次圓流
內襲濟曰次敘也襲重也方壺體也圓流體也洪殺殊等高卑異級善曰
陸機漏刻賦曰擬洪殺於編鐘順卑高而爲級良
曰洪大殺小也言漏刻之體大小高卑各異次也靈虬承
注陰蟲吐噏善曰孫綽漏刻銘曰靈虬吐注陰蟲承寫
翰曰虬龍也陰蟲謂蝦蟇也言漏刻之體以

龍承之作蝦蟇銜承盂而吐寫之

倏往忽來鬼出神入 善曰呂氏春秋曰倏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淮南子曰並應無窮鬼出神入 銑曰言微妙也

微若抽繭逝如激電 善曰陸機漏刻賦曰形微獨繭之絲逝若垂天之電 向曰言水下之微如繭之抽絲機發之疾如激電也

耳不輟音眼無留眄銅史司刻金徒抱箭 善曰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為胥徒居右壺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 濟曰輟止也耳不止音謂聽爲聲眼不留眄謂伺機發也渾儀制曰鑄金銅人為胥徒居壺之左右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之早晚也

履薄非兢臨深罔戰 善曰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良曰言挈壺人典有善失其於履冰臨深 授

受靡僭登降弗爽 善曰蔡邕獨斷曰夜局起中黃門持五夜相傳授籍田賦曰挈壺掌升降之節 翰曰言時之授受無愆也則升降之節不差也

唯精唯一可法可象 善曰尚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孝經曰作事可法左氏傳北宮文子謂衛侯曰有威儀可象謂之儀也 銑曰言專精之人可為之法象

月不知五臣本作處乎**來日無**五臣本作不字**藏往分以符契至猶影響** 善曰周易曰月往則日來杜預左氏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曰若合符契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向曰道隱也言置爲刻知日月度數故不能藏隱必符契驗信也影響言與時節相應如影響然

合昏暮卷蓂莢晨生 善曰周處風土記曰合昏槿也華晨舒而昏合田俅子曰堯為天子蓂莢生於庭為帝成歷也 濟曰合昏槿也其葉夜合而明舒蓂莢瑞草也每晨生一葉至十五日後日落一葉隨於升降

尚辯天意猶測地情 善曰易曰聖人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翰曰言合昏蓂莢能辯天地明暗之情

況我神造通幽洞靈 善曰[illegible] 銑曰通幽洞靈言神造猶鬼之變也神造謂爲刻也

配皇等極為世作程 善曰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為法程高誘曰程度也曹植列女傳頌曰[illegible] 向曰皇天也極謂北極星也言配皇天齊極星之運為世之法也程謂法也

王仲宣誄一首 并序

曹子建

翰曰誄者累也言人死後累其德行也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哲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 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良曰穹天也皇天之始不察我明哲之人乎何天神地祇而殲殺之士謂仲宣也

誰謂不痛善本作庸字**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 善曰古辭後漢書曰桓帝詔曰以不遭先帝早世又曰昊天不弔華殞夫人姊咨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 翰曰傷其早死也

存亡分流夭遂同期 善曰莊子曰綿者天相去幾何又曰聖人若遂成之兮 銑曰夭少死遂終也言存亡雖異殊分夭壽終同歸於死也

朝聞夕沒先民所思 善曰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毛詩曰先民有作 向曰先人古人也思聞道而死也

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 善曰禮記曰喪禮周禮[illegible]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為其辭也鄭玄曰銘明旌也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禮記曰銘旌大常[illegible] 又曰孝經曰哀以送之 濟曰素旗銘旌也即今之銘旌[illegible]也

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 善曰史記曰魏之先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 良曰猗歟歎之也先畢公高本為侍中[illegible]遠祖畢公高也佐武王伐紂有功封於畢公也

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

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 善曰史記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 良曰畢萬後世文侯始盛至子孫稱王是也[illegible]以稱王因氏焉[illegible]伊[illegible]

之末胄也　翰曰齊太公之封魯周公之封言畢公高之封同於齊魯而後代絕亡流裔至畢萬事晉獻公獻公滅魏封畢萬於魏是天開其祚也後十代文侯遂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爲氏焉**厥姓斯氏條分葉散**銑曰斯氏王氏也條葉謂子孫也**世滋芳烈揚聲秦漢**向曰滋繁烈業也秦有王離王翦之胄也漢有王陵之盛是揚聲也**會遭陽九炎光中矇**善曰漢書曰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典引曰蒿炎上之烈精熒也曰明大漢之盛德也中矇謂遭王莽之亂也說文曰矇不明也濟曰百六之會陽九之厄也炎光明喻漢也矇暗也中暗謂王莽篡位**世祖撥亂爰建時雍**善曰世祖光武皇帝也公羊傳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良曰撥亂謂平王莽也建立也時雍太平也時**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善曰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三台能可周易曰履道坦坦向曰三台星名三公之象也鍾聚也言履道者光武代也**寵爵之加匪惠惟恭**銑曰言光武以仁好與三公以事非以惠也**自君二祖爲光爲龍**善曰

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爲太尉子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爲司空毛詩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向曰暢粲之祖龔暢之祖父暢皆爲漢三公詩人之龍寵也**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善曰尚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又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濟曰僉皆統領也太尉龔司空暢也揆度也言皆度百事使五常之典能順從也**天靜人和皇教遐通**良曰言能使天下安和皇王之教遠行也**伊君顯考奕葉佐時**五臣本作世字善曰魏志曰粲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翰曰伊惟考父也奕不絕之貌也謂粲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也**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善曰張衡西京賦曰**出臨朔代庶績咸熙**善曰粲父出爲代郡太守也尚書曰庶績咸熙向曰庶衆績功也咸熙皆廣也**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宜彊記洽聞幽**

讚微言善曰孔叢子枚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曰幽讚於神明而生蓍論語讖曰子夏六十人共撰仲尼微言也濟曰淑善懿美洪大也言粲有善美繼祖父大業也洽徧幽深讚明也謂材藝廣達而深明微言爲先聖之書也**文若春華思若涌泉**善曰荅賓戲曰摛藻如春華東觀漢記朱勃理馬援曰辭如涌泉勢如轉圜良曰春華喻文藻茂也思才思也泉涌言不絕也**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善曰魏志曰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翰曰洽通也藝材藝也閑明也**棊局逞巧博弈惟賢**善曰魏志曰粲觀人圍棊局壞粲爲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論語子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銑曰棊局逞巧謂能覆局及善博弈之術也**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善曰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魏志曰董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安乃以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向曰皇家漢室也隕顛墜落也宰臣謂董卓也言卓專執權遷都長安

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荊蠻善曰魏志曰粲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左氏傳曰羈旅之臣杜預注曰羈寄也崔瑗七蘇曰翕然鳳舉毛詩曰蠢爾荊蠻濟曰阻艱謂董卓亂也翕然起貌也喻以鳳舉故以此爲比也竄走也**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善曰盛弘之荊州記曰襄陽城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誄云振冠南岳濯纓清川善本清或爲濟也良曰身窮謂羈旅也志達謂得去就也鄙陋鮮明也南嶽衡山也清川江也此江山皆在荊州**潛處蓬室不干勢權**善曰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也翰曰二家也故執權執政之人也**我公奮鉞耀威南楚**善曰我公魏太祖也銑曰我公謂曹操也奮振也鉞斧也威兵威也南楚荊州也**荊人或違陳戎講武**善曰禮記曰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向曰或違違亂也戎兵也講武謂將討亂也**君乃義發算我師旅**善曰

魏志曰粲表勸表子琮令降太祖 濟曰義發謂勸劉表子琮降曹公籌謂善度知其強盛也 高尚霸功投身帝宇 善曰桓譚陳便宜曰夫霸功者去變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 傳幹後漢王命敍曰出覩亂後帝宇 良曰高尚大祖有霸功此帝宇謂漢室也 斯言既發謀夫是與 善曰毛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翰曰此亏爲勸琮降漢之言也謀用也 是與伊何嚮我明德投戈編鄀 若稽顙漢北 善曰奉上曰豐胄編鄀二縣名言奉上受兵來此二縣稽顙從漢而北歸 善曰漢書南郡有編縣 編音辮 鄀音若 我公寔嘉表揚京國 金龜紫綬以彰勳則 善曰魏志曰太祖辟粲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 漢書百官表曰相國丞相皆金印紫綬 向曰寔實也言曹公實嘉美粲之功明舉京國也金龜紫綬所以彰粲爲掾爵關內侯也章明勳功也 勳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 善曰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又曰史記穰苴曰受命之日忘其家 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 濟曰卓爾高特立也

勞謙無已憂勤理而忘於家殊異之略高立於時也 乃署祭酒與軍行止 善曰魏志曰後遷軍謀祭酒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良曰公署粲爲軍謀祭酒與之軍出行止也 算無遺策畫無失理 善曰孟子曰計及千萬者無遺策 翰曰言計策必中事不失其理也 銑曰遺策失計也 我王建國百司俊乂 善曰周禮曰維王建國 尚書曰俊乂在官 銑曰天子進曹公爵爲魏王使置百官乂理也謂俊理之人也 君以顯舉秉機省闥 戴蟬珥貂朱衣皓帶 善曰魏志曰魏國建拜粲侍中 漢官儀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冠加貂蟬也 向曰秉執機樞也省闥宮門謂粲爲侍中執樞機之事於此也蟬貂朱衣皆侍中服飾也珥插 入侍惟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晻藹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秉華蓋於帝側 漢書曰章玄成繼父相位封侯榮當世焉 蔡邕郭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 濟曰言出入侍從魏王而榮華光耀當世也晻藹盛貌 嗟彼東夷 善曰東夷謂吳 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

我師徒光光戎路 五臣本作輅字 霆駭風徂君侍華轂 輝輝王塗 善曰漢書劉向上封事曰入王門一塗陳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 五臣本作輝輝 良曰東夷吳也謂公依江湖爲險侵擾邊境也戎路兵車也言公與魏王伐吳粲侍中騎乘華轂從行王塗也 思榮懷附望彼來威 善曰言公思以榮寵懷附吳人望彼來歸也 良曰思以恩懷附望其來歸服也 銑曰言魏王伐吳欲以恩懷附之望彼來歸伏王威也 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 尚書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 銑曰言吉往凶歸謂粲從操征吳卒於軍也 翩翩孤嗣號慟崩摧 善曰翩翩孤嗣謂粲長子也 向曰翩翩孤嗣謂粲子也 發軫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頹 善曰...如頹

曰登山長望... 如頹 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 吾與夫子義貫丹青 善曰丹青不渝故以喻誠信也 銑曰言義之深如丹青之分明也 好和琴瑟分過友生 善曰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 又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良曰友生謂朋友也 庶幾遐年攜手同征 向曰遐遠也 如何奄忽棄我夙零 濟曰奄忽早衰落也 感昔宴會志各高厲 予戲夫子金石難弊 五臣本作敝字 人命靡常吉凶異制 善曰毛詩曰天命靡常 春秋保乾圖曰禍福同門吉凶異域 此驩之人孰先隕越 五臣本作歡字 良曰厲遠也予植自謂也 善曰左氏傳晉侯曰恐隕越于下 翰曰此歡同前宴會也殞落也言此會之中誰當先殞也 何

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善曰莊子若果 鄭曰古以有數存亡有象又曰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然上言向曰先逝也 向曰一言與榮論存亡生死之數而爰據求書以占明據也泰素天也儻獨有神靈當游於天蓋榮有求仙之言也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善曰孝經援神契曰相至山荻日景雲西京賦曰美往昔之喬松要羨門乎天路 翰曰植言子之魂神游於天我於沒借羽翼超以得去之上要子於天路也喪柩既臻將反五臣本作及字魏京靈輀迴軌白驥悲鳴善曰說文曰輀喪車也毛詩曰蕭蕭馬鳴 良曰臻至也魏京魏都也靈輀喪車也軌轍也白驥白馬也言巨靈所乘以哭示白也悲鳴五步一彷徨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善曰楚辭曰孰云宋玉 翰曰廓空也孰誰也其形景藏蔽而言不見也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善曰毛詩曰泣涕如雨 良曰延引也雨言泣下如雨交頸也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善曰莊子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向曰安幽冥地下也徇求也言人皆死而達士求名也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濟曰孔甚也言生爲時榮死爲人哀亦爲甚榮也

楊荊州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良曰楊肇爲荊州刺史是岳妻父故言官不書名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滎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善曰一言隱 晉書咸寧武帝年號又曰楊肇碑曰肇字季初滎陽人封東武伯薨謚曰戴 翰曰滎陽郡名戴謚也諸侯死曰薨也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善曰左氏傳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也又曰禮記曰選賢與能講信脩睦 翰曰諸侯稱家言能選任賢才是以政教和也周殷尚父殷憑太阿善曰太阿阿衡謂伊尹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 向曰尚父太公也佐於周而周賴之以治太阿伊尹也相於殷而殷依之以致和平也矯矯楊侯晉之爪牙善曰毛詩曰矯矯武臣又曰子王之爪牙 濟曰矯矯武貌爪牙謂爲將軍也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善曰尚書曰嘉乃丕績 良曰克能績功嘉善也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善曰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范曄後漢書東海王彊上疏曰嚴遵華首也言將大佐王道肅清遠荒降年不長玄首頭未白而至卒也 翰曰宏大略道也蹟曰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何嗚呼哀哉善曰范曄後漢書泉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 翰曰銜恨功未著也自古在昔有生必死善曰法言曰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良曰死有命也身沒名垂先哲所韙善曰東觀漢記曰雖在今德爲不朽身既沒而名不存也 翰曰韙是也言身死名垂先哲以爲是也行以號彰德以述美善曰周書曰謚者行之跡號者功之表也蔡邕郭有道碑曰德音猶存者莫之述美見謚也 濟曰謚者行之跡號者功之表也述美見謚也敢託旒旐爰作斯誄善曰揚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旐 良曰旒旐謂銘旌幡也古人用以書德行爰於也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楊侯善曰漢書曰揚雄其先出自有周伯喬者以支庶食采於晉之楊因氏焉不知伯喬與周何別也楊在何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也 翰曰邈遠系繼也周有伯喬者以枝庶別食采於晉之陽因氏焉後更在何汾之間周衰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舉則其後也奕世丕顯允迪大猷善曰尚書曰公稱丕顯德毛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銑曰奕世相連不絕也丕大迪蹈猷道也言奕世大明信蹈大道也

天厭（五臣本作猒字）漢德，龍戰未分。善曰：左氏傳曰：天而既厭周德矣。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向曰：龍戰，謂羣雄相爭也。未分，猶未定也。伊君祖考，方事之殷。善曰：左氏傳曰：鄢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曰：方事之殷，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杜預云：殷，盛也。銑曰：伊，惟；殷，盛也。言方以征伐之事而歸於盛也。鳥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外（五臣本作魏字）朝，策名委身。善曰：左氏傳仲尼曰：鳥則擇木。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也。又曰：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良曰：言肇之祖父業宋，仕於魏朝也。奮躍泥塗，跨騰風雲。善曰：答賓戲曰：振拔洿塗，跨騰風雲。翰曰：塗，泥塗；蹈，躡也。言肇父將膺鎮之任，用如龍之奮躍泥塗，跨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善曰：潘岳楊肇碑序曰：肇，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爾侯之嗣子。賓爵之山公表注曰：楊暨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銑曰：統，領也。驍騎，肇祖也；領軍，肇父也。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善曰：毛詩曰：纂戎祖考。尚書曰：若考作室，子弗肯堂，矧肯構。向曰：篤，厚；纂，承也；戎，猶汝也；緒，業也。言肇生戴侯，茂德之繼，百年之期，承汝祖父大業也。能構立基本也。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楊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又毛詩曰：無競維烈。尚書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銑曰：二十曰弱冠。味道，好道也。言好道靜默，不競名利於時人也。蒸蒸，進也。言為孝日進。怡怡，和順貌。多才豐藝，強記洽聞。善曰：尚書周公曰：不若旦多才多藝。裴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良曰：豐，多也；洽，徧也。目睇毫末，心算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善曰：慎子曰：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答賓戲曰：研桑心計於無垠。又曰：漢書曰：陳遵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翰曰：睇，視也；毫末，微也；垠，限也。言草隸之書皆善也。與人尺牘，皆珍貴之以為榮也。尺牘，尺書也。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銑曰：輟，止；翰，筆也。紙落如雲，言書疾也。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軹（止）作令。善曰：

論語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左氏傳子產謂子皮曰：吾聞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又曰：肇碑曰：嘉平初，除郡令。漢書：河內郡有軹縣。向曰：優，長也。言人出仕，猶璞玉未琢，以發其光輝也。軹，縣名也。肇為此縣令。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善曰：肇碑曰：肇遷治書侍御史。濟曰：化，風化也；惠，愛；洽，徧也。良曰：越，登也。司官謂治書侍御史，言掌司朝令。我登此官而肅朝命也。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維其任，視民如傷。善曰：肇碑曰：肇兼大理之任。漢書曰：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又曰：左氏傳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視人如傷。翰曰：肇時兼大理之任。憲，法也。此臨世視民如傷，言重人命也。庶獄明慎，刑辟端詳。善曰：尚書周公曰：其獄。良曰：庶，眾；辟，法。端，正；詳，審也。聽參皋呂，稱侔于張。善曰：尚書帝曰：咎繇，汝作士，惟明克允。又序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漢書曰：于定國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又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之平也。向曰：皋繇，舜士師；呂侯，周穆王法官也。侔，齊也。于定國、張釋之並漢法官也。言肇聽之參與之齊也。改授殷政，于彼野王。善曰：肇碑曰：遷野王典農中郎將。太祖置典農，秩比二千石。漢書：河內郡有野王縣。濟曰：肇為野王典農中郎將。野王，縣名也。倉盈庾億，國富兵彊。善曰：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illegible]國富兵彊。良曰：盈，滿也；億，數也。倉庾積穀，故兵彊也。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我作弼。善曰：肇碑曰：文王為大將軍，請肇為參軍。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漢書宣帝詔曰：兼資文武。翰曰：煌煌，明也。文后，晉文帝也。言文帝如鴻鳥之漸高而成晉室。兼，并；資，取也。言肇以文武之才，文帝取為參軍以作輔弼也。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善曰：肇碑曰：五等初建，封東武子。毛詩曰：錫爾土宇。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毛萇詩傳曰：諸侯赤紱。與紱古今字同。銑曰：錫，賜也。土宇謂封東武也。膺，當也；秩，爵也。東武，子也。王者封五色土於白茅，以賜諸侯。朱紱，公侯之服飾也。魏氏順天，聖皇（五臣本作王字）受終。善曰：

錄志曰陳留王奉皇帝璽綬策禪位于晉嗣王周易曰湯武革
命順乎天尚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向曰謂陳留王禪
天禪位於晉嗣王而晉王受其終命也　**烈烈揚侯實統禁戎**　善曰肇碑曰皇祖之始與
戎武衛　翰曰烈烈威盛
錄曰禁戎禁兵也　**司管閶闔清我帝宮**　善曰晉宮閣名曰洛
陽城閶闔門又書曰東朱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
至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　良曰司主管籥也閶闔洛陽
城門言主門籥清靜
帝宮以備非常也　**苛慝不作穆如和風**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
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翰曰苛慝謂亂
政也昨作也言不作苛亂政不使昧然如清風也　**謂督勳勞**
班命彌崇　善曰肇碑曰少清宮勳勞進封東武伯又曰
言若勞也　銑曰謂言督其勳勞高也以言揚之功
進封東武伯故
加命爵也　**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滔江漢疆埸**
分流　善曰毛詩曰洪水茫茫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
海岱惟青州毛詩曰滔滔江漢
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水經此州而入
海也　向曰茫茫滔滔廣遠貌海岱謂青徐州江漢謂荊揚玄化
道化也周被也疆埸分流
言未被也疆埸謂疆界也　**秉文兼武時惟揚侯既守**
東莞乃牧荊州　善曰肇碑曰以功封東莞遷荊州刺史
也毛詩曰秉文之德者此時惟揚肇而已東莞郡名肇時爲東莞相後爲荊州刺史也
　折衝萬里對揚
王休　善曰肇碑曰加折衝將軍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尊俎
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毛詩曰虎臣
對揚王休　良曰折挫衝突也言可以挫突
萬里也對答休美也謂答天子之美命也　**聞善若驚**
疾惡如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　善曰國語臣聞之
言若驚得一士若獲一善又曰孔氏傳曰讎以柔中國也
又曰左氏傳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又曰伐叛刑也
柔服德也　翰曰若驚恐不
及也柔安也言威以伐叛德以安人也　**吳夷凶侈僭師**
畏逼將乘鋒鏖席卷南極　善曰班固高祖紀曰乘釁而
運席卷三秦　銑曰吳夷
以侈謂孫皓也僭師長逼謂吳將步闡降晉陸抗攻之甚急吳
令荊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克肇爲抗所敗也

與人言肇初乘鬪之　**殲寇權盡神謀不忒**　善曰吳志曰
陸抗都督屯西陵督步闡
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晉遣使楊肇至西陵以圍之
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始
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
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距肇身率三軍憑圍對肇攻
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胤等引還抗遂陷
西陵誅夷闡族　向曰纖絲也言肇爲陸抗壁壘不續而敗其肇神
謀之　**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
差也　善曰左氏傳曰晉師敗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桓
子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也　濟曰君子引曲於己推
直於人言肇不推罪盡之過乃引罪於己也　子
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言不損於明也　**負執其咎**
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爲法受黜　善曰毛詩曰誰敢
執其咎又曰左氏
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　良曰督罪也讓
貞也言負持其罪爲貴不盡力也旆旗也旋謂還國也黜退
也言以
罪黜也　**退守丘壑杜門不出**　善曰漢書曰王陵杜門不
朝請　翰曰丘壑墓也
　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
也　善曰毛詩曰采蘩祁祁封禪書曰
搢紳先生之略術論語子曰由
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又曰毛萇詩傳曰祁祁
爲衆漢書曰張晏曰搢紳衣冠之類
　靡事不咨無疑不質　銑曰祁祁
衆多貌搢紳衣冠之類　向曰肇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也
也質正也　**位貶道行身窮志逸**　善曰毛詩
服毛萇傳曰貶墜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貶黜也言肇爵位貶黜退而道行身雖窮而志樂也　向曰我位
　弗履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
哉　善曰毛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楚詞曰寢疾而日愁又
曰毛詩曰不弔昊天鄭玄毛詩曰功成化合景命有僕
濟曰慮思圖謀也不思不謀而有此寢疾之疾
也弔愍景大也言昊天不愍而使大命終也　**子囊佐楚**
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攻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
囊還自吳卒將死遺
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
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

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也良曰言此二人死且不忘忠諫之道也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翰曰蓐席也朝廷謂天子也朝達五臣本作建字歎辭夕隕其命銑曰言朝有思君之言而夕亡也聖王五臣本作主字嗟悼寵贈衾襚諡誄德策勳考終定謚善曰肇碑曰天子愍悼焉遣謁者祠以少牢謚曰戴侯漢書曰列侯薨大行奏謚誄策鄭玄儀禮注曰賜與謚及哀策誄文也向曰悼傷也衾單被襚衣服也濟曰肇薨天子追其功業以少牢祭曰戴侯也羣辟慟懷邦族揮淚良曰辟君也邦族謂國家及同姓也言哀悼惜賢也孤嗣在疚煢獨含悴善曰毛詩曰煢煢在疚翰曰孤嗣肇子也疚病存恤悴憂也赴者同哀路人增欷嗚呼哀哉銑曰欷泣之餘聲也余以頑蔽覆露重陰善曰國語張老謂趙文子曰先王覆露子也韋昭曰露蔭也向曰余岳自謂也頑蔽猶愚也覆露重陰也言岳父與戴侯為友故云覆露重陰也仰追先考執友之心善曰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也濟曰考岳父也言我追父之執友更增痛切之心俯感知己識達之深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己也良曰知己言戴侯知我之心而我亦識達其深也承諱忉怛涕泗霑襟善曰楚辭曰泣歔欷而霑襟翰曰諱死也岳時在遠聞之故云承諱忉怛悲傷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銑曰載則沈深省視也言我聞死豈忘心其奔走時憂病深故在疾病不得視省於死不得臨送也

楊仲武誄 并序

潘安仁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

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善曰壽侯楊暨也戴侯楊肇也潘岳楊肇碑序曰肇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弼之公山表注曰楊暨字休先領軍將軍東武侯楊潭也向曰肅侯名暨康侯名潭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五臣本有早字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袤為司空密陵元侯生默為光祿勳密陵成侯默女適楊潭生中武成或為元矣誤也漢書有義服虔曰元長也濟曰密陵成侯名默元女長女也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乂夫家而免諸艱難善曰尚書周公曰巫咸乂王家良曰保安乂理也艱難謂辛苦也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聞義旨而軌式模範矣善曰曹子建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翰曰妙少秀美也綜攝聞也旨美也言其軌跡皆用模法於祖父也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善曰論語子曰賢哉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又曰禹菲飲食馬融曰菲薄也銑曰舅氏謂鄭氏家也言能安於菲薄岳甚以為奇若乃清才儁茂盛德日新善曰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向曰茂美也日新謂盛德日加新美也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善曰論語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濟曰已止也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善曰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良曰三葉謂曾祖領軍祖戴侯父康侯也伉敵儷偶也謂夫婦相敵偶也往歲卒於五臣本作子字德宮里善曰陸機洛陽記曰德宮里名也翰注同喪服周五臣本作同字次綢繆累月銑曰次位也綢繆親密貌言時與仲武寢服其裏親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誠之至也五臣本作忠字不幸短命善曰論語孔子對哀公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向曰苟且也且人有心於親密亦款之至也短命謂死也春秋二十

九元康九年夏五臣本無夏字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

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葉五臣本作世字熙隆濟曰奕葉累世熙興也隆言累世興盛也惟祖惟

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善曰左氏傳子產曰公孫段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良曰載則揚舉休美也考父也終卒也

名器雖光勳業未融篤

生吾子誕茂淑姿翰曰篤厚誕大茂美淑善也克岐克嶷知章

知微善曰毛詩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銑曰幼而有知曰岐嶷章明也微幽也

鉤深探賾味道研機善曰周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又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向曰賾幽也言深幽之理皆能鉤探而知之美其道研窮其微也

人邦家之輝善曰毛詩曰邦家之光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翰注同

子之遘

閔曾未齔髫善曰鄭玄周禮注曰齔毀齒也埤蒼曰髫髮良曰遘遇閔病也齔毀齒也髫

髮也如彼危根當此衝飆五臣本作颷德之休明靡幽

不喬善曰言德之休明無有幽而不遷喬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向曰飆急風也危根而衝急風喻仲武去先君而獨承朝也喬高也言德之休明無有幽而不高也弱冠流

芳儁聲清劭音韶協韻銑曰二十曰弱冠儁美劭雅也言美聲清遠相繼不絕也爾舅

惟榮爾宗惟粹幼秉殊操違豐安貧撰錄先訓

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向曰違避豐盛也先訓祖父舊作之文也藝法制也罔無肄習也

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

終如始善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濟曰穆和矧況也謂岳父與仲武祖舊相好兄今日我與仲武順祖父之好如始也

爾休爾戚五臣本作慼字如實在己善曰新序曰晉襄公之孫

周爲晉國休戚不倍本也良曰言與吾無之傳猶同於己也

視子猶父不得猶子五臣

本作子字善曰論語曰顏回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敬亦既篤

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昃景西望子

朝陰翰曰日昃景西年將老也朝陰喻仲武盛年也如何短折背世湮沉

嗚呼哀哉善曰尚書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也銑曰死未六十曰短未三

十曰折湮沈溺死也寢疾彌留兮茲孝友臨命忘身顧戀慈

母善曰尚書曰王曰嗚呼病日臻既彌留毛詩傳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向曰彌久也

沒謂將死也言將死忘身之苦而乃顧戀慈母也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善曰毛詩曰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左氏傳呂相絕秦曰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濟曰哀哀哀思也噭噭叫

同生愷悌諸舅噭噭聲善曰莊子曰噭噭然隨而哭之良曰同生謂兄弟也噭噭悲傷也春

蘭摧芝方茂其華荊寶挺璞將剖于和今晏奎

耀五臣本作曜毀璧摧柯善曰言德年之美貌如蘭玉始含芳而蘭遭摧璧遭毀言早亡也

也太玄經曰或璧瑾逢不幸也銑曰挺出剖破也和卞和

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

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翰曰德宮仲武所居也艱苦

也謂在妻死於此也次位也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

哀哉向曰姑謂仲武姑也隕死也未滿一年姑姪相繼而死是痛之甚也披帙散書

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

其人紙勞于手淚沾于巾善曰說文曰帙書衣也毛詩曰啜其泣矣濟曰遺文仲武所作及所寫者玩習也周終也巾衣襟也

龜筮既襲塋兆既從五臣本從土

開善曰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襲吉孔安國曰襲因也聲類曰埏墓隧也　良曰龜兆開明卜也襲因也言因其吉而宿也埏從墓道也痛矣作哉字五臣本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善曰毛詩曰燕燕于飛頡之頏之　翰曰隈曲也頡頏徘徊雲鳥不進貌臨穴永五臣本作長訣撫櫬盡哀善曰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杜預左氏傳注曰櫬棺也　翰曰哀穴也穴墓門也訣別也櫬棺也遺形莫紹增慟余懷嗟乎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善曰莊子曰往矣吾將安居　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鄭玄曰太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也　濟曰遺形莫紹謂無嗣也梁木屋之梁棟也摧折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六

四十二

六臣注文選卷第五十七

誄下

夏侯常侍誄 并序

潘安仁 翰曰岳早有名譽與夏侯友善時人號為連璧惠帝時為散騎常侍孝若也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少有知名弱冠辟太尉府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早有名譽為太尉掾掾善本無掾字賢良方正徵為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其舉賢良對策拜郎中遷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為野王令　濟曰湛舉賢良方正徵也向曰野王縣令也中書郎南陽相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曰秦王柬武帝第三子也初封南陽王後徙封秦王　濟曰同善注家艱乞還善曰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今又集于蓼　良曰家艱謂父母憂也頃之還為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善曰獨斷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何以在人上故曰崩　翰曰僕太子官世祖武帝也天子以為散騎常侍銑曰天子惠帝從班列也善曰天子惠帝也班次也言以次而往非選材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向曰延喜里名湛所居處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善曰尚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又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　濟曰堯賜禹玄珪以彰成功文命禹名玄黑也克明克聖光啓夏政善曰尚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聖廣淵左氏傳宋向戌曰以偪陽光啓寡君　良曰啓開光大也言禹有明聖之功大開夏之政教禹初封夏為氏也其在于漢邁勳惟嬰恩弘儒業小大雙名善曰漢書曰夏侯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擊項籍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曄曄其弘祖華漢書曰夏侯

勝字長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又曰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翰曰遵脩三世也其躬立功則有夏侯嬰與夏侯儒術則夏侯勝及其子於尚故時稱大小夏侯之書也

顯祖曜德牧兗及荊父守淮岱治亦有聲 善曰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荊兗二州刺史史記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 莊淮南太守毛詩曰文王有聲 銑曰祖威歷荊兗二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有聲謂名譽也淮水名岱山名在淮南之分也

英英夫子灼灼其儁飛辯摛藻華繁玉振 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飛辯騁辭班固答賓戲曰摛藻如春華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 向曰英英美也灼灼盛貌辭美辭也摛舒也華水草有文言文辭如華之繁如玉之振也

如彼隨和發彩流潤如彼錦繢列素點絢 善曰淮南子曰隨隨侯之珠和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禮記孔子曰夫玉溫潤而澤仁也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繢畫文也 濟曰隨遂侯珠和和氏之璧繢畫也絢文彩也言其文辭如珠玉錦繡也

人見其表莫測其裏 善曰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其表未見其裏法言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 翰曰表外也裏內也

徒謂吾生文勝則史 善曰論語子曰文勝質則史 翰曰從亦徒也吾生謂岳也

心照神交唯我與子 善曰莊子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其交也論語子謂顏回曰唯我與爾有是夫 銑曰言其與岳心神相照也

且歷少長遠觀終始 善曰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向曰遠覽也

子之承親孝齊閔參 善曰漢書武帝詔曰孝子順孫願自竭以承其親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禮記公明儀問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為孝乎 濟曰承事也

子之友悌和如瑟琴 善曰毛詩曰妻子和合如鼓瑟琴 良曰友悌兄弟也琴瑟言聲相和也

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 善曰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又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宋玉對問曰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曹植求自試表曰或有賞音而識道

翰曰言德高不可為偶如曲高難為唱和矣故我終復來賞爾德音也

弱冠厲翼羽儀初升 善曰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疾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 銑曰厲整也言整翼以為羽儀

公弓既招皇輿乃徵 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范曄後漢書曰侯瑾州郡累召公車有道辭也 銑曰初升為太尉掾古之招士以弓輿車也徵為太子舍人也

內贊兩宮外宰黎蒸 善曰典引曰熙帝載黎蒸 向曰贊助也兩宮謂從太子舍人韓為尚書郎外宰謂為野王令黎蒸皆眾也

忠節允著清風載興 善曰胡廣書曰建德流化 濟曰允信著明載起也清風謂內外俱有美化也

泱彼樂都寵子惟王 善曰左氏傳延陵季子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南都賦曰於顯樂都 良曰泱大也樂都南陽也寵光也

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 善曰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孔安國曰納言喉舌之官毛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 翰曰簡選良善也喉舌納言之官也相爾南陽謂為南陽王相

惠訓不倦視人如傷 善曰左氏傳祁奚曰惠訓不倦叔向有焉又晉胥臣曰國之興也視之如傷 銑曰惠愛訓教也不倦不辭勞也視人如傷恐失所也

乃眷北顧爵祿延喜 善曰孟子注德則尊爵受祿也 向曰自南陽辭祿故北顧也

余亦偃息無事明時昔之游二紀于茲 善曰呂氏春秋牛賛曰寬裕之義則未之識左氏傳羊舌職曰昔之子子為政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 濟曰余岳自謂也事暇也十二年曰紀言甚與岳俱不仕至甚死時二紀於此也

斑白攜手何歡如之 善曰禮記曰斑白者不提挈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良曰言二人俱髮斑白相攜為歡也

居吾語汝眾實勝寡人惡儁異俗疵文雅 善曰論語子曰由居吾語汝慎子曰眾之勝寡必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疵病也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 良曰寡少也疵病也言小人眾賢者少是眾勝少也時俗惡儁異文雅之人也

執戟疲揚長沙投賈 善曰曹子建楊德祖書曰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 銑曰楊子雲才高位下為執戟賈誼傳遂投於長

此皆時俗憎疾之驗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向曰勿以自爲高恥居人下也自居吾已下皆非識湛之辭也子乃洗然變色易容慨然歎曰道固不同善曰史記曰觀范雎之見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論語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濟曰洗然悟情貌言承先生之戒感情易容歎息而對云已道與鮮者不同也爲仁由己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善曰論語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周易曰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楚辭曰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良曰蒙不知我言爲仁者之行由己不曲求無知之人則誰爲毀譽而何有去從矣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善曰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尚書曰正色率下翰曰緇黑也磷薄也言萬物染者皆黑磨者皆薄子獨不變常節於屈乃能申志也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媢茲一人善曰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又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媢茲一人應侯順德銑曰以此獻替規諫也言獨受也言路不見用竭其身極諫可否盡規法以安天子也讜言忠謀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縈承華善曰東觀漢記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韋昭曰讜善言也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掖叔奉也縈承儀有承華觀向曰讜正也嘉善也僕太子官也儲皇太子也承華東宮門名也先朝末命聖列顯加入侍帝闈出光厥家善曰尚書曰道揚末命濟曰先朝武帝也末命臨終之命也列明也加謂加爲常侍也闈門也大夫稱家出光其家謂先有易括也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左氏傳寧梁曰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善曰尚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良曰享受紀歲也天秩天子祿秩也如何斯人而有斯疾善曰論語曰伯牛有疾子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曾未知命中年隕卒嗚

呼哀哉善曰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中年抵中身也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也翰曰五十知命是四十九之年未至知命也惟爾之存匪爵而貴善曰孫卿子曰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斂以時襲殯不簡器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族爲盛門性頗豪侈甘食美服亦極珍羞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臧榮緒晉書曰湛將殁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禮記曰延陵季子長子死其斂以時服漢書曰衣衾複無襲曰可善王孫臨終書也言葬以薄葬之禮闕孔子以爲善也襲衣簡器薄也器棺槨也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善曰漢書曰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向曰拔出也言誰能出俗盡養味爲養復是養生不能薄其葬者行其禮是知死生之分也淵哉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達因而彌亮善曰班固幽通賦曰若人實好斯文濟曰淵深也條暢達也言若人守於疾疢臨亮明也柩輅既祖容體長歸存亡永訣逝者不追善曰周禮小宗伯既祖輅邸乃曰柩輅載柩車也禮記曰哀禮祖乃載向曰祖爲行也家語曰有容禮鄭玄毛詩箋云往矣訣別之辭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良曰柩輅車也祖將行也言容體長歸泉壤永訣往也言此往不可追而及也望子舊車覽爾遺衣愊抑失聲迸涕交揮善曰禮記曰爲人行失聲家語公父文伯之喪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蔡邕陳仲弓碑曰嚴知名大醫帝晃翰曰望其所乘之車服之衣愊抑哀傷也所敬弟實揮下也非子爲慟吾慟爲誰嗚呼哀哉善曰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慟乎銑曰慟哀之甚言我不爲是慟當使誰爲之也日往月來暑退寒襲零露沾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善曰周易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曰火中寒暑乃退孔安國尚書傳曰

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是 結弱緊也言戚時遷變傷於甚也良執良朋也 向曰贖及赦 適子素館撫孤相泣 善曰毛詩曰適子之館兮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 銑曰素故也感甚子也言適甚故館撫甚之子與之同泣也

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弭忘也 良曰前思謂平生所思也弭止也後感謂其孤子也仍重也逝往也言我徒積悲懷往者何能追及也

馬汧督誄 并序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敦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囹圄 翰曰馬敦為汧督為氐羌所攻敦固守汧城為州司所誣繫獄死於獄中 詩之 其戰而

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氐又肆逆焉 善曰傳暢晉諸公贊曰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此也 盧水胡彭蕩仲等反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 漢書曰后氏諸將帝編戶人 銑曰元康惠帝年號弭止也 編戶謂附晉為百姓之氐也肆縱也言縱暴為逆也 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 善曰毛詩曰王旅嘽嘽左氏傳臧文仲曰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 向曰王旅王師也蜂蠆謂蟲之有毒者喻羌氐為患也驟數也言雖為國家殄滅然數失小利也 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 善曰毛詩曰民卒流亡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濟曰俾使也 使百姓流散頻墜塗炭也 建威喪元於好畤州伯宵遁乎大谿 善曰王隱晉書周處解系與賊戰于六陌軍敗周處死之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左氏傳曰孝翁夜遁 良曰周處為建威將軍元首也為氐羌賊齊萬年所殺好畤縣名解系為雍州刺史為氐羌賊所破夜走大谿宵夜也大谿地名 若

夫褊師裨將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 善曰左氏傳韓子曰彘以偏師陷子罪大矣 漢書曰大將軍以下至於褊裨將佐者九人 漢書曰谷永上書曰編簡百公牧以報其寇 翰曰褊師偏也言偏裨之將為賊所敗殺者數十人也 剖符專城紆青拖墨 五臣本作拖 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 善曰東觀漢記曰上京師剖符曲千里古學府日出東南隅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侍中郎四十專城居解朝曰紆青拖紫漢書曰比六百石以上銅印墨綬云剖符專城則青 銑曰剖符謂剖竹分符各執其一以為信也專城謂一城也紆縈也青墨綬色也言擁賊奔走失守者相望於境也 秦隴之僭鞏更為魁 善曰鞏姓也更名也漢書曰羌前更盡其種也尚書曰殲厥渠魁 濟曰鞏更羌賊主也隸秦州隴西郡 向曰鞏更 既已襲汧而館其縣 善曰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 濟曰館謂客舍之也 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眾據十雉之城 良曰眇弱也介隔也 善曰十雉言小也 翰曰據依也長三丈曰雉 群氐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 善曰東觀漢記曰上入昆陽二公陳兵 銑曰蝟蟲名其毛如大針言氐羌並起似之也鑿穴負戶避矢之中已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尚書反者如蝟毛而起 弩射城矢如雨下城中負戶而汲 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罄絕 善曰漢書李左車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翰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毛詩曰詢于芻蕘毛萇曰芻蕘薪採者也 曰樵取薪也芻蕘采薪者也罄竭絕可盡也 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以鐵璅機關既縱礧而又升焉 善曰言以鐵鎖繫木為機關既縱 五臣作礧 礧壘音力對切 向曰取東隅下壘石又曰高城深塹具蒞石如月曰磊石城上雷石也杜篤論都賦曰一卒舉礧千夫沈滯 礧與壘同力對切

善曰發出也言發出屋宇之梁棟而用也呂向曰梁也 言少鐵繫也飫陟下礎賊而又以機關却井上也 爨陳焦
之麥秆 發梠 呂 桷 角 之松 善曰說文曰秆刮秆也梠楣也桷榱也陳久焦
罕也析木札也餘同善注 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起
歷 五臣本作瀝字 馬長鳴 善曰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 司馬彪莊子注曰皋鳴也
紹曰煙之於故陽人馬不久也言 歷犯一旦有薪也馬長鳴言壯也 凶醜駭而疑懼乃闚 揺
地而攻子命穴浚塹 七念反 實壺 五臣本無實字 鐳 雷 瓶甀
武 以偵 丑令反 之 善曰墨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內掘井以薄城使聰耳者伏罌而聽審知穴處 鑿內迎之東觀漢記曰使先登偵之言勇敢去狀偵廉也
言曰瓶罌也銑曰鑿也掘地作地道攻城也子謂馬敦也方 穿穴坑以壺鐳瓶甀並器名言以此器 置所坑甕之器中聞知穴處以為備也 將穿 五臣本有欲字 響
作因焚燎 猛吉 火薰之潛 五臣本無之字 氐殲焉 善曰 實

令曰四月可燒灌注曰大姦之兵皮毛者曰燎潛氐攻之氐也 向曰燎大聚薪也言謂穴中若燼穀也言氐者子牙城見路中殲 因焚燒薰穀 穴中之氐也 久之安西之救至青免虎口之厄 善曰
王隱晉書曰氐羌反叛屯聚萬年郎羌胡寇四十萬遣安西將軍夏侯駿討之 氐羌反叛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哉
西部之氐羌兵散而 音免虎口之厄也 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
府 善曰漢書音義曰軍書曰幕 幕中因曰幕府 良曰契書部錄糧穀之數也幕府謂大將軍 府也 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 善曰幢蓋將軍
刺史之儀也 漢書曰軍士長服赤幢東觀漢記曰假頌為并州 刺史曲蓋朱旗 翰曰聖朝東帝朝也疇誰也咨謀也言東帝
擢其從以明殊異幢蓋 之制幢蓋刺史儀制也 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
口穀 五臣本無數字 十斛考訊吏兵以攢 貫 楚之辭連
之 善曰攢聚也周禮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曰夏稻也楚荊也 夏與檟古今字通 銑曰州謂州有司謂法官也

訊問也攢聚也楚杖也言考問 軍吏兵士辭連馬敦也 大將軍屢抗其疏 善曰干寶晉紀曰梁王肜為征西大將軍 向曰大將軍謂梁王肜屢數也抗舉也 疏謂表也言數舉表論馬敦之功也此下彤表敦辭也 曰
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
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效極推
五臣本作推極 小疵 善曰管子曰民無耳不可以固守莊子曰晉之 善戰者牛丑以齊擊衆周易曰悔吝者言乎其
小疵也 濟曰從事理中也極窮 疵過也言已其功效推窮小過也 非所以齊獎元功宜
解敦禁劾假授 善曰言請解禁劾而假授之以官也銑 文曰劾法有罪也何戴切 良曰言
窮小過非獎勸之道也劾推也謂舉 其有罪也請解其罪假授以官也 詔書遂許而子固
已下獄發憤而卒也 翰曰還多恩也許謂此彤 所請也子謂馬敦也 朝廷聞
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

勇果毅率厲 五臣本作勵字 有方固守孤城危逼 五臣本作偪字
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
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 善曰王隱晉書曰其敦詔曰今 良曰牙門將軍 假祠以少牢
銑曰悼傷也帝賜敦印綬以表六旌之功也 書曰和帝追諡詔門 魂而有靈嘉茲寵榮 善曰范曄後漢
稱策 向曰嘉善也寵榮謂贈將軍也 然絜士之間
譏其屢致已乎 子家語曰孔子登於山之上曰於斯思 士之胄已 機其慮哉思以求生
效節不至矣 濟曰簡用也言潔士之 閒已有矯行其用能致困窮守死自絕也 若乃下吏之肆
其毒 皂陰切 害則皆妬之徒也嗟乎妬之欺善抑
亦賢 莫講切 首之仇也 善曰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則口 不言心害之爲隙害也廣雅曰惆害
也言疾妬之徒陵此善士抑亦同彼賢首之仇也 良曰肆大也毒害也言忿害者 茂也疾賢首之仇也

皆嫉妒之徒也，君子所歎也。言嫉妒之人好非善行，寔以言易人之首，亦難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爲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善曰：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爲善。曰：不爲善，將爲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爲，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高誘曰：器猶性也。翰曰：語，古人之言也。慎無爲善，爲善者必動，爲善而見嫉，此是悲其身傷之辭。

昔乘丘之戰，縣玄賁奔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誄之。善曰：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鄭玄曰：白肉，股裏肉也。銑曰：莊公以賁父御而馬驚敗績，公以賁父以敗績之恥而死，由是知其罪在馬，非賁父之罪也，乃誄賁父之功也。

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劍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爲之誄。五臣本作誄之。善曰：公羊傳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于門，手劍而叱之。銑曰：手劍，持劍也。言司馬叔持報父讎，視死如歸，班固爲之誄也。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漢書贊曰：孔子後綴文之士。向曰：中謂賁父也，孝謂司馬叔持，義烈之士，謂賁父也。綴辭之士，謂史臣也。遺，棄也。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五臣本無已字。良曰：策贈謂牙門將軍。微臣，岳自謂。明也，託寄也。岳時爲著作郎，不敢廢史官，故云末也。敢闕，言不敢闕也。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五臣本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善曰：史記曰：侯嬴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翰曰：言人不易知也。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銑曰：尚書曰：蠻夷猾夏。孔安國曰：猾，亂也。西戎，氐羌也。猾，亂也。本振也。奇謂妙策中之也。銑曰：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汧危城，小粟富子，以身而載其守，無加衛墉，不增築壘。善曰：左氏傳，臧宣叔謂王曰：杜預曰：杜林記上黨，相許驗焉。技力南切，羣狄豺虎競逐。善曰：杜林，又曰：魏其武安之屬，競逐爲爭雄，其要又曰：雖其所以負不加防衛城，是危城也。哉而以身制守，其城不加防衛，故危也。豺虎之競，如豺虎之競逐也。葦吏恣睢，善曰：呂氏春秋曰：在上聖者傲荒恣睢。許季反。潛跱官寺。翰曰：跱，止也。善曰：漢書曰：任横功曹，以指撝史記李斯曰：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睢，仰視貌。跱，止也。官寺，東觀漢記曰：象林實夷攻燔官寺。萬虓呼交反闞呼監反，震驚台司。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又曰：震驚徐方。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爲三台也。良曰：虓闞，盛貌。台司，三公職同也。聲勢沸騰，種落熾翔。善曰：漢書曰：匈奴諸張矣。毛詩曰：百川沸騰。後漢書曰：諸羌種落熾盛，大爲寇害。翰曰：沸騰，交亂起貌。種落，部落也。熾，盛貌也。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善曰：彤珠，星流也。馬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五臣本作朱字。善曰：東觀漢記曰：上入昆陽，一公孫累，昆陽城中鐵注如雨下。銑曰：電舒林植，言盛也。鐵朱之星形，積弩射城，矢如雨下。彤朱之形如流星也。飛矢雨下，爲雨集之也。惴惴之氓，士女號天以泣。善曰：爾雅曰：惴惴，懼也。尚書曰：泣于旻天。向曰：惴惴，懼貌。號，呼也。爨麥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人悅之猶解倒懸也。翰曰：言戎之急，危如累卵之危，加倒懸也。馬生爰發，在險彌亮。善曰：毛詩曰：賦政于外，四

方發發 良曰發謂發其智詳彌益明亮也 猶貫白日猛烈秋霜 夫聲協節 善曰戰國
策秉睢曰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 向曰白日喻精誠明皎也秋霜喻威嚴肅物也 稜
威可厲懦夫克壯惠洽無儈寒士挾纊 善曰漢書武帝報李
廣曰威稜憺乎鄰國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懦夫有立志毛詩曰克壯其猷左氏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
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銑曰惠順也言以威稜勸之弱夫皆能壯也以惠順之撫循亦如之也 蠢
蠢爾大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 善曰漢名臣奏曰太
尉疵勁等議以為群羌鳴在漢北大羊為群韓詩外傳曰強不陵弱衆不暴寡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
於九天之上 向曰蠢蠢衆多貌大羊謂賊也阻恃陵欺寡少也潛隧謂賊鑿地道以攻城也 惵惵 苦頰反 窮
城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也惟馬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惵惵懼貌者
也魏明帝善哉行曰假氣游魂魚鳥為伍命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 濟曰惵惵小貌言此城之人皆懼而小貌若

文五十七　十二

氣不可假借少時之命也皆言昔時之命由於天今日之命惟馬敦計策而存也 惟此馬生夫博
智贍偵 耳命反 以抗壺刻 反 靈結 以長塹 善曰劉熙曰臨見人之贍曰
智哉字書曰贍足也偵候也射雉賦注曰刻割也說文曰塹坑也 七豔切 良曰偵候也贍足偵觀刻掘也言賊為地道攻城斬
乃掘塹周旋以壺以見之皆知所在也 鍤 楚甲反 未見鋒火以起焰薰尸
蒲窖搭 反 蒲構 穴以斂 善曰廣雅曰搭塼也蒲構切 翰曰鍤鍬也鍤鍬刃也言賊為
地道欲出者以火董毀之於穴中因搭穴以理之也搭搭塼也 木石匱竭其稈 幹 空
虛瞷 下版反 然馬生傲若有餘 善曰左氏傳晉使屈康鄭曰今執事瞷然
授兵登陴杜預曰瞷然猛忿貌也瞷與瞷同孔融薦禰衡表曰臨敵有餘 銑曰木石戰鬭之物也石盡木也其稈新葉供炊
變之事也瞷然自得貌傲若有餘言不急離也 罗 的 梁為礓 五臣本作礓 字盧會切 柿 廢
扸為勁守不乏械歷有鳴駒 向曰罗柿木札也械戒器也梁木之屬也

哀哀建威身伏斧質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質木
椹也晉書梁王曰晉失人立公子夷以舌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 濟曰周處為建威
將軍與羌苦戰手刃身沒於戰場質椹也悠悠猶貌言烈將敗者衆也釋放將勳也言放其罪而誅其身以生易死謂執節
我徒顯誅我師以生易死疇克不二 不降也言誰能與二心者妙無之疇誰也
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
化為寇場實賴夫子思謩彌長咸使有勇致命
知方 善曰蔡邕胡廣碑曰加以思謩彌長尚書傳曰謩謀也論語曰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
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又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良曰關右隴右也皇
懼也言夫子分兵城倉更為寇敵之攘也謩謀也夫子謂勤也爾以戒皆也言勤能思其長久之道使兵人有勇知致命之所故
得存也方所也 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

文五十七　十三

善 善曰莊子曰末學者古之人有之東京賦曰所謂末學膚受左氏傳曰宣子囚叔向祁奚聞之而見宣子曰夫謀而鮮
過教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
旌表也 銑曰我自謂也吾善燕人表王蠋墓是其善表也 思人愛樹甘棠勿翦 善曰
左氏傳君子曰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 銑曰甘棠木名召伯為政百姓思之所舍之樹皆
不翦伐也 剋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寡
孰是勳庸而不獲免 善曰尚書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囚證也造至也兩至
具備衆聽其入五刑之辭 向曰剋克也言雖有升之衆功疑比之成罪兩造謂兩因證也儲衆也隸私隸也蓋少也孰誰
也 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害醜正惡直 善曰
鄭玄毛詩箋曰惡直醜正 濟曰猾亂也部司謂雍州從事也反側傾曲也醜惡也斷削也言削其善功惡其正直也 牧
人逶迤 五臣本作逶字 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曾不戢

翼善曰國語里革曰且夫君也者將牧人而正其邪毛詩曰逶迤自公退食毛萇詩傳曰逶迤行可從跡也言聞飛以須若鷹之揚若不敢翼而少留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鴥彼飛隼敢其左翼　良曰國語云君以牧人而正邪逶迤委曲自得貌退食減膳也鷹惡也言聞有惡必擒勝若鷹飛揚曾不敢翼而少息也忘爾大勞猜爾小利若莫開懷于何不至善曰方言曰猜恨也言人不開懷以相容則瑕嫪于何而不至　向曰勞功也大功謂存汧也小利謂救數十乘也開懷起小過也言有司不苟恕小過而深劾其罪狀于何不至有也慨慨馬生碨碨即高致發憤囹圄五臣本作圄沒而猶眂食至嗚呼哀哉善曰說文曰慨慨壯士不得志也廣雅曰碨碨堅也力唐切左氏傳曰荀偃伐齊卒視不可含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　銑曰慨慷也碨碨堅也囹圄獄也眂藏也言懷此憤死而猶眂安平出奇破齊克宇善曰史記曰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破齊田單東保即墨燕引兵圍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其角而灌脂束

文選五十七　十四

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駭敗走齊人追亡逐北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兵善者出奇無窮向同善注張孟運籌危趙獲安善曰戰國策曰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亡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入晉陽趙氏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三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濟同善注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善曰吝嫉謂有司貪吝嫉妬也論衡曰文吏搖筆考跡民事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　良曰汧城之人蒙子之惠方猶齊趙因田單張孟而安也吝恨也言賢曰嫉謗弄也謂吏弄文墨陷其小過也傾倉可賞劾云私粟狄隸可頒況曰家僕善曰周禮有蠻隸夷隸鄭玄曰征蠻夷所

僕也頒賦也頒與班古字通　翰曰頒賜也言可頒爾乃所虜狄以賜況用家粟私僕以賞有功兵士乎剔子雙鎗貫以三木善曰馬督守及關中侯任少卿書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　銑曰剔奪龜印也汧督及關中侯故奪龜也三木謂杻械枷也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剝五臣本作割字扶老攜幼街號巷哭五臣本作巷號街哭嗚呼哀哉善曰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鬻嬰聖賢本紀曰子產卒國人哭失老婦人泣於巷　向曰摧割折傷也言同圍者聞汧死老幼相扶哭於街巷也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寵贈乃牙其門善曰毛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濟曰旌表也恩殊禮贈牙門將軍司勳班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善曰周禮曰凡有功者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尚書曰垂裕後昆　良曰兆問也後昆謂後嗣也言司勳班爵亦問其後嗣子以慰勞冤死之魂也

文選五十七　十五

陽給事誄 并序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虜寇自卒殺至卒方城勇悉力攻滑臺城東北崩壞士眾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眾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絹一百匹粟三百斛賜給文士顏延年為之誄焉翰同善注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即位改元曰永初郡國記有東郡濮陽郡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善曰東郡圖經曰滑臺城即燕之廩延城　銑曰果列也邊事軍旅之事滑臺城名也值

國禍荐臻王略中否獯虜間釁侵五臣作覆剝司兗善曰獯虜匈奴也楊雄諫曰將宏王略沈約宋書曰司州漢之司隸校尉也武帝北平關洛置司州居虎牢又曰兗州後漢居山陽武帝平河南治滑臺廣雅與釁音義同　向曰荐重也臻至也否塞也獯虜即匈奴也間謂伺其間隙也釁剝傷害也司兗二州名也幽幷騎騖屯逼五臣本作偪字鞏洛列營緣戍相望屠潰善曰物理論曰幽州之騎冀州之弓勁悍之上關中詩曰列營基跱罽賓殺其人也漢書曰攻頴川屠之左氏傳日凡民逃其上曰潰　廣曰騖射也言幷騎騖射賢傾鞏洛地名言雖列營緣守脆弱不免屠戮潰散也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五臣本作率字之間以緝華裔之衆善曰緝會衆也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良曰銳利違避也將卒謂諸軍卒也緝撫也華謂中國也裔謂邊遠也罷五臣本作疲字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勍寇善曰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公子偃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勍強也　翰曰疲極勍強也旬十日也言力屈乃陷於強寇也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佻達彫反身飛鏃兵盡器竭斃于旗下善曰毛詩曰佻佻公子毛萇傳曰獨行貌也　銑曰師衆奔亂棄軍爭免其死　向曰誓約言也佻輕也言瓚自約命沈城下輕出射賊兵器俱盡死于旗下器兵器也竭盡也斃死也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善曰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　良曰以身從物曰徇也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善曰景平少帝年號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五臣本作偪字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善曰左氏傳曰師徒撓敗杜預曰撓敗也　翰曰撓曲也言雖臨危不曲節以求全也加過也可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五臣本作孤貴以慰存亡

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門有義風矣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振收也　銑曰振卹收也孤謂瓚子也義風節義之風也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概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善曰東觀漢記曰章帝詔以仁明　向曰逮及也元嘉文帝年號廓開祚位也紀理茂美緒業也言文帝以聖德理物明其美業而旌錄舊功勳節槩也言有節槩貞孝者皆動天子仁明之心宋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誄其辭曰濟曰宋臣延年自謂也宋家祿官謂字教也至教謂詔也詢謀諮也謂諮謀前典紀行之法也貞不常祜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死在登賢善曰鄭玄尚書注曰甄表也穀梁傳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中軍將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公謂夜姑曰吾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　良曰祜福也甄明也陽處父以趙盾之賢請於晉君使代狐射姑將中軍曰使能國之利也後賈季使續簡伯殺陽處父此則身亡之道亦不常為福也苦夷致果題子行間善曰左氏傳曰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杜預曰苦越苦夷也說文曰題名也漢書屬者青問非臣待罪行間之意　翰曰苦夷魯季氏臣名致果為毅也行間謂行陣之閒也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發五臣本作廢字邑氏遂傳善曰左氏傳呂相絕秦曰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衆仲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杜預曰取其舊邑之名以為族也公羊傳曰其稱劉何以邑氏也　銑曰忠謂處父也壯謂苦夷也爾謂如此舊勳則上忠壯之功也歸關也邑氏謂先代所封氏也惟邑及氏自溫徂陽狐續既降晉族弗昌善曰左氏傳劉子單子謂晉卻至曰溫吾故也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言狐射姑續鞫居殺處父之後在晉之族不復昌盛也左氏傳曰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杜預曰狐射姑賈季也　向曰晉封處父於溫後改封陽及處父被狐續所殺而在晉陽氏不昌盛也之子之生立績宋皇拳猛沈

毅溫敏肅良

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騑駟配服驂衡

邊兵喪律王略未恢

陝堙阻澠洛高萊朔馬東騖胡風南埃

路無歸轄野有委骸

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臺

慄彼危臺在滑之垌周衛是交鄭翟是爭

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巘結關負河縈城金柝夜擊和門晝扃

惟陽生料敵厭難時

京冬氣勁塞外草衰遏矣獯虜乘障犯威鳴鞞橫厲

高輦軼我河縣侵我洛畿

圍

積鏃成林

變形地孤援闕卒無半菽馬實拑秣

守未拔衡攻已濡褐烈烈陽子在困彌達

勉慰瘡傷拊慰饑渴力

雖可窮氣不可奪

義立邊疆身終鋒栝嗚呼哀哉

晉策攸記貫父隕節魯人是志

是無勇也遂死之臧榮緒晉書曰开督馬沙立功孤城為川司
所枉死於圖圖銑曰賈父為莊公御敗績死於敵公命誄之
开坂督馬彭故節全城晉命誅也 皇上嘉悼思五臣本作息字存寵異于以
贈之言登給事善曰毛詩曰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向曰悼傷登升也 疏五臣本作疎字
爵紀庸恤孤表嗣嗟爾義士沒有餘喜善曰[illegible]
令尹曰疏布上疏爵而貴之 濟曰疏分紀錄庸功也謂分爵封功以表殊節也恤孤謂撫其子也書於也 嗚呼
哀哉

陶徵士誄 并序

顏延年

善曰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 銑曰陶潛字淵明[illegible]故曰徵士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善曰山海經曰[illegible]之水出焉其中多璇

[illegible]又曰 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善曰[illegible]
[illegible]宋玉[illegible]曰桂椒芬香美物也 山海經曰[illegible]之山多桂又曰琴鼓之山多椒 豈期深而好遠哉[illegible]
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
而立者人之薄也善曰言物以希為貴也韓詩外傳曰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illegible]以文為言[illegible]王曰百代一聖若隨踵而生也此亦不以文而言向[illegible]身下見一日盡七士於齊宣王王曰百世一聖若隨踵而至今[illegible]何士之多也[illegible] 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善曰[illegible]
[illegible]巢父者堯時隱人也[illegible]伯成子高[illegible]諸侯而耕[illegible]
[illegible]四皓[illegible]良曰[illegible]

父堯時隱者伯成子高禹時隱者伯夷周時隱者四皓漢時隱者 故已父老堯禹錙銖
周漢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陣謂鄧騭曰子欲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禮記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銖有如此者鄭玄曰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 濟曰言此數人秉行守道以其身輕紐堯禹周漢如子君之父老錙銖猶輕細也 而緜世浸遠光靈不屬善曰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邁山陵浸遠[illegible]向有神光[illegible]言歷代斷遠故人光景神靈不相連屬也 良曰緜歷[illegible]遠也
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
惜乎銑曰菁華美也 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首路五臣本作道路
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泛
餘波善曰論語子曰作者七人矣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illegible]
[illegible]向曰言今之作者[illegible]

路可與[illegible] 有晉徵
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illegible]
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善曰[illegible]
學非稱師文
取指達良曰學雖可為人師然不稱其師文章但取其指適而已不以浮華為務也 在衆不失
其寡處言愈見其默銑曰[illegible]
少而貧病居無僕妾善曰[illegible] 井臼不
任藜菽不給善曰列女傳曰[illegible]大夫之妻[illegible]其夫曰[illegible]向曰汲井舂臼不任[illegible]
母老子幼就養勤匱善曰禮記曰事親左右就養無方[illegible]
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

捧檄之懷 善曰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田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吾之爵祿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以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范曄後漢書曰廬江毛義字少節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之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為親屈也 濟曰推思也同善注 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陶潛秉性不偶俗 良曰偶諧論語子曰從吾所好 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 五臣作外區 定跡深棲於是乎遠 善曰左氏傳季文子曰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摯虞曲讚等曰出務紛紜叔伯皆鄒林前解曰年高而以爲寶翼曰不與俗諧也 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 善曰晏子居貧曰暑黑魚菽供朝夕之膳 向曰畦園也鬻賣也晉大夫陳[illegible]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然魚菽示儉也 良曰豆也 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 善曰穀梁傳曰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儀禮注曰絇狀如刀衣鼻在屨頭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司馬彪曰蕭蒿也織蒿為薄 翰曰衛侯之弟專織絇於邯鄲終身不言衛事緯織也蕭蒿也餘同善注 心好異書性樂酒德 善曰劉伶有酒德頌也 簡棄煩促 五臣本作擺字 就成省曠 善曰張茂先答何劭詩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 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 善曰莊子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是以道不渝郭象曰并者除弃之謂也夫貴在其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郭象曰淡然無欲家人不識貧可苦 濟同善注 有詔徵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

默福應嗚呼淑貞 善曰張衡靈憲圖注曰寂寞冥默不可為象 良曰言雖寂寞無象道應神也嗚呼歎詞淑善貞正也 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 銑曰苟且允信算數也 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 善曰謚法曰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 向曰愆違也前志前書記也

其詞曰

物尚孤生 五臣本作特生 人固介立 善曰漢書音義曰介特也 濟曰特獨也 豈伊時遘曷云世及 銑曰言非遇時而為士亦非世世及繼作其事矣尹遐也 嗟乎若士望古遙集 向曰若士謂潛也言遠追古人逸迹也 韜此洪族蔑彼名級 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族類也 銑曰龍之族既世基陽之休基史記曰隱一級謂文行紀次第也 翰曰洪大也大族謂祖爲大名級家名清級也 睦親之行至自非敦 善曰周禮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濟曰睦敬也言親親之行乎自天生非勉勵為之也 然諾之信重於布言 善曰漢書曰季布楚人也諺曰得黃金百兩不如得季布一諾 良曰此人重之也餘同善注 廉深簡絜貞夷粹溫 銑曰絜清貞正夷平也粹不雜也 和而能峻博而不繁 善曰論語子曰和而不同家語子貢曰博而不學 良曰峻高繁多也 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 五臣本有而字 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 五臣本作違字 善曰言為人之直依俗而行必幾之以尚同詭違於詩必幾之以好異有一於此必被幾論於世矣默置豈若夫子因心而能違於世事乎言不同不異也莊子曰支離士壞坑敢量息尚同也郭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朔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毛詩曰因心則友 向曰詭反置措也凡人依於世者必詭與世同反於時

者必務與時異皆非默捨與道之俱也翰曰能和而不同夫子謂諸也**畏榮**五臣本作務字**好古薄**

身厚志善曰論語子曰信而好古濟曰謂自守約的厚志謂敦直德也良曰**世霸虛禮**

州壤推風善曰出霸謂當世而霸者也蓋衍晉有道理曰州郡聞德虛己備禮推崇推挹其風也濟曰霸謂當世霸者也虛禮虛心禮之州壤州土也言見辟命也**孝惟義養道必懷邦**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論言以義養則仲由之拔川於東郡之社論語比考讖曰文德以懷邦良曰惟思義養也懷邦以亡故感也言曾為養哉而就彭澤令也**人之秉彝不隘不恭**善曰毛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是人不欲然此不為隘然不為不恭也銑曰人亦謂時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今潛也不隘而不恭也**爵同下士祿等上**

農善曰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向曰爵下士言位卑等上農言祿薄也爵位也**度量**

難鈞進退可限善曰孝經曰容止可觀進退可度翰曰鈞樹也言不測其所德也可限者

知不出於至道**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善曰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游梁得與諸生游士居又曰漢書之十大京兆邴稚賓字稚賓為梁州郡茂才數病去官濟曰邴稚賓以舉茂才病去官也**子之悟**

之何悟之辨言諸亦知之明也濟曰悟知也辨明也**賦詩歸來高蹈**

獨善善曰歸去來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皋使我高蹈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濟曰謂潛作歸去來辭也其酬衡方也謂去彭澤令也**亦既超曠無適非心**善曰呂氏春秋曰大樂有道心亦適莊子曰知忘是非心之適也翰曰超遠曠明適往也言訓達明事理無往不合其心也**汲**

流舊巘葺宇家林善曰廣雅曰葺覆也向曰巘山也葺修宇屋也**晨煙暮**

靄春煦秋陰翰曰煙靄皆山氣也煦陽氣也**陳書輟卷置酒絃琴**

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善曰尚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史記原憲曰吾聞無財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謂之病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

榮墨子曰貧富固有天命不可損益濟曰躬身也否不堪也然知也**隱約就閑遷延辭聘**

非直也明是惟道性善曰周書曰隱約者觀其不懾懼登徒子好色賦曰因遷延而辭避銑毛詩曰那直也人秉心塞淵高誘淮南子注曰道性無欲曰謂潛辭徵著作郎隱約倫素也就延退避也言如此非直能明是其道之性也**糾纆斡流冥漠報施**善曰鵩鳥賦曰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武文曰惇纆推之冥莫史記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銑曰糾纆三合繩也斡轉也吉凶喪轉旋有似繩纆相糾次也冥莫報施謂神靈報寂寞昧不能施善人之善不能明也**孰云與仁實**

疑明智善曰言謂云天道常與仁人而我聞之實疑於明智此說明智謂老子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詞曰招賢良與明智向曰諳云天道與仁於潛不驗使復疑之孰謂也明智謂潛也**謂天蓋高胡**

諐斯義善曰言天高聽卑而報施與不與仁乎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史記子韋曰天高聽卑何為諐此仁義也斯此也韓曰常謂天高何故獲於斯義而不驗**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善曰

周易曰履信思乎順毛萇詩傳曰寘置也濟曰曷何寘置也**年在中身疢維痁**傷閻反

疾善曰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曰齊侯疥遂痁杜預曰痁瘧疾也良曰上壽百二十年中則六十也痁瘧疾也**視死如歸臨凶若吉**善曰呂氏春秋曰遺生行義視死如歸銑曰達天命也

藥劑弗嘗禱祀非恤五臣本作祠字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藥劑有司論語子曰丘之禱久矣向曰劑和也恤憂也言不以死為憂而禱祠求福也**傃**素音**幽告終懷和長畢嗚**

呼哀哉善曰傃向也禮記曰幽則有鬼神孫卿子曰死人之終也翰曰傃向也幽冥也懷和平生之志也終畢皆死也**敬述靖**五臣本作清字**節式尊遺占**去聲善曰漢書曰陳遵口占作書占謂口隱度其事令人書之也濟曰式用也占口隱度其事令人書也**存不願豐沒**

無求贍省訃赴**卻賻輕哀薄斂**善曰禮記曰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鄭玄曰訃或皆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君所告之也周禮曰喪賻補之鄭玄曰謂賻喪家補助不足也良曰訃至也薄

誄挨之不足也言其戒令送葬者少至其墓所肆者 遭壤
更卻而不受哭者不至拜原歛以時服務從儉約也
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 畢驗反 善曰河圖書紀曰有壤者可穿禮記孔子
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說文曰窆葬下棺也 銑曰壤地也即穿地葬而不棺也
深心追往遠情逐化 善曰莊子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 向曰延之自言追念往日
存哀情意於潛樂化也
自爾介居及我多暇 善曰漢書陳餘說武臣曰將軍獨介居河北 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 翰曰爾謂潛也我延之自稱也暇閑也
伊好之洽接閻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 善曰毛萇詩傳曰憩息也 濟曰伊惟洽合也
閻門也 良曰盤樂憩息也不用舟車而攜手相隨也
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閡 善曰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孫卿子曰方則止圓則行 向曰謂潛也言為正方之道者必見害於時俗夫物方則止圓則行此延之誠於潛也

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 善曰西征賦曰考吳與蜀而之載毛詩曰殷鑒不遠 銑曰舒卷西京賦曰多識前世 翰曰哲人謂蘧伯玉邦有道則仁邦無道則卷而懷之此事布在於前代載籍取鑒不遠故凡所規諫於子皆佩服也
爾實愀然中言而發 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 濟曰實貞贈延之以言也愀正色規中言發中之言也
違衆速尤迕風先蹶 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疑於阻閡違衆忤世淺為謝侮深作敦害 韓詩外傳曰草木根荄淺未必蹶也飄風與暴雨集則蹶又先矣 良曰忤貴行為蹶也
身才非實榮聲有歇 善曰言身及才不足為實榮華聲名有時而歇 恐己忤于以傲物是龍以戒人故以招誡也 銑曰身與才非其實也其而榮聲必有消歇也
叡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 善曰爾雅曰永遠也 左氏傳魏絳曰百官箴王闕 向曰言潛既沒指言永遠誰復箴我之闕失也
仁焉而終智焉而斃 善曰風俗通曰傳云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 翰曰斃亦死也古仁智之人皆不免於死斃亦死也
黔婁既沒展

禽亦逝 善曰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弔曾參曰先生終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故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為是所以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 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 鄭玄曰柳下惠魯大夫也展禽食邑柳下謚曰惠 翰曰展禽死門人將誄之其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夫子也乃誄之而謚曰惠
其在先生同塵往世 善曰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 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善曰康黔婁惠柳下惠也 良曰旌表也加過也

宋孝武宣貴妃誄 并序

謝希逸 善曰沈約宋書曰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也 進為貴妃薨謚曰宣

誄 注同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
龍鄉輟曉照車去魏聯城辭趙 善曰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至黍生 律以煖之 向曰律谷燕谷也 龍鄉謂燭龍所在 善曰淮南子曰燭龍在鴈門北 以喻妃之亡也 史記曰魏王與齊威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 魏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 又曰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 趙王使藺相如奉璧西入秦 銑曰照車聯城皆喻貴妃之賢也 向曰照車聯城去辭喻其已亡也
帝痛掇殿之既閟悼泉途之已宮 善曰爾雅曰閟閉也 風俗通曰宮者宮也 皇后居宮中故有所宮 向曰掇殿謂貴妃之居也 泉途謂所葬之處也 濟曰閟閉也自泉幽冥之中也宮葬也
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

掇風嗚呼哀哉（[illegible]）天寵方隆王姬下姻（[illegible]）肅雍揆景陟屺爰臻（[illegible]）國軫喪淑之傷家凝賣庇之悲（[illegible]）德於旃旒庶圖芳於鍾萬（[illegible]）敢撰（[illegible]）其辭曰

玄丘煙熅（音因）瑤臺降芬（[illegible]）高唐渫雨巫山鬱雲（[illegible]）誕發蘭儀光啓玉度（[illegible]）墍

月方娥曜星比婺（[illegible]）毓德素里棲景宸軒（[illegible]）處麗締紘（[illegible]）出忝蘋藻（[illegible]）俯詩實道稱圖照言（[illegible]）是訓（[illegible]）如懼積軌堯門（[illegible]）綢繆史館容與經闈（[illegible]）陳風緝藻臨彖分微（[illegible]）游藝殫數撫律窮機（[illegible]）蹐踏冬夌怡悵秋暉（[illegible]）展如之華是邦之媛（[illegible]）敬懃顧陽肅恭崇憲（[illegible]）

[illegible] 奉榮維約承慈以遜 [illegible] 逮下延和臨朋違怨 [illegible] 祚靈集祉慶藹迎祥 [illegible] 皇胄增式帝女金相 [illegible] 聯跗齊萼接 萼均芳 [illegible] 以蕃 [illegible] 以牧燭代輝渠 [illegible]

[illegible] 胡書氣 [illegible] 觀臺告祲 [illegible] 八頌爲和六祈穀滲 [illegible] 衡總 [illegible] 滅谷羣 [illegible] 翟毀衽 [illegible]

[illegible] 掩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 [illegible] 帷軒夕改軿輅晨遷 [illegible] 離宮天邃別殿雲懸 [illegible] 靈衣虛襲組帳空煙 [illegible] 巾見餘輴匣有遺絃嗚呼哀哉 [illegible]

[illegible] 移氣朔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 [illegible] 庭樹驚兮中帷響金釭曖兮玉座寒 [illegible] 純孝擗其俱毀共氣摧其同欒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 [illegible] 茫昧與善寂寥餘慶 [illegible]

……喪過乎哀，棘實滅性。（善曰：居喪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孝經曰：毀不滅性。翰曰：[illegible]）世覆沖華，國虛淵令。（[illegible]）嗚呼哀哉！

題湊既肅，龜筮既辰。（善曰：呂氏春秋曰：題湊之室。[illegible]）階撤兩奠，庭引雙輴。（善曰：[illegible] 丑倫反）維慕維愛，曰子曰身。（善曰：[illegible]）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旻。（[illegible]）

崇徽章而出寰甸，照殊策而去城闉。（[illegible]）嗚呼哀哉！

經建春而右轉，循閶闔而逕度。（[illegible]）旌委鬱於飛飛，龍逶遲於步步。（[illegible]）鏘楚挽於槐風，喝邊簫於松霧。（善曰：[illegible]……挽，挽歌也。……邊簫，邊隨之簫也。）涉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illegible]）嗚呼哀哉！

晨輼解鳳，（[illegible]）曉蓋俄金。（[illegible]）山庭寢日，隧路抽陰。（善曰：[illegible]）重扃閟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illegible]）

銷神躬於壤末，散靈魄於天潯。（[illegible]）響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illegible]）嗚呼哀哉！

哀永逝文

潘安仁（[illegible]）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illegible]）俄龍輴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illegible]）

嫂姪兮章惶 五臣本作章 慈姑兮垂矜 [illegible] 聞鳴雞兮戒朝 咸驚號兮撫膺 [illegible] 逝日長兮生年淺 憂患衆兮歡樂尠 彼遙思兮離居 歎河廣兮宋遠 [illegible] 今奈何兮一舉 邈終天兮不反 [illegible] 盡余哀兮祖之晨 揚明燎兮援靈輴 [illegible] 撤房帷兮席庭筵 舉酹觴兮告永遷 [illegible]

[illegible] 悽切兮增欷 俯仰兮揮淚 想孤魂兮眷舊宇 視倏忽兮若髣髴 [illegible] 徒髣髴兮在慮 靡耳目兮一遇 [illegible] 停駕兮淹留 徘徊兮故處 周求兮何獲 引身兮當去 [illegible] 去華韡兮初邁 馬迴首兮旋旆 [illegible] 風泠泠兮入帷 雲霏霏兮承蓋 [illegible] 鳥俛翼兮忘林 魚仰沫兮失瀨 [illegible] 悵悵兮遲遲 遵吉路兮凶歸 [illegible]

[illegible] 思其人兮已滅 覽餘跡兮未夷 [illegible] 昔同塗兮今異世 憶舊歡兮增新悲 謂原隰兮無畔 謂川流兮無岸 望山兮寥廓 臨水兮浩汗 視天日兮蒼茫 面邑里兮蕭散 匪外物兮或改 固歡哀兮情換 [illegible] 嗟潛隧兮既敞 將送形兮長往 委蘭房兮繁華 襲窮泉兮朽壤 [illegible] 慕叫兮擗摽 之子降兮宅兆 [illegible] 中撫靈

櫬兮訣幽房 棺冥冥兮埏窈窕 [illegible] 戶闔兮燈滅 夜何時兮復曉 [illegible] 歸反哭兮殯宮 聲有止兮哀無終 [illegible] 是乎非乎何遑趣 一遇兮目中 [illegible] 既遇目兮無兆 曾寤寐兮弗夢 [illegible] 既顛隮兮家道 長寄心兮爾躬 善曰周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illegible]

妻之身也重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銑曰已往也然耳猶如此也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善曰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　向曰渠發聲也懷思也我之相思情能幾何亦欲斷之於大道無愧於莊子也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鼓盆而歌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七

六臣注文選卷第五十八

哀下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文帝袁皇后諱齊嬀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適太祖生太子劭上待后禮甚篤及崩于顯陽殿詔前永嘉太守顏延年為哀策文五臣注[illegible]元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五臣本作二十八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善曰宋書曰諡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風俗通曰皇帝新崩未有定謚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行下孟切　銑曰天子崩未及有謚故總名曰大行皇后亦同此義也　翰曰凡粤九月二十七日將遷座五臣本作坐于長寧陵禮也

龍輴丑倫反纚音所綺反綍音弗容翟結驂善曰龍輴以行也容翟車之儀也[illegible]曰羣手祖用輴鄭玄曰還送也[illegible]輴軸也軸狀如轅[illegible]兩頭為軹軹狀如長牀[illegible]後[illegible]而[illegible]龍也輴音丑倫切纚所綺切綍音弗[illegible]曰纚[illegible]鄭玄儀禮注曰[illegible]縣車曰綍[illegible]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illegible]車也鄭玄曰蓋如今小車蓋也王逸楚詞注曰結連也[illegible]將行也鄭玄詩箋曰驂兩騑也[illegible]良曰長寧即皇后陵號也　銑曰龍輴[illegible]容翟[illegible]事而同[illegible]儀也禮記云天子[illegible]龍輴儀禮云夫射翰[illegible]西階[illegible]引棺在輴車曰綍容翟禮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皆有容蓋連結也騑兩騑也言將行之威儀也

皇塗昭列五臣作昭冽神路幽嚴善曰皇塗吉制故曰昭列神路凶飾故曰幽嚴　向曰皇塗吉制也照列光明也神路凶飾也幽嚴深微也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善曰居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其序載而后飾白虎通曰始載於庭轄車辭祖禰也　翰曰祖始行也饋祭奠也宵夜也載謂始載於庭也飾遺儀於組旒論俎音乎

珩珮善曰毛詩曰素絲紕之鄭玄曰以素絲爲纓紕之旌旗
等曰太師奏雞鳴后夫人鳴珮王于房中告去手兼陳曰珮
有所蒲璃瑀琚音行琚音居瑀音禹 濟曰言皇后組珠之飾
有其餘儀珩珮之音盡沉沉矣貴許淪沈徂往
也凡后妃皆鳴王珮后既崩則與其音俱絕也 悲黼筵之
移御痛翬音暉褕音摇之重晦 善曰周禮大朝覲王設
次席黼純又曰司服掌
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狄鄭玄曰褘衣畫翬者也令書謂者也令
與翟雉以招切 良曰黼帛謂繡閣紀書云數重簾席黼純移御
謂改常所也褕狄闕狄鞠衣展衣祿衣褘衣畫
翬者褕翟畫鷂若重晦謂將入墓也重幽闇也 降輿客位
撤奠殯五臣本作賓字 階 善曰降輿謂祖載之時柩降於車也儀
禮曰主人入祖乃載鄭玄曰承柩卸下
而載之禮記曰殯於客位祖於庭儀禮曰薦引徹乃徹鄭玄
曰薦者也引柩車也禮記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
銑曰降下也輿謂柩車也客位西也撤去也
奠祭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猶賓禮也 乃命史臣累
德述懷 善曰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賜之
命爲其辭也 向曰累謂積累其德也述懷謂述帝之懷
也

其辭曰

倫昭儷升有物有憑 善曰言天地未分之前已明倫公
之義又升伉儷之道皆有物象可
所恭愍也毛萇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鄭玄曰有物象也事來
影曰上覽古在昔有焉之應而向缺 翰曰言皇后之是物理可得
也 圓精初鑠方祇始凝 善曰言天地於分也呂氏
春秋曰天道之圓也精氣
一上一下圓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何以說地之方也
萬物殊類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爲故曰地道方鄭玄注云
鑠言光明也淮南子曰清陽者薄靡而爲天重濁者凝而爲地
濟曰圓精謂天也方祇謂地也鑠明凝成也言天地分也 昭
哉世族祥發慶膺 善曰祥發猶發祥也毛詩曰長發
其祥 誄曰天
者積其慶於所應 良曰謂皇后族之明
盛而有其善福也祥善慶福膺當也 祕儀景胄圖光
玉繩 善曰祕其令儀而生景胄圖其容光而升玉繩也廣雅
曰圖度也沈約宋書曰宋有玉繩殿 翰曰祕閉景大
胄胤也言后在室時閉藏儀形於大族之家及
配於帝圖發容光於玉繩之內宋有玉繩殿 昌暉在陰

柔明將進 善曰尚書曰粤乃其昌孔安國曰昌盛也周易
曰坤陰物也又曰坤妻道也又曰順而麗乎大
明柔進而上行 濟曰昌盛謂帝也凡妻
法地柔道也將進謂皇后行此德行進於天下也 率禮蹈
和稱詩納順 善曰南都賦曰率禮無遺論語曰禮之用和
爲貴史記曰陸賈時稱詩書鄭玄毛詩箋云
婦人之行者柔順 良曰率循稽舉納受也禮記曰婦順者順於舅姑和
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也 爰自
待年金聲夙振 善曰左氏傳曰叔姬歸于紀杜預曰待年於父母國也孟子曰孔子
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曰同善注金聲美言也夙早也 亦既有行素章增
絢 善曰詩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子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素以爲絢兮子曰繪事後素焉 銑曰絢文貌也 向
注同 象服是加言觀維則 善曰詩云象服是宜又曰
俾我王風始基嬪德 善曰毛詩曰釐爾女士尚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翰曰俾使也
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又云關雎后妃之德也嬪婦也 東周川流芳猷淵

塞 善曰蔡邕宋公夫人碑曰義方之訓如川之流毛詩曰仲
氏任只其心塞淵 良曰塞謂思芳猷皆美謀也川流
言廣深也 方江詠作泳漢載五臣本作勤謠南國 善曰詩序曰文王之
道被于南國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毛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
之永矣不可方思毛萇曰方泭也 銑曰方泭相也謠歌也
同善 伊昔不造鴻化中微 善曰謂少帝之時陵遲也詩曰閔予
小子遭家不造東都主人曰鴻化惟神魯靈光殿賦曰
漢中微 向曰伊昔有皇 命仰陟天機 善曰謂文帝即位也尚書曰用集大命文曰
帝即位也尚書曰用集大命 向曰少帝之時陵遲也
與璿璣同也 釋位合宮袪曜紫闈 善曰左氏傳曰諸
侯釋位以間王室禮記曰
言大鴻承天璣然與璣同也 翰曰謂文帝即位也賓命即大
命天璣即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尚書爲此璣 曹植叙(?)胡行曰泰以求
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鄭玄曰謂帝自宜都王升爲天子則
修德乎宗閣入月自懷宗廟備曰謂帝自宜都王升爲天子則
皇后昇釋諸侯之夫人於公宮而爲天子之后登尤輝
於紫宮也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也 欽若

皇姑允迪前徽善曰尚書曰欽若昊天爾雅曰婦稱夫之母曰姑尚書曰允迪厥德 良曰欽敬也皇姑謂皇太后也允信迪蹈徽美也言能敬信蹈太后之美也孝達寧親敬行宗祀善曰毛詩曰歸寧父母毛萇曰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詩序曰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銑曰寧親謂歸寧父母也宗祀謂祭祀也進思才淑傍綜圖史善曰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思進賢才王肅周易注曰綜理合事也范曄後漢書[illegible]女史以鏡監也 向曰才能也[illegible]書史理也圖謂圖書史謂女史也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善曰國語[illegible]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illegible]毛詩[illegible]曰詠之以中音其紀綱 翰曰[illegible]成壹 若本 反政穆宣房樂韶理善曰毛詩曰[illegible]穆[illegible]禮記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illegible]以德[illegible]房中之樂[illegible]以韶[illegible]韶[illegible]也 濟曰[illegible]房中[illegible]君子[illegible]宣[illegible]中[illegible]后夫人[illegible]以事君子[illegible]也坤則順成星

軒潤飾善曰毛詩曰叔[illegible]周易曰坤順[illegible]成其紀綱[illegible]大星女主之象也 良曰謂[illegible]軒轅星后妃之道又[illegible]軒轅星[illegible]女主之象也德之所屆惟深必測善曰尚書曰[illegible]德動天無遠弗屆[illegible]銑曰屆至[illegible]言后德與[illegible]深而不測[illegible]細而不[illegible]下節震騰上清朓側反 士鳥善曰言[illegible]至惟高[illegible]而必變也[illegible]且即地安靜[illegible]月令[illegible]日月者衆陰之長[illegible]東春秋[illegible]精[illegible]日月者[illegible]之精[illegible]之理也國語曰[illegible]王二年三川[illegible]毛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尚書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illegible]之側[illegible]行[illegible]後[illegible]也震騰[illegible]后也上清謂天也[illegible]日下節謂水也上清謂[illegible]王時三川皆震詩云百川沸騰[illegible]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也有來斯雍無思不極善曰毛詩曰[illegible]雍[illegible]又曰無思不服孔安國尚書傳曰極中也 翰曰雍和也[illegible]事必盡柔和之理而合大中之道也謂道輔仁司化莫晰五臣作哲字 音制 善曰

[illegible]言詩曰乾道輔仁坤道[illegible]中[illegible]賦曰死生錯而不齊[illegible]司命其不晰說文曰昭明也之[illegible]切 濟曰晰明也言[illegible]天道輔仁[illegible]主司造化者[illegible]不明而使皇后至於斯也象物方臻眡祲告沴反 靈 細善曰周禮曰凡樂六變而致象物鄭玄曰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也非德之和則不至也周禮曰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鄭玄曰祲陰陽氣相侵也[illegible]漢書[illegible]曰氣相傷謂之沴[illegible]不和也 良曰[illegible]至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也非德之和則不至也眡祲主觀妖祥者[illegible]后崩之徵[illegible]氣斯發也太和既融收華委世善曰[illegible]太和謂太平也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之[illegible]毛詩[illegible]曰[illegible]融明也[illegible]收華委世[illegible]皇后[illegible]世也 銑曰太和[illegible]天下和平也融明也[illegible]皇后[illegible]蘭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善曰漢武故事曰帝以七月七日生於猗蘭殿[illegible]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illegible]室[illegible]椒塗以椒塗室[illegible]長陰[illegible]中[illegible]闕[illegible]衛也戒涼在律反 弋二 杪秋即穸 音夕 善曰

[illegible]禮記曰孟秋之月[illegible]涼風至[illegible]曰杪秋[illegible]霜夜流唱五臣作曉月升魄善曰[illegible]魄[illegible]八神警引五輅遷跡善曰甘泉賦曰八神奔而警蹕[illegible]八方之神也[illegible]噭噭儲嗣哀哀列辟善曰[illegible]曰噭噭[illegible]哭[illegible]儲嗣謂皇太子也列辟[illegible]灑零玉墀雨泗丹掖善曰[illegible]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善曰沈約宋書曰哀策既奏[illegible]此八字以[illegible]其音[illegible]

文曰伏膺飢渴咸今惟昔 翰曰哀策既奏芳自疏此八字以致其意焉哮傷也 **南背國門北首山園** 善曰楚辭曰出國門而軫懷 爾雅曰首向也 漢書曰葬山陵在北也首 後漢書二千石之家莫踰諸陵邑獨為泰盛 濟曰而也園即山陵也 **僕人按節服馬顧轅** 善曰楚辭曰僕夫悲余馬懷兮 毛詩箋曰服中央夾轅也 老莊子虞卿曰按節安步 良曰按低也服馬駕馬也 毛詩曰轅馬翳也 五步一拊皇 **遥酸紫蓋眇泣素軒** 善曰許玄弟曰以紫蓋 郭璞山海經注曰素車也 悲賦曰素軒素車也 **滅綵清都夷體壽原** 善曰楚辭曰眇 生儀車四結 都漢書曰依陽陵也 毛詩曰皇書皇首義曰天 子五方呼壽也 句曰青都天帝所居也 壽原謂葬於山陵也 滅 絲絶其光彩也 夷平也 **邑野淪藹戎夏悲讙** 音喧 善曰京 邑野也 毛詩曰萬邦之國也 邑鄙野郊其 狄等類其以類也 安戎狄也 戎夏 交拜也 翰曰邑野者邑郊野也 俞弟謂失其光彩之色也 夏 狄衆多皆號泣讙喧也 **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芳 將來有足稱述之辭駕 既往不可攀援也

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帝敬皇后諱惠昭 彭城人光祿大夫道弘女太祖高皇帝為高宗 娶之武帝永明七年殂葬江東興張山高宗即 位追尊為皇后高宗崩改葬 祔于興安陵高宗即明帝也

謝玄暉

良曰明敬劉皇后諱惠端東光祿大夫弘 道孫也太祖初為高宗納之高宗 縣張山高宗即位進尊為敬皇后高 宗崩東昏侯寶卷立改葬祔興安陵

惟永泰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啓自先塋將祔于某陵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帝改年為永 泰其年七月帝崩東昏侯即位 將祔宇 五臣無 通曰梓宮者禮天子斂以梓器宮者有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 為名凡人呼棺亦為宮也 說文曰塋墓地 禮記孔子曰魯人之 祔也合之 鄭玄曰祔謂合葬也 銑曰以梓木為棺因爾名其 發曰梓宮 先塋即張山 葬曰叟也 孔子曰魯人祔也 祔謂合葬也

其日至尊親奉奠其皇帝 善曰至尊東昏侯也 鄭玄周禮注曰奠 獻也 鑽 策明帝 崩未葬故曰某 向曰至尊謂東昏侯 也高宗未定謚故曰某 皇帝謚號曰奠 **乃使兼太尉某** **設祖於行宮禮也**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太尉公一人凡大 喪則告謚南郊 向曰 行宮 謂過祖將行之行宮也 **翠帟舒皇玄堂啓扉** 善曰張揖 埤蒼曰 帟 幕也 翰曰翠 之宮也 謚曰去此室 翠帟 翠幕也 舒布皇山也 玄堂 墓中也 啓開扉戶也 銑曰 **俎徹** 五臣 **三獻筵卷六衣** 善曰 杜預左氏傳注曰徹去也 禮 作撤 祭必三獻 六服 六衣 欲欲 徹去也 俎 几也 撤去也 三獻 初獻亞獻終獻也 筵卷去也 **哀子** **嗣皇帝懷屢衛而延首想髣髴而撫心** 善曰 周禮曰逐人大喪帥六鄉之役衛 鄭玄 以輅車路 於前 枢軲物 以 杜 牲 卒以 相 軫 首以拉 視周禮 以 安車 鄭 以 路 銑曰屢衛 屢中山 周禮 安車 以 行 疋 載 柩 車 也 延 首

謂望之也 撫 心 哀甚也 **痛掖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 善曰 以掖塗壁也 孫 以 廓 大 皇 太 后 居 曰 長 信宮也 句曰 掖塗 謂右 塗所居 以 掖塗壁也 長信 宮 漢 太后 之 所 居 敬 皇 后 早 崩 故云 先 廓 莫 臨 也 **身隔兩赴時無二展** 善曰 鄭 注 曰 良 顏 淵 曰 君 子 路 曰 反 其 國 不 哭 展 墓 而 入 鄭 玄 曰 展 省 視 也 曰 長 視 者 也 言 一 身 不 得 於 兩 處 赴 喪 一 時 不 獲 於 二 所 省 視 也 **旋詔左言先敷聖善** 善曰 鄭 玄 禮 記 注 曰 旋 使 也 漢 書 曰 左 史 記 言 右 史 記 事 于 寶 晉 紀 總 帝 詔 曰 三 后 咸 用 先 敷 聖 德 毛 詩 曰 母 氏 聖 善 我 無 令 人 銑 曰 左 謂 左 史 記 言 也 敷 布 也 先 布 聖 善 謂 述 皇 后 之 德 也

其辭曰

帝唐遠胄御龍遥緒 善曰 班 固 漢 書 贊 曰 范 宣 子 曰 祖 自 虞 已 上 為 陶 唐 氏 在 夏 為 御 龍 氏 晉 主 夏 盟 為 范 氏 向曰 劉 姓 自 虞 以 上 為 陶 唐 氏 在 夏 為 御 龍 氏 故 云 帝 唐 御 龍 胄 緒 末 也 **在秦作劉在漢開楚** 善曰 班 固 漢 書 贊 曰 范 氏 為 晉 士 師 魯 文 公 出 奔 秦 後 歸 于 晉 其 處 者 為 劉 氏 漢 書

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爲楚王沈約宋書曰高祖楚元
王十一人之後也　翰曰後居壽始爲劉氏及漢高升爲天子以其
弟交爲楚王皇后則其後也　肇惟淑聖克允克令　善曰克能昇善毛詩曰令
母濟曰肇始宋善克能也　清漢表靈曾沙麓慶　善曰韓詩曰漢有遊女薛君曰遊女
胄漢神也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表靈物莫賞漢書元后傳
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宜
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
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麓地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
曰王者齊聖所感　良曰同善注言皇　爰定厥祥徽
后神靈表異慶福齊當有歸於此東高也
音允穆　善曰毛詩曰文定厥祥又曰大姒嗣徽音　光華紹
則百斯男　銑曰言其徽美允信穆和也
世榮曜中谷　善曰詩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詩云于以
采蘩于沼于沚又云葛覃后妃之德也詩云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言皇后之　敬始紘綖敦先穜稑　直音
施光華榮曜於此也　向注同
音六　善曰列女傳敬姜曰皇后親蠶玄紞公侯夫人加之以
紘綖周禮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出穜稑之種而獻於王

文五八　八

翰曰古者后妃親蠶玄紞公侯夫人加之以紘綖與上禮垂著
也周禮王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於王
言此爲敬之始教之先也　眷聞川流神基蘭郁　善曰齊竟陵文宣公夫人碑曰姜方之訓如川之流
揚雄書曰聖女聖香太分千古　濟曰眷聖也聖明謂天　先
下相問聖德也神謂懷也川流言廣大也蘭郁言芳盛也
德韜光君道　五臣本作陸　方枝　善曰先德謂明帝也韜光謂封西昌侯之時也廣雅曰韜
藏也吳志賀劭上疏曰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干寶晉紀
文帝昭只生書曰韜神光福德父勞于外　良曰韜藏拔及也
曰高宗未即帝位時藏光於下而無　于佐求賢在　五臣本作所字
君之道以及於人者而皇后內助也
謁無詖　善曰詩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內有進賢之士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銑曰言
皇后之德佐於此也謁請也詖私也　顧史弘式陳詩展義　善曰班婕妤自傷賦曰顧女史
而陳詩　向曰顧視也史女史也弘廣式法陳布展申也　厚下曰仁藏往伊智　善曰周易
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干寶曰此晉論曰仁以厚下　易
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　翰曰

皇享在下之人自不敢功見曰仁藏已過往之　十亂斯俟四
善物不得知是推智也言皇后兼有此德也
教圖式　善曰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
手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馬融曰其
一人謂文母也禮記曰古者婦人教以婦德婦容婦言婦功鄭玄
詩箋云法度莫大於四教廣雅曰式法也良曰武王有亂臣十人文
母居其一斯此俟待也今世亦待　思媚諸姑貽我嬪則　善曰毛詩
皇后亦成其教也圖畫式法也
曰思媚周姜又曰問我諸姑又曰貽我來牟孔安國傳曰嬪婦也
毛詩序曰后妃化天下以婦道銑曰媚愛也謂姑素先太后也貽
遺也嬪婦爲婦之法則也　化自公宮遠被南國　善曰禮記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
于公宮詩序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國向曰化教　軒曜懷光素
也言皇后先學而後配於高宗也銑同善注
舒佇德　善曰光懷也皆謂后也言軒轅思大明以
聖德而分彩也軒轅星名曜星也素舒月也
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　翰曰軒轅星
主女主也素舒謂月亦比后妃也懷光佇德言如星之懷光
將從道　閔予不祐慈訓早違　善曰毛詩曰閔予小子
德也　周易曰天命不祐晉中

文五十八　九

興書曰齊祖太妃荀氏裴顯宗姑曰朕少遭艱內或以母宗黃
雅曰違背也　銑曰閔予東昏自傷之詞也不祐言天不祐助
我也慈訓謂皇后也　方年沖藐懷袖靡依　善曰尚書曰
早違謂早棄我而崩　肆予沖人弗
及知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毛詩曰毋兮鞠我出入腹
我鄭玄曰腹懷抱也　良曰沖幼藐小也言方少而小不
皇后承崩而不得　家臻寶業身嗣昌暉　善曰周易曰
依懷袖之恩也　聖人之大寶曰位
曰位元皇后哀策文曰昌輝在陰　銑曰高宗既至天子之位
而已得嗣盛明之時也臻至也寶業天子位也昌暉明也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哉　善曰楚辭曰蹇將憺兮壽宮王
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毛詩曰清廟祀文王也　向曰
壽宮清廟皆祠祭處也寂遠虛空也不可見其神靈也　帝遷
明命民神莽悅　善曰明命明帝即位也毛詩曰在帝左右
莫散爲國語祭公謀父曰至于文武事神
保民莫不欣喜又王孫圉曰又能上下說于鬼神　翰
曰高宗升皇帝位應大明命合神人之心矣胥相也　乾景久
臨陰儀內鈌　善曰周易曰乾爲君爲父禮記曰后內陰德
也　濟曰乾景謂高宗也陰儀謂皇后也內

齊敬皇后哀策文

缺謂后崩也空悲故劒徒嗟金穴善曰漢書曰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字平君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是時公卿議更立皇后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劒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后范曄後漢書曰光武郭皇后弟况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况家為金穴也良曰上往璋瓚虛獻禕褕罔

設嗚呼哀哉善曰禮記曰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鄭玄曰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又曰禮器曰禕褕皆后服也言后既以璋瓚亞祼今皆虛獻禕褕皆后服也人以致齊也禕褕皆后服也言皇后既崩以此何獻盡無所設矣何罔無也銑曰璋瓚后夫馮相告祲

駕長往善曰周禮曰馮相氏中士鄭玄曰馮乘也相視也東宮賦曰馮相氏登高臺視天文告祲言馮相氏登高臺視天之祲也長往謂崩也向曰馮相觀天文知其祲妖氣也辰駕天子駕也長往謂宮城察也曰始於辰居其所也貽厥遠圖末命是遵

善曰毛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尚書曰道揚末命方言曰遵循也左氏傳曰命令樹也毛詩曰遠圖謀也末命臨終之命謂屬也高宗遺我以貽厥令遵也銑曰始遠謀也

有所戒屬懷豐沛之綢繆兮背神京之弘敞善曰己也 翰曰帝鄉也漢書曰高祖沛豐邑人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綿也風俗通曰泰政并合六國也宇宙之弘敞也蓋言漢高祖以前安陵也纏綿相視神京謂帝都弘大敞明也陋蒼梧之不從兮遵

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善曰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二妃不從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河水之間鮒隅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良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故陋之帝顓頊與九嬪葬於大荒之中河水之間鮒隅之山故遵之敶象設於園寢兮映輿鍐於松

楸善曰楚辭曰象設君室靜閑安漢書曰自昌邑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蔡邕獨斷曰金鍐者馬冠也高五寸華形在馬髦前說文曰鍐馬首飾也楸似欓謂冢上所栽也望承

生時象於寢中與車也鍐馬飾也松楸謂冢上所栽也
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游善曰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籍田賦曰青洛濁渠向曰謂承明門出入於此洛水皆在東京今宋都於建康故云南游也繼池綍於

五臣作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善曰禮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鄭玄曰池以竹為之象宮室承霤也翰曰繼接也禮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言池在上曰所以飾棺也造舟謂比船為橋毛詩曰造舟為梁綍引車也言引車以綍紼持棺也又云龍帷繼接於造舟為橋之上也迴塘寂其已暮兮東川澹

而不流嗚呼哀哉善曰南都賦曰分背迴塘呂氏春秋曰東川澹也東流水也言曰澹水搖也濟曰言景物助其哀也迴塘曲隈也東川東流水也澹水搖也藉閟宮之遠烈兮聞緒

祖管女之遐慶善曰毛詩曰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又曰鴛女維莘長子維行毛萇曰閟閉也又云纘女維莘長子維行良曰媽承也又云閟宮後稷母也列女傳曰姜嫄也此者皆謂也始協德於五臣兮頻蘩兮終配祀而表

此皆同善也
命善曰晉中興書曰王茂弘以著協德之義論曰協以撫序云頻蘩大夫妻能循法

度也又云采蘩夫人不失職也漢書曰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祖配天也昭命顯號也翰曰毛詩序云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云采蘩夫人不失職也言宗未時生時也漢書云天地合祭先妣配地言皇后終加尊稱而為先妣是表天命也慕方纏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善曰東觀漢記曰和熹鄧皇后因謁陵見先后陰后時衣物今以平王先后陰后遺物賜衣親屬皆辟太后鏡一器帛中各一大一篋遺王司馬以之思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婉轉絲繩係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帝崩不知所在銑曰言撫鏡益悲也良曰言思東昏親

此也思懷之屬也嗚呼哀哉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於遺詠善曰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曰靜女其孌貽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向曰同善注言東昏夜棄託此遺詠而增其哀

碑文上

郭有道碑文一首 并序

蔡伯喈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辟橋玄府遷至郎中後董卓辟邕爲尚書及卓被誅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illegible]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 善曰[illegible]太原郡有界休縣 翰曰先生有德之稱 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 善曰左氏傳[illegible]之穆爲文王卿士[illegible]毛詩曰[illegible]天子建國[illegible]公羊傳[illegible]如何[illegible]及文王即位咨于二虢[illegible]

[illegible]之後因國命氏或謂郭[illegible]即林宗是其後也 先生誕應天衷聰叡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 銑曰[illegible] 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 善曰[illegible]石公記[illegible]不可測量其所至 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 善曰[illegible]曰直道正[illegible]周易曰貞固足以幹事[illegible]孟子曰[illegible]隱括[illegible] 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 善曰六經五經及樂經也圖河圖也緯六經之緯也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 翰曰探求綜集也圖圖書也周流謂行也華夏中國也帝學國學也緯天之文也言考覽六經求集圖緯行之於中國隨集於國學也文武之道將墜若墜之也拯濟也微言謂幽微大道之言也

于時纓緌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影附 五臣作景 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 善曰禮記曰子事父母冠緌纓[illegible]玄曰緌纓飾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紳大帶也禮記曰凡帶必有佩玉[illegible]影附之於響也尚書大傳曰百川赴於東海曾子曰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 良曰[illegible]百官及儒學諸生所[illegible]服也表所謂立木而有影也[illegible]百川以海爲尊[illegible]之士望林宗之德有如人形木表而影附之[illegible]其善聲如響應和[illegible]以龜龍爲長也 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 善曰毛詩傳曰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論語子曰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濟曰衡門以橫木爲門收朋

[illegible]其友明也勤誨謂勤行訓教於人也 銑曰[illegible] 童蒙賴焉用祛其蔽 善曰周易曰匪我求童蒙[illegible]祛去也 銑曰[illegible]以去[illegible] 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 善曰[illegible]傳曰王[illegible] 向曰休美[illegible] 又舉有道皆以疾辭 善曰[illegible]也言不[illegible]辭之以疾也 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 善曰西京賦曰[illegible]子度曰[illegible]巢父者[illegible]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也 翰曰鴻涯仙人也紹繼也 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 善曰[illegible] 良曰[illegible]也 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 善曰[illegible]

帝年號也 濟曰靈帝[illegible]長也建寧靈帝年號也 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其念善曰毛詩曰終其永懷毛萇詩傳曰寘置也 銑曰靡無寘致也言無所致念者念之不可及也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善曰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 翰曰惟思也不朽之事謂將謀立碑也僉以爲先民既歿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善曰毛詩曰先民有作又曰德音不忘 向曰存德音者亦賴於述碑文言不可廢闕此禮也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俾芳烈奮于百世令問五臣本作聞字顯於無窮善曰典引曰躬襲風[illegible]芳烈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illegible]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毛詩曰令聞不已[illegible]其辭曰於鑠音鑠休先生明德通玄[illegible]

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善曰毛詩曰[illegible]崇壯幽浚如山如淵善曰家語[illegible]壯高大幽深浚深也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善曰左氏傳曰[illegible]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illegible]匪惟摭華乃尋厥根善曰法言曰或曰[illegible]而不食我實也 良曰摭拾也言禮樂詩書之事非惟拾其華藻乃尋其根本宮牆重仞允得其門善曰論語子貢謂叔孫武叔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銑曰孔子之宮牆數仞雖有百官之富得其門者寡矣此謂夫子道高人不可及言郭生得先聖之道可謂得入聖門也懿乎其純確乎其操善曰周易曰確乎其不可拔[illegible]洋洋搢紳言觀其高五臣本作[illegible]善曰封禪書曰[illegible]搢紳先生之略術 良曰洋洋盛貌搢紳謂有官佩[illegible]之士言百官皆觀仰其高德也棲遲

泌丘善誘能教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赫赫三事幾行其招[illegible]善曰毛詩曰[illegible]向曰赫赫盛貌三事謂三公之任[illegible]招辟也委辭召貢保此清妙[illegible]降言不永民斯悲悼[illegible]爰勒茲銘摛其光耀[illegible]嗟爾來世是則是效[illegible]

陳太丘碑文一首 并序

蔡伯喈翰曰陳寔字仲弓爲太丘令也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五臣本作許昌[illegible]含元精之和膺期運之數[illegible]兼資九德總脩百行[illegible]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曰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illegible]善誘善導仁而愛人[illegible]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善曰論語[illegible]安之少者懷之其爲道

也用行捨藏進退可度 善曰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孝經曰進退可度 濟曰言其道德於時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其進退之禮可爲法度也 不徼訐 過翰 以干時不邀寵 五臣本作邀字 以臨下 善曰論語子貢曰惡徼以爲智者惡訐以爲直者又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翰曰徼伺也訐發人私也言不以此干於時也遷移也言不移怒於人也 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 向曰宰聞喜謂爲聞喜令又爲太丘令也 德務中庸教敦不肅 善曰論語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孝經子曰其教不肅而成 銑曰庸用也言其行大中之道而用之於人其教敦厚不行威肅 政以禮成化行有謚 善曰左氏傳晉叔向曰子產以禮成民 良曰謚靜也 會遭黨事禁錮 五臣本作錮字 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 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班子曰聖人之道也 翰曰 逸安也 不爲時事所拘 濟曰 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善曰 亦不敢伐我友 曰 交不諂上愛不瀆下 善曰周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濟曰上交不諂以取上意下交不以其下而慢之 見機 五臣本作幾 而作不俟終日 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向曰 言事之見幾不待終日而處事 及文書赦有特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 善曰 ... 四門備禮閑心靜居 善曰尚書曰賓于四門 良曰四門四方門也 閑閉也 言當時在位者皆備禮聘先生先生閉心靜居 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 善曰 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

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 善曰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也 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也 書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金印紫綬 翰曰特表謂獨出常調擢用之也常伯今之侍中也三事三公也三公皆帶金印紫綬以紫綬言此可以光國家大功也勳功也 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 善曰列子老與妻子死期將至 向曰不就所辟而補使者云絕仕官之望已久今但整飾衣服待期而終也至卦也 弘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袞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慙於文仲竊位之負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寮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也 銑曰同善注舉手謂拱手也 躋登也 臧文仲竊位而不與柳下惠並立 孔子以爲竊位 謂三公也 爲大夫知柳下惠賢而不舉之 孔子以爲竊位 楊陳二公慙負

此名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 善曰范曄後漢書中平靈帝年號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臨終之命曰顧命 良曰顧命謂遺言令 留葬所卒 也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槨財周櫬喪事 善曰 所卒之地不歸本鄉故也 唯約用過乎儉 子善曰周易曰用過乎儉 濟曰財纔也櫬棺也 羣公百僚莫不咨嗟蘇載知名失聲揮涕 善曰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 語曰公父文伯卒敬姜曰無揮涕 王肅曰揮涕涕泣以手揮之也 大將 五臣本無大字 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岳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憖 魚覲反 遺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子時靡憲搢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文範先生 善曰范曄

後漢書曰何進遣使弔祭銅命決曰五嶽吐精宋均曰吐精生聖人也靈曜謂天也尚書緯有考靈曜左氏傳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漢書有儒林傳　翰曰將軍何進孝經援神契曰五岳之精雄聖因濟之精仁明故以比之也靈曜謂天地也紘和也擬傷也俾使也遺老老臣也言上天不爲惜此老臣使昇我天子而死也孔子將卒而歌曰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壞則崩也哲智萎死寡與義法也言哲人既死于今時無可以爲法則也

傳曰郁郁乎文哉善曰論語文也

書曰洪範書曰字五臣本無**九疇彝倫攸敘**善曰尚書曰箕子謂武王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誨歿號何曰言存亦以文範教訓於人而沒後以爲號亦爲宜也**不亦宜乎**

以中牢銑曰中牢羊也**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

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善曰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信命世之才　銑曰赫盛也

含光醞德爲士作程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程法也　翰曰程法也不長言詩曰程法也　良曰**資始既正守終文令**干寶協演五臣本作有令　翰曰　善曰周易曰萬物資始史記祭公謀父曰大戎乘而守終純固衛曰令善也言始有正道終有令名也**奉禮終**

沒休矣清聲翰曰奉禮終沒謂奉先聖禮數有物倫而葬也休美也**遣官屬掾**

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向曰刊刻也**府丞與比縣會葬**

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　韓融字元長丘又曰韓融字元長獻帝拜官至太僕

緦麻設位哀以送之善曰喪服傳曰緦麻十五升布幣鄭玄曰謂之緦者纖細如絲也言用心孝細曰哀以送之

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

南尹种音仲**府君臨郡**善曰謝承後漢書曰种拂字穎川人河南尹种拂爲臨郡　迎之到官深敬待之然种府君即拂也　銑曰河南尹种拂也

追歎功德述錄高行

陳太丘碑文

以爲遠近鮮能及之良曰遠近古今也鮮少也**重部大掾以成**

時銘善曰重直用切　衛使部內大掾爲銘也　翰曰言**斯可謂存榮沒哀死**

而不朽者已五臣作也字　也榮其死也哀　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左氏傳穆叔曰大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

乃作銘曰

峩峩崇嶽吐符降神善曰毛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翰曰言五岳之精吐其符瑞降其神靈乃先生也

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向曰於皇歎美之辭也寶珍喻道德也

如何昊穹既喪斯文善曰論語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曰昊穹天也喪斯文謂先生也言其不久

微言圮平鄙**絕來者曷聞**善曰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　翰曰微言謂妙旨也言先生既沒絕而不聞以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良曰微言道也來者謂後人也曷何也

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善曰毛詩國風文　銑曰仕衰亂時也　濟曰交交小貌黃鳥詩篇名哀三良也言其貌小集於棘林得其所也前人以壽終不得其所也

命不可贖哀何有極善曰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翰曰言人命有分一死不可以重實由以贖取生人哀者何有窮盡也

褚淵碑文一首 并序

王仲寶善曰蕭子顯齊書云王儉字仲寶琅邪人也幼好學手不釋卷爲中書監　善五臣注同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善曰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　銑曰太上謂上古有道之君也**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

遺愛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

褚淵碑文

矣 善曰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毛詩曰人之云亡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

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 善曰史記曰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武王克殷成王命微子代殷後國于宋……

公諱淵字

爰逮兩漢儒雅繼及 善曰漢書曰褚大通五經為博士……

魏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 善曰褚氏家傳曰……

德合當時行比州壤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 善曰……

亮采王室每懷沖虛之道 善曰尚書曰亮采惠疇……

可謂婉而成

章志而晦者矣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

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公稟川嶽之靈暉含珪璋而挺曜 善曰尚書曰建官惟賢……

和順內凝英華外發 善曰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神茂初學業隆弱冠 善曰禮記曰二十曰弱冠……

是以仁經義緯敦穆於閨庭 善曰……

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宇 善曰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孝敬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 善曰……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逍遙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

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 善曰……

韻宇弘深喜慍莫見其際 善曰……

心明通亮用人言必猶於己 善曰……

汪

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 [illegible]

高奇綜覈 胡隔反 精裁 去聲 [illegible] 袁陽源才粲 [illegible]

[illegible] 宋文帝端明臨

朝鑒 [illegible] 賞無昧 [illegible] 袁既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

皇家 [illegible] 選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漢結叔高晉姻武

子方斯蔑如也 [illegible] 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

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 [illegible] 升

降兩宮實惟時寶 [illegible] 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

望斯集 [illegible]

[illegible] 出參太宰軍事入爲太子

洗馬俄遷秘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 [illegible] 光昭諸

侯風流籍甚 [illegible]

[illegible] 以父憂去職 [illegible] 喪過乎哀幾

將毀滅有識留感行路傷情 [illegible]

服闋除中書侍郎王言如絲其

出如綸 [illegible] 恪居官次智效

惟穆 [illegible] 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

越數邦畿毗佐之選妙盡國華 [illegible]

[illegible] 出爲司徒右長史轉尚

書吏部郎執銓以平 [illegible] 御煩以簡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復存

於茲 [illegible]

始之初入爲侍中，曹不移朝，遷吏部尚書。[illegible]是時泰始初，天步初夷，王塗尚阻，元戎啓行，衣冠未緝。[illegible]外康流品，內贊謀謨。[illegible]制勝既遠，涇渭斯明。[illegible]賞不失勞，舉無失德。[illegible]績簡帝心，聲敷物聽。[illegible]事寧，[illegible]領太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庸祗之秩，封雩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illegible]既秉辭梁之分，[illegible]又懷寢丘之志，所受田邑，不盈百井。[illegible]

[illegible]以之重爲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緝熙王猷，兼方叔之望。[illegible]俄則冊陽京輔，遠近攸則。[illegible]吳興襟帶，實惟股肱。[illegible]頻作二守，並加蟬冕。[illegible]政以禮成，民是以息。[illegible]明皇不豫，儲后幼沖，貽厥之寄，允屬時望。[illegible]

也徵為吏部尚書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內直 善曰賈子曰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韓詩外傳曰外寬內直[illegible]玉之行也 銑曰理有不平者端其條流事有不平者施以權衡權衡稱也言於事平均稱[illegible]外謂言和顏儀內謂心直也

弘二八之高甚宣由庚而垂詠 善曰二八八元八凱也毛詩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良曰甚議也由庚詩篇名也言萬物皆由其道而得其性也 太宗即世 濟曰太宗明帝也即世謂崩也

遺命以公為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允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 善曰左氏傳荀息曰[illegible]自謂盡忠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詩小雅文也 銑曰往謂明帝也居謂少主也允合亮信也秉執也維繫也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善曰左氏傳曰隨武子曰蒍敖為大宰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向曰象物當也

公之登太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為美談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伯者也 善曰孔叢子[illegible]尹正也[illegible]天下致望[illegible]孟子曰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illegible]其為人也好善[illegible]左氏傳曰[illegible]晉侯[illegible]士伯[illegible]羊舌職說是賞也[illegible] 銑曰[illegible]言公為政天下而君子美之亦[illegible]

因心則至 善曰[illegible] 丁所生母憂謝職毀疾之重朝議以有為為之[illegible] 會侯垂式存公忘私方進明准 善曰禮記[illegible]

[illegible]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己弘化 善曰沈約宋書曰[illegible]以母憂去職詔攝本任[illegible]尚書曰[illegible]三公弘化[illegible] 銑曰[illegible]弘化謂助天子之化也

屬值三季在辰戚蕃內侮 善曰[illegible]三季[illegible]之末也[illegible] 桂陽失圖窺覦神器 善曰沈約宋書曰桂陽王休範文帝子也[illegible]

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日月蔽虧 善曰[illegible]日月之光也 泝流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 善曰[illegible] 出江[illegible] 嗚控弦於宗稷流鋒鏃於象魏 善曰[illegible]象魏[illegible]

雖英宰臨戎元渠

時殄而餘黨實繁宮廟蔑逼〔五臣本作偪字 善曰 [illegible]〕公乃撫熊羆之士率〔五臣本作帥字〕不貳心之臣戮力盡規克寧禍亂〔[illegible]〕康國祚於綴旒拯王維於已墜〔[illegible]〕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翼佐〔善曰 [illegible]〕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illegible]〕以靜難之功進爵為侯兼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illegible]〕功成弗有固秉撝挹〔善曰 [illegible]〕改授侍中中書監護軍如故〔[illegible]〕又以居母艱去官〔善曰 [illegible]〕雖事緣義感而情均天屬〔善曰 [illegible]〕頗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毋以踰〔[illegible]〕

〔禮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 [illegible]〕天厭宋德水運告謝嗣主荒怠於天位彊臣憑陵於荊楚〔善曰 [illegible]〕亂寧民之德〔善曰 [illegible]〕廢昏繼統之功龕龍〔五臣本作龕字 [illegible]〕公實仰贊宏規參聞神筭〔善曰 [illegible]〕雖無受脤〔音 [illegible]〕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善曰 [illegible]〕乃作司空山川攸序〔[illegible]〕兼授衛軍〔五臣本 [illegible]〕戎政輯睦〔善曰 [illegible]〕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善曰 [illegible]〕深達

先天之運臣贊奉時之業 善曰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良曰易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臣正贊佐也 弼諧允正徽猷弘遠 善曰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毛詩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濟曰弼輔諧和允信徽美猷道弘大也 樹之風聲著之話言 胡怪反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著之話言 翰曰話言善言也 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 善曰魏志曰太祖封荀彧亭侯轉為中軍師錄尚書事 [illegible] 晉書曰裴秀字季彥河東人也 [illegible] 自非坦懷至公永鑒崇替 [illegible] 孰能光輔五君寅亮二代者哉 善曰左氏傳仲曰 [illegible]

文選五十八　三十

大啓南康奄登中鉉時膺上宰固辭邦教 善曰 [illegible] 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雖秩輕於衮司而任隆於百辟 [illegible] 敷遂沖旨改授朝端 [illegible]

邇無異言遠無異望 [illegible] 帝嘉茂庸重申前册 [illegible] 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 善曰周禮曰 [illegible] 故能騁績康衢延慈哲后義在資敬情同布衣出陪鑾蹕入奉帷殿 [illegible]

文選五八

仰南風之高詠發東序之秘寶 [illegible] 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 [illegible] 參以酒德間以琴心 [illegible] 暌有餘暉遥然留想 [illegible]

當思與國家休戚相安危之理君臣相戒也 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 善曰言君垂恩有如冬日而臣戒懼常若秋霜 [illegible] 子曰為君者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 [illegible] 主恩如冬日之溫 [illegible] 秋霜凜然也 肅肅焉穆穆焉於 善曰爾雅曰穆穆肅肅敬也 [illegible]

是以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 善曰國語曰 [illegible] 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子見之令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 [illegible] 故其君君事其臣也 [illegible] 遺寄 [illegible] 太祖升遐綢繆 善曰 [illegible] 侍中司徒錄尚書事 [illegible] 稟玉几之顧奉綴 [illegible] 以

文選三十八 廿一

衣之禮 善曰 [illegible] 擇 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 善曰 [illegible] 內平外成寶昭舊職 [illegible] 傳大史克曰舜舉八元布五教于四方內平外成又晏禽曰 [illegible] 增給班劒三十人 善曰 [illegible] 明舊物有其容徽章斯允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 善曰 [illegible] 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

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 善曰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illegible] 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 善曰 [illegible] 景命不永大漸彌留 善曰 [illegible] 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八昔柳莊寢疾衛君當祭而輟禮晏嬰既往齊君趨車而行哭 善曰 [illegible] 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群后恇慟於下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 善曰 [illegible] 追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增班劒為六十人謚曰文簡禮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 [illegible]

選五十八 三十三

……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向曰：乘德也，言人能守其德以處於時，則物不能害。

虛己以游當世，不能撓其度。（善曰：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人能虛己以遊於世，其孰能害之。翰曰：虛己謂自下其身而游於世，當世之人不能亂其度，言其量深也。）

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善曰：淮南子曰：[illegible]……）

然後可以兼善天下，聊以卒歲。（[illegible]……）

誨誰云克備，公實有焉。（[illegible]……）

經始圖終，式免祇悔。（[illegible]……）

是以義結君子，惠浹庶類，言象所未形，（[illegible]……）**述詠所不盡。**（善曰：[illegible]……）

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眇默。（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illegible]……）

餐輿誦於丘里，瞻雅詠於京國。（[illegible]……）

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鍾之遺則。（善曰：禮記曰：衛孔悝之鼎銘曰：公曰叔舅，[illegible]……）

……退奉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鍾。[illegible]……

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illegible]……）

其辭曰：

辰精感通，岳靈發祥。（善曰：[illegible]……）

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善曰：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illegible]……）

天鑒璿曜，踵武前王。（善曰：[illegible]……）

（[illegible]……）

欽若元輔，體微知章。（善曰：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illegible]……）

永言必孝，因心則友。（善曰：毛詩曰：永言孝思。又曰：因心則友。[illegible]……）

外洽兼濟，愛深善誘。（[illegible]……）

觀海齊量，登嶽均厚。（[illegible]……）

五臣茲作，（五臣本作東）**六八元斯九。**（善曰：[illegible]……）

臣旦下之先五人善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也書曰昔武公誥曰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八元斯九五臣猶六良曰書有五賢臣兼諸公此為六也堯有八元亦賢臣也兼諸公此為九也**內謩帷幄外曜台階**善曰東觀漢記世祖策曰前將軍鄧禹但脈芻帷幄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女主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元士庶人漢書音義三階三台也范曄後漢書郎顗曰三公上應三台　濟曰謩謀策也台階星名三公**遠無不肅邇無不懷**善曰國語叔向曰公其位也曜星光也宗勅晉王陵曰遠無不肅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所謂服爾無不肅　翰曰肅成也懷來也**如風之偃如樂之諧**善曰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　向曰諧和也**光我帝典緝彼民黎**善曰尚書曰帝典闕而不緝理也**率禮蹈謙諒實身幹**善曰南容蹈曰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左氏傳曰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

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　良曰蹈履也諒信也幹用也言信謙之行用之於身**跡邵朱軒志隆衡館**善曰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乘朱軒衡館衡門也　濟曰言其道尚幽閑而留跡來仕於朱軒衡門之謂也**眇眇玄宗萋萋辭翰義既川流文亦霧散**善曰毅邑何休曰辭如川流文如霧散　翰曰眇眇深遠貌玄宗道也萋萋盛貌言其義如川之流文之盛也**高摽云穨景除夭鈇**善曰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穨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向曰高山中岳也梁木也言褚公亡如高山之穨梁木之摧折**德猷靡嗣儀形長遠**善曰毛詩曰儀刑文王鄭玄注曰儀形體也　良曰德猷今德猷不嗣儀形長遠也**昭悵餘徽鏘洋遺烈**善曰昭悵以永思也　良曰昭悵猶追思也鏘洋盛也列盛也**久而彌新用而不竭**善曰曹植曰典引曰文而彌新用而不竭　翰曰彌益也言其美德貞懿久而益新用之甚不可窮盡也

卷終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九

碑文下

頭陁寺碑文一首

善曰天竺言頭陀此言斗藪斗藪煩惱故曰頭陀

王簡栖　善曰姓氏英賢錄曰王巾字簡栖琅邪臨沂人也有學業為頭陀寺碑文詞巧麗為世所重起家郢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四年卒　碑在郢州題云齊國錄事參軍琅邪王巾制　濟曰姓氏英賢錄云王巾字簡栖琅邪臨沂人也齊朝起家郢州從事後為輔國錄事參軍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善曰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使弟子挹之水毛萇詩傳曰挹斟也枚乘上書吳王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桓子新論子貢謂齊景公曰臣之事仲尼譬如渴而

操杯就江海飲滿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乎　挹於入切斠內愚切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　韓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　翰曰挹斟也朝夕池海也蒼蒼天色也**況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善曰僧肇涅槃論曰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管子曰聖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沒代不亡竺道生曰心行之所行也維摩經曰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也　向曰心所行之行也維摩所見故若存若亡心無所繫故不生不滅也**是以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善曰華嚴經曰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始成正覺法華經曰寂滅無言鄭玄論語注曰津濟度水之處也　僧肇論曰釋迦掩室於摩竭　良曰掩室謂斂心入靜也華嚴經云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凡言斂心於摩竭之國用閑不言之道也**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善曰至理幽微非言之所及維摩經曰佛在毗耶離菴羅樹園　口毗邪現默然而得意維摩詰以自言杜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默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善哉

言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眞入不二法門僧肇注曰序名
杜口於毗耶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銑
曰杜口謂不言也餘同善注

然語彝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

善曰眞諦無言俗諦借言以明理故此明言之用也尚書武王訪于箕子曰我不知彝倫攸敘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也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王弼曰六位爻之文也翰曰彝常倫理也言欲語理人之常理者必求事於九疇疇類也九類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五福六極　翰曰六位易卦之六爻也

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

善曰此明言之功也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爻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象咸載嚳頌曰悟心曰解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翰曰三才天地人也　翰曰太極天地之始

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

善曰言所以識物陷太極者皆藉言明之不可止者其在此乎左氏傳叔向謂穆叔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良曰已止也言廣大無窮故不可止

〈文五十九〉　二

然爻繫所筌窮於此域

善曰爻六爻也繫繫辭也因爻以立辭亦因辭以明理也故爻繫之所以窮生死於此域也莊子曰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莊子以之喻言大智度論曰二乘以生死為此岸涅槃為彼岸

則稱謂所絕形乎彼岸矣

善曰至如涅槃妙旨非言說之所能明故稱謂所絕現於涅槃之彼岸也涅槃論曰玄無名稱謂絕焉鄭玄禮記注曰稱猶言也實相論曰涅槃無名稱謂絕焉王建經曰心與退轉即便前進已得至彼岸登大高山也涅槃經曰諸恐怖多受安樂即彼岸山者於如來受安樂者喻於常住大高山若喻大涅槃也大智論曰方以涅槃為彼岸也　翰曰稱謂名號也言天道無名故名號絕彼岸也

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

善曰彼岸絕乎稱謂者若引之而入有則去四流而現無若推之而入無則弘六度以明有僧肇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唯大乘乎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

〈文五九〉　三

惑斯行故雖無而有雖有而無故雖無名故雖有而無故雖有而無欲言其有無不乖有也觀相無名高勸萬邦大智度論曰若須無無然流有見流二邊名臣曰須弘經曰為一心智慧諸障隨以懷廣以思此去也持戒忍辱精進一心以明智慧流有見也六度以寶象施以四持戒以謂欲流有四忍辱以為流有謹進以思敬布施也

以守靜也　翰曰彼岸以定以通其理也

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

善曰法雖有無其名言之所得法無形象豈隨迎之所見維摩經佛告維摩詰曰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相如虛空本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者事之所無生故曰法本分也法相者相之大名也老子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其性質相者也道德經曰不可見法不可知其性相也良曰其道廣大名之所不得

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

五臣本作字　善曰妙法蓮華經曰一切學生無學生身無漏業生無明住地學地之所不可知其涅盤之蘊也五臣本作字　知佛常教化言我未能得學地三界生死以意生身變化生死謂無漏業生法華經曰羅漢法身菩薩意生及等也

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

善曰幽谷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不見說以是易之蘊邪韓康伯注曰蘊淵奧也老子曰谷神不死其理不可以言言之以及其事者以識之道也若無谷神其萬物之源也谷無不明也尚書大傳孔子曰夫山生材用者皆伐無私與焉論衡曰叩於坑谷之中者必響持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釋名曰鐘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文子曰虛無不受靜無不持蔡邕曰谷本無空無情故無來而不應翰曰空谷深之中雖無響有聲至則必荅之以聲鐘虛其不聞以受扣於物亦如是無私也

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

善曰圓對謂有感斯對而無不周也肅曰如來法身僧肇維摩經注曰法身無像應物以形是其應體記曰古之君子必中規折中矩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序曰宜禮無謂不動與事會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一名無經此法一名對法也圓對蓋謂無際立謂與冥昧之道相會而立也

運善曰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易曰利物乎施漢書曰聲者宮商角徵羽也良曰如來佛道今蔚

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號書曰如來佛運令

摩訶般若經注曰諸法性空理無二謂之為如會解之名如來竺道生維摩經注曰如老謂如與如冥無復有如之故學從此中來故曰如來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父王名曰靜夫人曰妙迦維羅衛者天地之中央周易曰利見大人左氏傳曰會于與謀王室曰菩薩下當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王為子也向

憑五衍之軾，拯溺逝川。善曰僧肇論曰聰六通之神駕乘五衍之安車五衍五衆天竺言衍此言乘五乘一人二天三聲聞四緣覺支佛五菩薩令碑言以乘為衍四衢之軾蓋梁代諱衍故改焉左氏傳曰楚子王使圖勤為真晉侯曰子玉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說文曰出溺為拯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銑曰如來乘五衍之安車五衢五乘也軾車上橫木也拯救也言人為不善者溺如川之流日夜不止而如來化救之使渡矣

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善曰維摩經曰八正道是菩薩行僧肇論曰開八正之路由聖之東全大品經說八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正覺也權也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向曰一正見二正思惟三正語四業五命六精進七正念八正定言如來開此八者正大庇其人交喪失於道者也

於是玄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濬五臣本作浚波，酌而不竭。善曰多開幽鍵則玄藏也般若經注曰玄開幽扉啓書鍵易關會戴逵棲林賦曰幽關忽其離鍵玄風暖以雲蔚字林曰鍵門距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能與於此法海也文子曰道之取焉而不竭酌焉而不盈莫知其所由也銑曰玄幽罟深塞也積之所以不竭也以閉藏於幽者如來說法無不通也以運知長源深水酌取不竭也後深也門

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善曰夫已愛衆生而行檀者捨則增愛非為實捨故大士之捨見不捨之捨者及於衆生為所為不捨以為而施故羣有俱洽大品經口不捨不捨之為是名檀波羅蜜僧肇論曰天竺言檀此言布施以其不一故曰羣有也曾彼岸也羣有謂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以其不一故曰羣有也曾肇經阿曰鋒擊

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善曰捨以有以通玄而物我俱一也檀惠也合編也羣有謂萬物良曰捨止也故大士之行慈者以衆生為緣衆生相離相行慈名為緣則慈無所寄是為真慈論曰斯而唱則物無不周涅槃經曰得諸善緣之慈名為無緣無緣者不在法相反衆生相釋道安曰解從緣起知之知空中所行空中

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善曰天以明照物明盡則照窮矣般若經曰無知而無不知無照而無不照故勿照之明也般若無知論曰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不照故無所不照是以聖人虛心實照終日知而未嘗知也故能默耀韜光虛心玄鑒閉智塞聰而獨覺冥冥者矣然則智有窮幽之鑒而無知焉神有應會之用而無慮焉斯所以照無照之明而鑒窮沙界也多不有餘金剛般若經曰諸恆河沙數佛世界是為多不曰甚多世尊斯乃沙界也大

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善曰斯起以導物心無機心也權方便也夫以無機之心導物故無所不濟言其功遍於塵劫也諸佛所以起權智以濟衆生者以無心之心行無機之權也維摩經曰菩薩以方便力教化衆生三千大千世界皆如塵數劫何止一劫功濟塵劫也論曰諸佛功德瞿氏功濟諸華法華經曰如人以力磨三千大千

塵劫盡末為塵一塵為一劫此於機權數其劫也亦引導也無機亦無心也若聖人以有機之權人以機應也引以無機故不見其功是功引淺壅數劫矣周易曰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又曰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天下之能事畢矣

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

雙樹，脫屣金沙。善曰左氏傳曰抗衣從之是架裟佛在拘尸那國力士生地阿利羅跋提河邊娑羅雙樹間時世尊語阿難曰吾欲於是入涅槃也史記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莊子曰拂衣而去淮南子曰堯年衰志憫舉天下而傳舜猶卻行而脫屣也金沙謂娑羅樹間也沙阿何也言如來化緣既畢所以歸乎聖化於雙樹歸於寂滅於安樂之中也

惟恍惟惚，五臣作忽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善曰老子曰道之為物惟恍惟惚王弼曰恍惚無形不繫之歎也又曰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也曾肇曰光而不耀明而不昧其無名復歸於無物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說文曰皦玉石之白也維摩經曰法無去來常不住故曰去來也以其不常住故去來也從未到現在從現在過去三世則有向曰恍惚不明貌言如來之道

不明不昧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身歸涅槃後無蹤朕也物質也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為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善曰荅賓戲曰聖哲之治棲遑大千若謂一三千界下至阿鼻地獄上非想天為一世界千世界為小千世界千小世界為中千世界千中千世界為大千世界維摩經曰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瑞應經曰吾虛心寂靜無為無欲管寧庭摩經注曰寂謂寂滅常靜之道廣雅曰撓亂也乃祇律切星般庭經已佛以千疊纏裹其身積眾香木以火焚之僧祇律曰如大般涅槃經云世尊向拘尸那羅力士生地堅固林雙樹間是槃於天冠寺毗闍維僧肇維摩經注曰無實無相無名常住故盡法華經曰方便見涅槃而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也良曰棲遑謂奔赴也燒亂也如來赴感於三千大千世界雖行其化而無為之心寂然不動然無亂也燒曰焚燎火也堅林謂眾木也佛以千疊白氎纏身積眾香木以火焚之其質雖盡其聖靈虛空不可盡歇也正法既沒象教陵夷善曰毘羅雜曰釋迦佛正法住世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論語曰文王既沒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翰曰正法既沒

文五十六　六

謂如來已入涅槃也象教謂為形象以教人也陵夷頹壞也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為得一善曰孔安國尚書注曰宴然穿鑿以成文字不合所以執異端論語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高宣懷贈蕭軍詩曰嘉方往有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也一云得一孝經會云一者真也向曰正法既沒人多穿鑿異端蜂起皇中大法以多揔執理以一貫求也真自以為得首失方法也一道也順非辯偽者比微言於目論善曰禮記曰言偽而辯順非而澤羅經曰於衆言中微如第一佛肇論曰衆越言若聽表史記曰齊威王使人說越王齊使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今王知晉之失計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銑曰言微旨乖非以穿鑿是口耳其偽理以為真實者比微妙之聖言若目察挾論也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頹綱俱維絕紐善曰摩訶摩耶經曰正法衰微六百歲已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然正法炬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王弼曰幽深也贊明也陸

斯寓實曾言曰頹綱既頹其若而之若害書大皇綱絕而頓紐高覽而更維說文曰紐系也翰曰衆出之謂意助佛化盡求謂虛心以求道言此二比丘能整頓也紹紀緊總之盛猶振墜也言大法之要如人有綱紐不帶蔭法雲於真際則火宅晨涼善曰華嚴經曰法雲偏覆一切劉虯法華經注曰雲譬應身則殊形並現隨機不偏布偏覆之義也維摩經曰同真際等法性不可量比師曰則霑之向曰華嚴經云不壞法雲偏覆一切法華經云三界無安安猶如火宅眾苦所燒也言馬鳴龍樹二比丘能行正法以濟眾物如雲蔭真境火宅之難乃涼也際境也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善曰劉虯曰慧日貞淨照明均明而周故曰慧日又曰諸子安隱得出皆於四衢道中露地而坐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東頭陀經心王菩薩曰我見覆蔽毒酒重昏長寢云何得悟慈心示語使得開解翰曰法華經云慧日大聖尊久乃說是法康衢道也言二比丘演說佛化萬物見明如日照於道重冥昏暗之夜中亦曉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善曰

文五十九　七

言義從精說有樽俎之深旨維摩經曰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坐肇曰諸見六十二諸見妄也竺道生曰正觀則三十七品也羅什曰三十七品二乘通大品經菩三十七道品曰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分銑曰大品經三十七品言此諸品為師去之要而二比丘興行此法以伏外道亦如晏子於樽俎之間而折晉軍也晉欲伐齊使觀之齊舉使晏子於樽俎樂而晏子太師知之使還報曰齊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不出樽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者晏子之謂也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善曰羅什近藩籬以自固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衍秦言無大亦言勝大能勝九十六種論議辯士論曰滅也無藩籬之固良曰九十六種謂外道破滅佛法也一為說者其心皆伏悉無障閡若無草木藩籬之固豁然以通既而方廣東被教肄南移善曰華嚴經題云大方廣佛華嚴經孔安國尚書傳曰被及也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翰曰方廣佛號也教肄謂教人習法也肄習也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善曰顯識異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無籍可紐

龍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
辛卯夜恆星不見夜明也史記曰周桓王崩子莊王佗立十
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
為同時也瑞應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
地即行七步牟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
以問羣臣傅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illegible]
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畫形像於[illegible]
難而其堂猶在宜敕作頌蔡謨云今發王命稱先帝好佛於
義有疑焉[illegible]曰盡功金石寫形丹青向曰[illegible]在[illegible]王魯莊
公時夜恆星不見謂夜明也乃佛生之日也銑曰漢明帝
晉明帝故稱兩明皆圖
畫佛像以崇其法也

然後遺文間去**出列剎**察**相**

望善曰遺文謂經也史記曰天下遺文靡不畢集太史公
漢興詩書往往間出孔安國尚書傳曰三山[illegible]相望也

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

翰曰列剎
寺也
善曰高僧傳曰天竺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少出家西域
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以麻油雜胭支塗掌千
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後[illegible]之月人見在流沙又
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家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苻

堅遣呂光西伐龜茲乃得什至涼州姚萇已殺苻堅光[illegible]
王後至萇子興破涼州始將什至長安[illegible]
詔曰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illegible]
東出[illegible]山西出[illegible]僧傳曰支遁字道林本姓關陳留人[illegible]
至京師王濛甚重之年二十五出家[illegible]
入剡王羲之[illegible]
賈氏鴈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illegible]
[illegible]欲往羅浮山及屆潯陽見廬峯[illegible]居焉三十餘年影不出
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二年終禮記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
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晉中興書元帝詔曰明應天符創基江
左春秋命歷序曰東方為左西方為右向曰佛圖澄羅什
法師並高道之僧也結轍謂數跡多也銑曰[illegible]
道皆游於吳[illegible]

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南

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善曰瑞應經曰太子出
北城門天帝復化作沙
門太子曰何謂沙門對曰沙門之為道捨妻子捐棄愛欲
釋僧肇維摩經注曰沙門秦言義訓勤行趣涅槃也周易
利涉大川海賦曰瀰漫浩汗又曰[illegible]
[illegible]天曰[illegible]曰沃流也蕩動也

北則層峯削成

日月之所迴薄善曰山海經曰泰華之山削成而四方
蜀都賦曰陽烏迴翼於高標揚雄反騷
曰[illegible]恐日薄於西山
翰曰迴照也薄迫也

西眺城邑百雉紆餘

過百雉國之害也鍾會懷土賦曰望東城
之紆餘翰曰三丈曰一雉紆餘曲貌

東望平皋千

里超忽善曰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反平
原忽兮路超遠向曰超忽遠貌

信楚都之勝

地也宗法師行絜珪璧擁錫來遊善曰毛詩曰有匪君子如珪如璧

璧東觀漢記曰馮衍[illegible]衍曰珪璧其行束脩其心
也大智論曰菩薩常用錫杖經傳佛像莊子曰神農[illegible]杖而
起銑曰珪璧比有德
也擁執也錫杖也

以為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

善曰言身從緣生緣亦寂寂也維摩經曰如影從身業緣生
見僧肇曰身眾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illegible]經曰[illegible]
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
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
聚[illegible]取[illegible]諸緣之生本乎三業[illegible]
諸法[illegible]良曰宅居也言知緣業皆空則[illegible]緣之心廢也

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善曰[illegible]也言萬法皆當
翰曰惑見起相受生惑者身心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理存[illegible]勝則[illegible]

遂欲捨百齡於中身徇肌膚於猛鷙

亦[illegible]也田巴[illegible]書曰百齡之期未有能至[illegible]
受命惟中身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illegible]
漢書[illegible]曰[illegible]身[illegible]李尤七歎曰[illegible]
以處天[illegible]
[illegible]
是謂天[illegible]

班荊蔭松者久之

也善曰[illegible]
解[illegible]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
[illegible]

宋大明五年始

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

[illegible]宋書孝武皇帝[illegible]大明[illegible]

一人處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高誘曰：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爲方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說文曰：茨，蓋也。爾雅曰：庇，蔭也。銑曰：宋孝武皇帝時也。言立方丈之室，覆以茅茨之草，以置經像也。

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覬 善曰：沈約宋書曰：孔覬字思遠，會稽人也。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後將軍長史江夏內史，隨府轉後軍長史。覬音冀。濟曰：江夏，郡名，守職處也。會稽郡，孔君本屬也。諱，名也。

爲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 善曰：周禮曰：薙草下士二人。鄭玄曰：薙，謂芟草也。法華經曰：經行林中，勤求佛道。翰曰：薙，芟也。經行，謂經歷行息之處。

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五臣本與興字**宗** 善曰：沈約宋書曰：蔡興宗，濟陽人也。爲侍中，都督郢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

復爲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 善曰：法華經曰：佛言諸佛滅後，以全身舍利起七寶塔，表刹莊嚴而供養也。良曰：表刹，謂塔也。

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首 善曰：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翰曰：彌勒成佛經曰：彌勒佛讚言大迦葉比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迦牟尼佛於大眾中常所讚歎，頭陀第一，通達禪定解脫三昧，討禪書曰寄聖所以求保威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者也。向曰：大迦葉，佛大弟子也。言法師景行如大迦葉，故以頭陀爲寺之稱首。頭陀，斗藪也，言斗藪煩惱以歸正真。

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 善曰：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兮。九詠曰：精勤所苦心。論語子曰：求仁而得仁。莊子曰：養志者忘形也。

纂修堂宇，未就而沒 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銑曰：纂，繼也。沒，死也。

高軌難追，藏舟易遠 善曰：魏太祖祭橋玄文曰：懿德高軌，汎愛博容。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郭象曰：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也。翰曰：執持也。莊子曰：藏舟於壑，人以爲固，不知有力者負之而趨。喻人任命爲造化所運，忽焉而終，言歲月速也。

僧徒闃其無人，榱衰**橑毀而莫構，可爲長太息矣** 善曰：周易曰：闚其戶，闃其無人。高誘淮南子注曰：榱，橑也。榱，椽也。漢書賈誼曰：可太息者此也。銑曰：

榱，椽也。構，架也。

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太祖諱道成，字紹伯，齊何二十四世孫，受宋禪。史記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濟曰：洪，大也。紐，猶結也。

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 善曰：禮記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尚書曰：丕顯文武，昭升于上。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良曰：言祖襲武王，尊嚴其父文王，以之配天，而昭明升舉，此道而復行之。

格天光表之功，弘啟與復 善曰：尚書曰：成湯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又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毛詩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東觀漢記博士議曰：除殘去賊，興復祖宗。向曰：格，至；光，充；表，外；弘，大；啟，開也。言宋聖德上至于天，傍開四外，又大開惠澤，興復績壞之理也。

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 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左氏傳伍員曰：不失舊物。尚書曰：康濟小民。禮記：晉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曰：君老矣，國家多難。翰曰：帝命維新，而萬物不改，故云舊物也。安其下人，濟其多難，爲君之道也。康，安也。

步中雅頌，驟合韶護 善曰：禮記曰：步中武象，驟中韶護，所以養正也。鄭玄曰：韶護，樂名，謂湯樂也。向曰：韶舞樂也。言頌聲作，行中於雅頌，而合其王樂也。

炎區九譯，沙場一候 善曰：十洲記曰：炎州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於周公。尚書曰：西被于流沙。楊雄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銑曰：炎區，南方之域，夷重譯而來朝天子。一也，沙場亦邊方也。一候者，以伺候非常之事也。一候者，言少邊虞也。

粵在于建武焉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即位，改爲建武。良曰：粵，辭也。建武，齊帝年號也。

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封江夏郡王，仍爲持節都督郢州一州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尚書曰：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又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濟曰：江夏王寶玄，明帝子也。郢州謂諸侯也。藩維屏也。言使觀政作藩衛於一隅也。江漢即郢州也。

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 善曰：方城山名。龜蒙魯山名。左氏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又隨武子曰：蒍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國語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令

何以知之對曰賦事行刑而咨於故實也 銑曰方城楚也爲蒙晉也萬叔爲宰擇其闡之令典魯侯賦事行刑必問遺訓而咨於故實言江夏王爲郢州亦有此事也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諠善曰孝經曰其教不肅而成周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左氏傳先軫曰取威定霸於是乎在蕭子顯齊書曰劉諠字士穆爲江夏王郢州行事者謂王年幼內史代之以行州府事故曰行事也 翰曰諮爲江夏內史爲王幼內史代行刑事故曰行事智刃所遊五臣本作由字日新月故善曰莊子曰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論語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也 向曰吾智之理區區道如刃刃之利吾故來者爲日新失而得者爲月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善曰瑞應經曰迦葉二弟舉曰今乃捨梵志道學佛明旨獨大其道勝乎迦葉答曰言佛有最勝莊子曰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銑曰虛心求物得道既勝實自歸之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幾五臣立慨深覆簣悲同棄井善曰論語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有爲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翰曰覆倒也簣土籠也有以籠盛土覆而爲山少一簣之土不成山者有掘井將深將及泉而棄者皆喻此寺廢於已安墜於幾立也因百姓之有餘閒天下之無事善曰孫卿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不失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西都賦於時海內清平朝廷無事 向曰閒暇也各有司存善曰左氏傳宋災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杜預注曰庀具也匹婢切毛詩曰揆之以日作於楚室論語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銑曰庀具徒衆揆度也庀匹耳徒揆日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善曰周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王隱晉書曰荀勖議曰君子心競而不力爭亘丘被陵因高就遠翰曰亘徧也因高丘地高據故曰就遠也曾軒延袤

茂上出雲霓善曰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王逸曰軒樓板也聖主得賢臣頌曰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說文曰南北曰袤東西曰廣司馬彪贈山濤詩曰上陵青雲霓 向曰曾軒廊也延長也南北曰袤也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善曰西都賦曰脩除飛閣楚辭曰載雲霓之委移王逸曰委移而長移遠也義同楚辭曰下峥嵘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 銑曰委迤相連貌言閣高下臨見地若無也夕露爲珠網朝霞爲丹雘濟曰夕露朝霞不假外物作自然也珠綴以珠爲網羅於殿星者丹雘以青殿也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善曰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故離騷云靡萍九衢仲長子昌言曰百夫之豪州以千計山海經曰南山經之首曰鵲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亦此類也仲長子昌言曰以一人之好惡義萬品之不同 良曰九衢草其枝交錯相重九出也四照即若木花光四照也千計萬品言多也崖谷共清風泉相渙金姿寶相永藉閑安善曰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金光明經曰世尊金身色微妙其明照耀如金山王又曰光明照曜無量寶宮無數珍寶大衆莊嚴曰便設寶座靜處安 翰曰金姿寶相言佛之靈像也凡處可以長轉消愛染之事息心了義終焉游集善曰經曰息心達本源是故名沙門濟曰是故宗於了義一向說班固終南山賦曰固山靈之所遊集 向曰了覺也法師釋曇珍業行淳脩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鐘鼎善曰周禮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國語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韋昭曰景公鐘也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 向曰事功謂成也言有成功者必鏤功於鐘鼎之上以示後世也言時稱伐五臣本作代字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紹

善曰左氏傳曰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蔡邕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代以來咸銘于碑也法言曰年彌高而德彌邵者孔子之徒與小雅曰邵美也銑曰言鏤文樹理則年代彌多而功名宣布身大遠而其聲相紹繼而不絕積多也**敢寓言於彫篆庶髣髴乎衆妙**善曰法言曰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翰曰寓寄也雕篆謂文字也庶近也髣髴不分明貌言我敢寓言於文字者近亦不明乎衆妙之門**其**

辭曰

質判玄黃氣分清濁善曰周易曰玄黃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列子曰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向曰天地初分之時也**涉器千名含靈萬族**善曰周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品物也南都賦曰百品千名春秋元命苞曰蚑行喙息蠉動蜎蜚根生之類皆含靈盛壯陸機鼈賦曰提美惡而融鎔萬族乎一區銑曰器物也**淳源上派澆風下黷**善曰莊子曰逮德下衰及唐虞

澆淳散樸淮南子以澆為澆音義同說文曰派水別流也字林曰黷持垢也杜木切濟曰淳和之源自上流派而澆薄之風下黷黷濁也**愛流成海情塵為岳**善曰瑞應經曰感傷世間沒於愛欲之海百沈溺曰情塵之意念故知生也言人皆沉於愛河男女妻子財帛也言積之多如海情塵之積為岳為善曰籟竹見多為亞曰塵亦多也向曰愛欲至多若流水成海情塵漸積若塵飛為岳**皇矣能仁撫期命世**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天竺言釋迦牟尼此言能仁不退轉法經佗方菩薩曰能仁如來興此三道之教法華經曰我釋迦牟尼佛劉熙孟子注曰仁哀此久來拔故曰能仁寂默經曰斯運之至當下作佛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爾雅曰命名也翰曰皇大也撫期羅千年期也言佛之大道能為仁聖撫應千年之期而命附於世也**乃睠中土聿來迦衛**善曰毛詩曰乃睠西顧又曰聿來胥宇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父王名曰白淨夫人曰妙維羅衛者天地之中央良曰言佛之將見於世乃睠顧中土聿來迦衛之中國也迦衛之國在天地之中故言中土聿來也**奄有大千遂荒三界**

善曰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曰其坐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為一佛土又曰如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火宅拔濟衆生良曰奄有三界之理也**殷鑒四門幽求六歲**善曰毛詩曰殷鑒不遠瑞應經曰太子年十四啓王出遊始出城東門天帝化作病人即迴車而還愍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南門天帝化作老人迴車而還愍念人生丁壯不久太子出城西門天帝化作死人迴車而還愍念天下有此三苦太子出城北門天帝化作沙門太子曰善哉唯是為快即迴車還念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佛既歷雪山到遊閑處菩薩即拾棄草以布地正質坐月食一麻一米端坐六年向四門同善注後太子居於深山不飲不食寞坐叉手閉目一心不成道終不起端坐六年故云幽求六歲**亦既成德妙盡無為**善曰勝鬘經曰唯有如來化就一切功德維摩經曰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瑞應經曰吾虛心靜無為無欲濟曰既已也**帝獻方石天開渌池**善曰瑞應經曰佛於樹下道見糞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意即於那山上取四方成理澤好石來置池邊白佛言可用浣衣又曰明日食時佛持鉢到迦葉家受飯而還於[illegible]食已欲澡漱天帝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澡浴用名為指地池[illegible]**祥河輟水寶樹低枝**善曰瑞應經曰時尼連河水流甚疾佛以白[illegible]起高出人頭令底揚塵佛在其中行華經曰[illegible]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illegible]浴畢欲出無以攀上有樹名迦和絶大好[illegible]其樹自然曲枝下就佛[illegible]善注**通莊九折安步三危**善曰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illegible]尚書曰竄三苗于三危良曰九折三危並山名言以學士易之[illegible]善曰頭陀[illegible]不以山為險[illegible]皆通**川靜波澄龍翔雲起**善曰[illegible]經曰[illegible]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illegible]翰曰[illegible]佛性海[illegible]**耆山廣運給園多士**善曰法華經曰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衆萬二千人俱尚書曰帝德廣運金剛般若經曰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向曰耆山謂耆闍崛山給園謂給孤獨園多士謂衆比丘也**金粟來儀文**

殊庭上 善曰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
曰鳳皇來儀維摩經曰佛在毗耶離菴羅樹園內
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毛詩曰曾孫來止戾至也 銑曰
金粟佛名也來儀謂見於世文殊師利佛弟子也戾至也
膺乾動寂順民終始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乾動川靜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 翰周
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良曰乾天
也夫動而地安而佛應之以之順人性然始不已 法本不然
今則無滅 善曰維摩經曰法本不然今則無滅僧肇曰小乘以三界熾然故滅之以求無為
衆觀本自不然今何所滅不生不滅以是寂滅為大義
濟曰不然猶無形也無滅謂不生不滅也 象正雖闡希
夷未缺 善曰羅什曰釋迦佛正法住世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史記曰酒闌漢書音義文穎曰闌希
劉日希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曰希 向曰象正
王弼曰無形無聲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往 翰曰象
正法也希夷謂無聲色也言如來正法雖闡微妙也其無為之道未缺發也
來正法雖闡微妙也 於昭有齊戒
本作 揚洪烈釋綱更維玄津重柵 毛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翰曰毛詩曰於昭
上於昭于天漢書述曰發揚洪烈 善曰毛詩曰於昭于天
曰不足以揚洪烈漢書述曰爰著目錄略序洪烈
翰曰爰於玄津業書音義曰柵曰鉤也毛詩曰
向曰爰於數美之辭也昭明揚大烈也言有齊叶德
德用欽大業備其像法明揚大烈洪大也言有美明之
言佛以焚大業乃能維持使之復綱存玄律如舟之濟川而得也
其煩 惟此名區禪慧攸託 善曰禪慧戒定慧也 良曰名區謂六
也 置寺之所也禪靜智之人所託居也 倚
言此處靜智之人所託居也 倚 五臣本作倚 據崇巖臨睨
通壑 善曰爾雅曰睨視也說文曰睨邪視也 濟曰睨視
衡霍 善曰言崇巖之高通壑之大故以湘漢為衛 湛池湘漢堆阜
翰曰言此寺通川崇巖自得奇壑曰方以湘漢為
衛小衡霍如堆阜之小湘漢江也衡霍山名 臙臙 式亭
皐幽幽林薄 善曰毛詩曰周原臙臙毛萇曰臙臙美也 上林賦曰
南山郡玄周豐注曰竹木曰林草木叢生曰薄 溷
薄也 向曰臙臙草貌亭皐平澤也草木叢生曰薄也 媚

茲邦后法流是挹 善曰毛詩曰媚茲一人 銑曰媚愛
也邦后謂江夏王也法本言江夏王
本此佛法 氣茂三明情超六入 善曰維摩經曰佛身
明生僧肇曰天眼宿命漏盡為三明 翰曰三明謂天眼宿命漏盡也六入謂眼
耳鼻舌身心已過 良曰六入者眼耳鼻舌身意
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也言其意超於此六入 眷
言靈宇載懷興葺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
靈宇寺也 丹刻翬飛輪奐離立 善曰
丹刻謂刻棟而丹之也毛詩曰如翬斯飛鄭玄曰
丹刻謂雕刻而飾之 奐
[illegible]
容己安 善曰贊曰象設居室靜
[illegible]

句曰象謂所說之象也 桂林冬
[illegible]
燠 松蹊夏寒 善曰
[illegible]
神足游息靈心往還 [illegible] 勝
幡西振貞石南刊 善曰
[illegible]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沈休文 名約 向曰安陸
公諱緬字景業南陵 五臣本有郡字 人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
景業又曰蕭氏之先蕭何居沛至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 稷契
東郯郷中都里晉分東海為東蘭陵郡 [illegible]
江居晉陵武進縣僑置本土加以南名 [illegible]
[illegible]

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 [illegible] 以寧亂魏氏時乘 五臣本作乘時 [illegible] 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於前皇齊握符於後 [illegible] 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 [illegible]

祖宣皇帝雄材盛烈名蓋當時 [illegible] 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 [illegible] 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 [illegible] 氣蘊風雲身乃日月 [illegible]

英華外發清明內昭 [illegible] 立行 五臣本作身字 可模 [illegible] 置言成範 [illegible] 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 [illegible] 簡久遠大之方率由斯至 [illegible] 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 [illegible] 昭昭若

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 [illegible] 六幽允洽一德無爽 [illegible] 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 [illegible] 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涖事之年 [illegible] 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 [illegible] 略也 [illegible]

命服辭命之服也方部四方州部也漢書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凡十三部置刺史數謂等差也賈逵國語注曰略簡也 良曰軍麾以毛為之以指麾也命謂天子之命也言天子命之以受其戎旅之職淳次淳也監督謂監督軍事也方部謂官方部統也數斷也 濟曰言國史異其事且文同略而不言也 **水德方衰天命未改** 善曰水德謂宋也左傳王孫滿曰今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翰曰未改謂宋祚未終 **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泗**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弱以太祖假冠軍將軍鎮淮陰宋易曰見龍在田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也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潘岳金谷會詩曰遂擁朱旄作鎮在郊 向曰太祖高皇帝龍躍謂升為天子也俟待也宋明帝以太祖為冠軍將軍鎮淮陰也淮泗二水名也 **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 善曰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司馬遷書曰腸一日而九迴 銑曰如仁謂有仁和之心思濟世亂夕惕不安之志至於中夜九迴 **龕**堪 **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 善曰廣雅曰龕取也拯救也

文五十九　二十

深圖密慮衆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容左右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知不可不深 濟曰言謀略奉太祖左右 **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彊內侍之年** 善曰周書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逡巡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漢書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也 向曰王子晉初游洛濱年十五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言安陸之見委任同此二子也 **起予聖懷發言中旨** 善曰晉中興書王敦上疏曰導動靜顧問起予聖懷 **始以文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誥**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宋邵陵王文學中書郎游梁謂相如也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遊梁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翰曰漢梁孝王好文學之士司馬相如枚乘之徒游王門為言王初為宋邵陵王文學如游於梁王門也入掌綸誥謂為中書郎也綸誥謂天子制敕之言使其掌之也 **蘭桂有芬清暉自遠**

善曰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若蘭芬也蔡邕辭曰椒桂羅以顯覆王逸注曰言己見先賢若椒桂之人劉瓛勸進表曰茂勳格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 銑曰芬香也言其五臣德如蘭桂之有香也又清明之光暉其心自遠 **帝出乎震日衣青光** 善曰言齊之興也周易曰帝出乎震震東方春秋元命苞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感姜原卦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為稷為人形龍顏長大精翼日衣青光東曰為日精所羽翼故以為名木神以其方色衣之 良曰帝東方木也言齊為木德將登帝位故云帝出于震日比君也衣青光者亦取其木色也 **方軌茅社俾侯安陸**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齊受禪封其安陸侯漢書曰江夏郡有安陸縣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毛詩曰俾侯于魯 向曰太祖既立位乃封為王方軌猶並跡也言與古者諸侯並跡而封土地受其茅土以立其社也俾使也 **受瑞析珪遂荒雲野** 善曰周禮曰典瑞掌王瑞鄭玄曰人所執曰瑞瑞符信也揚子雲解嘲曰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雲野雲夢之野 濟曰瑞謂福也

文五十九　二十一

所分也珪諸侯所執猶符信於與天子各執一故云分荒理也雲野即雲夢澤故安陸故言之 **式虔儲命帝難其人** 善曰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尚書禹曰惟帝其難之孔安國曰言帝堯亦以知之為難 翰曰式用也屬時入為太子中庶子故云用掌儲命也儲謂儲君太子也帝難其人謂帝重之如此人難有也 **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轉太子中庶子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允信也膺當也 向曰 **揚隆三善仰數四德** 善曰晉中興書列宗詔曰相中協隆治道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其一日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日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日而衆知長幼之節矣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銑曰協合也隆盛也言安陸善事君事父事長也餘同善注 **博望之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 善曰漢書曰武帝為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異端進者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 良曰漢武帝為戾太子置博望苑使通賓客

從其所好言嫡寳助太子是博望苑之載有光暉也龍樓太子門名峻高也**獻替帷扆實掌喉脣**善曰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惟扆帝坐地禮記曰天子負斧扆孔融張儉碑曰聖皇克光命作喉脣濟曰言翰侍太子則其事可者獻其事不可者陳於帷幄之間臣諫不已喉脣謂出納言辭也家戶牖間也晉賓也**奏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善曰東觀漢記曰楚苑字文高每當直事常晨駕車待漏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翰曰奏事上書皆晨起駐車待其刻漏銜謂宣太子之言出於外也禮云王言如絲也言意也**前暉後光非止恒受**五臣本作撥善曰周書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暉是非先後邪向曰言前後所任皆有光暉非止與恒常百官所授同也**公以密戚上賢傚而奉職**子善騎曰書曰晝是作中越絕書曰吳王書闔閭始得子胥以爲上實無異乎聖人也銑曰欲禹爲天子之近職**出納惟允銅龍增華**善曰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應劭漢官儀曰侍中與上綸制出則驂乘佩璽把劍曾華謂自庶子而益其業華也良曰綸慕侍中出納天子之言也允信也侍中出則陪乘佩璽把劍曾華謂自庶子而益其業華也**伊昔帝唐九官咸事能欽臨職**拼善**納言是司**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九官左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檮戭大臨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仲熊叔豹濟曰伊惟也帝唐堯也九官同善注**自此迄今其任無爽自近侍式賛權衡**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世祖即位徵爲五兵尚書進閣手曰進運權衡台德百工録焉以定庶式輔弼執玉以贊天子也翰曰台此謂自九官職豹臨職迄今謂至齊也其任謂上九官等滿任職也爽差也式用也賛助也權衡謂政理也**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班固漢書引詩不爲疚爾雅曰瘼病也向曰瘼病也言求人所病者形爲除之罪說使縱爲吳郡大守也**姑蘇奧壤任切關河**善曰奧壤猶奧區也韓康伯王

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淮海惟揚皇基所託此蓋關河之重央決大郡銑曰姑蘇地名切重也**都會殷負提**五臣本作阜浸**封百萬**善曰史記曰夫吳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西京賦曰百物殷阜薛綜注曰殷盛阜大也今爲此員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臣瓚案舊說云提最凡言大舉頃畝也李奇曰提舉也舉四方爲內也韋昭曰積土爲封封限良曰都會謂人皆聚會於此郡也殷大阜盛也頃封謂地之頃畝都舞也百萬言多也**全趙之袿服叢臺方此爲劣**善曰鄒陽漢書曰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袿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也濟曰全趙謂趙國也袿服謂美人服也叢臺趙王臺名也言趙國盛比之吳郡其爲劣也**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善曰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全人肩相摩舉袂成幕揮汗成雨高誘曰揮振也翰曰臨淄齊都也言齊國人衆多故揮汗成雨比之吳郡亦何足稱盛也**乃憑藉舊吳作守東楚**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謐出爲吳郡太守吳質與鍾繇牋曰我太公鴻飛兗豫鷹揚吳越曰漢有舊吳孝秀程孫楚詩曰愛茲明命作守西疆漢書音義孟康曰舊名吳爲東楚也向曰騫飛也東楚亦吳也謂吳郡并楚故也**弘義讓以卑君子振平惠以字小人撫同**五臣本作用字**上德綏用中典**善曰論語讖曰伯夷叔齊義讓能舉干寶晉紀曰丁固文監以義讓稱尚書武王曰昌哉夫子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哉問伯父尚書王曰嘻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其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鍾會曰龍御以存化者上德也周禮曰刑平國用中典銑曰綏安用典法也**疑獄得情而弗喜**善曰漢書曰張湯以附貴爲獄掾以古法義決疑獄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良曰哀其有罪**宿訟兩譲而同歸**善曰東觀漢記曰魯恭爲中牟令宿訟許伯等爭成澤田積年州郡不決恭平理曲直各退自相責讓濟曰宿有爭訟不決者皆沐緝化而讓而歸也**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求瘼不能尚也**善曰史記曰楚考烈王立以黃歇爲相號春申君請封於江東王許之因城吳故墟以自爲都邑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加之以德可以大啓王隱晉書曰鄧攸字伯道爲吳

郡太守吳人饑死收斂表振貸臺天時聽收乃詔出倉米一郡蒙賴不受俸惟飲吳水毛詩曰緝熙文王之典翰曰春申君黃歇封江東十二縣鄧攸爲吳郡守吳人饑乃發倉縣貧不取俸祿惟飲吳水一郡皆濟也封疆界也緝和熙黃也張庶臣姓也

夏首藩要任重推轂善曰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注曰夏首水口也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向曰夏首水名也言此處爲國家藩援之要也謂將出爲荊州牧也古之遣將而天子當跪爲推車轂送之鎮荊州有軍故也衿帶

中流地殷江漢善曰李尤函谷關銘曰函谷險要衿帶因護尚書曰九江孔殷說曰殷正也言荊州以江漢爲之衿帶其地正當江之中也

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善曰衡巫二江名吳都賦曰巫□路絕風雲通良曰衡巫二山名

西通鄧鄴水陸之塗三七善曰左氏傳曰楚子□□鄧鄴人於濟曰鄧今鄧縣南江水之北也鄧人□□川鄧□□□□□□曰水陸所湊濟曰鄧鄴邑名三七謂二千一百里

是惟形勝閫外莫先善曰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史記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鄭玄禮記注曰閫門限也苦本切翰曰閫門限也邦畿之內如門限之內邦畿之外如門限之外也莫先也言天下無先也

建麾作牧明德彼在善曰周禮曰建大麾以封蕃國又曰八命作牧尚書曰文王克明德慎罰王克明以封蕃國以毛爲之璧曰建太

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善曰孟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趙岐曰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左氏傳曰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之日也趙盾夏之日也杜預曰冬日可愛夏日可畏又曰日之和人如秋日之溫其光覆人皆畏其猛也其威明又日之可畏言下

澤無不漸蠖之穴靡遺善曰孔叢子曰不使一物不被其澤也謝承後漢書曰仁化鄉人莫不逮戶手曰蛇之穴良曰澤謂恩澤漸入也蠖之穴亦爲之蠖蠖之穴亦爲之澤無不漸

明無不祭容光之微必照善曰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趙岐曰容光小隙也言大明照幽微也小隙也

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善曰史記曰卑近可遠在己

玄曰此言由近可以及遠令以近及遠先行於己而及於人也翰曰其政

惠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材並運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恩從祥風翔淮南子曰天有八風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左氏傳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向曰八風八方風也五材水火金木土也運行也

遠無不懷邇無不肅善曰阮嗣宗勸晉王牋曰遠無不服邇無不肅

邑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劉寵字祖榮會稽太守入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郡數十里有若邪山中有五六老公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至郡朝他時吏發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希至吏民年老遭值聖化聞當棄去故強力來奉送寵謝之爲選受一大錢故寵在會稽號爲一錢其清如是家語曰孔子爲大司寇初魯之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也五臣延同

譽表六條功最萬里善曰漢書百官表音義曰漢書刺史所察有六條察民疾苦冤失職者察長吏以上居官政狀察茂才爲民之害及大姦猾者察犯田律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絜行修正茂才異等者察吏不廉入錢穀放散者以所部爲郡內史課□最苦民□□良曰功最謂最爲善也何先天府之最者也翰曰功最謂其功最善也

居近侍兼領戎秩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梁武帝爲侍中兼領驍騎將軍濟曰謂入爲侍中兼驍騎將軍也戎秩謂武職也

候府寄隆儲端任顯善曰魏略曰中領軍延甫爲太子家令也廣雅曰候府宮官也翰曰府殿中護軍之官也東宮謂太子詹事也

西兩晉茲選特難善曰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爲晉中護軍選人任之時難也

匪獲謝玹功高而後至善曰羊琇與武帝同年相愛武帝即位累遷中護軍昔在少時期太子□事時謂羊琇少與武帝同年相愛當

若得天下用我為領護軍太子詹事武帝戲許之後武帝即位遂但為左衛將軍不得詹事故云願言匪謾也又謝玟征羌有功武轉領將軍領太子詹事故云後至**升降二宮**五臣本作昌字**令績斯揆**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蕭遷中領軍太子詹事良曰言其政善之功何待成於此時也令善績功斯此揆持也**禁旅**濟曰旅**尊嚴王器彌固**善曰蔡邕表遂碑曰乃撫京邑總齊禁旅周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兵也尊謂太子之命嚴謂整守其所職主器謂太子也始為詹事以奉太子而勤誠益固矣職益也**禹穴神皐地埒分陝**善曰漢書曰司馬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內宮臧曰會稽地之實靈神皐秉蝕負曾植書曰召公與周公分陝之任也翰曰此總出為會稽太守也禹穴會稽山有孔穴人傳禹入此穴中事也其地肥沃故云神皐分陝謂陝已東周公主之陝已西召公主之今總為會稽太守其地亦可與分陝之事相擬其美也名也安**江左以來常遴斯任**向曰遴擇天子都江左已來選求此任也**東渚鉅**五臣本作巨字**海南望秦稽**善曰子虛賦曰齊東渚鉅海南有瑯邪孔臯會稽記曰秦望山

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不望南海越絕書曰禹致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銑曰巨大也言會稽東者有大海也秦望山會稽山二山之名**淵藪吝萃萑**栢**蒲攸在**善曰向書曰今商王受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左氏傳曰子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聚人於萑蒲之澤良曰言會稽郡稽多盜聚淵藪大澤也萃聚也萑者鄭國多盜聚人萑蒲之澤也萑蒲草也攸所也言會稽有盜亦如在於萑蒲也**貨殖之民千金比屋**五臣本作室字善曰漢書曰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往也濟曰言家家皆有千金之貨也**邪壚之內雲屋萬家**善曰徐幹陳情詩曰鄰闕雲屋下晴郭邑華樓屋或為甍翰曰郭壚郭邑也雲屋謂高樓上及雲也**刑政繁舛詐**一句曰言此郡多貴盜皆豪富雖刑政繁苛於弊而猶恃士所然難以詳正使其一寸**難詳一**五**南山群盜未足云多**善曰漢書曰王尊為高陵令會南山群盜傰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乃是王鳳薦遷尊為諫議大夫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蘇林曰傰音朋**獻曰漢王遵**治京兆功勛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

山橫行剽劫良人為治二旬之間賊亂盡除言南山之盜比會稽未足云多也**渤海亂繩方斯易理**善曰漢書曰上以龔遂為勃海太守問曰勃海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理臣願一切以便宜從事上許焉良曰漢宣帝時勃海郡歲饑盜賊並起遂問何以治理其盜賊遂曰臣聞治亂繩不可急也遂為勃海太守**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蕭為會稽太守濟曰下車初至也善曰漢書曰趙廣漢為京兆尹先問狗價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准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誠如旣孚鉤距**五臣本作距字爲安東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東自肅後漢書曰吳漢化二郡威救克平太玄經曰風動雷興劉承後漢書曰趙令神行征艾劉士衡曰下車初至也風動神行言化無所不至也數布也**靡用**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孚大信也漢書曰趙廣漢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准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鉤致也距閉也言以知馬賈先問其羊牛為鉤致既知馬賈不問而自得之明其用也鉤距閉處也言致其罪以得事情也手信鉤距而無所用會稽誠服以明其所以用鉤距**不待猶**

汙之權而對渠必翦善曰尚書曰殲厥渠魁五臣本作汙字孔安國曰渠大也濟曰安帝時盜賊多百賈若之乃使張敞為京兆尹敞召老偷盜數人長自首罪令補吏悉以其所知賊見請其負父召兵置酒其偷長皆醉以赭汙其衣長為吏以識盜乃出者赤色汙衣者收縛之得百人皆罪之由是盜賊止治也言蕭為政不待此詐而對惡之長以見誅翦**無假里端之籍而惡子咸誅**善曰歌錄曰門太守行曰外行縣令內傳里端五臣本作黑字仁文武備民不貧後班子姓者里端謂以法令著於里閻也善曰此云里者蓋後人書寫之失里端販也言蕭之有德不假致法令於里端皆已誅也**被以寬猶孚以信順**善曰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良曰乎散也**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文饒弘農人也本作或字遷南陽太守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然終不加苦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為玉老莆為葦顏無怪之曹植對酒歌曰蒲鞭葦杖示有刑濟曰韓詩外

傳云老萬爲葦也葦杖即蒲鞭也言此蒲鞭未可比鳥之仁政也辭同善注潁川時雨無以

豐其澤善曰趙岐三輔決錄曰茂陵郭伋爲潁川化如時雨摯虞曰伋字細侯光武拜潁川太守論曰郭伋爲潁川郡守人知時雨丁人利之言絕之爲政雖潁川之惠與以豐也公攬轡升車牧州

五臣本作八字典郡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范滂爲清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蔡邕陳太丘碑曰牧一川[illegible]

五郡也感達民祇非待期月善曰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

成向曰祇神也老安少懷涂歌里詠善曰論語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銑曰歌

詠其德也莫不懷若親戚芬若椒蘭善曰[illegible]國之君[illegible]

其所與[illegible]其民也[illegible]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illegible]漢書刑法志曰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illegible]人好其德[illegible]椒蘭也

[illegible]痛每反行道涂輦車臥轍之善曰東觀漢記曰侯霸字君房[illegible]門[illegible]後拜[illegible]太守老弱攀車啼呼[illegible]道

戀爭塗遠

文選五十九　二十八

又曰侯霸字君房王莽時爲淮平大尹[illegible]臨淮[illegible]始元年遣謁者侯[illegible]號[illegible]吏民[illegible]使者或當道臥皆曰願復[illegible]留期年[illegible]之期也[illegible]者來[illegible]行皆執物以行[illegible]會[illegible]太守[illegible]百姓[illegible]車駕[illegible]又侯霸爲臨淮太守[illegible]帝[illegible]使[illegible]東[illegible]當道臥[illegible]去官人[illegible]戀皆爭道而前以請其留之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其遠路不知[illegible]也塗道也

結善曰漢書曰何武爲兗州刺史[illegible]京兆尹其所居[illegible]名去後常見思東觀漢記曰寇恂爲河內太守[illegible]入爲金吾[illegible]潁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到潁[illegible]道曰潁川[illegible]借寇君一年[illegible]乃留恂[illegible]百姓[illegible]曰後漢寇恂[illegible]宜[illegible]潁川太守又拜汝南太守後潁川[illegible]一年上許之故云一借[illegible]

城池南顧莫重五臣本作莫過千里善曰左氏傳曰楚[illegible]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illegible]北指崤潼平塗不過七百善曰[illegible]水華陰縣界[illegible]淮南子[illegible]銑曰崤山名潼水名也言山川險阻平道不過七百里也

西接崤武關路曾不盈千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崤山之關也李奇曰在上洛北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王隱晉書地道記曰[illegible]北去河洛不盈千里良曰崤武二關名不盈千里也

[illegible]東徼[illegible]重山萬里善曰[illegible]書注曰徼塞也以木柵水爲蠻夷界也[illegible]東阨濟曰阨衆微居也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

剽邑善曰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illegible]兵事[illegible]明[illegible]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illegible]

驅略畜產也史記曰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剽邑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方言曰略強取也翰曰蠻夷衆居時爲人患俘謂生得人也[illegible]畜牛馬之類剽劫也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

望歲時不息向曰烽鼓皆所以警急[illegible]推埋穿掘之黨阡陌

成羣善曰史記曰攻剽椎埋[illegible]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illegible]理之穿[illegible]取物阡陌道路也撤法侮吏之人曾莫禁禦善曰[illegible]

文選五十九　二十九

侮賊吏[illegible]山也累蕃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善曰[illegible]數甚也[illegible]加以戎羯窺窬伺我

邊隙善曰[illegible]北風未起馬

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胡城於焉早閉善曰[illegible]永明八載

疆埸大駭[illegible]天子

乃心北眷聽朝不怡善曰[illegible]味聽朝不怡良曰怡悅也

揚旍漢南非公莫可 [illegible] 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遄征 [illegible] 威令首塗仁風載路 [illegible] 軌躅清晏東徙不擾 [illegible] 牛酒日至壺漿塞陌 [illegible] 失義犬羊其來久矣 [illegible]

唯利是求 [illegible] 獨贓嚴切 [illegible] 首鼠彊界必蠢彌廣 [illegible] 盡任棠置水 [illegible] 以廉風孚以誠德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 [illegible]

[illegible] 金如粟而弗覩馬如羊而靡入 [illegible] 雛雉必懷豚魚不爽 [illegible] 由是傾巢 [illegible] 聚落望德如歸 [illegible] 推 [illegible] 髽髻首日拜門闕 [illegible]

卉服滿塗夷歌成韻 [illegible] 禮義既敷威刑具舉 [illegible] 彊民獷俗 [illegible] 反志遷情 [illegible] 風塵不起囹圄寂寞 [illegible] 富商野次宿秉停畜 [illegible] 蜍 [illegible]

蝗弗起豺虎遠跡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庠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渡江後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良曰蝗蟲之食苗者豺虎獸之害人者滅頵仁德故不起為害遠跡潛境也北狄懾威關塞謐靜濟曰北狄謂戎也謐靜也偵諜不敢東窺駝馬不敢南牧善曰偵伺也鄭玄周禮注曰諜賊反間為國害者漢書曰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馬 翰曰偵問也謂戎夷之不敢東窺之意不敢南牧也言夷狄畏懼使不敢有窺齊在南畏齊德也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善曰賈誼過秦論曰振長策而御宇內又曰有席卷天下之意 向曰燕趙秦代並國名也謂取之如席卷之易也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善曰楚辭曰駕飛龍兮北征 蜀都賦曰紫蓋 銑曰龍駕紫蓋皆天子所乘 洛陽咸陽帝王所都也言將陪侍天子伐叛也

而遘疾彌留欻焉大漸善曰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 良曰彌留謂疾病不去其身也大漸謂疾甚將死也耕夫釋耒桑婦下機五臣本下作罷 善曰曹植曰蠶女投桑農夫輟耕也 濟曰耕夫下機皆釋去其業以天子崩感之仁惠也參請門衢並走羣望善曰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 翰曰參請謂問疾也羣望謂往祈祀之所也人皆並走以求其福望緬之疾瘳也維永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僚如霣善曰颯然吹木葉落貌 向曰颯然謂空而失人也庶僚眾官也霣零落也言眾官如零落有所失也男女老幼大臨去街衢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于四境善曰衢謂街衢也翰曰男女老幼里閭巷哭哭聲相接街衢余巷傳哭接音於是里相連接曰四境也言男女老幼哭臨其聲響相傳接而至于四境也夷羣戎落幽遠

必至向曰羣部落也望城拊膺震動郛邑並求入奉靈櫬善曰櫬棺也 良曰櫬棺也蕃司抑而弗許雖鄒訓致辟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對而為言遠有慚德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訓字平叔為護烏桓校尉 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號吼或以刀自割 又曰羊祜卒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 銑曰言此二君之仁比於公有所慚也東還號送踰境善曰萬子顯齊書曰緬自荊州還江東也 更民哭送之出境也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震響成雷盈塗咽水善曰漢書曰中山靖王勝聞樂聲泣曰聚蚊成雷 向曰周易曰震驚百里 濟曰…

曰人吏申祭號哭滿道悲泣之聲積壅咽如水之不通流也公臨危審正載貽話言善曰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 銑曰臨危謂臨死時審正其意不亂而貽於話言也楚襄之請惟幾而彌固善曰尚書曰疾大漸惟幾 良曰楚子囊伐吳還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此謂危難之時其誠彌固也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將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之不肖而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去 翰曰史魚衛大夫名言緬亦有是心雖身亡而意結懃懃也二宮軫慟五臣本作動 向曰二宮天子太子也軫痛也慟哀甚也遐邇同哀追贈侍中領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發甫伊始善曰皇上明帝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

[illegible]允副朝端兼掌屯衛[illegible]開府儀同[illegible]感絕[illegible]移時[illegible]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兇醫[illegible]勉膳禁中使相望[illegible]上雖外順皇旨內毀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泣涕霑衣[illegible]若此移年癃瘠改貌[illegible]天倫之愛振古莫儔[illegible]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illegible]分命懿親台牧並建[illegible]對敷翰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illegible]

[illegible]為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備書部特善玄言[illegible]盤帨之麗杼翰之則[illegible]毫端[illegible]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illegible]弈[illegible]取睽之妙流聯未足稱奇[illegible]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illegible]虛懷博納幽關洞開[illegible]宴語談笑情瀾不竭[illegible]聲滿天下德冠生民[illegible]

于寶晉紀武帝銘曰蓋德冠生民光譽不泯之來　銑曰冠首也言其德為生人之首也　蓋百代五臣本作世之儀表千年五臣本作歎字之領袖曾不愁歎留梁摧奄及　善曰荀氏家傳曰荀彧德行周備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王隱晉書曰魏封荀彧為相國參軍晉王加恣鐵每朝會罷坐而目送之曰魏諸公堂堂一人之領袖也左氏傳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禮記曰孔子早起負手曳杖消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　良曰執權也梁權謂如屋之梁棟權折也奄及言速及也

豈唯僑終蹇謝與謠輟相而已哉　善曰僑公孫僑子產也蹇叔未詳史記趙良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史記以為五羖而云蹇叔未詳沈之言　濟曰僑謂子產也蹇謂蹇叔也終謝皆死也子產死鄭人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此則輿謠也秦用蹇叔死秦人皆輟舂而思德之相從杵聲也　凡我俊舊均哀共戚　善曰戚憂也

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　善曰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鄭玄曰子曰天於人無厚也何足以言之天不能令夭折之人更生為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淮南子曰日朝發扶桑入于落棠高誘曰扶桑日所出落棠山日所入也　向曰落棠山名也日所入也言其光景不復留也　思所以

克播遺塵斂之穹壤　善曰魏都賦曰列聖之遺塵楊雄劇秦美新曰藏之天壤以功　銑曰播布也穹天壤地也言使遺塵之聲與天地同藏　乃刊石[illegible]銘曰刊刻也徽美也　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善曰毛詩商頌文也　翰曰有娀氏女吞燕卵而生契契殷之先祖也商則殷也　是開金運祚始玉筐　善曰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卵北飛遂不反　濟曰帝天也天命燕降卵於有娀氏女吞之生契殷以金德王故曰金運也有娀氏以玉筐覆之故云祚始玉筐也　三仁去國五曜入房　善曰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　向曰三仁同善注房者神之精則周室木德而興焉　亦白其馬侯服周王　善曰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銑曰武庚殷紂微子封於宋以奉殷金德之後故白其馬侯服謂為諸侯以奉周王也

本枝派別因奚命氏　善曰微子之後食邑於蕭因氏焉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吳都賦曰百川派別書曰楊雄之先食采於晉之楊因氏焉左氏傳羽父曰胙之土而命之氏　良曰本枝謂與殷同根枝如木之生也後乃分族如水同原而分流　王徽之翰叔大心因食采於蕭命為蕭氏為水分流　涉徐而東秦均梁徙　善曰晉書曰徐州部東海郡蘭陵縣班固漢書曰蕭何沛豐人也劉氏自彭城徙於魏居豐縣王隱晉書曰東海郡蘭陵縣東居於魯　自茲以降懷

青拖紫　崇其嶽嶽　長瀾瀰瀰　惟聖造物龍飛天步　善曰莊子曰造物者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毛詩曰天步艱難　載術載革有除有布　善曰易鼎革二卦高皇赫矣仰膺　乾頟景皇　烝哉賈啟洪祚　善曰毛詩曰文王烝哉　喬嶽峻峙命世與賢　善曰毛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

甫及申 鄭玄曰福祚與於子孫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 廣雅曰命名也 銑曰禹高也 **應期誕德絕後光前** 善曰齊五百歲之期也 郭璞上文帝錄表曰階青雲而從德超起居注安帝詔曰元功盛德超前絕後 良曰謂應五百年之期而誕生賢德後世當更無如此賢者故云絕後其賢德光於祖考故云光前 **機以成務覺在民先** 善曰周易曰幾者動之微 又曰夫易開物成務 孟子伊尹曰天之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銑曰謂先覺事幾也 **位非大寶爵乃上天** 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 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翰同善注 **爰始濯纓清猷濬發** 善曰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 毛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 向曰於始濯纓謂始初入仕時也 纓衣領也 猷謀也 濬深也 **升降文陛逶迤魏闕** 善曰漢書曰登陽上疏曰一登文石之陛 陛涉清寧之塗 夏侯湛景福殿賦曰乃陟乎文陛 以登華殿 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 高誘曰魏闕象魏之闕也 銑

曰文陛天子殿陛也以文石爲之 逶迤行貌 魏闕天子之闕 **惠露沾吳仁風扇越** 善曰陸機叢成都子陵曰靈露霤上於蒼葉 良曰恩惠仁論衡之修羅風之扇動也 吳越二國名 吳郡會稽守故 **涉夏踰漢政成期月** 善曰題辭曰江夏之不可涉 夏水名也 尚書曰瀆于漢 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濟曰夏謂夏口漢謂襄陽皆昔經理也 **用簡必從日新爲盛** 善曰周易曰簡則易從 又曰日新之謂盛德 銑曰用事簡下人必易從而理日新其德是爲盛美之道 **在上哀矜臨下莊敬** 善曰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又曰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 翰曰居上則哀矜下人所不足也 莊敬恭儉禮敬也 **草木不夭昆蟲得性** 善曰毛詩序曰民樂其有德澤以及鳥獸昆蟲焉 銑曰草木不以時不伐之魚鼈不以時不殺之故不夭而得性也 **我有芳蘭民胥攸詠** 善曰芳蘭喻上芳若蘭也 良曰芳蘭喻其德 攸所也 言人歌詠所以詠其德也

東秦兼巖嚴別嶂分 善曰爾雅曰嶽鎮也 銑嚴嶂山也 言各分別 向曰東秦謂齊 四居於山也 **傾山盡落其從如雲** 善曰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濟曰傾謂盡 漢所聚居處也 言其皆歸附德風盡山居而來其從如雲之多也 **挈妻荷子負載成羣** 善曰莊子謂卯王曰挈妻擕子以從王乎 又曰石戶之農夫負妻戴子以入海也 銑曰挈擕也 負載謂負擔生資之物而來成羣多也 **迴首請吏曾何足云** 善曰封禪書曰昆彙閭澤迴首面內 漢書曰邛筰之君長皆請爲內臣 又曰南夷與漢通請吏比南夷 翰曰漢朝南夷及邛筰之君長皆迴首請吏何足可云也 **昔聞天道仁固不遂** 善曰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論語子曰仁者壽 莊子曰聖也者達於命者也 良曰問毋似爲佞也 **彼蒼如何與山止簣** 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論語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向曰彼蒼天也 與山止簣喻有德國成務之志未遂而死亦如爲山止於一簣也 濟曰龍也 **四牡方馳六

龍頓轡** 善曰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騤騤 楚辭曰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 以東揚方雜六龍 於成爽 王逸注曰言我乘車駕四牡 翰曰四牡帝駿馬也 言乘東騶馬之服 又曰日行車得延年 淮南子曰爰止羲和爰息六螭 是謂懸車 **斯民爲仰邦國殄瘁** 善曰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向曰殄盡瘁病也 言邦國之人盡如病也 **晏平行哭致禮** 善曰晏子曰齊景公遊於淄 聞晏子死 公下車而趨 自以爲遲下車而趨 知不如車之疾 則又東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門 伏尸而哭曰 百姓無復告我惡邪 銑曰晏子名平仲 故云晏平也 **趙徂昌國列邦揮涕** 善曰史記曰樂毅封於昌國 昭王卒 惠王疑樂毅 毅奔趙 趙封樂毅於觀津 號曰望諸君 而卒於趙 惠王與燕同傷 家語 善曰揮淚也 以手揮之也 翰曰趙喪望諸 列國聞之皆悲涕揮淚也 **况我君斯皇之介弟** 善曰左氏傳伯州犁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良曰君斯指此君也 此君謂昭王也 皇謂明帝也 介大也 **哀感徒庶慟**

與雲陛善曰左思七略曰閶闔甲乘之譽袞建雲陛之嵯峨

云陛者何指斥言陛下人以雲陛天子殿階也不言天子而言

也今人言陛下也階毀𥫗攢川沉歸軸善曰禮記曰君

上軏左曰權擇叢也鄭玄曰軸以龍輴載不避淩泉降禮曰

遷于祖曰軸鄭玄曰輴軸也位曰攢雷所至由輴之名也

其毀者謂窆殺其殯歸子國也留攢留其殯也言既殯競

也以歸輴還於載其柩以歸也以柩此車故云輴也遵

野黃爭攀去轂銘曰言下人皆號追於野以中

既之禮爭攀去轂謂乘大而攀之

諸號追臨波望哭善曰毛詩曰

曰號咷追臨至於西京諸侯之望哭

動而追之也善曰無絕終古惟蘭與菊

江石追送之也善曰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塗由帝諸朱

誓不絕終古也言德如此物之香不絕至于終古也

名也人德如此物之香不絕至于終古也

軒靡駕善曰楚辭曰朱軒不得東朱軒曰丙諸國也帝諸

敬皇后英皇英 [illegible]

所偶也宮中生東車之榮今由此路不得駕東首塋園即宮

長夜善曰漢書曰首向也漢書音義如淳曰塋冢田也禮

記曰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鄭玄曰宮廟也東

夜在寂寞之中也逝川無待黃金難

化善曰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漢書曰少君言上曰祠竈

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

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

不能化金以為長生故至死也鍾石

徙刊芳猷永謝善曰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

之德可以刻之金石言可不朽也

墓誌善曰其在石言

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善曰

先生諱瓛字子珪沛國相人也

妻王氏

義則行欲身不吸志也

任彥升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善曰列女傳曰

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楚王遂駕車至老

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

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者投其

畚而去老萊乃隨之又曰梁鴻妻者同郡孟氏之女也志行

高潔嫁梁鴻共遁霸陵山中後復相將至會稽居廡下

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

所在敬而慕之也禮記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

之賢婦二人也言夫人德實佐君子簪蒿杖藜

有善德一與之齊毛詩曰君子求賢審官東觀漢記曰梁鴻與

毛詩序曰后妃之志不淫其色莊子曰

林書曰君不得以萬為喻也

曰子貢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

飾也以蒿為簪以藜為杖也欣欣負戴在

冀之畦善曰漢書曰朱買臣常刈薪其妻亦負戴相隨

居室有行亟聞五臣作

義讓善曰言初居室及於有行俱聞義讓故曰亟也

子有行母氏劬勞禮記曰丈夫二十而

冠二十而室子曰母

稟訓丹陽弘風丞相善曰

籍甚二門風流遠尚

肇允才淑闔德斯諒善曰毛詩曰肇允彼桃蟲又曰

淑女

蕪沒鄭鄉寂寥揚冢

宜曰鄭公與七略曰揚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良曰蒲沒窮參言人死而荒涼也言劉先生之德如鄭揚三
君 **參差孔樹毫末成拱** 善曰皇覽聖賢冢墓誌注曰孔子冢在魯城北泗水南冢塋中
樹以百數皆異種人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
種之其樹柞枌雒離五味欘檀之樹魯人莫之識老子曰合
抱之木生於毫末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老冢上
之木拱矣 濟曰孔子卒葬於魯城北弟子各以其國樹種
之於塋本毫末之小而至於合拱拱合手也 **暫啓荒埏**
參差木不齊貌謂先生卒而墓樹已合拱也
長扃幽朧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氏陂出今云合葬蓋卒之後王氏宗給之 向曰言夫人將開先生
墓而入焉則長閉於幽朧之中矣荒埏墓中道扃關也 **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善曰喪服
傳曰夫尊於朝妻貴於室 濟曰夏侯湛誄曰惟爾之存匪爵
而貴 翰曰其夫以道德見貴於時其妻亦因道德而尊非
爲爵禄重也匪非也

卷五十九 二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九

六臣註文選卷第六十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良曰述其德行之狀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彥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
十五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 五臣本作庶幾 善曰論語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衛季友修張良廟教曰道亞黃中照鄰殆庶 向曰亞次也言道次於生知之性也照明也近也言照近於庶
幾之道也 **孝始人倫忠爲令德公實體** 五臣本作禮字 **之非**
毀譽所至 善曰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左氏傳君子曰忠爲令德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
所譽其有所試呂氏春秋注曰體行也莊子曰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 銑曰非人言辭所能毀譽以至於
此 **天才博贍學綜該明** 善曰孰子曰孫子荊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播
岳任所君盡讚曰學綜羣籍智周萬物 濟曰綜理該通也 **至君** 五臣本作乃字 **曲臺之禮**
九師之易 善曰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爲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又曰易傳淮南九師道
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漢書音義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翰曰同 **樂分龍趙詩**
析先歷**齊韓** 善曰漢書曰雅琴趙氏七篇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表又曰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

德衆人也又曰詩魯齊韓三家鐘弘曰申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臣瓚曰韓固作齊詩也　良曰雅琴龍氏有九十九篇趙氏七篇韓齊二家作詩不能析理也

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

善曰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曰河間獻王德從人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　向曰言竟陵王及其所未窮盡者未來集者皆復重輯其事也

有一於此固不兼綜者歟

翰曰謂上諸學技之事必約有一人善者無不兼理而學之　善曰蘇承後漢書曰劉歆顯方英所載靡不曰

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

善曰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卦具自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耶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出雲為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故以蟻為興文部銘曰善故王才序之又曰上以所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獻王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相如揚雄前代史岑之比　銑曰漢明帝時大旱御雲臺之上望得實雲帝不解以問沛獻王輔上書曰蹇者坎上艮下比山有水雨時至果如其言又東平王蒼上書天子甚善之以問左右賢臣左右皆曰其才如揚雄史岑也

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

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上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世說曰魏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良曰漢淮南王安好書天子使為離騷傳朝受詔至食時進之　銑曰陳思王植有奇才文帝令作詩七步而成比之於王彼則蔑如也

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

善曰沈約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為荊州刺史順帝即位攸之舉兵反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盱跋扈晉書曰武王令曰其於勢據上流台軍仕之要以分陝之重　向曰沈攸之為荊州刺史宋順帝即位起兵作亂跋扈也以上流荊州比陝州時攸之分陝之望也如侯伯之服故云陝服也

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北鎮盆口

善曰沈約宋書曰明帝第六子燮字仲綏封晉熙王進號鎮西沈攸之舉兵鎮郢陽之盆城又邵陵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邵陵王　翰曰二王並以攸之之亂鎮盆口也盆口江州也

世祖毗贊兩藩而任總西伐

善曰沈約宋書曰齊王太子奉晉熙王燮鎮郢陽之盆城　向曰時齊世祖為晉熙王太子輔贊二王之政西伐沈攸之亂也兩藩二王也

公時從在軍

銑曰從世祖在軍也

鎮西府版寧朔將軍

銑曰以版假為寧朔將軍

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

善曰沈約宋書曰除拜則為參軍事府版則為行參軍　翰曰軍非臺署軍之補也軍主謂軍中之長也署主也言為軍守王法之官也

于時景熛雲火風馳羽檄

善曰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發若風之馳太公六韜曰雲火萬炬以防夜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漢書高祖曰以羽檄徵天下兵　良曰羽檄兵書也言烽火如日景之照也軍書如風駁之羽飛也

謀出股肱任切書記

善曰韓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書記翩翩　向曰股肱謂左右也書記謂文學之士也

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

翰曰記室文學之任也

既允焚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

善曰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名辟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

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

人何所能盛賢向曰王承字安期為東海王法曹參軍府中與書曰王承字安期之所以為記室參軍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史記曰秦任刀筆之吏　翰曰言其有大才故刀筆不足以宣其功蓋以為風儀體所以大益於人倫也

除邵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

銑同善王　善曰尚書王曰吳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漢書田肯曰秦

形勝之要，巾帶康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此蓋關河之重復，泱泱大邦。銑曰：東夏，會稽郡也。復，阻也。

選衆而舉，斯說斯在。善曰：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左氏傳曰：晉蒐於被廬，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之。良曰：選於衆官，舉之爲會稽太守，事德稱才，其在於竟陵王也，勳重也。

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屛。善曰：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封建親戚以藩屛周室。濟曰：太祖高皇帝受[illegible]帝運而爲天子也。廣樹藩屛，謂封子弟爲諸侯王。

公以高昭部武穆，惟戚惟賢。善曰：漢書韋玄成曰：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也。音韶。漢書又章帝詔曰：右賢左戚。向曰：竟陵王於高祖爲昭，於武帝爲穆。惟，辭也。戚，親也。言其爲昭穆親賢也。

封聞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善曰：漢書曰：兒寬爲農都尉，大司農[illegible]奏課[illegible]最連常第一。[illegible]曰：最連得第一也。銑曰：言其爲太守奏功課，與諸郡相連而比其考爲第一，故曰連最也。最，第一也。

越人之巫，觀王風而化俗；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於後遂斷絕，百姓以安。翰曰：事鬼神曰巫。言越人好爲淫祀以事鬼神，而竟陵王理之，都邑正風，而人俗化一也。

篁竹之酋，感義讓而失險。善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illegible]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illegible]良曰：越南之俗，皆處於谿谷篁竹之中，常恃其險，而竟陵王理之，其酋長之徒皆感義讓之風，而棄其險阻以歸其德也。竹叢曰篁。失，棄也。

邪叟忘其西旻，五臣本作[illegible] 龍丘挾其東皐。善曰：[illegible]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都尉，年十九。吳有龍丘長者，隱居不降辱，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選埽其門，猶懼不見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謁，脩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

直接一歲長乃爲會稽諸府門，願得先死備録。延[illegible]讓爾三遂署議曹。[illegible]曰：府門耕東皐之陽，輸黍稷之稅。向曰：邪，謂邪也。後漢劉寵爲會稽太守，帝徵拜將作大匠，有老叟五六人出白君邪鄉人，賫百錢送寵，[illegible]懷德義。言夕而不反，西景謂日夕也。言議其德化而致其耕農，故[illegible]社也。東皐則耕農之所也。

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人，父璣之女，生子良。毛詩曰：星言夙駕。禮記曰：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仲長子昌言曰：[illegible]赴急跋涉奔哀者憂[illegible]。[illegible]樂之盡也。禮記曰：高子皐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銑曰：星言，早行侵星也。

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善曰：禮記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虞書曰：[illegible]禹南巡[illegible]江上會稽探禹穴。[illegible]穴在會稽山，言其從會稽而至於都也。濟曰：禹[illegible]

違衰裳外除，心哀內疚。善曰：禮記曰：親喪外除。鄭玄曰：[illegible]疚，病也。[illegible]衰及也。疚，病也。[illegible]備除服衰服也。

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illegible]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鄭玄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illegible]良曰：禮，父在，母喪服期，爲尊在厭，而奪之事理。又迫於權宜，而奪哀情，使入仕也。謂將授征虜行軍之事。

而茹慼肌膚，沉痛瘡鉅。善曰：廣雅曰：茹，食也。禮記曰：[illegible]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illegible]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illegible]曰：言哀[illegible]食憂，若損其肌膚，沉於痛毒，如瘡痛之至，傷感憂甚至也。

故知鐘鼓非樂云之本，縗麻非隆五臣本作降字殺之要。善曰：論語，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illegible]

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

善曰三輔黃圖曰宣帝爲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漢書奉地五方雜錯良曰漢宣帝爲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天子有親戚者居之名曰戚里言齊亦然俱有此事內屬皆勞親也言政非一法使風俗以備五方作則也公內樹寬明外施五臣本作騎字簡惠善曰馮衍說鮑永曰幸蒙危言之世遭寬明之時臧榮緒晉書曰吳隱之爲晉陵太守布政簡惠神皋載穆轂下以清善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皋漢書谷永上疏曰薛宣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胡廣漢官解故曰轂下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范曄後漢書曰楊璋爲零陵太守郡境以清翰曰神皋良田也謂都畿之內也載事也穆和也言都畿之內政事以和輦轂之下其化之清也轂下帝都也武帝五臣本作皇字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如千戶濟曰如千戶封若干也蓋食邑無定戶故也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翰曰是時有後魏在北而齊在江南北地皆非其所有志思此土故江南別置徐兗等州以僑南州也

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兗徐北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向曰兗青冀並在北不得至其州蓋遙授也兗徐接壤素漸河潤善曰漢書武帝詔曰往南衡山兩嶽潛偶東觀漢記曰拜郭伋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向曰素本漸及也未及下車仁聲先洽善曰漢書曰班伯爲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已下車謂初至也洽徧也銑玉關靖柝北門寢扃善曰漢書曰敦煌有玉門關周禮曰凡軍事聚擊柝鄭玄曰擊柝兩木相敲行夜時也擊與柝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北門關名也柝謂夜擊守更木也言後魏在北故比之匈奴王關也靖柝謂邊界無守衛也此門謂闕州爲國之北門也寢扃謂閉其關守也朝旨以董司岳牧敷典邦教善曰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董司方岳宜引四孔安國尚

書傳曰董督也潘岳關中詩曰岳牧慮殊禮記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尚書曰司徒掌邦教翰曰朝旨天子意也董正也司主也岳牧太守也敷布典邦國也言天子之意以正百官之上司若以太守之任爲重將布國家之政教也方任雖重比此爲輕善曰山濤啟事曰方任雖重比此爲輕銑曰方任謂太守也言太守雖重比此司徒侍中之職太守爲輕也領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良曰謂前兼司徒今即正授司徒即侍中如故上穆三能五臣本作台字下敷五典善曰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和辭林曰能音台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敎在寬又曰五典克從孔安國曰五典五常之教銑曰穆和也三台星名主三公位也三台星色齊則君臣和也敷布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闢玄闈以闡化寢鳴鍾以禮國善曰玄謂道也太玄經曰玄門混沌難知孫放敷詩曰一往崇仲懷嶠跡步玄闈范曄後漢書曰桓榮爲五更贊曰待問應若鳴鍾

翰曰闢開也闈門也言闢玄道之門以闡揚天子化也謂其雖貴而自卑擊鍾鼎食之盛以尚謙卑之道以禮爲家之理寢息也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善曰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司徒故曰中教向曰翼佐也亮信也緝和也熙廣也言佐天子行其孝理使天下大和廣布中平之教奪金取訟蹊田自嘿善曰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衣冠之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銑曰言竟陵王能使人皆不爲爭訟蓋德化之所及也有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得奪牛之罪重於蹊田之罪也言牽蹊過於田者乃棄其義謙亦嘿然不爭奪蹊直也言牛行於田以成直也不彫其朴用晦其明聲化之有倫繄公是賴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不肖各反其情行其情不彫其素高誘曰素樸也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潘元茂九錫文曰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是賴翰曰物皆任其眞朴

不伐形穢外貌如海其內則明也倫次也累辭語之聲也擧公是類謂政理類得此公也庠序肇興儀

形國胄師氏之選允師五臣本作歸字人範善曰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鄭玄曰皆學名也毛詩曰儀刑文王袁山松後漢書曰李膺風格秀整皆可師範尚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周禮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左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向曰謂欲以爲國子祭酒也掌學也胄子也謂百官之子皆學於中也故曰國子也師氏掌教國子也允信範法也言師氏之選信歸於竟陵王以爲合法則也

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

拜入座初啓以公補尚書令善曰陳壽魏志評曰八座尚書郎古六卿之任也晉百官名曰尚書令尚書僕射六尚書古爲八座尚書銑曰八座謂六尚書二僕射式是敷奏百

揆時序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又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王隱晉書曰[illegible]今之尚書令古之百揆之任也良曰式用也言用是忠良之臣敷奏天庭見百事於是有次序於事時良也

夫國家之道至

爲公私君親之義遞爲隱犯善曰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有諍諫之義曰隱謂不稱揚其過也犯謂犯顏色而諫也翰同善注

公一極一致愛敬同歸善曰國語欒共子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向曰公謂竟陵王也一極謂君親也一致謂忠孝同爲一也愛敬之道同歸君親也

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善曰國語曰召穆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公經德秉哲謀猷弘遠翰曰亮信猷謀弘大也

又授

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

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善曰尚書曰淮海惟揚州里書曰[illegible]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銑曰揚州近淮海二水神牧謂竟陵王治之如神明矣牧則刺史也

編戶殷阜萌五臣本作氓字俗滋繁善曰漢書呂后曰諸將故與帝爲編戶良曰編戶皆百姓也殷衆阜盛也滋

繁多也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善曰周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楚辭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頃之

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

綸允緝善曰兩都賦序曰日月獻納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翰曰樞機言語也絲綸君言也緝和也[illegible]

式是晏安舊寄深負圖善曰[illegible]

[illegible]

公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擗

天倫踊絕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善曰[illegible]

[illegible]

聖王嗣興地居旦奭善曰[illegible]良曰[illegible]

有詔策五臣本作冊字授太

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善曰周禮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illegible]

地普禮絕親賢莫貳善曰[illegible]

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劍履

上殿銑曰天子敬重其德有詔使入天子之朝不趨走讚言也不名不稱名百官皆不得帶劍履上殿而竟

…一人天子擇…之敬之甚也。…作矣字。善曰：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又曰：上欲自行擊陳豨，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傳寬無不趨之言，疑任公誤也。魏志曰：…入朝不趨，…晉公…禮，…曰：汝南王亮、秦王柬、吳王晏、梁王肜…皆…入朝不趨。…大司馬…子也。…曰：蕭傅謂蕭何傅…曹真…大司馬入朝不趨…今言…曹馬二者公實兼之。

蕭傅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

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良曰：…言…之…）**進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並表疏累上，身沒讓存。**（善曰：…曰：身沒讓存…）**天不慭遺，梁岳頹峻。**（善曰：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翰曰：…其…手…太山也。）**某年某月日**（五臣本無）**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溫明秘器，斂以袞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太官供給，禮也。**（善曰：漢書曰：…東園秘器…九命…）**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善曰：…長樂宮…太后…）**豈徒舂人不相，工女罷肆而已哉。**（善曰：史記曰：趙良謂商鞅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莫不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翰曰：相，舂人送杵聲也。…鄭子產相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農夫頓於野，商人罷市而哀。）

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沿情之所隆。（善曰：禮記曰：…禮樂之情同，故明王相沿也。鄭玄注曰：沿猶因也。…曰：庸，功也。前王謂古先帝王之善法也。追遠已者尊其親戚，…）**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良曰：…都督諸軍之事。）**體睿履正，神監淵邈，**（善曰：毛詩曰：…五臣本作鑒字。…）**道冠民宗，具瞻惟允。**（善曰：…具瞻…）**肇自弱齡，孝友光備；**（善曰：毛詩曰：張仲孝友。…弱齡，謂幼年也。…）**爰及資契，協升景業，燮和台耀，五教克宣，**（善曰：…良曰：燮，理也。台，三台星也。…五教，五常之教也。）**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尚書曰：百揆時敘。…）**寄重先顧，任均負圖，**（善曰：…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作顧命。家語：孔子觀於明堂，…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以齊徽二南，同規往哲，**（善曰：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方憑保祐，永翼雍熙，**（善曰：…）**天不**

懋遺奄見薨落善曰左氏傳曰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方言曰奄遽也尚書曰帝乃殂落良曰懋美也薨落死也哀榮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善曰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尚書曰謀及卜筮孔安國曰龜曰卜又曰乃卜三龜一習吉襲與習通濟曰先遠戒期謂葬日也龜謀謂卜也襲吉謂得吉日也茂宗蕃衛式弘風猷向曰式用也可追崇假黃鉞善曰尚書曰王左杖黃鉞孔安國曰鉞以黃金飾斧翰曰假之以名非實得也黃鉞以金飾斧天子賜諸侯乃得專征伐功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綟綬具九錫服命之禮善曰綟晉官品曰相國丞相綠綟綬後漢書曰曹操自為魏公加九錫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之九錫也銑曰綟綠也綬丞相之服飾也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也錫賜也古者諸侯有大功以有此賜以寵賢也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善曰甘泉鹵簿曰鸞車九旒禮記曰乘鸞輅殷翰龍輅音路濟曰九旒旗也鸞鸞車也黃屋左纛徒到切轀温輬涼車善曰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黃屋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裹纛毛羽幢在乘輿衡左方上注之纛音導漢書曰霍光尸以轀輬車文穎曰如今喪轜車良曰此上皆天子服用之具以給之者示親重也黃屋者以黃繒為車蓋也左纛以毛牛尾為之在駕馬之騣上致之轀輬車天子衣車名也前後部羽葆音保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善曰漢書韓延壽詩給羽葆鼓車歌車張晏曰羽葆幢也服虔曰如今鼓吹歌車也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劍翰曰以鳥毛為幢幡者謂之羽葆也向曰虎賁勇士名班列也使勇士行列持劍以為儀仗也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善曰王隱晉書曰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封安平王薨諡曰獻詔喪事一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翰曰晉安帝弟諡曰獻見陵葬禮一依孚故事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善曰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魯連子曰東山有松千仞無枝寡王直無枉自然僕妾不覩其喜慍近侍莫見其傾弛善曰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慍喜王隱晉書曰王加為尚陽尹善備儀操人近習未嘗見其惰容銑曰慍怒也弛廢也言其道識深遠故喜怒之色不可得見謹奉禮法故傾弛之事莫能見之也他人之善若己有之善曰尚書穆公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民之不臧賓五臣本作賓公貽恥善曰尸子曰見人有過則如己有過虞氏之盛德也向曰臧善也貽猶有也訪接恂恂降以顏色善曰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溫恭之貌濟曰進納賢良且和悅而下其顏色也訪進也恂恂和悅貌降下也方於事上好下規己善曰魏志劉寔曰王嶷方於事上而好下接己此一反也翰曰方正也言以正道事上也每以為事不善者好下人作規諫於己也而

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善曰左傳叔向曰教誨不倦倦者不善不厭向曰殖積也帝子儲季令行禁止善曰文子曰大王者令行禁止銑曰竟陵王武帝子故曰帝子皇太子弟故曰儲季國網天憲實諸掌握善曰范曄後漢書劉陶曰今禮宦官手握王辭曰令天憲在南子曰執節於掌握之民曰實致也未嘗翻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善曰漢記曰表安為尹十餘年及致人公卿未嘗以贓罪鞫人常歎人於掌代尹不及新書曰以大辟不議人罪名不欲其身行善以人也及枝作四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人有不及內恕諸己非意相干每為理屈善曰晉中興書曰衛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翰曰以辭理屈之則非意不能相干也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善曰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東觀漢記鄧禹曰天下俊士以為民也華衮與縕緒呂張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

善曰潘岳宦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違華袞德業其故詩子
路曰曾子弱衣縕緒未嘗完論語曰臧文仲山節藻梲包藏
曰嘗若楄刻鏤為山梲為藻上盤盧以藏文聖主得賢臣頌
曰長扶業方之下梲曰言者其實賤好惡也華袞三公服
也縕緒貧賤服也山藻華屋也
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
漢安草屋也逸樂也俱皆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少好學博涉
書記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常論
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足以
息四體之役　向曰言竟陵王志類此事當有此言故云符
仲長之言也
邙山洛水協應璩之志
五臣本作應字　善曰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
東遠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
林以為蔭　濟曰寔老也臨洛水北據邙山記崇岫以為宅因茂林
以為蔭言竟陵王亦合此也協合也
立園東國錙銖軒冕
善曰東觀漢記曰封
鄧禹為梁侯東國以為東國若立園輕軒冕錙銖者銑曰言
也謂周公所封以祿之觀之輕也錙銖者錙銖矣良曰東國
見東國近園之小觀軒冕為大也八兩為錙十累為銖皆言輕也
見東國近園之小觀軒冕若錙銖之輕猶退居山居舜之重也

也**乃依**五臣本作依字**林構宇傍巖拓架**銑曰拓開也架屋之宇以架屋也**清**
猨與壺人爭旦緹幕與素瀨交輝善曰劉公幹詩曰明月照緹幕翰曰五官中郎
猕詩曰明月照緹幕戴侯劉公幹
猨鳴清也壺人掌刻漏之人也夜作聲以敬曉也言山中猨
鳴與壺漏人相爭而嚴其曉也緹赤繒以為帳設於水與素波交映為光輝也
置之虛室人野何辨善曰孔子曰虛室生白孟子曰野人者之居
深山之中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濟曰虛室山中虛室則貴
賤何辨也
高人何點躡屩於鍾阿徵士劉虬
分辨蓋一理也
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善曰
蕭子顯齊書曰何點字子晳盧江人也遂居東離門十望之
泰則梁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逸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
童王命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
通音書敦高士傳曰何點常躡草屩時乘柴車蕭子顯書

善又曰梁書劉虬字靈豫南陽人也隷章王為荊州以禮請為別
駕貞書禮請虬虬並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虬答書後以
江陵以州人遠乃致居之觀志曰太祖賜毛衍素屏風素几
乃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鹿皮冠
昭曰可元以為如此何以為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其容之
向曰何點皆當時賢人隱居者躡步也屩草鞋也鍾山
竟陵王遺何點嵇叔夜酒杯徐景之酒鎗故云古人之服謂
服用之物也衡山豫章王為荊州故辟劉虬以書答不受辟故
云獻書也衡山所居也自衡山作書與虬以虬王後竟王
命竟陵王作書與虬故以外禮謂於高節而不竟
屈以好士之風申其趙王之意善曰戰國策
士顏斶見齊宣王宣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王曰先王
好勢王前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還入王奴曰先生王
徐入宣王請受為弟子齊宣王君大降曰先王宣王
因趙而迎之於門
乃知大春屈己五王君大降節
五臣本作正字　善曰
於與五臣本字　**寵后數之有由也**
春扶風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
丹不肯毀話陽跡光烈皇后第也以外戚貴盛乃說五

三承錢千萬約能致丹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
為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
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尚任字子君大
人也永平中辟時先帝東平憲王蒼辟之辭署舉為掾
與會上戴之白故不奉召君不奉騎衣反來何也對曰先帝
秉德下士臣故不敢來不敢不來
良曰言後漢時陰興薄氏此王由致之有由言
難隱逸致而用之有所由也
美公所制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
向曰山居四
時有所序述之
其丹本之奇泉石之
文
文皇帝表德東朝同符作者
善曰蕭子顯書曰
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
世祖長子昭業即皇帝位追尊為文皇帝山齊啓事曰保傳
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祜秉德義克己復禮東宮少事食
而已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養德養德者養名高上之人
能敬賢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才作之謂
也銑曰謂太帝未即位時養德於東
宮也同符契於作者之列有所述焉
爰造九言實該百行
善曰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言德言輿言觀言生
言靜言明言負言節言義孔叢與子弟書曰學者所

以節百行也翰曰文皇帝著九言之書一曰言德二曰言稅三曰言賢四曰言生五曰言言六曰言靜七曰言昭八曰言斷九曰言義此書實可以通人之百行也該通也導作道五臣本衿褵離於未萌中嫺永也戒於兹日善曰說文曰衿結也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毛詩曰親結其縭九十其儀毛萇曰縭婦人之褘也幽通賦曰既訊爾以吉象又申之以嫺戒向曰遵法也褵帶也嫺明也言書之可為法則佩於衿帶以慎未萌又可申為明戒行於今世也非直日暮千載旣乃萬世一時也善曰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竟陵王集銑曰謂九言非但朝暮見之如千載之遇亦萬世已去有此一時之美故命竟陵王注解命八公注解自皇太子九言注解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善曰竟陵王集云衛將軍王儉為九言序贊翰注同山宇初構超然獨往善曰崔寔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濟曰獨往自放不復顧出也司馬彪注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也翰曰上林苑言之序也所謂屋宇也顧而言曰死

者可歸誰與入室尚想前良俾若神對善曰國語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吾誰與歸翰曰尚前良之遺風王隱晉書劉琨曰神爽忽然若己之侍對也良曰顧山中屋宇而言曰死者若可歸謂古賢聖既死矣可復生乎言不可也誰與入室細與賢聖與共入此宇以想前賢良之人將畫之於宇使若魂神與我相對也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緬惟賢英傍思才淑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緬思也翰曰緬遠也淑美也匹婦之操亦有取焉向曰列女亦圖畫也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銑曰梁朝謂梁孝王好賢以有客游梁朝者以發後詞假曰未見好德愚竊惑焉無焉字五臣本即命刊削投杖不暇善曰論語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禮記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喪爾親使人未有聞焉喪爾子喪爾明汝何無罪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濟曰言畫列女似好色不好德而游梁之客譏之云焉竊或焉竟陵聞過將遷即命使除削列女之圖也曾子言子夏之過子夏投杖而拜之吾過也言竟陵王知過投杖不暇言急而忘投杖也投棄也投謂所持之杖公以為出言自口駟馬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善曰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易乾鑿度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良曰駟駕良馬也駟受人言恐有一所失差於千里謂法於所言遠也所五臣本作乃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善曰李尤集有門銘階銘戶銘席銘有述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向曰以言戒也翰曰謂門階戶牖皆作箴銘寄情於物垂訓於人以言戒也先是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懼不怠戒五臣本作誡善曰左氏傳曰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晉侯求介之推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銑曰震雷擊也外寢匠者謂工人也言造者其有罪也

懲慢也言人動所震懼之室公將記過是為誡懼也從諫如順流虛己若不足善曰王命論曰從諫如順流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良曰虛己以受人言常若不足也以受人言不以為足也受之不能害之者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善曰左氏傳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若味滋美之味也銑曰受人藥石之言如味滋美之味也必由中貌無外悅善曰左氏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言信人之言由中心也貌悅而心不實也禮怡寄典墳善曰論語孔子曰典墳也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善曰尚書曰禹曰予思日孜孜又曰無怠無荒役謂從王事也孜孜勤貌謂雖從王事勤而好禮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善曰淨住序云遺教經云波維提木叉是汝大師若住於世無異此

也又云波羅提木叉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叉滅則我法滅
是故康僧於望晦再説禁戒謂之布薩外國云布薩此云淨
住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住身口意身業意如戒而住
故曰淨住子者紹繼為義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長
養淨善進善提善根如是修習成佛無差則能紹續三世佛種
是佛之子故云淨住子 向曰又撰集四部書以甲乙丙丁
之次之書之淨住子謂佛教以為子史

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 善曰

漢書曰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闕成一家言 揚雄方言曰
雖以此篇目頌示其成者張伯松 伯松公曰是懸諸日月不刊
之書也 銑曰言此書傳之後世如日月懸於天永不朽也

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

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 鄭
玄曰洙泗魯水名也 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作佛託生天竺
之迦維羅衛國 良曰洙泗水名孔子於此教之 迦
維衛國名言能弘大孔子之風闡釋迦之化也

大漸彌留話言盈耳黜殯之請至誠懇惻

善曰尚書曰疾大漸惟幾 又曰疾
臻既彌留 説文曰話會合善言也 論語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
洋洋乎盈耳哉 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
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
退死不當居喪正室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
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而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
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 翰曰衛大夫史魚病將卒謂其子
是為黜殯也言竟陵將
死此請於勸戀而懇惻焉

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烈謹狀

善曰左氏傳曰穆叔如晉
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
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
此之謂不朽也 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
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濟曰言道古人所謂立
言不朽者歟蓋易名立謚
典請遵奉古人之盛烈

弔文

弔屈原文一首 并序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 善曰
韋昭曰謫譴也字林曰丈厄切 良曰謫責也言誼
非罪被責出於長沙遠國也意不自得謂不得志也

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

向曰汨水名羅

誼追傷之因自喻其辭曰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
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水
投弔書曰闒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
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愬也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

善曰張晏曰恭敬也敬受
伍子胥教曰俟罪斷國不顧得兮
日恭承嘉惠謂承天子命也俟待也

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

善曰韋昭曰皆水名
羅入湘為湘水在長沙
水在焉汨音覓 孟子曰吾聞之言不相水泛而弔之失
曰造就也相水名汨羅水流入相川故託此水而弔之
生即屈也

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

善曰極中也 張晏曰言
原也 謂遭世罔極中王者
書文王曰惟世罔極 以尚助子 濟曰言遭
當世混亂之人無極乃殞其身罔猶無也

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

善曰胡廣曰鸞鳳
之所而反尊顯鴟梟之比讒諛得志於世也
曰闒茸不肖也
良曰闒茸才之人無六翮
也鸞鳳喻賢人也鴟梟惡鳥也喻小人為尊重之位讒邪之人

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

翰曰闒茸喻小人也言小人皆在

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

善曰植
倒之人皆在朝也
得志在朝也植者賢不肖顛倒易位也植史記音值
行不也倒植者賢不肖顛倒易位也 良曰逆曳
謂不得順其正道也賢良方正之士皆在草澤小人在位故也
云倒植也

世謂隨夷為溷兮謂跖蹻為廉

胡本 善曰
曰殷之賢士卞隨也 韋昭曰夷伯夷也 跖楚之盜蹻 向曰卞隨伯夷皆古
伯李奇曰跖秦之大盜蹻楚之莊蹻

之貞介之士也盜跖莊蹻皆盜賊之人也言人皆反以貞介為濁以盜賊為廉清者喻棄賢用不肖

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息廉反 善曰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同師俱作劍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妻之名也 漢書音義曰銛利也 翰曰莫邪神劍名也鉛錫也銛利也言君賤賢用不肖以神劍為鈍以鉛刀為利也

于嗟默默生之無故兮 善曰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臣瓚曰先生謂屈原也 [illegible] 無故遇此禍也 毛詩曰吁嗟乎騶虞 濟曰默默失意貌生謂屈原也屈生無故有此禍也

斡棄周鼎寶康瓠兮 善曰如淳曰斡轉也 史記音烏括切 爾雅曰康瓠謂之甈李巡曰大瓠也 甈丘列切 翰曰斡轉也周有九鼎言大鼎也瓠瓜也言時君棄賢用不肖人猶棄大鼎而寶其瓠瓜也

騰駕罷牛五臣本作疲字 **驂蹇驢兮** 善曰戰國策汗明曰夫驥服鹽車而上太行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

驥垂兩耳服鹽車兮 良曰騰奔也言御車者但乘駕其疲敝之牛與蹇驢使良馬服鹽車喻賢人在下小人在位也

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 善曰章甫冠也以為屨下投飾不可久也 濟曰章甫冠也薦藉也言以冠藉於足以履之也喻賢在下小人在上履之在上冠之在下也其國不可久居之

嗟苦先生五臣本作若先生 **獨離此咎兮** 訊曰 善曰離遭也咎過也 向曰嗟苦先生謂屈原也離遭也此咎謂放逐也 訊告也

已矣 善曰[illegible]已止也言已矣者不可奈何之意也 翰曰訊之言[illegible]也

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誰語 翰曰言國人不知我心[illegible]鬱結無可語事者也

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 善曰[illegible]史記音[illegible] 翰曰[illegible]高飛貌[illegible]往也

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昧 **深潛以自珍** 善曰[illegible]曰襲覆也猶言深藏也 莊子曰千金之珠必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 張晏曰沕潛藏也 向曰[illegible]言深於淵之處可以自珍寶也 言君子在亂世可以隱也

偭面 **蟂**古堯 **獺**他曷 **以隱處兮**

夫豈從蝦與蛭螾音引 善曰應劭曰蟂獺水蟲害魚者偭背也 韋昭曰蝦蟆也蛭水蛭也螾蚯蚓也 [illegible]食人者也 翰曰偭背也蟂獺蝦蛭螾皆水蟲也言神龍之德且猶背於蟂獺水蟲食魚者蝦蛭也 隱處於深淵之中豈復從其小蟲也君子但避亂世以隱居不可與小人從仕

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 善曰莊子曰宣尼見其之[illegible]是聖人[illegible]也 翰曰自得於世自遠於時 [illegible]曰進不祭華退不怙禍也 騏驥良馬也言君子之德遠避濁世見如良馬見係絆而羈來也及其用之乃騁千里之道其不用與犬羊之才無異也

般五臣本作盤字 **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 善曰李奇曰般音盤或曰般久也紛亂也應劭曰般桓不去紛紛構善賈也時為舍人張晏曰尤怨大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鸞鳳翔逝之故羅此咎言般桓不去離此尤亦夫子自為之故不可尤人也 良曰言屈生盤桓於亂時不能避去以此罪亦屈生自為之也 [illegible]

歷九州而相其五臣本作其字 **君兮何必懷此都也** 善曰言[illegible]九州賢君而輔之 [illegible]向曰[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君皆可輔[illegible]懷此都

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曾擊而去之 五臣本作增字 善曰[illegible]曾[illegible]高也 [illegible]里絕[illegible]遠也曾高高上飛意也 李奇曰遙遠也曾益也史記曾字作[illegible] 文子曰鳳皇之[illegible]莫之能致也 [illegible]曰德輝動乎內險徵謂輕為賊害也 曰鳳皇喻賢人也 [illegible]鳳皇高飛下覽有聖人之德者乃下而見於時也賢人亦擇明君乃事也千仞言高也 翰曰細德[illegible]無德也[illegible]時君[illegible]右軒除尤為[illegible]則[illegible]舉羽翮而去也

彼尋常之汙烏 **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 善曰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莊子曰弟子謂庚桑楚曰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也 良曰汙瀆[illegible]小也水也吞舟巨魚也喻大魚腹中可容船也 言小水之中不能容吞舟大魚也喻君亦不能用賢也

橫江

湖之鱣鯨、五臣本作鱣鯨兮固五臣本作故字將制於螻蟻五臣本作螻蟻 善曰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溝瀆為螻蟻所見制以況小朝主闇不容受忠逆之言亦謂讒賊小人所見害也鱣或作鱏史記鱣張連切莊子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鱏音尋 向曰鱣鯨亦大魚也以喻賢人螻蟻小蟲以喻讒佞人也言大魚棄於江湖之中一朝失勢止於平陸而螻蟻所制蓋賢者失位遭讒佞之所害

弔魏武帝文一首 并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 善曰毛詩曰愾我寤歎 翰曰假設客言以發意也 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 善曰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終矣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同歸也國語曰楚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否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宿草謂陳根也 向曰臨見其喪殯之所則必悲哀也禮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謂時遠也宿草即陳根也 今乃五臣本作與乃字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 銑曰以為世界時遠不可致情今之傷心興哀於無情之地矣自魏武至機方百年故言也 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 良曰言機空知事末識人情亦可無之 機答之曰五臣本無此一句 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 善曰左氏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蝕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蝕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國語曰梁山崩伯宗聞絳人曰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 向曰日月蝕凡十二交會而後分當此交會之時日月相掩故蝕也 銑曰山之崩倒謂年代積遠其土朽故也 濟曰言日蝕山崩亦自命運數而已 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 善曰尚書曰高明柔克高明謂日月也 良曰日月在天故高明不免卑濁之累謂蝕也 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 善曰穀梁傳曰沙麓崩林屬於山為麓沙山名也壞之道而云崩故志之也 翰曰山上於地而不動故常安也終嬰傾離之患謂崩也 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左悺唐衡坐譖中官左悺曹節也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為之反三舍莊子曰申徒嘉謂子產曰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 向曰形骸內謂命也言壯力亦不能起死者之命也迴天倒日言力壯也 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 善曰莫哀乎命日及其出也凡以濟世寧民 呂氏春秋公子牟曰心居魏闕之下許慎注淮南子注曰魏闕王之闕也 銑曰夷平也魏闕天子闕也 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 善曰尚書曰格于上下左氏傳楚靈王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也 濟曰上下謂天地言以雄至于天也區區小也木棺也 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 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產曰蕞爾國注曰蕞爾小貌也 良曰言德聲光明於四外者死則掩翳乎狹小之土地表外也蕞爾小貌也 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 翰曰弱情謂將死疾病也哀志謂將死也 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 善曰筭計也迹功業也思玄賦曰蓋遠迹以飛聲 向曰長筭遠迹謂平生之事也短日促路生命窮盡也 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頹岸乎 銑曰特獨也瞽史掌日蝕之官黔黎百姓也言豈獨日蝕山崩可為異怪乎則人命亦可傷也 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 善曰

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作顧命爾雅曰冢大也左氏傳里克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故曰冢子謂文帝也毛詩曰貽厥孫謀 良曰謂觀武帝臨終顧命於太子使其嗣位遺謀於四子也冢嗣長子也貽遺也四子謂丕植彪章也 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 翰曰武帝自謂四子云吾在軍中所持法皆是也當依而行之至於有小忿怒及大過失汝等勿學我也 善乎達人之讜言矣 善曰聲類曰讜善言也 濟曰讜正也 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 善曰魏略曰大祖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即文帝已下四子也大祖崩文帝受禪封母弟彰為中牟王植為雍丘王彪為白馬王又封文弟豹為饒陽侯太祖子在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子者蓋大祖崩時四子在側史記不言者以定其名位矣 向曰持執也姬衆妾之總名也女武帝有小女後為高城公主豹以武帝小男名豹時年五歲後封沛王武帝臨死時執此孩幼以示

四子云此以累重汝因下泣 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 善曰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列子曰魏人有東門吳者公之愛子死 銑曰愛子則豹也託人謂託於四子也 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 善曰言人命盡而神亦盡無餘身亡而識無存今太祖同而得之故可悲也 翰曰性命同歸乎盡識者且死而得乎亡者無有存其威神者也言武帝平生威勢一朝已盡而無威也 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 善曰此言漢武帝時宮人入於蘭房閨閣之間言累乎家人之務幾近於密也 然而婉孌董公力婉切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緜也 銑曰婉孌猶美好也閨門也綢繆纏緜也言貴人之於房闥家人之所近於細碎也 又曰吾婕妤伎人皆著銅爵臺 五臣本作雀字 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臺 良曰著置也武帝又令遺令云使伎人置歌舞於臺上銅爵臺名 於臺堂上施八尺牀 五臣本作六尺牀

繐帳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 向曰繐細布而疏者以為靈帳 五臣本繐字上有張字 朝晡上脯糒之屬 五臣本作晡字 濟曰晡日晚時也糒乾飯也 善曰漢書東方朔曰乾肉為脯說文曰糒乾飯也皆著於靈牀之前以祭焉 月朝十五 五臣本有日字 輒向帳作伎 翰曰月朝一日也十五謂十五日也伎樂也 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 向曰汝等謂四子也 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 善曰舍中衆妾衆妾無所為者今學作履組賣之 銑曰諸舍中謂衆妾也晏子春秋曰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組連以珠 組所為可學作履組賣之 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 良曰綬為之以貫玉佩也藏謂藏中藏也 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

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 善曰令衣裘別為一藏是二者有求存者之貪而竟分焉是存者違之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違也故曰兩傷 翰曰言亡人本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今武帝有求兄弟不可衣裘別為一藏是一傷也而四子違而竟分是兩傷也 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 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 善曰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而必失之惡是行之所惡故雖甚而必得之故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用其愛故可悲也尸子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 銑曰人所愛者生也人所惡者死也人生有死故必失生人雖失得愛不得惡矣 翰曰雖智慧安能去死雖平生有威力身沒化安能全其愛乎 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 善曰前識者子曰道之華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 良曰前識謂達人也罕希也言愛惡之事難求則達人不用心

諫之聖人希能言及也

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善曰淮南子曰德積微而不見是故物不累於內 翰曰皆賢俊所不宜仁之故可發之也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善曰白虎通曰天子崩子京 蒼頡篇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善曰東都賦曰系唐統接漢緒 王塗蕪穢君失其馭蔡邕釋誨曰王塗壞人極弛 漢書元帝詔曰政令多違 向曰緒業也塗道也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善曰以龍喻太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揚雄解嘲曰 龍之蟠潛步慶雲而將舉 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 銑曰佇待重深也育養謂君能也慶雲瑞雲也遐遠也言魏武待時育德乃伸於雲天而遠飛也言天命相感有如龍雲也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善曰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 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機衍也 銑曰載行也

摧羣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善曰左氏傳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杜預曰勍彊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 向曰電擊言如電之擊也勍彊也如遺如拾遺於地言易也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善曰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也 良曰八極天下也略取也翦謂除翦其亂也綏安也言天下可手指麾而遠取之除翦其亂而後安百姓釐三才之闕典，啟天地之禁闈善曰周易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漢書曰梁太后詔曰 翰曰釐理也三才天地人事也禁闈謂天地之門也言魏武能理闕典啟天地之禁門也舉脩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善曰老子曰大音希聲 劉熙孟子注曰徽琴徽也 翰曰廣末政大亂禮樂崩壞而武帝舉脩其網理且國家之政猶音也若音之失調則亂也故武帝又繼太音之樂調者復致太平紀理紐解失徽調也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

而來歸善曰雲物謂氣象凶也左氏傳曰分至啟閉必書雲物周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來歸歸之於己也 銑曰言掃除氛凶以致天下清平之理使天下殊塗而來歸其德焉雲物氛氣也貞觀謂清平也要循使也殊塗謂殊途也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禮記曰天無私覆 淮南子曰為帝異道而德覆天下 楚辭曰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宏普也 向曰宏普也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善曰史記太史公曰維祖元功輔臣股肱毛詩曰奄有九有 老子曰天下樂推而不厭 翰曰濟成元大也九有謂天下也言能成功於天下則舉一世所推其高德也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善曰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于西也杜預曰造成也 向曰造成也臻至也將覆簣於浚谷，擠為山乎九天善曰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濬深也孫子兵法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銑曰將覆簣為山於浚谷之中謂立大業也為山將至九天喻大功既成而死矣覆簣謂盛土以覆之將為山也

安來也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善曰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翰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以至於命吉凶所定又曰研覈思慮也 良曰凡事至於窮理盡性則非長算所能研覈而知也謂死生事在其中而與定也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 向曰臨川非謂逝者不息如流是可悲矣良材之人於國如梁有梁今死矣如梁木之顛墜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善曰大命謂天命也尚書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 翰曰言建安二十四年得病是大命之艱也二十四年也三八謂二十四也殷踳患也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善曰史記李斯曰當今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 向曰稅舍也言光昭於曩載猶若此年仲尼嘗說舍也 李斯曰稅舍也惟降神之綿邈，眇千載而遠期善曰毛詩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 新語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相思而不可得見 良曰降神謂生聖智也千載一出故曰遠期也

者也　銑曰聲鍾謂天生聖智也縣邈遠也言聖智生自幽遠也千載遠期謂千年一聖耶武帝應之

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善曰茲此也此太祖也論語曰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翰曰十餘年靈符天瑞也言天將方茲始春秋孔演圖曰靈符帝堯以類相感　良曰信此神武之道未喪成武帝當靈應之符在此也謂當也

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漢書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　濟曰文昌殿名言受王位於文昌殿故云龍飛也言受命時非武帝心所悅欲之蓋天命也

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劉備因險拒守兵引軍還長安魏思王述行賦曰泝西夏之不朝毛詩曰陳師鞠旅　翰曰憤怒也鞠養也旅眾也泝度也秦川鞠旅謂戰也言舉是親臨其眾東圖中國乃度秦川而與戰也

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善曰毛詩曰宅是鎬京尚書曰周望兆動於渭濱尚書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公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瘳孔安國曰翌日明日也瘳差也　向曰踰過也鎬京長安也不豫謂有疾也渭濱亦長安城也疑謂病甚也言伐劉備過長安乃得病卻至長安之時冀明日乃瘳　銑曰翌明也成災謂疾甚重也言禹疾而病甚重也彌甚也何至四十日而甚重也

詠歸塗以反旆，登崤澠而朅去謁來。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乃反旆而還復漢書王莽冊命子宇曰清澠之險東向鄭衛新序大臣曰洛陽西有崤澠足以反旋　濟曰言武帝病既甚言尋歸陸以反旆也崤澠二山名朅來言歸去來此指之歸也

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至洛陽吳志曰孫權上書曰東至於洛汭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尚書曰帝念哉　翰曰大至也洛汭東都也大漸謂病甚將死也念哉戒今也臨終留命六軍之士戒誓與有二也

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終古　善曰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　向曰伊惟也赫奕盛貌寔實也言自古所難有也

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善曰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田巴曰鴻衔書曰詔攝大山而盈北海　銑曰先天謂威勢爲天下所先而才德蓋偽於當世盪動也言勇氣一鼓動海拔山也

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強而不殘。良曰奚何也殘殺也言雖險必濟也雖彊必殺也

每因禍以提福，五臣本作援　亦踐危而必安。善曰戰國策蘇代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提提切　濟曰提援也言行征伐則爲禍也謂其兵知安危之深亂以安百姓是爲致福也雖涉踐危險其兵知安憂國之深也

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善曰蒙昧謂病重不言也說文曰噤口閉也噤其禁切　向曰噤閉謂口閉而不言也

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善曰周易曰致命遂志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銑曰委軀命以待死也痛沒世無所稱其所言也

撫四子以深念，循肤體而顩歎。善曰曹植曰...翰曰顩...

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善曰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執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漼焉。善曰...季豹小男也......

氣衝襟以嗚咽，五臣本作嗚呼字　涕垂睫而汍瀾。善曰......

違率土以靖寐，戢彌天乎一棺。善曰毛詩曰率土之濱...　向曰......

其違棄天下以死也乃毀斂羅天之大德於指之中也卑土猶天下也靜寐猶死也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善曰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呂向曰咨嗟宏大峻高邈遠允信也銑曰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善曰穀梁傳曰先君有正終翰曰正終謂君有正始也良曰恤憂也肇初也言臨死始有抑揚之氣援貞吝以惎悔雖在我而不臧善曰言為履組及分香令籍家某引貞吝之道教不藏惎謂可悔之事以教其四子不善者則可改悔雖已身亦為不善也濟曰援引也貞正也惎教也臧善也言引其正道吝悔之行也周易曰自邑告命貞吝毛詩曰何用不臧

惜內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善曰纏綿猶纏綿也謂上序所云吾小女等及分香履組是也大過不當放者是也善曰西京賦曰嗟內顧之所觀張平子與任彥升書曰纏縣幼庶賤高職尚書曰道揚末命也翰曰內顧家事也纏綿顧戀也微細也詳悉也此蓋言武帝之德甚高但惜其臨終下節乃於愚妾嬰兒遺令細碎詳述之甚也紆廣念於履組五臣本作紆向曰謂遺令云學作履組賣之也塵清慮於餘香

銑曰謂遺令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結遺情之婉孌五臣本作於乎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善曰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毛詩曰窈窕淑女漢書郊祀歌曰神之出排玉房良曰法服謂平生衣服也窈窕美人也玉房即銅雀臺上以王飾也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善曰禮記曰孔子謂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說文曰倡樂也謂作妓人也濟曰宣布也備物謂平生所用物也虛器言虛設終不見用也倡女樂也矯戚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五臣本作賡翰曰此謂居父母之喪子曰戚容稱其服也即向帳作妓是也善曰家語孔子謂子貢問居父母之喪子曰戚容稱其服長大白之俯仰赴節謂眾伎妾奏樂不見君王故憂戚也悲也感舉也悲夢也赴節會也薦進也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善曰言雖玩弄微物而必存形骸善而又亡也言物在察切麥曰無惠人之乖也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言君以此思息人猶雖有思惠無不亡也庶

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善曰響像音影之異名也以響像猶影之像也形貌也子曰下和上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善曰音以形聲影響之形以響影響則隨形影響則隨響也銑曰形翳沒影響故亦必藏也翳以藏也鶡冠子曰景則隨形響則隨聲也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良曰徽調也糒乾飯也言雖進脯糒誰復嘗而食之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善曰毛詩曰彼土茫茫濟曰悼痛也茫茫草木貌登爵臺而羣悲眝美目其何望五臣本作雀字善曰字林曰眝長眙也毛詩曰美目眝兮平聲呂直翰曰張曰視曰眝言美人何望也張曰遠視也不見君王是亦何望也既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善曰禮記曰古者死事也向曰賢子孝子亦命喪者以遺累詩曰簡禮謂所以薄葬則易道窮之也漢書劉向曰幾言我睎古人寄發義簡禮求均曰簡禮謂所以薄葬也而薄葬史記曰因其裕簡其禮也

葬以為遺累信可以簡於禮而向薄葬也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善曰言裘紱輕微何所有而空貴塵謗而及後王銑曰謂遺令云吾太息多一藏餘為四子所分終亦何有也乃責愛號之謗於後世帝王也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善曰言情苟存乎大戀雖復上聖亦不能忘故可嗟也良曰嗟其大戀愛所在心者雖賢哲之士不能忘情也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并序

謝惠連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康修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也爾同善注

東府掘城北塹入丈餘翰曰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

王道子領揚州，仍生之[illegible]，今於俗稱東府。**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塼甓，**步覓反。善曰：毛萇詩傳曰：甓，瓴甋也。今之甎也。謂之塼。翰曰：封，界也。域，塋也。甓，甎也。**以木為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善曰：呂氏春秋曰：惠公葬，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向曰：棺頭曰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善曰：禮記，孔子曰：明器者，神明之也。銑曰：[illegible]。**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善曰：[illegible]。南人以物觸物為棖。[illegible]。撥，[illegible]也。[illegible]。銑曰：棖，[illegible]也。**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善曰：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五銖錢。良曰：五銖，謂上有五銖字，蓋漢朝所用也。**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胡[illegible]。**皆浮出，不甚爛壞。**善曰：[illegible]。**銘誌不存，**翰曰：瓜瓣，謂瓜中子。切一作[illegible]。**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向曰：公謂彭城王也。城者，築城人也。**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為之號曰冥漠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版築[illegible]。[illegible]同主也。**窮泉為塹，聚壤成基。**善曰：窮泉，言深也。[illegible]。**一槨既啟，雙棺在茲。捨畚悽愴，縱鍤漣而。**五臣本作洏。善曰：左氏傳曰：宋災，陳畚挶。杜預曰：畚，簣籠也。[illegible]。爾雅曰：鍬謂之鍤。周易曰：泣血漣如。杜預注左氏傳曰：[illegible]。

芻靈已毀，塗車既摧。善曰：禮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也。鄭玄曰：芻靈，束茅為人馬也。翰曰：芻，草也。言束草為人馬也。塗車，以塗為車，即明器也。**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盎或醢醯。**善曰：爾雅曰：盎謂之缶。又曰：肉謂之醢。郭璞曰：肉醬也。音[illegible]。說文曰：醯，酸也。烏[illegible]切。向曰：几筵，靈座中所設器也。醢，肉醬也。醯，醋也。腐，爛朽也。俎豆，[illegible]小器也。**蔗傳餘節，瓜表遺**五臣本作餘字。**犀。**善注見序文。銑曰：犀，瓜瓣也。**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為壽為夭，寧顯寧晦？銘誌堙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善曰：[illegible]其不反。良曰：今時人誰為子後嗣，曩古之人誰為子之先祖。**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善曰：毛詩曰：百堵皆興。[illegible]曰：七尺曰仞。五版曰堵，[illegible]高下長短。**墉不可轉，塹不可迴。**翰曰：墉，壘也。[illegible]。作不可改轉，以迴避此。

黃腸既毀，便房已頹。循題興念，撫俑增哀。五臣本作[illegible]。善曰：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illegible]便房，冢中室也。[illegible]。俑，木人以送葬也。餘隴切。俑，偶人也。刻木以象人形。五尚切。向曰：以柏木黃心累在棺外，謂之黃腸也。房，墓中室也。題，棺兩頭也。觀棺也。**射聲垂仁，廣漢流渥。**善曰：范曄後漢書曰：[illegible]射聲校尉[illegible]有停棺不葬百餘所，[illegible]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故不[illegible]。[illegible]埋掩，[illegible]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轉廣漢太守，先是雒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勅縣悉葬，[illegible]由是息。**祠骸府阿，掩骼城曲。**善曰：禮記曰：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鄭玄曰：骨枯曰骼。骼音格。良曰：祠，祭也。府，東府也。阿，水曲也。骼，[illegible]骨也。埋，藏也。**仰羨古風，為君改卜。**善曰：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禮記曰：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此為古風也。謂卜改其兆。**輪移北隍，窀穸東麓。**五臣本作窆字。

善曰說文曰阬也無水曰隍音皇左氏傳楚子曰窀穸之事杜預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長夜葬埋也說文曰穸葬下棺也穀梁傳曰材出於山為櫬濟曰輴葬車之輴也穸窀也穸塞中埏道山足曰麓 櫬即新營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隧謂羨中也 棺或為櫬非也 向曰壙墓也

棺仍舊木 合葬非古 善曰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自周公已來未之有也 銑曰言夫婦合葬非古有也自周公以來存此禮也

周公所存 敬遵昔義還祔雙魂 善曰禮記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鄭玄曰祔謂合葬也 良曰祔合也本有二節今還合葬理而葬之也

酒以兩壺牲以特豚 一頭曰特也

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嗚呼哀哉 五臣本無此一句 善曰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髣髴李康運命論曰有人翰曰禮記曰祀文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也許宜切牛尸傳故云犧樽也

祭屈原文一首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景平二年延年為始平太守之郡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以致其意 向注同

維有宋五年月日 銑曰少帝即位之五年 湘州刺史吳郡張邵 善曰沈約宋書曰張邵字茂宗吳郡人 恭承帝命建旟舊楚 善曰賈誼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周禮曰州里建旟鄭玄毛詩箋曰楚丘謂之長沙屬陸機高祖功臣頌曰旟旗是分 良曰旟旗也以鳥毛為之刺史則建之楚地也 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 善曰楚詞曰懷沙礫而自沉兮不忍見之蔽壅又曰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 濟曰屈原作楚辭有懷沙之賦言前湘州蓋舊楚地 善曰楚詞曰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即屈原所作也 弭節羅潭艤舟汨渚 善曰楚詞曰弭節而高厲漢書曰烏江亭長艤船待項羽向曰弭節謂停止其車也艤附岸也汨渚屈原自沉處也

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

三閭大夫屈君之靈 善曰王逸楚辭序曰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 向曰戶曹掾三閭大夫並官名 蘭薰而摧玉縝則折 五臣本作貞 善曰語林曰毛伯成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蒲芬艾榮管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縝密以栗夫所而不撓勇也禮記孔子曰縝密以栗智也鄭玄曰縝緻也 銑曰蘭以香人好而採故多摧也玉以貞白人皆寶而琢故有折者人有材藝亦亡身之本也 物忌堅芳人諱明絜 善曰堅芳即王及蘭也蓋以喻己度向曰明絜白玉之性堅蘭之性芳 良曰明絜謂忠直也 曰若先生逢辰之缺 善曰賈誼弔屈原曰嗟若先生獨離此咎楚詞曰悼余生之不辰時也 濟曰若先生謂屈原也辰時也謂逢時君之道缺也 溫風怠時飛霜急節 善曰溫風怠時至京房占曰三月建辰風喪息 銑曰飛霜飛霜殺物也周書曰小暑之日溫風至禮記曰鷄相十七說曰飛霜屬其末故風戰其崖萬物而及於時也翰曰君以養人及時也飛霜之積至於堅冰前言溫風乃見衆逸急節謂溫風忽然已變至於飛霜之時言政令苛急也

嬴芊遘紛昭 懷不端 善曰嬴秦姓芊楚姓王逸楚辭序曰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懷王請與俱會武關原諫懷王不聽卒客死於秦子頃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屈原也是時秦昭王楚懷王遘紛亂而不正也 道不正 濟曰秦楚遘紛亂也 謀折儀尚貞蔑椒蘭 善曰史記曰楚懷王既疏屈平秦欲伐齊與楚有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又曰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 曰椒大夫子椒也楚詞曰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又曰椒專佞以慢謟兮王逸曰蘭懷王之少弟司馬子蘭也 銑曰儀張儀也 尚靳尚也是時楚王與齊為變以備秦秦乃使張儀來許楚以商於之地絕齊交也貞正也蔑輕易也椒楚大夫子椒也 蘭懷王之少子子蘭也言屈原謀為儀尚所折貞正為椒蘭所輕易也 身絕郢闕跡徧湘干 善曰毛萇詩傳曰干崖也 良曰郢楚都也湘水名干岸也言其跡如湘江故國獨得其處也 比物荃蓀 連類龍鸞 善曰韓子曰譬類比物見王逸楚詞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貞

翡鸞鳳以託君子 濟曰荃蓀香草也屈生作離騷以香草鸞鳳喻君子鸞鳳瑞鳥也 聲溢金石志華日月 善曰金石樂也金曰鍾石曰磬吳越春秋樂師曰言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史記太史公曰屈原珍太變織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 翰曰金石言不朽也日月言光明也 如彼樹芳 五臣本作芳 實穎實發 善曰毛詩曰實發實秀實堅實好 翰曰芬芳也穎禾秀也言芬生猶如樹芬香之草也實秀發於時也 望汨心欷 許饑 瞻羅思越 善曰吳曾書曰猶欷思也 良曰欷悲也越遠也言汨羅之處古人故思遠也 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善曰周易曰藉用白茅何咎之有夫茅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左氏傳君子曰風有采蘩采蘋昭忠信也 向曰塵父也言潛頎謂取用於時其可久矣蓋昭其忠信雖死難以闕也

祭顏光祿文一首

王僧達 善曰顏光祿即顏延年也 五臣注同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 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 清明也 良曰道之尊德之貴相須而成焉靈者以仁義清其本也 惟君之懿早歲飛聲 善曰毛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思玄賦曰盡達道以飛聲 濟曰懿美也 義窮幾彖文蔽班揚 音盈 協韻 善曰周易曰幾者動之微也郭璞三倉解詁曰揚音盈協韻 翰曰幾彖易道也班班固揚揚雄言顏君之文能蔽此二人也 性婞剛潔志度淵英 善曰楚辭曰鯀婞直以亡身兮 婞音幸 向曰婞直也 登朝光國實寀之華 善曰左氏傳晏子曰吾聞之登朝明朝光國 毛詩序曰下引兮 善曰漢書曰吾聞 以寀為同寀之華美 又曰國寶 翰曰言實寀光國寶者也 才通漢魏譽浹龜沙 善曰漢書曰龜茲王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尚書曰西被於流沙 五臣本作漢書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說文曰浹

流沙 濟曰漢魏之時多賢才故言顏君才過於前代也被及也龜茲流沙遠國名言其聲譽遠也 服爵帝典棲志雲阿 善曰言服爵雖依帝典而棲志實在雲阿也曾子曰朝廷之士服爵 翰曰言服爵雖依帝典而棲志實在雲阿之曲阿猶曲也 命雖從帝典而棲志實在雲山之曲阿猶曲也 清交素友比景共波 善曰共波猶連波以喻多也 良曰言交友清潔而我援比光景共游波瀾也 氣高叔夜嚴方仲舉 善曰司馬彪續後漢書曰陳蕃字仲舉 向曰叔夜嵇康也仲舉陳仲舉也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時人畏之言顏君嚴明亦方比也 逸翮獨翔孤風絕侶 銑曰叔夜嵇康字也 善曰抱朴子曰 翰曰孤風絕侶也 良曰言孤介不羣也 流連酒德 善曰漢書劉伶作酒德頌 嘯歌琴緒 毛詩曰嘯歌傷懷琴緒引緒也 有道 游顏移年契闊宴處 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 濟曰流連猶遠也 翰曰僧達與顏君交游顏年歲雖異忘若昔同宴居其處也 春風首時 善曰列子曰太初 向曰

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 善曰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言春與游爰賦詠至秋乃死太素無者也言人死復歸於無形也 明發晨駕瞻廬望路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 銑曰明發謂從夕而至明也謂晨駕車早出也瞻廬謂視平生所居也望路謂向葬路也 心悽目泫情條雲互 善曰李陵詩曰仰視浮雲 互相糾 良曰泫流言情理忽失欠如雲之互更變也 涼陰掩軒娥月寢耀 善曰淮南子曰姮娥竊以奔月 向曰言涼陰之氣掩覆軒也娥月謂姮娥也 微燈動光几牘誰照 翰曰几牘也雖有燈光無用其照矣 衾裀長塵絲竹罷調 向曰長 揮悲同侍擁淚松嶠 善曰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 良曰松嶠謂墓所也 古來共盡牛山有淚 善曰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以為不仁之君

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此泣而爲流涕是曰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一所以獨笑也**非獨昊天殲我明懿**善曰毛詩曰殲我良人濟曰殲盡也言古來皆有一死非獨昊天喪我明美之德也殲喪懿美也**以此忍哀敬陳奠饋**五臣本作敬奠于饋善曰蒼頡篇曰饋祭名也**申酌長懷顧望**五臣本作我**歔欷**

嗚呼哀哉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渭爾長懷中篇而歎翰曰歔欷悲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六十

文選顔鮑謝詩評四卷

（元）方回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文選顏鮑謝詩評四卷〔永樂大典本〕

元方回撰。回有續古今考，已著錄。是編取文選所錄顏延之、鮑照、謝靈運、謝惠連、謝朓之詩，各爲論次。諸家書目皆不著錄，惟永樂大典載之。考集中顏延之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作一首，評曰：本不書此詩，書之以見夫雕績滿眼之詩，未可以望謝靈運也。又北使洛一首，評曰：所以書此詩者，有二。又謝靈運擬鄴中集八首，評曰：規行矩步，甃砌妝點而成，無可圈點，故余評其詩而不書其全篇。〔案此本八首皆書全篇，與此評不合，蓋不載本詩則所評無可繫屬，故後人又爲補錄也。〕則此集蓋回手書之冊，後人得其墨蹟，錄之成帙也。回所撰瀛奎律髓，持論頗偏。此集所評，如謝靈運詩多取其能作理語，又好標一字爲句眼，仍不出宋人窠臼。然其他則多中理解。又如謝靈運述祖德第二首，評曰：文選註爲指七州外，謂舜分天下爲十二州，時晉有七州，故云七州。余謂不然。此指謝元所解徐、兗、青、司、豫、幽、并七州都督耳。謂晉有七州，而高指其外，則不復居晉土耶。謝瞻張子房詩，評曰：東坡詆五臣誤註三殤，其實乃是李善。顏延之秋胡詩，評曰：秋胡之仕於陳，止是魯之鄰國，而云王畿，恐是延之一時寓言。雖以秋胡子爲題，亦泛言仕宦。善註乃引詩緯曰陳王者所起也，此意似頗未通，亦間有所考訂。至於評謝靈運九日戲馬臺送孔令詩，謂鳴葭當作鳴笳，則未考晉書夏統傳。評鮑照行藥至城東橋詩，謂行藥爲乘輿還來看藥欄之意，則誤引杜詩。評謝朓郡內高齋閒坐荅呂法曹詩，謂或以爲岫本訓穴，以爲遠山亦無害，則附會陶潛歸去來辭。小小舛漏，亦所不免。要不害其大體。統觀全集，究較瀛奎律髓爲勝，殆作於晚年，所見又進歟。

元 總集 詩評 文選顏鮑二家 庫底本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一　　方回

述德

述祖德詩二首

謝靈運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段生蕃魏國，展季救魯人，弦高犒晉師，仲連却秦軍。臨組乍不緤，對珪寧肯分，惠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

苕苕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塵竟誰嗣，明哲時經綸。委講輟道論，改服康世屯，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

○虛谷曰：靈運之意，似謂乃祖功大賞薄，立此高節。太元八年十一月，謝玄破苻堅於淝石，為大都督，玄為前鋒都督，并謝琰、桓伊，皆師也。劉牢之、謝琰功亦茂。玄明年二月叔沖卒，朝議欲以玄為荊江二州刺史。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盛，又懼桓氏失職怨望，乃以桓石民為荊州，桓石虔為豫州，桓伊為江州，而玄亦為徐兗二州

刺史晉之州刺史如漢之州牧而帶都督軍事統十
數郡猶近世制置使宣撫使而權尤重可以自啟郡
守入則為相位不輕也靈運此詩似是虛言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崩騰永嘉末逼迫太玄始河
外無反正江介有蟣虱萬邦咸震懾橫流賴君子拯溺
由道情龕暴資神理秦趙欣來蘇燕魏遲文軌賢相謝
世運遠圖因事止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隨山疏濬
潭傍巖藝枌梓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

虛谷曰太元九年八月謝太保安奏請來將北伐敗
復拓中原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為前鋒都督帥豫
州刺史桓石虔等伐秦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
棄彭城走玄進據彭城九月彭城內史劉牢之進據
鄄城（鄄之邑屬兗州）河南城堡皆來歸附太保安自
求北征加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玄遣晉陵太
守滕恬之渡河據黎陽朝廷以兗青司豫既平加玄
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諸軍事十二月劉牢之

猷

此注二字低一格寫　此注語請低二格寫
謝字直低四格寫　后低此　平寫

據鄴破滑臺苻丕請救玄遣牢之以兵二萬救鄴饋
米二千斛十年四月牢之為慕容垂所敗自鄴徵還
會稽王道子好專權與太保安有隙安出鎮廣陵避
之築新城八月以疾還建康卒道子以司徒琅邪王
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謝石
為衛將軍十一年三月黎陽翟遼太山張願叛玄還
淮陰十二年正月以朱序為青兗二州刺史代玄鎮
彭城序求鎮淮陰以玄為會稽內史十三年正月康

樂獻武公謝玄卒十二月南康襄公謝石卒靈運第
二詩美專賦此事本末贊相謝世運謂安之歿也遠
圖因事止謂琅邪王道子與安不協也然亦并武以
家主者酒色無遠略委事道子此所以當中原潰亂
可來之機以謝安為相玄石牢之為將而無所成也
靈運詩但稱乃祖高蹈之節恐非康公本心也文選
注高揖七州外謂舜分天下為十二州時晉有七故
云七州予竊謂不然指康樂所辭徐兗青司冀幽并

七州都督耳謂晉有七州而高揖於其外則不復居
晉之土耶非也道子解元七州都督而為會稽內史
釋柄于內郎自是左遷然宋書疾篤辭還京口元
不以為怨而靈運傲有怨誹蓋以己之不得朝柄為
望耳

公讌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

謝靈運

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繁林收陽彩窮苑解華叢
巢幕無留鷰遵渚有來鴻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聖心
眷嘉節揚鑾戾行宮四筵霑芳醴中堂起絲桐扶光迫
西汜歡餘宴有窮逝矣將歸客養素克有終臨流怨莫
從歡心歎飛蓬

虛谷曰宋國建無晉君矣故二謝詩皆有聖心之語
易曰謙謙君子有終吉養素之句用此佳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

潭獻

謝靈運

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淒淒陽卉腓皎皎寒潭潔良
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鳴葭戾朱宮蘭巵獻時哲餞宴
光有孚和樂隆所缺在有天下理吹萬羣方悅歸客遂
海嵎脫冠謝朝列弭棹薄枉渚指景待樂闋河流有急
瀾浮驂無緩轍豈伊川途念宿心愧將別彼美丘園道
喟焉傷薄劣

虛谷曰當時賦詩推謝瞻宣遠詩為冠所謂巢幕無

留燕遵渚有來鴻者也宣遠詩有云聖心眷佳節靈
運詩亦云良辰感聖心宋臺既建公受九錫則裕為
君若晉安帝已非君矣故二謝皆以聖稱宋公然猶
立恭帝改元元熙至二年六月而後禪使裕既有王敦
桓溫之死以聖心為詩者能無患乎易曰有孚飲酒
无咎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此詩云餞宴光有
孚和樂隆所缺善用事又善用韻建安詩則不如此
之細而必偶也在宥吹萬用莊子語既已尊宋公為

聖人造化以其許孔靖之歸得寬宥天下生養萬物之意文選注腓音肥詩百卉具腓毛萇曰腓病也今本作腓字非韓詩薛君曰腓變也徐變而黃也鳴鼓當作鳴笳孔靖南史有傳會稽山陰人據傳靖晝臥有神人謂曰起天子在門出見乃劉裕靖因結交以身爲託蓋裕之私人若他人也豈敢於家室初建而辭尚書令乎此不足爲高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時爲豫章太守庾被徵還東一首 文選顏延謝詩卷一

謝宣遠

祗召旋北京守官反南服方舟析舊知對筵曠明牧舉觴矜飲餞指途念出宿來晨無定端別晷有成速頹陽照通津夕陰曖平陸榜人理行艫輶軒命歸僕分手東城闉發櫂西江隩離會雖相親逝川豈往復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

盧谷曰此詩無甚佳處江左自上流趨建康則云北京蓋江流大抵北向也江自南趨北而曰江南江北言大勢也其實北向而江分東西岸爲今鄂州西門對漢陽軍江州西門出琵琶亭而出東門皆不見江故知江不東向而北向故江之上水船必用北風也瞻避弟晦權盛求守豫章卒元嘉三年晦以荊州刺史見討被誅謝瞻謝遜及晦兄弟之子並死一人可以禍一家瞻宣遠之出無救於後累如此

鄰里相送方山詩一首 文選顏延謝詩卷二

謝靈運

祗役出皇邑相期憩甌越解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爲盈遇物難可歇積痾謝生慮寡欲罕所闕資此永幽棲豈伊年歲別各勉日新志音塵慰寂蔑

盧谷曰懷舊不能發攜義真廷之慧琳也晉以來士大夫喜談易老莊而不知謙益止足之義率多懷才負氣求進于洗濁衰亂之世築頹桃激致爲虛談義

欽定四庫全書

真之眺靈運雖未必果有用爲宰相之言史或難信然靈運之爲人非静退者徐羨之傅亮排黜蓋其自取懷舊不能發有不樂爲郡之意貲此來幽栖亦一時憤激之語耳羨之等廢少帝殺義真自貽戾滅義真之死亦自不悔歟靈運又終身不自悔艾其敗也詩意亦可覘云

新亭渚别范零陵詩一首

謝元暉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遊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

虚谷曰自洞庭張樂地以下六句言瀟湘間諸郡范去而已君之也廣平聽方籍謂范也茂陵將求見謂己也王隱晉書鄭袤字林叔爲中郎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闕宣帝謂袤曰賢叔大匠深垂稱於平陽魏郡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邕繼踵此郡欲使世不乏

肫　藕

賢叔復相屈在郡袤父泰字公業所謂鄭公業爲不亡矣給中終辭司空者此廣平事也汲黯淮陽事而世人用司馬相如病免家居茂陵故眺以自謂盡言范之得譽方籍甚已則當求諸閑退之地也心事俱已矣必自有說不傳之秘非所形容嗞雲去蒼梧野之句暗用舜殂落南得非以舜主爲喻乎

詠史

張子房詩

謝宣遠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卜洛易隆替興亂罔不亡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息肩纏民思靈鑒集朱光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婉婉幙中畫輝輝天業昌鴻門消薄蝕垓下殞攙搶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鑾旍歷頹寢飾像薦嘉嘗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逝者如可作揆子慕

晉

周行滌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場㙮夫達盛觀踴躍企一方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飡和忝微遠延首詠太康虞谷曰劉裕義熙十三年舟師至項城遊張良廟像佐賦詩瞻為冠第一韻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以言周之衰第三韻力政吞九鼎苛慝秦三殤以言秦之暴東坡訊五臣誤注三殤異定乃是李善第五韻至第十韻叙美子房婉婉幕中畫一句世多用之鴻門銷詩蝕坂下隕攙搶爵仇建蕭牢定都護儲皇肇

允㓞幽史翊飛指帝鄉皆佳筆允翊飛瞻詩兩用此語第十一韻至第十四韻歸美劉裕首曰神武睦三正又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河陰汾陽堯舜所居謂裕至矣又曰聖心豈徒甄不待明年九日集於戲為而搆望也裕之奪晉而自君也久矣後五韻惟四韻雖平直蹇步愧無良佳進他平平

秋胡詩一首

顏延年

椅梧傾高風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婉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燕居未及好良人顧有違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存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原隰多悲涼迴飆卷高樹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悲哉遊宦子勞此山川路超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良時為此別日月方

向除孰知寒暑積僶俛見榮枯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昔辭秋未素今也歲載華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年往誠思勞事遠闊音形彌為五載別相與昧平生捨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此金玉聲高節難久淹揭來空復辭遲遲前途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日暮行來歸物

色桑榆時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有懷誰能已聊用
申苦難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關春來無時豫秋至恒
早寒明發動愁心閨中起長歎慘悽歲方晏日落遊子
顏高張生絶弦聲急由調起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
如何久為別百行愆諸己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愧
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

虛谷曰此詩九章章十句頗傷於多陶淵明賦桃源
三良荆軻何其簡而明也然此亦善鋪敘存為久離

別沒為長不歸既發子卿語却用得好三陟窮晨暮
詩陟彼高岡陟彼崔嵬陟彼砠矣三陟字頗巧原隰
多悲涼以下四句感慕臨空房以下四句頗有建安
風味他所點者皆可觀永詩長篇為難九折更端則
不難矣此詩及五君詠顏詩之最也　李善文選注
東坡之所深許無一事不見本根無一字不見來歷
皆博極羣書閒亦有隨文釋義者且如此詩脫巾千
里外結綬登王畿注云巾處士所服綬仕者所佩今
欲宦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能盡巾綬之義極佳又
引東觀漢記江革養母竭巾及漢書蕭朱結綬事可
謂詳細然秋胡之仕於陳止是魯之鄰國而云王畿
恐顏延之一時寓言雖以秋胡子為辭亦汎言仕宦
之意其注乃引詩緯曰東王者所起也此意似頗太
通戒徒在昧旦注引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
李善時尚有易歸藏也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下
五字亦作尋常看顏注乃知用公羊語結言而退又

楚詞結佩纕以結言周易歸妹人之終始前賢遣語
不妄如此　高張生絶絃聲急由調起注上句喻立
朝期於効命下句喻興于恨深余謂此意謂有所激
者必出於不平耳

五君詠

顏延年

阮步兵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長

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物故不可論逕窮能無慟

嵇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

劉參軍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鼓鐘不足歡榮色豈能眩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

阮始平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覯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向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豪素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

盧谷曰沈約宋書稱延之領步兵好酒疎誕劉湛言於廬陵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

詠史詩一首

鮑明遠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仕子彯華纓遊客竦輕轡明星晨未稀軒蓋已雲至賓御紛颯沓鞍馬光照地寒暑在

一時繁華及春媚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

盧谷曰此詩八韻以七韻言繁盛之如彼以一韻言寂寞之如此左太沖詠史第四首亦八韻前四韻言京城之豪侈後四韻言子雲之寂寞蓋一意也明遠多爲不得志之辭憫夫寒士下僚之不達而惡夫逐物奔利者之苟賤無恥每篇必致意於斯唐以來詩人多有此體李白陳子昂集中可攷而近代劉屏山爲五言古詩亦出于此本以建安體詠五都王莽

立均官雄陽部鄭臨淄宛成都也三川周京河洛伊
也言都會處千金之子不死於市聞朱公諸明經取
青紫夏侯勝語此四句起柱也入京城十二衢卽尋
言長安矣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明遠以自歎也
文選謂身棄世而不仕世棄身而不任此語甚佳

游覽

遊西池一首

謝叔源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逍
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迴阡被陵闕高臺眺飛霞惠風
蕩繁囿白雲屯曾阿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褰裳
順蘭沚徙倚引芳柯美人愆歲月遲暮獨如何無為牽
所思南榮戒其多

虛谷曰起句十字亦佳也詩蟋蟀在堂歲亦云莫今
我不樂日月其除此所謂悟蟋蟀詩代木勞者歌其事
此所謂信也有來謂將來之年也選注引陸雲歲暮
賦云年有來而棄予此兩句之遊所以惟愁其失之
也高臺眺飛霞水木湛清華兩句俱佳美人愆歲月
所思也屈原楚詞南榮趎無使汝思慮營營引此以
言且復行樂不必牽於思而過甚也意足而語頗拙
耳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一首

謝惠連

日落泛澄瀛星羅游輕橈憩榭面曲汜臨流對廻潮輟
策共騁望延佇相招要哀鴻鳴沙渚悲猿響山椒亭亭
映江月瀏瀏出谷飆斐斐氣冪岫泫泫露盈條近矚袪
幽蘊遠視盪諠囂晤言不知罷從夕至清朝

虛谷曰王逸注楚詞倚沼畦瀛兮遥望博楚人名池
澤中為瀛爾雅江決出復入為汜毛詩注可與晤言
晤對也此悟字與晤同惠連少年工詩文此篇十六
句之內十二句對偶親的綺靡細潤然言景不可以
無情必有近矚祛幽蘊遠視盪諠囂及末句乃成好

詩若靈運則文情多於景而為謝氏詩之冠故義勝
偶句叙情勝述景能如是者建安可近矣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一首

謝靈運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事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昔聞汾水遊今見塵外鑣鳴笳發春渚税鑾登山椒張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皋原隰荑綠柳墟囿散紅桃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顧已枉維

縶撫志慙場苗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曾是縈舊想覽物奏長謠

虛谷曰永嘉注京口丹徒之西鄉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十數丈號曰北固今鎮江府猶有北固樓詩家絕景靈運出為永嘉太守稱疾謝病去職元嘉三年既誅徐羨之傅亮謝晦徵靈運為秘書監頻延之為中書侍郎四年文帝如丹徒謁京陵靈運以其秘書監從故有應詔之作靈運若曰玉以為璽所以戒誠信黃以為屋所以示崇高聖人非以此為富且貴也此二事為名教之用耳捨書之所玉帛鐘鼓禮樂之末也有道為以神理超乎形迹之外則聖人所以制天下者也用此四句為柱引入黃帝巍姑射汾水之遊以譬北固之讌有莊老放逸意倘不用虞廷守夏游豫事頗曰昔聞汾水游以至墟囿散紅桃皆不過叙事述景如白日麗江皐佳句也老杜之遲日江山麗出于此原隰荑綠柳一聯甚而過於工建

安詩豈有是哉皇心美陽澤以下八句言主上過于春陽之澤物而已之拙不充工慙於場駒之縶終傾閒退方見議論然作應詔詩自來難作如此已為佳也倒景有兩說神仙家以日月皆在其下謂之凌倒景今以山臨水而影倒謂之眺倒景孫綽天台山賦或倒景於重溟

晚出西射堂一首

謝靈運

步出西城門遥望城西岑連障疊巘崿青翠杳深沉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節往慼不淺感來念已深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虛谷曰文選注永嘉郡射堂亭謂自西射堂出西城門也起句十字蓋古體晚霜楓葉丹與池塘生春草皆名佳句以其自然也節往慼不淺感來念已深靈運多有此句法感物而必及于情人理之常也不變為郡而懷賞心之人至于撫鏡攬帶悵夫鬢之老衣之寬則何其感慨之甚耶安排莊子語郭象注謂安于推移此則謂安于世運之推移徒有空言不如寄于琴書足以寫幽獨之無聊也意深遠而心惻愴豈真恬于道者哉

登池上樓一首

謝靈運

潛虯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沈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狥祿反窮海卧痾對空林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嶔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

虛谷曰池上樓永嘉郡樓此詩句句佳儷體劉亮合是靈運第一等詩潛虯飛鴻深潛高虛設二喻而謂己不能雲浮川沈有所愧此詩體之變也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詩不可無此等語又以四句紀事書情又以四句賦早春時物末時池塘生春草為佳句園柳變鳴禽及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亦佳句也謂春之初日革冬之餘風春為陽冬為陰亦謂以春改冬也傷豳歌之祁祁感楚吟之萋萋欲歸而從田也索居離羣丈所以極言夫所思之人也惟無悶徵在今一句有病義真之廢固徐傅之無卓靈運之出猶得守郡本亦自取以為遯世無悶則欺心矣史靈運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

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按此句之工不以字眼不以句律亦無甚深意奧旨如古詩及建安諸子明月照高樓高臺多悲風及靈運之曉霜楓葉丹皆天然混成學者當以是求之

遊南亭一首

謝靈運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久痗昏墊苦旅館眺郊歧澤蘭漸被徑芙蓉始發池未厭

青春好已覩朱明移慼慼感物歎星星白髮垂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逝將候秋水息景偃舊崖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

虛谷曰永嘉郡南亭也按靈運詩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在郡凡一年鄰里相送方山詩曰皎皎明秋月此赴郡之始在少帝即位未改元之前也西射堂詩曰曉霜楓葉丹則在郡見冬矣池上樓詩曰池塘生春草則在郡見春矣爲此夏雨喜霽之作思欲見秋而歸也其歸當在景平元年秋景平二年五月少帝廢八月文帝即位改為元嘉元年所謂賞心惟良知必指從弟惠連及何敬瑜羊璿之之流耳三年始徵為秘書監

遊赤石進帆海一首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周覽倦瀛壖況乃陵窮髮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揚帆

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

虛谷曰首夏猶清和至今以為名言瀛壖海之邊岸也窮髮極海中有窮髮之人天吳水伯也其獸八首八足八尾背黃青石華海月皆海中可食之物揚帆桂席古詩未尚大巧故不嫌異辭而同義猶前詩用規對作也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文選注謂仲輕齊

紅石至海上眺海上可悅既悅海上恐有輕軼之
機故云子牟眷魏闕予謂靈運意不然其意乃是覽
擧仲連子牟一是而一非之矜名者適不足名固不
可矜也適己者物可忽忽字未安以富貴爲外物而
忽之可也以物爲人物之物但知適己而忽物則不
可也適己之說史記謂莊子也晉家閒人老莊之學
終有偏處靈運之病正在於恣己自適輕忽人物耳
任公言亦出莊子謂孔子圍于陳大公任往弔之曰

竭其意者飾智以矜愚云云故不
憑靈運所以不能謝天伐者豈非
之學有所不足哉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憺忘歸出
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
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逕愉悅偃東扉慮澹

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虛谷曰靈運所以可觀者不在於言景而在於言情
意愜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如此用工同時諸人皆不
能逮也至其所言之景如山水含清暉林壑斂暝色
及他日天高秋月明春晚綠野秀於細密之中時出
自然不皆出於織組顏延年鮑明遠沈休文雖各有
所長不到此地如石壁地名之類自可看文選注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其意者飾智以矜愚云云故不
免也此寓言不足憑靈運所以不能謝天伐者豈非
未聖人之學有所不足哉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憺忘歸出
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
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逕愉悅偃東扉慮澹

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虛谷曰靈運所以可觀者不在於言景而在於言情
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如此用工同時諸人皆不
能逮也、至其所言之景如山水含清暉林壑斂暝色、
及他日天高秋月明春晚綠野秀於細密之中時出
自然不皆出於織組顏延年鮑明遠沈休文雖各有
所長不到此地、如石壁地名之類、自可看文選注、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謝靈運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疏峯抗高館、對嶺臨迴溪、長
林羅戶穴、積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逕迷、來人
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駛、噭噭夜猿啼、沈冥豈
別理、守道自不攜、心契九秋幹、目玩三春荑、居常以待
終、處順故安排、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虛谷曰此詩密竹使逕迷已似唐詩、新序榮啟期曰、
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待終何憂哉、靈運用
此全語、白居常以待終、恐靈運非貧者也、莊子老聃
死、秦失弔之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排
已見前注、排者推也、能處順故安於造物之推移也、
然靈運又豈能處順者哉、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靈運每有賞心之嘆、節義真所謂未能忘言於悟賞
者、然則賞一也、有獨賞有共賞、靈運思夫共賞者而
不可得、則以獨賞為感、此尾句之意也、亦篇篇致意
於斯、心契目翫一聯、謂內其實而外其華、先之以沈
冥守道之說、自處高矣、焉得不為俗人所忌、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首

謝靈運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舍舟眺迴渚、停策倚茂松、側
逕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石橫
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初篁苞
綠籜、新蒲含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撫化心無
厭、覽物眷彌重、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孤遊情非歎、

賞廢理誰通、

虛谷曰此詩述事寫景因天雞弄和風以上十六句、有入佳句可膾炙然非用撫化覽物一聯以繳之則無議論無歸宿矣此靈運詩高妙處不惜去人遠謂古人也不惜者深惜之也以獨遊山中夲人無可與同者也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謂已之獨遊於此不以真情形之歎詠則賞心之事之人既廢此理誰與通乎意極哀悅柳子厚永州諸詩多近此陽岸謂南山陰峯謂北山解作謂雷雨升長謂草木因兩卦名爲偶建安詩無是也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

謝靈運

猨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逶迤傍隈隩迢遞陟陘峴過澗旣厲急登棧亦陵緬川渚屢逕復乘流翫迴轉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捲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情用賞爲美事昧竟誰辨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虛谷曰七韻言游山之事西韻言情借楚詞山鬼薜蘿語以喻所思之人握蘭折麻將以遺之心徒勤而不展也情用賞爲美謂游山之情已獨賞矣而無知我心共賞之者則何美之有知此則其事幽昧而無分別者一說謂吾之真情以賞知此山爲美事不明顧不暇夏其不察也以此觀之物慮可遺而是非可遣矣然則伐木開逕以致王誘之疑盡顏之奏此詩名先於也隩於到切於六二切即隈也江東人謂之浦陘胡運切連山中斷曰陘嶺小高曰峴賢典切折踈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踈麻神麻也

應詔觀北湖田收一首

顏延年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蓄軫豈明懋善遊皆聖仙帝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廛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飛奔

互流綴緹彀代廻環神行埒浮景争光溢中天開冬眷
徂物殘悴盈化先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煙攢素既森
藹積翠亦葱仟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温渥浹輿隸
和惠屬後筵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疲弱謝凌遽取
累非纓牽
虚谷曰此詩十三韻無可取文選注丹陽郡圖經曰
樂遊苑晉時藥圃元嘉中築堤壅水名曰北湖案田
元嘉十年也予謂李善時有丹陽郡圖經有顏延之

集今皆無之矣詩第二韻曰蓄軫豈明懋善遊皆聖
仙注云蓄軫不行豈足欽明懋德之后善遊天下皆
是壽聖神仙之君能通詩意而理則無是也前一韻
曰周御窮轍迹夏載歷山川言周穆王夏禹氏乃復
注曰聖謂夏禹仙謂周穆亦巧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一首

顏延年

元天高北列日觀臨東溟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巖

睿

險去漢宇衿衛徙吳京流池自化造山關固神營園縣
極方望邑社總地靈宅道炳星緯誕曜應辰明睿思纏
故里巡駕市舊坰陟峰騰輦路尋雲抗瑤甍春江壯風
濤蘭野茂荑英宣遊弘下濟窮遠凝聖情嶽濱有和會
祥習在卜征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氓空食疲廊肆反
稅事嚴耕
虚谷曰此詩十三韻第四韻云池流自化造山關固
神營四字可用春江壯風濤蘭野茂荑英

上一句佳末韻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嚴耕亦平平他
皆冗而晦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一首

顏延年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春方動辰駕望幸傾五州山
祇蹕嶠路水若警滄流神御出瑤軫天儀降藻舟萬軸
胤行衛千翼泛飛浮彫雲麗璇蓋祥飈被綵斿江南進
荆豔河激獻趙謳金練照海浦笳鼓震溟洲藐盻覯青

崖衍漾覩綠青人靈竄都野麟翰聳淵丘德禮既普洽

川嶽徧懷柔

盧谷曰此詩十一韻偶句摘此全無頓挫鮑明遠以鋪錦列繡目之是也本不書此詩書之以見夫雕績滿眼之詩未可以望謝靈運也山祇之蹕水若之警非不以字為眼琢於豫冊又非不麗下句皆爾如無意何人靈竄都野麟翰聳淵丘文選注謂竄聳皆驚懼之意都野民靈所居淵丘麟翰所聚予以正文選

唐太宗名以民為人其語殊無意晉陵郡之曲阿縣下陳欲引水為湖四十里號曰曲阿後湖今常州境元嘉二十六年作

行藥至城東橋一首

鮑明遠

雞鳴闗吏起伐鼓早通晨嚴車臨迥陌延瞰歷城闉蔓草緣高隅修楊夾廣津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塵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爭先萬里塗各事百年身開芳及稚節含采吝驚春尊賢永照灼孤賤長隱淪容華坐消歇端為誰苦辛

盧谷曰此亦不得志詩雞鳴四句紹自叙早行也行藥有二意晉宋間人服寒食散之類服藥必而游行以消息之行藥者老杜詩秉興還來看藥欄蓋行視花草藥物之義亦通蔓草以下叙景述事言早起之人不為仕宦即為井市懷金撫劍近遠不同而同於奔競也故曰爭先萬里塗各事百年身下文曰開芳

及稚節含采吝驚春文選注吝字殊為費力其說曰草之開芳宜及少節既以含采理惜驚春夫草之驚春花葉必盛盛必有衰固所當惜也又引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盧谷竊謂吝字可疑豈以上文有各事百年身故於此句避各字以為吝字乎以愚見決之當作開芳及稚節含采各驚春為是此蓋有感於行藥之際見夫開芳含采之藥物及予未老之時而皆有驚春之色以譬夫仕宦撫劍市井懷金之徒然

當時之所謂尊而賢者文采光顯吾曹之孤而賤者則終於隱淪坐成衰老為誰而空苦心也故曰此亦不得志之詩
鮑昭詩且未論鄰於注中得王義之詩一聯甚佳義之答許詢曰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此語謝靈運未之及也

遊東田一首

謝朓

戚戚苦無悰攜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遠

樹曖仟仟生煙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虛谷曰朓有莊在鍾山故曰遊東田起句佳遠樹生煙之聯尤佳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之尤佳然斲元氣甚矣陰鏗何遜庾信徐陵王褒張正見輩簡文薛道衡諸人詩皆務出此而唐人詩無不襲此等語句靈運惠連在宋永初元嘉間猶未甚也宋六十年至於齊而朓元暉出為唐子西之論有旨哉

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二

元 方回 撰

詠懷

秋懷詩一首

謝惠連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值秋晏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蕭瑟含風蟬寥唳度雲鴈寒商動清閨孤燈暖幽幔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夷險難

豫謀倚伏昧前算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宦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玩賓至可命觴朋來當染翰高臺驟登踐清淺時陵亂頹魄不再圓傾義無兩旦金石終消毀丹青暫彫煥各勉元髮歡無貽白首歎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

虛谷曰蔡寬夫詩話謂晉宋間詩人有一人名而分用之者如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邱謝惠連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等語若非前後相映帶殆

不可讀予謂唐初猶有此風李延壽南史恩倖傳有云謀於管仲齊桓有召陵之師遁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扇此亦可笑者也於司馬相如長卿取其字而不取其慢於鄭均仲虞取其乞骸告歸而受尚書祿有白衣尚書之號則所不取意本自佳長卿慢僑押韻慢字有來歷嵇康高士傳讃曰長卿慢世越文選注有益後學者如此金石終銷毀丹青暫彫煥此十字極佳丹青謂圖形

傷

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謝靈運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含悽泛廣川灑淚眺連岡眷言懷君子沉痛結中腸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神期恆若在德音初不忘徂謝易永久松栢森已行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理感深情慟定非識所將脆促良可哀夭枉特兼常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舉聲泣已灑長歎不成章

盧谷曰道消謂義熙弑則以鬱結憤懣運開謂文帝既立可以申寫悲涼通蔽本桓譚語論漢高者今用之以明季札之於徐君楚老之於龔勝解劍惜蘭舉措異常若爲人之蔽者然今日之慟情理如此則知世人之非蔽也靈運詩此篇未爲甚佳

拜陵廟作一首

顏延年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哀敬隆祖廟崇對加園塋還事休命始投並階王庭陪厠廻天顧朝讌流聖情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輕否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敕躬慙積素徑與邑運并思合非漸漬榮會在逢迎夙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束紳入西寢伏軫出東坰衣冠終冥漠陵邑轉葱青松風遵路急山烟冒壟生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聲萬紀載弦吹千載託旒旌未殊帝

世邈已同淪，化萌幼壯困孤介，末暮謝幽貞，發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

虛谷曰：此詩十七韻，松風遵路急，山煙冒壠生兩句平平，是處可用，他切題處冗而晦，無可書，蓋從孝文帝上高祖塚也。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一首

謝朓

繐帷飄井幹，樽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芳襟染淚迹，嬋娟空復情，玉座猶寂寞，況乃妾身輕。

虛谷曰：文選注，謝朓銅雀臺，曹操建安十五年作於鄴都，遺令吾伎人皆著臺上，施六尺牀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朔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臺望吾墓田。予謂此乃後人事靈筵之禮，布細而疎謂之繐，南陽有鄧繐，餘音寒井欄臺之通稱，西陵樹豈能聞歌聲，蓋指操也。楚辭嬋媛王逸訓為牽引，今人誤作嬋娟，非是。

贈答

答靈運一首

謝宣遠

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盈，獨夜無物役，寢者亦云寧，忽獲愁霖唱，懷勞奏所成，歎彼行旅艱，深茲眷言情，伊余雖寡慰，殷憂暫為輕，牽率酬嘉藻，長揖愧吾生。

虛谷曰：七韻惟四句佳，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

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盈，以下不工。此詩答靈運愁霖詩也，文選於愁霖唱下注云：靈運愁霖詩序云：示從兄宣遠，今所謂五言集，靈運集已亡，不可考。

於安城答靈運一首

謝宣遠

條繁林彌蔚，波清源愈濬，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胤，綢繆結風徽，煙熅吐芳訊，鴻漸隨事變，雲臺與年峻，華

譽相光餙嚶嚶悅同響親親子敦余賢賢吾爾貴此
景後鮮輝方年一日長蓁葉爰榮條洵流好河廣殉
葉謝成操遲禮愧貧樂幸會果代明符守江南曲霞
運傷荏苒遵途數緬邈布懷存所欽我勞一何篤筆允
雖同規翮飛各異槩迢遞封畿外窈窕承明內尋塗塗
既睽即理理已對綠路有恆悲矧迺在吾愛跂行安步
武鍛翮周數仅豈不識高遠違方往有吝歲寒霜雪嚴
過半路愈峻量已畏友朋勇退不敢進行矣勵令獻

寫誠酬來訊

虛谷曰文選注靈運贈宣遠序曰從兄宣遠義熙十
一年正月作守安城其年冬贈以此詩封其年終有
答第一章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肯此句與正第
二章親親子敦予賢賢吾爾亦佳予何在金陵制
幕黃幹使委考擬試同幕制撤基士林以賢賢吾
爾貴為省題詩謂所試之賞也宣遠元意乃謂靈
運之厚我親其親也我之貴靈運賢其賢也第四

書

章肇允雖同規翮飛各異槩此所謂兩用者文選注
下文茹苑承明內謂靈運為秘書監按此詩靈運
當為瑯琊王入司馬行軍參軍永初三年始為永
嘉太守元嘉三年始為秘書監則宣遠卒於豫章
久矣第五章有云量已畏友朋勇退不敢進亦佳
宣遠惡其爭宣明之盛始終有常退志然宣明坐誅
併及兄弟之子則宣遠有子亦不免也哀哉

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

謝惠連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無歡
成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瞻塗意少悰還顧情多
闕哲兄感仳別相送越坰林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
陰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迴塘隱艫栧遠望絕形音
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遙悲悲遙但自彈路長當語誰
行行道轉遠去情彌遲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屯雲
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邱浮

氛臨崖獄，積素惑原疇。曲汜薄停旅，通川絕行舟。臨津不得濟，佇檝阻風波。蕭條洲渚際，氣色少諧和。西瞻興遊歎，東睇起懷歌。積憤成疢痗，無萱將如何。

虛谷曰：五章章八句，僅有四句佳，積素惑原疇字佳，餘多譊譊。靈運答此詩殊勝也。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

謝靈運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聖

靈昔迴眷，微尚不及宣。何意衝飆激，烈火縱炎煙。焚玉發崑峯，餘燎遂見遷。投沙理既迫，如邛願亦愆。長與懽愛別，永絕平生緣。浮舟千仞壑，總轡萬尋巔。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為艱。閩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事躓兩如直，心愜三避賢。託身青雲上，棲巖挹飛泉。盛明盪氛昏，貞休康屯邅。殊方感成貸，微物豫采甄。感深操不固，質弱易板纏。曾是反昔園，語往實款然。曩基即先築，故池不更穿。果木有舊行，壤石無遠延。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閑。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夫子照情素，探懷授往篇。

虛谷曰：此詩二十一韻，初兩韻引張邴事為柱，次五韻先言武帝舊眷而徐傅廢弑，因以見黜。次五韻言自永嘉郡得歸，賈誼投沙，馬卿如邛，史魚兩如直，孫叔敖三避賢，皆善用事。盛明盪氛昏以下四韻，言文帝擢為祕書監，今乃酬素歎而還故園也。曩基即先築，故池不更穿，果木有舊行，壤石無遠延，當是永

嘉歸始寧時宅墅之役太盛，已招物論，故誓不再行增廣也。後三韻平平繳尾，然終有伐山開逕不自收斂之悔何邪。

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一首

謝靈運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與子別山阿，含酸赴脩畛。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顧望脰未悁，汀曲舟已隱。隱汀

絕望舟鶩棹逐驚流欲抑一生歡并奔千里遊日落當
棲薄繋纜臨江樓豈惟夕情斂憶爾共淹留淹留昔
時歡復增今日歎兹情已分慮況廼協悲端秋泉鳴北澗
哀猿響南巒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攢念攻別心
旦發清溪陰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
期那可尋儻遇浮丘公長絕子徽音
虛谷曰此當是四章章四韻而文選不注羊何共和
之實李曰首用為詩後人多用謂羊璿之何敬瑜

也含戚赴脩畛謂長路也作軫非顧望脰未悄悄字
當作痟涟考聲詩曰相思心既勞拊望脰亦悄謂
引頸以望未勞而身已隱也列仙傳王子喬好吹
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末句用此事殆亦戲
言嵩一遇仙飛舉則與惠連永絕音問也

酬從弟惠連一首

謝靈運

寢瘵謝人徒滅迹入雲峯巖壑寓耳目歡愛隔音容
永絕賞心望長懷莫與同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胷心
胷既云披意得咸在斯淩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夕慮
曉月流朝忌曛日馳悟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分離別西
川迴景歸東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更延傾想遲嘉音
果枉濟江篇辛勤風波事款曲洲渚言洲渚既淹時風
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存空谷期猶復惠來章祇足
攪余思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暮春雖未交仲春善
遊遨山桃發紅萼野蕨漸紫苞鳴嚶已悅豫幽居猶鬱

陶夢寐佇歸舟釋我吝與勞
虛谷曰惠連五章已評在後詳此乃是惠連訪靈運
於始寧山居別去將往都下至西興阻風以詩來寄
而靈運答也一筆寫就如書問直道情愫既盡曲又
流麗

贈王太常一首

顏延年

玉水記方流琁源載圓折蓄寶每希聲雖秘猶彰徹聆龍睽

九泉閟鳳窺丹穴歷聽豈多工唯然覯世哲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耋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林閭時晏開亟迴長者轍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浹羣化徂生入窮節豫往誠歡歎悲來非樂闋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

盧谷曰此詩十二韻玉水記方流璿源載圓折事出尸子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耋此擬王僧

達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林閭時晏開亟迴長者轍此四句謂僧達來訪然錯綜互對古未見昔也郊扉常晝閉以側同幽人居也今也林閭時晏開以亟迴長者轍也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延之自述所居下一句始自然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顏延年

炎天方埃鬱暑晏闋塵紛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側聽風薄木遙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歲候初過半荃蕙豈久芬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殷九逝非空思七襄無成文

盧谷曰此詩七韻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歲候初過半荃蕙豈久芬四句可書陰蟲一句尤佳文選注五言集曰從兄散騎字敬宗車長沙字仲遠今不知其名

直東宮答鄭尚書一首

顏延年

皇居體環極設險被天工兩闈阻通軌對禁限清風跂予旅東館徒歌屬南墉寢興鬱無已起觀辰漢中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踟躕清防密徙倚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余衷惜無邱園秀景行彼高松知言有誠貫美價難克充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

盧谷曰此詩十韻惟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一言東宮一言中臺齊整他皆可及文選注鄭鮮之字道

子、

和謝監靈運一首

顔延年

弱植慕端操、宦步懼先迷、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
伊昔遘多幸、秉筆侍兩閨、雖慙丹雘施、未謂玄素睽、
徒遭良時詖、王道奄昏霾、人神幽明絶、朋好雲雨乖、弔屈
汀洲浦、謁帝蒼山蹊、倚岩聽細風、攀林結留荑、跂予間
衡嶠、曷月瞻秦稽、皇聖昭天德、豐澤振泥(沈)、惜無爵雉化、

何用充海淮、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藜、采茨葺昔宇、翦
棘開舊畦、物謝時既晏、年往志不偕、親仁敷情昵、興玩
究辭凄、芬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盡言非報章、聊用布
所懷、

盧谷曰、延之元嘉三年、徵為中書侍郎、靈運徵為秘
書監、其先二人俱為廬陵王義真所昵、高祖崩、少帝
立、徐羡之等屏二人出為始安永嘉太守、在永初三
年秋、景平元年秋、靈運謝病歸會稽、至是徐傅既誅、
文帝召用延之、自始安還朝、至此贈答、延之詩用事用
字、皆有來歷、謂如弱植則子産語、其君弱植、端操則楚
辭内惟省以端操、宦步則楚辭夫惟捷徑以窘步、先
迷則易先迷失道、寡立出荀子、刻意出莊子、擇方窮
棲無全出處、方字棲字、經傳皆有之、此用字之法、學
者不可不知也、此四句延之自謂也、伊昔以下四句、
言向來立朝兩閨、謂東宮尚書省、丹雘以喻君恩、玄
素以喻己節、徒遭以下四句、言少帝昏亂、衣冠奔阻、

弔屈以下六句、言出為遠郡、在湘思越、有懷靈運、跂
予曷月字摘毛詩用之尤雅、皇天以下四句、言文帝
召用、惜已無補、去國以下六句、言辭郡還家、補葺舊
隱、有遲暮之歎、親仁以下四句、稱靈運贈詩、歇奪
二字俱佳、尾句謂盡言非報章、自謙不足以敵靈運、
故曰非報章、此詩凡七八折、鋪叙非不整矣、用事用
字、非不密矣、以鮑照之(或)詩裁之、則謂之雕繢滿眼可也、
如靈運詩、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

予嘗忘歸天趣流動言有盡而意無窮似此之類恐與之未敢到也如桃李春風一盃酒江湖夜雨十年燈未是山谷奇處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角牛礪角尚可牛鬭殘我竹乃山谷奇處也學者學墨詩近世無其人惟趙汝譜近三謝猶有髣髴之迹而失於舒緩步步規隨無變化之妙云

郡內高齋閒坐答呂法曹一首

謝玄暉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窗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非君美無度孰為勞寸心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若遺金門步就見玉山岑

虛谷曰郡宣郡城也柳子厚詩曰進倚郡齋好謝守但疏窗用窗中列遠岫是也或以為岫本訓穴謝宣城誤用此字予以為雲無心而出岫若專言穴則淵明之意不亦狹乎山谷嘗用之牕中遠岫是眉黛庫上榴花皆舞裙山有岫有穴以岫為遠山以亦無害間以瑤華音問饋遺也左傳問以弓詩雜佩以問之金門言宮省王七言隱處一出揚雄解嘲一出穆天子傳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一首

謝玄暉

淮陽股肱守高臥猶在玆況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連陰盛農節籉笠聚東菑高閣常晝掩荒堦少諍辭珍簟

清夏室輕扇動涼颸嘉魴聊可薦淥蟻方獨持夏李沉朱實秋藕折輕絲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坐嘯徒可積為邦歲已朞弦歌終莫取撫几令自嗤

虛谷曰起句二韻謂臥病治郡如汲黯不異棲隱以下十句叙事叙景又若誇太守之樂然下文乃云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此十字乃是見約自東陽太守入為尚書意欲約引已入朝也其曰為邦歲已朞則補郡合在鬱林王昭業之隆昌元年七月被弒海

陵王昭文立、改為延興元年、十月、明帝鸞立、又改為
建武元年、約之為吏部出東陽、亦恐與朓同時、而約
先入也、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　謝□元暉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反路長、秋
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金波
麗鳷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馳暉不

可再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常恐鷹
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
盧谷曰、南史謂王秀之欲以啟聞、朓知之、因事求還、
寄此詩、味尾句、誠若得遠引之義、然以江陵為京室、
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兩句豐麗、用之子隆則諸
侯王也、亦得用人主宮殿事乎、

酬王晉安一首　謝□元暉

梢梢枝早勁、塗塗露晚晞、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拂
霧朝清閣、日旰坐彤闈、悵望一塗阻、參差百慮依、春草
秋更綠、公子未西歸、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盧谷曰、晉安郡今泉州、故云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
飛、青閣恐當作青閤、朓自謂朝趨東宮王府之類、文
選注、王晉安名德元、公子未西歸、謂晉安、緇塵染素
衣、朓亦欲出外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顏鮑謝詩評卷三　元 方回 撰

行旅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一首

謝靈運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辛苦誰為情、遊子值頹暮、愛似莊念昔、久敬曾存故、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度、李牧愧長袖、郤克慚躧步、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曰余亦支離、依方早有慕、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空班趙氏璧、徒乖魏王瓠、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將窮山海迹、永絕賞心悟、

虛谷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然漢書王吉傳云、公述職舍於棠下而聽斷、則諸侯治事亦曰述職可也、靈運本期夏末視郡事、而秋乃成行也、見似人而喜、出莊子、交友之而中絕、曾子以為三費、出韓詩外傳、靈運不勝去國之懷、故用此三事以寓念昔存故之意、不但根然於廬陵義真也、李牧臂短、為于杖接手、坐賜死、郤克跛而登階、齊婦人笑之、出戰國策左傳、支離疏形體不全、孔子遊方之內、方常也、依常教也、並出莊子、靈運用此四事、自況於醜惡疵病之列、而亦不敢自畔於禮法、猶幸而不見棄於明時也、相如以趙璧為琅、惠子以魏瓠為無用、靈運又用此二事、謂英達之顧、雖荷義真、出為外郡、徐傅見猜、矜非趙璧而棄、如魏瓠也、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想靈

運去會稽始寧、出仕踰二十餘年、今乃因作郡而過家也、將窮山海迹、永絕賞心悟、自是佳句、然其義專在義真、義真於靈運嘗云未能忘言於悟賞、而靈運終身亦有賞心永絕之歎、此詩排比整密、建安諸子渾然天成不如此、陶淵明剝落枝葉不如此、但當以三謝詩觀之、則靈運才高詞富、意愴心悽、亦未易涯涘也、

過始寧墅一首

謝靈運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
踐謝清曠、疲薾慙貞堅、拙疾相依薄、還得靜者便、剖竹
守滄海、枉帆過舊山、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巖峭嶺
稠疊、洲縈渚連緜、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葺宇臨
迴江、築觀基曾巔、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且為樹枌
檟、無令孫願言、
廬谷曰、詩有形有脈、以偶句敘事敘景、形也、不以偶
、而必立論盡意、脈也、古詩不必與後世律詩不同

要當以脈為主、如此詩剖竹守滄海以下五聯十
句皆偶未為奇也、前八句不偶則有味矣、束髮懷
耿介富是年十五而涉世、條俱二紀、則三十歲矣、
沈約宋書靈運全傳內有山居注賦、併疏拙與疾相
兼而後得與靜者之志靜者詩家多用本於論語
仁者靜但未詳用靜者二字誰為祖耳此所以述
出處本末也、期約鄉曲三載而歸、碑樹松檟、無孤
始願此繳句又自有味靈運欲書滿郡者後乃一

年移疾去職、蓋其家溫有餘、無資於祿、惜乎才高氣
銳、猶以不參時政為恨、遂致顛沛云、始寧縣今上虞
之南鄉蒲丘結地

富春渚一首

靈運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遡
流觸驚急、臨圻阻參錯、亮乏伯昏分、險過呂梁壑、洊至
宜便習、兼山貴止託、平生協幽期、淪躓困微弱、久露干

祿請、始果遠遊諾、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懷抱既昭
曠、外物徒龍蠖、
廬谷曰、靈運歸會稽、始寧墅、從今漁浦浒留陽赴永
嘉也、定山赤亭今如故、伯昏呂梁二事、以言浙江之
險、坎之水洊至、習乎險者也、艮之兼山、貴乎止也、久
露干祿請、始果遠遊諾、謂久有補郡之請、今得永嘉而
遂遠遊之願也、宿心漸申寫、即所謂幽期者無可弃
矣、萬事俱零落一句悲辭也、志欲與廬陵有所為、

躁求必曾有罕相之許而摽期不淺既為徐傳所擠則從前規度之事俱無復望也其怨深矣龍蠖之屈以求伸此謂心事明白如對緑外物聽其可有可無也細味之盡靈運實未能忘情於世故如此作以詩法論之若無平生協幽期以下八句議論前十句鋪叙而已

七里瀨一首

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心豈屑末代誚目觀嚴子瀨想屬任公釣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虛谷曰文選注桐廬有七里瀨下數里至嚴陵瀨予作郡七年往來屢矣今人皆混而言之任公之釣志其大而不志其小故所得者大予謂此寓言非所以擬嚴子遷作者推移之義非謂遷謫也

登江中孤嶼一首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懷新道轉迥尋異景不延亂流趨正絶孤嶼媚中川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藴真誰為傳想像崐山姿緬邈區中緣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

虛谷曰此今永嘉郡江心寺無疑予三十年前甲寅乙卯寓郡齋往遊見徐靈暉流刺天際水截斷世間

塵詩牌不見此詩至今永嘉稱為中川者因此詩也孤嶼媚中川媚字句中眼也懷雜道轉迥此句尤佳心有不然去道愈遠但恐靈運道其所道耳尋異景不延異字可疑雲日空水之聯亦佳表靈藴真一聯似乎深奥然從此說向神仙上去則所謂靈與真者仙也故於孤嶼之上想夫崐崙山之神而有信於安期生之術安期瑯琊阜鄉人秦始皇東游與語三日三夜者西王母者崑崙之神

初去郡一首

謝靈運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伊予秉微尚、拙訥謝浮名、廬園當棲巖、卑位代躬耕、顧已雖自許、心迹猶未并、無庸妨周任、有疾像長卿、畢娶類尚子、薄遊似邴生、恭承古人意、促裝返柴荊、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理棹遄還期、遵渚騖修坰、遡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

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搴落英、戰勝臞者肥、止監流歸停、即是羲唐化、獲我擊壤聲、

虛谷曰、牽絲及元興初仕、解龜在景平謂去郡、晉安帝初改隆安、至五年而改元元興、是年三月桓玄入京師、二年玄篡晉、三年二月劉裕起兵、四月玄伏誅、明年改元義熙、三月安帝還京師、自此盡十四年、恭帝改元元熙、盡一年、明年六月劉裕篡晉、改元熙二年為永初元年、盡三年、少帝改元景平、明年文帝入、改永平二年為元嘉元年、自元興之元至景平之元、凡二十三年、靈運初以襲康樂公除散騎常侍、不就、此牽絲之始也、得非桓玄未反之先乎、其為瑯琊王大司馬參軍、此則在反正之後無疑、中間遷太子左衛率、次沈約宋書細玫、永初三年秋出為永嘉太守、景平元年秋謝病去職、作此詩、以彭宣薛廣德貢禹為不足、以周任司馬長卿尚子平邴曼容自擬、刊本妨周任、決非妨字、非傲

字、即方字、傲像類以方字一義故也、或問予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以筆圖之、良是、遡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然之則何義耶、曰此於永嘉去郡如畫也、永嘉城下泝灘江過青田縣、抵處州、始舍舟登馮公嶺、出永康東陽、非嘗至其地不知也、文選注戰勝明貴不如義、止監明語不如默、所注甚佳、戰勝而肥、子夏事出韓子、莫監流水而監於止水、出文中子、擊壤事出莊子論衡周處風土記、

初發石首城一首

謝靈運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為緇雖抱中孚爻猶勞貝錦詩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兹出宿薄京畿晨裝摶曾颸重經平生别再與朋知辭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迢迢萬里帆茫茫終何之遊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越海陵三山遊湘歷九嶷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悽其皎皎明發心不為歲寒欺

虛谷曰中孚貝錦之辯甚佳微命察如絲察字尤佳老子曰夫惟道善貸與善成貸施也靈運感文帝之宥已故以日月喻之借說會稽之浮山合於廣東之羅山廬山在今江州霍山灊皖是在今舒州三山海中九嶷湘中靈運方當治郡寄不及理人宣化事專言遊山意太汗漫無歸宿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出莊子前人老莊之學初用為清談之資而詩亦必出於是一時之敝也

道路憶山中一首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人心昔絶越客腸今斷斷絶雖殊念俱為歸慮款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追情棲息時偃卧任縱誕得性非外求自已為誰纂不怨秋夕長常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竹懷故叵斷散含悲忘春暖悽悽明月吹惻惻廣陵散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

虛谷曰楚詞有云涉江采菱古樂府有江南辭靈運時必有此二曲其聲急而怨故引之以見故山之思有感於此聲也縱誕之說非是得性非外求謂樂在內是也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已謂止言各得其性而止出莊子靈運意謂山水之樂適我之性而自足自止無人能繼我者纂訓繼則亦深僻矣明月吹言笛廣陵散言琴靈運富是作此音以寫悲怨危柱促管謂琴笛之音自緩而急悲怨生此極也詩尾應前

派

然有哀以思之意、

入彭蠡湖口一首

謝靈運

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廻合、圻岸屢崩奔、乘月聽哀狖、浥露馥芳蓀、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靈物𠍀珍怪、異人祕精魂、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溫、徒作千里曲、絃絕念彌敦、

虛谷曰、彭蠡湖口今江州湖口也、石鏡松門文選注張僧鑒尋陽記、顧野王輿地志各指其地、惟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此二句者、知三江九江自晉宋時已不明矣、中江南江北江先儒所辯有尚書蔡元在、分九派於尋陽郭璞江賦云耳、後人亦不能定九派之迹、劉子澄淳祐江州圖經詳著之、予已別書訂此詩、則靈運之所不詳、後人姑存疑事也、靈物異人以下又歸宿於仙道、千里曲想當時有此琴操、徒作此

蠡攷本作

曲而仙靈不接、所以弦雖絕而心徒悲也、大抵以恍惚為宗、要為不近人情、胃中亦別無十分道理也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一首

謝靈運

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遁賢、險逕無測度、天路非術阡、遂登羣峯首、邈若升雲煙、羽人絕髣髴、丹丘徒空筌、圖牒復磨滅、碑版誰聞傳、莫辯百世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恒充俄頃用、豈為古今然、

羣

虛谷曰、華子期祿里弟子、見列仙傳、故老相傳、謂集此頂、故稱華子岡、神仙茫昧、前後莫測、且申獨往意、夫獨往者聊以自充俄頃之賞、非為尊古卑今而然也、

北使洛一首

顏延年

振

改服飭徒旅、首路跼險艱、振楫發吳洲、秣馬陵楚山、塗

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閒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在昔轂期運經始闕聖賢伊瀍絶津濟臺館無尺椽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陰風振涼野飛雲瞀窮天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隱憫徒御悲威遲良馬煩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諐蓬心既已矣飛殊亦然

虛谷曰文選注沈約宋書曰延之為豫章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

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至洛陽道中作詩一首文辭藻麗為謝晦傅亮所賞集曰時年三十二予味此詩人所可及所以書此詩者有二東晉五國一百四年義熙十二年恰一百年足也後四年而劉裕禪洛陽自惠帝朝喪亂泣於懷愍蒙塵百餘年即據延之三川之詠謂伊瀍絶津濟臺館無尺椽予存此所以攷時論事也義熙十二年延之年三十二元初三年出為始安太守當年三十八元嘉三年入為中書侍郎當年四十二元嘉十年有湖北田收詩當年四十九是年謝靈運誅至元嘉二十六年有京口蒜山後湖詩則年六十六矣孝武登阼為金紫光禄大夫領湘東王師則七十餘矣予存此所以考年論人也又因而論之陶淵明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淵明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潯明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送酒家稍取酒乃知延之詩雖不及靈運其胸次則過

之靈運嘗入廬山不為遠法師所與亦不聞其見交於淵明延之獨與淵明交好甚深以年計之永初三年淵明年五十八矣長延之二十歲亦可謂忘年之交也延之後作靖節徵士誄書曰有晉徵士雖出於衆志而延之實秉易名之筆其知淵明蓋深也違衆速尤迕風先蹶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延之誄書淵明所誨如此又書淵明獨立者危至方則礙語其有得於淵明也多矣故曰詩雖不及靈運其胸次則過之

還至梁城作一首

顏延年

眇默軌路長憔悴征戍勤昔邁先徂師今來後歸軍振策睠東路傾側不及羣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丘隴塡郛郭銘誌滅無文木石扃幽闥黍苗延高墳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堙滅尊貴誰獨聞曷為久游客憂念坐自殷

虛谷曰此詩十韻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丘壟塡

郛郭銘誌滅無文木石扃幽闥黍苗延高墳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湮滅尊貴誰獨聞亦通論也但不可及耳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

顏延年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荊牧經途延舊軌登闉訪川陸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却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囿清氛霽岳陽曾暉薄瀾澳悽矣

留　段

遠風傷哉千里目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

虛谷曰此詩十韻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荊牧起句二韻大槩言地勢郊外曰牧荊牧言七澤之野也末韻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有感於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而云初不明言炯介明淑為進為退而為松竹之句則意在退也

還都道中作一首

鮑明遠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畱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鱗鱗夕雲起獵獵晓風遒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登艫眺淮甸掩泣望荊流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浮倏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游誰令乏古節貽此越鄉憂

虛谷曰此詩尾句絕佳尋古人之節不輕出仕則焉得有越鄉之憂乎前段皆江路晓行暮宿之意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

謝元暉

江路西南永歸林東北騖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元豹姿終隱南山霧

虛谷曰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古今絕唱江路西南永今大江上水指西南行而南為多歸流東北騖今下水即東北行而北為多之宣城即上水元暉家

於浙則東北乃其歸路上水用東北風下水用西南風此二句又似指定江流之勢古今不可易也得郡而兼得山水之樂於永嘉臨川則靈運於宣城而元暉至今專謝宣城之名云板橋名今猶存晉宋時乃浮橋

敬亭山詩一首

謝元暉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隱淪既已託靈異居然棲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谿交藤荒且蔓樛枝聳復低獨鶴方朝唳饑鼯此夜啼渫雲已漫漫多雨亦淒淒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緣源殊未極歸徑窅如迷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皇恩竟已矣茲理庶無睽

虛谷曰此詩姑在何處亦本無妙而元暉詩名與敬亭山千古不朽何也學者試下一轉語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

謝元暉

薄遊第從告思閑願罷歸還邛歌賦似休汝車騎非灞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汀葭稍靡靡江菼復依依田鵠遠相叫沙鴇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試與征徒望鄉淚盡霑衣賴此盈罇酌含景望芳菲問我勞何事霑沐仰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戀重闈歲華春有酒初服偃郊扉

虛谷曰薄遊於朝本孫綽語詩立朝僅許給假故曰薄遊第從告漢書五日得一休沐休者假也沐者洗

也爾罷歸而僅賜休沐也司馬相如還臨邛諭蜀而
歸也嘗奏賦漢武故元暉以為似之袁紹以濮陽令
歸汝南不敢以輿服令許子將見單車歸家元暉無
此事徒故曰非也此二句極佳長安之灞涘河陽之
伊川借喻京師以言戀闕之意楚山吳岫二句亦佳
元暉家吳中嘗有詩曰再遊館娃宮是也末句謂志
輕軒冕而君恩之至則又有魏闕之戀重閣謂宮省
也最後句終歸退閑其思緩而不迫尤有味也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

謝元暉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
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
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有情知
望鄉誰能鬒不變

虛谷曰起句以長安洛陽擬金陵用王粲潘岳二詩
極佳李白云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却憶謝元暉此
一聯尤佳也三山今猶如故西望建康甚近想六朝時
甚盛也味末句其惓惓於京邑如此去國望鄉其情一
也有情無不知望鄉之悲而況去國乎

京路夜發一首

謝元暉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漭猶霑
餘露團稍見朝霞上故鄉邈已夐山川脩且廣文奏方盈
前懷人去心賞敕躬每跼蹐瞻恩唯震蕩行矣倦路長無

由税歸鞅

虛谷曰此乃早行詩兩車也徂兩二字甚佳

樂府會吟行

謝靈運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會吟
自有初請從文命敷敷績壺冀始刊木至江汜列宿炳天
文負海横地理連峰競千仭背流各百里滮池溉秔稻輕
雲曖松杞兩京愧佳麗三都豈能似層臺指中天高墉積

棠娃飛燕躧廣筵鶤首戲清江肆呈妍冠客路難便娟子自來彌年代背違不可紀句踐善廢興越吏識行止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韋綬書主風騷彈意未已

虛谷曰文選不注會吟行之義詳考乃是倣陸機吳趨行崔豹古今注曰吳趨曲吳人以歌其地也今曰會吟非吳會之會即會稽之會今兩浙秦之會稽郡漢之吳郡也陸機之作曰楚妃且莫歎齊娥且莫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以下十四韻皆述吳中風土人物靈運之作起句三韻同調以下必一韻耳鋪叙誇張別無高意皆不可謂之佳作六引三詩文選注亦不詳明所引吳越六人所謂越吏者出越絕書子胥戰於檇李闔閭軍敗欲從其雌師事越公録其術又非范蠡其人他書未嘗見東方朔就旅逸出劉向列仙傳謂宣帝時棄郎去避亂世置幘官舍風飄之去後見會稽賣藥漢書無此事餘四人史可攷

樂府詩八首

鮑明遠

東武吟

主人且勿諠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占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密塗亘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鐮刈葵藿倚杖牧雞豚昔如韝上鷹今似檻中猿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虛谷曰此早從軍而晚無成者晉文公捐籩豆棄席蓐舅犯夜哭出韓子田子方贖老馬事出韓詩外傳能垂晉主之惠則能不愧於田子之神矣而後世之不願棄席老馬者衆矣東武地本太山富吟齊之土風今然用題不拘恐謂東武之人思慕亦可詩有筆力如轉石下千仞山袞袞森森不可禦李太白詩甚似之

出自薊北門行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天子按劍怒，使者遥相望。雁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

虚谷曰：此全用楚詞國殤之意，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張巡齒盡牙齩之類是也。西京雜記：元封二年大雪深五尺，牛馬蹙縮如蝟。少陵詩：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寒毛縮如蝟。鮑用又在先也。

結客少年場行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鈎。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讐。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扶宫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擊鍾陳鼎食，方駕自相求。今我獨何為，坎壈懷百憂。

虚谷曰：此謂俠少晚而悔者，朱家郭解之徒，終昭悔吝，況亡匿殺人亡命子乎？可以為戒也。此詩專指洛陽，四關者東成皋，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雙闕者南北宫，乃秦始皇所創。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此亦古詩雙對句法。

東門行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遥遥征駕遠，杳杳落日晚。居人掩閨卧，行子夜中飯。野風吹秋木，行人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顔。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虚谷曰：此專言離別之難。詩四折為二韻，三韻各二折，味至末句，則亢中有憂者，雖合樂也，而愈悲；雖長歌也，而愈怨，不特離別也。虚弓落鴈事出戰國策：更羸於魏王射者，蓋寓言設辭。此所謂傷禽惡弦驚也。

苦熱行

赤阪横西阻，火山赫南威，身熱頭且痛，鳥墮魂來歸，湯泉發雲注，煙起石坼，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常晞，丹蛇踰百尺，蜂盈十圍，含沙射流影，吹蠱痛行暉，鄣氣晝熏體，菵露夜沾衣，飢猿不下食，晨禽不敢飛，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腓，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機，戈船榮既薄，伏波賞亦微，財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

虞谷曰，熱者地之至惡，死者事之至難，以至惡之地，責以至難之事，而上之人不察，則天下士有去之而

已，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此詩連以十六句言苦熱，一句用一事，富哉言乎，毒涇渡瀘，始入議論，謂所往之地甚於秦人之毒涇、諸葛之渡瀘，死地禍機，決無可全之理，而軍賞微薄，則必失天下之心矣，韓詩外傳田饒對哀公語，謂君所輕，死者士所重，君不能用所輕，欲使士致重矣。

白頭吟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食苗實碩鼠，玷白信蒼蠅，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

虞谷曰，司馬相如欲聘茂陵女，卓文君為白頭吟，此用其題而廣之也，沈約宋書古白頭辭曰，淒淒重淒淒，嫁女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廣其意則不止夫婦間也，此可謂遒麗俊逸，黃鵠所從來遠

而貴之，鷄所從來近而日淪之，韓詩外傳田饒語魯哀公者，若薪燎後者處上，文子語亦汲數語，蓋遠近前後之說也，心賞貌恭一聯至住至住。

放歌行

蓼蟲避葵堇，習苦不言非，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飈，華纓結遠埃，日中安能止，鐘鳴猶未歸，夷世不可逢，賢君信愛才，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一言分珪

對斥善辭草萊、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今君有何疾
臨路獨遲廻、
虛谷曰此詩之意全在勉世不可違賢君信愛才四句謂明君在上可以仕矣二言斥善可致富貴豈徒取虞卿之白玉璧又將起郭隗之黃金臺而不息於仕者來何所病而不進乎起句用蓼蟲避葵堇事楚辭云蓼蟲不徙乎葵菫言性不遷也世間以苦為甘以美為苦者固有之然士之處世果逢明君何為不

仕苟有一之未然則不如蓼蟲之安於苦也、

升天行

家世宅關輔勝帶宦王城、備聞十帝事、委曲兩都情、倦見物興衰、驟覩俗屯平、翩翩類廻掌、怳惚似朝榮、窮塗悔短計、晚志重長生、從師入遠岳、結友事僊靈、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風餐委松宿、雲卧恣天行、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蹔遊越萬里、近别數千齡、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

虛谷曰厭世故而求神仙神仙果有之乎張子房願從赤松子遊以全功名也梅福去為吳市卒人以為仙以避亂也未必真有所謂升天者也蘇子由評李白詩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為難語遊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為非夸以鮑明遠詩輙縮之曰語神仙則白日升天不以為無君從尾句之意則寓言借喻君子有高志遠意拔出塵埃之表者視世之卑汚苟賤之人直如禽蟲之吞啄腐腥耳五圖九籥攄文選注

引抱朴子五嶽真形圖鄭玄元易緯注齊書開歲啟之管曰籥又以歲經丹有九轉、

鼓吹曲

謝玄元暉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淥水、迢遞起朱樓、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

虛谷曰文選注奏隱王教作鼓吹歌軍樂也謂之短

簫鐃歌黄帝岐伯所作又古入朝曲吳録張紘語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斷連岡改名秣陵曹植詩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既解此二句當人牙頰後四句亦熟為人所誦徐引聲謂之凝不擊鼓謂之亶

櫚　榦　逕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顔鮑謝詩評卷四

元　方回　撰

雜詩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一首

謝惠連

落日隱櫩楹升月照簾櫳團團滿葉露析析振條風蹀足循廣除瞬目矖曾穹雲漢有靈匹彌年闕相從遐川阻眠愛脩渚曠清容弄杼不成藻聳轡騖前蹤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傾河易迴斡欵顔難久悰沃若靈駕旋寂寥雲幄空留情顧華寢遥心逐奔龍沈吟為爾感情深意彌重

虛谷曰世人云七月七日織女嫁牽牛本出齊諧記謂為桂陽城武丁之言無是理也神仙荒唐事尚未信況又出於一夫之口誣蔑星象虛無妄誕曰此仙者之說而世人信之殊可憫也且星之為物固有飛字流彗之異此徒見有織女之女字逕造夫婦靈配

夜渡天河等事以欺愚俗豈不哀哉國輝詩推者離秋已雨今聚夕無雙爲詩宗所稱文選注者離近今會而秋已雨今聚便別故夕無雙也亦注得好他不過體貼敷衍耳無議論斷此事善乎少陵之詩曰牽牛出河西織女出河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蒙朧是也然猶云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似不謂之全無是理者此少陵力爲辨析謂假使有此精靈倏合何必於秋之七夕耶所以力

闢之而非以爲有也自祈請走兒童以至日出甘所終飽嗚夫因節乞巧者之愚自嗟汝未嫁女以至丈夫多英雄又所以訊夫臣之於君猶婦之于夫未有私會苟合而可久者此少陵詩所以獨步也然則牛女之說誨淫之薄俗歟

擣衣詩一首

謝惠連

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肅肅莎雞羽烈烈寒螿啼夕陰結空幕霄月皓中閨美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攜簪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櫩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紈素既已成君子行未歸裁用笥中刀縫爲萬里衣盈篋自余手幽緘俟君開腰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

虛谷曰此詩全在後面八句尤佳則是句也似當作寄衣以上八句不過賦擣衣而已無佳處又前八句則述秋夜之景而斗半夜建者衡北斗中一星也冬

至日月起於牽牛爲星紀故曰衡紀無淹度

南樓中望所遲客一首

謝靈運

杳杳日西頹漫漫長路迫登樓爲誰思臨江遲來客與我別所期期在三五夕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即事怨睽攜感物方悽戚孟夏非長夜晦明如歲隔瑤華未堪折蘭苕已屢擿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搔首訪行人引領冀良覿

虛谷曰靈運始寧又北轉一汀七里有園南門樓南

樓百許步對橫山在今上虞此遊客之所也遊去聲
訓得而文選注音訓爲思非是江淹擬湯休云日暮
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本靈運語意足有來歷初與客
期會於月望之夕今月忽圓而客不至所以爲佳淹
所謂日暮碧雲合豈初以黃昏爲期乎故曰不如靈
運之語意足也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一首

謝靈運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痾亦園中中
園屏氛雜清曠招遠風卜室倚北阜啟扉面南江激澗
代汲井插槿當列墉羣木既羅戶衆山亦對牕靡迤趨
下田迢遞瞰高峯寡欲不期勞即事罕人功唯開蔣生
徑永懷求羊蹤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

虛谷曰四句喝起有識論感槩格晉書胡孔明有言
隱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則同所以在山則異靈
運則謂吾樵非隱於中園養痾而已此所謂在山同

益　懐

所以在山者異也無井也以澗代之無墉也以槿當
之羅戶之衆對牕之山迤邐則趨下田迢遞則瞰高
峯謂皆出於自然吾本寡欲而得於勞力即此爲田
園之事而功寡矣其以人力爲之者唯開三徑以待
賞心之友耳三輔決錄蔣詡字元卿隱於杜陵舍中
三徑惟羊仲求仲從之遊妙善同出郭象莊子注賞
心二字靈運屢用之每篇必然

齋中讀書一首　謝靈運

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虛
館絶諍訟空庭來鳥雀臥疾豐暇豫翰墨時間作懷抱
觀古今寢食展戲謔既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執戟亦
以疲耕稼豈云樂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

虛谷曰文選注永嘉郡齋也虛館絶諍訟空庭來鳥
雀恐是棄郡事則可乎嘗寓永嘉郡齋近時特爲殿
最未易以臥病治也耕稼豈云樂此一句似失言矯
一日郡齋之安而笑夫碌碌耕刈之人可也謂勝沮

將而耕稼亦在所卑適矣、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廻溪石瀨脩竹茂林詩一首

謝靈運

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芳塵凝瑤席、清醑滿金樽、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諼、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猿、早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暾、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庶持乘日車、得以慰營魂、匪為眾人說、冀與智者論、

虛谷曰、詩題止是新築幽居、終篇乃屬意所思有美人不來之歎、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此是說道理處、然老莊之學、不可强以吾儒性命道德通、莊子所謂乘日車、郭象亦注不明、謂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亦不足多窮也、

數詩一首

鮑明遠

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二年從車駕、齋祭甘泉宮、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邦、四牡曜長路、輕蓋若飛鴻、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鐘、八珍盈彫俎、綺肴紛錯重、九族共瞻遲、賓友仰徽容、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

虛谷曰、此游戲翰墨、如金石絲竹八音、建除滿平十二辰、角亢氐房二十八宿、皆以作難得巧為功、非詩之自然者也、數若自一至十、始云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末至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要意在此、謂寒士之學、十載不成、巧宦之人、一朝通顯、如前九韻所云耳、

翫月城西門廨中一首

鮑明遠

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鉤、末映東北墀、娟娟似蛾眉、

眉藤珠攏玉錮隔瑣窻三五二八時千里與君同夜移
衡蕗徘徊帷户中歸華先委露别葉早辭風客游厭苦
辛仕子倦飄塵休澣自公日宴慰及私辰蜀琴抽白雪
郢曲發陽春肴乾酒未缺金壺啟夕淪迴軒駐輕蓋留
酌待情人
虛谷曰前六韻言月之自缺而滿又有感于節物之
易凋文選注華落向夲故曰歸華葉下離枝故云别
葉亦佳後五韻言宦游休澣佇值此月具琴曲設酒

肴當夕誦之云初命駐車以同酌也淪訓波小波曰
淪此詩不似晉俊宋人詩
始出尚書省一首
謝玄暉
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既通金閨籍復酌瓊筵醴宸
景厭照臨昏風淪繼體紛虹亂朝日濁河穢清濟防口
猶寬政餐荼更如薺英衮暢人謀文明固天啟青精翼
紫軑黃旗映朱邸還覩司隸章復見東都禮中區咸已

泰輕生諒昭灑趙事辭宮闕載筆陪旌棨邑里向疎蕪
寒流自清泚衰柳尚沈沈凝露方泥泥零落悲友朋歡
虞讌兄弟既秉丹石心寧流素絲涕因此終蕭散垂竿
深澗底
虛谷曰讀首四句知朓盡齊武帝永明之世立朝十
許年次六句痛鬱林次八句美齊明帝稱曰英寮知
其詠帝用青精黃旗并光武司隸事則帝有所歸矣
海陵爲虛位也趙事載筆一聯去尚書省爲記室也

邑里以下十句乃光因出省而還家朓前賦東田詩
有莊在鍾山蓋有退閒之意也詩排比多而興趣淺
三謝惟靈運詩喜以老莊說道理寫情懷述景則不
冗寄意則極怨爲特高云
直中書省一首
謝玄暉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宏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玲
瓏結綺錢深沈映朱網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茲言

翔鳳池、鳴珮多清響、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明情以
鬱陶、春物方駘蕩、安得凌風翰、聊恣山泉賞、
虚谷曰、朓官轉中書郎、此紅藥蒼苔之詩、應用若資
為事、殆熟矣、寔則潘岳懷縣詩有云、清泉通庭徼綠
槐、突門植、信美非吾土、祇攪懷歸志、此全倣之也、屬者
隨而思江湖、人能為是言、能踐者鮮耳、萬年枝、今人以
為冬青樹、承露盤、漢武所為、注左宮殿無之、殆借用耳、

觀朝雨一首

謝玄暉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空
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耳目
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戢翼希驤首、乘流畏曝鰓、動息無
兼遂、歧路多徘徊、方同戰勝者、去翦北山萊、
虚谷曰、百常觀出張景陽七命、九成臺出呂氏春秋、
此必省中早坐見雨、有驤首之思、又有曝鰓之懼、動
而進乎、息而退乎、恐熊魚能兼、而路分為二、莫知適

從也、知子夏戰紛華而勝、則可歸矣、亦平、

郡內登望一首

謝玄暉

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山
積陵陽阻、溪流春穀泉、威紆距遙甸、巉嵒帶遠天、切切
陰風暮、桑柘起寒煙、悵望心已極、惝怳魂屢遷、結髮倦
為旅、平生早事邊、誰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方棄汝南
諾、言稅遼東田、

虚谷曰、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朱文公極喜此上
一句、謂有識、子西語錄、謝玄暉詩平楚、猶平野也、呂
延濟乃用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謂楚木叢、便覺氣象
殊窘、予所有李善本、亦爾、近世張雪窻良臣詩、祇留
平楚伴歸鴉、予謂乃極目寒蕪之意、平野纖無大草
木、所以蒼然、若蓋亦青青而無極也、宣城郡有陵陽
山、所謂仙人陵陽子明、見劉向列仙傳、春穀縣在丹陽
郡、出漢書、末句汝南諾下棄字、佳韻不能為太守與

人畫諾字也逮東田下挩字亦佳牛桼管寧用寧肅
牛飼之亦善用事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一首

元 謝翺

炎靈遺劍璽當塗駭龍戰聖朝缺中壤霸功與寓縣鴟
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衿帶窮巖險惟盡諱逐北拒
溯驂鑣西龕妝組縷江海既無波俯仰流英盼衰晃類
裡郊卜揆崇離殿釣臺臨講閣樊山開廣讌文物共數

懟聲明且蕪積三光厥分景書軌欲同焉參差世祀忽
寂漠市朝變舞館識餘基歌梁想遺轉故林衰木平荒
池秋草徧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眺幽客滯江阜從當
乘纓弁清危阻獻酬良書限閒見章藉芳音多承風采
餘烟手役儻有期郢諸同游衍

虛谷曰炎靈遺斬蛇之劍與傳國之璽而吳與日月
星三光獻手分景而書軌欲同也故吳亡凡詩述興
盛之事則雅而難為工言及衰亡則哀而易為辭此

舞館歌梁故林荒池四句所以讀之而見其佳也伏
武昌者伏曼容自大司馬參軍出為武昌太守眺以
茂宰稱之太守亦可云茂宰而世人罕用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一首

元 謝翺

二別阻漢坻雙崤望河澳藪巖復嶒岏分區奠淮服東
限瑯邪臺西距孟諸陸阡眠起雜樹檀欒蔭脩竹日隱
澗谷空雲聚岫如複出沒眺樓雉遠近送春目戎州昔

亂華素景淪伊穀阽危賴宗衮徽管寄明牧長蛇固能
翦奔鯨自此曝道峻芳塵流業遙年運倏平生仰令圖
吁嗟命不淑浩蕩別親知建旐戒征軸再遠館娃宮兩
去河陽谷烟煙四時犯霜雨朝夜沐春秀良已彫秋場
庶能築

虛谷曰此詩平平鋪敘瑯琊孟諸東限西距汎而不
切又誤向背平生仰令圖以下自述兩別家鄉之意
以辛苦為歎殊無足觀檀欒蔭脩竹一聯處處可用

狥　隂

何獨公山

和徐都曹一首　謝玄暉

宛洛佳遨遊春色滿皇州結軫青郊路廻瞰蒼江流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蹊徑桑榆陰道周東都已俶載言歸望緑疇

虚谷曰文選注和徐都曹勉昧旦出新渚此乃借宛洛以喻建康小詩十句而三句膾炙人口

和王主簿怨情一首　謝玄暉

掖庭聘絶國長門失歡宴相逢詠蘼蕪辭寵悲班扇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徒使春帶賒坐惜紅粧變生平一顧重宿昔千金賤故人心尚爾故人心不見

虚谷曰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靈運惠連顔延年鮑明遠在宋元嘉中未有此等綺麗之作也齊永明體句沈約立為聲韻之説詩漸以卑而玄暉詩拘俗太甚太工太巧陰何徐庾繼作遂成唐人律詩而晚唐尤纖瑣蓋本原于斯一顧重而千金輕此聯乃絶佳事出列女傳楚成王之夫人鄭子瞀初成王登臺子瞀不顧王曰顧吾與汝千金子瞀遂行不顧為子瞀之不顧千金彼一時也為王嬙陳后班婕見棄於主此一時也杜荀鶴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之作全得此格

雜擬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

謝靈運

建安末余時在鄴宫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彦共盡之矣古來此娱書籍未見何者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漢武帝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歲月如流零

落將盡撰文懷人感往增愴其辭曰

魏太子

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照灼爛霄漢遥裔起長津天地中橫潰家王拯生民區宇既蕩滌羣英必來臻忝此欽賢性由來常懷仁況值衆君子傾心隆日新論物靡浮說析理實敷陳羅縷豈闕辭窈窕究天人澄觴滿金罍連榻設華茵急絃動飛聽清歌拂梁塵何言相遇易此歡信可珍

王粲

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幽厲昔崩亂桓靈今板蕩伊洛既燎煙函崤没無像整裝辭秦川秣馬赴楚壤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獎常歎詩人言式微何由往上宰奉皇靈侯伯咸宗長雲騎亂漢南紀郢皆掃蕩排霧屬盛明披雲對清朗慶泰欲重疊公子特先賞不謂息肩願一旦值明兩並載遊鄴京方舟汎河廣綢繆清讌娛寂寥梁棟響既作長夜飲豈顧乘日養

陳琳

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

皇漢逸屯邅天下遭氛慝董氏淪關西袁家擁河北單民易周章窘身就羈勒豈意事乖己永懷戀故國相公實勤王信能定蝥賊復覩東都輝重見漢朝則餘生幸已多矧廼值明德愛客不告疲飲讌遺景刻夜話擲星出朝遊牽曛黑哀哇動梁埃急觴盪幽默且盡一日娛莫知古來惑

徐幹

少無宦情有箕潁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

伊昔家臨淄提攜弄齊瑟置酒飲膠東淹留憩高密此歡謂可終外物始難畢搖蕩箕濮情窮年迫憂慄末塗幸休明棲集建薄質已免負薪苦仍游椒蘭室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行觴奏悲歌永夜繫白日華屋非蓬居時髦豈余匹中飲顧昔心悵焉若有失

劉楨。

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

貧居晏里閈少小長東平河兖當衝要淪飄薄許京廣川無逆流招納厠羣英北渡黎陽津南登紀郢城既覽古今事頗識治亂情歡友相解達敷奏究平生矧荷明哲顧知深覺命輕朝遊牛羊下暮坐括揭鳴終歲非一日傳巵弄新聲辰事既難諧歡願如今并唯羨肅肅翰繽紛戾高冥

應瑒

汝穎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嗷嗷雲中鴈舉翮自委羽求凉弱水湄違寒長沙渚顧我梁川時緩步集潁許一旦逢世難淪薄恒羈旅天下昔未定託身早得所官渡厠一卒烏林預艱阻晚節值衆賢會同庇天宇列坐廕華榱金樽盈清醑始奏延露曲繼以闌夕語調笑輙酬答嘲謔無慙沮傾軀無遺慮在心良已叙。

阮瑀。

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

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金羈相馳逐聯翩何窮已慶雲惠優渥微薄攀多士念昔渤海時南皮戲清沚今復河曲游鳴葭汎蘭汜躧步陵丹梯並坐侍君子妍談既愉心哀弄信睦耳傾酤係芳醑酌言豈終始自從食蘋來惟見今日美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

朝遊登鳳閣日暮集華沼傾柯引弱枝攀條摘蕙草徙倚窮騁望目極盡所討西顧太行山北眺邯鄲道平衢脩且直白楊信褭褭副君命飲宴歡娛寫懷抱良遊匪晝夜豈云晚與早衆賓悉精妙清辭灑蘭藻哀音下迴鵠餘哇徹清昊中山不知醉飲德方覺飽願以黃髮期養生念將老

虛谷曰序擬曹丕作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

曹靈運語擬爲曹丕詩者又云云楚襄王時有宋玉
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游者美矣而其主不文
漢武帝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而雄猜多忌豈獲晤
言之適乎謂此序使其主家武帝文帝見之皆必切
齒其主不文明譏劉裕雄猜多忌亦能諷徐傅謝檀
者之所諱也又況言與行皆躁而不靜作爲韓亡秦
帝之時宋之禅晋自義熙得柄迨二十年而篡文帝
在位至元嘉十年靈運坐誅其劉宋三十年矣而以

憤辭粧爲匡復晉室之語不亦誣乎此序亦貴禍之
一端也況文帝以文自命肥昭植旨偽作才壽僅僅
自全靈運誠可謂不智矣所擬八篇於曹丕云天地
中橫潰家王拯生民於王粲云排霧屬盛明披雲對
清朗此全是晉宋詩建安無此於陳琳云夜聽極星
闌朝遊窮曛黑於徐幹云華屋非蓬居時髦豈余匹
皆不似建安於劉楨云朝遊牛羊下暮坐括揭鳴括
栝二字怪詭詩云雞栖于桀羊牛下括雞棲於杙爲

栝

桀傑與栖音義同栝至也似不必如此立異於應瑒
云官渡厠一卒烏林預艱阻廣合實事於阮瑀云河
洲多沙塵風悲黄雲起此兩句痛哀壯於曹植云從
倚窮騁望目極盡所討而顧大行山北眺邯鄲道此
四句亦高古然皆規行矩步覺妝點而成無可圈
點全無所謂建安風骨故予評其詩而不書其全篇
陳琳徐幹阮瑀三子文選無其詩似不似自難懸斷
然建安詩有古詩十九首規格晉人至高莫知阮籍

詠懷爲有逕庭靈運山水之作爾潤幽綏餘閑爽
則有之矣非建安乎也近世有休齋詩話者謂靈運
擬鄴中八首無一語可稱誠哉是言今予於八首之
中拔出其可省語栖者如前亦已恕矣

擬古三首

鮑明遠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氈帶佩雙鞬象弧插彫韣
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朝遊鴈門上暮還樓煩宿石梁

尋客君行

有餘勁驚雀無全目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留我一
白羽 詩以分虎符宣吝事楚王懷金襲丹素既當主人
恩又蒙令尹顧日晏罷朝歸輿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
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德亦何懼南國有儒生迷
方獨淪誤伐木清江湄設置守毚兔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弱冠參多士飛步游秦宮側
覩君子論預見古人風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羞當
白璧貺恥受聊城功晚節從世務乘障遠和戎解佩襲

犀渠卷袠奉盧弓始願力不及安知今所終
虚谷曰此三首亦擬古詩十九首如陸機也第一詩
慨周二事為博宗景公使弓人為弓九年乃成曰臣
之精力盡于此弓景公射之徹力溢勁猶飲羽于石
梁出關子吳賀使羿射雀左目誤中右目出帝王世
紀詩意欲以一矢求封侯也第二詩設為嘗客之謂
富貴不以道得南國儒生昭以自謂乃獨遲方失位
伐木置兔而守其愚也第三詩謂少年讀書晚節從
戎本非始願不知末路之為如何也然則照竟有荊
州之敗悲夫

學劉公幹體一首

鮑明遠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集君瑤臺裏飛舞兩楹前茲
辰自為美當避豔陽年豔陽桃李節皎潔不成妍
虚谷曰過龍山出楚詞茲辰自為美一作白雪之為物
當寒之時則為其美當桃李之時則無所容其皎絜

矣物固各有一時之美也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

鮑明遠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闕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繡
甍結飛霞璇題納行月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選色
遍齊代徵聲市邛越陳鍾陪夕讌笙歌待明發年貌不
可還身意會盈歇蟻壤漏山河絲淚毀金骨器惡含滿
欹物忌厚生毀智哉衆多士服理辯昭昧

虛谷曰此詩十韻前述帝居皇闕之盛而後歎其忽衰雍門子撼孟嘗君之意也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選色遍齊代徵聲匝邛越其盛如此蟠壕滿山河餘沫毀金骨寵惡含滿歡物忌厚生沒亡朝有不可測者則衰矣一蟻之孔可以傾山潰河一線之泬可以鑠金銷骨歡寵滿則覆出家語生之厚而之死地出莊子詩意本亦常談但造語峭拔而世之富貴驕淫不戒以類若此比是也則其言豈可徑諸

玉臺新詠十卷

（陳）徐陵輯

明五雲溪館銅活字本

玉臺新詠十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陳徐陵撰。陵有文集、已著錄。此所選梁以前詩也。梁劉肅大唐新語曰、梁簡文為太子、好作豔詩、境內化之。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為玉臺集、以大其體。據此、則是書作於梁時、故簡文稱皇太子、元帝稱湘東王。今本題陳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撰、殆後人之所追改。如劉勰文心雕龍本作於齊、而題梁通事舍人耳。其梁武帝書諡、書國號、邵陵王等並書名、亦出於追改也。其書前八卷為自漢至梁五言詩、第九卷為歌行、第十卷為五言二韻之詩。雖皆取綺羅脂粉之詞、而去古未遠、猶有講於溫柔敦厚之遺、未可概以淫豔斥之。其中如曹植棄婦篇、庾信七夕詩、今本集皆失載、據此可補闕佚。又如馮惟訥詩紀載蘇伯玉妻盤中詩、作漢人、據此知為晉代。梅鼎祚詩乘載蘇武妻荅外詩、據此知為魏文帝作。古詩西北有高樓等九首、文選無名氏、據此知為枚乘作。飲馬長城窟行、文選亦無名氏、據此知為蔡邕作。其有資考證者、亦不一。明代刻本妄有增益、故馮舒疑庾信有入北之作、江總濫擘箋之什。茅元禎本顛倒歧舛更甚。此本為趙宧光家所傳宋刻、有嘉定乙亥永嘉陳玉父重刻跋、最為完善。間有後人附入之作、如武陵王閨妾寄征人詩、沈約八詠之六諸篇、皆一一註明、尤為精審。然玉父跋稱初從外家李氏得舊京本、間多錯謬、復得石氏所藏錄本以補亾校脫。如五言詩中入李延年歌一首、陳琳飲馬長城窟行一首、沈約六憶詩四首、皆自亂其例。七言詩中移東飛伯勞歌於越人歌之前、亦乖世次。疑石氏本有所竄亂、而玉父因之未察也。觀劉克莊後村詩話所引玉臺新詠、一一與此本脗合。而嚴羽滄浪詩話謂古詩行行重行行篇玉臺新詠以越鳥巢南枝以下另為一首、此本仍聯為一首。又謂盤中詩為蘇伯玉妻作、見玉臺集、此本乃溷列傅元詩中。邢凱坦齋通編引玉臺新詠以誰言去婦薄一首為曹植作、此本乃題為王宋自作。蓋克莊所見即此本、羽等所見者又一別本。是宋刻已有異同、非陵之舊矣。特不如明人變亂之甚、為尚有典型耳。其書大唐新語稱玉臺集、元和姓纂亦稱梁有聞人蒨詩載玉臺集、然隋志已稱玉臺新詠、則玉臺集乃相沿之省文。今仍以其本

名著録焉。

玉臺新詠集序

陳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孝穆撰

夫凌雲槩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押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穎川新市河間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裏無不推其細腰衛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敦禮豈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少小學歌長生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

崇箜篌雜引非關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閼氏覽而遥妬至如東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嚬得橫陳於甲帳陪遊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粧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鈿橫抽瑤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曆軒轅金星將婺女爭華麝月與姮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

無別眞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以天時開朗逸思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唯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既而椒宮宛轉柘觀陰岑絳鶴晨嚴銅蠡晝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賖誰能理曲優遊少託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箭纖腰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嬌爭博齊

姬心賞窮於六箸無怡神於暇景唯屬意於新詩庶得代彼皐蘇蠲玆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籍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然脂暝寫弄筆晨書選錄艷歌凡爲十卷曾無忝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麗以金箱裝之瑠軸三臺妙迹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花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魚魯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靈飛太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既終朱鳥窗前新粧已竟方當開玆縹帙散此縚繩永對翫於

書幃長循環於纖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
習竇專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
窮於魯殿東儲甲觀流詠止於洞簫孌彼諸姬聊
同棄日猗歟彤管無或譏焉

玉臺新詠集序

玉臺新詠目錄卷之一

古詩八首
古樂府詩六首　枚乘
雜詩九首
歌詩一首　李延年
詩一首　蘇武
羽林郎詩一首　辛延年
怨詩一首　班婕妤
董嬌嬈詩一首　宋子侯
漢時童謠歌一首
同聲詩一首　張衡
贈婦詩三首　秦嘉
秦嘉妻答一首　徐淑
飲馬長城窟行一首　蔡邕
飲馬長城窟行一首　陳琳
詩五首　徐幹
室思詩一首　又
情詩一首　又
定情詩一首　繁欽
古詩爲焦仲卿妻作　無名氏

玉臺新詠卷之一

古詩八首

其一

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顔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閤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其二

凜凜歲云暮螻蛄多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唯古歡枉駕惠前綏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諒無晨風翼焉得凌風飛眄睞以適意引領遙相睎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其三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菟絲附女蘿菟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採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其四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其五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其六

四座且莫諠願聽歌一言請說銅爐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聯誰能爲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從風入君懷四座且莫歡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其七

悲與親友別氣結不能言贈子以自愛道遠會見難人生無幾時顛沛在其間念子棄我去新心有所歡結志青雲上何時復來還

其八

穆穆清風至吹我羅裳裾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朝登津梁山褰裳望所思安得抱柱信皎日以爲期

古樂府詩六首

日出東南隅行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言名羅敷羅敷善蚕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繩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爲下裳紫綺爲上襦觀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巾着帩頭耕者忘其耕鋤者忘其鋤來歸自相喜但坐觀羅敷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此誰家姝答云秦氏女且言名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未滿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置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何以識夫壻白馬從驪駒素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間鹿盧劒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皙鬑鬑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壻殊

相逢狹路間 與樂府極異爲

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如何兩少年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置樽酒使作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爲侍郎五日一來遊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傍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噰噰鶴鳴東西廂大婦織羅綺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作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調絲未遽央

隴西行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道隅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顧視世間人爲樂甚獨殊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請客北堂上坐客氈氍毹清白各異樽酒上正華疏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卻略再拜跪然後持一杯談笑未及竟左顧勑中廚促令辦麤飯愼莫使稽留廢禮送客出盈盈庭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取婦得如此齊姜亦不如健婦持門戶勝一大丈夫

艷歌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蕩在他縣故人誰爲補新衣誰當綻賴得賢主人覽取爲吾綻夫壻從門來斜倚西北眄語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見不見何纍纍遠行不如歸

皚如山上雪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决絶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凄凄復凄凄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

双白鵠

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將五五羅列行不齊忽然卒疲病不能飛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吾欲啣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羽毛日摧頹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别離踟蹰顧群侶淚落縱横垂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

雜詩九首　枚乘

其一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窻阿閣三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嘆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双鴻鵠奮翅起高飛

其二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且緑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顔如玉被服羅衣裳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巾帶沉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啣泥巢君屋

其三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别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

其四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復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飡飯

其五

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採之欲遺誰所思在遠

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傷憂以終老

其六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窓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娼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其七

蘭若生春陽涉冬猶盛滋願言追昔愛情款感四時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夜光照玄陰長嘆戀所思誰謂我無憂積念發狂癡庭前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其八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濯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淸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其九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裳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行客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歌詩一首幷序　李延年

李延年知音善歌舞每爲漢武帝作新歌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座上起舞歌曰

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傾城復傾國佳人難再得

詩一首　蘇武

結髮爲夫婦恩愛兩不疑懽娛在今夕嬿婉及良時征夫懷遠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羽林郎詩　辛延年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鑪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淸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膾鯉魚貽我靑銅鏡結我紅羅裾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

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
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怨詩一首并序　班婕好

昔漢成帝班婕好失寵供養於長信宮
乃作賦自傷并爲怨詩

新製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
月出入君懷袖動揺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飇奪
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絶

董嬌饒詩一首　宋子侯

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傍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

當春風東北起花葉正低昂不知誰家子提籠行
採桑纖手折其枝花落何飄颺請謝彼姝子何爲
見損傷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爲霜終年會飄墮安
得久馨香秋時自零落春月復芬芳何時盛年去
歡愛永相忘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腸歸來酌美
酒挾瑟上高堂

漢時童謡歌一首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眉四方皆半
額城中好廣袖四方用匹帛

同聲詩一首　張衡

邂逅承際會偶得充後房情好新交接恐慄若探
湯不才勉自竭賤妾職所當綢繆主中饋奉禮助
蒸嘗思爲莞蒻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幬在上
衞風霜洒掃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重戶結金扃高
下華燈光解衣巾粉御列圖陳枕張素女爲我師
儀態盈萬方衆夫所希見天老教軒皇樂莫斯夜
樂沒齒焉可忘

贈婦詩三首并序　秦嘉

秦嘉字士會隴西人也爲郡上掾其妻
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

其一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
晩念當奉時役去爾日遥遠遣車迎子還空往復
空返省書情悽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與
相勸勉長夜不能眠伏枕獨展轉憂來如尋環匪
席不可卷

其二

皇靈無私親爲善荷天祿傷我與爾身少小罹煢
獨既得結大義歡樂苦不足念當遠離別思念敘
款曲河廣無舟梁道近隔丘陸臨路懷惆悵中駕

正躑躅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深谷良馬不迴鞍輕
車不轉轂針藥可屢進愁思難爲數貞士篤終始
恩義不可促

其三

蕭蕭僕夫征鏘鏘揚和鈴清晨當引邁束帶待雞
鳴顧看空室中髣髴想姿形一別懷萬恨起坐爲
不寧何用叙我心遺思致款誠寶釵好耀首明鏡
可鑒形芳香去垢穢素琴有清聲詩人感木瓜乃
欲答瑶瓊愧彼贈我厚慙此往物輕雖知未足報
貴用叙我情

秦嘉妻詩　徐淑

妾身兮不令嬰疾兮來歸沉滯兮家門歷時兮不
差曠廢兮侍覲情敬兮有違君今兮奉命遠適兮
京師悠悠兮離別無因兮叙懷瞻望兮踊躍佇立
兮排徊思君兮感結夢想兮容輝君發兮引邁去
我兮日乖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長吟兮永歎
淚下兮沾衣

飲馬長城窟行　蔡邕

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
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輾轉不
相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
相爲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
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上竟何如上有加飡食
下有長相思

飲馬長城窟行　陳琳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請謂長城吏慎莫稽留
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鬬
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
城多健兒内舍多寡婦作書與内舍便嫁莫留住
善事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與邊地君今
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爲稽留他家子生男
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
相撑拄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間明知邊地苦賤
妾何能久自全

雜詩五首　徐幹

其一

沉陰結愁憂愁憂爲誰興念與君相別各在天一
方良會未有期中心摧且傷不聊憂飡食慊慊常
飢空端坐而無爲髣髴君容光

其二

峨峨高山首悠悠萬里道君去日已遠鬱結令人
老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時不可再得何爲自
愁惱每誦昔鴻恩賤軀焉足保

其三

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辭飄颻不可寄徙倚徒相
思人離皆復會君獨無反期自君之出矣明鏡暗
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

其四

慘慘時節盡蘭華凋復零喟然長歎君息期慰我
情展轉不能寐長夜何綿綿躡履起出戶仰觀三

星連自恨志不遂泣涕如涌泉

其五

思君見巾櫛以益我勞勤安得鴻鸞羽觀此心中
人誠心亮不遂搔首立悁悁何言一不見復會無
因緣故然比目魚今隔如參辰

室思

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終之別來歷年歲舊思何可
期重新而忘故君子所猶譏寄身雖在遠豈忘君
須臾既厚不爲薄想君時見思

情詩

高殿鬱崇崇廣廈淒泠泠微風起閨闥落日照階
庭踟躕雲屋下笑歌倚華楹君行殊不返我飾爲
誰容鑪薰闔不用鏡匣上塵生綺羅失常色金翠
暗無精嘉肴既忘御旨酒亦常停顧瞻空寂寂唯
聞燕雀聲憂思連相屬中心如宿酲

定情詩　繁欽

我出東門遊邂逅承清塵思君即幽房侍寢執衣
巾時無桑中契迫此路側人我既媚君姿君亦悅
我顏何以致拳拳綰臂双金鐶何以致殷勤約指
一双銀何以致區區耳中双明珠何以致叩叩香

囊繫肘後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何以結恩情
美玉綴羅纓何以結中心素縷連双針何以結相
投金薄畫搔頭何以慰別離耳後玳瑁釵何以荅
歡悅紈素三條裾何以結愁悲白絹双中衣與我
期何所乃期東山隅日旰兮不來谷風吹我襦遠
望無所見涕泣起踟躕與我期何所乃期山南陽
日中兮不來凱風吹我裳逍遙莫誰覩望君愁我
腸與我期何所乃期西山側日夕兮不來躑躅長
歎息遠望涼風至俯仰正衣服與我期何所乃期
山北岑日暮兮不來淒風吹我衿望君不能坐悲

苦愁我心愛身以何爲惜我華色時中情既款款
然後尅密期褰衣躡茂草謂君不我欺厠此醜陋
質徙倚無所之自傷失所欲淚下如連絲

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幷序　無名氏

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
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
乃沒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
時傷之爲詩云爾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
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

苦悲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
常日稀彼意常依依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
日斷五匹大人故嫌責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
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
歸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
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事二三年始爾
未爲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謂府吏何
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
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
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府吏長

跪告伏惟啓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母
得聞之槌牀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
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
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
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々必相
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吾語新婦謂府吏勿復
重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
心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謂言無罪過
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
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

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
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
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粧
着我繡裌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
光腰若流紈素耳着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
朱丹纖々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上堂拜阿母阿母
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敎訓兼
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
念母勞家裏却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
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

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出門
登車去涕落百餘行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
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
誓不相隔卿且暫歸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
歸誓天不相負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
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盤石妾當作蒲葦〻〻
紉如絲盤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
不忍我意逆以煎我懷擧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
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顔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
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知

禮儀十七遣汝嫁謂言無誓違汝今何罪過不迎
而自歸蘭芝慙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還
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双
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
之阿女含淚荅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
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
更謂之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不
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可便相許
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
宦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爲媒人主簿通

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
來貴門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阿
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擧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
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
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蘭芝仰頭荅理實如
兄言謝家事夫壻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
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和便
可作婚姻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
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
喜視曆復閱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

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語速裝束絡繹
如浮雲青雀白鵠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
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鏤鞍齎錢三百萬
皆用青絲穿雜彩三百匹交廣市鮭珍從人四五
百鬱鬱登郡門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
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擧阿女默無聲手巾
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窻下左
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裌裙晩成單羅衫
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門啼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
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躡履相

逢迎悵然遥相望知是故人來舉手拍馬鞍嗟嘆
使心傷自君别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
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
君還何所望府吏謂新婦賀卿得高遷盤石方且
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卿當日
勝貴吾獨向黄泉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
被迫逼君爾妾亦然黄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執
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論
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
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

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
南山石四體康且直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
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慎勿爲婦死貴賤情可薄
東家有賢女窈窕艶城郭阿母爲汝求便復在旦
夕府吏再拜還長嘆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
戸裏漸見愁煎迫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淹淹
黄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絶今日魂去尸長留攬
裙脱絲履舉身赴青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别離
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
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復蓋葉葉相

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
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傍徨多謝後世人戒
之愼勿忘

玉臺新詠卷之一

玉臺新詠目錄卷之二

於清河見輓船士新婚與妻別一首　魏文帝
清河一首　又
樂府塘上行一首　甄皇后
雜詩二首并序　劉勳妻王宋
雜詩五首　曹植
樂府三首　又
棄婦一首　又
樂府二首　魏明帝
詠懷詩二首　阮籍
樂府詩七首　傅玄
和班氏詩一首　又
情詩五首　張華
雜詩二首　又
內顧詩二首　潘岳
悼亡詩二首　又
王昭君辭一首并序　石崇
嬌女詩一首　左思

玉臺新詠卷之二

於清河見輓船士新婚別妻　魏文帝

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凉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遷移但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爲双黄鵠比翼戲清池

清河一首

方舟戲長水湛淡自浮沉絃歌發中流悲響有餘音音聲入君懷悽愴傷人心心傷安所念但願恩情深願爲晨風鳥双飛翔北林

塘上行　甄皇后

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傍能行仁義莫若妾自知衆口鑠黄金使君生別離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顔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賢豪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修修從君致獨樂延年壽千秋

雜詩二首并序　王宋

王宋者平虜將軍劉勳妻也入門二十

年後勲悅山陽司馬氏女以宋無子
出之還於道中作詩
其一
翩翩牀前帳張以蔽光輝昔將爾同去今將爾同
歸緘藏篋笥裏當復何時披
其二
誰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況乃昔所
奉遠望未爲遥踟躕不得住
雜詩五首　曹植
其一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
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當
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勢會合
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時不開妾
心當何依
其二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莫不成
文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房良人行
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孤鳥繞林翔嗷嗷
鳴索群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其三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遊魚潛淥水翔鳥薄天
飛眇眇客行士遥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今夜白
露晞遊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慷慨對嘉賓悽愴
内傷悲
其四
攬衣出中閨逍遥步兩楹閒房何寂寞綠草被堦
庭空室自生風百鳥翩南征春思安可忘憂慼與
我幷佳人在遠道妾身獨單煢懽會難再遇蘭芝
不重榮人皆弃舊愛君豈若平生寄松爲女蘿依
水如浮萍束身奉衿帶朝夕可墮傾儻願終盻盻
永副我中情

其五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李桃朝遊江北岸夕宿湘川
沚時俗薄朱顔誰爲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
久恃
美女篇
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長條紛冉冉落葉何翩
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
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飄輕裾

隨風還顧盼爲光彩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
者以忘飡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
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朗日誰不希令顔媒氏何所
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衆人何
嗷嗷安知彼所歡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

種葛篇

種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陰與君初婚時結髮恩義
深歡愛在枕席宿昔同衣衾竊慕棠棣篇好樂如
瑟琴行年將晚暮佳人懷異心恩絶曠不接我情
逐抑沈出門當何顧徘徊步北林下有交頸獸仰

見雙棲禽攀枝長歎息淚下沾羅衿良馬知我悲
延頸對我吟昔爲同池魚今若商與參往古皆歡
遇我獨困於今棄置委天命悲愁安可任

浮萍篇

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結髮辭嚴親來爲君子
逑恪勤在朝夕無端獲罪尤在昔蒙恩惠和樂如
瑟琴何意今摧頹曠若商與參茱萸自有芳不若
桂與蘭新人雖可愛無若故人歡行雲有反期君
恩儻中還慊慊仰天歎愁心將何愬日月不常處
人生忽若寓悲風來入懷淚落如垂露小篋造裳

衣裁縫紈與素

棄婦詩 曹植

石榴植前庭綠葉搖縹青丹華灼烈烈帷彩有光
榮光好曄流離可以處淑靈有鳥飛來集樹翼以
悲鳴夫何爲丹華丹華實不成拊心長歎息無子
當歸寧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
星沒無精栖遲失所宜下與瓦石并憂懷從中來
歎息通雞鳴返側不能寐逍遥於前庭踟躕還入
房肅肅帷幕聲寒幃更攝帶撫弦彈素箏慷慨有
餘音要妙悲且清收淚長歎息何以負神靈招搖

待霜露何必春夏成晚穫爲良實願君且安寧

樂府二首 魏明帝

其一

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
長微風衝閨闥羅帷自飄颺攬衣曳長帶屣履下
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鳥何南飛翩翩
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
涕忽沾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

其二

種瓜東井上冉冉自踰垣與君新爲婚瓜葛相結

連寄託不肖軀有如倚太山菟絲無枝株蔓延自
登緣萍藻託清流常恐身不全被蒙丘山惠賤妾
執拳拳天日昭知之想君亦俱然

詠懷詩二首　　　阮籍

其一

二妃游江濵逍遥從風翔交甫解環佩婉孌有芬
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
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
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便離傷

其二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輝
光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流眄發媚姿言笑吐
芬芳携手等歡愛宿昔同衾裳願為雙飛鳥比翼
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樂府七首　　傅玄

青青河邊草篇

青青河邊草悠悠萬里道草生在春時遠道還有
期春至不草生期盡歎無聲感物懷思心夢想發
中情夢君如鴛鴦比翼雲間翔既覺寂無見曠如
參與商夢君結同心比翼遊北林既覺寂無見曠
如商與參河洛自用固不如中岳安回流不及汲
浮雲往自還悲風動思心悠悠誰知者懸景無停
居忽如馳駟馬傾耳懷音響轉目淚双墮生存無
會期要君黃泉下

豫章行

苦相身為女卑陋難再陳兒男當門戶墮地自生
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塵女育無欣愛不為家
所珍長大逃深室藏頭羞見人垂淚適他鄉忽如
雨絕雲低頭和顏色素齒結朱脣跪拜無復數婢
妾如嚴賓情合双雲漢葵藿傾陽春心乖甚水火

百惡集其身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昔為形與
影今為胡與秦胡秦時相見一絕踰參辰

艷歌行

有女懷芬芳提提步東廂蛾眉分翠羽明眸發清
揚丹脣翳皓齒秀色若珪璋巧笑露歡靨眾媚不
可詳容儀希世出無乃古毛嬙頭安金步搖耳繫
明月璫珠環約素腕翠爵垂鮮光文袍綴藻黼玉
體映羅裳容華既以艷志節擬秋霜徽音冠青雲
聲響流四方妙哉英媛德宜配侯與王靈應萬世
合日月時相望媒氏陳束帛羔鴈鳴前堂百兩盈

中路起若鷩鳳翔凡夫徒踴躍望絶殊參商

怨歌行

昭昭朝時日皎皎晨明月十五入君門一别終華髮同心忽異離曠如胡與越胡越有會時參辰遼且闊形影雖髣髴音聲寂無達纖絃感促柱觸之哀聲發情思如循環憂來不可遏塗山有餘恨詩人詠采葛蜻蛚吟牀下回風起幽闥春榮隨露落芙蓉生木末自傷命不遇良辰永乖别已爾可柰何譬如紈素裂孤雌翔故巢星流光景絶魂神馳萬里甘心要同穴

明月篇

皎皎明月光灼灼朝日輝昔爲春蠶絲今爲秋女衣丹唇列素齒翠彩發蛾眉嬌子多好言歡合易爲姿王顔盛有時秀色隨年衰常恐新間舊變故興細微浮萍無根本非水將何依憂喜更相接樂極還自悲

秋蘭篇

秋蘭蔭玉池池水清且芳芙蓉隨風發中有雙鴛鴦雙魚自踴躍兩鳥時迴翔君期歷九秋與妾同衣裳

西長安行

所思兮何在乃在西長安何用存問妾香𧙗雙珠環何用重存問羽爵翠琅玕今我兮聞君更有兮異心香亦不可燒環亦不可沈香燒日有歇環沈日自深

和班氏詩一首　傅玄

秋胡納令室三日宦他鄉皎皎潔婦姿泠泠守空房嬿婉不終夕别如參與商憂來猶四海易感難可防人言生日短愁者苦夜長百草揚春華攘腕採柔桑素手尋繁枝落葉不盈筐羅衣翳玉體迴目流彩章君子倦仕歸車馬如龍驤精誠馳萬里既至兩相忘行人悅令色請息此路傍誘以逢郎諭遂下黃金褰烈烈貞女忿言辭厲秋霜長驅及君室奉金升北堂母立呼婦來歡情樂未央秋胡見此婦惕然懷探湯負心豈不慙永誓非所望清濁自異源鳧鳳不並翔引身赴長流果哉潔婦腸彼夫既不淑此婦亦太剛

情詩五首　張華

其一

北方有佳人端坐鼓鳴琴終晨撫管絃日夕不成

音憂來結不解我思存所欽君子尋時役幽妾懷苦心初爲三載別於今久滯淫昔柳生戶牖庭內自成陰翔鳥鳴翠偶草虫相和吟心悲易感激俛仰淚流衿頗託晨風翼束帶侍衣衾

其二

明月曜清景曨光照玄墀幽人守靜夜廻身入空帷束帶俟將朝廓落晨星稀寐假交精爽覿我佳人姿巧笑媚歡靨聯娟眸與眉寐言增長歎悽然心獨悲

其三

清風動帷簾晨月燭幽房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衿懷擁虛景輕衾覆空牀居歡惜夜促在慼怨宵長撫枕獨吟歎綿綿心內傷

其四

君居北海陽妾在江南陰懸邈脩途遠山川阻且深承歡注隆愛結分投所欽銜恩守篤義萬里託微心

其五

遊目四野外逍遥獨延佇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與巢居覺風飄穴處識

陰雨未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雜詩二首 張華

其一

逍遥遊春宮容與綠流阿白蘋開素葉朱草茂丹華微風搖茝若層波動芰荷榮彩曜中林流馨入綺羅王孫遊不歸脩路邈以遐誰與翫遺芳佇立獨咨嗟

其二

荏苒日月運寒暑忽流易同好遊不存迢迢遠離析房櫳自來風戶庭無行迹蒹葭生牀下蛛蝥網

四壁懷思豈不隆感物重鬱積遊鴈比翼翔歸鴻知接翮來哉彼君子無愁徒自隔

內顧詩二首 潘岳

其一

靜居懷所歡登城望四澤春草鬱青青桑柘何奕奕芳林振朱榮淥水激素石初征冰未泮忽焉衿絺綌漫漫三千里迢迢遠行客馳情戀朱顏寸陰過盈尺夜愁極清晨朝悲終日夕山川信悠永願言良弗獲引領訊歸雲沉思不可釋

其二

獨悲安所慕人生若朝露綿邈寄絕域眷戀想平
素爾情既來追我心亦還顧形體隔不達精爽交
中路不見山下松隆冬不易故不見陵澗柏歲寒
守一度無謂希見疎在遠分彌固

悼亡詩二首　　潘岳

其一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
隔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廻心返
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幃屏無髣髴翰墨
有餘迹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悵怳如或存回

遑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栖一朝隻如彼遊川魚
比目中路析春風緣隟來晨霤承簷滴寢息何時
忘沈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莊缶猶可擊

其二

皎皎窻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
闌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豈曰無重纊誰與同
歲寒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展轉眄枕席長簟
竟牀空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獨無李氏靈彷
彿覩爾容撫衿長歎息不覺涕沾胷沾胷安能已
悲懷從中起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上慙東門

吳下愧蒙莊子賦詩欲言志零落難具紀命也可
柰何長戚自令鄙

王昭君辭一首并序　　石崇

王明君者本爲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故
改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詔以後宮良
家子明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
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
亦必爾也其新造之曲多哀聲故叙之
於紙云爾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

旌僕御涕流離轅馬爲悲鳴哀鬱傷五內泣淚沾
珠瓔行行日已遠乃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我
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
之慙且驚殺身良未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聊積
何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
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華不
足歡甘爲草秋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

嬌女詩一首　　左思

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晳小字爲紈素口齒自清
歷鬢髮覆廣額雙耳似連璧明朝弄梳臺黛眉類

掃跡濃朱衍丹脣黃吻瀾漫赤嬌語若連瑣忿速乃明懂握筆利彤管篆刻未期益執書愛綈素誦習矜所獲其姊字惠芳兩目燦如畫輕粧喜樓邊臨鏡忘紡績舉觶擬京兆立的成復易玩弄眉頰間劇兼機杼役從容好趙舞延袖像飛翮上下絃柱際文史輒卷襞顧眄屏風畫如見已指摘丹青日塵闇明義為隱賾馳騖翔園林菓下皆生摘紅葩掇紫蔕萍實驟抵擲貪華風雨中倏忽數百適務躡霜雪戲重綦常累積并心注肴饌端坐理盤槅翰墨戢閒按相與數離逖動為鑪鉦屈屣履往之適止為荼菽據吹吁對鼎䥶脂膩漫白袖煙熏染珂錫衣被皆重施難與沈水碧任其孺子意羞受長者責瞥聞當與杖涙掩俱向壁

玉臺新詠卷之二

玉臺新詠目錄卷之三

擬古七首 陸機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陸雲
贈車騎一首 周夫人
樂府三首
為顧彥先贈婦往反四首 陸云
雜詩一首 楊方
合歡詩五首
七夕觀織女詩一首 鑒王
詠友人一首 李充
夜聽擣衣一首 曹毗
擬古詩一首 陶潛
樂府詩二首 荀泉
雜詩二首 王微
雜詩三首 謝惠連
雜詩五首 劉鑠

玉臺新詠卷之三

擬古七首　陸機

擬西北有高樓

高樓一何峻迢〻峻而安綺窓出塵冥飛階躡雲
端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芳草隨風結哀響馥
若蘭玉容誰能顧傾城在一彈佇立望日昃躑躅
再三歎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歡思駕歸鴻羽比
翼双飛翰

擬東城高且長

西山何其峻層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林

衰寒暑相因襲時逝忽如遺三閭結飛轡大耋悲
落暉曷為牽世務中心悵有違京雒多妖麗玉顔
侔瓊蕤閑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
響逐高徽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思為河曲鳥
双遊灃水湄

擬蘭若生春陽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不敢
渝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隆想彌年時長嘯入
風飄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

擬迢〻牽牛星

昭昭天漢輝粲〻光天步牽牛西北迴織女東南
顧華容一何綺揮手如振素怨彼河無梁悲此年
歲暮跂彼無良緣睆焉不得度引領望大川双涕
如沾露

擬庭中有奇樹

歡友蘭時往迢迢匿音徽虞淵引絶景四節逝若
飛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躑躅遵林渚惠風入
我懷感物戀所歡採此欲貽誰

擬青青河畔草

靡靡江離草熠〻生河側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

織粲〻妖容姿灼灼華美色良人遊不歸偏棲獨
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擬涉江採芙蓉

上山採瓊蘂穹谷饒芳蘭采〻不盈掬悠悠懷所
歡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沉思鍾萬里躑躅獨
吟歎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陸雲

其一

辭家遠行遊悠悠三千里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
緇修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隆思亂心曲沈懽滞

不起歎沈難克興心亂誰爲理願假歸鴻翼翻飛
浙江汜
其二
東南有思歸長歎充幽闥借問歎何爲佳人眇天
末遊宦久不歸山川脩且闊形影參商乖音息曠
不達離合非有常譬彼絃與筈願保金石志慰妾
長飢渴
贈車騎一首　　周夫人
碎碎細織練當爲君作襦君行豈有顧憶君是妾
夫昔者得君書聞君在高平今時得君書聞君在

京城京城華麗鄉璀粲多異端男兒多遠志豈知
妾念君昔者與君別歲律薄將暮日月一何速素
秋墜湛露湛露何冉冉思君隨歲晚對食不能飡
臨觴不能飲
樂府三首
艶歌行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樓端高堂多艶麗洞房出清
顔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美目揚玉澤蛾眉象
翠翰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儀婉美
巧笑言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金雀垂藻翹瓊
珮結瑤璠方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藹藹風雲會
佳人一何繁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軒軒清川含藻
景高岸被華丹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悲歌吐
清音雅舞播幽蘭丹唇含九秋妍迹陵七盤赴曲
迅驚鴻蹈節如集鸞綺態隨顔變沈姿無定源俯
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歎遺芳結飛飈浮景映清湍
冶容不足詠春遊良可歎
前緩聲歌
遊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
峨宓妃興洛浦王韓起泰華北徵瑶臺女南要湘

川娥肅肅霄駕動翩翩翠蓋羅羽旗栖瓊鸞玉衡
吐鳴和太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獻酬既已周輕
軒垂紫霞揔轡扶桑枝濯足暘谷波清輝溢天門
垂慶惠皇家
塘上行
江蘺生幽渚微芳不足宣被蒙風雨會移君華池
邊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淵沾潤既已渥結根奥
且堅四節遊不處華繁難久鮮淑氣與時殞餘芳
隨風捐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男歡智傾愚女
愛衰避妍不惜微軀退但歎蒼蠅前願君廣末光

照妾薄暮年

爲顧彦先贈婦往反四首　陸雲

其一

我在三川陽子居五湖陰山海一何曠譬彼飛與沉目想清惠姿耳存淑媚音獨寐多遠念寢言撫空衿彼美同懷子非爾誰爲心

其二

悠悠君行邁煢煢妾獨止山河安可踰永隔路萬里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子雅步嫋纖腰巧笑發皓齒佳麗良可羨衰賤焉足紀遠蒙眷顧言銜恩

非望始

其三

翩翩飛蓬征郁郁寒木榮遊止固殊性浮沈豈一情隆愛結在昔信誓貫三靈秉心金石固豈從時俗傾美目逝不顧纖腰徒盈盈何用結中欵仰指北辰星

其四

浮海難爲水遊林難爲觀容色貴及時朝華忘日晏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西城善雅舞總章饒清彈鳴簧發丹脣朱絃繞素腕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霞散華容溢藻幄哀響入雲漢知音世所希非君誰能讃棄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時暮勿復言華落理必賤

雜詩一首　楊方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蜻蛚吟堦下飛蛾拂明燭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煢獨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房櫳無行跡庭草萋已緑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感好多所懷沈憂結心曲

合歡詩五首

其一

虎嘯谷風起龍躍景雲浮同聲好相應同氣自相求我情與子親譬如影追軀食共並根穟飲共連理杯衣用双絲絹寢共無縫綢居願接膝坐行願攜手趨子靜我不動子遊我無留齊彼同心鳥譬此比目魚情至斷金石膠漆未爲牢但願長無別合形作一軀生爲併身物死爲同棺灰秦氏自言至我情不可儔

其二

磁石招長針陽燧下炎煙宮商聲相和心同自相親我情與子合亦如影追身寢共織成被絮用同

功緜暑搖比翼扇寒坐併肩爐子笑我必哂子感我無歡來與子共迹去與子同塵齊彼蛩蛩獸舉動不相捐唯願長無別合形作一身生有同室好死成併棺民徐氏自言至我情不可陳

其三

獨坐空室中愁有數千端悲響答愁歎哀涕應苦言彷徨四顧望白日入西山不覩佳人來但見飛鳥還飛鳥亦何樂夕宿自作群

其四

飛黃銜長轡翼翼回輕輪俯涉淥水澗仰過九層

山脩途曲且險秋草生兩邊黃華如沓金白華如散銀青敷羅翠采絳葩象赤雲爰有承露枝紫榮合素芬扶疏垂清藻布翹芳且鮮目爲艶彩迴心爲奇色旋撫心悼孤客俯仰還自憐踟躕向壁歎攬筆作此文

其五

南林有奇樹承春挺素華豐翹被長條綠葉蔽朱柯因風吐微音芳氣入紫霞我心羨此木願徙着余家夕得遊其下朝得弄其葩爾根深且堅余宅淺且洿移植無良期歎息將如何

七夕觀織女詩一首　王鑒

牽牛悲殊館織女怨離家一稔期一宵此期良可嘉赫奕玄門開飛閣鬱嵯峨隱隱驅千乘闐闐越星河六龍奮瑶轡文螭負瓊車火丹秉瑰燭素女執瓊華絳旗若吐電朱蓋如振霞雲韶何嘈嗷靈鼓鳴相和亭軒佇高眄眷子在岌峨澤因芳露沾恩附蘭風加明發相從遊翩翩鸞鷟羅同遊不同觀念子憂怨多敬因三祝末以爾屬皇娥

嘲友人一首　李充

同好齊歡愛纏緜一何深子既識我情我亦知子

心嬿婉歷年歲和樂如瑟琴良辰不我俱中闊似商參爾隔北山陽我分南川陰嘉會罔克從積思安可任目想妍麗姿耳存清媚音脩晝與永念遥夜獨悲吟逝將尋行役言別涕沾襟願爾降玉趾一顧重千金

夜聽擣衣一首　曹毗

寒興御紈素佳人理衣衾冬夜清且永皓月照堂陰纖手疊輕素朗杵叩鳴砧清風流繁節迴飆灑微吟嗟此往運速悼彼幽滯心二物感余懷豈但聲與音

擬古詩一首　陶潛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明明雲閒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樂府詩二首　荀昶

擬相逢狹路間

朝發邯鄲邑暮宿井陘間井陘一何狹車馬不得旋邂逅相逢値崎嶇交一言一言不容多伏軾問君家君家誠難知難知復易博南面平原居北趣相如閣飛樓臨夕都通門枕華郭入門無所見但見雙栖鶴栖鶴數十双鴛鴦群相追大兄珥金璫中兄振纓緌伏臘一來歸鄰里生光輝小弟無所作鬭雞東陌逵大婦織紈綺中婦縫羅衣小婦無所作挾瑟弄音徽丈人且却坐梁塵將欲飛

擬青青河邊草

熒熒山上火迢迢隔隴左隴左不可至精爽通寤寐寤寐衾幃同忽覺在他邦他邦各異邑相逐不相及迷墟在望烟木落知冰堅升朝各自進誰肯相攀牽客從北方來遺我端弋綈命僕開弋綈中有隱起珪長跪讀隱珪辭苦聲亦悽上言各努力

下言長相懷

雜詩二首　王微

其一

桑妾獨何懷傾筐未盈把自言悲苦多排却不肯捨妾悲四陳訴塡憂不銷冶寒鴈歸所從半塗失憑假壯情忭驅馳猛氣捍朝社常懷雪漢慙常欲復周雅重名好銘勒輕軀願圖寫萬里度沙漠懸師蹈朔野傳聞兵失利不見來歸者奚處埋旍麾何處喪車馬拊心悼恭人零淚覆面下徒謂久別離不見長孤寮寂寂掩高門寥寥空廣廈待君竟不歸收顏今就價

其二

思婦臨高臺長想憑華軒弄絃不成曲哀歌若送言箕帚留江介良人處鴈門詎憶無夜苦但和猳白溫日暗牛羊下野雀滿空園孟冬寒風起東壁正中昏朱火獨照人抱景自愁怨誰知心曲亂所思不可論

雜詩三首　謝惠連

七月七日詠牛女

落日隱櫩楹升月照房櫳團團滿葉露淅淅振條

風蹀足循廣塗瞬目矖曾穹雲漢有靈匹彌年闕
相從遐川阻矖愛脩渚曠清容弄杼不成采聳轡
驚前蹤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傾河易迴斡欵
顏難久悰沃若靈駕旋寂寥雲幄空留情顧華寢
遥心逐奔龍沈吟爲爾感情深意彌重

擣衣

衡紀無淹度晷運倐如催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
槐肅肅莎雞羽烈烈寒螿啼夕陰結空幙宵月皓
中閨美人戒常服端飾相招携簪玉出北方鳴金
步南階櫚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微芳起兩袖輕

汗染双題紈素旣已成君子行未歸裁用笥中刀
縫爲萬里衣盈篋自子手幽緘俟君開腰帶准疇
昔不知今是非

代古

客從遠方來贈我鵠文綾貯以相思篋緘以同心
繩裁爲親身服着以俱寢興別來經年歲歡心不
可凌寫酒置井中誰能辯斗升合如杯中水誰能
判淄澠

代行行重行行　劉鑠

眇眇凌長道遥遥行遠之迴車背京邑揮手從此

辭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寒螿翔水曲秋兔依
山基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日夕涼風起對酒
長相思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衿詩臥看明燈晦坐
見輕紈緇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持願垂薄暮景
照妾桑榆時

代明月何皎皎

落宿半遥城浮雲藹曾闕玉宇來清風羅帳延秋
月結思想伊人沈憂懷明發誰謂行客遊屢見芳
流歇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

代孟冬寒氣至

白露秋風始秋風明月初明月照高樓白露皎玄
除迨及涼風起行見寒林疎客從遠方至贈我千
里書先叙懷舊愛末陳久離居一章意不盡三復
情有餘願遂平生志無使甘言虛

代青青河邊草

淒淒含露臺肅肅迎風館思女御欞軒哀心徹雲
漢端撫悲絃泣獨對明燈嘆良人久徭役耿分終
昏旦楚楚秋水歌依依採菱彈

詠牛女

秋動清氣扇火移炎氣歇廣欄含夜陰高軒通夕

月安步巡芳林傾望極雲閣組綦縈漢陳龍駕淩霄發誰云長河遥頻覺促筵悦沉情未申寫飛光已飄忽來對眇難期今歡自兹沒

玉臺新詠卷之三

玉臺新詠目錄卷之四

七夕月下一首　王僧達
爲織女贈牽牛　彥延之
秋胡詩九首　又
雜詩九首　鮑昭
學阮步兵體一首　王素
擬樂府四首　吳邁遠
雜詩六首　鮑令暉
雜詩五首　丘巨源
雜詩五首　王元長
雜詩十二首　謝朓
子山王孺中妾歌　陸厥
雜詩一首　施榮泰

七夕月下　王僧達

遠山斂雰祲廣庭揚月波氣往風集隟秋還露泫柯節期既已孱中宵振綺羅來歡詎終夕收淚泣分河

為織女贈牽牛　顏延之

婺女儷經星姮娥棲飛月慙無二媛靈託身侍天闕闔闔殊未輝咸池豈沐髮漢陰不夕張長河為誰越雖有促讌期方須涼風發虛計双曜周空遲三星沒非怨杼軸勞但念芳菲歇

秋胡

椅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娩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峻節貫秋霜明艷侔朝日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

燕居未及歡良人顧有違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委遲存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

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原隰多悲涼廻飆卷高樹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悲哉遊宦子勞此山川路

迢遥行人遠婉轉年運徂良時為此別日月方向除孰知寒暑積僶俛見榮枯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

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昔辭秋未素今也歲載華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

年往誠思勞事遠闊音形雖為五載別相與昧平生捨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玉聲

高節難久淹揭來空復辭遲遲前途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日暮行採歸物色桑

榆時美人望昏至慙嘆前相持

有懷誰能己聊用申苦難離居殊年歲一別阻河關春來無時豫秋至應早寒明發動愁心閨中起長歎慘悽歲方晏落日遊子顏

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如始何久為別百行愆諸己君子失時義誰與偕沒齒愧彼行路詩甘之長川汜

翫月城西門廨中　鮑照

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鉤末映東北墀娟娟似蛾眉蛾眉蔽珠櫳玉鉤隔綺窗三五二八時千里與

君同夜移衡漢落徘徊帷幌中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容遊厭辛苦仕子倦飄塵沐瀚自公日宴慰及私辰蜀琴抽白雪郢曲繞陽春肴乾酒未缺金壺啓夕輪迴軒駐輕蓋留酌待情人

代京雜篇

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窓繡桷金蓮花桂柱玉盤龍珠簾無隔露羅幌不勝風寶帳三千所爲爾一朝容揚芬紫烟上垂綵綠雲中春吹迴白日霜歌落塞鴻但懼秋塵起盛愛逐衰蓬坐視靑苔滿臥對錦筵空琴瑟縱橫散舞衣不復縫古來皆歇薄

君意豈獨濃唯見雙黃鵠千里一相從

擬樂府白頭吟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人情賤恩舊世義逐衰興毫髮一爲瑕丘山不可勝食苗實碩鼠點白信蒼蠅鳬鵠遠成美薪芻前見凌申黜褻女進班去信姬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

採桑詩

季春梅始落女工事蠶作採桑淇洧間還戲上宮閨早蒲時結陰晚篁初解籜藹〻霧滿閨融〻景盈幕乳燕逐草虫巢蜂拾花蕚是節最暄妍佳服又新爍欽歎對迴塗陽歌弄場藿抽琴試佇思襛珮果誠託承君郢中美服義久心諾衛風古愉艷鄭俗舊浮薄虛願悲渡湘空賦笑瀍洛盛明難重來淵意爲誰酒君其且調絃桂酒妾行酌

夢還詩

銜淚出郭門撫劒無人逵沙風闇塞起離心眷鄉畿夜分就孤枕夢想暫言歸孀婦當戶歎繰絲復鳴機慊歎論久別相將還綺幃靡靡簷下凉朧朧窓裏暉刈蘭爭芬芳採菊競葳蕤開奩集香蘇探袖解纓徽寐中長路近覺後大江違驚起空歎息怳惚神魂飛白水漫浩浩高山壯巍巍波潮異往復風雲改榮衰此土非吾土慷慨當訴誰

擬古

河畔草未黃胡鴈已矯翼秋虫挾戶吟寒婦晨夜織去歲征人還流傳舊相識聞君上隴時東望久歎息宿昔改衣帶旦暮異容色念此憂如何夜長愁更多明鏡塵匣中寶琴生網羅

詠双燕

双燕戲雲崖羽翮始差池出入南閨裏經過北堂垂意欲巢君幕層楹不可窺沉吟芳歲晩徘徊韶景移悲歌辭舊愛銜泥見新知

贈故人馬子喬

寒灰滅更然夕華晨更鮮春氷雖暫解冬冰還復堅佳人捨我去賞愛長絶緣歡至不留時毎念飄傷年

双劔將別離先在匣中鳴煙雨交將夕從此遂分形雌沉吳江水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闕有崇扃一爲天地別豈直限幽明神物終不隔千祀儻還并

學阮步兵體　王素

沉情發遐慮紆譬懷所思髣髴聞簫管鳴鳳接飛姬聯綿共雲翼嬿婉相携持寄言芳年士寵利不常期涇渭分清濁視彼國風詩

飛來双白鵠　吳邁遠

可憐双白鵠雙雙絶塵氛連翩弄光景交頸遊青雲逢羅復逢繳雌雄一旦分哀聲流海曲孤叫出江濆豈不慕前侶爲爾不及群步步一零淚千里猶待君樂哉新相知悲矣生別離持此百年命共逐寸陰移譬如空山草零落心自知

陽春曲

百里望咸陽知是帝京邑綠樹摇雲光春城起風色佳人愛景華流靡園塘側妍姿豔月映羅衣飄蟬翼宋王歌陽春巴人長歎息雅鄭不同賞那令君愴惻生平重愛惠私自憐何極

長別離

生離不可聞況復長相思如何與君別當我盛年時蕙花毎搖蕩妾心空自持榮乏草木歡悴極霜露悲富貴身難老貧賤顔易衰持此斷君腸君亦宜自疑淮陰有逸將折羽謝翻飛楚亦扛鼎士出門不得歸正爲隆準公杖劔入紫微君才定何如白日下爭暉

長相思

晨有行路客依依造門端人馬風塵色知從河塞還時我有同栖結官遊邯鄲將不異客子分飢復共寒煩君尺帛書寸心從此殫道妾長憔悴豈復歌笑顔簷隱千霜樹庭枯十載蘭經春不擧袖秋落寧復看一見願道意君門已九關虞卿棄相印擔笠爲同歡閨陰欲早霜何事空盤桓

擬青青河畔草　鮑令暉

褭褭臨窓竹藹藹垂門桐灼灼青軒女泠泠高堂
中明志逸秋霜玉顏掩春紅人生誰不別恨君早
從戎鳴絃慙夜月紺黛羞春風

擬客從遠方來

客從遠方來贈我漆鳴琴木有相思文絃有別離
音終身執此調歲寒不改心願作陽春曲宮商長
相尋

題書後寄行人

自君之出矣臨軒不解顏砧杵夜不發高門晝常

關帳中流熠燿庭前華紫蘭揚枯識節異鴻來知
客寒遊月暮冬盡除春待君還

古意贈今人

寒鄉無異服氈褐代文練月月望君歸年年不解
縫荊揚春早和幽冀猶霜霰北寒妾已知南心君
不見誰爲道辛苦寄情雙飛燕形迫杼煎絲顏落
風催電容華一朝改唯餘心不變

代葛沙門妻郭小玉詩二首

其一

明月何皎皎垂幌照羅茵若共相思夜知同憂怨
晨芳華豈矜貌霜露不憐人君非青雲逝飄迹事
咸秦妾持一生淚經秋復度春

其二

君子將徭役遺我雙題錦臨當欲去時復留相思
枕題用常著心枕以憶同寢行行日已遠轉覺思
彌甚

詠七寶扇　丘巨源

妙縞貴東夏巧媛出吴閨裁狀白玉璧縫似明月
輪表裏鏤七寶中銜駭雞珍畫作景山樹圖爲河
洛神來延揮握玩入與鏤釧親生風長袖際晞華

紅粉津拂眄迎嬌意隱映含歌人時移務忘故節
改競存新卷情隨象簟舒心謝錦茵厭歇何足道
敬哉先後晨

聽隣妓

披衽之遊術邈軾寡文才遂門長自寂虛席視生
埃貴里臨倡館東隣歌吹臺雲間嬌響徹風末艷
聲來飛華瑤翠幄揚芬金碧杯久絕中州美從念
尸鄉灰遺情悲近世中山安在哉

古意　元長王氏

遊禽暮知返行人獨不歸坐銷芳草氣空度明月

輝頻容入朝鏡思淚點春衣巫山綵雲沒淇上綠
楊稀待君竟不至秋鴈双双飛
霜氣下孟津秋風度函谷念君凄已寒當軒卷羅
縠纖手廢裁縫曲鬢罷膏沐千里不相聞寸心鬱
氛氳況復飛螢夜木葉乱紛紛

詠琵琶

抱月如可明懷風殊復清絲中傳意緒花裏寄春
情掩抑有奇態悽鏘多好聲芳袖幸時拂龍門空
自生

詠幔

幸得與珠綴羃歷君之楹月映不辭卷風來輙自
輕每聚金鑪氣時駐玉琴聲但願置尊酒蘭缸當
夜明

巫山高

響像巫山高薄暮陽臺曲烟霞乍舒卷蘅芳自斷
續彼美如可期寤言紛在屬撫然坐相思秋風下
庭綠

贈王主簿二首　謝眺

日落窗中坐紅粧好顏色舞衣襞未縫流黃覆不
織蜻蛉草際飛遊蜂花上食一遇長思相顧寄連
翩翼
清吹要碧玉調絃命綠珠輕歌急綺帶含笑解羅
襦餘曲詎幾許高駕且踟蹰徘徊憐暮景唯有洛
城隅

同王主簿怨情

掖庭娉絕國長門失歡讌相逢詠蘼蕪辭寵悲團
扇花叢亂數蝶風簾入双燕徒使春帶賒坐惜紅
顏變平生一顧重夙昔千金賤故人心尚爾故心
人不見

夜聽妓

瓊閨釧響聞瑶席芳塵滿要取洛陽人共命江南
管情多舞態遲意傾歌弄緩知君密見親寸心傳
玉盌
上客光四座佳麗直千金掛釵報纓絕墮珥答琴
心蛾眉已共笑清香復入衿歡樂夜方靜翠帳垂
沉沉

詠邯鄲故才人嫁為廝養卒婦

生平宮閣裏出入侍丹墀開笥方羅縠窺鏡比蛾
眉初別意未解去久日生悲顦顇不自識嬌羞餘
故姿夢中忽髣髴猶言承讌私

秋夜

秋夜促織鳴南隣擣衣急思君隔九重夜夜空佇立北窓輕幔垂西戶月光入何知白露下坐視前堦濕誰能長分居秋盡冬復及

雜詩五首

燈

發翠斜漢裏蓄寶宕山峯抽莖類仙掌銜光似燭龍飛蛾再三繞輕花四五重孤對相思夕空照舞衣縫

燭

杏梁賓未散桂宮明欲沈曖色輕帷裏低光照寶琴徘徊雲髻影灼爍綺疏金恨君秋月夜遺我洞房陰

席

本生朝夕池落景照參差汀洲蔽杜若幽渚奪江蘺遇君時採擷玉座奉金卮但顧羅衣拂無使素塵彌

鏡臺

玲瓏類丹檻苕亭似玄闕對鳳懸清冰垂龍掛明月照粉拂紅粧插花理雲髮玉顏徒自見常畏君

情歌

落梅

新葉初冉冉初蘂新霏霏逢君後園讌相隨巧笑歸親勞君玉指摘以贈南威用持插雲髻翡翠比光暉日暮長零落君恩不可追

中山王孺子妾歌　陸厥

如姬寢臥內班妾坐同車洪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歲暮寒飈及秋水落芙蕖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如

雜詩　施榮泰

趙女修麗姿燕姬正容飾妝成桃毀紅黛起草慙色羅裙數十重猶輕一蟬翼不言袖軟專歎風多力鏘瑯玉池邊弄笑銀臺側折柳貽目成採蒲贈心識來時嫣未盡還去媚何極

玉臺新詠卷之四

玉臺新詠目錄卷之五

江淹　四首
丘遲　二首
沈約　二十四首
柳惲　九首
江洪　四首
高爽　一首
鮑子卿　二首
何子朗　三首
范靖婦　四首

何遜　一十首
王樞　三首
庾丹　二首

玉臺新詠卷之五

古體　江淹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君行在天涯妾心久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菟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

班婕妤扇

紈扇如團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彩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竊悲涼風至吹我玉堦樹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

張司空離情華

秋月映簾櫳懸光入丹墀佳人撫鳴琴清夜守空帷蘭徑少行迹玉臺生網絲庭樹發紅彩閨草含碧滋羅綺爲君整萬里贈所思願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

休上人怨別　惠休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露彩方泛艷月華始徘徊寶書爲君掩瑤琴詎能開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金爐絕沈燎綺席徧浮埃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

敬酬柳僕射征怨　丘遲

清歌自言妍雅舞空仙仙耳中解明月頭上落金
鈿雀飛且近遠暮入綺羅前魚戲雖南北終還荷
葉邊惟見君行久新年非故年

荅徐侍中爲人贈婦

丈夫吐然諾受命本遺家糟糠且棄置蓬首亂如
麻側聞洛陽客金蓋翼高車謁帝時來下光景不
可奢幽房一洞啓二八盡芳華羅裾有長短翠鬓
無低斜長眉橫玉臉皓腕卷輕紗俱看依井蝶共
取落簷花何言征戍苦抱脉空咨嗟

登高望春　沈約

登高眺京洛街巷紛漠漠迴首望長安城闕鬱盤
桓日出照鈿黛風過動羅紈齊童躡朱履趙女揚
翠翰春風摇雜樹葳蕤緑且丹寶瑟玫瑰柱金羈
玳瑁鞍淹留宿下蔡置酒過上蘭解眉還復斂方
知巧笑難佳期空靡靡含睇未成歡嘉客不可見
因君寄長歎

昭君辭

朝發披香殿夕濟汾陰河於兹懷九逝自此斂双
蛾沾粧疑湛露繞臆狀流波日見奔沙起稍覺轉

蓬多胡風犯肌骨非直傷綺羅銜涕強南望關山
齎嗟峨試作陽春曲終成苦寒歌唯有三五夜明
月暫經過

少年新婚爲之詠

山陰柳家女薄言出田壄手容好姿顏便僻巧言
語腰肢旣軟弱衣服亦華楚紅輪映早寒畫扇迎
初暑錦履並花紋繡帶同心苣羅襦金薄廁雲鬓
花釵舉我情已鬱紆何用表崎嶇託意眉間黛申
心口上朱莫爭三春價坐喪千金軀盈尺青銅鏡
九寸合浦珠無因達往意欲寄雙飛鳧裾開見玉

趾衫薄映凝膚羞言趙飛燕笑殺秦羅敷自顧雖
悴薄冠蓋曜城隅高門列騶駕廣路從驪駒何慚
鹿盧劒詎減府中趨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

携手曲

舍轡下彫輅更衣奉玉牀斜簪映秋水開鏡比春
粧所畏紅顏促君恩不可長雞冠且容裔豈吝桂
枝亡

有所思

西征登隴首東望不見家關樹抽紫葉塞草發青
芽昆明池欲滿淸蒻應作花流淚對漢使因書寄

斜狹

夜夜曲

河漢縱且橫北斗橫復直星漢空如此寧知心有憶孤燈暖不明寒機曉猶織零淚向誰道雞鳴徒歎息

詠春

楊柳亂如絲綺羅不自持春草青復綠客心傷此時翠苔已結洧碧水復盈淇日華照趙瑟風色動燕姬衿前萬行淚故是一相思

詠桃

風來吹葉動風去畏花傷紅映已照灼況復含日光歌童暗理曲游女夜縫裳詎減當春淚能斷思人腸

詠月

月華臨靜夜夜靜減氛埃方暉竟戶入圓影隙中來高樓切思婦西園游上才網軒映珠綴應門照綠苔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

詠篪

江南簫管地妙響發孫枝殷勤寄玉指含情舉復垂彫梁再三繞輕塵四五移曲中有深意丹誠君

詎知

六憶詩四首　三言五言

憶來時灼灼上堦墀勤勤叙別離慊慊道相思相看常不足相見乃忘飢

憶坐時黯黯羅帳前或歌四五曲或弄兩三絃笑時應無比嗔時更可憐

憶食時臨盤動容色欲坐復羞坐欲食復羞食含哺不如飢擎甌似無力

憶眠時人眠强未眠解羅不待勸就枕更須牽復恐傍人見嬌羞在燭前

領邊繡

纖手製新奇刺作可憐儀縈絲飛鳳子結縷坐花兒不聲如動吹無風自裊枝麗色儻未歇聊承雲鬢垂

腳下履

丹墀上颯沓玉殿下趨鏘逆轉珠珮響先表繡袿香裾開臨舞席袖拂繞歌堂所歎亡懷妾見委入羅牀

擬青青河邊草

漠漠牀上塵中心憶故人故人不肯憶中夜長歎

息歎息想容儀不欲長別離別離稍已久空牀寄
杯酒

擬三婦

大婦掃玉墀中婦結羅幃小婦獨無事對鏡畫蛾
眉良人且安臥夜長方自私

古意

挾瑟叢臺下徙倚愛容光佇立日已暮戚戚苦人
腸露葵已堪摘淇水未沾裳錦衾無獨暖羅衣空
自香明月雖外照寧知心內傷

夢見美人

夜聞長歎息知君心有憶果自閶闔開䰟交覩容
色既薦巫山枕又奉齊眉食立望復橫陳忽覺非
在側那知神傷者潺湲涙沾臆

効古

可憐桂樹枝單雄憶故雌歲暮異栖宿春至猶別
離山河隔長路路遠絕容儀豈云無我匹寸心終
不移

初春

挾道覓陽春佳人共携手草色猶自非林中都未
有無事逐梅花空中信楊柳且復共歸來含情寄
杯酒

悼往

去秋三五月今秋還照房今春蘭蕙草來春復吐
芳悲哉人道異一謝永銷亡屏筵空有設帷席更
施張遊塵掩虛座孤帳覆空牀萬事無不盡徒令
存者傷

擣衣詩

孤衾紛思緒獨枕愴憂端深庭秋草綠高門白露
寒思君起清夜促柱奏幽蘭不怨飛蓬苦徒傷蕙
草殘
行役滯風波游人淹不歸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

飛寒園夕鳥集思牖草虫悲嗟矣當春服安見禦
冬衣
鶴鳴勞永歎採菉傷時暮念君方遠徭望妾理紈
素秋風吹綠潭明月懸高樹佳人飾淨容招携從
所務
步欄杳不極離堂肅已扃軒高夕杵散氣爽夜碪
鳴瑤草隨步響幽蘭逐袂生踟躕理金翠容與納
宵清
泛艷迴煙綵淵旋龜鶴文凄凄合歡袖冉冉蘭麝

系不怨杼軸苦所悲千里分垂泣送行李傾首遲
歸雲

鼓吹曲二首

獨不見

別島望風臺天淵臨水殿芳草生未積春花落如
霰出從張公子還過趙飛燕奉帚長信宮誰知獨
不見

度關山

少長倡家女出入燕南垂唯持德自美本以容見
知禰閨閣山遠何事摠金羈妾心日已亂秋風鳴

細枝

雜詩

雲輕暮色轉草綠晨芳歸山墟罷寒晦園澤潤朝
暉春心多感動覩物情復悲自君之去矣蘭堂罷
鳴機徒知游宦是不念別離非

長門怨

玉戶夜愔愔應門重且深秋風動桂樹流月搖輕
陰綺簷清露滴網戶思虫吟歎息下蘭閣含愁奏
雅琴何由鳴曉佩復得抱宵衾無復金屋念豈照
長門心

江南曲

汀洲採白蘋日暖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
人故人何不返春華復將晚不道新知樂秖言行
路遠

起夜來

城南斷車騎閣道覆清埃露華光翠網月影入蘭
臺洞房且莫掩應門或復開颯颯秋桂響非君起
夜來

七夕穿針

代馬秋不歸緇紈無復緒迎寒理夜縫映月抽纖

縷的皪愁睇光連娟思眉聚清露下羅衣三風吹
玉柱流陰稍已多餘光欲難取

詠席

照日汀洲際搖風綠潭側雖無獨蠒輕幸有青袍
色羅袖少輕塵象牀多麗飾願君蘭夜飲佳人時
宴息

詠歌姬　江洪

寶鑷間珠花分明靚妝點薄鬢約微黃輕紅澹鉛
臉發言芳已馳復加蘭蕙染浮聲易傷歎沈唱安
而險孤轉忽徘徊雙蛾乍舒斂不持全示人半用

輕紗掩

舞女

腰纖蔑楚媛體輕非趙姬映襟閬寶粟緣肘挂珠絲發袖已成態動足復含姿斜睛若不眄當轉復遲疑何慙雲鶴起詎減鳳鶯時

詠紅牋

雜彩何足奇惟紅偏作可灼爍類蕖開輕明似霞破鏤質卷芳脂裁花承百和且傳別離心復是相思裏不値情牽人豈識風流座

詠薔薇

當戶種薔薇枝葉太葳蕤不搖香已亂無風花自飛春閨不能靜開匣理明妃曲池浮采采斜岸列依依或聞好音度時見銜泥歸且對清觴湛其餘任是非

詠鏡　高爽

初上鳳皇墀此鏡照蛾眉言照長相守不照長相思虛心會不採貞明空自欺無言故此物更復照新期

詠畫扇　鮑子卿

新絲本自輕弱綵何足眄直爲發紅顏謬成握中扇乍奉長門泣時承柏梁宴思粧開已歌掩容隱而見但畫双黃鵠莫作孤飛燕

詠玉階

玉階已夸麗復得臨紫微北戶接翠幄南路抵金扉重疊通日影參差藏月輝輕苔染珠履微澈拂羅衣獨笑崑山曲空見青鳧飛

學謝體　何子朗

桂臺清露拂銅陛落花沾美人紅粧羅攀鉤捲細簾思君暫促柱玉指何纖纖未應爲此別無故坐相嫌

和虞記室騰古意

美人弄白日灼灼當春牖清鏡對蛾眉新花映玉手燕下拾池泥風來吹細柳君子何時歸與我酌樽酒

和繆郎視月

清夜未云疲細簾聊可發泠泠玉潭水映我蛾眉月靡靡露方垂輝輝光稍沒佳人復千里餘影徒揮忽

詠步搖花　范靖婦

珠華縈翡翠寶葉間金瓊剪荷不似製爲花如自

生低枝拂繡領微步動瑤玦但令雲髻插蛾眉本
易成

戲繡娘

明珠翠羽帳金薄綠綃帷因風時暫舉想象見芳
姿清晨插步搖向晚解羅衣託意風流子佳情詎
可私

詠五彩竹火籠

可憐潤霜質纖剖復毫分織作迴風苣製爲縈綺
文含芳出珠被曜彩接緗裙徒嗟今麗飾豈念昔
凌雲

詠燈

綺筵日已暮羅幃月未歸開花散鵠采含光出九
微風軒動丹焰冰宇澹清暉不畏輕蛾繞唯恐曉
蠅飛

日夕望江贈魚司馬　何遜

湓城帶湓水湓水素如帶日夕望高城耿耿青雲
外城中多宴賞絲竹常繁會管聲已流悅絃聲復
淒切歌黛慘如愁舞腰疑欲絶仲秋黃葉下長風
正騷屑早鴈出雲飛故燕辭簷別晝悲在異縣夜
夢還洛汭洛汭何悠悠起望登西樓的的帆向浦
團團日隱洲誰能一羽化輕舉逐飛浮

擬輕薄篇

城東美少年重身輕萬億柘彈隨珠丸白馬黃金
勒長安九逵上青槐蔭道植轂擊晨已喧肩排暝
不息走狗通西望牽牛亘南直相期百戲傍去來
三市側象牀沓繡被玉盤傳綺食大婦掩扇歌小
婦開簾織相看獨隱笑見人還斂色黃鶴悲故群
山枝詠初識烏飛過客盡雀聚行龍匿酌羽方厭
厭此時歡未極

詠照鏡

珠簾旦初捲綺羅朝未織玉匣開鑒形寶臺臨淨
飾對影獨含笑看花空轉側聊爲出蠶眉試染桃
天色羽釵如可間金鈿畏相逼蕩子行未歸啼粧
坐沾臆

閨怨

曉河沒高棟斜月半空庭窓中度落葉簾外隔飛
螢含情下翠帳掩涕閉金屏昔期今未反春草寒
復青思君無轉易何異北辰星

詠七夕

仙車駐七襄鳳駕出天潢月照九微火風吹百和

香來歡暫巧笑還淚已啼粧依稀猶洛汭倏忽似
高唐別離不得見河漢漸湯湯

詠舞

管清羅薦合絃驚雪袖遲逐唱廻纖手聽曲轉蛾
眉凝情眄墮珥微睇託含辭日暮留嘉客相看愛
此時

看新婦

霧夕蓮出水霞朝日照梁何如花燭夜輕扇掩紅
粧良人復灼灼席上自生光所悲高駕動環珮出
長廊

詠倡家

皎皎高樓暮華燭帳前明羅帷雀釵影寶瑟鳳雛
聲夜光枝上發新月霧中生誰念當窗牖相望獨
盈盈

詠白鷗嘲別者

可憐雙白鷗朝夕水上浮何言異棲息雌住雄不
留孤飛出嶼浦獨宿下滄洲東西從此去影響絕
無由

學青青河邊草

春園日應好折花望遠道秋夜苦復長抱枕向空

牀吹樓下促節不言於此別歌筵掩團扇何時一
相見絃絕猶依軫葉落裁下枝即此雖云別方我
未成離

嘲劉諮議孝綽

房櫳滅夜火窗戶映朝光妖女褰幃出蹀躞初下
牀雀釵橫曉鬢蛾眉豔宿粧稍聞玉釧遠猶憐翠
被香寧知早朝客差池已鴈行

古意應蕭信武歌　王樞

朝取飢蠶食夜縫千里衣復聞南陌上日暮採蓮
歸青苔覆寒井紅藥間青薇人生樂自極良時徒

見違何由及新燕双双還共飛

至烏林村見採桑者因有贈

遥見提筐下翩妍實端妙將去復回身欲語先爲
笑閨中初別離不許覓新知空結茱萸帶敢報木
蘭枝

徐尚書座賦得阿憐

紅蓮披早露玉貌映朝霞飛燕啼粧罷顧步插餘
花溘匝金鈿滿參差繡領斜暮還垂瑤帳香燈照
九華

秋閨有望　庚丹

耿耿橫天漢飄飄出岫雲月斜樹倒影風至水迴文已泣機中婦復悲堂君上羅襦曉長襞翠被夜徒薰空汲銀牀井誰縫金縷裙所思竟不至持酒清夜分

夜夢還家

歸飛夢所憶共子汲寒漿銅瓶素絲綆綺井白銀牀雀出手茸樹虫飛玳瑁梁離人不相見爭忍對春光

潘岳黃門述哀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美人歸重泉悽愴無終

畢殯宮已肅清松柏轉蕭索俯仰未能弭尋念非但一拊衿悼寂寞怳然若有失明月入綺窗髣髴想蕙質消憂非萱草永懷寄夢寐夢寐復冥冥何由覩爾形我懸北海術爾無帝女靈願言出遠山徘徊泣松銘爾絕無還雲華落豈留英日月方代序寢興何時平

玉臺新詠卷之五

玉臺新詠目錄卷之六

吳均 三十四首
張率 三首
徐悱 三首
費昶 十首
姚翻 二首
劉令嫺 二首
何思澄 三首

玉臺新詠卷第六

古意　吳均

匈奴數欲盡僕在玉門關蓮花穿劍鍔秋月掩刀環春機鳴窈窕夏鳥思綿蠻中人坐相望狂夫終未還

採桑

賤妾思不堪採桑渭城南帶減連枝繡髮亂鳳皇簪花舞依長薄蛾飛愛綠潭無由報君信流涕向春蠶

梅花落

終冬十二月寒風西北吹獨有梅花落飄蕩不依枝流連逐霜彩散漫下冰斷何當與君日共映芙蓉池

與柳惲相贈荅六首

黃鵠飛上苑綠芷出河洲日映昆明水春生乾鵲樓飄颻白花舞瀾漫紫萍流書織廻文錦無因寄隴頭思君甚瓊樹不見方離憂

嗚鞭適大阿聯翩渡漳淇燕姬及趙女挾瑟夜經過纖腰曳廣袖半額畫長蛾客本倦游者箕帚在江沱故人不可棄新知空復何

離君苦無樂回鞍心悽悽要途訪趙使聞君仕執珪杜蘅色已發菖蒲葉未齊羅歷蚕餌靈差池燕吐泥願逐東風去飄蕩至遼西

白日隱城樓動風掃寒木離村隔東西執手異涼燠相思咽不言洞房清且肅歲去甚流烟時來如轉軸別鶴千里飛孤雌夜未宿

閨房宿已靜落月有餘輝寒虫隱壁思秋蛾繞燭飛絕雲斷更合離鴻去復歸佳人今何在迢遰江之沂一為別鶴棄千里淚沾衣

秋雲靜曉天寒夜方綿綿聞君吹急管相思雜採

蓮別離未幾日高月三成弦躞蹀黃河浪嘶昌龍頭蟬寄書薦無葉插着叢臺邊

擬古四首

陌上桑

嫋嫋陌上桑蔭陌復垂塘長條映白日細葉隱鸝黃蚕飢妾復思拭淚且提筐故人寧知此離恨煎人腸

秦王卷衣

咸陽春草芳秦帝卷衣裳玉檢茱萸匣金泥蘇合香初芳薰複帳餘輝耀玉堂當須宴朝罷持此贈

華陽

採蓮

錦帶雜花鈿羅衣垂綠川問子今何去出採江南蓮遼西三千里欲寄無因緣願君早旋返及此荷葉鮮

携手

艷裔陽之春携手淸洛濱雞鳴上林花薄暮小平津長裾薄白日廣袖葉芳塵故交一如此新知詎憶人

贈杜容成

一燕海上來一燕高臺息一朝所逢遇依然舊所識問我來何遲山川幾紆直荅言海路長風多飛無力昔別縫羅春衣風初入帷今來夏欲曉桑蛾薄樹飛

春詠

春從何處來拂衣復驚梅雲障青瑣闥風吹承霧臺美人隔千里羅幃閉不開無由得共語空對相思杯

去妾贈前夫

棄妾在河橋相思復相遼鳳凰簪落髮蓮花帶緩腰腸從別處斷貌在淚中消願君憶疇昔片言時見饒

詠小年

董生唯巧笑子都信美目百萬市一言千金買相逐不道參差菜誰論窈窕淑願君捧繡被來就越人宿

春怨

四時如湍水奔飛競迴復夜鳥響嚶嚶朝花照煜煜厭見花成子多看筍成竹萬里斷音書十載異栖宿積愁落芳鬢長啼壞美目君去往榆關妾留住函谷唯對昔耶房如鬼蜘蛛屋獨嘆響相酬還

時影自逐象牀易毀簟羅衣變單複幾度過風霜猶能保煢獨

月夜詠陳南康新有所納

二八人如花三五月如鏡開簾一種色當戶兩相映重價出秦韓高名入燕鄭十城屢請易千金幾爭騁君意自能專妾心本無競

見貴者初迎盛姬聊爲之詠

久想專房麗未見傾城者千金訪繁華一朝遇容冶家本薊門外來戲叢臺下長卿辛未匹文君復

新寡

與司馬治書同聞鄰婦夜織

洞房風已激長廊月復清藹藹夜庭廣飄飄曉帳清雒聞百虫思偏傷一息聲鳥聲長不息妾心復何極猶恐君無衣夜夜當窗織

夜愁

簷露滴為珠池水合成璧萬行朝淚瀉千里夜愁極孤帳閉不開寒膏盡復益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

春閨有怨

愁來不理鬢春至更攢眉悲看蛺蝶粉泣望蜘蛛絲月映寒蛩褥風吹翡翠帷飛鱗難託意駃翼不綴思

擣衣

足傷金管處多愴緹光促下機鸞西眺鳴砧遶東旭芳汗似蘭湯彫金辟龍燭散度廣陵音摻寫漁陽曲別鶴悲不已離鸞斷更續尺素在魚腸寸心憑鴈足

為人傷近不見

嬴女鳳凰樓漢姬柏梁殿詎將勝仙死音容猶可見我有一心人同鄉不異縣異縣不成隔同鄉更脉脉脉脉如牛女何由得一語

為何庫部舊姬擬蘼蕪之句

出戶望蘭薰褰簾正逢君斂容纔一訪新知詎可聞新人含笑近故人含淚隱妾意在寒松君心逐朝槿

在王晉安酒席數韻

窈窕宋華容但歌有清曲轉眄非無時斜扇還相矚詎減許飛瓊絕勝劉碧玉何因送款款伴飲杯中醁

為人有贈

碧玉與綠珠張盧復雙女曼聲古難匹長袂世無侶似出鳳凰樓言發瀟湘渚幸有褰衣便含情寄一語

何生姬有怨

寒樹栖羇此月映風復吹逐臣與棄妾零落心可知寶琴徒七絃蘭燈空柏枝䰈容不足効啼粧拭復垂同衾非楚越異國非此離

鼓瑟曲有所思

夜風吹熠熠朝光照昔耶幾銷蘼蕪葉空見蒲桃

花不堪長織素誰能獨浣紗光陰復何極望促反
成賒知君亦蕩子奈妾自倡家

爲人寵姬有怨

可憐獨立樹枝輕根亦搖已爲露所浥復爲風所
飄錦衾襞不開端坐夜及朝是妾愁成瘦非君重
細腰

爲人自傷

自知心裏恨還向影中羞廻持昔慊慊變作今悠
悠還君與妾珥歸妾奉君裘斷絃猶可續心去最
難留

秋閨怨

斜光隱西壁暮雀上南枝風來秋扇屛月出夜燈
吹深心起百際遥淚非一垂徒勞妾辛苦終言君
不知

相逢行　張率

相逢夕陰街獨趍向冠里高門既如一甲第復相
似憑軾日欲昏何處訪公子公子之所在所在良
未知青樓出上路漸臺臨曲池堂上撫流徵奏樽
朝夕施橘柚分寳葉朱火燎金枝兄弟兩三人冠
佩紛陸離朝從禁門出車騎並驅馳金鞍瑪瑙勒
聚覩路傍兒入門一顧望鳧鵠有雄雌雄雌各數
千相鳴戲羽儀並在東西立群英何離離大婦刺
方領中婦抱嬰兒小婦尚嬌稚端坐吹參差丈夫
無遽起神鳳且來儀

對酒

對酒誠可樂此酒復能醇如華良可貴如浮更非
珍何以留上客爲寄掌中人金尊清復滿玉椀亟
來親誰能共遲暮對酒及芳晨君當歌未罷却座
避梁塵

遠期

遠期終不歸節物坐將變白露濕羅衣秋風息團
扇誰能少離別他鄉且異縣浮雲蔽重山相望何
時見寄言遠行者空閨淚如霰

贈内　徐悱

日暮想青陽躡履出椒房網虫生錦薦遊塵掩玉
牀不見可憐影空聞䩉帳香彼美情多樂挾瑟坐
高堂豈忘離憂者向隅獨心傷聊因一書札以代
九廻腸

對房前桃樹詠佳期贈内

相思上北閣徙倚望東家忽有當窓樹蕐含映日

花芳鮮類紅粉比素若鉛華更使心增意彌令想
狹斜無如一路阻脉脉似雲霞駿城不可越言折
伐疏麻
華觀省中夜聞城外擣衣
閶闔下重關丹墀吐明月秋氣城中冷秋砧城外
發浮聲繞臺雀飄響度龍闕婉轉何藏摧當佳上
路來藏摧意未已定自乘軒裏乘軒盡世家從靡
似朝霞圓璫耳上照方繡領間斜衣薰百和屑鬢
搖九枝花昨暮庭槐落今朝羅綺薄拂席捲先央
開慢舒龜鶴金波正容與玉步依砧杵紅袖往還

縈素腕參差舉徒聞不得見獨夜空愁佇獨夜何
窮極懷之在心側階垂玉衡露庭舞松風翼灑滴
流星輝燦爛長河色三冬誠足用五日無粮食揚
雲巳寂寥今君復弦直
和蕭紀室春旦有所思
芳樹發春輝蔡子望青衣水逐桃花去春隨楊柳
歸楊柳何時歸裊く復依依已蔭章臺陌復掃長
門扉獨知離心者坐惜春光違洛陽遠如日何由
見宓妃
春郊見美人

芳郊拾翠人廻袖捲芳春金輝起步搖紅米發吹
輪湯湯蓋頂日飄飄馬足塵薄暮高樓下當知妾
姓秦
詠照鏡
晨輝照杏梁飛燕起朝粧留心散廣黛輕手約花
黃正釵時念影拂絮且憐香方嫌翠色故乍道玉
無光城中皆半額非妾畫眉長
陽春發和氣
日淨班姬門風輕董野舘卷耳緣家出反舌登牆
喚蚕女桂枝鉤遊童蘇合彈拂袖當留客相逢莫

相難
秋夜凉風起
佳人在河內征夫鎮馬邑零露一朝團中夜雨垂
泣氣裏牀帳冷天寒針縷澁紅顏本暫時君還詎
相及
採菱
妾家五湖口採菱五湖側玉面不關粧雙眉本翠
色日斜天欲暮風生浪未息宛在水中央空作兩
相憶
鼓吹曲二首

高巫山

巫山光欲晚陽臺色依依彼美岩之曲寧知心是非朝霽觸石起暮雨潤羅衣願解千金佩請逐大王歸

有所思

上林鳥欲栖長安日行暮所思竟不見空想丹墀步簾動憶君來雷聲似車度北方佳麗子窈窕能迴顧夫君自迷惑非爲妾心妬

同郭侍郎採桑　姚翻

鴈還高柳北春歸洛水南日照茱萸領風搖翡翠簪桑間視欲暮閨裏遽飢蠶相思君助取相望妾那堪

孔翁歸和湘東王班婕一首

長門與長信日暮九重空雷聲隱聽隱車響絕籠籠恩光隨妙舞團扇逐秋風鈆華誰不慕人意自難終

劉令嫺詩二首　徐悱妻

花庭麗景斜蘭牖輕風度落日更新粧開簾對春樹鳴鸝葉中舞戲蝶花間鶩調琴本要歡心愁不成趣良會誠非遠佳期今不遇欲知幽怨多春閨深且暮

東家挺奇麗南國擅容輝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還看鏡中色比艷似知非摘辭徒妙好連類頓乖違智夫雖已麗傾城未敢希

何思澄三首

寂寂長信晚雀聲哦洞房蜘蛛網高閣駁蘚被長廊虛殿簾帷靜閑階花蕊香悠悠視日暮還復拂空牀

擬古

故交不可忘猶如蘭桂芳新知雖可悅不異茱萸香妾有鳳雛曲非爲陌上桑爲君君不御抱瑟自悲凉

南苑逢美人

洛浦疑迴雪巫山似旦雲傾城今所見傾國昔曾聞媚眼隨嬌合丹脣逐笑分風卷葡桃帶日照石榴裙自有狂夫在空持勞使君

荅唐娘七夕所穿針　徐悱

倡人助漢女靚粧臨月華連針學並蒂縈縷作開花孀閨絕綺羅攬贈自傷嗟雖言未相識聞道出良家曾停霍君騎經過柳惠車無由一共語暫看

日升霞

玉臺新詠卷之六

玉臺新詠目錄卷之七

梁武帝

擣衣

擬長安有狹斜十韻 又

擬明月照高樓 又

擬青青河邊草

代蘇屬國婦

古意 臨高臺

芳樹 有思所

古意 紫蘭始萌

織婦 七夕

戲作

樂府三首 皇太子綱

艷歌篇

蜀國絃歌十韻

妾命薄篇十韻

代樂府三首

新成安樂宮

雙桐生空井

楚妃嘆

和湘東王橫吹曲四首

洛陽道　折楊柳
紫騮馬　南湖
北渚　太堤
蓮舟買荷度
照流看落釵
春宵　冬曉韻
戲作謝惠連體十三
倡婦怨情十二韻
和徐錄事見內人作臥具
戲贈麗人　秋閨夜思

和湘東王名士悅傾城
從頓暫還城
詠人棄妾　執筆戲書
艶歌曲　怨
擬沈隱侯夜夜曲
七夕
同劉諮議詠春雪
晚景出行
賦樂府得大垂手
賦樂器得箜篌

詠舞　春閨情
又三韻　率爾成詠
美人晨粧　賦得當爐
林下妓
擬落日窗中坐
美人觀畫
孌童
代秋胡婦閨怨邵陵王綸
車中見美人
代舊姬有怨

登顏園故閣　湘東王繹
戲作艶詩
夜遊柏齋
和劉上黃
寒宵
詠晚棲烏
詠秋夜
同蕭長史看妓
和湘東王夜夢應令
曉色

閨妾寄征

玉臺新詠目錄卷之七

玉臺新詠卷之七

擣衣　梁武帝

駕言易水北送别河之陽沂思慘行鑣結夢在空牀既寤丹緑謬始知紈素傷中洲木葉下邊城應早霜陰虫日慘烈庭草復云黄金風但清夜明月縣洞房嫋嫋同宫女助我理衣裳參差夕杵引哀怨秋砧揚輕羅飛玉腕弱翠低紅粧朱顏日已興眄睞色增光擣以一匪石文成双免央制握斷金刀薫用如蘭房佳期久不歸持此寄寒鄉妾身誰與容思君苦人腸

擬長安有狹斜十韻

洛陽有曲陌陌曲不通驛忽逢一少童扶轡問君宅君宅邯鄲右易憶復可知大息組細緼中息珮陸離小息尚青綺總轡遊南皮三息俱入門家臣拜門垂三息俱升堂旨酒盈千卮三息俱入戶戶內有光儀大婦理金翠中婦事玉觽少婦獨閑暇調笙遊曲池丈夫少徘徊鳳吹方參差

擬明月照高樓

圓魄當虛闥清光流思筵筵思對孤影悽怨還自憐臺鏡早生塵匣琴又無絃悲慕屢傷節離憂亟

華年君如東扶景妾似西柳煙相去既路迥明晦
亦殊懸願爲銅鐵轡以感長樂前

擬青青河邊草

幕幕綉戸絲悠悠懐昔期昔期久不歸鄉國曠音
輝音輝空結遲半寝覺知至既寤了無形與君隔
死生月似雲掩光葉似霜催老當途競自容莫肯
與妾道

代蘇屬國婦

良人與我期不謂當過時秋風忽送節白露凝前
基愴〻獨凉枕搔〻孤月帷或聽西北鴈似從寒
海湄果啣萬里書中有生離辞惟言長別矣不復
道相思胡羊久剽奪漢節故支持帛上看未終臉
下涙如絲空懐之死誓遠勞同穴詩

古意

飛鳥起離離鶯散怨差池嗷嘈逬樹上翩翾集寒
枝既悲征役久偏傷壠上兒寄言閨中愛此心詎
能知不見松蘿上葉落根不移

芳樹

綠樹始摇芳芳生非一葉一葉度春風芳華自相
接雜色亂參差衆花紛重疊重疊不可思思此誰

能慨

臨高臺

高臺半行雲望望高不極草樹無參差山河同一
色髣髴洛陽道道遠難別識玉階故情人情來共
相憶

有所思

誰言生離久適意與君別衣上芳猶在握裏書未
滅腰間雙綺帶夢爲同心結常恐所思露瑤花未
忍折

古意

當春有一草綠花復垂枝云是忘憂物生在北堂
垂飛飛双蛺蝶低低兩差池差池低復起此芳性
不移飛蝶双復隻此心人莫知

紫蘭始萌

種蘭玉臺下氣暖蘭始萌芬芳與時發婉轉迎節
生獨使金翠嬌偏動紅綺情二遊何足壞一顧非
傾城羞將苓芝侶豈畏鶗鴂鳴

織婦

送別出南軒離思沈幽室調梭輟寒夜鳴機罷秋
月良人在萬里誰與共成匹願得一廻光照此憂

與疾君情倘未忘妾心長自畢
七夕
白露月下團秋風枝上鮮瑆臺生碧霧瓊幕亟紫
煙綺會非妙節佳期乃良年玉壺承夜急蘭油依
曉煎昔時悲難越今傷何易旋怨咽双念斷凄切
兩情懸
戲作
宓妃生洛浦遊女出漢陽妖閑逾下蔡神妙絶高
唐錦驅且變俗玉貌復移鄉況兹集靈異豈得無
方將長袂必留客清哇咸繞梁燕趙羞容正西姐

慙芬芳徒聞殊可弄定自之明璫
樂府三首　皇太子
艷歌篇十八韻
凌晨光景麗倡女鳳樓中前瞻削成小傍望春旌
空分妝間淺壓繞臉傅斜紅張瑟未調軫飲吹不
全終自知心所愛出入仕秦宮誰言連伊屈更是
莫敖通輕軺綴皂蓋飛轡轢雲驄金鞍隨繫尾銜
璞映躍駿戈鏤荊山玉劍飾丹陽銅左把蘇合彈
傍持大屈弓控弦因鵲血挽強用牛螉弋獵多登
隴酣歌每入豐暉〻隱落日冉冉還房櫳燈生陽

燧火塵散鯉魚風流蘇時下帳象簟復韜筒霧暗
窓前柳寒疎井上桐女蘿托松際瓜蔓甘井東拳
拳恃君愛歲莫望無窮
蜀國弦歌十韻
銅梁望絶國劍道望中區通星上分野作固爲下
都雅歌因良守妙舞自巴渝陽城嬉樂所劍騎彎
相趨五婦行難至百兩好游娛牲祈望帝祀酒酹
蜀侯姝江妃納重螭卓女愛將雛停絃時繫爪息
吹治脣朱春衫灡錦浪迴扇避陽烏聞君旌節返
賤妾下城隅

妾薄命篇十韻
名都多麗質本自恃容姿蕩子行未至秋胡無定
期玉貌歇紅臉長顰串翠眉奩鏡迷朝色縫針脆
故絲本異搖舟咎何關竊席疑生離誰撫育溘死
詎成遲毛嬙貌本絶踉蹌入氊帷盧姬嫁日晚非
復好年時轉山猶可逐烏白望難追妾心徒自苦
傍人會見嗤
代樂府三首
新成安樂宮
遥看雲霧中耿耿映丹紅珠簾通曉日金花拂夜

風欲知聲管處來過安樂宮

雙桐生空井

季月双桐井新枝復舊株晚葉藏栖鳳朝花拂曙烏還看西子照銀牀牽轆轤

楚妃歎

幽閨情脉脉漏長宵寂寂草螢飛夜戶絲虫繞秋壁薄笑未爲欣微歎還成戚金簪鬢下垂玉筯衣前滴

和湘東王橫吹曲三首

洛陽道

洛陽佳麗所大道滿春光游童初挾彈蚕妾始提筐金鞍照龍馬羅袂拂春桑玉車爭晚入潘果溢高箱

折楊柳

楊柳亂成絲攀折上春時葉密鳥飛礙風輕花落遲城高短簫發林空畫角悲曲中無別意併爲久恩相

騮紫馬

賤妾朝下機正值良人歸青絲懸玉鐙朱汗染香衣驟急珂彌鞚蹄多塵乱飛雕胡幸可薦故心君莫違

雍州曲三首

南湖

南湖荇葉浮復有佳期遊銀綸翡翠鈎玉管芙蓉舟荷香乱衣麝枕聲隨急流

北渚

岸陰垂柳葉平江含粉蝶好值城傍人多逢蕩舟妾綠水濺長袖浮苔染輕襪

大堤

宜城斷中道行旅極流連出妻工織素妖姬慣數

錢炊彫留吐客貰酒逐神仙

同庾肩吾四詠二首

蓮舟買荷度

採蓮前岍隈舟子屢徘徊披衣可織風疎荷香不來欲知當度處當看荷葉開

照流看落釵

相隨照綠水意欲重涼風梳搖粧影壞釵落鬢花空佳期在何許徒傷心不同

和湘東王三韻二首

春宵

花樹含春叢羅夜幃長空風聲隨篠韻月色與池
同綵幾徒自發無信往雲中

冬曉

冬朝日照梁含怨下前牀帳褰竹葉帶鏡轉菱花
光會是無人見何用早紅粧

戲作謝惠連體十三韻

雜蘂映南庭庭中光景媚可憐枝上花早得春風
意春風復有情拂幔且開楹盈開碧煙拂幔拂
垂蓮徧使紅花散飄揚落眼前眼亦多無況參差
鬱相望珠繩翡翠帷綺幕芙蓉帳香烟出窓裏落

月斜階上日影去遲遲節花成在茲桃枝紅若點
柳葉亂如絲絲條轉暮光影落暮光長春燕双双
舞春心處處揚酒滿心聊足萱枝愁不忘

倡婦怨情十二韻

綺窓臨畫閣飛閣繞長廊風散同心草月敵可憐
光鬢鬟簾中出妖麗特非常恥學秦羅髻羞爲樓
上粧散誕披紅帔生情新約黃斜燈入錦帳微煙
出玉房六安双玳瑁八幅兩鴛鴦猶是別時許留
値解心傷含情生度日俄頃變炎涼玉關驅夜雪
金氣落嚴霜飛狐驛使斷交河川路長蕩子無消
息朱唇徒自傷

和徐錄事見內人作臥具

密房寒日晚落照度窓邊紅簾遥不隔輕帷半捲
懸方知纖手製詎減縫裳妍龍刀橫脉脉畫尺墮
衣前熨斗金塗色簪管白牙纏衣裁合歡攝文作
鴛鴦連針用双縫縷絮是八蚕綿香和麗丘蜜麝
吐中臺烟已入琉璃帳兼雜太華氊且向彫爐煖
非同團扇捐更恐從軍別空牀徒自憐

戲贈麗人

麗姬與妖嬙共拂可憐粧同安鬟裏撥異作額間
黃羅裙宜細簡畫屧重高墻含羞來上砌微笑出

長廊取花爭間色扳枝念蘂香但歌聊一曲鳴絃
未息張自矜心所愛三十侍中郎

秋閨夜思

非關長信別詎是良人征九重忽不見萬恨滿心
生夕門掩魚鑰宵牀悲畫屏迴月臨窓度吟虫繞
砌鳴初霜隕細葉秋風驅亂螢故粧猶累日新衣
襞未成欲知妾不寐城外擣衣聲

和湘東王士名悅傾城

美人稱絕世麗色譬花叢雖居李城北住在宋家

東教歌公主第學舞漢成宮多游淇水上好在鳳樓中覆高疑上砌裾開特畏風衫輕見跳脫珠概雜青虫垂絲迷帷幔落日度房櫳粧窓隔柳色井水照桃紅非憐江浦珮羞使春閨空

從頓暫還城

漢渚水初綠江南草復黃日暖蒲心發風吹梅蕊香征艫艤湯塹歸騎息金隍舞觀依叢簽歌臺絃未張特此橫行去誰念守空牀

詠人去妾

昔時嬌玉步含羞花燭邊豈言心愛斷啣啼私自憐常見歡成怨非關醜易妍獨鵠罷中路孤鸞死鏡前

執筆戲書

舞女及燕姬倡樓復蕩婦參差大戾發搖曳小垂手釣竿蜀國彈新城折楊柳玉按西王桃蠡杯石榴酒甲乙羅帳異辛壬房戶睡夜夜有明月時時憐更衣

艷歌曲

雲楣桂成戶飛棟杏爲梁斜窓通蕊氣細隙引塵光栽衣魏后尺汲水淮南牀青驪暮當返預使羅裙香

怨

秋風與白團本自不相安新人反故愛意氣豈能寬黃金肘後印白玉案前盤誰堪空對此還成無歲寒

擬沈隱侯夜夜曲

藹藹夜中霜何關向曉光枕啼當帶粉身眠不着牀蘭膏斷更益薰爐滅復香但問愁多少便知夜短長

七夕

秋期此時夫長夜從河靈紫煙凌鳳羽奔光隨玉耕洛湯疑劔氣成都怪客星天梭織來久方逢今夜停

同劉諮議詠春雪

晩霞飛銀礫浮雲暗未開入池消不積因風墜復來思婦流黃素溫姬玉鏡臺看花言可插定有非春梅

晩景出行

細樹含殘影春閨散晚香輕花鬢邊墮微汗粉中光飛凫初罷曲啼烏忽度行羞令白日暮車騎躃

相望

賦樂府得大垂手

垂手忽苕苕飛燕掌中嬌羅衣恣風引輕帶任情搖詎似長沙地促舞不廻腰

賦樂名得箜篌

捩遲初挑吹弄急時催舞釧響逐絃鳴私廻半障柱欲知心不平君看黛眉聚

詠舞

可憐初二八逐節似飛鴻懸勝河陽妓闇與淮陽同入行看履進轉面望鬟空腕動苕華玉袖隨如

意風上客何須起啼烏曲未終

春閨情

楊柳葉纖纖佳人懶纖縑正衣還向鏡迎春試捲簾摘梅多遶樹覓燕好窺簷只言逐花草計較應非嫌

又三韻

珠簾向暮下妖姿不可追花風暗裏覺蘭燭帳中飛何時玉窓裏夜夜更縫衣

率爾成詠

借問仙將畫詎有此佳人傾城且傾國如雨復如神漢后憐名燕周王重姓申挾瑟會游趙吹簫屢入秦玉階偏望樹長廊每逐春約黃出意巧纏絃用去新迎風時引神避日暫披巾疎花映鬟插細佩逸衫身誰知口欲噂含差不自陳

美人晨粧

北向窓朝鏡錦帳復斜縈嬌羞不肯出猶言粧未成散黛隨眉廣燕脂逐臉生試將持出衆定得可憐名

賦得當壚

十五正團圓流光滿上蘭當壚設夜酒宿客解金

鞍迎來挾瑟易送別但歌難詎知心恨意翻令衣帶寬

林下妓

炎光向夕斂促宴臨前池泉聲影相得花與面相宜管聲長鳥弄舞扶寫風枝歡樂不知醉千秋長若斯

擬落日窓中坐開

杳梁斜日照餘輝映美人開函脫寶釧向鏡理紘巾游魚動池葉舞鶴散階塵空嗟千歲久願得及陽春

美人觀畫

殿上圖神女宮裏出佳人可憐俱是畫誰能辨僞眞分明爭眉目一種細腰身所有特爲異長有好精神

代秋胡婦閨怨　　邵陵王綸

蕩子從游宦思妾守房櫳塵鏡朝朝掩寒衾夜夜空若非新有悅何事久西東知人相憶不淚盡夢啼中

車中見美人

關情出眉眼軟媚著腰肢語笑能嬌媄行步絶逶迤空中自迷惑渠傍會不知懸念猶如此得應時若爲

代舊姬有怨

寧爲萬里別乍此生別離那堪眼前見故愛逐所移未展春光落遽起秋風吹怨黛愁還斂啼粧拭更垂誰能巧爲賦黃金妾自貲

登顏園故閣　　湘東王繹

高樓三五夜流影入丹墀先時留上客夫壻美容姿粧成理蟬鬢笑罷斂蛾眉衣香知步近釧動覺行遲如何舞館樂翻見歌梁悲猶懸北窻幌未捲南軒帷寂寂空郊暮非復少年時

戲作艶詩

入堂值小婦出門逢故夫含辭未反吐絞袖且踟蹰摇兹扇似月掩此淚如珠今懷同無已故情今有餘

夜遊柏齋

燭暗行人静簾開雲影入風細雨聲遲夜短更籌急能下班姬淚復使倡樓泣況此客遊人中宵空佇立

和劉上黄

新鶯隱葉囀新燕向窻飛柳絮時依酒梅花乍入衣玉珂輕風度金鞍映日暉無令春色晚獨望行人歸

詠晚棲烏

日暮連翩翼俱向上林棲風多前鳥駛雲暗後羣迷路遠聲難徹飛斜行未齊應從故鄉返幾過入蘭閨借問倡樓妾何如蕩子妻

寒宵

烏鵲夜南飛良人行未歸池水浮明月寒風送擣衣願織迴文錦因君寄武威

秋夜

秋夜九重空蕩子怨房櫳燈光入綺帷簾影進屏風金徹調玉軫茲夜撫離鴻

同蕭長史看妓　武陵王

燕姬秦妙舞鄭女發清歌迴羞出慢臉送態入嚬蛾寧殊值行雨詎減見凌波想君愁日暮應羨魯陽戈

和湘東王夜夢應令

昨夜夢君歸賤妾下鳴機意知君意薄不著去時衣故言如夢裏賴得鴈書飛

曉色

晨禽爭學囀朝花亂欲開爐烟入斗帳屏風隱鏡臺紅粧隨淚盡蕩子何時迴

閨妾寄征

斂色金星聚縈悲玉筯流願君看海氣憶妾上高樓

玉臺新詠目錄卷之八

蕭子顯　二首
王筠　六首
劉孝綽　五首
劉遵　二首
王訓　一首
庾肩吾　六首
劉孝威　三首
徐君蒨　二首
鮑泉　二首
劉緩　四首
鄧鏗　二首
甄固　一首
庾信
劉邈　四首
紀少瑜　三首
聞人蒨　一首
徐孝穆　四首
吳孜　一首
湯僧濟　一首

劉令嫺　一首
王叔英妻　一首

玉臺新詠卷之八

古樂府　蕭子顯

大明上若若陽城射凌霄光照窓中婦絕世同阿
嬌明鏡盤龍簪刻羽鳳凰彫逶迤梁家髻冉弱楚
宮腰輕紈拂重錦薄穀間飛綃三六前年暮四五
今年朝蚕園拾芳繭桑陌採柔條出入東城里上
下洛西橋忽逢車馬客飛蓋動簷軺単衣鼠毛織
寶劒羊頭鞘丈夫疲應對御者輟銜鑣柱間徒脉
脉垣上幾翹翹女本西家宿君自上官要漢馬三
萬匹夫婿任飄颻鞶囊虎頭綬左珥晃盧貂橫吹
龍鍾管奏鼓象牙簫十五張内侍十八賈登朝皆
笑顏郎老盡訝董生超

代美女篇

邯鄲暫輟舞巴姬請罷絃佳人溱洧上艶趙復傾
燕繁穠既爲李照水亦成蓮朝沽成都酒暝數河
間錢餘光幸未惜蘭膏空自煎

春月　王筠

日照鴛鴦殿萍生鴈鶩池遊塵隨影入弱柳帶風
垂青鶵逐黃口別鶴慘羇雌同衾遠遊說結愛久
生離於今方溘死寧須萱草枝

卷葹心未發蘼蕪葉欲齊春蚕方曳緒新燕正啣
泥野雉呼雌雊庭禽挾子栖從君客梁後方晝掩
春閨山川隔道里芳草徒萋萋

秋夜二首

九重依夜管四壁慘無輝招搖顧西落烏鵲向東
飛流螢新妝火絡緯欲催機爾時思錦字持製行
人衣所望丹心達嘉客倘能歸

露華初泥泥桂枝方悚悚煞氣下重軒輕陰滿四
屋別寵憎儵夜遠征悲獨宿愁牽翠羽眉淚滿橫
波目長門絶往來含情空杼軸

遊望二首

落日照紅粧挾瑟當窗牖寧復歌蘼蕪唯聞嘆楊
柳結好在同心離別由衆口徒設露葵羹誰酌蘭
英酒會日杳無期憐華安得久

相思不安席聊至狹斜東愁眉傚歲里高髻學城
中隻眉偏照日獨蓋好縈胷自知心所愛獻賦甘
泉宮博聞方鼎食詎春憶閨容

遇見鄰舟主人投一物衆姬爭之有客請
余為詠　劉孝綽

河流既浼浼河烏復關關落花浮浦出飛雉復流
還此日倡家女競嬌桃李顏良人惜美珥欲以代
芳菅新縑疑故素戚趙蔑裛班曳紈事掩縠搖珮
奪鳴環客心空振蕩高枝不可扳

淇上人戲蕩子婦示行事

桑中始奕奕淇上未湯湯美人要雜珮上客誘明
璫日闇人聲靜微步出蘭房露葵不待勸鳴瑟無
睱張翠釵掛已落羅衣拂更香如何嫁蕩子春夜
守空牀不見青絲騎徒勞紅粉粧

賦得照棊燭刻五分成

南皮絃吹罷終奕且留賓日下房櫳閉華燭命佳
人側光全照局迴花半隱身不亂纖手巻羞令夜
向晨

夜聽妓賦得烏夜啼

鵾絃且輟弄鶴操暫停徽別有啼烏曲東西相背
飛倡人怨獨守蕩子遊未歸若逢生離曲長夜泣
羅衣

賦得遺所思

遺簪彫玳瑁贈綺織鴛鴦木若華滋樹交枝蕩子
房別前秋已落別後春更芳所思不可寄唯憐盈
袖香

繁華應令　劉遵

可憐周小童微笑摘蘭叢鮮膚如粉白慢臉似桃紅挾彈雕陵下垂鈎蓮葉東腕轉飄香麝衣輕任好風幸承枕席選得奉畫堂中金屏障翠翡藍帊覆薰籠本欲傷輕薄含亂羞自通剪袖恩雖重殘桃愛未終蛾眉詎須嫉新粧迎入宮

頓還城應令

漢水深難渡深潭見底清錦茬繫兔舸珠竿懸翠鈴鳴笳芳樹曲流唱採蓮辭神遊不停駕日暮返連營寧顧重房重階上綠苔生

奉和率爾有詠　王訓

殿內多仙女從來難比方別有當窓艷復是可憐粧學舞勝飛燕染粉薄南陽散黃分黛色薰衣雜棗香簡釵新輟翠試履逆垣牆一朝恃容色非復守空房君恩若可恃願作双鴛鴦

有所思　庾肩吾

佳期竟不歸春物坐芳菲拂匣看離扇開箱見別離井梧生未合宮槐卷復稀不及御泥燕從來相逐飛

詠美人自看畫應令

欲知畫能巧喚取真來映並出似分身分看如對鏡安釵等疎密着領俱周正不解平城圍誰與丹后競

賦得橫吹曲長安道

桂宮橫複道黃山開廣路遠聽平陵鍾遙識新豐樹合殿生光采離宮起煙霧日落歌吹還塵飛車馬度

南苑還看人

春花競玉顏俱折復俱攀細腰宜窄衣長釵巧挾鬟洛橋初度燭青門欲上關中人應有望上客莫前還

相東王春宵應令

征人別來久年芳復臨牖燭下夜縫衣春寒偏著手願返歸飛鴈因書寄高柳

送別於建興苑相逢

相逢小苑北停車問苑中梅新雜柳故粉白映綸紅去影背斜日香衣臨上風雪消階漸黑冰開池半通去馬船難歸啼烏曲未終眷然從此別車西馬復東

侍宴賦得龍沙宵月明　劉孝威

鵲飛空繞樹月輪殊未圓姮娥望不出桂枝梢隱
殘落照移樓影浮光動塹瀾櫪馬悲笳吹城烏啼
塞寒傳聞機杼妾愁余衣服單當秋終已脆衘啼
織復難斂眉雖不樂舞劒強爲歡請謝亞闔吏行
當看一九

奉和湘東王應令冬曉

妾家邊洛城慣識曉鍾聲鍾聲猶未絶漢使報應
行天寒硯冰凍心悲書不成

鄀縣遇見人織率爾歌婦

妖姬含怨情織素起秋聲度梭環王動踏躡瑘珠

鳴經移疑杼澁緯斷恨絲輕蒲桃始欲羅鴛鴦猶
未成雲棟共徘徊紗窓相向開囪疎眉語度紗輕
眼咲來朧朧隔淺紗的的見粧華鏤玉同心帶列
寶連枝花紅彩向後結金簪臨鬓斜機頂挂流蘇
機傍垂結珠青絲伏引兔黃金繞轆轤艷彩裾邊
出芳脂口上渝百城交問道五馬共踟躕真爲閨
中人守故不要新夢啼漬花枕覺淚濕羅巾獨眠
真自難重衾猶覓寒逾憶凝脂暖彌想横陳歡行
驅金絡騎蹄就南城端城南稍有期想子亦勞思
羅衣久應罷花釵堪更治新粧莫黙黛余還自畫

眉

共內人夜坐守歲　徐君蒨

歡多情未極賞至莫停杯酒中挑喜子粽裹覓楊
梅簾開風入帳燭盡炭成灰勿疑鬓釵重爲待曉
光催

初春携內人行戲

梳飾多今世不著一時新草短猶通屧梅香漸著
人樹斜牽錦帔風横入紅綸滿酌蘭英酒對此得
娱神

南苑看遊者　鮑泉

洛陽小苑地車馬盛經過緑溝駐行幰傍柳轉鳴
珂履高含響環樓輕半隱羅浮雲無處所何用轉
横波

落日看還

妖姬競早春上苑逐名辰苔輕變水色霞濃掩日
輪雖愛斜落照盡扇拂遊塵衣香遥已盡彩紅遠
更新誰家蕩舟妾何處織縑人

敬酬劉長史詠名士悦傾城

不信巫山女不信洛川神何關別有物別還是傾
城人徑共陳王戲曾與宋家隣未嫁先名王來時

本姓秦粉光猶似面朱色不勝脣遙見疑花發聞香知異春釵長逐鬟髮袜小稱腰身夜夜言嬌盡朝朝態還新工傾荀奉倩能迷石季倫上客徒留目不見正橫陳

雜詠湘東王三首

別後春池異荷盡欲生冰箱中剪刀冷臺上面脂凝纖腰轉無力寒衣恐不勝　右冬宵

樓上起秋風絕望秋閨中燭溜花行滿香燃奩欲空從教兩行淚俱浮粧上紅　右秋夜

不堪寒夜久夜夜守空牀衣裾逐坐襵釵影近燈長無憐四幅錦何須辟惡香　右寒閨

和陰梁州雜怨　鄧鏗

別離雖未久遂如長別離叢桂頻銷葉庭樹幾攀枝君言妾貌改妾畏君心移終須一相見併得兩相知

奉和夜聽妓聲　又

燭華似明月鬟影勝飛橋妓兒齊鄭樂爭妍學楚腰新歌自作曲舊瑟不須調報中俱不笑座上莫相撩

奉和世子春情　甄固

昨晚褰簾望初逢雙燕歸今朝見桃李不啻數花飛以愁春欲度無復寄芳菲

和詠舞

洞房花燭明燕餘双舞輕頓履隨疎節低鬟逐上聲件轉行初進飄彩曲未成迴鸞鏡欲滿鵠顧市應傾已曾天上學詎似世中生

和何僕射還宅懷故

紫閣旦朝罷中臺夕奏稀無復千金笑徒勞五日歸步簷朝未掃蘭房晝掩扉苔生理曲處網積迴文機故瑟餘絃斷歌梁秋燕飛朝雲雖可望夜帳定難依願逢甘露入方假慧燈輝寧知洛城晚還淚獨沾衣

萬山見採桑人　劉邈

倡妾不勝愁結束下青樓逐伴西城路相攜東陌頭葉盡時移樹枝高乍易鉤絲繩掛且脫金籠寫復收蠶飢日已暮詎爲使君留

見人織聊爲之詠

織緎運玉指脉脉正蛾眉振躡開交鑷停梭續斷絲簷花照初月洞戶未垂帷弄機行掩淚翻令織素遲

秋閨

螢飛綺窓外妾思霍將軍燈前量獸錦牕下織花紋隧露如輕雨長河似薄雲秋遥百種事衣成未暇薰

鼓吹曲折楊柳

高樓十載別楊柳擢絲枝摘葉驚開駃攀枝恨别離年年阻音信月月減容儀春來誰不望相思君自知

建興苑　紀少瑜

丹陵抱天邑紫苑更上林銀臺懸百仞玉樹起千

尋水流冠蓋影風揚歌吹音踟蹰憐拾翠顧步惜遺金日落庭花轉方幔屢移陰終言樂未極不道愛黃金

擬吳筠體應教

庭樹發春輝游人鏡下機却匣擎歌扇開箱擇舞衣桑萎不復惜看花遠將夕自有尋城居空持迷上客

春日二首

愁人試出牖春色定無窮參差依網日淡蕩入簾風落花還繞樹輕飛去隱空徒今玉筋泣双垂明

鏡中

高臺動春色清池照日華綠葵向光轉翠柳逐風斜林有驚心鳥園多奪目花相與咸知節嘆子獨離家人行今不返何勞空折麻

走筆戲書應令　徐孝穆

此日乍殷勤相嫌不如春今宵花燭淚非是夜迎人舞席秋來卷歌筵無數塵曾經新代故那惡故迎新片月窺花簟輕寒入帔巾秋來應瘦盡偏自著腰身

奉和詠舞

十五屬平陽因來入建章主家能教舞城中且巧

粧低鬟向綺席舉袖拂花黃燭送窓邊影衫傳鈴裏香當關好留客故作舞衣長

和王舍人送客未還閨中有望

倡人歌吹罷對鏡覽紅顏拭粉留花稱除釵作小鬟綺燈停不滅高扉掩未關良人在何處光唯見月還

爲羊兗州家人荅餉鏡

信來贈寶鏡亭亭似圓月鏡久自逾明人久情逾歇取鏡挂空臺於今莫復開不見孤鸞鳥香魂何

處來

春閨怨　吳孜

玉關信使斷借問不相諳春光太無意窺窓來見參分與光音絕忽值日東南柳枝皆嬲燕桑葉復催蚕物色頓如此孀居自不堪

䕺井得金釵　湯僧濟

昔日倡家女摘花露井邊摘花還自插照井還自憐翠羽成泥去金釵尚如先此人今不在此物今空傳

和班好婕　徐悱妻劉氏

日落應門閉愁思百端生況復昭陽近風傳歌吹聲寵移終不恨讒枉太無情只言爭分理非妬舞腰輕

和昭君怨　王叔英妻劉氏

一生竟何定萬事良難保丹青笑舊圖玉匣成秋草想妾辭關路至今猶未燥漢使汝南來殷勤為人道

玉臺新詠卷之八

玉臺新詠目錄卷之九

歌辭　二首
越人歌　一首
司馬相如
烏孫公主
漢成帝時童謠　二首
漢桓帝時童謠　二首
張衡　四首
秦嘉　一首
魏文帝　二首

曹植　首一
傅玄　八首
張載　四首
晉時童謠　一首
陸機　一首
鮑昭　八首
釋寶月　一首
陸厥　一首
沈約　八首
吳筠　二首

張率 四首
費昶 二首
皇太子 一十五首
湘東王繹 四首
蕭子顯 六首
王筠 一首
劉孝綽 一首
劉孝威 一首
徐君蒨 二首
王叔英妻 一首

沈約 二首

玉臺新詠卷之九

古詞

東飛伯勞歌

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誰家女兒對門居開顏發艷照里閭南窗北牖挂明光羅帷綺帳脂粉香女兒年幾十五六窈窕無雙顏如玉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誰與同

梁武帝

河中之水歌

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與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

古詞一首

越人歌

楚鄂君子修者乘青翰之舟張翠羽衣蓋榜枻越人悅之擢檝而歌以感鄂君歡然舉繡被而覆之其辭曰

今日何日兮搴洲中流今夕何夕兮與王子同舟山有
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琴歌幷序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遊臨邛富人卓王孫有女文
君新寡竊於壁間窺之如相鼓琴歌以
挑之曰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時未遇兮無
所將何悟今夕兮昇斯堂有豔淑女在此方室近
人遐獨我傷何緣交頸爲鴛鴦胡頡頏兮共翱
翔

鳳兮凰兮從我栖得託孳尾永爲妃交情通意心
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双翼俱起高翻飛無感我
心使余悲

詩一首幷序

漢武元封中以江都王女細君爲公主
嫁與烏孫昆彌至國而自治宮室歲時
一再會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作歌曰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烏孫王穹廬爲室
氈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常思漢土兮心內傷
願爲黃鵠歸故鄉

漢成帝時童謠二首幷序

漢成帝趙皇后名飛燕寵幸冠於後宮
常從帝出時富平侯張放亦稱佞幸爲
期門之游故歌云張公子時相見也飛
燕嬌妒成帝無子故云啄皇孫華而不
實王莽自云代漢德者土色尚黃故云
黃雀飛燕竟以廢死故爲人所憐也

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
啄皇孫

桂樹花不實黃雀巢其顚昔爲人所羨今爲人所
憐

漢桓帝時童謠二首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
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龍胡城上烏尾
畢逋公爲吏兒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至河
間河間姹女能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
慊舂黃粱之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

四愁詩　張衡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甫艱側身東望涕
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

致倚逍遥何爲懷憂心煩勞
我所思兮在桂林我欲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
沾襟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双玉盤路遠莫
致倚惆悵何爲懷憂心煩傷
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坂長側身西望涕
沾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
致倚踟躕何爲懷憂心煩紆
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
沾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
致倚增嘆何爲懷憂心煩惋

贈婦　秦嘉

曖曖白日引曜西傾啾啾雞群飛雀赴楹皎皎明
月煌々列星嚴霜悽愴飛雪覆庭寂寂獨居寥寥
空室飄飄桂帳熒熒華燭爾不是居帷帳何施爾
不是照華燭何爲

燕歌行　魏文帝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群燕辭歸鴈
南翔念君客遊多思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爲淹
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可忘不
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
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
遥相忘爾獨何辜限河梁
別日何易會日難山川悠遠路漫漫鬱陶思君未
敢言寄聲浮雲往不還沾零兩面毀容顏誰能懷
憂獨不嘆展詩清歌聊自寬樂往哀來摧肺肝耿
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戶步東西仰看星月觀雲
間飛鶬晨鳴聲可憐留連顧懷不能存

妾薄命行六言　曹植

日月既逝西藏更會蘭室洞房花燭步幛輝皎煌
若日出扶桑促尊合坐行觴主人起舞盜盤能者

宂觸別端騰觚飛爵闌干同量等色齊顏任意交
屬所歡朱顏發外形蘭袖隨礼客極情妙舞仙仙
體輕裳解履遺絕纓俛仰笑喧無呈覽持佳人玉
顏齊接金爵翠盤手形羅袖良難腕弱不勝珠環
坐者嘆息舒顏御巾裛粉君傍中有霍納都梁雞
舌五味雜香進者何人齊姜恩重愛深難忘召延
覓好宴私但歌杯來何遲客賦既醉言歸主人稱
露未晞

歷九秋篇董桃行　傅玄

綠繡領兮含輝皎日迴光則微朱華忽爾漸衰影

欲捨形高飛誰言往恩可追
蕣與麥兮夏零蘭桂踐霜逾馨祿命緣天難明委
心結意丹青何憂君心中傾

車遥遥篇

車遥遥兮馬洋洋追思君兮不可忘君安遊兮西
入秦願爲影兮隨君身君在陰兮影不見君依光
兮妾所願

燕人美篇

燕人美兮趙女佳其室則邇兮限層崖雲爲車兮
風爲馬玉在山兮蘭在野雲無期兮風有止思心
多端兮誰能理

擬四愁詩四首并序

張平子作四愁詩體小而俗七言類也
聊擬而作之名曰擬四愁詩其辭曰

我所思兮在瀛洲願爲雙鵠戲中流牽牛織女期
在秋山高水深路無由愍余不遘嬰殷憂佳人貽
我明月珠何以要之比目魚海廣無舟悵勞劬寄
言飛龍大馬駒風起雲披飛龍逝波滔天兮馬不
驩何爲多念心憂世

我所思兮在珠崖願爲比翼浮清池剛柔合德配
二儀形影一絕長別離愍余不遘情如擣佳人貽
我蘭蕙草何以要之同心鳥火熱水深憂盈抱申
以琬琰夜光寶卞和既没玉不察存若流光忽電
滅何爲多念獨蘊結

我所思兮在崐山願爲鹿蛩闕虞淵日月迴曜照
景天參辰曈隔會無緣愍余不遘罹百艱佳人貽
我蘇合香何以要之翠鴛鴦懸度弱水川無梁申
以錦衣文繡裳三光騁邁景不留鮮以民生忽若
浮何爲多念秪自愁

我所思兮在朔方願爲飛燕俱南翔煥乎人道著
三光胡越殊心生異鄉愍余不遘罹可殃佳人遺
我羽葆纓何以要之影與形增冰曼結繁華零申
以日月指明星星辰有辭日月移驚馬哀鳴慙不
馳何爲多念心自虧

盤中詩

山樹高鳥鳴悲泉水深鯉魚肥空倉鵲常苦飢吏
人婦會夫希出門望見白衣謂當是而更非還入
門中心悲北上堂西入階急機絞杼聲催長嘆息
當語誰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還無期結中帶長
相思君忘妾未知之妾忘君罪當治妾有行宜知

之黄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姓者蘇字伯玉作人才多智謀足家居長安身在蜀何惜馬蹄歸不數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令時人智四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不角

擬四愁詩　張載

我所思兮在南巢欲往從之王山高登崖遠望涕泗交我之懷矣心傷勞佳人遺我筒中布何以贈之流黄素願因飄風超遠路終然莫致增永慕

我所思兮在朔眉欲往從之白雲扉登崖遠望涕泗垂我之懷矣心傷悲佳人遺我雲中翮何以報

之連城璧願因歸鴻超遐隔終然莫致增永積

我所思兮在龍原欲往從之隔太山登崖遠望涕泗連我之懷矣心傷煩佳人遺我双角端何以贈之雕玉環願因行雲超重巒終然莫致增永嘆

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脩登崖遠望涕泗流我之懷矣心傷憂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願因流波超重深終然莫致增永吟

晉惠帝時童謠

鄴中女子莫千妖前至三月抱胡腰

燕歌行　陸機

四時代序逝不追春風習習落葉飛蟋蟀在堂露盈墀念君遠遊常苦悲君何緬然久不歸賤妾悠悠心無違白日既没明燈輝寒禽赴林匹鳥栖双鴻關關宿河湄憂來感物聊不娛非君之念思爲誰別日何早會何遲

代淮南王　鮑照

淮南王好長生服食鍊氣讀仙經琉璃作枕牙作盤金鼎玉匕合神丹戲紫房紫房綵女弄明璫鸞歌鳳舞斷君腸

朱城九門門九閨願逐明月入君懷入君懷結君珮怨君恨君恃君愛築城思堅劍思利同盛同衰莫相棄

代白紵歌辭

朱唇動素袖舉洛陽少年邯鄲女古稱綠水今白紵催絃急管爲君舞窮秋九月黄葉黄北風驅鴈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

春風澹蕩俠思多天色淨綠氣妍和桃含紅萼蘭紫芽朝日灼爍發園葩卷幌結幃盈玉筵齊驅秦吹盧女絃千金顧笑買芳年

行路難

中庭五株桃一株先作花陽春妖冶二三月從風簸蕩落西家西家思婦見之惋零淚沾衣撫心歎初送我君出戶時何時淹留節廻換牀席生塵明鏡垢纖腰瘦削髮蓬亂人生不得常稱意惆悵徙倚至夜半

對葉染黃絲黃絲歷亂不可治昔我與君始相值爾時自謂可君意結帶與我言死生好惡不相置今日見我顏色衰意中索寞與先異還君金釵玳瑁簪不忍見此益愁思

奉君金巵之旨酒玳瑁玉匣之雕琴七彩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紅顏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沉願君裁悲且減思聽我折節行路吟不見柏梁銅雀上仍聞古時清吹音

璿閨玉墀上椒閣文窗綉戶垂羅幙中有一人字金蘭被服纖羅采芳藿春燕差池風散梅開帷對影弄禽雀含歌攬涕不能言人生幾時得為樂寧作野中之雙鳧不願雲間之別鶴

行路難　釋寶月

君不見孤鴈關外發酸嘶度楊越空城客子心腸斷幽閨思婦氣欲絕凝霜夜下拂羅衣浮雲中斷開明月夜夜遥遥徙相思年年望望情不歇寄我匣中青銅鏡倩人為君除白髮行路難行路難夜聞南城漢使度使我流淚憶長安

李夫人及貴人歌　陸厥

屬車桂席塵豹尾香烟滅形影向龢無青蒲復委絕坐萎絕對蘼蕪臨丹階泣樹途寡鶴羈雌飛且止雕梁翠壁網蜘蛛洞房明月夜對此淚如珠

登臺望秋月　沈約

望秋月秋月光如練照曜三爵臺徘徊九華殿九

華玳瑁梁華榱與壁璫以茲雕麗色特照明月光凝華入黼帳清輝懸洞房先過飛燕戶却照班姬牀桂宮嫋嫋落桂枝早寒凄凄凝白露上林晚葉颯颯鳴鴈門早鴻離離度湛秀質兮似規委清光兮如素照愁軒之蓬影映金階之微步居人臨此笑以歌別客對之傷且慕經衰圃映寒叢凝清夜帶秋風隨庭雪以此素與池荷而共紅臨玉階之皎皎含霜靄之濛濛轥天衢而徒走轢長潢而飛空隱巖崖而半至隔帷幌而繞通散朱庭之奕奕入青瑣而玲瓏闇堦悲寡鵠沙洲怨別鴻昭姬泣

殿明君思漢宮余亦何爲者淹留此山東

會圃臨春風

臨春風春風起春樹遊絲暖如烟落花雰似霧先泛天淵池還過細柳枝蝶逢飛搖颺燕値羽差池揚桂旆動芝蓋開燕裾吹趙帶趙帶飛參差燕裾合且廻雖響復轉黛顧步借容儀儀已熠灼春風復廻薄氛氲桃李花青柞含素蕚既爲風所開復爲風所落搖綠帶枕紫莖舞春雪雜流鶯曲房開兮金鋪響金鋪響兮妾思驚梧桐未陰淇川始碧迎行雨於高唐送歸鴻於碣石經洞房響紈素感幽閨思帷奕想芳園兮可以遊念蘭翹兮漸堪摘拂明鏡之冬塵羅衣之秋襞解既鏗鏘以動珮又細縕而流麝搖始蕩以入閨終徘徊而緣隙鳴珠簾於繡戶散芳塵於綺席是悵時思婦安能久行役佳人不在兹春風與誰惜

歲暮愍衰草

愍衰草衰草無容色憔悴荒徑中寒荄不可識昔時兮春日昔時兮春風含華兮佩實垂綠兮散紅氛氲鳷鵲右照耀望仙東迭歸顧莫泣淇水嘉客淹留懷上宮岩陣兮海岍冰多兮霧散爛熳兮容根攢幽兮石隟布綿密於寒皋吐纖疎於危石既惆悵於君子倍傷心於行役露高枝於初旦霜紅天於始夕彫芳卉之九衢賓靈茅之三脊風急崤路難秋至客衣單既傷簷下菊復悲池上蘭飄落逐風轉方知歲早寒流螢暗明燭鴈聲斷纏續委紀長信宮蕪織丹墀曲霜奪莖上紫風銷葉中綠山奕兮青薇兮黃華秋鴻兮疎引寒鳥聚兮輕飛逕荒寒草合桐長舊嚴圍夜漸靡蕪没霜露日沾衣願逐晨征鳥薄暮共西歸

霜來悲落桐

悲落桐落桐早霜露燕至葉未抽鴻來波已素本出龍門山長枝仰刺天上峯百丈絕下趾萬尋懸幽根已盤結孤株復爲絕初不照光景終年負霜雪自顧無羽儀不願生曲池芬芳本自乏華實無可施匠者時留盼王孫少見之分取生孤井徒置北堂垂宿莖抽晚幹新葉生故枝々雖遠新葉頗離離春風一朝至榮啓坐如斯自惟良菲薄君恩徒照灼顧已非嘉樹宜用遇阿閣願作清廟琴爲舞雙玄鶴薛荔可爲裳文杏可爲梁勿言草木賤徒照君朱光朱光不徙照爲君含噉眺陰阿綠

冰弦陰枝苦寒調厚德不可任敢不虛其若心逢陽春至吐綠照清得

夕行聞

聞夜鶴鶴叫南池對此孤明月臨風振羽伊吾儀人之薄無菲賦命之天爵拖地跼促之短長懷隨冬春而哀樂慼海末之驚晃傷雲間之鶴鶴雛雛昔未離近發天比兾忽值疾風起暫下昆明池復值冬冰合水宿非所宜欲留不可住欲去飛巳疲勢逐疾風舉求溫向衡楚復值南飛鴻參差共成侶海上多雲霧蒼茫失洲嶼自此别故群燭向瀟

湘渚故群不離散相依蒼海畔夜止羽相切晝飛影相亂刷羽共浮沉湛澹泛清潯既不得離别安知寡侶心九冬霜雪苦六翮飛不任且養凌雲翅俛仰弄清音所望浮丘子旦夕來見尋

晨征聽曉鴻

聽曉鴻曉鴻度將旦躋弱水之微瀾發成山之遠岸沭春歸之未幾驚比歲之云半出海漲之蒼茫入雲途之杳漫無東西之可辨孰遐邇之能算微昔見於洲渚越秋期於江漢集勁風於弱軀負重雪於輕翰寒溪可以飲荒皐可以竄溪水自清徒

形豈足翫秋蓬萎兮未極寒草衰兮無色楚山高兮難杳度越水深兮不可測美明月之馳光顧征禽之騁翼伊余馬之屢懷知君行之未極夜綿綿而難曉愁參差而盈臆望山川悉無以唯星河猶可識聞鴈夜南飛客淚夜沾衣春鴻思暮交客子方未歸歲去歡娛盡年來容貌非攬衽形雖是撫臆事多違青簫雖長復易解白雲誠遠詎難依

解珮去朝市

去朝市朝市深歸暮辭北繯而南徂浮東川而西顧逢天地之降祥值日月之重光伊當仁之菲薄

非余情之信芳充待詔於金馬眷齊宴於柏梁觀鬪獸於虎圈望宵宼於坡香遊西園兮登銅雀舉青璅兮眺重陽講金華兮議宣室晝武帷兮夕文昌佩甘泉兮履五柞賓杇譇兮緩　光託後車兮侍華幄遊勃海泛清漳天道有盈缺寒暑遞炎涼一朝賣玉椀春暮惜餘香曲池無復處桂枝亦銷亡清廟徙蕭蕭四陵久茫茫薄暮余多幸嘉運重來昌忝稽部之南尉典千里之光貴形北荒之濁河惡橫橋於清渭望前軒之早桐對南階之初卉非余情之屢傷寄茲兮能慰昔日兮懷哉日將暮

兮歸去來

披褐守山東

守山東山東萬里㝱青葱兩漢共一寫水潔望如空巖側青莎披岩間丹桂叢上瞻既隱隱下睇亦冥濛遠林響包獸近樹聒鳴虫路帶若溪右泉吐金華東萬仞倒危石百丈涇懸蘿瀑曳瀉珠電奔飛似白虹洞升含清氣漏穴吐飛風玉竇膏滴瀝石室乳空籠峭草全彌險豈岨步纔通余拾平生之所愛欵暮年而斯逢此願一去而不還恨邦衣之未褫挹林壑之清曠事泯俗之諠紛幸帝德之

方升值天網之未毀既除舊而就新故化民而俗從播趙俗以尚徂扇齊風以東靡乳雉方可馴流蝗庶能弭清心矯世濁儉政救民侈滿秩歸白雲海留事芝體

行路難二首　吳筠

君不見上林苑中客冰羅霧縠象牙席盡是得意忘年者探腸見膽無所惜白酒甜鹽甘如乳綠觴皎鏡華如碧少年持名不肯嘗安知白駒應過隙博山爐中清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逶迤好氣皆容貌經過青瑣歷紫房已入中山陰后帳復上皇帝班姬牀班姬失寵顏不開奉帚供養長信臺日暮耿耿不能寐秋風切切四面來玉階行路生細草金爐香炭變成灰得意失意須臾間非君方寸逆所裁

洞庭水上一株桐經霜觸浪困嚴風昔時抽心耀白日今且卧死黃沙中洛陽名工見咨嗟一剪一刻作琵琶白璧規心學明月珊瑚映面作風花帝王見賞不見忘提攜把握登建章掩抑摧藏張女彈殷勤促柱楚明光年年月月對君王遙遙夜夜宿未央未央綵女棄明鏡爭見拂拭生光儀茱萸

錦衣玉作匣安念昔日枯樹枝不學御山南嶺桂至今載年猶未知

擬樂府

長相思　張率

長相思名離別美人之遠如雨絕獨延佇心中結望雲雲去遠望鳥鳥飛滅空望終若斯珠淚不能雪

長相思久別離所思何在若天垂鬱陶相望不得知玉階月夕映羅帷風夜吹思長不能寐坐望天河移

白紵歌辭

歌兒流唱聲欲清舞女趂節體自輕歌舞並妙會
人情依絃度曲婉盈〻揚蛾爲態譴自成
妙聲屢唱輕体飛流津染面散芳菲舉動齊息不
相違令彼佳客澹忘歸時久翫夜月星稀

行路難　費昶

君不見長安客舍門倡家少女名桃根貧窮夜紡
無燈燭何言一朝奉至尊至尊離宮百餘處千門
萬戶不知曙唯聞啞〻城上烏玉闌金井牽轆轤
丹梁翠柱飛屠蘇香薪桂火炊雕胡當年翻覆無
常定薄命爲女何必麄
君不見人生百年如流電心中坎壈君不見我昔
初入椒房時詎減班姬與飛燕朝踰金梯上鳳樓
暮下瓊鉤息鸞殿柏臺晝夜香錦帳自飛揚笙歌
膝上吹琵琶陌上桑過蒙恩所賜餘光曲沾被旣
逢陰后不自專復値班姬有所避黃河十年始一
清微軀再逢永無議蛾眉偃月徒自妍傅粉施朱
欲誰爲不如天淵水中鳥雙去双歸長比翅

烏棲曲　皇太子

芙蓉作船絲作紼北斗橫天月將落採蓮渡頭礙

黃河郎今欲度畏風波
浮雲似帳月成鉤那能夜夜南陌頭宜城醞酒今
行熟停鞍繫馬暫栖宿
青牛丹轂七香車可憐今夜宿倡家倡家高樹烏
欲栖羅幃翠帳向君低
織成屛風金屈膝朱脣玉面燈前出相看氣息望
君憐誰能含羞不自前

從軍行

雲中停陣羽檄驚甘泉烽火通夜明二師將軍新
築營嫖姚校尉初山征復有山西將絕世受雄名
三門應遁甲五壘學神兵白雲隨陣色蒼山答鼓
聲逶迤觀鵝翼參差覩鴈行先平小月陣却滅大
宛城善馬還長樂黃金付水衡小婦趙人能鼓瑟
侍婢初笄解鄭聲庭前桃花飛巳合必應紅粧起
見迎

和蕭侍中子顯春別四首

別觀蒲萄帶實垂江南豆蔻生連枝無情無意猶
如此有心有恨徒自知
蜘蛛作絲滿帳中芳草結葉當行路紅臉脉脉一
生啼黃鳥飛飛有時度故人雖故昔經新新人雖

新復應故
可憐淮水去來潮春堤楊柳覆河橋淚迹未慘詎
終朝行閨王佩已相要
桃紅李白若朝粧羞持顦顇比新楊不惜暫住君
前死愁無西國更生香

雜詩

歷九秋兮三春分遣貴客兮遠賓顧多君心所親
乃命妙妓才人炳若日月星辰
序金罍兮玉觴賓主遞起鴈行杯若飛電絕光交
觴接危結裳慷慨歡笑萬方

春新詩兮夫君爛然虎變龍文渾如天地未分齊
謳楚舞紛紛歌聲上激青雲
窮八音兮異倫奇聲靡靡每新微咲素齒丹脣逸
響飄薄梁塵精美眇眇入神
坐咸醉兮沾歡引樽促席臨軒進爵獻壽翻翻千
秋要君一言願愛不移若山
君恩愛兮不竭譬若朝日夕月此景萬里不絕長
保初醮結髮何憂生生胡越
携弱手兮登環上遊飛閣雲間穆若鴛鳳双鸞還
幸蘭房自安娛心極樂難原
樂既極兮多懷盛時忽逝若頹寒暑革御景迴春
榮隨風飄摧感物動心增哀
妾受命兮孤靈男兒隨地稱殊女弱難存若無骨
肉至親更疎奉事他人托軀
君如影兮隨形賤妾如水浮萍明月不能常盈誰
能無根保榮良時冉冉代征

雜句春情一首

蝶黃花紫燕相追楊低柳合路塵飛已見垂鈎挂
綠樹誠知其水沾羅衣兩童夾車問不已五馬城
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無爲空掩扉

擬古一首

窺紅對鏡斂双眉含愁拭淚坐相思念人一去許
多時眼語笑靨迎來情心懷心想甚分明憶人不
忍語御恨獨吞聲

倡樓怨節六言

朝日斜來照戶春鳥爭飛出林片光片影皆麗一
聲一囀煎心上林紛紛花落淇水漠漠苔浮年馳
節流易盡何爲忍憶含羞

湘東三春別應令四首

昆明夜月光如練上林朝花色如霰花朝月夜動

春心誰忍相思不相見
試看機上交龍錦還瞻庭裏合歡枝映日通風影
朱幔飄風搖華度金池不聞離人當重合唯悲合
罷會成離
門前楊柳亂如絲直置佳人不自持適言新作裂
統詩誰悟今成織素辭
日暮徙倚渭橋西正月涼月與雲齊若使月光無
近遠應照離人今夜啼

春別四首　蕭子顯

翻鴦度燕双比翼楊柳千條共一色但看陌上攜
手歸誰能對此空中憶
幽宮積草自芳菲黃鳥着樹情相依爭風競日常
聞響重花疊葉不通飛當知此時動妾思慙使羅
袂拂君衣
江東大道日華春垂楊掛柳掃輕塵淇水昨送淚
沾巾紅粧宿昔已應新
御悲覽涕別心知桃花李花仁風吹本知人心不
似樹可意人別似花離

府栖烏曲應令二首

握中酒杯碼碯鍾裾邊雜珮琥珀紅欲持寄君心

不惜共指三星今何夕
淚黛紅輕熙花色還欲令人不相識金壺夜永誰
能多莫持貽用比懸河

燕歌行

風光遲舞出青蘋蘭君翠鳥鳴發春洛陽梨花落
如雪河邊細草細如茵桐生井底葉交枝今看無
端雙燕離五重飛樓入雲漢九華閣道暗清池遥
看白馬津上吏傳道黃龍征戍兒明月金光徒照
妾浮雲玉葉君不知思君昔去柳依依至今八月
避暑歸明珠蠶繭勉登機爵金香鑪持香衣落陽
城頭雞欲曙丞相府中烏未飛夜憂征人縫狐貉
私憐織婦裁錦緋異刀鄭綿絡寒閨夜被薄芳年
海上水中鳬日暮寒夜空城雀

行路難　王筠

千門皆閉夜何央百憂俱集斷人腸探揣箱中取
刀尺拂拭機上斷流黃情人逐情可恨傷畏邊路
遠乏衣裳已繩一兩催衣縷復擣百和裛衣香猶
遠去時腰大小不知今日身短長裲襠双心共一
祩袙複兩邊作八襵襻帶雖安孔穿閑裁逢忍不
猶未達宵前却月兩相連本照君心不照天願君

分明得此意勿復流蕩不如先含悲含怨刋不死
封情忍思待明年
元廣州景仲座見故姬一首　右劉孝綽
留故夫不踟躕別待春山上相看採蘼蕪
詩擬古應教　劉孝威
双栖翡翠兩鴦鴛巫雲落月乍相忘誰家妖冶折
花枝蛾眉曼睩使情移青鋪綠瑣流璃扉瓊筵玉
笥金縷衣美年人幾何十餘含羞轉笑欲風裾珠
丸出彈可追空留可憐持與誰
別義陽郡　徐君倩

翔鳳樓遙望與雲浮歌聲臨樹出舞影入江流葉
落看村近天高應向秋
飾面亭粧成更點星頰上紅凝淺眉心黛不青故
留殘粉絮掛看箔簾釘
王叔英婦贈答一首
粧鉛點黛拂輕紅鳴環動珮出房櫳看梅復看柳
淚滿春衫中
日白紵曲　沈約
蘭葉參差桃半紅飛芳舞縠戲春風翡翠群飛飛
不息願在雲間長比翼

秋日白紵曲
白露欲凝草色黃金瑲玉桂響洞房双心一影俱
廻翔吐情寄君君莫忘

玉臺新詠目錄卷之十

古絕句四首
欣妻李夫聯首句　賈充
情人碧玉歌　孫綽
情人桃葉歌　王獻之
荅團扇歌　桃葉
東陽溪中贈　靈運謝
丁都護歌　宋孝武
擬徐幹詩一首　許瑤
詠袖榴枕
閨婦荅鄰人
寄行人　鮑令輝
石城樂
估客樂
烏夜啼
襄陽樂
楊叛兒
春歌　夏歌
秋歌　冬歌
前溪　上聲

歡聞歌　長樂佳
獨曲　潯陽樂
青陽歌曲　蚕絲歌
雜詩
丹陽孟珠歌
錢塘蘇小歌
擬古　王元長
代徐幹
秋夜　詠火
玉階怨
金谷聚　謝朓
王孫遊
同王主簿有所思
王階怨　虞炎
襄陽白銅鞮　沈約
早行逢故人車中爲贈
爲鄰人有懷不至
詠王昭君　施榮泰
詠酌酒人　高爽
吳興妖神謝贈府君覽

採蓮　江洪
淥水曲　秋風
詠美人治粧
王昭君嘆　范靜婦
映水曲南院　何遜
閨怨　爲人妾思
詠春風　秋閨怨
雜句　吳均
春思　王僧孺
爲徐僕射妓作　徐悱婦
光宅寺
題甘蕉葉作示人
摘同心梔子贈娘附此詩
代陳慶之美人爲詠
夢見故人
有期不至
代西豐侯美人　王環
邊戍　梁武帝
詠燭　筆
笛　舞

聯句詩　春歌
夏歌　秋歌
子夜歌　上聲歌
歡聞歌　團扇歌
碧玉歌
襄陽白銅鞮歌　皇太子
雜詠
行雨　梁塵
華月　夜夜曲
從頓還城南
春江曲　新燕
彈箏　夜遣內人還舟
詠武陵王左右五　傳杯
有所思　遊人
贈麗人　遥望
愁閨照鏡
浮雲　寒閨
和人渡水
春閨思　蕭子顯
詠苑中遊人

過見美人採荷　劉孝綽
詠小兒採菱
詠舞曲應令　庾肩吾
詠主人少姬應教
詠長信宮中草
石崇金谷妓
湯婦高樓月　王臺卿
南浦別佳人
詠織女　劉孝儀
石蓮

和定襄侯初笄　劉孝威
古體雜意
佳麗
和定襄侯楚越衫　江伯瑶
爲徐陵傷妾　何曼才
袙複　蕭驎
殘燈　紀少瑜
暮寒　王叔英婦
歌眼　戴嵩
繁華　劉泓

玉臺新詠卷第十

古絕句四首

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日暮秋雲陰江水清且深何用通音信蓮花玳瑁簪

菟絲從長風根莖無斷絕無情尚不離有情安可別

南山一樹桂上有双鴛鴦千年長交頸歡愛不相忘

與妻李夫人聯句　賈充

室中是阿誰難息聲正悲　難息亦何爲但恐大義虧　大義同膠漆匪石心不移　人誰不慮終日月有合離　我心子所達子心我所知　若能不食言與君同所宜

情人碧玉歌　孫綽

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感郎千金意慙無傾城色

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顛倒感君不羞赧迴身就郎抱

情人歌　王獻之

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

桃葉復桃葉々々連桃根相憐兩樂事獨使我殷勤

荅扇歌

七寶畫團扇粲爛明月光與郎却暄暑相憶莫相忘

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團扇動搖郎玉手因手託方便

團扇復　扇許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東陽溪中贈荅　謝靈運

可憐誰家婦綠流洗素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

可憐誰家郎綠流乘素舸但問情君爲月就雲中墮

丁督護歌二首　宋孝武

督護征初時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

黃河流無極洛陽數千里坎軻我途間何由見歡子

擬徐幹詩一首

自君之出矣珠翠闇無精思君如日月廻環晝夜生

詠褌襠枕

端木生河側因病遂成妍朝將雲擧別夜與蛾眉連

閨婦荅憐人

昔如影與形今如胡與越不知行遠近忘却離年月

寄行人

桂吐兩三枝蘭開四五葉是時君不歸春風從笑妾

近代西曲歌五首

石城樂

生長石城下開門對城樓城中美少年出入見依投

估客樂

有客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烏夜啼

歌舞諸年少娉婷無種跡菖蒲花可憐聞君不曾織

襄陽

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

楊叛兒

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郎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

近代吳歌九首

春歌

朝日照北林初花錦綉色誰能春不思獨在機中織

夏歌

鬱蒸仲暑月長嘯北湖邊芙蓉始結葉拋艷未成蓮

秋歌

秋風入窗裏羅帳起飄颺仰頭看月明寄情千里光

冬歌

淵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心復何似

前溪

黃烏結蒙朧生在洛溪邊花落隨流去何見逐流還

上聲歌

新衫繡兩襠迮置羅裳裏微步動輕塵羅裙隨風起

歡聞歌

遙遙天無柱流漂萍無根單身如螢火持底報郎君

長樂佳

紅羅複斗帳四角垂珠璫玉枕龍鬚席郎眠何處牀

獨曲

柳樹得春風一低復一昂誰能空相憶獨眠度三陽

近代雜歌五首

潯陽樂

稽亭故人去九里新人還送一便迎兩無有暫時

閑

青陽歌曲

青荷蓋綠水芙蓉發紅鮮下有並根藕上有同心
蓮

蠶絲歌

春蠶不應老晝夜常懷思何惜微軀盡纏綿自有
時

雜詩

玉釧色分未衫輕似露腕舉袖欲障羞迴持理髮
亂

丹陽孟珠歌

陽春二三月草與水同色道途遊冶郎恨不早相
識

錢塘蘇小歌

妾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紅同心西陵松柏
下

擬古　王元長

花帶今何在亦是林下生何當垂双髻團扇雲間
明

徐幹代

自君之出矣金爐香不燃思君如明燭中宵空自
煎

秋夜

秋夜長復長夜長樂未央舞袖拂明燭歌聲繞鳳
梁

詠火

冰容慙遠鑒水質謝明輝是照相思夕早望行人
歸

玉階怨　謝朓

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
極

金谷聚

渠椀送佳人玉杯要上客車馬一東西別後思今
夕

王孫遊

綠草漫如絲雜樹紅英發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
歇

同王主簿有所思

佳期期未歸望望下鳴機徘徊東陌上月出行人
稀

玉階怨　　虞炎
紫藤拂花樹黃鳥閒青枝思君一歎息苦淚應言垂
襄陽白銅鞮　　沈約
分手桃林岸送別峴山頭若欲寄音息漢水向東流
早行逢故人車中為贈
殘朱猶曖曖餘粉尚霏霏昨宵何處宿今晨拂露歸
為隣人有懷不至
影逐斜月來香隨遠風入言是定知非欲笑翻成泣

詠王昭君　　施榮泰
垂羅下椒閣舉袖拂胡塵卽〻撫心歎蛾眉誤殺人
詠酌酒人　　高爽
長筵廣未同上客嬌難逼還杯了不顧迴身正顏色
吳興妖神贈謝府君覽
玉釵空中墮金鈿色行歇獨泣謝春風孤夜傷明月
採菱　　江洪
風生綠葉聚波動紫莖開含花復含實正待佳人來
白日和清風輕雲雜高樹忽然當此時採菱復相遇
水曲
瀉溪復皎潔輕鮮自可悅橫使有情禽照影遂孤絕
靨容不忍飭臨池思客歸誰能取渌水無處浣羅衣

秋風
孀居憎四時況在秋閨內凄葉流晚暉虛庭吐寒菜
北牖風摧樹南籬寒蛩吟庭中無限月思婦夜鳴砧
詠美人治粧
上車畏不妍顧盼更斜轉大恨畫眉長猶言顏色淺
王昭君嘆　　范靜婦

早信丹青巧重貨洛陽師千金買蟬鬢百萬寫蛾眉

今朝猶漢地明旦入胡關高堂歌吹送遊子夢中還

映水曲

輕鬓學浮雲雙蛾擬初月水澄正落釵萍開理垂髮

南苑　何遜

苑門闢千扇苑戸開萬扉樓殿間珠履竹樹隔羅衣

閨怨

閨閤行人斷房櫳月影斜誰能北窓下獨對後園花

爲人妾思

燕戲還簷際花飛落枕前寸心見不見拭淚坐調絃

詠春風

可聞不可見能重復能輕鏡前飄落粉琴上響餘聲

秋閨怨

竹葉響南窓月光照東壁誰知夜獨覺枕前双淚滴

雜句　吴均

靈蟬已傷念夜露復沾衣昔別曾何道今夕螢光飛

錦腰連枝滴繡領合觀斜夢中雖不見終成亂眠花

蜘蛛簷下掛絡緯井邊啼何曾得見子照鏡窓東西

泣聽離夕歌悲銜別時酒自從今日去當復相思否

春思　王僧孺

雪罷枝即青冰開水便綠復聞黃鳥吟今作相思曲

爲徐僕射妓作

日晩應歸去上客強盤桓稍知玉釵重漸見羅襦寒

光宅寺　徐悱婦

長廊欣目送廣殿悅逢迎何當曲房裏幽隱無人聲

題甘蕉葉示人

夕泣似非疎夢啼太真數唯當夜枕知過此無人覓

摘同心梔子贈謝娘因附此詩

兩葉雖爲贈交情永未因同心處何恨梔子最關人

代陳慶之美人爲詠

臨粧欲含涕羞畏家人知還待粉中絮䧢淚不聽垂

夢見故人

寤罷方知恨人心定不同誰能對角枕長夜一邊空

有期不至

黃昏信使斷御怨心悽悽迴燈向下榻轉面暗中啼

代西豐侯美人　王環

於今辭宴語方念泣離違無因從朔鴈一向黃河飛

邊戍　梁武帝

秋月出中天遠近無偏異共照一光輝各懷離別思

詠燭

堂中綺羅人席上歌舞兒待我光泛灔爲君照參差

詠箏

昔聞蘭蕙月獨是桃李年春心倘未寫爲君照情筵

詠笛

柯亭有奇竹含情復抑揚妙聲發五指龍音響鳳凰

詠舞

腕弱復低舉身輕由迴縱可謂寫自歡方與心期共

聯句詩

傾城非人美十載難重逢雖懷軒中意愧無鬓髮容

春歌

階上歌人懷庭中花照眼春心一如此情來不可限

蘭葉始滿地梅花已落枝持此可憐意摘以寄心

知
朱日光素冰黄花映白雪折梅寄佳人共迎陽春
月
夏歌
江南蓮花開紅光復碧水色同心復同藕異心無
異
閨中花如綉簾上露如珠欲知有所思停織復䠞
躕
玉盤看朱李金杯盛白酒雖欲持自新五恐不甘
口
十卷　二十
含桃落花日黄鳥營飛時君住馬已疲妾去蠶欲
飢
秋歌
繡帶合歡結錦衣連理文情懷入夜月含笑出朝
雲
七采紫金桂九華白玉梁但歌雲不去含吐有餘
香
吹漏未可停絃斷更當續俱作雙絲引共奏同心
曲
當信抱梁期莫聽迴風音鏡上兩人髻分明無兩

心
子夜歌
恃愛如欲進含羞未肯前朱口發艷歌玉指弄嬌
絃
朝日照綺牕光風動紈羅巧笑蒨兩犀美目揚双
蛾
上聲歌
花色過桃杏名稱重金瓊名垂非下里含笑作上
聲
歡聞歌
十卷　二十一
艷艷金樓女心如玉池蓮持底報郎恩俱期遊梵
天
南有相思木合清復同心遊女不可求誰能息空
陰
團扇歌
手中白團扇淨如秋團月清風任動生嬌香承意
發
碧玉歌
杏梁日始照蕙席歡未極碧玉奉金杯綠酒助花
色

襄陽白銅鞮歌

陌頭征人去閨中女下機含情不能言送別沾羅衣

草樹非一香花葉百種色寄語故情人知我心相意

龍頭紫金鞍翠帔白玉羈照耀双闕下知是襄陽兒

皇太子二十一首

被空眠數覺寒重夜風吹羅幃非海水那得度前知

行雨

本自巫山來無人覩容色唯有楚王臣曾言夢相識

梁塵

依帷濛重翠帶日聚輕紅定爲歌聲起非關團扇風

華月

兔絲生雲夜蛾影出漢時欲傳千里意不照十年悲

夜夜曲

北斗欄干去夜〻心獨傷月輝横射枕燈光半隱牀

從頓還城南

暫別兩成疑開簾生舊憶都知未有情更似新相識

春江曲

客行支念路相将度江口誰知堤上人拭淚空摇手

新燕

新禽應節歸俱向吹樓飛入簾驚釧響來窓礙舞衣

彈箏

彈箏北窓下夜響清音愁張高絃易斷心傷曲不遒

夜還内人還後舟

錦幔扶船列蘭橈拂浪浮去燭猶文水餘香尚滿舟

詠武陵王左右

項分如兩髻簪長驗上頭投杯如欲轉凝殘已復留

有所思

可歎不可思可思不可見餘絃斷瑟柱殘朱染歌扇

寂寂暮簷響黯黯垂簾色唯有鏡甗苔如見蜘蛛織

入林看磧礫春至定無賒何時一可見更得似梅花

遊人

遊戲長楊苑携手雲臺間歡樂未窮已白日下洛山

贈麗人

腰肢本猶絕眉助特驚人判自無相比還來有洛神

遥望

散誕垂紅帔斜柯插玉簪可憐無有比恣許直千金

愁閨照鏡

別來顦顇久他人怪容色只有匣中鏡還持自相識

浮雲

可憐片雲生暫重復還輕欲使襄王夢應過白帝城

寒閨

綠葉朝朝黃紅顏日日異譬喻持相比那堪不愁思

和人渡水

婉婉新上頭湔裾出樂游帶前結香草鬟邊插石榴

春閨思　蕭子顯

金羈遊俠子綺機離思妾春度人不歸望花盡成葉

詠苑中遊人

二月春心動遊望桃花初迴身隱日扇却步斂風裾

遥見美人採荷　劉孝綽

菱莖時繞釧棹水或沾粧不辭紅袖濕唯憐綠葉香

詠小兒採

採菱非採菉日暮且盈舫踟躕未敢進畏欲比殘桃

詠舞曲應令

歌聲臨畫閣舞袖出芳林石城定若遠前溪應幾深

詠主人少姬應教

故年齊總角今春半上頭那知夫壻好能降使君留

詠長信宮中草

委翠似知節含芳如有情全由履迹少併欲上階生

石崇金谷妓

蘭堂上客至綺席清絃撫自作明君辭還教綠珠舞

蕩婦高樓月　王臺卿

空庭高樓月非復三五圓何須照林裏終是一人眠

南浦別佳人

斂容送君別一斂無開時只應待相見還將笑解眉

詠織女　劉孝儀

金鈿已照曜白日未蹉跎欲待黃昏後含嬌渡淺河

詠石蓮

蓮名堪百萬石姓重千金不解無情物那得解人心

和定襄侯初笄　劉孝威

合髮仍昔髮略巽即前絲從今一梳罷無復更縈時

古體雜意

朝日大風霜寄事是交傷葉落枝柯淨常自起其張

詠佳麗

可憐將可念可念直千金唯言有一恨恨不遂人心

和定襄侯楚越衫

裁縫在篋笥薰巽帶餘香開看不忍看一見落千行

爲徐陵傷妾　何曼才

遲遲彩掩淚悃悃恨縈胷無復專房日猶望下山逢

詠袙複　蕭驎

的的金絃淨離離寶撮分織腰非學楚寛帶為思
君

詠殘燈　紀少瑜

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輝唯餘一兩燄纔得解羅
衣

暮寒　王叔英婦

梅花自爛熳百舌早迎春遥寒衣遥薄未肯惜腰
身

詠歌眠　戴暠

拂枕熏紅帊迴燈復解衣傍邊知夜永不喚定應
歸

詠繁華　劉泓

可憐宜出衆的〻最分明秀眉開雙眼風流右語
聲

玉臺新詠卷之十

玉臺新詠集後序

右玉臺新詠集十卷幼時至外家李氏於廢書中
得之舊京本也宋失一葉間復多錯謬版亦時有
刻者欲求他本是正多不獲嘉定乙亥在會稽始
從人借得豫章刻本財五卷蓋至刻者中徙故弗
畢也又聞有得石氏所藏録本者復求觀之以補
亡校脫於是其書復全可繕寫夫詩者情之發也
征戍之勞苦室家之怨思動於中而形於言先王
不能禁也豈惟不能禁且逆探其情而著之東山
杕杜之詩是矣若其他變風化雅豈謂無膏沐誰

適為容終朝采綠不盈一掬之類以此集揆之語
意未大異也顧其發乎情則同而止乎禮義者蓋
鮮矣然其間僅合者亦一二焉其措詞託興高古
要非後世樂府所能及自唐花間集已不足道而
況近代狭邪之說號為以筆墨動淫者乎又自漢
魏以來作者皆在焉多蕭統文選所不載覽者可
以覩歷世文章盛衰之變云是歲十月旦日書其
後永嘉陳玉父

右陳徐陵撰唐李康成云昔陵在梁世父
子俱事東朝特見優遇時承平好文雅尚

宮體故采西漢以來詞人所著樂府艷詩
以備諷覽　　見讀書志

玉臺新詠後序

高氏三宴詩集三卷

（唐）高正臣輯

香山九老會詩一卷

（唐）白居易輯

清鈔本

高氏三宴詩集三卷附香山九老詩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高正臣編。所載皆同人會宴之詩，以一會爲一卷，各冠以序。一爲陳子昂，一爲周彥暉，一爲長孫正隱。三會正臣皆預，故彙而編之。與宴者凡二十一人。考之新唐書有傳者三人，則陳子昂、郎餘令、解琬也。附見他傳者一人，則周思鈞也。見於本紀及世系表者一人，則張錫也。僅見於世系表者五人，則正臣及高瑾、王茂時、高紹、高嶠也。餘皆不詳顚末。案世系表，正臣曾爲襄州刺史，不云衞尉卿。今詩後敘正臣及周思鈞事獨詳。所云連姻帝室，寓居洛陽，皆與諸序語合，似非無據。末又附香山九老會詩一卷，卷尾有夷白堂重雕字。考宋鮑愼由字欽止，括蒼人，元祐六年進士，著有夷白堂集。此或愼由所刊歟。九老會詩已附見白香山詩集，而三宴詩之名，新舊唐書志皆不載，蓋當時編次詩歌，裝褫卷軸，如蘭亭詩之墨蹟流傳，但歸賞鑒之家，故不著藏書之錄。後好事者傳鈔成帙，乃列諸典籍之中耳。惟輾轉繕錄，不免多譌。如以高嶠爲司府郎中，唐百官志無此官，應從世系表改爲司門郎中。又張錫於武后久視元年拜同平章事，本兗州東武城人，詩中誤以錫東爲名。又弓嗣初、高瑾、周彥暉並曰咸寧進士，唐無咸寧年號，惟高宗曾改元咸亨，寧字亦亨字之誤。茲並爲改正云。

高氏三宴詩三卷附録一卷　舊鈔本

[illegible]

高氏三宴詩

梅日置酒林亭并序

高正臣

陳子昂

有渤海之宗英是平陽之貴戚發揮鳳管而嘯侶幽賛雞川而留宴冠纓濟濟多延戚里之賓鸞鳳鏘鏘自有文雅之客凡二十一人皆以華字為韻

高正臣　廣平人衛尉卿

正月符佳節三春玩物華忘懷寄罇酒陶性狎山家柳翠含烟葉梅芳帶雪花光陰不相借遲遲落景斜

崔知賢

上月河陽地芳辰景望華綿蠻變時鳥照耀起春霞柳搖風处色梅散日前花淹留洛城晚歌吹石崇家

韓仲宣

欲知行有樂芳罇對物華地接安仁縣園是季
倫家柳処雲疑葉梅開雪似花日落歸途遠留
興伴烟霞

周彥昭

勝地臨雞浦高會偶龍沙御柳驚春色仙節掩
月華門邀千里馭杯泛九光霞日落山亭晚雷
送七香車

高球

溫洛年光早皇州景望華連鑣尋上路乘興入
山家輕苔網危石春水架平沙賞極林塘莫処
処起烟霞

弓嗣初

咸寧二年進士一人

上序春暉麗中園候物華高才盛文雅逸興滿
烟霞參差金谷樹皎鏡碧塘沙蕭鼓林亭晚倒
戴欲還家

高瑾

渤海人咸寧元年進士

試入山亭望言是石崇家二月風光起三春桃
李華鶯吟上喬木雁往息平沙相看會取醉寧
知還路賒

王茂時

勝踐尋良會乘春玩物華還隨張放友來向石
崇家止水分巖鏡閑庭枕浦沙未極清泉賞參
差落照斜

徐皓

綺筵乘暇景瓊醑對年華門多金埒騎路引璧
人車蘋早猶藏葉梅殘正落花藹々林亭晚餘
興促流霞

長孫正隱

晦晚屬烟霞遨遊重歲華歌鍾雖戚里林藪是
仙家細雨猶開日深池不漲沙淹留迷処所岩
岫幾重花

高紹

考功郎中

嘯侶入仙家臨春玩物華蔔絲調綠水桂醑酌
冊霞岍柳開新葉亭梅落早花興洽林亭晚方
還倒載車

郎餘令

定州人進士著作郎

三春休晦節九谷泛年華半晴餘細雨全晚澹
殘霞璿開珠竹葉管應落梅花興闌相顧起流
水送香車

陳嘉言

公子申歡愛攜朋玩物華人是平陽客地即石
崇家水紋生舊圃風色滿新花日暮連歸騎長
川照落霞

周彥暉

咸寧五年進士

砌蓂收晦魄津柳競年華既狎忘筌友方捲拔
轄車倚筵回舞雪攣醑泛流霞雲低天上晚絲
竹帶風斜

高嶠

司府郎中

飛歡寫春望開宴坐汀沙積水含苔色晴空蕩
日華歌入平陽地舞對石崇家莫慮能騎馬投
轄自停車

周思鈞

貝州漳南人中書舍人

早春驚柳後初晦掩蓂華騎出平陽里筵開衛
尉家竹影含雲密池紋帶雨斜重惜林亭晚上
路滿烟霞

劉友賢

春來日漸賒某酒逐年華欲向文通徑先游武
子家池碧新泉滿岩紅落照斜興闌情未極步
步惜風花

陳子昂

字伯玉射洪人進士右拾遺

尋春游上路追宴入山家主第簪纓滿皇州景
物華玉池初吐溜珠樹始開花歡娛方未極林
閣散餘霞

張錫東

武城人宰相封平原公

雪盡銅駝路花照石崇家年光開柳色池影泛
雲華賞洽情方遠春歸景未賒欲知多暇日墫
酒漬澄霞

王勔

洚州龍門人澤州長史

上序披林館中京視物華竹窓低露葉梅徑起
風花景落春臺霧池浸日渚沙綺筵歌吹晚莫
雨泛香車

解琬

元城人太子賓客

主第簪裾出王畿春望華山亭一以眺城闕帶
烟霞橫堤列錦帳傍浦駐香車歡娛屬晦節酩
酩未還家

高氏三宴詩集上

高氏三宴詩集中

廣平高正臣輯

晦日重宴并序

周彥暉

序云云缺凡八人同用池字為韻

高正臣

芳晨重游衍乘景共追隨班荊陪舊識傾蓋得
新知水葉分蓮沼風花落柳枝佇符河朔趣寧
羨山陽池

韓重宣

鳳苑先吹晚龍樓夕照披陳遵已投轄山公正
坐池落日推金奏飛霞送玉卮此時陪綺席不
醉欲何為

弓嗣初

年華藹芳隰春溜滿新池促賞依三友延歡寄
一卮鳥声隨管變柳影逐風移行樂方無極淹
留惜晚曦

高瑾

忽聞鶯響谷於此命相知正開彭澤酒來向高
陽池柳葉風前弱梅花影處危賞洽林亭晚落

照下參差

陳嘉言

高門臨冠蓋下客抱支離綺席珍羞滿文場藻翰摛蓂花彫上葉柳色靄春池日斜歸戚里連騎勒金羈

周彥暉

春華歸柳岸晦景落蓂枝置驛銅街右開筵玉浦陲烟林含帳密竹雨帶珠危興闌巾倒戴山公下習池

高嶠

駕言尋鳳侶乘歡俯雁池班荊逢舊識斟桂喜深知紫蘭方出徑黃鶯未囀枝别有陶春日青天雲霧披

周思鈞

綺筵乘晦景高宴下陽池濯雨梅香散含風柳色移輕塵依扇落流水如弦危勿顧林亭晚方歡雲霧披

高氏三宴詩集中

高氏三宴詩集下

廣平高正臣輯

上元夜宴效小庾體并序

長孫正隱

九谷帝畿三川奧域交風均露上分朱鳥之躔沂洛背河下鎖蒼龍之闕多近臣之地 定即瞰銅街有貴戚之樓臺自連金苑美人競出錦帳如霞公子交馳雕鞍似月同游洛浦疑尋稅馬之津爭渡河橋似向牽牛之渚實昌年之樂事令節之佳遊者焉凡六人同用春字為韻

高正臣 詩闕

崔知賢

今夜啟城闉結伴戲芳春鼓聲撩亂動風光觸處新月下多遊騎燈前饒看人歡樂無窮已歌舞達明晨

韓重宣

他鄉月下人相伴看燈輪光隨九華出影共百

枝新歌鍾盛北里車馬沸南隣今宵何処好惟有洛城春

高瑾

初年三五夜相知一兩人連鑣出巷口飛轂下池濱燈光恰似月人面併如春遨遊終未已相歡待日輪

長孫正隱

薄晚嘯游人車馬亂驅塵月光三五夜燈焰一重春烟雲迷北闕簫管識南鄰洛城終不閉更出小平津

陳嘉言

今夜可憐春河橋多麗人寶馬金為絡香車玉作輪連手窺潘掾分頭看洛神重城自不掩出向小平津

高氏三宴詩集下

高正臣廣平人連姻帝室官至衛尉卿寓居洛陽善詠交客一時名士多所交接習右軍書法睿宗愛其筆金陵棲霞寺有其所書碑攝山棲霞寺明徵君之碑南齊徵君明僧紹平原人

周思鈞貝州漳南人与兄思茂俱早知名武后時為太子文學劉禕之彼收臨刑洗沐神色自若援筆為表詞理懇至思鈞稱嘆其文武后惡之貶揚州司倉參軍以中書舍人終

香山九老會詩序

樂天白居易撰

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胡吉劉鄭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　·次焉於東都敝居履道坊内合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歡靜而思之此會希有因各賦七言六韵詩一章以記之或傳諸好事者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書姓氏年齒寫其形貌于圖右与前七老題為九老圖仍以一絶贈之云雪作須眉雲作依遼東華表暮雙帰當時一鶴猶希有何況今逢兩令威二老乃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禪僧如滿帰洛年九十五時秘書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老未七十雖与會而不及列

香山九老爵里紀年

胡　果　安定人前懐州司馬年八十九

吉　皎　馮翊人衛尉卿致仕年八十八

劉　貞　廣平人前磁州刺史年八十七

鄭　據　滎陽人前龍武衛長史年八十五

盧　貞　范陽人前侍御史内供奉年八十五

張　渾　清和人前永州刺史年七十七

白居易　太原人刑部尚書致仕年七十四

李元爽　洛中遺老年一百三十六

禪僧如滿　年九十五

雖与會而不及列

狄兼謨　秘書監

盧　貞　河南尹

香山九老會詩

樂天白居易 輯

胡杲

閑居同會在三春大抵愚年是出群霜鬢不嫌杯酒興白頭似愛玉爐薰徘徊玩柳心猶健老大看花意却勤鑿落滿斟㧞酩酊香囊高掛甚氤氳搜神得句題紅紙望景長吟對白雲今日交情何不替齊年同侍聖明君

吉皎

休官罷任已閑居林苑園亭興有餘對酒最宜花早發邀歡不厭柳條初低腰醉舞垂緋袖擊節謳歌任褐裾寧用管弦來合雜自親松竹且清虛飛觥酒到須先酌賦咏詩成不住書借問商山賢四皓不知此後更何如

劉貞

垂絲今日幸同筵朱紫居身似大年賞景尚知心未退吟詩尤覺力完全閑庭飲酒當三月在席揮毫象七賢山茗煮時秋露碧玉杯斟處綠霞鮮臨階花笑如歌妓傍竹松聲當管弦雖未學窮生死訣人間豈不似神仙

鄭據

東洛幽閑日暮春邀歡皆是白頭賓官班朱紫多相似年紀高低次第勻聯句每言松竹意停杯多說古今人更無外事來心肺空有清虛入思神醉舞兩迴迎勸酒狂歌一曲會娛身今朝何事偏情重同作明時列任臣

盧貞

三春已盡洛陽宮天氣初晴景象中千朶嫩桃迎曉日萬株隨柳逐和風非論官位皆相似及至年高亦共同對酒歌聲猶似妙玩花詩思豈能窮先時共作三朝貴今日猶逢七老翁但願綵醆長滿酌烟霞萬里會應通

張渾

幽亭春盡共為歡印綬居身是大官遁跡豈勞登遠岫垂絲何必坐溪磻詩聯六韻猶應易酒飲三杯未覺難每況襟懷同宴會共將心事比

波瀾風吹野柳垂羅帶日照庭花落綺紈此席
不煩鋪錦帳斯莛堪作畫圖看

白居易

七人五百八十四拖紫紆朱垂白鬚囊裡無金
莫嗟嘆罇中有酒且歡娛吟成六韵神還壯飲
到三杯氣尚麁嵬峨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
孫扶天年高邁二疏傳人數多于四皓圖除卻
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且應無

附

狄兼謨

湻老加年成可喜當春對酒亦宜歡心中別有
歡喜事開得龍門八節灘

盧貞

眼暗頭旋耳重聽唯餘心口尚醒醒今朝歡喜
緣何事禮徹佛名百部經

香山九老圖詩

袁白堂重雕

國秀集三卷

（唐）芮挺章輯

明刻本

國秀集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芮挺章編。挺章里貫未詳。諸書稱爲國子進士。蓋太學生也。前有舊序。謂是集編於天寶三載。凡九十人詩二百二十首。宋元祐間曾彥和跋云名欠一士詩增一篇。洎毛晉校刊復謂虛列三人。今案編內實八十五人詩二百十一首。晉未及詳檢也。唐以前編輯總集以己作入選者始見於王逸之錄楚辭。再見於徐陵之撰玉臺新詠。挺章亦錄己作二篇。蓋仿其例。然文章論定自有公評。要當待之天下後世。何必露才揚己。先自表章。雖有例可援。終不可爲訓。至舊序一篇。無作者姓氏。陳振孫書錄解題謂爲樓穎所作。穎天寶中進士。其詩亦選入集中。考梁昭明太子撰文選。以何遜猶在不錄其詩。蓋欲杜絕世情用彰公道。今挺章與穎一則以見存之人採錄其詩。一則以選己之詩爲之作序。後來互相標榜之風已萌於此。知明人詩社錮習其來有漸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以唐人舊本所選尚有可採。仍錄存之。而特著其陋以爲文士戒焉。

國秀集序

昔陸平原之論文曰詩緣情而綺靡是彩色相宣烟霞交映風流婉麗之謂也仲尼定禮樂正雅頌采古詩三千餘什得三百五篇皆舞而蹈之弦而歌之亦取其順澤者也近秘書監陳公國子司業蘇公嘗從容謂芮侯曰風雅之後數千載間詞人才子禮樂大壞諷者溺於所譽志者乖其所之務以聲折爲宏壯勢奔爲清逸此蒿視者之目聒聽者之耳可爲長太息也運屬皇家否終復泰優游闕里唯聞子夏之言惆悵

河梁獨見少卿之作及源流浸廣風雲極致雖發詞遣句未協風騷而披林擷秀揭厲良多自開元以來維天寶三載譴謫無穢登納菁英可被管絃者都爲一集芮侯即探書禹穴求珠赤水取太冲之清詞無嫌近溷得興公之佳句寧止擲金道苟可得不棄於厮養事非適理何貴於膏粱其有巖壑孤貞市朝大隱神珠匿耀剖巨蚌而寧周寶劍韜精望斗牛而未獲目之綠素有愧遺才尚欲巡采風謠旁求側陋而陳公已化爲異物堆案颯然無與樂成遂因絕筆今略編次見在者凡九十人詩二百二十首爲之小集成一家之言

國秀集目錄上

天官侍郎李嶠 四首
考功員外郎宋之問 六首
膳部員外郎杜審言 五首
太子詹事沈佺期 五首
右丞相張說 五首
中書侍郎徐安貞 六首
京兆張敬忠 一首
秘書監賀知章 二首
太子賓客徐彥伯 一首

仙州別駕王翰 二首
中書舍人董思恭 一首
新安丞杜儼 一首
殿中少監崔滌 一首
太子洗馬沈宇 一首
廣文進士劉希夷 三首
左丞相張九齡 三首
禮部尚書席豫 二首
靈昌太守李邕 一首
吏部員外郎盧僎 十三首
司勳員外張鼎 二首
刑部侍郎孫逖 六首
兵部員外趙良器 一首
金部員外郎黃麟 一首
太子尉郭向 一首

九二十四人詩七十四首

侍宴甘泉殿　李嶠

月宇臨丹地雲窻網碧紗御筵陳桂醑天酒酌榴花水向浮橋直城連禁苑斜承恩恣歡賞歸路滿烟霞

餞薛大夫護邊

荒隅時未通副相下臨戎授律星芒動分兵月窟空犀皮擁青索象齒飾彤弓決勝三河勇長驅六郡雄登山窺代北屈指討遼東佇見燕然上抽毫頌武功

送崔主簿赴滄州

紫陌追隨日青門相見時宦遊從此去離別幾年期芳桂中罇酒幽蘭下調悲他鄉有明月千里照相思

送司馬先生

蓬閣桃源兩處分人間海上不相聞一朝琴裏
悲黃鶴何日山頭望白雲

同姚給事寓直省中見贈　宋之問

清論滿朝陽高才拜夕郎還從避馬路來接珥
貂行寵就黃扉日威回白簡霜栢臺遷烏茂蘭
省得人芳禁靜鐘初徹更疎漏漸長曉河低武
庫流火度文昌寓直恩　重秉秋藻翰揚暗投
空欲報調下不成章

九日登慈恩寺浮圖應制

鳳刹尋雲半虹旌倚日邊散花多寶塔張樂布

金田時菊芳仙醒秋蘭動睿篇香街稍欲晚清
蹕扈歸天

題大庾嶺一首

陽月南飛雁傳聞到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復
歸來江靜潮初落林昏瘴不開明朝望鄉處應
見嶺頭梅

登總持寺閣一首

梵宇出三天登茲望入川開襟俯城闕揮手拂
雲烟函谷青山外昆池落日邊東京楊柳陌少
別已經年

端州驛見杜審言王無競沈佺期閻朝
隱壁有題慨然成詠

逐臣北地承嚴譴謂到南中每相見豈意南中
岐路多千里萬里分鄉縣雲摇雨散各分飛海
闊江長音信稀處處山川同瘴癘自憐能得幾
人歸

登逍遥樓一首

逍遥樓上望鄉關淥水泓澄雲霧間北去衡陽
二千里無因雁足繫書還

春日江津游望　杜審言

旅客摇邊思春江弄晚晴烟消垂柳弱霧卷落
花輕飛棹乘空下回流向日平鳥啼移幾處蝶
舞亂相迎忽歎人皆濁隄防水至清　常不
謙深可戒中盈

秋夜宴臨津鄭明府宅

行止皆無地招尋獨有君酒中堪累月身外即
浮雲露白宵鐘徹風清曉漏聞坐攜餘興往還
似未離羣

夏日過鄭七山齋

共有樽中好言尋谷口來薜蘿山徑入荷芰水

亭開日氣含殘雨雲陰送晚雷洛陽鍾鼓至車
馬繫遲回

九日宴江陰

蟋蟀期歸晚茱萸節候新降霜青女月送酒白
衣人高興要長壽卑棲隔近臣新沙即此地舊
俗坐爲鄰

贈蘇綰書記

知君書記本翩翩爲許從戎赴朔邊紅粉樓中
應計日燕支山下莫經年

三日侍宴梨園　沈佺期

九門馳道出三巳禊堂開畫鷁中流動青龍上
苑來野花飄御席河柳拂天杯日晚迎祥處笙
鏞下帝臺

酬蘇員外夏晚寓直省中見贈

並命登仙閣分宵直禮闈大官供宿膳侍史護
朝衣卷幔天河入開窗月露微小池殘暑退高
樹早京歸冠劍無時釋軒車待漏飛明朝題漢
柱三署有光輝

壽陽王花燭

仙媛乘龍夕天孫捧雁來可憐桃李樹更逐風
凰臺燭送香車入花臨寶扇開莫令銀漏曉爲
盡合歡杯

宿七盤嶺

獨遊千里外高臥七盤西曉月臨床近天河入
戶低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浮客空留聽褒
城聞曙雞

遥同杜五過庾嶺

天長地闊嶺頭分去國憂家見白雲洛浦肝腸
無用說崇山瘴疫不堪聞南浮漲海禽何處北
望衡陽雁幾羣兩地春風萬餘里何時重謁聖
明君

魏齊王元忠　張說

齊公生人表迥天聞鶴唳清論早揣摩玄心晚
超詣入相廊廟靜出軍沙漠霽見深吕梁褒舉
後陳平計甘心除君惡足以報先帝

蘇許公瓌

許公信國楨克美具瞻情百事資朝問三章廣
世程處高心不有臨節自爲名朱戶傳新戟青
松拱舊塋凄涼丞相府餘慶在玄成

李趙公嶠

李公寔神敏才華乃天授睦親何用心處貴不忘舊故事遵臺閣新詩冠宇宙在人忠所奉惡我誠將宥南浦去無歸嗟嗟茂孫秀

郭代公元振

代公舉鵬翼懸飛壓海霧志康天地屯適與雲雷遇興七一言決安危萬心注大勳書王府定命論江路勢傾北夏門哀靡東平樹

趙耿公彥昭

耿公山嶽靈才傑心亦妙鷙鳥峻標立哀玉扣清調吁替休明啓恩華日月照何意瑶臺雲風吹落江徼相流下潯陽灑淚一投吊

奉和聖制答二相出雀鼠谷　徐安貞

兩臣初入夢二月扈巡邊淵北寒猶在山南春半傳頌聲先奉御展𡚒復回天雲日明千里旌旗照一川柳陰低輦路草色變新田還望汾陽近宸遊自窅然

從駕溫泉宮

神女調温掖年年待聖人試開臨水殿來洗屬車塵暖氣隨明主恩波浹近臣靈威自無極從此獻千春

晝殿侍宴

校文常近日賜宴忽昇天酒正傳杯至饔人捧案前玉階鳴溜水清閣引歸烟共惜芸香暮春風度幾年

送王判官

明月開三峽花源出五溪城池青壁裏烟火綠林西不畏王程促唯愁仙路迷巴東下歸棹莫待夜猿啼

送呂向補闕西岳勒碑

聖作西山頌君其出使年勒碑懸日月驅傳接雲烟寒盡函關路春歸洛水邊別離能幾許朝暮玉墀前

送丹陽採訪

郡縣分南國皇華出聖朝爲憐鄉梓近不道使車遥舊俗吳三讓遺風漢六條願言除疾苦天子聽謳謠

邊詞　張敬忠

五原春色舊來遲二月垂楊未挂絲即今河畔冰開日正是長安花落時

送人之軍中　賀知章

常經絶脉塞復見斷腸流送子成今別令人起昔愁隴雲晴半雨邊草夏先秋萬里長城寄無貽漢國憂

偶遊主人園

主人不相識偶坐為林泉莫謾愁酤酒囊中自有錢

孤燭嘆　徐彥伯

切切夜閨冷微微孤燭然玉盤紅淚滴金盞彩光圓暖手縫輕素嚬蛾續斷絃相思咽不語回向錦屏眠

凉州詞二首　王翰

蒲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秦中花鳥已應闌塞外風沙猶自寒夜聽胡笳折楊柳教人氣盡憶長安

奉試昭君　董思恭

琵琶馬上彈行路曲中難漢月正南遠燕山極北寒髻鬟風拂亂眉黛雪霑殘斟酌紅顏趣何勞握鏡看

客中作一首　杜儼

書劒催人不暫閑洛陽覊旅復秦關容顏歲歲愁邊改鄉國時時夢裏還

望韓公堆一首　崔滌

韓公堆上望秦川渺渺關山西接連孤宦一身千里外未知歸日是何年

武陽送別　沈宇

菊黃蘆白鴈初飛羗笛胡琴淚滿衣送君腸斷秋江水一去東流何日歸

覽鏡　劉希夷

青樓挂明鏡臨照不勝悲白髮今如此人生能幾時秋風下山路明月上春期歎息君恩盡容顏不可思

晚春

佳人眠洞房回首見垂楊寒盡鴛鴦被春生玳瑁床庭陰暮青靄簾影散紅芳寄語同心伴迎春且薄粧

歸山

歸去嵩山道煙花覆青草草綠山無塵山青楊柳春日暮松聲合空歌思殺人

奉詶宋大使鼎一首　張九齡

時來不息意宿昔縣鈞衡翊聖輔明主妨賢愧
友生罷歸猶未識待罪尚南荆政是留棠舊風
因繫組清軒車問疾苦黎庶荷仁明衰麽時將
薄祗應倚舊情

奉和五司馬折梅寄京中兄弟

離別念同婿芬榮欲共持獨攀南國樹遙寄北
風時林惜迎春早花愁去日遲仍聞折梅處更
有棣華詩

春燕寄懐一首

海燕何微眇乗春亦暫來不知泥滓賤祗見玉
堂開繡戶時雙入雕梁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

隼莫相猜

蒲津迎駕 席豫

回鑾下蒲坂飛旆指秦京雕上黃雲送關中紫
氣迎霞朝看馬色月曉聽雞鳴防拒連山險長
橋壓水平省方知化洽察俗覺時清天下長無
事空餘襟帶名

奉和勅賜公主鏡

令節頒龍鏡仙輝下鳳臺含靈萬象入寫照百
花開色與皇明散光隨聖澤來妍蚩氷鑑裏從

此媿非才

詠雲 李邕

綵雲驚歲晚繚繞孤山頭散作五般色凝為一
段愁影雖沉澗底形在天際遊風動必飛去不
應長此留

十月梅花書贈 盧僎

君不見巴鄉冬候與華別年年十月梅花發上
苑今應雪作花寧知此地花為雪自從遷播落
黔巴三見江上舞新花故園風光靈洛汭窮峽
凝雲度歲華花情縱似河陽好客心倍傷邊候

早春侯颯驚棲上梅霜威未落江潭草江水尋
天去不還樓花覆簾空坐攀一向花前看白髮
幾回夢裏憶紅顏紅顏白髮雲泥改何異桑田
移碧海却想華年故園時唯有一片空心在空
心吊影向誰陳雲臺仙閣舊遊人僕知巴樹連
冬發應憐南國氣長春

稍秋晚坐閣遇舟東下揚州即事寄上
族父江陽令

虎嘯山城晚猿鳴江樹秋紅林架落照青峽送
歸流歸流赴淮海征帆下揚州族父江陽令盛

業繼前修文掩崔亭伯德齊陳太丘時哉惜未
與千載且為傳憶昔山陽會長懷東上遊稱觴
阮林下雪賦謝庭幽道濃禮自畧氣舒文轉遒
高情薄雲漢酣態坐芳洲接席復連軫出入陪
華輈獨善與兼濟語默奉良籌歲月徵無已風
雨暗颸颸掌憲時持節為邦邈海頭子人惠雖
樹蒼生望且留微躬趍直道神甸忝清猷仙臺
適西步鑾徵忽南浮宇內皆安樂天涯獨遠投
忠信徒堅仗神明豈默訓觀生海浸漫務命天
悠悠雲昏巴子峽月遠吳王樓懷昔明不寐悲

今歲屬周胃無排雲翮暫得抒離憂空灑霑江
淚萬里逐行舟

初出京邑有懷舊林

賦生期獨得素業守微班外忝文學知鴻漸為
鶩閤內傾水木趣築室依近山巖趍天日宴夕
臥江海閑松風生坐隅仙舍舞亭際曙雲林下
客霽月池上顏雖曰坐郊園靜默非人寰時步
蒼龍　寧異白雲關語濟豈時顧默善忘世攀
世網余何觸天涯謫南蠻回首思洛陽喟然悲
貞艱舊林日夜遠孤雲何時還

上幸皇太子新院應制

佳氣曉葱葱乾行入震宮前星迎北極少海被
南風視膳銅樓下吹笙玉座中訓深家以正義
舉俗為公父子成劉合君臣禹啓同仰天歌聖
道猶愧乏雕蟲

奉和李令扈從温泉宮賜遊驪山韋侍郎別業

風后軒皇佐雲峰謝客居承恩來翠嶺緣賞出
丹除飛蓋松溪寂清笳玉洞虛窺巖詳霧豹過
水略泉魚鄉入無何有時還上古初伊臯差過

狹魏邴服蠢疎白雲緣情降青霞落卷舒多慙
郎署在輕纓國風餘

送蘇八給事出牧徐州相國請出同芳韻

金鼎屬元方環闈連季常畏盈聊出守分命乃
維良曉騎辭朝遠春帆向楚長賢哉謙自牧天
下詠餘芳

季冬送戶部郎中使黔府選補

握鏡均荒服分衡得大同徵賢一臺上補吏五
溪中雨露將天澤文章播國風澳庭聊直諒楚

峽望清通馬逐霜鴻漸帆沿曉月空還期鳳池
拜照耀列星宮
　讓帝挽歌詞
泰伯玄風遠延州德讓行閭棺追大節樹羽冊
鴻名地戶迎天仗皇階失帝兄還聞漢明主遺
劒泣陳平
朝天馳馬絕冊帝　宮祖恍惚陵廟新蕭條池館古
萬化一朝空哀樂此路同西園有明月脩竹韻悲風
　題殿前桂葉
桂樹生南海芳香隔楚山今朝天上見疑是月

中攀
　歲晚還京臺望城闕成口號先贈交親
紫陌開行樹朱城出晚霞猶憐憤去國疑是夢
還家風弱知催柳林青覺待花交親望歸騎幾
處擁年華
　南樓望
去國三巴遠登樓萬里春傷心江上客不是故
鄉人
　臨川送別
秋郊日半隱野樹煙初映風水正蕭條那堪動

雜詠
　江南遇雨一首　張鼎
江天寒意少冬半雨仍飛出戶愁爲聽從風灑
客衣旅䰟驚處斷鄉信意中微幾日應晴去孤
舟且欲歸
　送趙護邊　孫逖
外域分都護中臺命職方欲傳清廟略先取劇
曹郎已佩登臺印猶懷伏奏香百壺開詔餞四
牡誡戎裝青海連西掖黃河帶北涼關山瞻漢
月戈劒宿胡霜體國才先著論兵策復長果持

文武術還繼杜當陽
　張丞相燕公挽歌詞二首
海內文章伯朝端禮樂英一言興實運三入濟
羣生命與才相偶年將位不弃台星忽已坼流
慟軫皇情
甲第三重戟高門四列侯已成冠蓋里更有鳳凰樓
入世方爲樂生涯遽若休空餘掌綸地傳慶　千秋
　送張環攝御史監南選
漢使得張綱威名攝遠方恩霑柱下史榮比選
曹郎江帶黔中闊山連峽水長莫愁炎暑地秋

至有嚴霜

春日留別

春路逶迤花柳前孤舟晚泊就人烟東山白雲不可見西陵江月夜涓涓春江夜盡潮聲度征帆遥從此中去越國山川看漸無可憐愁思江南樹

途中口號

鄴城東北望陵臺珠翠紛華去不回無復新粧艷紅粉空餘故壟滿青苔

三月三日曲江錫宴　趙良器

聖祖發神謀靈符叶帝求一人光錫命萬國荷時休雷解圜丘畢雲需曲水遊岸花迎步輦仙仗擁行舟審藻天中降恩波海外流小臣同品物陪此樂皇猷

鄭國夫人挽歌詞

淑德延公胄宜家接帝姻桂宮男掌僕蘭殿女昇嬪恩澤昭前命盈虛變此辰百年今已矣彤管列何人

郡中客舍　黃麟

蟲響亂啾啾更人正數籌魂歸洞庭夜霜臥洛陽秋微月有時隱長河到曉流起來還囑鴈鄉信在吳洲

途中口號　郭向

抱玉三朝楚懷書十上秦年年洛陽陌花鳥弄歸人

國秀集卷上

國秀集卷中

金部員外郭良二首
考功員外蔣洌二首
西河長史劉廷琦三首
安定太守王喬一首
陳王掾張謂五首
司勳員外鄭審一首
大理司直薛奇童三首
太僕寺丞崔顥七首
河陰尉徐九皐五首

醴泉尉閻寬五首
河陰令康定之一首
尚書右丞王維七首
崑山令萬齊融二首
進士樓穎五首
左補闕崔國輔六首
右武衛錄事李嶷二首
校書郎王泠然一首
右武衛錄事李收二首
會稽尉賀朝一首
進士楊重玄一首
前進士常建一首
處士孟浩然七首
進士程彌綸一首
餘杭尉丁仙芝一首

凡二十四人詩七十三首

題李將軍山亭　郭良

鳳轄將軍位龍門司隸家衣冠為隱逸山水作繁華徑出重林草池徑兩岸花誰知貴公第亭院有烟霞

早行

早行星尚在數里未天明不辨雲林色空聞風水聲月從山上落河入斗間橫漸至重門外依稀見洛城

南溪別業　蔣洌

結宇依青嶂開軒對綠疇樹交花兩色溪合水同流竹徑春來掃蘭樽夜不收逍遙自得意鼓腹醉中遊

古意

冉冉紅羅帳開君玉樓上畫作同心鳥銜花兩

心向春風正可〻吹映綠窓前妾意空相感君
心何處邊

從軍　劉庭琦

朔風吹寒塞胡沙千萬里陣雲出岱山孤月生
海水決勝方求敵銜恩本輕死蕭蕭牧馬鳴中
夜拔劍起

詠木槿樹題武進文明府廳

物情良可見人事不勝悲莫恃朝榮好君看暮
落時

過故人舊宅　王喬

故人軒騎罷歸來舊宅園林閑不開唯餘挾瑟
婦哭向平生歌舞臺

東封山下宴群臣　張諤

萬里扈封巒群公遇此歡慢城連夜靜霜仗滿
空寒輦路霄煙合旌門曉月殘明朝陪聖主山
下禮圓壇

岐王美人

半額畫雙蛾盈盈燭下歌玉杯寒意少金屋夜
情多香艷王分帖裙嬌勅賜羅平陽莫漫妬嗁
出不如他

贈吏部孫員外濟一首

天子愛賢才星郎入拜來明光朝半下建禮直
初回名帶含香發文隨綺幕開披雲自有鏡從
此照仙臺

岐王山亭

王家傍綠池春色正相宜豈有樓臺好兼看草
樹奇石榴天上葉椰子日南枝出入千門裏年
年樂未移

九日宴一首

秋葉風吹黃颯颯晴雲日照白鱗鱗歸來得問

茱萸女今日登高醉幾人

酒席賦得匏瓢　鄭審

華閣與賢開仙瓢自遠來幽林常伴許陋巷亦
隨回挂影憐紅壁傾心向綠杯何曾斟酌處不
使王山頹

擬古　薛奇章

沙塵朝蔽日失道還相過寒影波上雲秋聲月
前樹川氣生曉夕野陰作烟霧沉沉滮池水人
馬不敢度吮癰世所薄挾纊恩難顧不見古時
人中宵淚橫注

和李起居秋夜之作

過庭聞禮日趨侍記言回獨臥玉窓前秋簾殘雨來高秋南斗轉凉夜北堂開水影入朱戶螢光生綠苔簡成良史筆年是洛陽才莫重白雲意時人許上台

吳聲子夜歌

淨掃黃金堦飛霜皓如雪下簾彈箜篌不忍見秋月

古遊俠　崔顥

少壯有膽氣好勇復知機仗劍出門去孤城逢合圍殺人遼水上走馬漁陽歸錯落金鎖甲蒙茸貂鼠衣還家行且獵弓矢速如飛地迥鷹犬疾草深狐兔肥腰間帶兩綬轉盼生光輝顧謂今日戰何如隨建威

結定襄獄效陶體

我在河東時使至定襄里定襄黠小兒爭訟紛城市長老莫敢言太守不能理謗書盈几案文墨相塡委牽引市井翁追呼田家子我來折此獄五聽辨疑似小大必以情未嘗施鞭捶是時三月暮遍野農耕起里巷鳴春鳩田園引流水

此鄉多雜俗戎夏殊音旨顧問邊塞人勞情曷云已

贈輕車

悠悠遠行歸經春涉長道幽冀桑始青洛陽蠶已老憶昨戎馬地別時心草草烽火從北來邊城閉當早平生少相遇未得展懷抱今日杯酒中見君交情好

岐王席觀妓

二月春來半王家日漸長柳垂金屋暖花覆玉樓香拂匣先臨鏡調笙更炙簧長將歌舞態只擬奉君王

題沈隱侯八詠樓

梁日東陽守爲樓望越中綠窓明月在青史古人空江靜聞山狖川長數塞鴻登臨白雲晚留恨此遺風

贈梁州張都督

聞君爲漢將虜騎不南侵出塞清沙漠還家拜羽林風霜臣節苦歲月主恩深爲語西河使知余報國心

題黃鶴樓

昔人已乘白雲去茲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
不復返白雲千里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春
草青青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
人愁

關山月　徐九皐

玉塞抵長城金微映高闕遥心萬餘里直望三
邊月霜靜影逾懸露稀光漸没思君不可見空
歎將焉歇

戰城南

塞北狂胡旅城南敵漢圍巉岩一鼓氣拔利五
兵威虜騎瞻山哭王師拓地飛不應須寵戰當
遂勒金微

詠史

亡國秦韓代榮身劉項年金椎擊政後玉斗碎
增前聖主稱三傑明離保四賢已申黃石祭方
慕赤松仙

途中覽鏡

四海遊長倦百年愁半侵賴窺明鏡裏時見丈
夫心

送部四鎮人往單于別知故

天下今無事雲中獨未寧忝驅更戍卒方遠送
邊庭馬飲長城水軍占太白星國恩行可報何
必守經營

松滋江北阻風　閻寬

江風久未歇山雨復相仍巨浪天涯起餘寒川
上凝憂人勞夕惕鄉事備晨興遠聽知音歇誠
哉不可陵

曉入宜都渚

問俗周楚甸川行眇江濤興隨曉光發道會春
言深回眺佳氣象遠懷得山林佇應舟楫用曷
務歸閑心

古意

庭樹發華滋瑤草復葳蕤好鳥飛相從愁人深
此時天中有靈匹日夕頻蛾眉願逐飄風花千
里入遥帷心逝愛不見空歌悲莫悲

春宵覽月

月生東荒外天雲收夕陰愛見澄清景象吾虚
白心耳目靜無譁神超道性深乘興得至樂寓
言因永吟

秋懷

下帷長日盡虛館早凉生芳草猶未蔫如何蜻
蛚鳴秋風已振衣客土何時歸爲問當途者寧
知心有違

詠月　康定之

天使下西樓光含萬里愁臺前疑挂鏡簾外似
懸鈎張尹將眉學班姬取扇儔佳期應借問爲
報在刀頭

河上送趙仙舟　王維

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泣祖席已傷離荒城復
愁入天寒遠山靜日暮長河急解纜君已遥望

君空佇立

初至山中

中歲頗好道晩家南山埀興來每獨往勝事秖
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見林叟談
笑滯還期

途中口號

廣武城邊逢暮春汶陽歸客淚霑巾落花寂寂
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

成文學

寶劒千金裝登君白玉堂身爲平原客家有邯
鄲娼使氣公卿坐論心遊俠場中年不得意謝
病客遊梁

扶南曲

怪來粧閣一朝下不相迎總在春園裏花間語
笑聲

息僞怨

莫以今時寵能忘昔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
王言

送殷四葬

送君返葬石樓山松柏蒼蒼賓馭還埋骨白雲

長已矣空餘流水向人間

贈別江　萬齊融

東南飛鳥處言是故鄉天江上風花晩君行定
幾千計程頻破月數別屢開年明歲潯陽水相
思寄採蓮

送陳七還廣陵

風流誰氏子雖有舊無雙歡酒言相一愁茲意
不降落花覆河道垂楊拂水窓海潮與春夢朝
夕廣陵江

伊水門　樓頴

朝陟伊水門伊水入門流愜心乃成興澹然況孤舟霏微傷青靄容與隨白鷗竹陰交前浦柳花媚中洲日落陰雲生彌覺茲路幽聊以恣所適此外知何求

東郊納凉億左威衛李録事收昆季太原崔希覃三首并序

僕三伏於適化門東北數里避暑之地地即故倅天官顧公之舊林今貳冢宰君李公之別業右抵禁籞斜界沁園空水相暉步虹橋而下視竹木交映弄仙棹而傷窺足滌煩襟陶蒸暑獨往成興恨不與數公共之率然有作因以見意

水竹誰家宅幽庭向苑門今知季倫沼舊是辟彊園飢鷺窺魚靜鳴鵐帶子喧興成祇自適欲自反忘言

納凉每選地近得青門東林與繚垣接池將沁水通枝交帝女樹橋映美人虹想是忘機者悠悠在興中

林間求適意池上得清風稍稍斜回檝時時一度橋水光壁際動山影浪中搖不見李元禮神仙何處要

西施石

西施昔日浣沙津石上青苔思殺人一去姑蘇不復返岸傍桃李爲誰春

杭州北郭戴氏荷池送侯愉　崔國輔

秋近萬物肅況當臨水時折花贈歸客離緒斷荷絲誰謂江國永故人感在茲道存過北郭情極望東菑喬木故園意鳴蟬窮巷悲扁舟竟何待中路每遲遲

宿法華寺

松雨時復滴寺門清且涼此心竟誰證回憩支公林壁畫感靈跡僉經傳異香獨遊寄象外忽忽歸南昌

送韓十四被魯王推遞往濟南府

西候情何極南冠怨有餘梁王雖好士不察獄中書

少年行

遺却珊瑚鞭白馬驕不行章臺折楊柳春日路傍情

古意

紅荷楚水曲虛柄燦晨霞未得兩回摘秋風吹

劫花時芳不待妾玉佩無處誇悔不盛年時嫁
與青樓家
渭水西別李崙
隴外長亭堠山深古塞秋不知嗚咽水何事向
西流
讀前漢外戚傳　李嶷
人録尚書事家臨御路傍鑿池通渭水避暑借
明光印綬妻封邑軒車子拜郎寵因宮掖裏勢
極必先亡
遊俠

玉劒膝旁橫金杯馬上傾朝遊茂陵道夜宿鳳
凰城豪傑多猜忌無勞問姓名
淮南寄舍弟　王冷然
昔子從不調經歲旅淮源念爾長相失何時返
故園寄書迷處所分袂隔涼溫遠道俱爲客他
鄉共在原歸情春伴鴈秋泣夜隨猿梶見高堂
上朝朝獨倚門
和中書侍郎院壁畫雲　李收
粉壁畫雲成如能上太清影從霄漢發光照掖
垣明映簾多幽趣臨軒得野情獨思作霖雨流

潤及生靈
幽情
幽人惜春暮潭上折芳草佳期何時還欲寄千
里道
宿香山閣　賀朝
暝上春山閣林雲宿半空軒牕閉潮海枕席拂
煙虹朱網防棲鴿紗燈護夕蟲一聞雞唱曉已
見日曈曨
贈酒店胡妃
胡妃春酒店絃管夜鏘鏘紅毾鋪新月貂裘坐

薄霜玉盤初鱠鯉金鼎正烹羊上客無勞散聽
歌樂世娘
張與
晴日暖珠箔夭桃色正新紅粉清鏡中娟媚可
憐嚬君子在遐險蕙心誰見珍羅幕空掩晝玉
顏暗移春江瑟語幽獨弄三情未申黃鵠千里
翅芳音遲所因
正朝上左相張燕公　楊重玄
歲去愁終在春還命不來長吁問丞相東閣幾
時開

戲題湖上　　常建

湖上老人坐磯頭湖裏桃花水卻流竹竿嫋嫋白波際不知何者吞吾鉤

夏日宴衛明府宅遇北使　孟浩然

言避一時暑池亭五日開喜逢金馬客同飲玉人杯舞鶴乘軒至游魚擁釣來座中殊未起簫管莫相催

題榮二山池

甲第開金穴榮期樂自多櫪嘶支遁馬池養右軍鵝竹引攜琴入花邀載酒過山公來取醉時唱接籬歌

江上思歸

木落鴈南度北風江上寒我家襄水曲遙隔楚山端鄉淚客中盡歸帆天外看迷津欲有問平海夕漫漫

過陳大水亭

水亭涼氣多閒棹晚來過澗影見藤竹潭香聞芰荷野童扶醉舞山鳥助酣歌幽賞未云遍煙花奈夕何

渡浙江

潮落江平未有風歸舟共濟與君同時時引領望天末何處青山是越中

長樂宮

秦城舊來稱窈窕漢家更衣應不少紅粉邀君在何處青樓苦夜長難曉長樂宮中鐘暗來可憐歌舞慣相催歡娛此事今寂寞唯有年年陵樹哀

渡揚子江

桂檝中流望京江兩畔明林開揚子驛山出潤州城海盡邊陰靜江寒朔吹生更聞楓葉下淅瀝度秋聲

懷魯　程彌綸

曲阜國尼丘山周公邈難問夫子猶啓關履風雩兮若見海夷與兮魯顏天孫天孫何爲今兮舉且難孑星明而東遊閒閒

京中守歲　丁仙芝

守歲多然燭通宵莫掩扉客愁當暗滿春色向明歸玉斗巡初匝銀河落漸微開正獻歲酒千里間庭闈

國秀集卷中

國秀集卷下

進士范朝 二首
魯郡録事徐晶 三首
執戟梁鍠 二首
千牛兵曹屈同仙 二首
前崇玄生豆盧復 二首
進士丘爲 二首
校書郎荊冬倩 一首
晉陵尉張子容 二首
新鄭尉李頎 四首

進士褚朝陽 二首
河内尉崔曙 五首
校書郎王昌齡 五首
進士梁洽 一首
左拾遺蘇綰 一首
進士嚴維 一首
右補闕盧象 二首
處士朱斌 一首
永樂丞楊諫 一首
右補闕王諲 二首
進士張萬頃 二首
四門助教梁德裕 二首
無錫尉沈頌 二首
進士芮挺章 二首
大理司直包融 二首
西河尉常非月 二首
長安尉張良璞 一首
前進士樊晃 一首
王之渙 三首
薛維翰 一首

絳郡長史高適 一首
孫欣 一首
進士萬楚 二首
王羨門 一首
侍御史于季子 一首
洛陽尉王灣 一首
武進尉鄭紹 一首
校書郎吕令問 一首
校書郎敬括 二首
監察御史韋承慶 一首

進士祖詠 二首

九四十人詩七十三首

寧王山池 　范朝

水勢臨階轉峰形對路開槎從天上得石是海邊來瑞草分叢種祥花間色栽舊傳詞賦客唯見有鄒枚

題古龕寺

勝境宜長望遲春好散愁關連四塞起河帶八川流複磴承香閣重巖映彩樓爲臨溫液近偏美聖君遊

贈溫駙馬汝陽王 　徐晶

疇昔承餘論文章幸濫推夜陪銀漢賞朝奉桂山詞梁邸調歌日秦樓按舞時登高頻作賦體物屢爲詩連騎長楸下浮觴曲水湄北堂留上客南陌送佳期憶作陪臨泛于今阻宴私再看冬雪滿三見夏花滋都尉朝青閣淮王侍紫墀寧知倦遊者華髮老京師

蔡起居山亭

文史歸休日棲閑臥草亭薔薇一架紫石竹數重青垂露和仙藥燒香誦道經莫將山水弄持

與世人聽

送友人尉蜀中

故友漢中尉請爲西蜀吟人家多種橘風土愛彈琴水向昆明闊山連大夏深理閑無別事時寄一登臨

觀美人臥 　梁鍠

妾家巫峽陽羅帳寢銀牀曉日臨窗久春風引夢長落釵猶胃鬢微汗欲銷黃縱使朦朧覺魂猶逐楚王

贈李中華一首

莫向嵩山去神仙多誤人不如朝魏闕天子重

賢臣

燕歌行 　屈同仙

君不見漁陽八月塞草腓征人相對併思歸雲和朔氣連天黑蓬雜驚沙散野飛是時天地陰埃遍瀚海龍城皆習戰兩軍鼓角暗相聞四面旌旗看不見昭君遠嫁已年多戎狄無厭不復和漢兵候月秋防塞胡騎乘冰夜渡河河塞東西萬餘里地與京華不相似燕支山下少春輝黃沙磧裏無流水金戈玉劍十年征紅粉青樓

多怨情厭向殊鄉久離別秋來愁聽擣衣聲抄玉
有仙云屈同少仙字留戲作血[illegible]不復和作尚不和春輝作光輝厭向作厭得楚聽作但聽宜各從長也

烏江女

越豔誰家女朝遊江岸傍青春猶未嫁紅粉舊來娼錦袖盛朱橘銀鈎摘紫房見人羞不語回疑入溪藏

昌年公之作　豆盧復

但有離宮處君王每不居旗門芳草合輦路小槐疎殿閉山烟滿懸凝野霧盈豐年多望幸春色待鑾輿

落第歸鄉留別長安主人

客裏愁多不記春聞鶯始歎柳條新年年下第東歸去羞見長安舊主人

山行尋隱者不遇　丘為

絕頂一茅茨直上三十里扣關無僮僕窺室唯案几既非巾柴車應是釣秋水蹉跎不相見黽勉空仰止草色新雨中松聲晚窗裏雖無賓主意頗得清淨理興盡方下山何必見夫子

題農廬舍

東風何時至已綠湖上山湖上春既早田家日不閑溝塍流水處耒耜平蕪間薄暮飯牛罷歸來還閉關

奉試詠青　荊冬倩

路闊天光遠春還月道臨草濃河畔色槐結路邊陰未映君王史先標胄子襟經明如可拾自有致雲心

除夜宿樂城逢孟浩然　張子容

遠客襄陽郡來過海畔家樽開栢葉酒燈發九枝花妙曲逢盧女高才得孟嘉東山行樂意非是競奢華

永嘉作

拙宦從江左投荒更海邊山將孤嶼近水共惡溪連地濕梅多雨潭蒸竹起烟未應悲晚髮炎瘴苦華年

望秦川　李頎

秦川朝望迥日出正東峰遠近山河淨逶迤城闕重秋聲萬戶竹寒色五陵松客有歸歟歎淒其霜露濃

塞下曲

黃雲鴈門郡日暮風沙裏千騎黑貂裘皆稱羽
林子金笳吹朔雪鐵馬嘶雲水帳下飲蒲萄平
生寸心是
遇劉五
落陽一別梨花新黃鳥飛飛逢故人携手當年
共爲樂無驚董草借殘春
白花原
白花原頭望京師黃河流水無已時秋天曠野
人行絶馬首西來知是誰
登少室山寺　褚朝陽

飛閣青雲裏先秋獨早涼天花映窓近月桂拂
簷香華岳三峰小黃雲一帶長空間有歸路煙
處有垂楊
奉上徐中書
中禁仙池越鳳凰池邊詞客紫微郎既能作頌
雄風起何不時吹蘭蕙香
登河陽斗門見張貞期題黃河詩因以
感寄　崔曙
吾友東南美昔聞登此樓人從川上去書在壁
中留嚴子好真隱謝公耽遠遊清風初作與夏

日復銷愁詩與文字古迹隨山水幽已臺蒼生
望空見黃河流榮樂春將晚悲涼物似秋天高
不可問掩泣赴行舟
奉試明堂火珠詩
正位開重屋凌空出火珠夜來雙月滿曙後一
星孤天淨光難滅雲生望欲無遥知太平代國
寶在名都
對雨送鄭陵
別愁復兼雨別淚還如霰寄心海上雲千里長
相見

九日登望仙臺呈劉明府容
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三晉雲山
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關門令尹誰能識河
上仙公去不回我欲近尋彭澤宰陶然共醉菊
花杯
嵩山尋馮鍊師不遇
青溪訪道淩煙曙王子仙成已飛去更值空山
雷雨時雲林薄暮歸何處
趙十四兄見尋　王昌齡
客來舒長簟開閤乘涼風但有無絃琴共君盡

尊中晚來常讀易頃者欲還嵩世事何須道黃
精且養蒙嵇康殊寡識張翰獨知終忽憶鱸魚
膾扁舟往　東

望臨洮

飲馬度秋水水寒風似刀平沙日未沒黯黯見
臨洮當日長城戰咸言意氣高黃塵足今古白
骨亂蓬蒿

塞下曲

蟬鳴空桑林八月蕭關道出塞復入塞處處黃

蘆草從來幽并客皆向沙場老莫作遊俠兒矜
誇紫騮好

從軍古意

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
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古意

桃花四面發桃葉一枝開欲暮黃鸝轉傷心玉
鏡臺清箏向明月半夜春風來

觀漢水　梁洽

發源自嶓冢東注經襄陽一道入溟渤別流為
滄浪求思詠游女投弔悲昭王水濱不可問日

暮空湯湯

遊越溪　鄭紹

溪水碧悠悠猿聲斷客愁漁潭逢釣楫月浦值
孤舟訪泊隨煙火迷途視斗牛今宵越鄉意還
取醉忘憂

贈別東陽客　嚴維

明月雙溪水春風八詠樓少年為客處今日送
君遊

遊灊陵山

入山未盡意勝跡聊獨尋方士去在昔藥堂留

至今四隅白雲閑一路青溪深芳秀歷春目高
閑宜遠心潭分化丹水　昇仙林此道人不
悟坐鳴松下琴

入唐溪

嘯終萬籟起吹去當溪雲環嶼或明昧遠峰尚
氛氳雨新翠葉發夜早玄象分金澗流不盡入
山深更聞

登樓　朱斌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
重樓

奉和姚令駕幸溫湯喜雪應制　蘇綰

漢主新豐邑周王尚父師雲符沛憧唱雪應海神期株曓犧春旱山明訝夕遲況逢溫液沛恩重御袁詩

閨情　王諲

日暮裁縫歇深嫌氣力微纔能收篋笥懶起下簾帷怨坐空然燭愁眠不解衣昨來頻夢見夫婿莫應知

夜日看搊箏

調箏夜坐燈光裏却挂羅帷露纖指朱弦一一聲不同玉柱連連影相似不知何處學新聲曲曲彈來未覩名應是石家金谷裏流傳未滿洛陽城

駕幸溫泉　盧象

傳聞聖主幸新豐清蹕鳴鑾出禁中任　終朝隨步輦垂楊幾處遶行宮千官扈從驪山北萬國來朝渭水東此日小臣徒獻賦漢家誰復重楊雄

贈廣川馬先生

經書滿腹中吾識廣川翁年老甘無位家貧懶發蒙人歸洙泗學歌盛舞雩風願接諸生禮三年事馬融

感寓　梁德裕

彩雲呈瑞質五色發人寰獨作龍武狀孤飛天地間隱隱臨北極峩峩象南山恨在帝鄉外不逢枝葉攀

又

幽澗生蕙若幽渚老江蘺榮落人不見芳香徒爾為不及綠萍草生君紅蓮池左右美人弄朝夕春風吹葉洗玉泉水珠清湛露滋心亦願如此託君君不知

長孫十一東山春夜見贈　楊諫

故人謝城闕揮手碧雲期落月照隱處松風生興時舊林日云暮芳草歲空滋甘與子成夢請君同所思

江南弄　芮挺章

春江可憐事最在美人家鸚鵡能言鳥芙蓉巧笑花地銜金作埒水抱玉為砂薄晚青絲騎長鞭赴狹斜

少年行

任氣稱張放銜思在少年玉階朝就日金屋夜
昇天軒騎青雲際笙歌綠水邊建章明月好留
醉伴風煙

東溪待蘇戶曹不至　張萬頃

洛陽城東伊水西千花萬竹使人迷臺上柳枝
臨岸低門前荷葉與橋齊日暮待君君不見長
風吹雨過青溪

登天目山下作

去歲離秦望今冬使楚關淚添天目水鬢變海
頭山別母烏南逝辭兄雁北還宦遊偏不樂長

爲憶慈顏

詠談容娘　常非月

舉手整花鈿翻身舞錦筵馬圍行處匝人壓看
場圓歌要齊聲和情教細語傳不知心大小容
得許多憐

旅次灞亭　沈頌

閑琴開旅思清夜有愁心圓月正當戶微風猶
在林滄茫孤亭上歷亂多秋音言念待明發東
山幽意深

春旦歌

常聞嬴女玉簫臺奏曲情深彩鳳來欲登北地
銷歸恨却羨雙飛去不回

南中感懷　樊晃

南路蹉跎客未回常嗟物候暗相催四時不變
江頭草十月先開嶺上梅

和崔會稽詠王兵曹廳前湧泉勢成中
字　包融

茂德來徵應流泉入詠歌含靈符上善作字表
中和有草恒垂露無風欲偃波爲看人共水清
白定誰多垂露偃波皆是形容字畫之意

賦得岸花臨水發

笑笑傍溪花叢叢逐岸斜朝開川上日夜發浦
中霞照灼如臨鏡芊茸勝浣沙春來武陵道幾
樹落仙家

怨歌　薛維翰

百尺珠樓臨狹斜新粧能唱美人車皆言賤妾
紅顏好要自狂夫不憶家

覽史　張良璞

享年八十已歷數窮蒼生七虎門源上咆哮關
內鳴建都用鷄宿設險囤金城舜曲煙火起汾

河珠翠明海雲引天仗朔雪留邊兵作孽人怨
久其亡鬼信盈素靈感劉李白馬從子嬰昏虐
不務德百代無芳聲

奉試冷井詩　孫欣

仙闈井初鑿靈液沁成泉色湛青苔裏寒凝紫
綆邊銅瓶向影落玉甃抱虛圓未願調神鼎堯
時奉萬年

涼州詞　王之渙

一片孤城萬仞山黃河直上白雲間羌笛何須
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

單于北望拂雲堆殺馬登壇祭幾回漢家天子
今神武不肯和親歸去來

宴詞

長堤春水綠悠悠畎入漳河一道流莫聽聲聲
催去棹桃花淺處不勝舟

都中閒居　王羨門

君王巡海內北闕下明臺雲物鶴一作天中少煙
花歲後來河從御苑出山向國門開寂寞東京
裏空留賈誼才

和王七度玉門關上吹笛　高適

胡人吹笛戍樓間樓上蕭條海月閒借問落梅
凡幾曲從風一夜滿關山

次北固山下作　王灣

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闊風正一
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鄉書何處達歸
鴈洛陽邊

題江潮莊壁　萬楚

田家喜秋熟歲晏林葉稀禾黍積場圃樝梨垂
戶扉野閑犬時吠日暮牛自歸時復落花酒茅
齋堪解衣

茱萸女

山陰柳家女九日採茱萸復得東隣伴雙爲陌
上姝插枝著高髻結子致長裾作性常遲緩非
關託丈夫平生折林樾日入返城隅賈客要羅
袖行人挑短書蛾眉自有主年少莫踟躕

詠簾

玳瑁昔稱華玲瓏薄絳紗鉤銜門勢曲節亂水
紋斜日弄長飛烏風搖不卷花自當分內外非
是爲驕奢

南行別第　于季子

萬里人南去三春鴈北飛不知何歲月得共爾同歸

薊門別業　祖詠

別業在幽處到來生隱心南山當戶牖灃水在園林竹覆經冬雪庭昏未夕陰寥寥人境外閑坐聽春禽

望薊門

燕臺一望客心驚簫鼓喧喧漢將營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侵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少小雖非投筆[illegible]論功還欲請長纓

國秀集卷下

國秀集三卷唐人詩總二百二十篇天寶三載國子生芮挺章撰樓穎序之其詩之次自天官侍郎李嶠至進士祖詠凡九十人挺章二篇穎五篇亦在其間內王灣一篇有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之句題曰次北固山下作而殷璠所撰河嶽英靈集作於天寶十一載歲月稍後然挺章編選非璠之比覽者自得之此集唐書藝文志洎本朝崇文總目皆闕而不錄殆三館所無浚儀劉景文頃歲得之嗜古書者元祐戊辰孟秋從景文借本錄之因識于後龍溪曾彥和題大觀戊子冬賀方回傳於曾氏名欠一士而詩增一篇

中興間氣集二卷

（唐）高仲武輯

明刻本

中興閒氣集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高仲武編。仲武自稱渤海人。然唐人類多署郡望，未知確貫何地也。是集前有自序，云起至德初，迄大歷末，凡二十六人，詩一百四十首。末有元祐戊辰曾子泓跋，稱獨遺鄭當一人，逸詩八首，蓋在宋時已殘闕。故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所選詩一百三十二首也。姓氏下各有品題，括其警句，如河岳英靈集例。而張衆甫、章八元、戴叔倫、孟雲卿、劉灣五人俱闕。考毛晉跋，謂得舊鈔本，所闕張章戴諸評俱在，獨劉灣無考。故編中於四家姓氏之下，俱註云評載卷首。今檢卷首無之，當由久而復佚耳。又案錢曾讀書敏求記，謂得宋鋟本，如朱灣詠玉一首，玉字作三，蓋每句皆藏三字義也。後人不解詩義，翻謂三為誤字，妄改為詠玉。自元至明刻本皆然。此本仍襲舊譌，知毛晉所云舊鈔本，猶未足據也。仲武持論頗矜慎，其謂劉長卿十首以後，語意略同，落句尤甚，鑒別特精。而王士禎論詩絕句獨非之。蓋士禎詩修詞之功多於鍊意，其模山範水，往往自歸窠臼，與長卿所短頗同，殆以中其所忌，故有此自護之論耶。陸游集有是書跋，曰高適字仲武，此乃名仲武，非適也。然適自字達夫，游實誤記而誤辨。至稱其評品多妄，又稱其議論凡鄙，則尤不然。今觀所論，如杜誦之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語本習徑，而以為得生人始終之理。張繼之女停襄邑杼，農廢汝陽耕，句太質相，而以為事理雙切。頗不免逗漏末派。其餘則大抵精確不誣。游何以詆之。至所稱錢起之窮達戀明主，耕桑亦近郊，劉長卿之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此自詩人忠厚之遺，尤不得目以凡鄙。惟王世懋藝圃擷餘摘郎士元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句，謂聰聞合掌，而仲武稱其工於發端，則切中其失，不為苛論矣。

中興間氣集姓氏

卷上

錢起十二首　張衆甫三首
于良史三首　鄭丹二首
李希仲二首　李嘉祐八首
章八元一首　戴叔倫六首
皇甫冉十三首　杜誦一首
朱灣七首　韓翃七首
蘇渙三首

卷下

郎士元十二首　崔峒九首
張繼三首　劉長卿九首
李季蘭六首　竇參三首
道人靈一四首　姚倫二首
皇甫曾五首　鄭常三首
孟雲卿六首　劉灣四首
張南史三首

中興間氣集姓氏畢

中興間氣集目録

卷之上　渤海高仲武集

錢起
奉送劉相公催轉運
裴迪書齋翫月之作
廣德初鑾駕出關後愁望之作
太子李舍人城中別業與文士逃暑
詠白油帽送客
東皐早春寄郎四校書
闕下贈裴舍人
送溫逸人
送李史赴洪州
宿畢侍郎宅
夜靜訓通上人問疾
山中寄苗校書
張衆文
寄興國池鶴上劉相公
送李觀之宣州謁袁中丞得三州渡
送李司直使吳

于良史

冬日野望

閑居

鄭丹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皇帝挽歌

肅宗挽歌

李希仲

東皇太乙祠

薊北行二首

李嘉祐

發湓浦望山作初晴有省賓勅江陰

送王牧吉州謁使君叔

潤州王別駕宅送蔣九侍御歸揚州

奉陪韋潤州遊鶴林寺

仲夏江陰官舍寄裴明府

送韋員外端公宣慰勸農畢赴洪州

登楚城驛十里村竹林次交映

送從弟任饒州錄事參軍

章八元

新安江行

戴叔倫

送夷甫宰鄮縣

送趙主簿自蜀歸絳州覲省

皇甫冉

送王相公赴幽州

題爽固新園

酬袁補闕中天寺見寄

酬崔侍御期蘇道士不至

巫山高

和袁郎中破賊後經剡中山水

送元晟還於潛山所居

獨孤中丞筵陪餞韋使君赴昇州

同杜相公對山僧作

送林員外往江南

送李錄事赴饒州

秋日東林作

少室韋鍊師昇仙

杜誦

哭長孫侍御

朱灣

燕居寒菊花
奉使設宴戲擲龍籌
詠雙陸頭子
詠壁上酒瓢呈蕭明府
詠玉
送陳偃賦得白鳥翔翠微
題段上人院壁畫古松
韓翃
送辰州李中丞
題薦福寺衡岳禪師房

奉送王相公赴幽州
題蘇許公林亭
送孫革及第後歸江南
題僧房
送太常元博士歸潤州
蘇渙
變律
同前
同前
卷之下
郎士元
送楊中丞和蕃
送奚賈歸吳
別鄭礫
送長沙韋明府之縣
送洪州李別駕之任
送裴補闕入河東幕
春日宴張舍人宅
送陸員外赴潮州
送王梦流雷州

題劉相公三湘圖
送孫侍郎往容府宣慰
塞下曲
崔峒
春日憶姚氏外甥
題崇福寺禪師院
江上書懷
送薛良友往越州謁從叔
送眞上人還蘭若
送丘二十二歸蘇州

初辭命後酧丘二十二見贈
題桐廬李明府官舍
清江曲內一絶 折腰体
張繼
送判官往陳留
感懐
夜泊松江
劉長卿
題崔公庭竹
送朱山人越州賊退歸山陰別業

謫至干越亭作
陪鄭中丞林園宴
送張繼司直適越
送駱三少府西山應制
送李中丞之襄州
題鄭山人幽居
送郎士元
李季蘭
湖上卧病喜陸鴻漸至
寄校書七兄
寄朱放
送韓揆之江西
道意寄崔侍郎
賦得三峽流泉歌
竇參
閑居湖上
登潛山觀
遥謫江表久未歸
道人靈一
酬皇甫冉赴無錫於雲門寺贈詩別

宿靈洞觀
静林寺即武帝隱所有鍾磬皆古物昔
昔有聲
雨後欲尋天目山問元駱二公溪路絶
句
姚倫
感秋林
過章秀才客居
皇甫曾
送雲門邕上人

送林中丞還京
贈別荃公
送杜中丞還京
早朝日寄所知
孟雲卿
鄴城懷古
傷情
傷時
同前
西蜀劉灣
出塞曲
虹縣嚴孝子墓作
李陵別蘇武
雲南曲
張南史
送朱文比遊
陸勝宅秋雨中探韻同作
送司空十四遊宋州
中興間氣集目錄終

中興間氣集卷上

渤海高仲武集

錢起

員外詩體格新奇理致清贍越從登第挺冠詞林文宗右丞許以高格右丞沒後員外爲雄芟齊宋之浮游削梁陳之靡嫚迥然獨立莫之與羣且如鳥道挂踈雨人家殘夕陽又牛羊上山小烟火隔林踈又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皆特出意表標雅古今又窮達戀明主耕桑亦近郊則禮義克全忠孝兼著足可弘長名流爲後楷式士林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

奉送劉相公催轉運

國用資戎事臣勞爲主憂將徵任土貢更發濟川舟櫂傳星還去回池鳳不留唯高飲冰節稍淺別家愁落葉淮邊雨孤山海上秋遥知謝公興微月在高樓

裴迪書齋翫月之作

夜來詩酒興月上謝公樓影閉重門靜寒生獨樹秋鵲驚隨月散螢遠入烟流今夕遥天末清

暉幾處愁

廣德初鑾駕出關後秋望之作

愁看秦川色慘慘雲景晦乾坤暫運行品物遺
覆載黃塵漲戎馬紫氣隨龍旂擀泣指關東日
月袄氛外臣心寄遠水潮海去如帶周德更休
明天衢佇開泰

太子李舍人城中別業與文士避暑

下車失炎暑重門深綠篁宮臣禮嘉客林表開
蘭堂莚席塵難盡澄罍照墨場無風吹印綬密
坐皆馨香美景惜文會清吟遲羽觴東陵晚來

好極目趣何長鳥道挂疎雨人家殘夕陽城隅
擁歸騎留酌戀瓊芳

咏白油帽送客

薄盾蹔加首微陰幸庇身卷舒無定日行止必
依人已沐脂膏惠寧辭雨露頻雖同客衣色不
染洛陽塵

東皐早春寄郎四校書

祿微賴學稼歲起歸衡茆窮達戀明主耕桑亦
近郊夜來霽山雪陽氣動林梢萌葉暖初吐春
鳩鳴欲巢蓬萊時入夢知子憶貧交

闕下贈裴舍人

二月黃鸝飛上林春城紫禁曉陰陰長樂鐘聲
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陽和不散窮途恨霄
漢常懸捧日心獻賦十年猶未遇羞將白髮對
華簪

過溫逸人舊居

反真難合道懷舊仍無弔浮俗漸澆淳斯人誰
繼妙聲容心在耳寧覺阻言笑玄堂閉幾春拱
木齊雲嶠鶴傳若士舞猿得蘇門嘯酹酒片陽
微空山想埋照

送彈琴李長史赴洪州

抱琴為傲吏孤棹復南行幾處秋江水皆添白
雪聲佳期來客夢幽思緩王程佐牧無勞問心
和政自平

宿畢侍御宅

交情頻更好子有古人風晤語清霜裏平生苦
節同心惟二仲合室乃一瓢空落葉寄秋翳愁
雲低夜鴻濘寒燈影外殘漏雨聲中明發南昌
去廻看御史驄

靜夜訓通上人問疾

東林生早涼高枕遠公房大士看心後中宵清漏長
驚蟬出暗柳微月隱迴廊何事沈痾久含毫問藥王
山中寄時校書
蓬萊紫氣溫如玉唯予知爾陽春曲別來幾日
芳菲綠百花酒滿不見君青山一望心斷續
張衆文
寄興國池鶴上劉相公
馴狎經時久翩躚短翮存不隨淮海變空愧稻
粱恩獨立秋天靜單棲夕露繁欲飛還斂翼詎
敢望乘軒

送李觀之宣州謁袁中丞賦得三洲渡
古渡大江濱西南距要津自當舟楫路應濟往
來人翻浪驚飛鳥回風起綠蘋君看波上客歲
晚獨垂綸
送李司直使吳
使君方擁傳王事遠辭家震澤逢殘雪新豐過
落花一作過字水萍千葉散風柳萬條斜何處看
離恨春江無限沙
于良史
侍御詩清雅工於形似如風兼殘雪起河

帶斷冰流吟之未終皎然在目
冬日野望
地際朝陽滿天邊宿霧收風兼殘雪起河帶斷
冰流北闕馳心極南圖尚旅遊登臨思不已何
處可消憂
閑居
隱几讀黃老閑齋耳目明僻居人事少多病道
心生雨洗山林濕蛙鳴池館晴寨簾暮雲起殘
日上高城
鄭丹

丹詩剪刻婉密寶曆中獻二帝兩后挽歌
三十首詞旨哀楚得臣子之致雖不及事
朝廷嘉之解褐任薊州錄事參軍今選尤
者列于此集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皇帝挽歌
律曆千年會車書萬里同固期常戴日豈謂厭
觀風地慘新疆理城摧舊戰攻山河寧不壯今
夕盡皆空夕一作昔
肅宗挽歌
國以重明受天從諒闇移諸侯方北面白日忽

西馳龍影當泉落鴻名向廟垂未言青史上還
是載無爲

李希仲

李詩輕靡華勝於實此所謂才力不足務
爲清逸然前軍飛鳥落格闘塵沙昏亦出
塞實錄亹亹不絕者可及于中矣

東皇太一祠

去日初齋戒靈巫穆上皇焚香布瑤席鳴佩奠
椒漿緩舞花飛滿清歌水去長回波送神曲雲
雨過瀟湘

薊北行二首

旄頭有精芒胡騎獵秋草羽檄南渡河邊庭用
兵早漢家愛征戰宿將今已老辛苦羽林兒從
戎榆關道

其二

一身救邊速烽火連薊門前軍飛鳥落斷一作格
闘塵沙昏寒入鼓聲急單于將夜奔當須徇忠
節身死報國恩

李嘉祐

袁州自振藻天朝大收芳譽中興高流與
錢郎別爲一體往往涉于齊梁綺靡婉麗
盖吳均何遜之敵也如野渡花爭發春塘
水亂流又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文章
之冠冕也又禪心超忍辱梵語問多羅役
使許詢更出孫綽復生窮極筆力未到此
境

發溢浦望山作初晴直省賞勑催赴江
陰

西望香爐雪千峰晚望新白頭悲作吏黃紙更
催人多負登山屐深藏漉酒巾傷心公府內手
版日相親

送王牧吉州謁使君叔

細草綠汀洲王孫耐薄遊年華初冠帶文體舊
弓裘野渡花爭發春塘水亂流使君憐小阮應
念倚門愁

潤州王別駕宅送蔣九侍御收兵歸揚
州

沴氣清金虎兵威壯鐵冠揚旌川色暝吹角水
風寒人對輜軿醉花看睥睨殘奚歸丞相府空
望舊雕欄

奉陪韋潤州遊鶴林寺

野寺江城近雙旌五馬過禪心超忍辱梵語問多羅松竹閑僧老雲烟晚日和寒塘歸路轉清磬隔微波

仲夏江陰官舍寄裴明府

萬室邊江次孤城對海安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苔色侵衣桁潮痕上井欄題書招茂宰思爾欲辭官

送韋員外端公宣慰勸農畢赴洪州

聖主臨前殿殷憂遣使臣氣迎天詔喜恩發土膏春草色催歸棹鶯聲爲送人龍沙多道里流水日相親

登楚城驛路十里村竹林次交映

十里山村道千峰櫟樹林霜濃竹枝亞歲晚荻花深草市多樵客漁家足水禽幽居雖可羨無那子牟心

和苗員外秋夜省直

夕雨南宮夜仙郎寓直時漏長丹鳳闕秋老白雲司螢影侵階亂鴻聲出苑遲蕭條人吏散小謝有新詩

章八元

新安江行

江源南出永野飯暫維梢古戍懸魚網空林露鳥巢雪晴山脊見沙淺浪痕交自笑無媒者逢人作解嘲

戴叔倫

吳明府自遠而來留宿

出門逢故友衣服滿塵埃歲月不可問山川何處來綺城容散宅散職寄靈臺自此留君醉相懽得幾迴

除夜宿石頭驛

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愁顏與衰鬢明日又逢春

客夜與故人偶集

天秋月又滿城闕夜千重還作江南會翻疑夢裏逢風枝驚暗鵲露草覆寒蛩羇旅長堪醉相留畏曉鐘

送友人東歸

萬里楊柳色出關送故人輕烟拂流水落日照

行塵積夢江湖闊憶家兄弟貧徘徊灞亭上不
語自傷春

別友人

擾擾倦行役相逢陳蔡間如何百年內不見一
人閑對酒惜餘景問程愁亂山秋風萬里道又
出穆陵關

廣陵送趙主簿自蜀歸

將歸汾水上遠省錦城來已泛西江盡仍隨北
雁廻暮雲征馬速曉月故關開漸向庭闈近留
君醉一杯

皇甫冉

冉詩巧於文字發調新奇遠出情外然而
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與閑門白日晚
倚杖青山暮及遠山重疊見芳草淺深生
岍草知春晚沙禽好夜驚又燕知社日辭
巢去菊爲重陽冒雨開可以雄視潘張平
揖沈謝又巫山詩終篇奇麗自晉宋齊梁
陳隋以來採掇者無數而補闕獨獲驪珠
使前賢失步後輩卻立自非天假何以逮
斯長轡未騁芳蘭早凋悲夫

送王相公赴幽州

自昔蕭曹任難兼衛霍功勤勞無遠近旌節屢
西東不選三河卒還令萬里通雁行緣古塞馬
鬣起長風遮虜關山靜防秋鼓角雄徒思一攀
送羸病草門中

題爽固新園

東郭訪先生西郊尋隱路久爲江南客自有雲
陽樹已得丘園心不知公府步閑門白日晚倚
杖青山暮果熟任霜封籬疎從水渡窮年無牽
綴往事惜淪誤惟見耦耕人朝朝自來去

酬裴補闕中天寺見寄

東林初結社已有晚鐘聲窗戶皆流水房廊半
架城遠山重疊見芳草淺深生每與君攜手多
煩長老迎

酬崔侍御期蘇道士不至

一心求妙道幾處候眞師丹竈今何處白雲無
定期崑崙烟景絶汗漫往來遲君但焚香待人
間到有時

巫山高

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

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緣不可聽偏在九霄中（霄一作秋）

和袁郎中破賊後經剡中山水

武庫分帷幄儒衣事鼓鼙兵連越徼外寇盡海氛（門一作）西節比全疎勒功當雪會稽旌旗迴剡嶺士馬濯耶溪受律梅初發班師草未齊行看佩侯金（一作印）豈得訪丹梯

送元晟還於潛山所居

深山秋事早君去復何如裛露收新稼迎霜葺舊廬題詩即招隱作賦是閑居別後空相憶嵇康懶寄書

獨孤中丞筵陪餞韋使君赴昇州

中司龍節貴上客虎符新地控吳襟帶才高漢縉紳泛舟應度臘入境便行春何處（一作處處）歌來暮長江建業人

同杜相公對山僧作

吏散重門掩僧來閉閣閒遠心馳北闕春興寄東山草長風光裏鶯喧靜默間芳晨不可住惆悵暮禽還

送林員外往江南

分務江南遠留歡幕下榮楓林緣楚澤水驛到湓城岸草知春晚沙禽好夜驚風帆幾泊處處處暮潮清

送李錄事赴饒州

北人南去雪紛紛雁叫汀沙不可聞積水長天隨遠道荒城極浦足寒雲山從建業千峯出江至潯陽九派分借問督郵纔弱冠府中年少不如君

秋日東郊作

閑看秋水心無事臥對寒松手自栽廬岳高僧留偈別茅山道士寄書來燕知社日辭巢去菊爲重陽冒雨開淺薄將何稱獻納臨岐終日獨遲迴

少室韋鍊師昇仙歌

紅霞紫氣晝氤氳絳節青幢迎少君忽從林下昇天去空使時人禮白雲

杜誦

杜君詩調不失如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得生人始終之理故編之

哭長孫侍御

道爲詩書重名因雅頌雄禮闈曾擢桂憲府構
乘驄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唯餘舊臺柏蕭
颯九原中

朱灣

從事率履正表放情江湖郡國交辟潛躍
不起有唐高人也詩體幽遠興用洪深因
詞寫意窮理盡性於詠物尤工如受氣何
曾異開花獨自遲所謂哀而不傷國風之
深者也

秋夜燕王郎中宅賦得露中菊

衆芳春競發寒菊露偏滋受氣何曾異開花獨
自遲晚成猶待賞欲采未過時忍棄東籬下看
他迭歲衰

奉使設宴戲擲籠籌

今日陪樽俎良籌復在茲獻酬君有禮賞罰我
無私莫怪斜相向還將正自持一朝權入手看
取令行時

詠雙陸頭子

采采應緣白鑽心不爲名掌中猶可重手下莫
言輕有對唯求敵無私直任爭君看一擲後當
取擅場聲

詠壁上酒瓢呈蕭明府

不是難提挈行藏固有期安身未得所開口欲
從誰應物心無倦當壚柄會持莫將成廢器還
有對樽時

詠玉

歌玉屢招疑終朝省復思既哀黃鳥興還復白
圭詩請益先求友將行必擇師誰知不鳴者獨
下董生帷

送陳偃賦得白鳥翔翠微

不知鷗與鶴天畔弄晴暉背日分明見臨川相
映微淨中雲一點回處雪孤飛正好南枝住翩
翩何所歸

題段上人院壁畫古松

石上盤古根謂言天生有安知草木性變在畫
師手陰深方丈間直趣幽且閑木紋離披勢旋
枏中裂空心火燒出掃成三寸五寸扶便是千
年萬年物蘚苔濃淡色不同一面半一作死皮生
蠹蟲風霜未必來到此氣色杳在寒山中孤標
可玩不可取能使支公道場古

韓翃

韓員外詩匠意近於史興致繁富一篇一詠朝士珍之多士之選也如星河秋一鴈砧杵夜千家又客衣筒布潤山舍荔支繁又踈簾看雪捲深戶映花關方之前載芙蓉出水未足多也其比興深於劉員外筋節成於皇甫冉也

送辰州李中丞

白羽逐青絲翩翩南去時巴人迎道路蠻師引旌旗暮雨山開少秋風葉落遲功成異他日應見竹郎祠

題薦福寺衡嶽禪師房

春城乞食還高論此中閑僧臘階前樹禪心江上山踈簾看雪捲深戶映花關晚送門人出鍾聲杳靄間

奉送王相公赴幽州

黃閣開帷幄丹墀侍冕旒位高湯左相權揔漢諸侯不改周南化仍分趙北憂雙旌過易水千騎入幽州寒草連天暮邊風動地秋無因陪遠道結束佩吳鈎

題蘇許公林亭

平津東閣在別是竹林期萬葉秋聲裏千家落照時門隨深巷靜窗過遠鍾遲客位苔生處依然又賦詩

送孫革及第後歸江南

過淮芳草歇千里又東歸野水吳山出家林越鳥飛荷香隨去棹梅雨濕征衣無數滄洲客如君達者稀

題僧房

披衣閑客至關鎖此時開鳴磬夕陽盡卷簾秋色來名香連竹徑清梵出花臺身在心無事作住他方到幾回

送太常元博士歸潤州

淀江秋色裏詩興與歸心客路緣楓岸家人掃橘林湖聲當畫起山翠近南深幾日華陽洞寒花獨自尋

蘇渙

渙本不平者善放白弩巴中號曰白跖實人患之以比盜跖後自知非變節從學鄉賦推第累遷至御史佐湖南幕僚中丞遇

害渙遂踰領扇動哥舒跋扈交廣此猶龍蛇見血本質彰矣三年中作變律詩九首上廣州李帥其文意長於諷刺亦育陳拾遺一鱗半甲故善之或曰此子左右變臣侵敗王略今著其文可乎荅曰漢著蒯通說詞皇史錄列祖君彥檄書此大所以容細也夫善惡必書春秋至訓明言不廢孟子格言渙者其殆類此乎但不可弃其善亦以深戒君子之意

變律格詩

日月東西行寒暑冬夏易陰陽無停機造化渺莫測開目爲晨光閉目爲夜色一開復一閉明晦無休息居然六合外曠我天地德天地且不言世人浪喧喧

同前

毒蜂一成窠高挂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魂亦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右手持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迷所之徒有疾惡心柰何不知幾

同前

養蚕爲素絲葉盡蚕不老傾筐對林樹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從當勉旃

中興間氣集卷之上

中興間氣集卷之下

渤海高仲武集

郎士元

員外河嶽英奇人倫秀異自家形國遂擁大名右丞以往與錢更長自丞相已下更出作牧二公無詩祖餞時論鄙之兩君體調大抵欲同就中郎公稍更閑雅近於康樂如荒城背流水遠雁入寒雲去鳥不知倦遠帆生暮愁又蕭條夜靜邊風吹獨倚營門向秋月可以齊衡古人掩映時輩又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古謂謝朓工於發端比之於今有慚沮矣

送楊中丞和蕃

錦車登隴日邊草正萋萋舊好隨君長新愁聽鼓鼙河源飛鳥外雪嶺大荒西漢壘今猶在遥知路不迷

送奚賈歸吳

東南富春渚曾是謝公遊今日奚生去新安江正秋水容清過客楓葉落行舟遥想赤亭下聞猿應夜愁

別鄭礒

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自是悲秋客那能此路分荒城背流水遠雁入寒雲陶令東籬菊餘花可贈君

送長沙韋明府之縣

秋入長沙縣蕭條旅宦心烟波連桂水官舍映楓林雲日楚山暮沙汀白鷺深遥知訟堂裏佳政在鳴琴

送洪州李別駕之任

南去秋江遠孤舟興自多能將流水引更入洞庭波夏口帆初上潯陽雁正過知音在霄漢佐郡豈蹉跎

送裴補闕入河東幕

皎然青瑣客何事動行軒苦節酬知己清吟去掖垣秋城臨海樹寒月上營門鄒魯詩書地應無鼙鼓喧

春日宴張舍人宅

嬾尋芳草徑來接侍臣筵山色知殘雨牆陰覺暮天鶯歸漢宮柳花隱杜陵烟地與東城接春光醉目前

送陸員外赴潮州
含香臺上客剖竹海邊州楚驛多歸信閩溪足
亂流今朝永嘉後重見謝公遊
送王勢流雷州
昨日三峰尉今朝萬里人平生任孤直豈是不
防身海霧多爲瘴山雷乍作鄰遥憐北窗月與
子獨相親
題劉相公三湘圖
昔歲別衡霍邇來憶南州今朝平津邸兼得瀟
湘遊稍辨郢門樹依然芳杜洲微明一作三巴

峽咫尺萬里流去鳥不知倦遠帆生暮愁涔陽
指天末北渚空悠悠枕上見漁父坐中常狎鷗
誰言魏闕下自有東山幽
送孫侍郎往容府宣慰
春原獨立望湘川擊隼南飛上楚天奉詔不言
空問俗清時因得訪遺賢荊門曉色兼梅雨桂
水春風過驛船疇昔嘗聞陸賈說故人今日豈
徒然
塞下曲
寶刀塞上兒身經百戰曾百勝壯心竟未嫖姚

知百車山頭日初沒黃沙戍下悲歌發蕭條夜
靜邊風吹獨倚營門向秋月
崔峒
崔拾遺文彩炳然意思方雅如清磬渡山
翠閒雲來竹房又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
影裏見人家斯亦披沙揀金往往見寶
春日憶姚氏外甥
離亂人相失春秋雁自飛祇緣行路遠未必寄
書希二月花無數頻年意有違落暉看過後獨
坐淚沾衣

題崇福寺禪師院
僧家竟何事掃地與焚香清磬渡山翠閒雲來
竹房身心塵外遠歲月坐中忘向晚禪堂掩無
人空夕陽
江上書懷
骨肉天涯別江山日落時淚流襟上血髮變鏡
中絲胡越書難到存亡夢豈知登高回首罷形
影自相隨
送薛良友往越州謁從叔
辭家日已久與子分仍深易得思鄉淚難爲欲

別心孤雲隨浦口幾日到山陰遥想蘭亭下清風滿竹林

送貞上人還蘭若

得道雲林久年深暫一歸出山逢世亂乞食覺人希半偈初傳法中峰又掩扉愛憎應不染塵俗自依依

送丘二十二歸蘇州

積水與寒烟嘉禾路幾千孤猿鳴海嶠群雁起湖田曾見長洲苑嘗聞大雅篇卻將封事去知爾得閑眠

初拜命後酬丘二十二見贈

江海久垂綸朝衣忽掛身丹墀方謁帝白髮免羞人才傑文章士名當諫爭臣空餘薦賢分不敢負交親

題桐廬李明府官舍

訟堂寂寂對烟霞五柳門前晚聚鴉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裏見人家移風芸美新爲政計日還知更觸邪卻憶陶潜無限酒不逢籬菊便開花

清江曲內一絶（折腰躰）

八月長江去浪平片帆一道帶風輕極目不分天水色南山南是岳陽城

張繼

自外累代詞伯積習弓裘其於爲文不雕自飾及爾登第秀發當時詩體清迥有道者風如女停襄邑杼農廢汶陽畊可謂事理雙切又火燎原猶熱風摇海未平比興深矣

送判官往陳留

齊宋分巡地頻年此用兵女停襄邑杼農廢汶陽畊使者乘軺去諸侯擁節迎深仁佐君子軍賦卹黎甿火燎原猶熱風摇海未平應將否泰理一問魯諸生

感懷

調與時人背心將靜者論終年帝城裏不識五侯門

夜泊松江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劉長卿

長卿有吏幹剛而犯上兩遭遷謫皆自取之詩體雖不新奇甚能鍊飾大抵十首已上語意稍同於落句尤甚思銳才窄也如草色加湖綠松聲小雪寒又沙鷗驚小吏湖色上高枝又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裁長補短蓋絲之類歟其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可謂傷而不怨亦足以發揮風雅矣

題崔公庭竹

不學媚清瀾能依上將壇朦朧低晃過青琴捲簾看得地移根遠經霜抱節難紉花成鳳實嫩筍長漁竿誥謔軍容靜蕭蕭郡宇寬細音和角響疎影上門寒阮巷何人在梁園幾處殘空餘軒屏側歲晚對伴一作任安

送朱山人越州賊退歸山陰別業

越中初戰罷江上送歸橈南渡無來客西陵自落潮空城垂故柳舊業廢春苗閭里誰相見鶯花共寂寥

謫至于越亭作

天南愁望絕亭上柳條新落日獨歸鳥孤舟何處人生涯投嶺徼世業陷邊塵江入千峰暮花迎百越春秦臺憐白首楚水怨青蘋草色無征路鶯聲傍逐臣獨醒翻引笑直道不容身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數行淚滄海一窮鱗牢落機心盡空憐鷗鳥親

陪郎中丞林園宴

心遠親魚鳥功成厭鼓鼙林中阮家醉池上謝公題門徑蒼苔合窗陰綠篠低夕陽山向背秋草水東西舊架懸藤老踈籬插槿齊風烟不可到誰羨武陵溪

送張繼司直適越

時危身適越車往任浮沉萬里江山去孤舟百戰心春風吳渚綠古木剡山深明月滄州路歸雲不可尋

送駱三少府西山應制

汀洲芳草綠日暮更芬芬舊國無來信春江獨送君五言凌白雪六翮向青雲自是無機者沙鷗已可羣

送李中丞之襄州

流落征南將曾驅十萬師罷歸無舊業老去變

明時獨立三邊靜輕生一劍知泓泓漢江上日
暮欲何之

題鄭山人幽居（一作寂寂孤鶯啼杏園寥寥一犬吠桃源）

白首深藏谷口村春山犬吠武陵原落花芳草
無行處萬壑千峰獨閉門

送郎士元

春風倚棹闔閭城水國春深陰復晴細雨濕衣
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日斜江上孤帆影草
綠湖南萬里程東道若逢相識問青袍今日誤
儒生

李季蘭

士有百行女惟四德季蘭則不然形氣既
雄詩意亦蕩自鮑昭以下罕有其倫如遠
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蓋五言之佳境也
上倣班姬則不足下比韓英則有餘不以
遲暮亦一俊媼

湖上臥病喜陸鴻漸至

昔去繁霜月今來苦霧時相逢仍臥病欲語淚
先垂強勸陶家酒還吟謝客詩偶然成一醉此
外更何之

寄校書七兄

無事烏程縣蹉跎歲月餘不知芸閣吏寂寞竟
何如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因過大雷岸莫
忘幾行書

寄朱放

望水試登山山高湖又闊相思無曉夕相望經
年月鬱鬱山木榮綿綿野花發別後無限情相
逢一時說

送韓揆之江西

相看指楊柳別恨轉依依萬里江西水孤舟何
處歸湓城潮不到夏口信應稀唯有衡陽雁年
年來去飛

道意寄崔侍郎

莫漫戀浮名應須薄宦情百年齊旦暮前事盡
虛盈愁鬢行看白童顏學未成無過天竺國依
止故先生

賦得三峽流泉歌

妾家本住巫山雲巫山流泉常自聞玉琴奏出
轉寥夐直似當時夢裏聽三峽迢迢幾千里一
時流入幽閨裏巨石崩崖指下生飛泉走浪絃

中起初疑憤怒含雷風又似嗚咽流不通回湍
曲瀨勢將盡時復滴瀝平沙中憶昔阮公爲此
曲能令仲容聽不足一彈旣罷還一彈願似流
泉鎮相續

竇參

竇君詩亦祖沈千運比於孟雲卿尚在廊
廡間如萬丈水聲落四時松色寒又人生
年幾齊憂苦亦先老雖其羽翼未齊而筋
骨已具

閑居湖上

遊影將息陰自然知音稀向來深林中偶亦有
所窺飛鳥口銜食引雛上高枝但各子其子寧
知宜不宜止止復何言物情方可知

登潛山觀

山勢欲相抱一條微徑盤攀蘿歘復行始得凌
仙壇聞道葛夫子此中鍊還丹丹成五色光服
之生羽翰靈草空自綠餘霞誰復飧至今步虛
處猶有孤飛鸞幽幽古殿門下壓浮雲端萬丈
水聲落四時松色寒旣入無何鄉轉嫌人事難
終當遠塵俗高臥從所安

遷謫江表久未歸

一自經放逐徘徊無所從便爲寒山雲不得隨
飛龍名豈不欲保歸豈不欲早苦無三月資遠
適萬里道離心與羈思終日若草草人生年幾
齊憂苦亦先老誰能假羽翼使我暢懷抱

道人靈一

自齊梁以來道人工文多矣罕有入其流
者一公乃能刻意精妙與士大夫更唱迭
和不其偉歟如泉涌堦前地雲生戶外峰
則道猷寶月曾何及此

酬皇甫冉赴無錫於雲門寺贈詩別

湖南通古寺來往意無涯欲識雲門路千峰到
若耶春山子猷宅古木謝敷家自可長偕隱那
云相去賒

宿靈洞觀

石室因投宿仙翁幸見容花原隔水見洞府過
山逢泉涌堦前地雲生戶外峰中宵自入定非
是欲降龍

靜林寺即武帝隱所有鐘磬皆古物時
時有聲

靜林溪路遠蕭帝有遺蹤水擊羅浮磬山鳴于
闐鐘燈傳三世火樹老萬株松無數烟霞色空
聞昔臥龍

雨後欲尋天目山問元駱二公溪路絶
句

昨夜雲生天井東春山一雨幾回風林花併逐
溪流下欲上龍池通不通

姚倫

姚子詩雖未弘深去凡已遠屬辭比事不
失文流如亂聲千葉下寒影一巢孤篇什

之秀也

感秋林

試向東林望方悲節候殊亂聲千葉下寒影一
巢孤不蔽秋天雁驚飛夜月烏霜風與春日幾
度遺榮枯

過章秀才客舍

達人心自適旅舍當閑居不出來時徑重看讀
了書晚嵐山色近秋日樹陰疎盡是忘言客聽
君誦子虛

皇甫曾

昔孟陽之與景陽詩德遠慚厥弟協居上
品載處下流今侍御之與補闕文辭亦爾
體制清潔華不勝文然寒生五湖道春及
萬年枝五言之選也其爲士林所尚宜哉

送雲門邕上人

春山臨一室獨坐草萋萋身寂心成道花開鳥
自啼細泉松逕裏反照竹林西晚與門人別依
依出虎溪

送林中丞還京

戰罷回龍節朝天見鳳池寒生五湖道春及萬

年枝邵化多遺愛胡清已畏知懷恩多感別墜
淚向旌旗

贈別筌公

律儀傳教誘僧臘老烟霄樹色依禪誦泉聲入
寂寥龕龍來遠國画壁見南朝深戶風開合寒
泉月對搖息心居靜理愛定至中宵更欲尋眞
去乘船泛海潮

送杜中丞還京

上將還專席雙旌復出秦關河三晉路賓從五
原人孤戍雲連海平沙雪度春酬恩看玉劍何

處有烟塵

早朝日寄所知

長安歲後見歸鴻紫禁朝天拜舞同曙色漸分雙闕下漏聲遥在百花中爐烟乍起開仙仗玉珮成行引上公共荷發生同雨露不應黃葉久從風

孟雲卿

鄴城懷古

朝發淇水南將尋北燕路魏家舊城闕寥落無人住伊昔天地屯曹公獨中據羣臣將北面白日忽西暮三臺竟寂寥萬世雖長固雄豪安在哉衰草沾霜露崔嵬長河北尚見應劉墓古樹藏龍蛇荒茅伏狐兎永懷故池館數子連章句逸興驅山河雄詞變雲霧我行覩遺跡精爽如相遇斗酒將酹君悲風白楊樹

傷情

爲長心易憂早孤意常傷出門先躊躇入戶亦彷徨此生一何苦前事安可忘兄弟先我没孤幼盈我傍舊居近東南河水新爲梁松栢今在玆安忍思故鄉四時與日月萬物各有常秋風

已一起草木無不霜行行當自勉不忍再思量

傷時

徘徊宋郊上不見平生親獨立正傷心悲風來孟津大方載羣物生死有常倫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豈伊逢世運天道亮云云

同前

大空流素月三五何明明光耀侵白日賢愚迷至精四時更變化天道有虧盈常恐今夜没須臾還復生

西蜀劉灣

出塞曲

將軍在重圍音信絕不通羽書如流星飛入甘泉宮倚是并州兒少年心膽雄一朝隨召募百戰爭王公去年桑乾北今年桑乾東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汗馬牧秋月疲卒臥霜風仍聞左賢王更欲圍雲中

虹縣嚴孝子墓

至性教不及因心天所資禮聞三年喪汝獨終身期下布骨肉恩上報父母慈禮聞哭有卒汝獨哀無時前有松栢林荊棘結蒙籠墓門白日

閑泣血黃泉中草腋蔽枯骨垢容載飛蓬寒聲
哭蒼天萬木皆悲風

李陵別蘇武

漢武愛邊功李陵提步卒轉戰單于庭身隨漢
軍沒李陵不愛死心存歸漢闕誓欲還國恩不
爲匈奴屈身辱家已無長居狼虎窟胡天無春
風虜地多積雪窮陰愁殺人況與蘇武別發聲
天地哀執手肺腸絶白日爲我愁陰雲爲我結
生爲漢宮臣死爲胡地骨萬里長相思終身望
南月

雲南曲

百蠻亂南方群盜如蝟起騷然疲中原征戰從
此始白門大和城來往一萬里去者無全生十
人九人死岱馬卧陽山燕兵哭瀘水妻行求死
夫父行求死子蒼天滿愁雲白骨積空壘哀哀
雲南行十萬同已矣

張南史

張君奕碁者中歲感激苦節學文數載間
稍入詩境如已被秋風教憶鱠更聞寒雨
勸飛觴可謂物理俱美情致兼深

送朱文比遊

歲暮欲爲別江湖聊自寬且無人事戀誰謂客
行難郢曲憐公子吳州憶伯鸞蒼蒼遠山際松
栢獨宜寒

陸勝宅秋雨中探韻同作

同人永日自相將深竹閒園偶辟強已被秋風
教憶鱠更聞寒雨勸飛觴歸心莫問三江水旅
服從沾九日霜醉裏欲尋騎馬路蕭條幾處有
垂楊

送司空十四遊宋州

危城下蕭條送爾歸寒風聞画角暮雪犯
征衣道里猶成間親門重與違白雲愁欲斷看
大梁飛

中興間氣集卷之下終